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局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四七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博學彙書十二卷(二)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刻本

..... 一

堯山堂外紀一百卷(一)

〔明〕蔣一葵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三七七



博學彙書十二卷(二)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博學彙書  
十二卷》提要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丁酉科場

風送

風雨順人情

冷齋夜話二則

枯樹復起

李士實妻妃詩

集書初編

卷六目錄

一

倘湖小築

寧藩先兆

西域稱王之多

露筋廟

貞鳥

草木有節義道德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遭遇

七夕

鐵冠道人

諸基并塔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造命

武廟逸事

禁烟

石中人物

囊雲

佛與珠異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并火雜事附

彙書初編

卷本目錄

狀元光耀

宰相取子留心農務者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多有物議。榜發之後。諸生哭于文廟。騰有歌謠。

天子震怒。乃以兩大主考赴西市。而分房一十八人。皆論絞。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為甚。得此一番沈剗。為之肅清。是歲直隸順天。亦以科場之弊。誅戮一二分房之官。南北舉子。皆臨軒覆試。順天先覆試。得與會場。江南覆試遲。不及與會試矣。于覆試中。特賜吳公珂鳴進士入詞林焉。考之嘉靖

彙書初編

卷之六

倚瀾小集

十六年。丁酉科。江公汝璧。歐陽公衡。主應天鄉試。時王諷以一論冠場。取中第一。試錄進呈。禮官嚴嵩劾其品。騰文字。不損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戎祀為問。所對多訛訕語。遂逮繫汝璧。衡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麟。何宏。沈應陽。俱命南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所在巡按。訊所取舉人。不許南宮會試。又傳聞以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暗含訛訕。場中題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時。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平空落于園子監內。及一榜



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後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當害氣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按嘉靖丁酉。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季犛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南。途次目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徵外君臣自相篡弒。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犛之初

樂書初編

卷之六

二

倚湖小築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竊白號。其負罪爲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必勞師征之爲。黎賊復仇哉。方膺命嚴程。未及論列。迨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勲臣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嘗不宜從享。策進。遂被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爲應云。勲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譴。閩船副提舉。衛謫南雄通判。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沙倫迂闊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論。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過郊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鞠問。提調官陸杰。余銓。監視官蔣淦。鄉守恩。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萬曆丁酉順天場中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者。因言中有關節。坐副

樂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倚湖小築

考焦公茲調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黜革。然皆高才博學。爲文奇僻。則有之。而關節未也。後亦漸白。嘉靖甲辰八月。因翟鑾子汝孝。汝儉俱登第。給事中王元昌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暉。高節等。阿附關通。遂收汝璧等下法司。已而按覈有跡。併同榜進士焦清。崔奇。彭謙。汪一中。俱以苞苴得之者。遂削翟鑾官。爲民。汝璧等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俱奪名。先是正月間。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學士等官。奏潘仲諤。童承叙。稽世臣。郭希顏。素干清議。乞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干清議矣。何以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鞠問黜奪耶。又按嘉靖甲辰張玉溪公湖主會試。越十五日既進策。目呈御覽。此晚忽痰湧暴卒于聚奎堂。年六十。占星者謂去冬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星。井分野在蜀。白主喪。公蜀人主文章。故應之。然則江公汝璧之處分于丁酉南闈也。文昌有彗星犯之。其處分于會闈也。文昌有白氣貫之。公之災。何屢動文昌也。續耳談云。萬曆丁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于猶臥未覺。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皆白帕包眼。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王劉皆得雋。又續碎事云。浙江永豐縣徐生家十萬之富。萬曆丁酉入北闈。全玄州焦潛爾。公主試徐賄七人代筆。每人止作一篇。房考取爲首卷。全公亦已選中。及潛爾聞之。批云。七篇清濁長短不同。如由七人之手。遂取

續耳談

卷之六

四

倚湖小集

不中。永豐人服焦公眼力通神云。是則觀丁酉之南場。則知鬼神有手。觀丁酉之北場。則知主司有眼。予嘗謂行文到絕高處。鬼神不得而抑之。閱文到至高處。鬼神不得而障之。君子當求諸人事已耳。又考之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命行在侍講鄒緝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爲禮部主事。按洪杭州人。進士任行人。歷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醉輒出忿語。斥同列。以不得爲學士。中懷快快。嘗密疏誣學士胡廣。其父子祿爲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于實錄隱其罪。上察知子祺寔卒于官。遂不直洪。至是請鄉試官。上命廣等擇人。廣以緝洪對。上從之。已受禮幣。洪復密疏子祺事。上曰。此小人豈可以在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詣事尚書呂震方賓以求薦達。震等屢言于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觀此則北場丁酉主考之害氣已根抵于永樂間矣。王行甫又云。萬曆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煒典闈試。取解首洪

續耳談

卷之六

五

倚湖小集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爲某廣文塗抹。皆滿鼠在棄卷而解首已定。楊聰考矣。劉公有小童。侵辰入厨爲鬼。櫛其頰曰。汝主作其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卽封視。潘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鼠棄已十六日矣。又是科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呈主試董元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駭動。卽似有人引御手脫。且三四。太史許然。爰置高等。揭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原生汝嘉。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集書初編

卷之六

六

仙湖小集

風送

唐都督閣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晏僚屬于閣。欲誇其賢。吳子章能文。令宿構爲序。時王勃省父。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與晏果請諸賓爲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閭不樂。命吏得句卽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斐然曰。此天才也。其婿慙而退。世所傳昨來風送。滕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閣恨巫山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閉唇。脂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百里。風行水上曰。渙。蓋風水相遭而成文。馬當之神。助文人之風。于文未成之先。巫山之神。助文人之風。於詩已成之後。各有攸當也。蘓東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願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軾爲故人。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遂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

集書初編

卷之六

七

仙湖小集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宿浦渚。言卒風掠耳。篙師升帆。飄飽。炊未及熟。已渡楊湖。泊豫章。日亭午耳。順濟之感。靈為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限。次早發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于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八

倚湖小集

斯真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風雨人情

蘇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八人之無憾也。然廬山碧落亭湖神以顯。故投身于巨壑。其為神能分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戲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眠情竹軒者。是也。莆田大蚶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南祈風分曉南北。東漢鄭弘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為仙人取箭。弘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弘何所欲。弘知其為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為鄭公風。其地為樵風溼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顧人情之風哉。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聞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得日此點蒼山具之一。所謂晴川。決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放晴。故刈麥。得決雨無所妨。世傳觀音。

樂書初編

卷之六

九

倚湖小集



大士授記而已。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願人情之雨哉。客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顓吉連雨暴漲。予守顓。方多備土囊。塞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乃據寢報之。已而聞吉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溢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如此。則天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據依哉。閩書元時莆田許天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父卒。苦塊三年。既葬。廬墓三年。又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十 倚湖小集

壇五里。天朗日明。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蔣令君桀九清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試脚行。獨西山雨注。獨橋埠數百武。日色朗霽。萬目詫異。福清縣余坑山昭靈廟前有釀酒風。歲六月社。民集祠下。其時飲熱酒。善酸敗。輒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釀酒風。相傳漢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令舟而陸。憩于磐石。陟而北。留巨跡。鹿踪于蒼石之上。天禧元年。邑人立廟曰昭靈。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宋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善知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念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袈裟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枕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時作枕。予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予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木陳禪師者。一記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闢西爲同行。秀已應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十 倚湖小集

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家。開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發數百開漢。此真開眼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云。子曹猶當見之。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為具德禪師者。

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樞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此則兆。世宗嘉靖皇帝。由藩封入繼大統。而中興之祥也。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生。晁孟以為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及呂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薨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薨生之歲也。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黨第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晉書五行志云。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月忽起復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而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哀帝朝。

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偃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篡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是應焉。哀帝建平二年。零陵有樹偃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木。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率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洛。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生。立相屬。其後張夫人專寵。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水經注云。豫章城南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垂蔭數畝。晉懷帝六年七月間。此樟樹已久枯。是月忽更榮茂。乃元帝中興之應。南史。侯景入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砍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舉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砍殺。識者以爲偃柳起于士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開元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天寶遺事云。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宗中枯松再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之祥。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柿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肅宗以相王登位而傳。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三檜。曰鍊丹檜。于有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于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于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大曆九年。晉州神山縣唐興觀枯檜復生。建中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貞元十二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液瑞柳賦。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驚駭。惶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爲李氏中興之符。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之。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則樹之自爲神異者。汝南府州治東有伯懋祠棠樹枝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帝王龍興則發新枝明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新發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之。後創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舊志濟南新泰縣縣治儀門內有古槐一株元府縣省入萊蕪此槐遂枯後縣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後山談叢云廣濟衛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藝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李士實妻妃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篇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路難行處有人行。鑑基未備時空好局面雖奇着不成此亦兆其妄舉無成之識矣。寧王之妃婁氏屢諫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語夫兮夫轉聽探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橫。桃花灘下水漫漫。花枝不動鳥聲靜。携得琴來此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艤。逢逢畫鼓兩三棒。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爲督郵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皚皚。道人邀我觀中坐。着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然不尋常併附記之。士實贈日者云蕭蕭雙鬢亂秋雲。一日身閑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藝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將軍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妄事有由然矣

士寔初與陳白沙先生意章友善白沙嘗簡以詩曰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

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

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瀛 寧藩宸

濛父康王甚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

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通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濛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

王王命亟殺此兒一云其母馮南昌人官人環跪曰

聖書初編 卷之六 十六 倚湖小集

憂無子有子而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

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

將殺之甚善弟幸多了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

三日也及濛年十三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覺曰

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濛于柱親鞭之數

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明也慧而多才以明經

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以身蔽濛曰殺春殺春王

不得已遂捨焉後卒符所夢云 濛被擒見陽明

生曰濛犯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

望遺墓之比使還果得屍蓋周身紙繩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濛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饌視之言及帆嘆曰負此賢妃濛俘囚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入簾涼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澗雲拖雨脚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比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著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痛思孺子

與非輪始信彼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留

聖書初編 卷之六 十九 倚湖小集

與野人來濛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濛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

矣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

葦航嶺道風行豺吻厲海天雲濶雁飛將身曾許國

頻加愛髮為憂民忽變蒼醉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應

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濛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

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曉雲紅勤王敢在

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

合是飛龍消渙未遂酬洽海病懶先須伴赤松今總

述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  
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 孫忠烈公  
至江西藩臬以舊撫院基隘居者多病請爲改建  
曰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  
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  
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太  
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謹  
曰天眼開矣此卽宸濠將擒之先一日 大學士石  
首袁榮襄公宗臬弘治庚戌進士 興獻皇帝分封  
安陸送充長史累加至江西按察使秩扈從 世宗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  
姬伏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入李白洲之妻孥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寧家

寧藩先兆

續耳談云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  
則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明年  
寧藩叛王公守仁舉兵滅焉郎仁甫云正德十四年  
四月江西大雨小孤山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  
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陷水溢城中丈餘城外船  
江之地澎湃而盡瀉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  
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藩  
叛逆因而死者衆矣此水災蓋其先兆也又云周禮  
秋官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夜出  
門者故謂之夜覺近人魔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獨有  
往往有之聞寧藩爲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  
此及造逆之日一夜軍皆魔叫後省民多有逆逆徒  
就戮者豈非此輩俱在魔寐中者耶

西域稱王之多

嘉靖十有一年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後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彙情軼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各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貢天方四人貢。稱王者率十人或三二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十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安遠邦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勞煩重。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遐方。計亦左矣。從之。按漢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關。封其渠帥爲侯。

卷之六

主

主

主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母丘儉。遣東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數率衆五千餘人降。遣弟阿羅漢等詣關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然此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瀛涯勝覽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半日可至。曰帽山。依山有居人三二十家。人稱爲王。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格我。蓋王號也。問者亂以是對。殊可駭笑。康浮里國。斯則人人自爲王矣。蓋居海嶺之中。妄自尊大。無關通輦。至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多俱給與勅。未免失體。所謂各執賜勅。任意往來者。勢所必至。蓋中國以王號爲重。未免斯人乘之耳。此亦謀國者之長慮也。周必大玉堂雜記云。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曆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贈典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茲

卷之六

主

主

主



徵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輪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鄭邦章汝璧云。隆慶間。暹羅大印。其世子具金葉表文。方物入貢。且請印。曰。暹羅受貢十二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也。時上受方物。傳內閣臣給印。閣臣欲鑄暹羅國王印與之。書初編 卷之六 王 倚湖小築

王 倚湖小築

露筋廟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陰蚊甚。嫂顧湖邊田舍。挽其援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爲立祠。米南宮碑記云。澤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韓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可揭于萬世。歐陽永叔詩。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按段柯古續酉陽雜俎云。相傳江湖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帖喙。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其邇。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主曉見筋。因以爲名。然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蓋莫可的考矣。始之爲梁。則鹿也。繼之爲驛。則男也。又繼之爲廟。則非娘娘不足。以當之矣。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吸而死。則高郵之露筋。亦未爲怪也。搜神記云。仙人趙嗣。長安令。恐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于永康。至今蚊不

書初編 卷之六

王 倚湖小築

則露筋廟之無蚊。客或似之也。水經注。江水

所經有李姥浦。浦中徧無蚊蚋之患。致虛閣雜俎云。

閩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

州李姥浦同。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

余極寢處于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

丈之間。如此之異。滇州寶珠寺亦無蚊。史異云。南

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爲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身

儉素。牀施簾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

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

一丈。卒年九十二。魏書。正始二年三月。徐州盤城

弊人庾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一人。朱平

涵云。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

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

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觀此言。則露筋廟前之無蚊。又另有說也。何子元

云。北京某街蚊多。某街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幙可無

顧士廉云。淞江亦然。其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無一

蚊。

### 貞鳥

鳥之貞者。出于天性。非若人之由教習。識禮義而然

也。大抵惟雁爲甚。他則偶一二見之耳。元裕之好問

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

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殍

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

因賦模魚兒詞以記其事。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

李仁卿治。皆有和章。顧敬亭先生曰。吾稼圃室傍。有

羅者。得一雁。斂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

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

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

矣。此等義禽。而羅者猶剖其腹。曾不得與雁丘同享

一坏之土也。惜哉。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蹤湖漁父

弋一雄鴈。剝剖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

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斯固烈烈以殉。不愧前

二雁矣。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

南。得秦吉了一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

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

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此則比于樂昌之破鏡重圓。成一則會諸中佳話耳。玉堂佳話云。頃年有人取得黃鵠。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繞籠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又夫妻父子。同難相死。不謂金衣公子有此美劇也。朝野記畧云。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類。有二。一以遊以宿。出必必。一日其雄星歷輪索中。奮翼自

而死。記畧云。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鷺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庵相公一清。令家僮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葬文祭之。陶石梁許齊公傳曰。池州許齊公家世鳥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羣雁過其上。聲相聞也。一雁忽自櫛而下。遠籠哀鳴。如不豚情。去而復來。數四。齊公有女甚明慧。方將毋續其旁。見之。慨然曰。此豈其匹耶。請放之。母亦感動。開籠而放。羣鳥隨之。投翼若喜。若悲。俄而俱墜于地死矣。剖之。一獨無傷。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父母知不可奪。聽之。身亦改業。賃販江湖。家漸殷。日具齋供僧。女竟家居。誦經以老。此父母皆有根器人。而其端疑自二鳥發之。江總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嘗弩射。嘗于鶴竊射得鶴。鶴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愛于致死。剖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誓提心。羣芳譜云。陳州作廬某。有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廬勉飼之。乃就食。一日鳴繞廬側。廬曰。爾欲去。有云。

可飛有林可棲。不。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回翔。乃去。盧老無子。後歸。以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厲。盧仰視曰。非我陳州侶耶。卽當下。鶴竟投懷中。牽衣旋舞。不釋。盧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弔。爾幸留。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鶴其旁。後盧沒。鶴亦不食。卒。家人瘞之墓左。聞見錄云。瀘南有秦吉了。能人言。有貧人欲以錢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羹中。遂不食而死。

讀書初編

卷之六

手

倚湖小集

天中記云。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王招之神境記云。榮陽郡西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集。一日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又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其雄驚墮。爲貓所食。雌悲鳴不食。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雖復獨巢其處。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視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去秋來。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

林堂新陽太守鄭哀。送雌鶴于堂。留其雄者尚在哀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卽哀之雄也。交頸頤頤。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旋轉低昂。妙契絃節焉。徐天池云。曩衛衙梓巢。鶴父死于琴。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鹵乃挾其雄逸去。兩康記。歸美山有石室。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鸚鵡焉。形色鮮潔。自愛羽毛。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鸚對鏡。不爲

讀書初編

卷之六

手

倚湖小集

虛矣。文苑英華云。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雀飛集上林。因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雛先絕。婦妻向影。天子愍焉。立便庖信爲讚。永嘉郡記有洙溪。西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耳。精白可愛。友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元至正間。諸暨吳銓家犬病。踏犬于甌食哺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厥人呼孝犬。墓又名桃花犬。楊維禎有曉夢犬詩。

草木有節義道德

聞見錄云楊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郊構亭花旁。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林也。馮子猶笑史云楊州瓊花天下無雙。隋煬帝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八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還。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蔣子正山房隨筆云。楊州瓊花。于紹興辛巳。金亮南寇。掘本而去。小者剪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株旁復出三蘖。老道

藥書初編

卷之六

毒

倚湖小築

士金大寧日加培養。久之暢茂。婆娑不異昔時。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家國有絕句。云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凡花皆艷冶。依人而此獨耿介。不回是花之有節義者矣。李北海娑羅樹碑云。娑羅樹者。非中夏物。娑婆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颺。高蔭足以却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華葉自奇。榮枯各異。隨所方面。頗微靈應。東瘁則西郊若雨。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

或季春隆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隨。晚暮儉若。且稍莖後。此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又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狀木。有娑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幹餘無慙于松栢。成陰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板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樓閣建章。布葉垂陰。降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云凡樹皆以貞樸自立。而此獨神化應物。是樹之有道德者矣。楊州之瓊花。淮安之娑羅樹。並立千古。而于特標其異于凡花。凡

藥書初編

卷之六

毒

倚湖小築

樹者如此。香案續云。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瓊。蟬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人常見之。陳鑒峨山游記云。峨眉娑羅坪。娑羅花盛開。凡數十朵。為一叢。遠看如牡丹。淺淺紅色。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記畧云。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正德中。見潯州官圃一株。甚巨。每株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粟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所謂七葉樹也。歐陽永叔咏娑羅樹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各。常于佛家見。宜向月中



生。朱平涵云。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經。美材也。買人以木筏載黃梅。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羣芳譜云。武后詔遊後苑。百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艷質。足歷羣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舊卉。安得以富貴一語概之。又明時陸公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朵朵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棄書初編

卷之十  
手  
倚湖小築

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落。無復前觀。處州名勝志云。麗水縣三翠山下曰雲峯。中曰翠峯。上曰吟峯。皆有僧舍。而吟峯為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宣入御苑。栽之花。年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湖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鱉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據名勝志相傳為韓

文公手植。名曰韓木。舊株既老。類更繁滋。遇春則花。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此郡人以此花繁種卜科第盛衰。會稽志云。雙筍石在釣臺山通澤廟側。石筍雙立。各數百尺。其顛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若霞錦。國朝祖宗三后登格。星穹。花枯宛者各三年。華鎮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廣西志勝云。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省之豐凶。埤雅廣要云。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幹

棄書初編

卷之十  
手  
倚湖小築

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繇李唐來。閱千稔矣。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委。略無生意。勅還蜀植之。護以赤欄。斃以紋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雲漢。有若曾不知其徙也。邇者其在城南者。韓古顛小。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諸他用。既而斷為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今秘內帑。李適庵滇遊記云。滇中江川山茶。明神宗移入大內。時已六月。開花極盛。後三年不花。延杖二百。發還故里。今每年開花百朵。杖痕歷歷可數。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江西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羅漢樹二株。縈纒糾結。屈曲相如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子謂此樹兩樹合爲一配。有夫妻之義焉。南越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子謂此樹分一幹爲兩家。有兄弟之義焉。按山川記異云。翊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號曰義松。此亦與尋常之連理木不同。亦似有夫妻之義。潯陽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楠木植之成。行列枝葉若相剋避。然謂之讓木。江陵幾雜志云。楠樹直疎枝葉不相妨。南人謂之讓木。夫讓美德也。楠惟能讓。故施之棟梁。楠惟能讓。故貢之天府。交相讓豈非具兄弟朋友之義者乎。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栢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綢。綢種於永懷寺殿庭左右。後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藝書初編

卷之六

毛

倚湖小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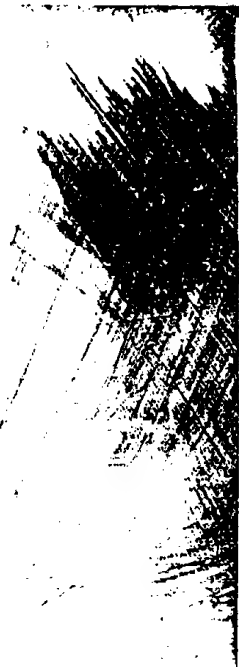
藝書初編

卷之六

毛

倚湖小築

寺在崑山玉峰。意外國有此種。羅漢樹與陰陽栢。蓋同一類與。羣談志餘云。唐太液池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常相離。密密如栽。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語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心。生離間者。視此可以爲鑑。諸王皆唯唯。帝呼爲竹義。山川記異云。翊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有松二株。相去五尺。合爲一幹。號曰義松。



遭遇

三楊相業最爲隆盛。雖其光明俊偉。非恒儔可望。而  
要其遭遇。人主眷注。誠千古所難。楊文敏榮於太宗。  
時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  
喜。曰。定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  
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時得御史鄧貞。俾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卽日俊改。怙終不赦。衆頗聞  
出于文敏。會祭酒缺員。其推舉公欲疏之也。上不允。  
楊文貞公士奇。于仁宗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  
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奏曰。民間畜馬。養衍散之軍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壯  
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數。希虧罰與  
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  
官。今乃使養馬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朝廷何爲負  
此名於天下。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斷。明日公  
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多生駒。南人脆弱。不  
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于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

卷之六

三

楊文敏

卷之六

三

楊文敏

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所失非小。上曰。偶忘之。卽當  
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論曰。內批豈真  
忘之。朕聞李慶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  
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  
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  
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  
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又曰。  
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  
語也。夫文敏之犯衆怒而不顧。文貞之屢抗顏而不  
懼。真蹇蹇大臣哉。而一主之委曲周護。有令人清夜  
思而感涕矣。溶溪雜記云。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  
御。張太后在上。擁佑之。凡事前任三楊。百司奏事。必  
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關楊  
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二  
日不朝。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  
詔輒振遣人押至闕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  
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后賓天。二楊  
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七夕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說甚爲不經。夫諸星各以其象而命之。各牛之爲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畊田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又九星曰九次。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畊人。故牛上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既有畊則有織。其上又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之宿焉。可知其取象如此矣。牛星在河之南。織女在河之北。然牛星本主關梁。織女果欲渡河。牽牛自能致之。亦不必役及人間之謁矣。牽牛主關梁。河鼓亦主關梁。故古又或以河鼓卽牽牛云。凡單月而日數與之同。則取之爲節。而七月七日則以夕爲節。何耶。七者少陽數也。重七則少陽已極矣。老陽極則竟變少陰。若少陽極則未卽變也。而氣已召攝少陰矣。故不曰牽牛會織女。而曰織女會牽牛耳。五與午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于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

日取節于夕。風土記曰。七月七夕。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牛女相會之徵應。若是則真有所謂渡河者矣。按神仙感遇集曰。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廻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駟車綉帷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視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厯中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吾此疾自知未至衰殞。因語其事。衆稱賀。後九十餘歲。如此則唐羅隱之詩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來。其言未足爲然矣。又癸辛雜識云。楊億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畫者。彩霞綢絮。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紛之狀。如此則唐溫庭筠之詩曰。微光奕奕渡天河。鸞咽鶴眠。飄飄其言似信而有徵焉。七修類稿云。子友王

只外一楓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簾非旂如龍非龍閃躍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微聞萬鴉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復郁香穠飄空飄小兩數點而散意真鴛鴦之事也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光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七月七夕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脫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毯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于一日

樂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倚湖小集

所不能解也續博物志云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然則乞巧固不必以七月也下黃私記云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姬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日梳頭窺鏡而色艷冶彈瑟讀書不

而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世然則乞巧固于八九月皆可亦不必定在七夕也又按燕翼貽謀錄云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已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其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于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其七夕改用六日尤爲異聞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故取之爲節乃古人扶陽之義然其間亦有次第焉冬至之節起于子半至一月一日陽之始也名曰

樂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倚湖小集

元旦其節取義于旦三月三日陽之次也名曰上巳其節取義于巳五月五日陽之中也一三五七九而五爲正中故曰天中而名曰端午其節取義于午七月七日陽之中下也名曰七夕其節取義于夕至九月陽極矣陽極過亢故自夕而復返于高節曰重九而爲之登高焉古今相趨而成俗蓋亦有所取耳周公謹乃謂上巳當作巳古人用日皆取十干如上庚上辛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已矣不知此節定于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以元旦端午七夕

合葬之其爲用已時而非用已日也明矣 外傳漢

皇后小暗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

猶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然則織女之

賜人又不在乎人之仰乞之也 桂花叢談云肅宗

時其代爲湖州刺史見倪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

淑慎其儀七夕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

微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所何福曰願乞巧耳乃

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不語

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

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再振母

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

將服藥以殞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入

母驚而問之采娘曰某之告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

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

尋卒母收殮所載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

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卽啼哭罷

卽愈及能言嘗戲弄舊藏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

曰叔子後位至御史 洪容齋筆曰宋蒼梧王嘗

彙書初編 卷之六 蜀 倚湖小集

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日見當報我不見當

殺汝遂爲玉夫所弑錢希白洞微志載顏德哥爲徐

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矣蓋候鬼宿渡河之候翟

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春或祭于旦皆非是當

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

以候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

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

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東秋夜半見于

東冬昏見于東安有所爲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彙書初編 卷之六 蜀 倚湖小集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 秘閣閒話云蔡

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

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蠡海集云

神明降誕亦以義起玉帝生于正月初九陽數始于

一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

三生三三三萬物生生之原也東嶽生于三月廿八

東屬木天三地入合兩儀之氣也二十八乃四七少

陽位也九天生于六月廿四六爲陰數四六廿四老

陰之策變少陽故應于青神焉



鐵冠道人

世所傳鐵冠道人者皆取詭異識緯之事悉以歸之其多不經之語予考宋景濂所作鐵冠道人本傳則亦一術數之精者非必即神仙之流有百世前知之道也傳曰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歸然存耳夏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多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哭

倚湖小築

內宮有震城中亦擾擾但于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聞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庚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依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哭

倚湖小築

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廉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與哉。上嘗親疏十事。命廉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得遺藁于故篋。因繕錄而併記所識之事。云。按鐵冠道人傳。止于如此。而世乃疑鬼。神訛以傳訛。竟不知指為何等也。前漢書所撰東方朔傳。其末云。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贊云。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衆書初編 卷之六 吳 備謝小篆

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俟于道周。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筇童子。遣回不知所在。童子亦發狂。莫知所終。教人引氣愈足。疾東城試之有驗。闕志云。鄭俠于安置英州時。取所居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謂歸田所存一拂而已。宣和元年。忽夢有鐵冠道士遺之詩。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一章以授其孫。宋郭象賡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藏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諸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與李縣尉既覺驚。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遣其人作詩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飛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荒唐。後公果貴顯。卒陷圍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歷觀諸書。則鐵

這人之名出來各有其人。不特張景華之一人也。

宋史。雷簡夫乃雷德驤之孫。雷有終遷子。隱居不仕。

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

冠鐵冠。而每以口舌押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

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御製周顛仙傳有云。

西征時。携周顛以行。至皖城。無風。舟人難行。遣人間

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于

是諸軍上絳。以舟薄岸。派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

起。行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觀張鐵

冠傳。則此達小孤之風。又皆由鐵冠之以術致之者

也。而顛仙已先識其有風矣。然則高帝征漢之役。周

顛仙言其必勝之兆。張鐵冠刻其所勝之期。而劉文

成又有難星過可更舟之語。朱楓林有晉卦五爻變

占明日逢凶化吉之兆。王者之兵。不尚機祥。而時亦

在所不棄也。朱升號楓林。精于易數。康郎山之戰。

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升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

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

日久。糧盡計窮。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

集書初編

卷之六

事

倚湖小築

集書初編

卷之六

臣

倚湖小築

朱升坐胡床。指樞升遽捧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  
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一箭射死。通記  
云。我師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帝亦  
驚起回側。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帝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舊舟已為敵砲擊破矣。  
此兩事似一事而互傳者也。朱楓林捧帝避胡床。而  
賊矢已着胡床。劉誠意揮帝易舟。而賊砲已碎舊舟。  
何相似之甚哉。若楓林先一日有先凶後吉之占。則  
又似歸于朱者為多矣。

諸墓 并塔

禽獸昆蟲皆有墓。此必有異而可以令人通思之者。彙集其事焉。文海披沙云。華陰有鳳岩山一名龍骨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青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骨。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一異也。華陽真逸焦山壙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速也。乃裹以玄黃之帑。殯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華陽真逸 仰陶弘景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夢爲鸚鵡鳥所搏。將盡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日夜不息。若憫

集書初編

卷之六

圭

備湖小集

集書初編

卷之六

圭

備湖小集

而有所禳者。貴妃置雪衣娘于步障竿上。與之同出。適命從官校獵殿上。鸚鵡方戲于殿上。嘗有鸚鵡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葬于苑中爲之冢。呼之爲鸚鵡冢。堯山堂外紀云。韋臯鎮蜀嘗馴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茶毘之。得舍利爲塔。臯自爲記畧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人文。以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眞骨于已斃者。因嘆息久之。金泰和間元裕之瘞二貞雁于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詳見貞鳥則中。朝野記畧云。萬曆間松江馮時可往黔中得一鸚鵡。性甚慧。每稱時可公相。時可不携室從一姬。諸婢媚之。令呼夫人。鸚鵡如所呼。姬甚喜。畜之雕籠。親飼焉。偶時可入內。聞其呼曰。此如君也。貴夫人哉。鸚鵡印呼如君。婢百引之。卒不稱夫人。姬乃悲。從時可益陽道中。置之庭。遭大雪。寒餓而死。時可嘆曰。直如絃。死道邊。鳥亦然哉。葬之益陽官舍。華亭范機令有鸚鵡冢志。鄭環記云。修武人姓魏善。以爲九先彈樹木。翅九中鳥。人以爲一

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爲汝。後園樹上烏。汝宜戒此勿復彈。魏覺心動。欲止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翾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托生爲鳥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蟲天志云。宋天台黃巖正善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

智律師爲之頌曰。立亡籠開。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名勝志云。永樂年間。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羣鳥飛食蝗盡。鳥死。宜令盡收死鳥。葬之。穿大穴封葬之。爲文以祭。號曰鳥塚。高僧傳云。杭州徑山僧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鷄。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鷄塚在山之麓。彙堅志云。紹興初。河南地陷于

劉豫。陳州守馮長寧。會稽人也。不肯下豫。遣山廟賊王爪角併力進攻。踰年糧盡而降。爪角建三幟于通

達下。今欲從軍者。立赤幟。下民畏死。盡趨之。亳人王魏兩翁。念年老從軍必死。因立黑幟。下于走得歸。王翁入陳城。取瘞物。聲跡殊絕。十年後魏營產。竟成大。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家。烹其雌者奉之。及尉還。又欲殺其雄。雄忽語曰。我王翁也。向者利君之財。貨別貯蓄。以待後入城索得之。貨以兩布囊。宿野店。燈下。開囊計數。主人窺見。明日留醉以酒而殺焉。不覺欲來相從。到君家。殊不相顧。更成大悶。適降人。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鷄乳。共投胎爲鷄。前所殺者。家娘子也。茲復害我乎。尉歸白其事于郡守。守命魏翁與鷄俱至。民觀者如堵。鷄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輒泄陰事。當死。引頸挿在翅下。偃縮而斃。守嗟異。使葬于老子廟後。題曰人鷄之墓。寰宇記云。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鷄。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鷄塚。

懸榻篇云。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先生死。鹿跳踰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

之。碣曰義鹿塚。名山記云。山東陽信縣狼丘塚。相傳薛仁貴東征時。憩此野。火將燃。及有一狼以身取水。展草火至而熄。既覺。則狼已死。因瘞之。朝野僉載云。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瘞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日有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獵。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偕人三百里外。犬嘗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汝能責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以竹筒繫之犬頸。犬疾走。驛路向吳。入草廐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近岸即騰上。逕至機家。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竹筒中。復繫犬頸。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生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墓于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搜神記云。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

雜書初編

卷之六

羊

衛朝小集

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琬出獵。經火蕤草。犬以口唧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迴廻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古今詩話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前。坐榻之側。每坐朝必掉尾先臥。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呼號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者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柙。置鹵簿中。見者隕涕。後犬斃。詔以幣蓋。葬于熙陵之側。李至作桃花大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出世。懸浮俗。灑水燕談云。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間。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嘆。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燭曰。爾能為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藏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

雜書初編

卷之六

羊

衛朝小集



氏閨門賴以不餒。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地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墓。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漢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章益爲胡公咏桃花馬詩。硃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來。慎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五代史。吳越杜建徽。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錢鏐弟鏐。放姑蘇。與敵遇。過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樂書初編 卷之六 壬 倚湖小集

皆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臆盡然。始知是舍利也。張卽日罷業。哀從來所乘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王行甫云。大內萬歲山陰有虬龍塚。蓋嘉靖初。禁中貓曰霜。有美毛而虬微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善伺。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極忠勤。每侍。上寢。牀移不移。上益憐愛之。後死。勅塋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塚。帝京景物畧。黃南允輝。于慈慧寺中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伏。驅之盤踞復來。就前。樂書初編 卷之六 壬 倚湖小集

棺葬之。方輿勝覽云。蜀王鸞。鸞氏祠。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寺。昔鸞鸞氏教人養蠶。作金鸞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為鸞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鸞。鑑為益州刺史。于州園得古塚。有金為鸞數斗。鑑一無所取。復為起塚立祠。

集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倚湖小集

壽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壽命皆以生日為主。乃前代有用生年為主。以斷生剋制化。而不用生日者。在宋末猶然。不知何時斷定以生日也。按周輝清波雜志云。丙午巳亥壬戌乙巳。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至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耳。岳珂程史云。蜀有楊良者。善推命。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誤信珞琮諸書。嘉泰辛酉。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或叩其所至。良屏人慨然曰。是不能令終矣。壬申辛亥巳巳丙寅。年于申金也。申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金之剛者莫加焉。曰劍鋒。從可知巳。是金不復長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于支納音俱為火。而履于木。木寔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而時丙寅。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能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謂其丙寅歲病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寔不然。

集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倚湖小集

蓋火炎極。而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萬物一橐籥。孰可嚮邇。是年固當兆禍耳。未災顛也。年運于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不可。一陽將萌。會其時乎。後皆如言。以此二命之議。皆從生年干支。不從生日支也。然生年干支。則所包者廣。不若生日十支之為切矣。唐呂才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其命。若胎而夭。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

雜書初編

卷之六

奎

倚淵小集

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之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乙亥納音火。生富病。卿法曰。為人厄弱。雖陋而詩言。莊公頤而長。美目巧趨。惟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四十八年。始皇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祿。干法無官。假得祿。奴婢亦少。又破祿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曰。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不過五十二。不驗。後。

大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驛馬三刑。身尅驛馬。干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議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干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係初落皆逆。五不驗。觀以上所論五人。命皆止以年為主。而以月令限之。遂斷禍福。竟置時日之支于干不道。于今大異。陸儼山纂錄云。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于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為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文太清雲夢藥溪談云。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予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

雜書初編

卷之六

奎

倚淵小集

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其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各州主客戶有至于四五百萬。或于七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以百萬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一。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帝** **游湖小集**

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于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賦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錢簡栖繪園。諸暨一老人行憩一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風擊其巔。一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老人倦息枕石而臥。纔覺則萌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友人共往視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語云。豫章生七日而成林。固非妄也。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歲

從一術士布筭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無情物耳。二十二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有蘭若重遷。居民伐其材。裝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也。一典史善談星命。與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為小鹿一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數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八字。三犯水厄。死矣。衆笑而罷。越二日。小鹿失腳堂下井中而死。鐵園山叢談。先魯公生慶曆丁亥。月當壬寅。日當壬子。時當辛亥。幼時術者不多取之言。位極人臣。不過二數。及逢時過主人爭談格局之高。徒足一笑。大觀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鄒氏貨粉子市。家頗贍給。號鄭粉。以正月五日夜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合魯公。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為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為閑鷄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未。携妓從浮浪人。躍犬馬。遊金門。自死中歸。上下悉大所笑。馬忽駭入波水中。不可救而遂死焉。

造命

凡造屋塋墳擇良月日時而用之。定一八字謂之造命。然在人亦真有造命者焉。凡宦官初闢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娘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松漠記聞云。金人不知生日。初興欲效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宜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旦。謂之周正。靡不佔。可發一笑。予按綱目于五代唐明宗三年秋九月。契丹主行再生禮。分註云。契丹之俗。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祀其先。示不忘本也。然則遼時已知有生日。金代遼後。反不知生日。何哉。况年月日時推命。其法本出于聿斯國。又名曆斯。故推命書有聿斯經。或金人以弓馬牧獵爲生。不記其生之月日者多耳。按金史右丞相完顏亮生日。金主亶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王。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輿圖。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讀書初編

卷之六

李

何湖小集

及亮篡位後。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嫡母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生母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因著令。禁羣臣相饋獻。然則金人不知有生日。其語未確也。湧幢小品云。馮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天福中爲宰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善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用不着。亦省許多事。老學庵筆記云。淳熙己酉春。金遼離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日本自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員。暑不便。已雁作九月一日。夫生日而可改。則前所謂各認一日以爲生日者。亦一證也。

讀書初編

卷之六

李

何湖小集

武廟逸事

珂雪齋外集 武廟幸楊遂庵一清第時遂庵侍酒  
徘徊內皆大璫俱巡撫陪筵御史監厨 武廟戲呼  
遂庵楊麻子云蓋遂庵少時中痘已死置之棺中忽  
然作吟詩聲復活當 武廟幸時遂庵病凡上湯飯  
俱一僕余鵬扶送 武廟問曰汝何名曰余鵬 武  
廟曰改作萬里可也鵬後自刻印章曰御賜萬里之  
章蓋此人亦遂庵門下客不敢言客故言僕耳海上  
湯飯俱具五十金為儀 武廟曰暫收下不下數千  
金曰盡與楊先生作茶果資駐駕 揮使宅辰則步  
至遂庵宅上或園中釣魚作詩亦令遂庵作遂庵曰  
詩思遲鈍請題入密堂構思 武廟笑曰我考秀才  
正要面試詩成後改一字南園釣魚得一大蝦蟆龍  
顏大笑

按遂庵公與司徒鄒莊簡公交最密兩家夫人時  
或相見莊簡念遂庵無子密令夫人勸之置妾媵  
楊夫人笑而不言屢勸之夫人始言曰鄒夫人不  
知我猶童貞身也夫楊公文武異材豈從上界來

久不染慾泥故現不男相耶

田濡尤谿人正德中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  
值 武廟南巡江彬檄諸衛以進金二書進衛無以  
應擬釀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  
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苦文冊而已彬怒將逮  
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  
耶衆大懽笑助之聲徹御帳 武皇訊得其故亦笑  
曰江平幽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  
之江淋漓免冠擄之走出自此喪氣 王棗寧夏人  
書初編 卷之六 九 倘湖小集

近以爲保定府知事 武皇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  
饌符素洪干飲 上召問與拈鬬賭大碗偶不勝其  
慍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塔前 上大笑棗直前奏  
曰符老不勝罰臣棗請代 上脫而問曰汝小官能  
勝幾許對曰不敢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  
賜者三盞盞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探他這鬻子會  
賺我酒喚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子幾殆欲  
薦之曰是薦酒觀聽不雅卒辭之 武廟南巡姚鎮  
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不喜御駕黑

上驚問爲誰曰姚布政。上笑曰是美  
韓者耶。釋不問。是日鎖在驛中。寔不知次日有以告  
者。始拜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定州有大塔曰料  
敵塔。宋陰築以望。堯耳石正德已卯。武廟南巡。駐  
蹕于此。揮宸翰壁間。故作飛動之勢。名賢錄云。  
蕭瑤字粹卿。歸安人以監察御史出守荊。尋徙楊  
武廟南巡。凡乘輿供御及宦侍宮妾。親軍賂遺。莫可  
貴算。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  
患止于身。惟姑設一。以番送道以迎。權倖江彬輩。  
俱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魚。戲言直五  
百金。諫所以壽者。彬請以昇瑤。促直甚急。瑤卽脫妻  
女簪珥。及綈絹服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  
有瓊花觀。皆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  
于昇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花已絕。今止存其名  
耳。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宮女。  
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

已。知府臣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事。  
遂寢。又傳旨要備胡椒。蘇木。瑣幅。白木等物。計二千  
餘斤。且刻期。無按惶懼。命瑤速辦。瑤曰。任上作貢。國  
之經也。非楊州所產。而責貢。雖殺人無以應命。瑤遂  
空手隨內侍謁見行宮。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萬歲。  
所需諸物。知府蕭瑤不肯。上方坐默然久之。乃曰。  
賜白布。非楊產耶。止取四百疋罷。又山陰汪應珍  
以丁丑進士。改庶常。諫南巡拜杖。尋謫知泗州。且  
郵報車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應珍曰。吾與士  
民素相信。駕至費且夕可貸。今未有期。而指派四出。  
吏胥易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彌月有凍  
死者。應珍令縛炬輪柳間。以一夫統十炬。及駕夜歷  
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恣索。應珍令壯士百  
人列舟次。呼振遠近。中使錯愕。應珍麾牽舟通行。須  
刻百里。倏出泗境。上至南京。權倖矯旨令泗州進  
美人善歌吹者數十餘人。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  
多逃亡。臣向募桑婦二十餘人。倘蒙約官中。俾授蠶  
事。是于王化有裨。傳諭且停止。又率貧困耆老十餘



俯伏行殿。乞陳民間利弊。疾苦中使恐。上知之也。遽撫應軫。背曰。你且去。你且去。美人也不要你的。婦也不用你的。武宗在南京。諸司朝參。時景陽爲國子司業。賜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內。兵部尚書喬宇朗然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宇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臣之體。古八云。此人宜在帝左右。然亦見聖度之汪洋也。正德十二年八月。上徵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傳言欲過居庸關。往宜大等處遊玩。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沙河。疏諫不納。巡視居庸關御史張欽上疏。苦諫不報。再上疏。又不報。乃三上疏。危言死諫。有云。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寔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會分守居庸指揮孫璽開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迎駕。欽厲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敢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門。傳旨。宜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肩鑰。手自持。誓曰。此非我皇家後

彙書初編

卷之六

圭

何湖小集

自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皆不得入。回報。上卽起。璽昌平。一而還。韓邦靖西巡歌云。去年天子起行宮。今歲榆林五六龍。問道北關張御史。曾回轡駕在居庸。正德十三年十二月戊子。上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勝妻劉良女。嬖之。至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午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進聲却之。十四年九月丁亥。上親征寧濠。壬辰至保定府。與都御史伍符張宴府後堂。藏聞醉酒。以繯樂。戊戌至臨青。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晏具草啓。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然竟不怒。及晏都御史王珣獻鵬步緩。上曰之。總兵神周因怵珣謂。上意不測。明日復晏。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爲珣也。江彬于從旁厲聲叱之。龔以得罪兩人。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辭飲得罪者。鑑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逐相忿爭。鑑泣訴于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上

彙書初編

卷之六

圭

何湖小集

自臨清北還。上之南征與劉氏有約。此即媚女因上幸而人呼

劉娘。劉贈以一簪。且以爲信。過瀘。所馳馬失之大

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上遂

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十二月

戊寅。大閱諸妓女于儀真之新閣。因視大江。命江彬

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守衛馬吳。所

妓以半送舟中。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朔。上

留宣府。丁亥立春。上迎表于宣府。佛諸戲劇。又飭

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妓女共載。妓女各執圓毬。車既

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十五年正

月丁酉。上迎春于南京。佛諸戲劇。如宣府。又上

在楊州。聞左右云春尚差十日也。上曰春何常迎

之。卽至耳。果迎之。次日河冰漸解。羣臣駭觀。則是上

凡三次于外地迎春也。十四年十月乙巳。至淮安。清

江浦。幸太監張揚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已未至寶應

縣。漁范光湖。十五年閏八月壬寅。幸儀真。漁于江口。

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登金山。遂

如鎮江。幸楊一清第。庚申。上至寶應。復過于范光

湖。

湖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揚第。踰三日。上自

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

遂不豫。他書又記。上在應天時。幸詞人徐霖第。漁

于其池。亦溺焉。徐遂名其池爲浴龍池。則上之好

漁也甚矣。十二月己丑。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

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鹵伯朱彬奏。奉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掌後軍都督事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

畧。擒獲逆濠奸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

賜濠死。甲午。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大

耀軍容。係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輩道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

還。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武宗御駕南征宸濠。

王廷相咏二絕云。詔下圍營大總兵。我皇新作冠

軍行。九河壓地樓船去。九月橫十劍戟明。鄱陽雲

霧總從龍。天與功高五岳峯。早獻俘囚開九廟。便休

戈戟。三農。孫一元咏二絕云。安化跳梁卽目平。

中原羣盜放縱橫。洪都造亂誰堪使。除是君王自領

兵。彭蠡風飄一箭收。九江安慶是安流。說與藩土

子。

徐送款親臣無數要封侯。至應天薛惠咏一絕云。  
燕姬玉袖抱筵侯。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  
愛殺江南雲母舟。王行甫云。麻城劉大京兆守  
相。始主政南戶部。武廟南巡至都。戎服見羣臣。因  
命文官皆戎服授手。獨守相不戎服。不授手。殿上問  
此何官。不戎服授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授手。問汝  
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曰。壯  
哉。竟亦不以爲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七

備湖小集

禁煙

癸辛後集云。綿上火禁。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  
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電之變。社長輩至日。就  
人家以鷄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  
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烘木炭  
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  
器于牛羊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買莊數少年以  
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日風雹  
大作。有如東廂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或云火禁  
中雖冷食無致病者。後趙五行志云。石勒時暴風大  
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襲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  
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沔下丈餘。行人禽獸死  
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充曰。  
去年不禁寒食。介相帝鄉之神。故有此災。水經注  
云。澤發水經董卓壘南。其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  
泉初出大如車輪。皆青碧色。婦人袪服親往。遇此必  
興雲雨。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神似  
龍。晝伏夜遊。神出水隨神而湧。真定府志云。妒女

神在真定府井陘西南。故昔介子推焚死于綿山後。人于此日不敢舉火。因號寒食。其妹于冬至日以後。日積一薪。列火焚之以易其俗。兄則禁火以示誠。妹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曆中。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誼撰祠頌。其銘有曰。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為佳節。在乎芳春。又曰。祭具珍羞。服先鄴綺。又曰。妒神之水。澄為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幽雲致雨。俾造化力。則所為婦女靚粧形。服至其地。必興雷雨者。迨非此泉之謂也。拾遺記云。古人為介子推起思。始云。貴州鎮遠縣。每清明三日。若人皆閉門禁烟。行旅不敢出其塗。犯者立至災禍。余同年友鄭憲為鎮遠縣令。目視其事。

卷之六

卷之六

主

備湖小集

石中人物

感通經。唐永徽中。雍州藍田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谷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于寺北欄更修禪院。大石橫礙。其為妨害。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椎打之。破其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高五尺。存于寺中。莫堅續志。分寧陳甫山莊。有掘墓石。陳夜步月。忽聞鷄鳴于石上。即而視之。不見。移石于數步外。至次。掩鳴如故。復移石以歸。置之月下。鷄必鳴。其子剖視中。有雌雄二鷄。文采可觀。宋宮有靈鵲石。石中有鵲。每天將明。聞其噪聲。宋南渡時得之晉州。陸溪金臺紀。聞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箝中能辟蠹魚。宛委餘編。張幼于嘗示予一石。中有嵌空魚形。以為奇寶。余謂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則彼地遍山皆此石矣。雲林石譜。潭州湘鄉山之顯有。

石臥生土中入地數尺見青石卽搗去謂之蓋石自青石下色微青或灰白青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類鱖鯢鱗鬣悉如墨描穴二三尺復見青石謂之載石石下卽著沙土然選擇數尾如相隨游泳或石紋斑剝處全然藻荇凡百十片中無一二可觀大石甲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具尤爲奇異其石剖取燒之有魚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窟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東谷硯譜李後主得青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御制小集

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搜其手振臂就取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雲林石譜云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采可尋聞于壁石中得真玉璞外應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潤可試金頃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柿作鎮紙懸宿

連簡冊輒溫潤後以器貯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塵蠹破而爲山四段空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躍頃刻卽死唐杜綰剖石鎮子于內得小魚王文康交昌旅語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盤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白孔六帖唐中常侍崔玄亮在洛中常步沙岸得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衞之行一里餘蒼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五色線丹陽人王文秉採于積石下得自然圓石試加擊琢乃重疊相至盡如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御制小集

掌破之有蟲出于中似蟬蟬狀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後有人曰人欲得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食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乃石中蟬蟬也修眞錄云水仙子爲南漢夫人侍者于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蟲走出狀若綠蟬流視池飲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猗園云楚宗室一黃石子如掌大就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觀在焉眉髮纓絡相好成就中似嵌空誰勸如活

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擊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爲見風也漸漸化成石兔  
平昌黃家營于文里山下遇一石礎高尺二三寸工  
不忍鋸欲截其柱湊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木  
而短工鋸開則中一石蟹走出不知所之龍門山  
記唐郭元振少游學于龍門山獅子峯前有石曉然  
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  
得寶劍于石罅後仕睿宗出將入相閩書宋紹興  
癸酉初編卷之六全 備湖小集

二十四年連江縣鋤夫得一圓石剖之中有小華峯  
三字方洲雜錄予常見其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  
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予先石墓祖考時啓祖妣  
合墓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  
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假眼談餘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內坎有白龜在獻而放之  
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天寶中李應  
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  
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于望石中得金

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于白  
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  
一大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板視之乃王逸少書頭  
眩方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知緣何中有此碑可  
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  
中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  
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  
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異苑云永康王曠  
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  
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視二黃鳥闕于石上  
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急既得撞破內空  
段有二鳥處滇補云南寧石燕每風雨日空飛又  
有鳴聲形酷類燕雄雌而大雖長而小巨石之下亂  
石之中或斷而得如孕卵然毛羽細者佳以斧碎之  
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時軋殼自脫中  
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自  
有煅煉之法一統志遼東有竭臺在故東京城東  
北隅金大定中修城役工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兩

癸酉初編卷之六全 備湖小集

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搖撼作動盪聲破之有二大  
 鷄尾稍相勾不解見風即死。又滇南寶井中得一  
 石中官以三百金易之中有玉蒼蠅二頭。武宗會  
 昌元年大食國貢松風石方一丈。如玉其中有  
 樹影其形若枯松假蓋颯颯涼風生其間至盛夏  
 上令置于殿內稍稍秋氣颯颯即令撤去。纂要云  
 建德縣有金鷄石雞隱題曰金鷄不向五更啼石遂  
 破裂有鷄飛鳴而去。採蘭雜志云張牧過鼎蒼山  
 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觀之則有綠樹陰陰  
 葉書初編 卷之六 金 倚湖小集  
 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  
 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髻或微笑意其為嫦娥  
 也一日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  
 知所之。北窓灸穀云有人曾畜一石胡人以十萬  
 購之其人與之而詰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  
 視之有一馬現石中狀如飛動問其所用曰此龍駒  
 石也以水浸之馬輒生龍駒無價者也。抱朴子吳  
 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  
 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問

有赤雀銜書以致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  
 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  
 牛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  
 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一統志金鷄巖在  
 嚴州府壽昌縣西六十里昔有異人過此聞石中有  
 鷄聲剖石得一物如鷄有金色石竅今存



裝雲

更羸記云。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偶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問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大如鸛鹑。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射。射人。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則各謂曰。鎖雲。癸辛雜識云。宋徽宗良獻初成。令多造。澠。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巖危樹之間。既而雲入。遂搖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澠。充塞如在于巖。萬壑間。蘇東坡曰。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出。如羣馬奔突。以手撥開。籠收其中。歸家。白雲盈。開而放之。作怪雲。王行甫云。羅仙者。寧廢王之先王也。多藝好文。兼善攝生。每月令入往廬山之巔。聚稠雲三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陳以簾。每曰放雲一囊。令四壁風氣。動。如在窟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粘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弘景坐來看。按弘景行山中。常聚雲袖內。遇客輒放之。為贈。其曰不堪持贈君。以其人遠耳。

竊珠

墨莊漫錄云。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僧詰問。具以竊珠對。即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西風記云。錫蘭山國。有小精舍。內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貫寶飾焉。有益鑿孔入舍。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上自身命。下至國城。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遣像吝寶。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尋持貨賣。見者咸識佛像頂髻之寶。擒以白王。王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命使觀。像猶俯首。王睹聖靈。不罪其人。更贖其寶。莊嚴佛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夫禪居寺之佛像。使盜知懼。而或望其悔改也。小精舍之佛像。一味慈悲。毋乃渡于誨盜乎。星槎勝覽云。翠嶼山在龍涎嶼之西北。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偶浴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則又何待盜乎。

也。名山谷蹟記云。眉州中巖山半石笋。乃三石突起。其形類筍。旁有諸詎。那尊者古道場。宋元徽初。有異僧入牛頭寺。主僧厚禮之。別去。贈以一鎗。曰。後欲見我。當至中巖山。見石筍扣之。可以見我。明年寺以低頭佛失珠。主僧馳至石筍峰下。扣以鎗。峯裂為三。乃見異僧。曰。盜取佛珠江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喜。持珠而還。

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棚小集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井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溪穴。四季出火。昇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如炭。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赫然出簾。以為堂室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鎔為汁。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棚小集

而室亦儼然。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貢猛火油。酒物得水則出火。雞肋篇云。予守南雍州。紹興丙辰。八月廿四日。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鎔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存中所言。及引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得火而滅。皆合符矣。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湧滴。而火不滅。為陰火。名勝志云。火山軍今河曲縣。縣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投之。烟焰上發。可熟物。守溪筆記云。正德七年二

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又何也。膠州有木如蒲草束以爲燎不畏風雨燒之成炭而不以火謂之萬年火把。天工開物記四川有火井事甚奇其井居然冷水絕無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金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紫烘水即滾沸啓竹而視絕無干點焦炎意未見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物異志云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

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嶺南小集

則復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燃石也此亦似用火之神者矣。潼川州達溪縣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隆隆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乾者至焚衣襦又有一火井在臨邛縣西博物志云井深一丈以竹木採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又蜀都賦註先以家火投之須臾光焰上騰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華陽國志云火井井有火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

如雷火焰出通源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無幾也九國志云楊渭武義二年冬十月潯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物。隋唐嘉話云江寧縣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有湯山湯出其下大小凡六處湯濶繞其東西冬夏皆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輒更鮮茂王行甫云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

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嶺南小集

山今儀部李文虎遨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火焰飛出因以暖酒炙肉火焰烈熨矣而草又蒙茸不燃異矣或曰地動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撼輒摩者爲之耳此又何常有搖撼輒摩哉。劉同人景物畧云陰得質而陽得氣爲泉爲湯陽得質而陰得氣爲焰爲涼然而水性非熱火性非涼湯泉以貯器還涼蕭丘之涼焰以燃物還熱。宋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篋中時有火光燿衣帛過半而篋不燃夫衣帛與

草木之類也。衣帛然而燬不燃。此何理與。談苑云。韶州岑水塲地中沙土運置穴外。爲風所吹。卽火起。奕奕然。尙嵐州焚臺。因地中出火故名。上復有火井。寰宇記云。火山在梧州府南隔江山下。水溪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漢成帝河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元帝延禧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相驚。漢元帝年五月。范陽地熱。可以燬。穆帝升平元年。梁州地東池有火。若滅澤水中有火。石虎時石燃于泰山。樂書初編 卷之六 全 仙湖小集

八日而滅。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貞觀十三年二月。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火生于木。生于石中。其常也。蜀中有火井。則不緣木而生矣。老學庵筆記云。吳中卑薄。斷地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火山軍人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種所及。烈焰隨手湧出。故以火山名。然亦不妨種植。西域風土記云。尼波羅國周四千里。在雪山中。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人投火于中。水卽焰起。更投餘物。亦

爲火。西洱海志。冬月海風水而起。火高數丈。則地中亦生火。水中亦生火。又非陰火潛燃之謂也。西漢叢話。台州杜濱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卽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錢。脊下燒一圓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此火不焚石。焚金。而直入人身。樂書續編 卷之六 全 仙湖小集

中又何解也。淵明別傳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三藏傳。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南方遊黑崑崙。其國人能食火炭。則又不啻敬而事矣。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注云。山林致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黑。乎人火。萬曆庚申。邸報。正月初九日。初更時。泰山岱廟配天門東。極

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本州官馳赴驗看。果神口噴火。烟光相雜。卽令廟戶樂進等。日率各廟道士并地方人。將神扯到。運水救滅。不至延燒。巡撫王在晉奏聞。言神口噴火。自爲燃像。雖則未焚殿宇。實乃異常怪事。兼之泰安州。又于正月十九日午時。平地黃風從西北方陡起。昏暗蔽日。至夜半丑時方止。肥城縣又申稱。正月十九日午時。黃風從西北起。沙土蔽日。恠風異常。因查是日省城黃氣昏濛。雨土平鋪。堆積遍地等因。此正當遼左失律。羣情震駭之時。而又怪異如此。夫火出自聖神之口中。則又莫解其何由矣。俗史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熾起。燒像。晉成帝咸通八年。卽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燃于泰山。水經注。嶗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灑打不已。潤盡火出。山石皆燃。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大風自流沙出。掩之乃滅。石如布。有人言動火發。疾經年不敢輕近。郡國志。邢州尚書房東井地。周百餘步。其所鳴聲。人馬行上。轟作雷聲。掘之卽水出。

狀元光耀

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都待選。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前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道。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繡繡鼓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歡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好辯人也。常曰。狀元登第。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強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却掃篇。王文安公。魏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侵拱聖營爲卒。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于道旁。或嘆曰。彼爲狀元。而吾輩始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觀此則狀元不得以做狄公也。又溫水燕談云。狄武襄公。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畧。頗立戰

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無敢當。

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公范文正公所溪知。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覽經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配享宗廟。為宋名將。觀此則狀元益不得以倣狄公也。續耳談勾章姚明山。大司馬東泉先生。鑲之伯子也。東泉先生。負人倫之望。督學廣東。青衫士以姚夫子呼之。明山公生而穎異。一日十行。弱冠時。從父任。還至襄陽。外遇一羽衣。而兩口者。中道跌坐。公心疑其為異人也。前謂之道士。謂曰。欲識前程事。文武並日榮。公未解所謂。及中嘉靖癸未狀元。臚唱之日。其父東泉公。以邊捷上露布。當世競榮之。然則尹洙之言。固有父子而兼得之。于一日者。宋時凡士。不出科。若三舍而賜進士。或出身者。不一其人。熙寧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遂以賜之。其後趙鼎在征和間。下漏。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來奏。永裔亦得賜。此亦可稱文武並榮者。然止賜出身。同進士耳。非賜狀元也。

宰相取於留心農務者

唐詩紀事云。李紳字公垂。初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見齊胸誦其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乃言曰。此人必為卿相。後穆宗朝。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居相位。四年出鎮淮南。宋史真宗時。呂夷簡知濱州。以朝廷稅農器。上言。河北邊境。徭役繁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

縣城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于此賦矣。明崇禎年間。徐公光啓著農政全書一部。達于乙覽。遂即大拜。金鑿子云。唐盧杞爲號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爲害。杞奏請去之。詔從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真宗南衙口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早放稅。卽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毫當按太東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欲若小官敢獨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小入撫機運會。有仁人長者之言。聞于上。遂至大用。豈非天耶。文獻通考云。真宗初卽位。王文穆公與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迄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卽

農書初編 卷之六 備湖小集

俾吏治其數。登且具奏。真宗憐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曷不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文穆晚繆。所爲要。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者。以其早有恤民之言。宜爲宰相耳。唐書云。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關中舊田。鄭白一渠。而豪戚壅上游。取權利。且百所。奪農用。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利。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據唐書。此則留心農務。乃宰相之器。明矣。

農書初編 卷之六 備湖小集



■ 堪輿與漢已盛行

蔡中郎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此五星之說。漢時已有也。漢曹完德政碑。靈帝中平二年造。其中有云。漢以河平元年。遭白非谷水災害。退于戊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嚮明而治。卒使學者。平儒樂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此則堪輿之說。漢時已行也。錄異傳云。哀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五公。

■ 堪輿初編

卷之六

九

尚湖小集

搜探異聞錄云。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嚮之文。後漢書來歷傳云。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府監郗吉。以聖舍修繕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漢書註云。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為廷尉。肅宗時下邳趙興亦不郵忌諱。官跡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永並用顯。三世為司隸校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

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間。兒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寄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後坐友

壻事見殺。此皆言擇日避忌之說也。太史公曰。雖

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

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此

乃後世明堂容萬馬之說也。天中記云。俗言有土

不之神。云土不可動。裴元有五歲女。忽然得病。謂市

卜云。和土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天下有土神矣。

漢書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有司皆

■ 堪輿初編

卷之六

一

尚湖小集

議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便易猶在平地。上客土。少日。不係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取土東土。且與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永始元年秋七月。昌陵作。五年尚事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少。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客土無氣。此雖不談風水之說。然而因天性。據真土。處高敞。惡客土。後世之談風水者。莫過焉。

醫學彙書一編卷之七日錄 二編自七卷至十二卷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牡丹芍藥之瑞

荔枝靈異

詩文得力

文章療疾 附齋筆療疾

定詩一編

卷之七

勸小築

龍吟之應

降生之瑞

梁顯詩 他書有考而未詳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浩翁

聲氣

秦將

歷代田名各世 弄田名田分田民田  
華田代田爰田王田

五經應試

儒家測數

診夫知妻墓子蔭父

頂日揆月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淫者

龍虎助軍威

漢晉行服

護堤侯

集二編

卷七日錄

勸小築

分界

石生石長

地水脉相通

牡丹芍藥之瑞

牡丹芍藥花之麗者。真不負富貴花之目。乃有極麗者。其為花之祥瑞而傳留為盛事也。清波雜志云。楊州多芍藥。而黃腹號金帶圍。初無種。城中有時而出。則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倅。王荊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焉。雙槐歲抄云。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宣

卷之七

偶湖小集

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淡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淡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各紳王

老日玉帶白。淡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

諫以足疾不起。明日復開一花。眾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集。賢序其端。亦引魏公故事以為榮。細素雜記云。洛陽牡丹。無若陳州之盛。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類鶯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縷。暈之其心。紫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命為樓金黃。以蓮條作棚。屋四壁

卷之七

偶湖小集

復張青帶護之。于門首約止行人。人輪千錢乃得入。觀十日之內。而其家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御衆圍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幻者。不可為常。他時復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又蘓長公記。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跗累萼。素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千七百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蘓氏園中。此與牛家

牡丹並足傳異者。王文正遺事云。宋仁宗于後苑曲燕步于檻中。自剪牡丹兩朵。召王文正公曾親戴。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于別叢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斟一卮同獻。上大宴引滿以杯示公。羣臣皆榮之。古今記云。老人村有牡丹。碎。王漑序謂牡丹高數十丈。牡丹如錦蓋。花開盈一尺。范至能詩。十丈牡丹如錦蓋。人間姚魏敢爭春。宋類苑云。泰州西溪鹽舍。卽海陵監也。呂文靖公羹簡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于署中。有詩云。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倚湖小集

異香穠艷壓羣葩。何事栽培近海涯。開向東風應有恨。憑誰移入五侯家。范文正公希文蒞監。和云。陽和不釋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因二公詩筆。續和尤多。而花亦極貴重。護以朱欄。不忍拘折。歲久餘尚數丈。每春時花開。少亦數百朵。湧幢小品云。宋淳熙二年二月。如皋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丹也。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分一株。掘土溪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環。

出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甯生人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歲而終焉。廣客談云。吳逸谿名性誼。構李人家。貧力學。明春秋。常中浙延祐丁巳鄉舉。先是所居賊窟。手植牡丹一本。多年未花。是歲之前臘月。忽作一花。顏色鮮美。無異暮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其門如市。來秋八月。吳公領鄉薦。人以爲此花之徵。澠水燕談錄云。晁文元公。

卷之七

卷之七

四

倚湖小集

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常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待宴賜禁中名花故事。爲親王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取。上忽顧公。命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龍城錄言。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開色。人亦莫能知其術。上皇召至。巖山植花。舊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西湖志餘云。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

爲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園。園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盞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擗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陳眉公云。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此必災也。賴州呂氏手植白牡丹于洪武六年冬。十月冰雪中盛開。狀若盤盂。照耀風日。按以上所載名花爲富貴壽考福澤之祥矣。而朱平涵又云。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卽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携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卽殞。易數主皆然。則又不祥莫大焉。何哉。纂要云。明皇時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淡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者也。以賜楊國忠。國忠以百寶爲欄焉。

卷之七

五

倚湖小築

荔枝靈異

按荔枝譜云。其熟時未經採摘。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則螭蝓蟲蟻爭來蠹食。此雖似有靈。然凡菓亦多爾。不爲甚異也。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太平廣記。王媼荔枝屬宋氏。名宋香。旣被巢寇下斧。以後結實雖千萬一。若有斧痕焉。又莆田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當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于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有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譏。龍牙荔枝者。荔枝之變怪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龜紋。全樹忽變。非常有也。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焙令焦。復植于土。以石壓之。勿令生旁枝。其核自小。凡此皆荔枝之靈異也。若十八娘荔枝。色淡紅而細長。俗傳閩王王氏有女。

卷之七

五

倚湖小築

第十八好嗽此品。因而得名。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焉。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狀元紅荔枝。舊名延壽紅。宋元豐間。狀元徐鐸公所植也。公與楓亭薛奕。以文武雙魁。遂結婚婚。故授其種于薛。而楓亭之地宜荔。故狀元紅出于楓亭者特珍。此皆因其人而名之。非有所異也。惠安邑志謂果實之類。與百穀相消長。荔枝楊梅大熟。其年五穀多荒。諺曰。山中紅。田裏空。何子謂不然。荔枝火種也。花不耐雨。雨多則花落。荔枝大熟。必其年不雨耳。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筆記云。余溪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亮功。紅亮功者。溪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溪謫建昌軍。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溪歸。荔枝復如故。此亦靈異。纂要云。有荔枝之子。字致平。登熙寧進士。第至朝議大夫。家有荔枝二樹。實熟而味甘。黃庭堅與友善。號為綠荔枝。後人因稱之以別其族。

詩文得力

後漢文苑傳。杜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之令遊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為誄詞。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歷代吟譜云。梁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編。好事者咸誦。嘗為詩曰。塞上羣鳥返。雲中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二首。其一曰。鳴鑼響夾鼓。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關山林遠。一去不復還。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為風所開。還為風所落也。詩品云。宋臨興事區惠恭。本胡人為顏思伯幹。顏為詩筆。輒倫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未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惡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嘆。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長松篇。梅花賦。

卷之七

八

倚湖小集

君家道以爲有王佐之才。劉錫云宋廣平之沉下。祭也。藉公味道。時爲。云直指使者。廣平以梅花賦。藉盛稱之。自是。馬天。之。全唐詩話云。鄭州李日知。晏龍初爲相。初安樂公主。第成。中宗臨幸。晏從官賦詩。日知卒章曰。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獨以規戒。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江西通志云。賴縣王奇字漢謀。少爲縣吏。令題詩于屏云。隻隻銜蘆背曉霜。盡飛鷓鴣立寒塘。奇密續曰。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

遙天字一行。令異之。因激使學。後遊京師。真宗偶見其所作詩。召見賜第。奇自慶以詩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官至殿中侍御史。事文類聚又言其詩是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又任濤高安人。早有詩名。時常侍李鴻觀察江西。聞其有露漙沙鷗起。人臥釣船流之句。特免其役。鄉民援例訴之。騰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無敢應者。咸通登進士。雲溪友議云。元和十三年下第者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孝標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其詩曰。舊壘危

累泥已落。今年故何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誰家門戶飛。庾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引薦。庾果重。稟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各路可遵。遞相礪礪也。王泉子云。劉瞻之父名景。寒士也。十歲許在鄆。細左右主筆視。至年十八九。細爲御史。西巡荆部。南山歌馬亭。俯瞻山水。時雨新霽。巖嵐奇秀。泉石甚佳。細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即停于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濕。細大訝其佳絕。時南



寺壁後策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惘然動客。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仰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于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髣髴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全唐詩話王革見聞近錄。宋慶曆初。歐陽永叔余安道王素俱除諫官。恭若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時號爲一棚鵲。宋史范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途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華得幾時。俗陵稱之。卽令釋出。墨客揮犀云。盧秉侍郎。常爲江南小郡司戶參軍。于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醺黃糧換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

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朝。數年間遂超顯仕。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左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對。卽召與之語。嘉嘆遂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旣至傳舍。適郡學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士。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許彥周詩話云。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縣令。趙九曲池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獻閱詩賞嘆。薦爲館職。閒中今古錄云。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襤得硬綢緇。不書姓名。闕者以此呈篆。篆字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

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二年陞貴州按察使。終雲南左布政。名賢錄。詹鼎字國器。台之寧海人。方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鼎匿不出。國珍聞其才。以計獲之。不得已因爲盡力。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入海。上怒。欲舉兵誅之。國珍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四友齋叢說云。顧祿字詭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太祖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至今稱爲經進集云。懸笥瑣探云。況鍾爲蘄州守。鄒亮獻詩二十首。鍾稱賞。欲薦手。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可用。召試百餘。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餘姚志云。餘姚胡惟彥號淳朴。居鄉以耆德見推。元季之亂。隱居行義。明興。舉遺逸。上太平頌。太祖覽而悅之。令賦早朝詩十章。立就稱旨。拜湖廣叅政。懇改充州。

書之七

卷之七

七

尚書小集

右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一日幸文淵閣。曰。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卽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植談。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爲患難之交。訥黑密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紀畧云。華除二年正月。召河州衛吏目解縉還。爲文淵閣待詔。董倫薦之也。先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一絕云。諸宦西來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閒却擎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帝聞之。故召。永樂中。上在北京。有白鵲之瑞。南京各衙門。創皆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東宮不懌。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題。以賀白鵲。白鹿皆可。命士奇改。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增一對云。

書之七

卷之七

七

尚書小集

與鳳同類。踰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驚驚在文王之囿。義以進。東宮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進膳。遂命中使陳昂。撤以賜士奇。閱書嘉靖二十七年。劉邦憲以貢士任高安訓導。奔母喪。途遇劇盜。詢知爲邦憲。能誦其試文甚悉。歎服護歸。薛真字持志。昌國人以聖人執權賦領鄉薦。調衡陽簿。時史彌堅帥淮南。一日冠起黑風洞。檄真往撫諭。將至有道其姓名者。其首曰。非四明作聖人執權賦之薛真耶。遂投戈而逝。周南林纂要云。蜀張俞遊蓬萊廟。留詩云。玉帝樓前鎖碧霞。經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衝出宮中第一花。又云。金玉樓臺掃碧空。笙歌迷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俞宿滙泉夢青衣童子曰。吾海仙之侍。命召子。俞曰。何人。童子曰。蓬萊第一宮太真也。引至洞。與仙排徊云。感君詩妙。敬增壽一紀。

卷之七

事

事

事

文章療疾

附書筆療疾

水經注云。王延壽字子山。有異材。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川。其夢賦序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序夢。後人夢者誦讀以却鬼。往往有驗。漢書。王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賜褒等。皆之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典畧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舊東坡題劉壯與文編後云。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與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閱書閣縣高徽字宗呂。善書善隸。草八分。海內時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不其所能則不得。及其醉也。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惓然揮墨。任意縱橫。而結構峻古。意態爽兀。醒則雖工意爲之。皆所不逮。鄉有宋子者。與徽善。常病瘧。幾餘弗愈。一日。徽造同之。宋強疾

卷之七

事

事

事

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絹素請畫激染  
 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崖江波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  
 動之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  
 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疎  
 是日瘥遂就差。名畫錄云。蒲延昌者。師訓養子也。  
 筆力道健。甚得師法。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賜緋  
 魚袋。時感福寺僧禮塔院。僧模寫宋展子虔獅子千  
 壁。延昌一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爾。遂畫獅子一  
 圖獻通進王昭遠公。公有嬖妾患瘡。是夕懸于臥內。  
 其疾頓減。王公召而問其神異。昌云。宋展氏子虔于  
 金陵延祥寺佛殿之內。畫此二獅子。患人因坐壁下  
 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吳興太守  
 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故  
 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李陽冰鄂州篆字在江夏  
 治內。相傳篆此字時。鬼神泣于空中。士大夫爭摹以  
 效。遠謂可禦魘魅。山堂肆考。建康有陸溉患瘡。醫  
 療無效。有顧光實能書。遂命筆畫一獅子。令于外榜  
 之。謂陸曰。可虔心祈禱。當有驗。溉如言。中夜聞戶外

集書上編

卷之七

在

倚湖小築

有寒宰之聲。明日看獅子。口應有血淋漓。瘡病乃愈。  
 又秦太虛云。予臥病。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示予。曰。  
 閱此可愈病。予甚喜。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數日疾  
 愈。全唐詩話云。有病瘡者。杜子美語詩可以療之。  
 病者問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  
 瘡猶是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章獨懷血模糊。手  
 捉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淮安府志。洪武年  
 安東郊原。每日下午。鬼辨千百有聲。高帝御製文遣  
 官訴祭。次日即止。

集書上編

卷之七

太

倚湖小築

水紋

水經註云。允街縣故城。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紋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山東名勝志云。濟南城西金線泉。石甃方池。泉發其下。潛微見底。波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曾鞏詩。玉氣常浮灝氣鮮。金線不定路南泉。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又蒲昌海有龍城。城臨海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又天橋

雲南

卷之七

九

倚湖小築

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海水下趨處也。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聯。絕壑深壑。石梁跨之。憑虛凌空。可渡一人。故名天橋。橋過激水。滾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亦奇觀也。蜀安縣有銀線潭。相傳白龍潛泳其間。水面有銀線一痕。以物撓之。則不見。波定如故。廣昌縣德興里石壁出泉。白如乳。泡沫成佛面。名佛面泉。寓仙洞在威寧縣南洞門高廣。其深莫測。寒氣襲人。有白石如簪。滴水結成龍蛇狀。名山記。金線泉在泰安州城西。石甃

方池。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潛微見底。波心南北。有

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此與濟南金線池或一脉也。蜀江津縣之

周溪上石磧中。有淺水一段。周圍五六尺。隱隱見雙

金釵影。朝野記畧云。金陵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

閩書。福寧州半洋洲在水底。東接龜嶺。西接南鎮。

如遇風晴。見白浪一條。長百餘尺。又名白玉礁。名

勝志。廣東清遠縣峽山東。有泡潭。其水流動盤旋。則

白泡浮游。如堆銀浪。又涪州鑑湖上流江心中。有

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種

雲南

卷之七

辛

倚湖小築

石斗在旁。魚現則年豐。按魚有時或現。則亦水紋之類。羅江在羅江縣治東北。兩水相蹙。成羅紋。故名。陝西洋縣北。念佛巖有潭。潭面如碧鏡。每歲五六月。巳午間。忽有泡光出。艷異甚。常時則無有。山堂肆考。南陽府舞陽縣東南二河。南崖有舞水泉。其泉湧躍若舞。故名。四川龍州宜尉司東。泉瀉石崖。噴激如珠。名濺珠泉。一統志。奉恩溪在重慶府南川縣西十餘里。溪上流有色如水銀。形如白蛇者。二溪難上下。人或以為寶劍之精。

水色

人之恒言曰。青山綠水。則水色固綠。又曰。山青水碧。則水色又碧。綠與碧皆形容其色而不可得。而彷彿言之。掬水細視。有何色哉。然天下之水。固有各具一色。而著名者。請為分別言之。使有所考焉。

水之具五色者。述異記。雖渙二水。波五色成文。故名續水。名勝志。秀水在秀水縣麗橋東。值天和景明。水光五色。見之者。秀士多擢第。選人輒笑。遷常人亦獲福利。程縣程江。以其水自程收鄉來。故名。旁有

樂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百花洲。週迴數百步。相傳洲東有五色水。絢爛如錦。名錦江。武閭齊陝路記事。旋夔陵三日。過浣紗河。有浣紗廟。伍胥過秦關。遇此女浣紗河濱。胥囑無言。又叮嚀之。女示胥無恐。投河死。每歲當其沒日。則水泛漲。五色沸騰。湍流竟日。土人不忍飲其水。湖廣當陽縣紫蓋山。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石皆紺色。下出綵水。甘馨異常。見聞錄云。徐文貞公階居近城西隅。潯水曰少湖。因自號焉。當公拜首。溪日少。湖水忽作五色。涌起高八尺。踰兩時始息。

一統志。淞江城內五色泉。相傳葛玄煉丹于此。丹成。覆水中。至今湧泉成五色。郡人士見者。必擢高第。荊州五色潭。水色上浮。或成五色。

水之黃者。莫大于黃河。歷數折入中國。幾遍寰中。元時遣使窮河源。則其初亦清水。後合衆流。混濁成黃。入中國。竟成黃色。若置水于器而澄之。則黃者俱屬沙土。而非其本色耳。慎名山記云。朝鮮金井山。在慶尚道東萊縣北。山頂有石。高可三丈。上有井。圓十五尺。深七寸許。有水常滿。旱不竭。色如黃金。世傳

樂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有一金色魚。乘五色雲從天而下。游泳其中。以此名其山。水經注。黃水出零陵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著靈異。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溪丈方。採得之。故溪水取其名。山川記。吉安府城中。有井出泉二色。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伙粥。甚金色。而且芬香。一統志。天台縣西北有銅溪。其水色黃。狀如銅色。故名。水之赤色者。莊子所云。黃帝遺玄珠于赤水。今則未詳何地。乃寓言無考也。赤水河在貴州畢節道所屬赤水城。南舊名赤。唐武后征雲南。檄文有赤虺。

河卽此。魘與水聲相近耳。源出芒部。經紅土川。東流入川江。每雨漲。水色深赤。故名。前田城山有紅泉。在觀察廟後。水作紅色。林光朝講學之地。山海經。崑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三珠樹出赤水之陰。異苑云。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鰓。異禽。時聞號角聲甚亮。若夫水之變異。見于五行志者。斯則一時作幻。乃災之大。非可常論也。周考王時。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周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後漢安

案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新小案

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元初二年。潁州襄城臨水化爲血。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在城晉國池水皆赤如血。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劉聰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龍奮迅而去。齊東昏侯永元元年。淮水變赤如血。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自建業西至荊州。江水赤如血。顧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國史纂異云。懷州地有月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

案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新小案

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爲懷水。武后長安中。晉州祠水赤如血。唐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晏羣將于舟中。以金盞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貞元十七年。福州細池水赤如血。長慶元年。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潤州汀水赤。凡數日。太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嵯庵小乘云。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一本水異駭觀。天心示徵。乞聖明加意修省。以圖消弭。事祠祭司案呈。本月內。京師喧傳。城河水赤。臣等隨于二十五日。親詣觀看。見西自宣武門外東响關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關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淡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委係異常。相應題請修省云云。四十七年四月中。長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一統志。紅泉在涼州衛城東五十里。水色微紅。又紅水在肅州衛城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下流與黑水白水合。又紅鹽池在山丹衛城南五百里。池產紅鹽。江西紅泉。在南城縣。

第三谷。自砂中流出。色紅。謝靈運賦。訊丹砂于紅泉。  
宋李昉詩。紅流停自靈砂液。溪處應藏九轉丹。

水之紫者。杜陽雜篇云。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  
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國有酒山紫海。酒山之水。味如  
酒。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樅。可以染

衣。其魚龍龜鱉沙石草木無不紫焉。廣東新會縣

大雲山。有龍窟。其下紫水出。宋皇祐間。其水變紫者

旬日。廣西貴縣縣南鬱江之旁有紫泉。無源。偶現

紫色。輒符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為神。洪武元年十

月。已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淡紫。光潔可染。時葉

琛勅諭交趾州守鄒天琦為之頌。又云。其水有兩派。

共出。其出不常。出則有異應。自縣門流下者。必濯賢

守。令或出英俊。縣上流下者。應在僚屬。其水長而狹。

色如紫練。紫泉在鬱林州南二里。舊名濯纓泉。忽

變紫。改今名。橫州學前西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

春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湧出。須流過學前。則

中舉人必多。如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

外。其年中舉者六人。一統志大同有紫河。又陝西

紫水。輒符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為神。洪武元年十

卷之七

庚

倚湖小集

陞州境有紫溪。漢封璽書用武都紫泥。即此水泥也。

水之綠者。一統志。綠水在長沙府醴陵縣學前。其水

湧即汴池。自地脉如絲如霧。用白器入水。酌而澄之。

其水淡綠。可以書。每出則其歲登科者必多。遇雨連

陰則色淡。橫州有綠礬山。出綠泉。多產礬石。福

寧州有藍溪。源出大姥山。每歲入月中。溪水變藍。相

傳太姥染衣。居民候其時。漚藍染帛最佳。上杭縣

南安巖有綠水湖。水色淡綠。相傳定光佛創院。取水

為大緣。西湖志云。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

中。僧曇超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為之撫掌。出泉。遂建

龍王祠。祠前有池。訖許清徹。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

游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傍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

粉投之。亦成綠色。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

水味甚美。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衡州府

城東有鄱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極佳。晉武帝薦

之太尉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鄱醪。耳談云。菴菴溪

水。于橋左。非有山林掩映。而水成菴。菴色湛綠。可

鑑。過橋。淡白大異。范石湖云。眉州城外江。謂之玻

璃。過橋。淡白大異。范石湖云。眉州城外江。謂之玻

卷之七

庚

倚湖小集



黎江冬時水色如玻璃。方夏潦怒。潏漲。則皆黃流。

一統志。河南固始縣有溫泉。在西南山中。其熱如湯。

其色綠。又陝西涇州有碧泉洞。其中水皆青色。四

時長流。味苦不堪食。藍溪在泉州安溪縣南。源發

萬山中。環繞一邑。水溪而碧。故名。長沙湘潭縣西

南有碧泉。天寶間。石巖中泉忽湧出。色按藍。投物水

中皆碧。潯州府城南有淥水。在曠野中。天然怪石

甃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魚。人不敢捕。碧泉

洞在陝西涇州。廢臨涇縣。其中水皆青色。四時長流。

藥書二編 卷之七 末 倘湖小集

味苦不堪食。綠泉在滄州。久視山下。出淥綠水。其

泉一百步。投之金石。終不沉。

水之黑者。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是也。

程石門漢補云。漢張騫言。河有兩源。一出子闐。一出

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之水。赤黃黑青。水

以方異。禹本記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水自積

石三十里。而至龍門。何見其色以方異耶。山海經云。

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禹貢黑水。西河惟

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三危。卽今麗江。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

以蕃西北來。迤邐入于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

按名勝志。瀾滄江在蒙化府城西南五十里。出吐蕃

壁和縣。甸南流。永昌羅岷山。山東至順寧府境。崑崙

山。又東歷景東境。入南海。卽禹貢所稱黑水是矣。迤

西之水。此爲經。蒙氏立國。以此爲四瀆之一。說畧

云。水之在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其入積石河者。乃

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志今輿地

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相

藥書二編 卷之七 末 倘湖小集

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著

爲蠻書。曰。蠻水之南流入南海者有四。曰。區江。曰。西

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其曰麗水。卽古之黑水也。又

西洱河。與漢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古黑

水。祠在益州。然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

禹貢之黑水也。三水小牘云。弋陽郡東南有黑水

河。河渚有黑水將軍祠。梁四公記云。黑谷之北有

漆海。毛羽染之皆黑。廣東始興縣西有墨江。源出

翁源縣界。水黑如墨。韓文公有題墨江詩。蕭縣勝

高之山。山陰有黑鳥。至秋積雨。其中染人衣。卽成黑色。古置黑沙城。名本此。史異云。陳後主。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宋真宗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義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元至正十七年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泊宅篇云。山陰蘭亭有王逸少視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廟御製也。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仲常紀之。珍珠船云。會稽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光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徹。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欺。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皆至御書。七修類稿云。杭州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焉。宋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漳州界有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飲之則瘡病。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素多病。預憂瘡。屬至烏脚溪。使數人負荷之。以物蒙首。恐爲毒水所澆。競暢過。甚忽。隨水中。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疾頓除。無復昔之

樂書上編

卷之七

幸

倚湖小集

東蔡。楊升菴云。黑。吳玄韻。南荒有黑溪水。取其水以塗石。象至輒不去。昆侖取以塗身。卽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游宦紀聞云。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滋如玉。連州太守張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田事。往訪。索僧覺頰而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黑汁。嗟愴不足。因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流。明年舊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橫祖母柩于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數日。泉如故。則水之黑白。又變幻不常如此耳。北轅錄云。盧溝河。卽盧龍也。燕人呼水爲龍。呼黑爲盧。亦謂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箭。松漢記聞。女真卽古肅慎國。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樹之則色微黑。莽丹。目爲混同江。一統志。眞定府定州界有黑水池。溪而不流。俗謂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漢置盧奴縣。又云。平陽府黑山

樂書上編

卷之七

幸

倚湖小集

在浮山縣北亦名牛背。又名烏嶺。其山卽出黑水。亦名滂水。西北流入于海。大同府有黑河在府城西北。又漢中府城固縣西北有黑水。諸葛亮箋云。朝發南鄭。夜宿黑水。又固原州北一百五十里有大黑水。流入黃河。旁有小黑水入焉。黑水源出肅州張掖縣。鷄山又有黑河在鎮彝千戶所城西四里。卽古張掖河。流經石峽口。入居延海。又黑水河在慶陽城西一百三十里。源出大白山。合蒲川。流入寧州界。玄泉在會川衛城東。泉色稍黑。灌漑山田。民獲其利。常以仲春祀之。臨洮有黑水河。寧夏衛有黑水河。四川叙州府城東南有黑水。輿地志謂此水卽禹貢之黑水也。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此水則自西兩樊界流于南廣洞。入于江。名同地異也。周南林墓要云。玄醴騰湧於陰溝。水之白者。江陰張誼宦遊紀聞云。弘治辛酉仲夏二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清。叙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

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蒼鬱。阻不能前。詢之父老。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釋氏通鑑云。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州唐述谷。至是立寺。東谷中有一天寺。常聞鐘聲。人入其山。每逢仙聖。恍惚現寺。東北嶺上出一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一統志。順天府玉泉山東北有玉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爲螭頭。泉從螭口噴出。鳴若雜珮。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漚而爲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湖。爲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又徽州府城南有白水泉。水色如練。又玉泉在濟南新泰縣北二十五里。水色如玉故名。又陝西文縣有白水在城外。源自松州赤磨嶺流下。東北流至縣境。宋陶蒼舒詩。廣溪無際燭鬚眉。過者驚驚不敢窺。爲語世人須具眼。誰知此地有天池。紹興府廣化寺側有白乳泉。其水白如漿。須澄之至清。有白沙如漿粉。棄去取泉烹之。其味甘冽。僧具德住其旁多年。朝夕飲此水。體本瘦弱。後變成肥大之軀面焉。一統志。肅州南城西南二十里有白水。下流與紅水黑水合。江

西新淦縣玉筍山白乳泉舊傳梅真人修煉于此有泉出石竇潔白如乳又玉泉在龍泉縣東南亂山中有泉出石罅潔白如玉新昌縣西乳泉其水五色光瑩白者如乳瑞應圖白泉泉色白自山山澤人君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使人長壽易乾鑿度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

湖廣靖州紫井在永興縣北其泉紫色重于他水銅

壺漏取此水以定時刻唐德宗貞元四年自陝至

卷之七 詩 倚湖小築

河陰河水黑流入汴至汴州城下一宿而復

### 相馬

相馬之法載于馬經其骨骼毛色面目身蹄稟受不同良駑亦異此自有專門能辨之矣而九方臯之于馬得之于牝牡驪黃之外古人有云相馬失之瘦僧支公亦云吾賞其神駿然則相馬固自有別法耶水東日記云邊塞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驟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國事類記云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每歲共納馬二萬匹馬毛秘色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為無病少粘者則有病文獻通考云漢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輜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髦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馬授傳銅馬相法曰水火

卷之七 詩 倚湖小築

欲分明水火在鼻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脉本欲起。肝腹欲開。脉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古之龍馬。旋毛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白圈皆陽左旋。圈微黑皆陰右旋。上而向下。下而向上。左而右。右而左。上下左右。黑白順逆。一一分明。所以成變化。此古之龍馬為靈物也。他馬則不然。他馬亦有旋毛。如上下左右向之順者為善。其反背橫差皆惡也。旋毛在上在左者為陽。向下向右者陽數順也。在下在右者屬陰。向上向左者陰逆也。逆者陰順之謂。非違逆也。凡旋毛自上向下。下向上。左向右。右向左者為善。旋上不下。下不向上。左不向右。右不向左。又或左右縱而向上向下。上下橫而向左向右。參差不一為惡。旋惡旋粗逆易見。善旋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也。凡馬初生無毛者良。骨角雙生者良。體無旋毛。遠看大。近看小者良。旋毛

細膩溫解者良。邊外畜馬之法。凡馬至秋高則其肥。于此而急馳驟。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廕未實也。必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踴躑躅。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齧草。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曉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堅。其臂大而實。向之青草虛廕。至此皆堅實凝聚。即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即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若邊內人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驥驥不御。有以也。珍珠筋云。相馬經目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書蕉云。相馬經言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蘭筋堅者千里馬。膝如團。趨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齊民要術云。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

心大心大則獲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脾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肉致肥欲得見其骨謂頭顱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馬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乃有一耳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蒙造傳錄云塞外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

養書上編 卷之七 手 倚湖小集

齒也千馬為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剪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因勞累要云相馬法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明脊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色膝骨欲得圓而長耳欲從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先除三羸五驚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

腹二羸小頭大蹄三羸五驚者大頭緩耳一驚長項不折二驚上短下長三驚大脰短脅四驚淺觀薄髀為五驚呂覽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忘相目衛忌相髀許鄙相尻及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腹肋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其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集異記寧王方宴賓客諸馬牙趙神奴詣呈二馬寧王即于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

養書上編 卷之七 手 倚湖小集

相上下寧王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欣然如言付錢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于籍者曰此馬緩急百回蹄下不起纖塵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

龍降之應

輟耕錄云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駕幸城東馬橋上。白龍挂。有風怪雨。天黑暗。若溪夜。然壤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二。萬瓦亂飛。溪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之繁華如一夢也。朝野紀畧云。正德年中。夏有龍墮于陝西乾州。長數十丈。目光如火。開闔閃閃。可畏。四足據地而行。五里許。得井水飛去。既而其村多疫。殆不祥也。文獻通考云。梁天監三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鬪。噴霧數里。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普通五年六月。龍鬪于曲阿王陵。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折開數十丈。至太清元年。豫州水中又有龍鬪。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兩。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俄而難。帝以憂崩。程史云。金國僖宗。宣統十年。夏。帝巡幸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宣大懼。以。

卷之七

倚湖小集

不祥。欲厭禳之。左右以為當肆赦。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以為漢兒。皆我主上。釋之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子。小子為小孩兒。宣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勢其口。諫而臨之。其年宣被弒。亮初登位。赦文暴其惡。引及此事。梁元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山。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遭禍。

卷之七

倚湖小集

龍吟之應

名勝志云唐薛令之居靈谷草堂在福安城山中嘗聞龍吟之聲後登神龍二年進上開元中累補左補缺太子侍講卽題朝日上國圖之詩者也 靈怪集云太尉房琯嘗修學終南山谷中聞忽聞石鼓銅器之聲蓋未之前聞也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琯望之冉冉雲氣瀰漫果驟雨自爾再聞徵驗不差後將金鉢憂之爲僞龍吟云 寰宇記云天統三年行臺右丞盧潛屯兵于皖于時龍鳴城內潛以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僧昇嵩鐔津集云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姚道姑舍姑異人也留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脊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鐘者數百初怪此非有鐘可聲以問道姑姑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于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氣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卽下之而還不樂家居鄉人神之遂結精廬于山中自少精潔齋戒頗逆道人問吉凶多驗今年六十不復道吉凶事處高華寺前妙法蓮花經數萬言

樂書上編

卷之七

聖

湖小築

日夜必數呖吾嘗問其所以授經曰姬少時嘗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姬耳故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

謝東山云難足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

入城者 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

吹角爲龍吟御之 吹角似龍吟又 廣東名勝志云

化州之州庭左有石微露出地謂之龍首州治後有

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每夜靜龍首多鳴吼聲頻登而

洪大特甚隋開皇間置石龍縣者以此今者入州至

弘治間石龍鳴三日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弘治

樂書上編

卷之七

聖

湖小築

間爲太平宰相



降生之瑞

朝野紀畧商輅父名仲宜爲嚴州府吏輅生時太守夜間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翼旦問羣吏家夜間有何事羣吏云商仲宜生一子太守曰此子必貴非尋常人宜善撫之是日適有以宋馮文簡京中三元記餽之後輅竟中三元入相云王鳳洲作嚴相傳云嚴嵩父爲藩司吏其婦方舞而有光起屏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繆繡錢布以贈之後卒爲權相二人者其生時之有光同其入相同而一賢一奸薰猶迥別豈造物止標其入相之瑞而不究其終局耶又鄒康靖公幹乃少詹事鄒濟之子也魯杭人幹在姪時濟爲春坊庶子英廟一夕有夢召曰者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也上問廷臣濟對曰臣婦夜生一子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幹後歷官禮部尚書彼二人爲宰相初生時見其兆于藩司鄒伯鄒幹終于尚書何至初生時見其兆于帝王耶閩書泉州府治舊時皆在雲山之麓宋韓國華爲守忠獻魏公寔生于此公生時治前榕樹悉花花如舉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故今猶尚在 春渚記聞云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

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亟令密集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欲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以爲非常器也陳眉公見聞錄云太原王相公諱錫始生冷無氣母驚謂已死有隣姬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臥胞生者吾能治之當活後必富貴但不免多病累阿奴耳起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摺其背百餘下逾時嚏下而醒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秘笈云李筌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如產男女悉取至筌視十餘輩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得牧羊胡婦一子李慘然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不可曰胡雖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異者胡雖卽安祿山也蜀楊州刺史王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南唐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張夢傳呼北平王來歸生時紫氣滿室人

中記胡災夫人翁氏。密州司戶探之女也。生之前一  
夕。其祖殿撰夢有通謁者曰。吾發女星也。當生君家。  
翼日而翁氏生。紅光滿室。殿撰曰。此必清貴而壽者  
也。長歸于寅。以婦德聞。見玄孫者三。封太原寧郡太  
夫人。後漢書。應軀生四子。神光照社。或曰天符也。  
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生喜。雙光若飛流。竊  
堂良久乃散。十國春秋。唐乾寧三年丙辰。狀元沈  
亞之。字。已甫。閩人。松初生時。有大蛇墜榻前。引首注視。  
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雷震。填浴盤。人咸異  
之。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知貢舉。登進士第者二  
十五人。松與焉。已而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  
象秘書監馮涯覆試。凡落十人。松再入選。後松與羅  
隱從事浙江幕下。王公出妓。衆稱殊麗。便似嫦娥。松  
曰。嫦娥甚陋。如何。及此。王公驚曰。書記識嫦娥否。曰。  
松常兩度到月宮。何爲不識。松蓋以是諷隱云。

梁書二編

卷之七

梁書二編

梁顥詩

他書有考而未證

何文肅喬新題梁顥墓云。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秘  
書。卒年五十。子固亦登第。爲執政。名載宋史。而好事  
者相傳謂八十二舉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者。詩以  
訂之。詩曰。四十登科五十二。史官還載秘書梁。誰將  
鶴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故應多訛耳。子  
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爲對泉臺笑幾場。  
予按宋永亨搜採異聞錄云。陳正德。遷濟開覽。梁顥  
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云。皓首窮經。  
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  
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卒以爲口實。予以  
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  
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  
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  
遇。中途夭折。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遷濟  
之妾不待攻也。又按朝野雜記。考少年狀元。則梁內  
翰。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年二十三。雍熙二年  
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却年二十。則四十二而卒。與

梁書二編

卷之七

梁書二編

與開錄符合其所謂國史。乃宋時之史也。若元時所定之宋史。則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舉年九十。則又據其八十二歲中甲科之說而推衍之也。然雍熙乙酉至景德甲辰。已閱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第。至卒時又該年一百零二歲矣。不若二十三歲中甲科。四十二歲而卒之為確。何文肅亦漢于考古者。四十登科五十二又從何証據乎。按顥子梁固。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顥器重之。以蔭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元年。讓前命。舉服勤詞學科。以祥符二年已酉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幼子梁適字賢仲。少孤。常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更舉進士。官至樞密副使。進同平章事。宋呂希哲傳講雜記云。翰林梁狀元顥。卯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為郡官。見其有異于子人。定目看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讀書耶。曰。亦就學。曾學對屬否。曰。其師常教之。但不識其能否。指壁間曰。此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鵲鵲能言。爭似鳳。願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鵲。畢驚異。延之家塾教養之。卒成大名。

東坡詩集

卷之七

東坡

倚湖小集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浩翁

名勝志云。白樂天為蜀忠州刺史。于東坡種花。東瀾種柳。勝覽云。東坡在南賓郡園有亭。名東亭。樂天詩。綠樹為朋友。紅蕉當笑人。又何處懸愁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漫。野桃山杏木林檎。諸子瞻東坡之號。實始于此。其序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大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爾同也。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慈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屬形詩。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屬直盡言。與人下情。于物無着。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閩書云。建陽玉坑山考亭在其麓。謂之考亭者。唐黃端蓀父于此。名其亭曰望考亭。以望先隴也。端公之父為故唐禮部尚書。宋朱韋齋遊此。愛其溪山清遠。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文公成先志。自崇安潭溪徙築。時年六十一矣。越年學徒益盛。廣而居之。名精舍曰竹林。後更改曰濬洲。前作

東坡詩集

卷之七

東坡

倚湖小集

孔子燕居廟。扁堂中和。中奉孔聖。配以顏曾思孟。廡  
壁畫周濂溪。程明道。伊川。邵康節。張橫渠。司馬涑水。  
六先生像。後增李延平。爲七賢。文公與門徒晨夕禮  
拜。而自居其右。周垣之旁。若廟祝然。其尊奉聖道。可  
謂至矣。中和堂聯曰。道迷先聖統。學誤遠方來。則其  
自任之重。若有不得而辭者。按黃端公名子稜。字  
元威。洛陽人。隨父入閩。累官侍御史。居建陽之東觀。  
山有詩云。青衫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  
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愛日齋叢抄云。山

集書二編

卷之七

手

倚湖小集

谷諱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州耆舊傳。廣陵有  
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  
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唐書陸龜蒙傳。時  
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  
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爲證。然則涪翁之  
稱。蓋連山谷而五矣。



聲氣

沈作誥寓簡云。凡人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耳。目。未  
嘗少休也。惟鼻止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寐寢  
則耳目之用皆暫止。而鼻之出入獨無異于晝。同話  
錄云。聲者氣之精粹也。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  
之間。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  
鬼神。樂能洽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閩書宋  
福清林萬頃字叔度。始解春秋易。陳藻不善也。及見  
其解。同聲相應。章曰。當北面矣。萬頃解曰。盤絲吐而  
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鐵。琥珀  
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  
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  
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龍自下而上。應者  
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  
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蠡海集  
云。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  
矣。其故何也。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  
則質爲之損也。席上腐談云。素問言。升降出入。無

集書二編

卷之七

手

倚湖小集

器不有註云。壁窓戶牖。兩面伺之。皆乘來氣衝擊于  
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  
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拾土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  
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頃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  
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  
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  
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  
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拾其竅。則水不滴。放  
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  
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  
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仇池筆記云。晉方  
技傳有韋虛者。有道術。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  
虛療之。去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荷  
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舍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  
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  
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  
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  
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于華

集書二編

卷之七

圭

倚瀟小築

岳山下云。獨異志云。王鏐爲辛京杲下偏禪。杲時  
帥長沙。甚易之一日。擊毬馳逐。旣酣。鏐仰天呵氣高  
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  
之。鏐終爲將相。雲溪友議云。李筌郎中爲荆南節  
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旣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  
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之制在氣。經年憤然  
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所謂玄龜食蟻。黃腹  
服虎。飛鼠斷復。狼犴嚙鶴。以小服大。皆以氣制之也。  
此烏衣之旨。而筌通其意。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  
留侯復生也。經祖堂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  
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階聲。雪洒窓聲。煎茶聲。作  
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王氏彙  
苑。漢武帝駕出。驛馬都尉。來奏見於渭橋。上見炎頭  
上有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  
道術。朔曰。此君有陰陽之術。

集書二編

卷之七

圭

倚瀟小築

秦將

秦時火燔詩書。禁令甚嚴。至漢初其禁未弛。故一時忠義豪傑之上。多有湮沒不傳者。于以見焚書之罪大也。予于己卯年。以赴試應天。行至鎮江辛豐。停船入辛君廟。廟有宋人碑記云。辛君諱翼。字大鵬。韓人。秦時結客。欲為韓報仇。而不果。後追叛賊至此。遇紫虛真人。遂修道。漢時以壽終。至隋開河。而其塚中顯靈。故祠于此。祀之至今。名勝志云。山東膠州栢蘭將軍廟。史逸其姓名。秦將也。韓信下齊。追田橫。假道于栢蘭。栢蘭不忍倍齊。與信拒力戰而死。輟耕錄至正丙申歲大旱。蕭山有方士陳希微禱雨于武祐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爾。歷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我焉無聞。故以相告耳。至今人呼為厲將軍廟。又謂之北嶺將軍。正名為武祐廟也。劉誠意伯基記云。北嶺將軍為神甚靈。能祛疫厲。作雲雨。有祈必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其舟將渡江。吏民大恐怖。相

秦書一編

卷之七

事

倚湖小築

卷之七

事

倚湖小築

率府于神。比冠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眾。乃止不敢渡。冠平知越州劉幹上其績于朝。賜額曰武祐廟。後封顯應侯。元至正十二年。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為空。主簿趙君誠至縣甫入日。即往西與募民禦寇。而沿江守兵單弱。無賴子競起剽劫。應寇。衆恟懼。君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乃分遣捕誅無賴之剽劫者。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壁。寇欲渡時。冠以故畏懼無東心。寇退。邑人皆德趙君。而君歸。功于神。明年夏大旱。君往禱。輒得雨。元統甲戌之春。天大雨雹。廟毀。惟神所居室獨存。君乃與邑人維新其廟焉。小小靈岳祠在姚州府城西北。小小莊。蹻之將也。從蹻定滇中。戰死于此。蒙氏立廟祀之。紀畧云。石氏名固。秦之將也。生于額。沒而為神。今四方所為江東廟者。吳楊普嘗署為昭聖王。宋封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易為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為聖濟。宋額縣尉傅煒嘗為撰籤詞百章。今乃移其籤詞于關神者。洪武

太祖欲伐江東廟前一樹爲桅竿。卜于江東神得籤云。世間莫物皆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太祖怒。以其籤筒置于關神之前。曰。此籤詞當助靈關眞君耳。故本朝卜于關神。以此詞決焉。按江東神。漢高六年賴陰侯灌嬰討南粵。神報以克捷之期。唐大中元年。里人行禱有奇徵。宋元祐間。夏旱。洎火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孟太后駐蹕于額。金人深入至皂口。彷彿視神兵甚衆。乃旋免。都統制李珣。叛兵山寇皆其黨。書王緒。卷之七。 倚湖小築

陰翊之力。今處處祠祀之。宋景濂有碑記。淮南子。始皇剽粵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鍾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安縣有靈渠。亦名秦鑿渠。始皇命屠睢伐越。史。祿轉餉。乃自零陵上流鑿渠。至桂林渠內。置斗門三十六所。每斗門間之。以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甌而下。既通舟楫。又利灌溉。號爲靈渠。梅錫基。在餘干縣之梅港。鄱陽吳芮秦時爲郡陽。銅其神。

也。後隨芮入漢。爲長沙王。一瑯環記引賈子說林云。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吟詠。隴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裏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蠶秦弱諸侯之策。言甚溪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匍匐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姓名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此亦秦人與蘓秦。似至其散財與宗黨。則未聞蘓秦曾有此舉也。士而非將。然可傳而史失焉。故併誌之。



歷代田名各異

弄田名田分田民田  
華田代田愛田王田

漢書昭帝紀上耕于鉤盾弄田。注弄田在未央宮中。謂遊晏之田。天子所戲弄也。鉤盾官者近署。昭帝幼卽位。故往試耕爲戲弄。哀帝紀諸侯王得名田。國中列侯公主得名田。縣道吏民名田無得過三十頃。買人皆不得名田爲吏。注名田私置田也。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注分田謂貧人無田而耕種富人田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貸富人田也。劫謂劫奪其稅也。羣談錄餘云按文獻通考言唐始使民得立券自買其田。遂有私田。此說亦未深考。如蕭何買民田自污。貢禹被召之日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自漢以來有矣。倘湖樵人曰不必始于漢也。春秋時顏子所謂負郭之田。戰國時蘓季子所謂使我有洛陽之田二頃。王剪發兵廣求田宅。豈非所謂私田而民田哉。升庵詩話云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華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漢書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

樂書上編

卷之七

義

倘湖小集

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代處故曰代田師古云代易也是時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漢書秦

孝公用商鞅制轅田。註云轅爰同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隣里鄉黨先是哀帝年間師丹建言請行限田之法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犯者沒入官其制雖定亦寢不行至新莽時有王田之舉行三年而罷。後魏孝文太和九年間因李安世之請行均田之制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成事者謂之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夾漈鄭氏曰觀其所受者露田而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

樂書上編

卷之七

義

倘湖小集



虛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宋皇祐治平間。歐陽修言。秘書丞孫林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諒。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請于毫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埽。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柵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今所方之田爲正。元豐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搔擾。詔罷方田。崇寧三年。蔡京請復行方田。從之。按周禮于田有各別之名。載師則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註云。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有官者其

樂書上編

卷之七

李

備湖小築

家所受田也。午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賈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碧里。雜存云。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仞。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畝。通計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樂書上編

卷之七

李

備湖小築



五經應試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三十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爾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取中。迨墨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請。命特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于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榮巖貞默。慈谿馮眉仙元應。皆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

書

卷之七

七

倚湖小

儒家測數

閩書。蔡季通爲堂于象巖山。曰顓慶。讀書其中。紹興辛巳。季通于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未有數數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噓。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某也。至建陽訪蔡家。請見顓慶堂。推演詩。不覺悚然。卽捐俸爲建傳心堂。救國雜記云。朱晦菴先生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于世。求訪其子孫。于是九世孫庭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此墓在。洞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亦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幾堅志云。昭州。今平。郡國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不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于徐師川。徐前未得。有范某爲易曰。清輝已揭榜。而師川來謂李。

書

卷之七

七

倚湖小

視積穢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滌之乃此亭也  
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天繪取其景物自然  
也後其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者  
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元史陸文圭字子方江陰  
人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元延  
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惠  
南學者皆師宗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  
果行卒年八十五一日語門人曰吾州二十年後必  
有兵變吾死當壅不食之地勿封樹使人不知吾墓  
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

卷之七

七

倚闌小築

診夫知妻壅子蔭父

古人言夫壽覬于其妻父祿卜于其子此言骨肉一  
氣婦不當婦則夫應延算子不當食則父猶受祿理  
之可通若夫診脉則相其一身之血氣盈耗耳夫之  
脉何預于妻名賢錄云紹興間邢氏以醫名于杭術  
業甚奇時韓侂胄知閣門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  
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報曰恐未必可相  
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誕妄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  
甫數月而報卒又宋棣字彥誠鄞人靖康初逃難于  
高巖得石匣有書一劄一印自是知役鬼治病之術  
最異者能追覓診脉人有病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  
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吞符亦安是則診夫而  
知其妻世蓋有其術矣夫春至于山栗芽于室銅山  
西崩洛鍾東應言一氣之相通也故祖父遺鬼藏于  
名山大川銷風納水而子孫受其福報古來聖賢不  
廢其說也若夫壅子則何能反蔭其父哉戎幕閒談  
唐有僧泓師善陰陽術數與章安石善嘗語安石曰  
貧道近于鳳樓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

勞。墓此地者必累世爲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視地。所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爲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日潛游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泓曰。國夫人識達。非貪道所及。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紹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卽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紹竟買其地。墓中殤男。紹後爲太常卿。禮儀使。卒官。是則墓子而蔭其父。世蓋又

有其術矣。名賢錄又云。明奉化吳國材。相術巧中。遠游歸訪縣故舊。值不在。其孫開肆。乃索筆爲書。紙留而去。祖歸。孫曰。頃有吳翁留書。祖啓視之。曰。此吳國材先生也。風鑒入神。久遊始回。書中云。相汝色。汝婦當有粉骨碎身之禍。其慎之。及期。婢婦晏坐新室。竟日不出。抵暮。食既至。期啓檻取水。虎爪之入山。以食。按國材卽袁廷玉珙之師。此乃相夫而知其妻者矣。清波雜誌云。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脈。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溪不然。

卷之七

李

李

倚湖小錄

之。明年勞果登第。終自矜語。請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于君之脉。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南史梁丁貴嬪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問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夫墓丁貴嬪。而曰于帝吉。則又是妻妻而欲蔭及夫矣。王行甫云。寧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一見卽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龍川功封寧遠伯。夫人封一品。朝野僉載。唐杭州刺史裴微。疾甚。錢塘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無慮。夫人須崇福以禳。夫人問禳法。曰。娶二姬。厭之。出三年。厄過。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無病。何禳爲。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其年夫人死。更娶二姬。

卷之七

李

李

倚湖小錄

頂日按月

古人取日虞淵及扶輪之說。不過取其意而言之耳。揮戈逐日。蓋屬誕妄。至于嫦娥奔月。渺茫無稽。并月宮遨遊。梯天取月。亦歸妖幻。可以付之不論。獨庚巳篇云。楊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壇于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留滯凡數月。常于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然則太陽果有人頂之而出者耶。快雪齋漫錄云。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常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然則太陰之在天。果有挨之而過者耶。天中記。羲和東方二國。名曰所由。過處每日出二國人爲御。推而升太虛。然則趙馬兒所見。豈卽此耶。宣室志。周生有道術。中秋夜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中。因取筭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取此月。俄以手舉月。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入肌膚。長慶山人楊隱之。

彙書上編

卷之七

宋

倚湖小錄

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士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貼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視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說。明如張燭。宣室志云。長慶中有王先生者。弘農晦之。聞其有術。往謁焉。王留之宿。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謂之曰。汝爲我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之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于垣上。忽月光洞然一室。毫髮盡辨。晦之驚嘆不測。酉陽雜俎云。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迷歸路。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見一人枕一襪物方眠。因就問之。其人笑曰。汝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取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可一生無病。乃指一支徑示之。言已不見。又月中有桂。有蟾蜍。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彙書上編

卷之七

宋

倚湖小錄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漁者

順遜國有滄樹。晝開夜合。名曰夜合。亦云有情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不遠。晝開夜合。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李翺何首烏傳云。何首烏順州南河縣人。祖名能嗣。又名延秀。能嗣本名田兒。生而閹弱。年五十八。無妻子。嘗慕道術。隨師在山。一日醉臥山野。忽見有藤二株。相去三尺。

藥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餘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兒驚訝其異。至日遂採其根歸。問諸人無識者。有山老曰。子既無嗣。其藤乃異。此恐是神仙之藥。何不服之。遂取其根。杵爲末。空心酒服一錢。七七日而思人道。數月似強健。因此常服。又加至二錢。經年舊疾皆痊。髮烏容少。十年之內。卽生數男。乃改名能嗣。又與其子延秀服。皆壽百六十歲。延秀生首烏。首烏亦服藥。生數子。年百三十歲。此藥名交藤。亦名夜合。有赤白二種。赤者雄。苗色黃白。白者雌。苗色黃赤。寧康人濠有方士獻。

藥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中術者用一石卵。佩衣帶間。香氣氤結。經月不散。自是容止無度。嬾御苦之。潛投石卵在沼中。轉問竟無覓所。方士言取海鶴來。跡之可得。俄一鶴警至。迴翔似有覓。忽沉沼。斲石而去。庶人驚悵。尋寃所以。方士曰。此石海鶴精也。海鶴恒孤飛雲表。俯瞰海流。照見其影。以爲已雌。驟下追逐。頤頤之間。不覺精墮。化爲石。佩者御女。惟意所如。非術致海鶴。不能得耳。漱石閒談云。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棲。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范石湖虞衡志云。山獼出廣之宜州溪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掃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化獸皆避去。獼無偶。則抱木而枯。淫女春時成羣入山採物。獼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枚值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啊齋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方士多以貝璞猴胎偽造。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趨然而動。蓋氣所感也。拾遺記云。

日南國有潘泉男女飲之則活其水甘軟。名勝志云瑞州府新昌縣洞山寺水口有夜合石高丈餘土人謂二石夜間常合爲一。四川寧番衛外金川堡係威龍州地有公母石志云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日復合土人呼爲公母石猶言翁姥也。菽園雜記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于是版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莫究所以以獻平江伯陳公銳珍藏之。

名勝志云雲南廣南府小孟貢江產鮐魚食之日御

書上編卷之七 七 備湖小集

百女姦性極淫無論貴賤有數妻不如忌春渚記

聞蕭注從狄殿前破洞蠻也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

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奉也藉以銀盤中置玉孟以

玉筋撈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一

錢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祇鹽而龍死其

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

家云

龍虎助軍威

諸葛武侯八陣有龍虎鳥蛇之目蓋按其象而爲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令軍士排列變化其中非真有江海之龍山岡之虎可得而驅使之如胡僧咒雨道士行符作百端怪幻者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索隱云周禮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漢書王莽末巨毋霸出師驅虎豹犀象諸猛獸以從昆陽之戰師崩衆潰虎豹爲之股栗此

則真以虎豹爲兵而虎豹亦莫救兵之敗予考史得

數事焉洛宮故事云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洲侯景

渡江南郡朱元英往問之法和曰果熟時不掠自落

檀越但待候景熟無勞問也景遣任約冠江陵法和

出詣相東自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

二日使發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

人俗常所祈禱自法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

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

沿流而下約軍一里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

軍之龍甚是踴躍。即攻之。縱火舫于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即反。約衆皆見梁軍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寔是賊標。今日何不自標下求賊。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繞出鼻。遂擒之。按此所言。彼龍吾軍之龍。意即軍中之氣如龍耳。尚非真龍也。南史梁武帝起兵。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遂至進逼建

叢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築

康東昏爲其下所殺。以黃油裹首送軍。名賢錄云。陳祚明三年。隋師濟江。陳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舳舻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以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繼而隋軍屢捷。獲陳軍上首不數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于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作。雲霧晦

曉。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一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華陽國志云。武帝通博南山度瀾滄水。以取哀牢地。置不韋縣。而哀牢轉衰。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扈栗遣兵乘箬船南攻鹿麥。時鹿麥弱。將就擒。會天大震。雷疾風雨。水爲逆流。箬船沉沒。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麥。鹿麥王逆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跑而食之。哀牢大驚怖。扈栗謀諸耆叟曰。哀牢略微。自來不如此。今輒被天誅。將中國

叢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築

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也。二十七年。遣使詣越雋太守鄭鴻言。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地爲西部屬國。以王爲君長。此二事。則真龍虎之助軍威者也。唐書哥舒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于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文獻通考云。陳武帝討侯景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色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宋太祖從周世祖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中向太祖奮躍。識者爲



異此皆龍之助軍威者也。裴松之引世語曰：曹大祖攻張魯，魯欲降。其弟張衡橫山築陽平城以拒師。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譙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返。衛雖不同。偏傍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其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此又野麋之助軍威。不獨龍虎矣。晉書載記：呂光征西域。焉耆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驍從城外。人

集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光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如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照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出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戰于城

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楊升菴云：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閩書云：五代時建寧陳誨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曰阿鐵。初爲王延政裨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走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因自歸于唐。將查文徽用爲戰棹指揮使。領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戰敗。諸營皆潰。死者萬計。案

集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算。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數表其能。授劍州刺史。譏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卽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壞。乃以木爲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遂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以功遷建州節度使。進侍中。此又借木龍以助軍威者矣。北夢瑣言云：福建道以海口黃碕所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王審知與

欲制置憚于力役。乾寧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子許助開鑿。因命判官劉山甫前往設祭。且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震懼。山甫乃懟于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長千百丈。凡三日風雷止。辨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子逃聞奇錄云。唐太宗少時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土雲氣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南史王僧辨討侯景。發江州至益口。與陳武帝會于白茅洲。盟而飲。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落衿及餐。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自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諸從此逝。言訖風止。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剪勝野聞云。太祖在滁常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其渠。

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宣驗記。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資產。逐入浮屠。擄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齧。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抄掠。皆棄而走。然則蟲類亦有能殺賊者。又按拾遺記。周武王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土舟。因以鳥書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蜂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可不謂之蜂助軍威乎。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城。西沙磧正路有堆阜。並鼠壤墳也。此沙磧中鼠大如鼯。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爲從。昔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瞿薩旦那王率數萬衆。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無所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詣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王夢大鼠謂曰。敬欲相助。願早治。

兵王知靈祐遂整戎馬未明掩襲匈奴方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縋凡厥帶係鼠皆嚙斷于是殺其將殲其兵匈奴震懾王感鼠恩建祠設祭奕世相承此又鼠助軍威之一異也震澤事苑楚王敗于震澤遇羣鹿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鹿入大谷谷無他道將令弓弩並發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跪王前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與族類盡困於此谷中王如盡取之則我族滅絕無遺類願大王憫而釋之今後日獻一鹿大王可長享而我類不殲絕也

樂書初編 卷之七 李 倚湖小集

王異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跳躍而往嗚呼其群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三年王崩而止青瑣高議云此楚元王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管見鹿跡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敘其報恩曲折乃立廟以旌其德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曰仁鹿廟此又鹿助軍威之一異也宋書胡濟從宋高祖為散騎侍郎參軍事從征鮮卑破其所聚臨朐城賊還保固未拔一卒佐史並集忽有鳥

大如鷲蒼色飛入高祖帳裏眾皆駭愕以為不祥蕭起賀曰蒼黑者胡人之色胡人歸我大吉之祥也明且攻城陷之十國春秋南唐唐柴克宏當元宗時吳越侵常州命克宏為石衛將軍往救之時常州有隋將陳杲仁廟夜夢杲仁見告曰吾帥陰兵助公及戰有二黑棒衝突吳越兵輒披靡克宏勒兵繼進大破之賊甚眾奏封杲仁為武烈大帝

樂書初編

卷之七

李

倚湖小集

漢晉人行服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殷詡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上不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其于父母之喪抑何忍也又考之楊仁爲什加令行兄喪去官黜去適太常以弟服去職陳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此三人于兄弟姊妹之喪又何厚也其三人自行之與抑功令然與

樂書上編 卷之七 全 倚湖小集

既云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喪則公卿刺史二千石以下皆行三年喪可知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之喪而公卿刺史二千石以下者槩行兄弟姊妹之喪是還何禮耶楊雄傳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後漢書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傳咸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殯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便行楊駿造急詔媚

之微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此乃同堂兄弟之喪也而乃謹嚴如此又晉劉隗爲丞相司直委以刑憲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愷等同會隗奏曰夫婦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有三年之喪既除而晏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朝晏暮禪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顏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

樂書上編 卷之七 全 倚湖小集

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此皆叔父叔母及妻之喪而皆謹嚴如此若鄉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相飭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吾自飢困以兄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願間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庶苦心喪三年此則恩同于父母非常情之比三年而又止心喪得其中矣通志畧云漢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遠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之者貴之矣。後漢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開舉將喪棄官歸。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魏王朗師事楊賜卒棄官行服。郭禹師事郭荷。荷卒禹服斬居廬。按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史記孔子墓魯城北泗上。弟子三年心喪。宣爲丞相弟修爲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持服行服。兄弟繇是不和。漢議郎韋義貶刺竇氏久抑不遷以兄喪去。

卷之七

七

七

七

禽獸之蟄

龍蛇蟲豸皆有所蟄。若羽毛之族則不然。至冬則各生細毛以自溫。故尚書云鳥獸氄毛。顧乃有不盡爾者。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于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則鴛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李時珍云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立春後則鳴轉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人或畜之。冬月則死。又燕營巢避戊巳。日春社來。秋社去。其來也啗泥巢于屋宇之下。其去也伏氣蟄于窟穴之中。俗謂其渡海者。謬談也。或云燕蟄于井底。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

卷之七

七

七

七

李時珍曰熊如大豕而豎目人足。黑色春夏臃肥時皮厚筋弩。每升木引氣或墮地自快。俗呼跌臃。卽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冬月蟄時不食。飢則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陶弘景曰熊脂卽熊白。乃背上肪色白如玉味甚美。寒月則有夏月則無。然則此脂亦因其蟄而生耳。詩義云熊冬入穴而蟄至春始出。後潛上。

伏不度越阡陌。又山海經。獫狁山有橐肥狀如梟人面一足。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然則他物之蟄以冬。而此二物獨以夏蟄。為尤異耳。山海經。竟光山有猾褊。狀如人面。黿鬚。穴居而冬蟄。抵山之水有熊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羽在鰭下。首如留牛。冬死夏生。近有流人述所聞見云。傳聞寧公臺外有一國人。至冬則穴土而藏。不食不動。至驚蟄後始食動如常。則人亦有蟄焉者。不獨禽獸也。博物志云。無啓國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為人。細民國人死其所不朽。百年化為人。皆穴若處二國同。類魏門廣。廣云。三蠻國。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者埋之。心肝肺皆不朽。百年復化為人。此竟以百年為蟄。益荒唐難稽矣。

雜書上編

卷之七

全

倚湖小集

護堤侯

吾邑有神曰張六五。相公。凡江湖河海。並著靈異。予已祀禱之甚虔。紹興府中。浙江省中。巡邏而達于燕都。莫不廟貌崇煥。香火輻輳。士民奔趨。恍惚有靈。禦勝降之感焉。省志云。神諱亮。府志云。神名夏。皆未之詳考者也。按邑志。載王多吉集。張氏先塋碑記云。吳越王時。刑部尚書張亮。厥後一傳護堤侯十一稅院。襲為長山海神。則前行六五者。即指十一言也。是神乃亮之裔。而非即亮也。予嘗取神之子孫藏有宋時勅書。雖絹素塵朽。而字墨昭然。可讀。神果名六五。而非亮。亦非夏也。夏則宋時已有祠祀。勅封。豈與六五相公為一人哉。宋葉祐翁四朝見聞錄云。張目封廟號昭。即景祐中。張夏出為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里。以防江湖之患。既成。州人感夏之功。廢曆中。廟于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贈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二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

雜書二編

卷之七

全

倚湖小集

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湖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既憤盡抱所書墳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寓所感夢繼是修江者始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之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工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惡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意當何如是尚得生名之智歟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侯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謬矣清波雜誌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之木至卽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得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楓窓小牘云杭州江隄築自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湖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强弩數百射之潮水爲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竟佐議累木爲岸實土薪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波從之其後踰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符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堤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賴于錢氏景祐中工部侍郎張夏爲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鑑言潮爲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顧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夏修石堤成增石塘凡九十四丈按張之子孫所藏勅書一道稱神爲六五太尉一爲理宗淳佑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神爲顯應侯其言有爾生有奇證學精行誠發粟以活饑出力以濟婚喪族黨歸德閭里稱仁常言死當爲食民之不忘相與尸祝之水旱疾厲應禱如響江爲患達祠水泔隄岸以固等語一爲度宗咸淳四年十月八日封神爲護隄侯其言有頃潮臨江岸糜爛官金錢畚土籠石以捍之包凌民田廢其政祀越人惟神之求鉅役始爲就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估計臣立石記功以浙壤農而宜稼。賈而利涉。廟以英濟稱舊矣。陰陽之運江海之態無窮。爾能闡其間。遂民之願。非英姿義概弘以用物能然耶。等語。然則神之德行動蹟。載于二勅中者。皆當時之實錄。世俗所傳怪怪奇奇之事。願屬無稽。

卷之七

卷之七

公九

倚湖小築



分界

括地志云。欽州馬援征交趾。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名勝志云。洱河遶太和縣城西南。由石穴中出。東所分水崖。巖如斧。割漁人謂自岸下水為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即返。萌渚嶠在寧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為界。水南北分流。圖書大田縣有分流。泉陽年流右。陰年流左。名山記。解州有分雲嶺。雲至此東西兩分。圖經。閩尤溪縣南至泉州德化縣尤嶺為界。嶺上有分枝樹。一枝南向。一枝北向。此尤溪之源也。李膺益州記云。漢高時巴蜀人爭山界。久而不決。漢高八年一朝密霧。石為之裂。自上及下開數尺。真若繩引之。于是巴蜀界限始定。宣室志云。東陽郡濱于浙江。有山迴圓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晦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追曉方霽。人住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



遂無繫繞之患。黃衷海語云。分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與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不知其幾百里。巨浪拍天。異于常海。由馬鞍山抵荷港。東注為諸蕃之路。南注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彝者也。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珍珠船云。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開羽分界于此。共鑄銅棺為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鶴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出泉均為二流。昔人有欲兼利之者。引而為一。至鷄鳴其水復分。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譴者欲因兵威復越。禍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為黎之極。變昔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水忽陷下五六丈。水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春撞號怒。波濤洶湧。舩筏不通。名為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羌狄也。父老云。有塞將欲載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噎口。為水所春。沒須臾。片片自洙浮出。登人益不敢窺伺矣。

纂書二編

卷之七

全

嶺南小集

焦氏筆乘。銅柱不止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開雲長分界。鑄銅柱為誓。在衡州。珍珠船以為銅棺。恐傳之訛。當以銅柱為正。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于黔蒼之滄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阜銘在辰州。地理通釋云。吳會吳郡會稽郡。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吳志朱桓部伍吳會二郡。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是也。耳談云。淮河分水關。適當兩都之中。而水東北分注之。朝于兩都。蓋督亢地也。幽明錄。宜都建平二郡之間。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撲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舞堅志。廬陵之西六十里。有田十五。其形如斧。兄弟議分而左右不等。紛爭不已。逆訟之官。越一二年。亦無結斷。忽一日黑雲四起。霹靂一聲。而田中如犁盡。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甚均。然後兄弟爭訟貼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周南林云。泰順天湖山。明初旱耕者爭決致鬪。忽大風震雷。中分其水。爭乃息。

纂書二編

卷之七

全

嶺南小集

石生石長

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無人覺。其是石偶一人見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菽園雜記。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二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月。患痢死者千餘人。

藥書上編

卷之七

生

倚湖小築

物理小識云。石在地上有剝落在土中有生長變化。崇祿中方融啓雲居禪師塔碑。上皆古錢。有懸鏡。墮驚錢開者。碑字平杳不可識。錢覆者其字如故。名勝志云。建昌府有綿纒石。其初低小。凡禱者以綿一幕纏其上。今漸高大。雖綿十倍。繞不能過。吉安府禾山下爲龍門溪。懸流數十丈。奔厓飛瀑。湧爲溪。潭最稱奇絕。顏魯公大書龍溪二字刻巖上。先時字去地二丈許。摹榻者必附梯緣之。今字漸近平地。而巖壁無少損。秦州聖果院古井。欄保大中琢舊有。

經跡深入寸許。後更合滿。其銘亦隨之漫滅。蓋活石。

云按集古錄。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亦由石活。歲久漸長。刻處幾合。故也。瓊州府龍堆山。山有息石。初甚小。歲久漸大。鄉人祀以爲神。山堂

肆考云。慶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唐武后時。因風

雷湧出。此山初高六尺餘。漸高至六百餘丈。武后敗

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

暑併。人氣不和而虎養生。地氣不和而堤阜出。今陛

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

藥書上編

卷之七

畜

倚湖小築

突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錄異記云。天復中。洪州賈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青碧如玉。節度使劉威命昇入觀內。設齋祈禱。七日之內稍小。長三尺。數日石長止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內。酉陽雜俎云。于季友爲利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有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親見其事。舊唐書云。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

長四五尺廣數畝里人駭異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  
命馬燧等討之朱滔王武俊稱趙王田悅引軍與王  
師對壘三年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  
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  
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爲益土頌以媚悅焉綱目  
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電成紀縣北山  
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  
丈陷沒民居一統志天堆山在江西廣昌縣東南  
溪中紹興間一夕雷雨大作聞砂礫聲旦視之有山  
屹然高丈餘因名天堆山先是童謠曰天雷飛石頭  
一夜成汀洲五十年內興公侯又仙湧山在廣州  
新會縣西北六十里地本無山一夜風雷震怒湧出  
數峯人見而異之因名仙湧山一統志息壤在荊  
州府南故龍興寺東北阪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  
若鵲吻色如青石出地廣約數步高一尺五寸初爲  
堂時刻平平而益高凡持錘者盡死人以爲神不敢  
犯抑宗元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秦武王使甘茂約魏  
伐韓韓與茂盟于息壤是見其地也

晉書五行志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  
地中始高三尺後如偃人樂薄不可掘惠帝元康五  
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地水脉相通

名山記云。廬山棲賢寺。寺僧曾浸甌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頃從洞庭湖得此甌。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荆門州靈鷲山有穴。曰龍洞。溪五里。石臺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簫聽者忘倦。宋熙寧中山泉溢。有髹器。輒車流出。字曰嘉州。蓋泉與蜀通也。南郡中有盧侯國。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

樂書二編

卷之七

亥

倚湖小集

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都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神僧傳云。牛頭山半有洞。人傳入百里。與眉州通。曾有避罪者。匿其中。後于青神山巖見之。輿地記勝云。竹泉在荊州松滋縣南。宋至和初。苦竹寺僧浚井。得筆後黃山谷詩。點過之。視筆曰。此吾蝦蟇碣所墜。因知此泉與之相通。其詩曰。松滋縣西竹林寺。苦竹林中甘井泉。巴人漫說蝦蟇碣。試裏春茶來就煎。蝦蟇碣在襄陽。襄陽州有白馬穴。水經注云。西陵北崖有

石穴。遠望常有白馬出入其間。尋之莫覩。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里。潛相爲通。

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古老相傳。常有人乘車池側。忽大風飄之。入水。後乃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泉流通注矣。北史云。魏孝武帝以金珠穿七魚于池濱。後于桑乾得所穿之魚。又以金縷箭射池之巨鯨。亦于桑乾獲之。蜀江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脉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從此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樂書二編 卷之七 亥 倚湖小集 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說畧云。昔郭緣之于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潛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耳。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邦。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漸主吐下。膈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上清而下。重故治淋濁。逆上之病耳。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玉泉子云。李德裕在中書。常飲惠山泉。

自比陵至京。置遞運舖。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曰。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阻此可乎。德裕曰。大凡爲人。未有不嗜者。至于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尚不許弟子飲水。毋乃虐乎。爲上人停之。卽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爲足下通管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井在何坊。曰。昊天觀常什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鬼。昊天一鬼。雜以入鬼。一類十鬼。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暖嘗取惠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嘆。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墨客揮犀云。福州雪峰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繞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旁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爲海眼。但其處高當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名勝志云。博平縣西有靈泉。一名涵管洞。巨石甃成。大管三竅。以洩

叢書二編

卷之七

笑

備湖小集

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馬湖府有龍湖。四圍皆峻崖。長二十里。廣七里。中有堆如螺髻。去大江二里。其水與江水同消長。日夕作潮。相傳曾有龍馬見于湖。因以名。郡諸臯記云。景公寺前街中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梳就井。承水。誤墜梳。經月餘。出于渭河。趙抃成都記云。嚴真觀。漢嚴君平宅也。內有井。名曰通仙。耆舊傳云。此井與漢州綿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有人淘井。得銅錢三文。僅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中。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人多死。孫權使趙遠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脚灸脚而愈。今餘于水口。沙暴起一洲。形如鼉。食彼郡風氣。可祀而掘之。權乃密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饑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堯山堂外紀云。蜀興元境內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于斗底。故名。上有唐公昉飲茶。入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三畝許。陷爲坑。蓋連

叢書二編

卷之七

笑

備湖小集

地而上升也。王仁裕辛巳歲于此爲節度判官。常以  
 片板題詩于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  
 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  
 塵夢。八景雲朋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  
 鎖金樓。斗山一洞。西去二十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  
 與嚴真觀井水相通。仁裕癸未歲入蜀。因謁嚴真觀。  
 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當時無不  
 異之。一統志。浙江長興縣有青山。上有石竇。通太  
 湖。及洞庭山。冬夏常暖。色光黛青。處州鼎湖石旁。  
 兼書上編 卷之七 倚湖小築

卷之七

倚湖小築

倚湖小築

有軒轅洞。卽黃帝飛昇之處。洞內有軒轅像。時聞潮  
 聲。相傳與錢塘江通。故人不取溪入。山堂肆考。杭  
 州北山有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地可通浙東。

博學叢書二編卷之八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能修朝禮

諸物有光

雪蛆風蛤

地中藏金

淫祠

蛇神

兼書上編

卷八目錄

倚湖小築

梓潼文昌神

物之應月者

自爲牝牡

帝王御用之器

神力

地中害氣

風雷虹霓之爲物

活寶

河圖洛書

兵之先兆

求生西方

有喪不羣

物之方者

陵墓典廢之數

顛不刺

鳥獸率舞

各西湖

從張玉甫先生所記而增葺之

藥寶採取之難

藥書

卷八目錄

二十

西湖小築

毒地

蝴蝶與喪祭之事異

子孫間有或肖其祖

儒家脫化

不可理解

神畫

能修朝禮

春秋倪察來朝胡康侯以爲能修朝禮。

然凡物之能修朝禮者多矣。以春秋之筆爲爾雅。

之疏則亦當書曰朝也。元仇遠釋史云。道州有舜

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于祠旁。以千百數。蹶

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復亦如之。

日乃去。土人謂之狙復朝廟。廣異記。唐睢陽郡宋

王家旁有玄豹。每至朔日。山中之虎悉往朝之。豹

家上虎列其下。

藥書

卷八

十

西湖小築

南史云。高昌國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

畏人。日出然後散去。名勝志。大理府趙州赤水岸

有鳳栖木二株。俗傳鳳昔栖其上。至今日脯時。鷹隼

朝之以千數。一統志。鳳羽山在浪穹縣。相傳蒙氏

細奴羅興時。有鳳翔于此。故舊名羅浮山。改名鳳羽

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

人于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寰宇

記云。交州有鳥王如鵲。頭上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

純黑色。獠人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一

兩枝以膠插着取鳥王置其下鳥王鳴呼衆鳥聞聲皆爭集其處或銜果實或送蟲蟻諸鳥着膠療人于其下取之也。

鯉朝日。蠡朝星。本草綱目云。烏鰂魚首有七星。夜朝

北斗。名山記云。金山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各出

陷。大者如山。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閩書云。福寧

州樓雲潭多生鮎魚。其魚向日而朝。延平府大田

縣有鰲池。朔望則羣魚浮列朝向。闌胡俗名彈塗

以孟履活者數百于地。發之皆駢首拱北。頭上有星

集書二編

卷之八

二

倚湖小集

爾雅翼云。蟹八跪而二螯。入足折而容俯。故謂之

跪。兩鈴俛而容仰。故謂之螯。字從解者。以從潮解甲

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漢應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秋

冬之交各出于穴。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傳肌蟹譜引孟詵食料本草云。蟹至八月。即啗苔

兩莖長寸許。東嶺王海輪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

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即陸魯望所

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

得自然之禮。

周地圖記云。晉原西五十六里。慕願津山。上有鹿正。百步平坦。諸山之鹿。日一聚于此。其山有穴。如墓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而有平地。

詞林海錯云。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山谷

鄙人未嘗識郡朝吏。民謂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

黃瓚不朝三日是也。

天工開物記云。蜂王之子。世爲王。王生而不採花。每

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主。春夏造蜜事。王每日出

遊兩度。遊則八蜂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

集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以頭頂腹。四蜂傍翼。飛翎而去。遊數刻而反。翼頂如

蘇氏人家殺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整

入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

殺一蝙蝠懸于蜂前。即不敢食。俗謂之梟令。然則其

出遊而羣蜂喧聚洞穴間。或送或迎。均有朝之之象。

故稱蜜蜂朝王。

玉匣經云。青城山在成都黃帝封爲五嶽丈人。一月

之內羣岳再朝。楊升庵云。武當山一名纂山。又名

仙室。極晴望之。輕霄卷其上。白雲帶其前。目必西。



夕而東反謂之朝山言為衆山所朝也。

岳陽風上記云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頭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而還俗云水神朝君山。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又農圃春秋引陰陽變化論云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

集書二編

卷之八

四

嶺南小集

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不死則羣蜂飢俗謂相蜂過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整蜂無王則死有二王則分分時多老王遜位而出羣輩其半未嘗多寡從王出者不復回飛止必環衛其王皆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依次差盤花少者更罰每二日必三朝蜂惟採得蘭花則拱之于背以入房他花則否。

諸物有光

沈存中嘗言海州人夜煮鹽鴨卵爛有光如玉瑩然。居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蒲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山陽庠生唐續修寓北沙鎮李家四更寐覺滿室光明秋毫可辨乃視光起處從床頭案上竹升內奕奕吐出驗之乃夜寢時所置白布裹肚也。取觀之表裏洞徹如鎔銀炫目不可逼視達旦而止。李氏概室觀之採蘭雜志云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

集書初編

卷之八

五

嶺南小集

三恒於暗中誦之言紙上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為著作郎每自見暗中筆端吐光。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為害。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鷄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嘗聞外舅說頃歲在壁間閃爍光尺餘衆謂之怪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乃就採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地銅圖云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七修類稿云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竈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

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至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異。朝野紀畧云。一貴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里許。山愈深。心甚恐懼。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道近。而人迂之也。既近。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蓋山中之氣。無時發洩。則光而爲火。地中之氣。無時發洩。則溢而爲水。水火二氣。人僅信泉而不信火。何哉。園居手錄云。橫海張澤夜自庄還。月色昏暗。見道旁木。突然有光。因折以燭路。抵家。插壁間。醉不復醒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大僅踰秋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叩之。清越如玉。而質更光瑩奪目。遇暗則光映一室。遂寶藏。傳玩好事。嶺表錄異云。黃蠟魚。卽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鬻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燂乾。夜卽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于糞匡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各啓食奩。窺

稟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其餘燭亦如螢光。透明遍詢上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異魚圖讚云。含光之魚。臨海郡育。南人鬻炙。雖美而毒。煎燂已乾。耀夜如燭。西湖志餘云。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蘇子瞻詩云。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目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湖光。豈卽水燈之類與。

稟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雪蛆風蛤

萬物以氣而生。氣盡則絕。然氣以成形。氣即麗于形。體之中因相生而成種類。乃有隨氣成形。即隨氣消。化氣與形俱在有無之間。使人莫得而測焉。嘉祐雜志云。蛾眉雪蛆。大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皆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銷盡。閩書云。泰寧縣青簾山高。廣十餘里。宛如簾幙。是有風蛤。秋值薰風。滿布地下。可食。氣化生滅。倏焉而盡。酉陽雜俎言。仙藥有白水靈蛤。豈此類與。名勝志云。長沙府洗藥池在司空山。南齊張岳浴丹之所。中有鬚菜。味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于水中。人潑心以往。則隨采可得。若混以葷腥。苦澁不可下咽。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峨眉。山北人謂之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瓢。味極甘美。陳藏器曰。石蠶蟲一名石下新。今伊洛間水底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李時珍曰。水母形渾然凝結。其色

雜書二編

卷之八

八

備湖小集

紅紫。無口眼。腹下有物如縣絮。羣蝦附之。啗其涎沫。

浮沉如飛。為潮頭擁。則蝦去而蛇不得歸。人因割取。

之。浸以石灰礬水。去其血汁。其色最白。其形最厚者。

謂蛇頭。味更勝。漁人云。石灰礬水加之。少遲則盡消。

而為水性暖。治魚腹之疾。農田餘語云。水母本陰海。

凝結之物。食而暖。其性未詳。名勝志云。湖廣黃安。

縣有羅漢菜。出三角山。昔有異僧種之而去。採宜澤。

食。雜以葷膩。其味頓衰。與玄武山相近。有一石塔。

山一名華嶽。地肺一名肺山。福地。其西北有大松樹。

雜書二編

卷之八

九

備湖小集

樹下生草名救窮草。冬夏不枯。月食三寸。絕穀不飢。

一統志雲南點蒼山。生高河菜。于高河泉出。莖紅。

葉青。味甚辛辣。五六月採之。若高聲。則雲霧驟起。風。

雨卒至。蓋高河乃龍湫也。久雨不溢。久旱不涸。天。

中記。僧頤居臨海山中。山有草。觸樹皆滿。隨採隨出。

供僧常調。頤若他涉。輒即不生。番禺記。廣州邑容。

道常有蝦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取鹵之。不取。

亦化。蓋為海風攝至者。本草綱目。石帆。紫色。梗大。

者如筋。見風漸硬。色如漆。人以飾作珊瑚。蘇左思異。

郁草則石帆水松。劉涓子註云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人許。花則離樓相貫連。若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入藥主治石淋及婦人血結月閉。

本草綱目

卷之八

尚胡小築

地中藏金

近人訛傳。劉文成先生有藏金瘞于各處。或山石上。暗標誌號。以遺其子孫。此妄誕不根之說。而愚人往往信之。至有偽造藏本以售人。而得其酬價。轉相煽惑。挖掘地土。殊可笑也。文成先生王佐之才。聖賢之節。豈以是爲子孫計哉。且亦安得如許金而隨處埋瘞也。因考古來之以藏金見于諸書者。列于後。  
勝志云。湖州九龍山上有石城山。下有晏子城。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以居。至今耕者每得黃金。形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天中記云。晏子鄉在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洛陽伽藍記云。洛陽修梵寺北永和里。漢太史董卓之宅也。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曰。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按蘇秦時未有

本草綱目

卷之八

土

尚胡小築

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蹟也。

南史。蕭穎胃字雲長。齊高祖從弟。南豐伯赤斧之

子也。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將起兵。穎胃殺劉山陽以

應。穎胃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

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

胃因取此龍以充軍實。輟耕錄云。趙生者。宋宗室

子也。家苦貧居。間之深山業薪以自給。忽見巨蛇章

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因竊念曰。白蛇白鼠。豈

寶物變幻耶。歸與妻謀而同再往。蛇尚宿留未去。見

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

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

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拈取

疇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隣家疑其

爲盜。其姊夫爲吏者詢之。不敢隱。餽白金五錠。吏無

厭訟之官。生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之。巨室廣行賄

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

室私獻金甲。具申白之。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至榻下。

讀書上編 卷之八 主 倚湖小集

夕間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鑄

鎔如故。啓龍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搜

神記云。魏昭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

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

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

賣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因憶夫

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妻遂賣板賣之。使者

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耶。妻曰。

天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

而悟。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魏生。含名

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

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

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

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瓮

覆以銅柙。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

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乃金

興定三年。金臣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卽金主

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此正元強金弱之時。城雖完固。能獨安

讀書上編 卷之八 主 倚湖小集

手高拱。個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覺。五十萬名。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議祭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城成。高拱受金鼎之賜。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見綱目

卷之八

十四

仙湖小集

洛祠

隋唐嘉話云。狄內使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榮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然而古今之為洛祀。流俗相傳。不可得而究詰也。山堂肆考。夏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而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沉其主于江。柳宗元作斥鼻亭祠記。而王陽明公又有象祠記云。靈傳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蠻之居者。咸神而祀之。宣尉安君因諸苗民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此必烝乂克偕之後。父既允若。而化為慈父。象亦化于其兄。而進于善。故能安于其位。澤加于民。既死而人懷之也。然則象祠雖毀于唐。而復延祀以至于今。亦與矣哉。廣東始興縣有鼻天子墓。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人數十。皆刻列。器飾皆金。俄聞墓中擊鼓大呼。懼勿敢取。而返。間日重往。掩封如故。象之威靈于墓如此。則祠安能終毀之乎。象乃有祠

三國誌

註云。晉稽舊祀秦始皇。與夏禹同廟。王朗為會稽太守。以為無德之君。不宜建祠。以祀。遂除之。秦始皇亦有祠。

南史孔靖字季恭。吳興郡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

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季恭居之無疑。先是此

郡頗喪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蕭惠明亦守是郡。謂

細紀曰。孔季恭常為此郡。未常有災。遂盛設延。楊接

府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

因生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

為此郡。有項王廟。主人名為項王。甚有靈驗。于郡廳

事安床幕為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庭下

再拜。殺饒下牛以祀。既祭而避居他室。璞至。着屐登

廳事。問室中有叱聲。璞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

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以脯代

肉。竟不能害。統志。楚霸王廟在含山縣。宋紹興

間。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環不從。亮怒欲焚廟。俄有大

蜂。遠出至梁殿後林中。鼓噪發聲如數千兵。亮大驚。

左右駭散。山堂肆考云。臨汝侯猷至任。每享神輒

對飲盡歡。比散。神像面上亦色猶異。苑云。烏程下山

本名土山。有項籍廟。稱號下王。因名下山。山足有一

石。置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

時正被酒。落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

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

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

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

垂淚亦未已。霸王之英靈如此。宜乎仁傑欲毀而死。

以激文施之也。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

廟靈感王。乃吳主孫皓。祠汪大猷等。使北庭還。言其

威靈。故加封。乃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孫皓亦有祠。

宋史王目之。任王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

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

李愬像祀之。吳元濟亦有祠。北齊書魏蘭根。丁母憂。居喪

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

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為櫨材。人

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董卓亦有祠。陸長

源辨疑志云。吳閶門外有大伯廟。往來舟船求賽者

常溢。廟東又有一宅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里人祭時。巫祝云。若得福。請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天下以讓之。而適于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為人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則太伯三郎不知出何據耶。狄梁公毀江南瀋祠。而存太伯之祠。則太伯三郎不可謂非瀋祠之一也。太伯三郎亦有祠。謫言長語云。予過濟源。有聶政廟。鄉人贊之。聞杭有秦檜祠。朗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方回云。馬伏波祠其所。傾理不當祀。梁松亦有祠。南史宗室南安王禎以

卷之二

余之人

太

續小錄

又如武字年十六。適國學士張世昌。李夫婦將為終身之倚。乃婚方三月而女死。杰夫婦悲悼過傷。未幾先後繼殞。而嗣亦絕。武則天后亦有祠。稻神錄。江南戎師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頽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新其廟祠。數有靈驗。宋無忌亦有祠。耳談。武廟時。華容令楊公多善政。故楊水圉堤四十人。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徬徨莫得其故。眾夢神自稱朱太尉曰。能祠我當還公。眾各祀而得公于河北渡船底。昏然不自省。土人于神廟南賜多應。劉文宣公作廟記。近廟為水毀。忽辨袍象。簡見夢于孫給舍。公鄉里人重為祠。給舍亦有記。謂是朱泚云。朱泚亦有祠。一統志。魏武廟在無為州。祀曹操。和州亦有魏武祠。劉禹錫詩。曹操祠猶在。濡須塢未平。曹操亦有祠。澧州有紫馬柱。澧在隋為崇州。有紫馬柱廟。祠堂石室存焉。下有相公潭。有立石。三石。以文野人呼為相公紫馬柱。紫馬柱亦有祠。



蛇神

杜牧之序昌谷集云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幻誕也牛鬼則稍見于諸物皆有鬼一則中然而世則真有蛇神爲一一考列之各勝志云通江縣有二洞一曰龍洞周圍二十餘丈高三丈七尺內有池殿清淨湛然一日蛇洞在治北四百里南壩寺唐建也每歲端陽前後有蛇自柱礎間出沿階滿室顏色大小非一種然不爲害昔人傳三萬四千尾不可數按此即巴蛇洞云曹能始云蒼梧縣有三界廟廟中蛇

卷之八

辛

辛

辛

無數背青腹赤目有火光嘗緣神身及蟠繞藤香土人以手接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精有所願越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入驚曰神索願也友人鄭後偕予至梧渡江視之果然廟在火山之麓各賢錄云箱雲沈造字次仲初知漳浦後判潮州有韓山神歲胥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設像得巨蛇殺而烹之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聞見近錄云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每

卷之八

辛

辛

辛

視之蛇自神中出飲酒孔方該視蛇出飲孔鴈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蛇死遂揮衆壞其廟以去石介作擊蛇笏銘異聞總錄云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帝化形爲蛇人目爲小青大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烟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抑與袂肯穿有小窾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決旬不獲衆以爲無靈而雷必神物所至知是二龍勢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匣處遂絕卽開印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死生係于浮沉之間每遇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禱者致冥幣于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甌中小青蛇蟠結舉首蛇蛇者其衆視者云神今在廟歡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旣覺但記浩若川流倘不羣于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于豚蹄

一聯耳。宋史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登進士第。歷官  
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  
民皆信奉之。穎檄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漚  
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  
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爾遂殺之。梁史殷子  
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山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  
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費。其神形像。裏屋舍。當坐棟  
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  
子春夢見人通姓名來謁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  
稟書二編 卷之八 圭 嶺南小集

姓氏則皆昔友也。自言我罪深。能見濟脫否。沙門卽  
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泉形甚醜。不  
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  
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一夢  
林懸解云。晉司馬恬于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郎公  
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爲  
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二女子會于神座上。有一蛇  
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祀不解而死。搜  
記。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  
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  
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一統志。青蛇神  
祠在陝西環縣。唐節度使楊朝晟下攻方渠之水。有  
青蛇降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  
遂爲停淵。士飲仰足。事聞。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又  
江西南昌府有吳城山。山上順濟廟。世號小龍。相傳  
卽吳許二君所誅大蛇之子。宋封順濟王。有真宗御  
製戒蛟石刻。熙寧中遣大常林希逸致祭。卽有異蛇  
噴祝上。翼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巡几案。俄循入

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舳舻。送至彭蠡而沒。後漢子  
瞻自詹耳北歸。艤舟祠下。忽得古石。矧矢于岸側。傳  
觀左右。失手墮江中。乃禱于神。許留廟中。使人沒木  
求之一。換而獲。因爲之記。周南林纂要云。諸葛伯  
衡太平。鄉人洪武初。以薦校北平。維造局大使。不以  
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履行。泥塗中弗厭  
也。遷隨州吏目。有建峯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  
必有禍。伯衡殺青蛇。逐平者。民以不惑。以春坊學士  
董倫薦召問治道。權陝西參議。

樂書二編

卷之八

高

倚湖小集



梓潼文昌神

太平廣記云。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  
昔雋州張翁往溪谷採薪。乃傷其指。血滴一石穴中。  
以木葉室之。他日往視。化爲小蛇。翁取至家。啖以雜  
肉。蛇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大而食。二年  
後盜羊豕。其後縣令失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  
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  
欲殺之。忽一日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渺瀰無  
際。惟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  
樂書二編 卷之八 圭 倚湖小集  
祠蛇曰張惡子。爾後姚耆遊蜀。至梓潼嶺上。憩于路  
旁。有布衣來謂耆曰。君宜早還。秦人將無主。其康濟  
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耆還  
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勿獲。遂立廟于  
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其神自廟十  
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  
之。祝令効順。指期賊平。駕回。廣贈珍玩。人莫敢窮。王  
鐸有詩刻石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鳳入九重城。  
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駢射絕倫。牙齒

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鄒襲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方歸。何以致爾。字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傳宗幸蜀。又見于利州桔柏津。封爲清順王。解劍親幸其廟。以贈焉。郡國志云。清順王廟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西至長安。見姚崇謂曰。却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長隨楊安南伐。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買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遂至廟門。鹿白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襄至。悟曰。此是張君。我設主客禮。烹食而去。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爲廟。玄宗西狩。追命左丞相。入蜀。封清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追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爲帝。以上諸書所言梓潼神。若以張翁之子化蛇而爲神。名之曰張惡子。又降生爲蜀王。建之子。克惡作逆。則邪而非正也。開元

樂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之封左丞相。廣明之封爲王。咸平之封爲帝。皆以冥助武功。而唐人詩曰。文昌動將星。又文昌六星中有上將。次將。貴相等。則又武而非文也。唐及後五代。皆未有主文之說。宋祥符中有舉子二人宿張惡子廟。中見諸神會。廟商作來歲狀元賦。則爲主文也。明矣。三條贊筆云。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官祀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上值參宿。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溪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上宿文昌。天府主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調言長語云。天下學官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張仲。死後爲神。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爲吳會間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上。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內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文。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程史。吳曦叛逆時。其家素事梓潼。自玠璣以來。事

樂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少。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謂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漁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意在徐圖。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踰月而誅。穢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常正晝見于閔武堂。逆黨恇憤。以迄天誅。據此一事。則與唐時主于兵事者為合。然而在宋時則顯驗于文場之事者屢屢矣。予按張惡子與文昌星君廟。必是兩廟。以其俱在梓潼。故後人誤混為一耳。世但以所稱張惡子之名。與所傳張惡子之事。俱為不雅。遂改其名曰張亞。豈復悟文昌所降神。與張惡子原是二廟。而俱在梓潼哉。一為星之精。一為蛇之精。相隔天淵。安得誤認為一乎。考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遂分為五嶺。是知蜀蛇之為靈異也久矣。後世編文昌化書者。

以此事靈異。亦以為文昌所化。而入為七十二化之一。毋怪乎竟以張惡子之為蛇神。混之而為一也。青藤路史引一統志。梓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此與世所傳帝君事甚異。按文昌在北斗上。故步天歌曰。文昌斗上牛月形。稀疎分明六個星。而北斗名七曲星。張亞子之神所居名七曲山。亦其應也。世俗稱文昌星曰文曲星。抑有由矣。

物之應月者

雲龍漫抄引徐明叔高麗錄論潮云晝夜之昇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日臨于午則陰氣始升夜潮之期月皆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于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日亦臨于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平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沈存中云盧肇論海潮謂為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于午則潮生候萬萬無差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者為汐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汐唐新語云高宗乾封

樂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津而為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取蛤蚌一尺二寸者摩拭令熱向月取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二三升周禮明珠承水于月陳饌為玄酒是也桂花叢談云世鬼皆雌惟月兔雄耳故望月而孕羅願云今世下鬼之多寡者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大林中百千為列延首月影中月明則一歲兔多月暗則兔少是稟顧兔之氣以孕也本草綱目曰螺蚌屬也其殼旋文其肉視月盈虧故王充云月毀于天螺消于淵左思賦云蚌蛤珠胎與月盈虧故中秋無月則蚌無胎蟹腹中黃亦與月盈虧然他物月滿則盛月虧則衰獨蟹月望時瘦月朔時肥蓋其性躁動月滿則愈動故瘦月暗則潛伏故肥也物類志云取漆盒置蟹其中則肥蓋盒既暗黑又畏漆則伏而不敢動耳蓬窓錄云荆州地名音屈忍或以為蜃蚓也瓊多此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兩字皆從月是物者月之精也旁句必音月如勾如刃環而是物生也禽經云

樂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逆月本草言驚伏器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卵也

月令廣義云浙山中有狗中秋望月而戲輒吐寶如

圓呵舞久而復吞之農父窺見月下有光不能攫取

今藥中狗寶色狀不一難以辨真然羣狗皆戲月

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于中秋夜見月光屬于林

間如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蟇耳疑即其身中者

古詩云犀因望月紋生角凡虎交則月暈喬麥得

月而秀中秋無月則喬麥不實扶支國有望舒草

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北戶錄云張

藥書一編

卷之八

三

尚湖小集

掖池中出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桂巷小乘

云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積雪

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無月上下弦

之時觸醬敗壞里俗忌之文獻通考于闐國有玉

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人身之血其流行與

月相應靈樞經言用針之法月滿無補月郭空無瀉

言月滿則血盛月虧則血衰漢書凡匈奴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唐裴漣詩忽聞窺月

滿相聚冠雲中今邊人候賊以月如半規入則淺月

全璧入則溪說畧云三衢餘氏有龍尾溪石硯

近貯水處有圓璧幾寸許如月其月明時隨月盈虧

泥古錄云呂東萊著岸帶一圓文理縝密中有

月影過望則見蓋岸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太平清話云張景山于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紋黑而枝葉老

勁雖工于畫者不能為西域風土記邪羅稽羅州

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

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起照水懸流時有商侶飄至

藥書一編

卷之八

三

尚湖小集

此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像頂

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極之停經數日

月隱高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吾曹而流水

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將非佛頂上有此

寶耶遂登崖果以月愛珠為像肉髻天啓壬戌歲

予侍先嚴讀書冠山西隱寺八月十六日予與昆

季數人奉題課文有數客過訪留飲至初更先君

同數人送客下山山麓附一小山曰猫山時望其小

山之巔忽見光明如燈月之燭即而視之平頂一石

星月朗入其中。即此石之發光也。予與昆季輩以課  
文未竟不隨。見急起視之。則光已沉矣。次月十四十  
五兩夜。仍同舉往候。約二更初。月正照其上。則發  
光瑩亮。約二更末。月不正對其石。則光沒。其石上有  
黑光數處。光中則照見外物。故對月而生光。其應月  
如此。珍珠船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  
月。照人夜耕。後有勸墾下。見在本州明月池上。羣  
芳譜云。書薇之類。另有月桂一種。應月圓缺。纂要  
云。拘尼陀樹花見月即開。又石髮乃南中水底草。海  
禁書二編 卷之八 五 仙游小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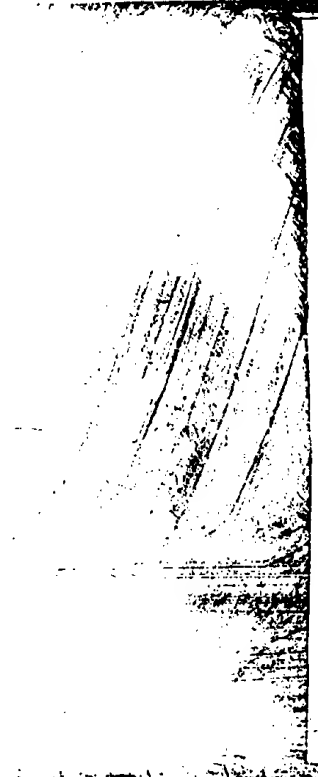
自爲牝牡

獸之有牝牡。猶人之有男女。鳥之有雌雄。此一成而  
不可易。乃有自爲牝牡之獸。豈非異氣之所生乎。  
郭璞云。獬豸即豪猪。自爲牝牡而孕。贊曰。剛鬣之族。  
號曰豪猪。毛如猗猗。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陳藏器曰。靈猫生南陽山谷。狀如狸。自爲牝牡。異  
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按段成式言。  
靈狸有四外腎。則自爲牝牡者。或繇此也。南山經。  
直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  
牡。列子所謂直爰之獸。有自孕而生者。食者不茹。謂  
曰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窮窺自  
佩。不知如忌。山海經。帶山有鵲鵲如鳥。五采而赤。  
文。自爲牝牡。陽山有象蛇。狀如雌雉而五采。自爲牝  
牡。日詢手鏡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  
爲黃。漬去其勢與囊。即轉雌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  
有總領府管商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囊。  
漸皆漬去。遂與黑者交。橫州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  
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唐人詩。黃



猿領白兒謬矣。初生之猿。豈有白者。輟耕錄云。大  
 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言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  
 男。半月能女。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叅議有婦。  
 強即之。則男子也。蓋身二形。前後好狀不一。遂真之。  
 秘刑。近李安民于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  
 一再。漸且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晉五行  
 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  
 人道。而性尤婦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  
 兩體。主國婦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兩星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諸氏遺書  
 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脈  
 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萬  
 物志云。蒙雙氏者。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  
 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  
 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為蒙雙氏。素問註。心為肚  
 藏。肝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為化藏。上焦以陰居陽。腎  
 為化藏。下焦。肝為化藏中焦。脾為化藏中焦。然則人  
 身中之五藏。其各為化壯如此。說文。獼狽似猿而

集書一編 卷之八 奇聞小錄



狗頭一名鶻狎。莊子。後獼狽以為雌。言非類為化壯  
 也。丹鉛錄。龍生三卵。一為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  
 水邊遺精。遇粘裹浮木枝。如葡萄焉。號紫梢花。道樞  
 所為龍鹽。有益帷簿者也。李時珍云。獼狽無雌。以  
 猿為雌。故云猿鳴而獼候。本草云。阜螽蚯蚓。一物  
 異類。同穴為雌雄。今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  
 之。詩疏廣要云。羅大于熊而能為熊之雄。而稱雄。猶  
 殺為輪之牯而稱殺。兕為犀之牝而稱犀也。蓋皆相  
 類而為化壯。莊子。麋與鹿交。鰕與魚游。

集書一編 卷之八 奇聞小錄

帝王御用之器

拾遺記云。額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則飛指其方。故戰則飛。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湧幢小品云。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研北雜誌云。祿祿城有祿祿廟。祿祿疑是一兵器。其秦禱兵之所乎。又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劍。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傳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然今所鑄鐵。銅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社定天下。昂星精為輔佐。以鐵三猾。上皇曰。予此物名為七首。所玉鑄金。其刃不卷。即解以投爐中。烟焰冲天。日為之晝晦。及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于身。以藏三猾。蕭何為昂星。胡亥刀劍錄。高祖以始皇二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西京

藝書二編

卷之八

表

倚湖小集

記高皇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華玉為室。雜廁五色

琉璃為劍匣。其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嘗有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起。光彩射人。刀劍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劍。名曰定光。武丁以戊午歲鑄一劍。名曰照膽。又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年鑄一劍。藏之秦望山上。列二十八宿。面背有文。而記星辰。背記山水。漢平帝掘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按平帝名衡。光武微時在南陽鄧山得一劍。文曰秀霸。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並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質。三曰漏影。魏文帝造寶刀。露鋒。銘曰。於鍊良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巨刀曰陌露。陌者。精光射注也。石勒發地得一劍。銘曰。石氏昌篆書。晉書。劉曜弱冠遊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于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常夜閉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

藝書二編

卷之八

表

倚湖小集

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五色。元海  
世顯。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內外諸軍事。鎮長安。及  
斬。準殺劉聰子粲。曜自長安赴之。羣臣上尊號。曜備  
卽皇帝位。國號曰趙。李綽尚書故實云。天冊府記  
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  
一將勇壯絕人。首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冊上將  
大箭射之。中心洞背而斃。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嘆。  
服神勇。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  
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耀武德。酉陽雜俎云。太宗武  
藝書上編 卷之八 中 倚闕小築  
鬚皆戲張弓。掛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一膚。隋  
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  
從太宗圍王世充于洛陽。馳馬頓之城而去。城中數  
千人共拔之。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而還。迄今國  
家陳設。必列于殿庭。以旌異之。蓋旣陳列于殿庭。則  
亦止之御用器械矣。 鶴林玉露云。孝廟常携一漆  
相杖。宦官宮妾莫之敢睨。常遊後苑。偶忘携焉。命小  
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緻也。上方有意中  
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陳眉公見聞錄云。高皇

帝御用鎗。凡二大者。幾盈一握。修可丈六。疑卽用以  
步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所爲馬槽  
也。滌和之間。無日不親御焉。武昌以後。不復自將矣。  
此鎗樹之御座後。以示子孫。無忘王業之艱難。 文  
皇帝御用鎗。上有帶號。在午門之五鳳樓上。王弇州  
先生有歌。其序云。相傳 文皇御鎗。在午門中樓。繭  
座之右。甲戌仲夏六日。世貞以朝退。偕其僚得寓月  
焉。槍以漆楷竹爲柄。有黑纓。懸黑旌。若號帶者。中繡  
列星之屬。槍柄爲刃痕者三。旌爲矢穿者五。按記稱  
文皇每遇大敵。輒率驍騎衝中堅。繞出敵後。舉旌颺  
之。士爭奮敵輒大潰。此卽所執銳也。

藝書上編

卷之八

中

倚闕小築

神力

凡人見人勇猛之極者。必曰彼有神力。不過謂其異于常人耳。然古今來果有神授之以力者。不可謂虛有其言也。朝野僉載云。北齊稠禪師。鄆人也。幼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常角力。騰越為戲。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類。輕侮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于此。無還志。約已畢。因至心祈之。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持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勵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弟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于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稠曰。我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我為汝試之。因入殿中。橫榻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

集賢二編

卷之八

聖

佛潮小集

集賢二編

卷之八

聖

佛潮小集

至于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閩書。建安縣魏勝。幼無賴。齊力絕人。隸軍籍。為市游徼。常宿永安寺門下。夢金剛神謂曰。鳥棲我耳。為我去之。當與爾一指力。覺從其言。勇力頓增。靖康初。從禁旅戍滑臺。軍帥令軍中曰。挽十石者。補指揮使。勝躍然應命。帥詣教場。引試。萬眾聚觀。且下令曰。若挽不及格者死。至勝。弦斷弩折。一軍皆驚。江西志。永寧縣周侯。廟周本里人。壯時勤畊。夜溉田。遇異人曰。吾念汝勤無助。吾有富有。力二者。何欲。侯曰。富多事。不如得力。以耕。異人乃嚙指血。令飲。力遂倍。沒為神。為周侯云。樂郊私語云。德藏寺深靜可憩。國初有僧真諦。性若愚騃。而確守戒律。第為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寺墓。然古冢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死。聞用水銀製殮。欲發尸。溢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眾僧懼其慙致禍。苦為陰勸。五鼓楊肩輿發。眾出寺。諦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捨之時。

系雖數百皆披帶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被  
折臂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集散虎  
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俱滅擾動香鋪皆爲  
毀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校忙率衆  
而去 幽明錄吳興錢乘孫權時曾晝臥久不覺兩  
吻吐出者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  
腐筋恨未盡而呼之乘本疋瘠既爾之後遂以力問  
官至無難監又角力記陶法通夢人遺一馱驢筋啖  
一馱母呼覺事同 天中記續溪縣大嶽村西北五  
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瘧于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  
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石  
獅子重千斤節指之曰吾能提而擲之衆不信節遂  
提獅子投之丈餘衆駭異數十人不能動遂賂節提  
致故地尋薦入禁軍爲神策將軍常對御身負一石  
礮置一丈方木于礮上上又置一牀上坐丘茲樂人  
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異之累有  
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焉 濯纓亭筆記  
江宜典人居周孝侯廟側入廟必致敬見

卷之八

俗

俗

倚湖小集

輒謹護之一夕夢神張口噓氣與之江寐覺筋力異  
常遂能徒手搏猛獸常運糧至京師與漕卒爭道衆  
欲毆之江持小梃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衆莫  
敢近江居家富常率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莫能  
及

卷之八

俗

俗

倚湖小集

地中害氣

地中之氣不可見。而堊經云。堊乘生氣。則是地中果有氣可乘也。往往見人家開舊墳。而氤氳之氣冲人而出。別無水泉蟻蟻之患。其爲吉壤可知。顧地有生氣。卽有害氣。萬一遇其害氣。則爲人家之禍不淺矣。今將地中害氣之最甚者。考列數條于後。江陰張誼宦遊紀聞云。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陽。產石煤處。掘窟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日。各携茅拱許于穴口焚烟。俟地交吸入。以禁盜取。間有蒲姓者。以厚薦一番。溪入焚之。其烟猛。溪入新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仆地不能起。聲如納吼。次入者。聞急回至穴口。良久始言穴中之氣如橐籥。撲面如沙。而麻木嗜如椒而脹滿如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索尸如炭。色紫而腹脹。少頃色變而復消矣。談苑云。鄧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數十餘丈。卽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人云。地中變怪甚多。烟氣中人卽死。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卽冷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急以面合地。令火自背過。乃免。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忽有異香芬郁。亦人間所無。朝野僉載云。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見聞錄云。萬曆間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洞。邵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于二十五年閏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爲青泥。又有白泥。渣出如人腦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有猪聲。吼叫黑白二氣薰蒸而出。人人鼻發臭不可當。衆人股慄一擁跑走。物理小識云。采珠者入海底。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貯虛。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死。名勝志雲。南鶴慶軍府朝霞山。每晨霞綯采其上。山畔有小穴。圓徑六寸。有氣出入如噓。名風洞。土人目青者。以夏至日聚穴口薰之。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鷄毛試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北

江野斗流之方可入。天中記引建康實錄云。謝尚常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庶可全。汝宜修福。建塔寺以禳之。若未暇立寺塔。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寤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若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回返。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遂捨宅爲莊嚴寺。宋路太后改爲謝鎮西寺。馬氏曰。抄云。正統己巳春。北京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予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已位。卽無。明日復然。本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隨後卽有土木之禍。

彙書二編

卷之八

哭

倚湖小集



風雷虹霓之爲物

交州志。風物出九德縣。似蜃。見人若懸出頭。打殺得風卽活。

國史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蜃。人取而食之。投荒雜錄云。常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輒爲雷人所災。其屋屢遷皆火。雷民盡畫圖以祀。雷民于冬熱時。穴山取雷。其狀如猪。能使其穴忽合閉。其民土中以死。故取雷者必持鼓以往。穴山而置鼓于其中。山土若合。則破其鼓以出。昔人有宦于雷者。有軍人家屬告落藉。言是破雷穴而被合山閉死者也。昔雷民有畜獵犬。有十二耳俱動。及至山之濱海間。有一山洞。犬向洞鳴。就視獲十二雷卵。至今雷民以得雷卵。殺而藏之者。以爲甲族焉。禹貢蔡註。雷夏既澤。澤中有鳥鼓其腹。卽雷鳴。書經云。曹州東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鳴。故名曰雷澤。史記舜游于雷澤。

彙書二編

卷之八

哭

倚湖小集

成都記。韋皇鎮蜀。常與客晏。郡西亭暴風雨。俄傾而  
霽。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吸其飲食。且  
盡。身五色似霞。首似驢。四顧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  
晏皇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宴。怪之甚矣。  
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爲妖。降于正。則爲祥。  
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

開山圖云。霍山南有雲師雨虎。雲師如鸞。長六寸。似  
兔。雨師似蠅。長六七寸。似煙。雨雲之時。出在石上。其  
肉甘可熟而食。霏雪錄云。越中道士陸國賓。曉乘

雜記二編

卷之八

辛

倚湖小築

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箸。笠大  
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搜神記。晉扶風  
楊道和。夏日于田中值雷雨。避桑下。霹靂下擊之道。  
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  
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彌猴。酉陽雜俎云。僧  
一行幼嘗有德于王姥。王姥兒殺人下獄。求救于一  
行。一行乃徙大甕于渾天寺。授布囊二奴曰。某坊廢  
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果有七豕至。  
奴悉獲之。一行令置甕中而封之。明皇急召一行問。

日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  
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今乃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  
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一行歸。  
放豕出。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活寶

凡寶玉珠砂琥珀之類刻琢爲人物之形。極其巧。不過曰宛然生動而已。乃亦有真能自生自動者。倘所謂活寶者非耶。山堂肆考云。秦始皇命蒙恬戡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卽躍去。遣選候補之。竟不得至。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闢人驚焉。命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建白虎殿。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見。白毛光澤。繞宮而行。闢官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闢幽密。若有異獸。非祥也。使宦者視之。果見一白虎子。過房而走。候者以戈授之。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常與妲己同枕之。則殷時遺寶也。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乃玉刻成者。各高二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幘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

叢書一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一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廁中。香聞不絕。不周歲。輔國就誅。續已編。唐昭陵在醴泉縣。縣民逐一白兔。失足落隧道中。頗暗黑。油缸十數皆設關。振流注最下一缸中。磁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白兔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兔一個。同視珠寶。懷出路迷。便捨之。乃復有門。及携兔出。隱門遂閉。清波雜志。元祐間。季才元大臨知汝州。將辰州貢丹砂。道經葉縣。遺其二篋。化爲二雉。闕山谷關耕者獲之。疑其盜。將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畔者。楊妃外傳。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鬪眉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國忠驚此。皆復歸屏。自是不登樓。未幾遂敗。宣室志。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殿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從外來。圍者。

叢書一編

卷之八

三

倚湖小集

其言其狀。攸之使人伏檻追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  
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  
咸謂雜沓間物。沈之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  
絲繩穿之。至暮。脫置枕邊。常夜有時失去。至曉復  
還。試取視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存。杜  
陽雜編云。德宗時。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  
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間物。帝賜獨孤妃子。與帝  
同泛舟于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中。  
帝由是命置于堂內。以水噴之。化為二龍騰空去。

書二編

卷之八

書

倚湖小集

太平廣記。崑山縣遺尺潭。本大厝中村女為皇太子  
元妃。遺玉尺。化為龍。至今遂成潭。香案牘。桐君入  
山得鳴石鷄。春碎為藥。服之有聲氣。鷄色赤大如燕。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  
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白澤圖。玉之精名曰委  
然。狀如美女青衣。續博物志。李德裕好餌雄朱。有  
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  
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微者。然香致  
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

壯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  
公好道。因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  
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  
異。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幾  
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瀾并作。玉  
象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聞奇錄。沈傳師  
為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丈餘。得一穴洞。有玉  
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仗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珠  
砂如菉豆而金色。晚唐時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

書二編

卷之八

書

倚湖小集

其妻夜寢。聞有啾啾闐闐聲。既覺。于枕下攬之。得二玉  
猪。大數升。刻像妙甚。置之枕中而寶之。財貨日增。  
神異錄。玉龍子者。唐太宗于晉陽官得之。文德皇后  
常置于衣袖中。及大帝誕日。后以珠襪衣襁。并玉龍  
子賜焉。其後常藏于內府。雖廣不盈寸。而溫潤精巧。  
的為國寶。天后常召諸孫嬉戲。出眾寶縱令爭取。莫  
不奔競。玄宗時為嬰兒。獨坐不動。后撫其背曰。此兒  
當為太平天子。因取玉龍賜之。及即位。開元中。三輔  
大旱。帝密授于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

次西蜀。駕次渭水。左右侍御有臨流濯弄者。忽于沙中得之上視。泓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是每夜有光輝燭一室。及上還京。爲小黃門。竊以遺李輔國。輔國置櫃中。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已亡所在。玉南筆記云。寧波豐南禹有別墅在月湖之上。忽漁人夜見光晃波際。網之得銅蟾蜍一隻。南禹公以斗米易之。古青天然置案頭。蟾夜每在地上。異之。他日漁者又網得一隻。色象如前。又易之以米一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南禹方

彙書二編

宋之八

聖

倚湖小集

兩三鼠共搜以來。一夕一竇失去。隣民忽得之。以饒女環。女出觀。迎霜降者。嚴僕察見之。以告嚴。竟所獲不得。逮民治以盜。并家屬皆遠徙。拾遺記。始皇元年。鸞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澈地成雕。彪及鬼怪羣物象。刻玉爲百獸形。毛髮宛若眞。皆銘其腹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鸞。若飛。皆不可點睛。試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畫之形。安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睛。旬日失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于常見者。明年西方獻一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異苑云。弘農楊子開。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狔長可尺許。錄異傳。江巖常到吳。採藥富春縣清泉水山。見一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碣石之音。巖往就之。未及數十步。女輒隱不見。惟見所踞石如此。數四巖乃破石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又邵浪于九田山。見鳥狀如鷄。色赤。鳴如笙箏。射中之。入石穴。浪遂鑿石得

彙書二編

宋之八

聖

倚湖小集

一赤玉如鳥形。古琴疏。吳叔治修夏月納京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曰。金欲得耳。第五自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樹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斷磨光亮。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曰。涼天月夜。不鼓自鳴。請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受。一統志。金鸞池在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爲主簿時。一日侍母燕坐。見黃鸝雙舞。俱沒于池。發之得金鸞二。其母命瘞之。竦因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成池。聞見錄。周長孺字士彥。爲其成縣令。獵于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兔。刻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外郎卒。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二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賜趙婕妤。至昭帝時。宮人猶見此釵。欲碎之。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燕釵。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微而。管中鋒鏑。西人憚之。常曰。每見青龍突陣而來。

藝書二編

卷之八

美

倚湖小集

兵刃所及。若叩銅鐵。咸謂神助。將軍青春乃知劍之有靈。王子喬墓在金陵。盜發之。見一劍停在空。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又唐明皇御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之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雨破作三截。有黑蛟踊出而去。唐樂工廉郊池上彈琵琶作燕賓。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燕賓鐵也。暮夏門村朱家。舊畜一銅盆。盆中有鴨形。隱然。不以爲異。後有農人墾田。獲一銅鴨。農人不識。賤價售于朱家。以合盆形。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百浮而浴。杜陽雜篇。開成中。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下。去。掌庫以告。上令遍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首上。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領下有阿摩字。上默然。曰。果不出朕所疑。

藝書二編

卷之八

美

倚湖小集

玉簡廣煬廣小字也。上之精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玉腕之前。足以疑能啖蛇也。其後更復見焉。寓簡云。宜和間蔡州有一士人于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三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籠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為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存心錄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二寸。工製甚精。中有風雨飆聞嘶聲。如阜縣志。金孩兒池在如阜縣東北二十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為怪。竭池水視。獲金香童一對。彝堅志。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常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于地。疑其有異。即呼童掘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

叢書二編

卷之八

李

倚湖小集

賜去也。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徽宗崇寧未仕。至工部侍郎。太平廣記。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唐太和中。道士常一女獨登壇。望見庭際。忽有異光自井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以告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後與御史李戎善。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光縣令。為忻州刺史。忽一夕金兔亡。去後月餘。戎卒。夢溪筆談。宋祥符中。方士王捷能作黃金。其金以鐵為之。凡百餘兩。為一餅。初自冶中出色尚黑。每餅解鑿為八片。謂之鴉背金。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是也。洪州李簡大家有一龜。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燭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寶藏。

叢書三編

卷之八

李

倚湖小集

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自古相傳。人或疑之。以為聖人神道設教耳。未必真有其事也。然而後世往往有見之而可証者。要當信其事之實有焉。山堂肆考云。興國之儒林鄉。有石圓如龜。背頂皆具。人謂之龜背石。彷彿八卦形象。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性移置他所。翌日復歸故處。人因祀之。偃曝餘談云。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池縣。舊有河水。周圍三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于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頗奏書云。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矣。廣輿記。陝西秦州有畫卦臺。相傳伏羲畫八卦于此。雪後猶見卦痕。酉陽雜俎云。孝德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洛河中。難流中有火祇祠。祠內無像。于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視竟不

樂書二編

卷之八

奎

倚湖小集

樂書二編

卷之八

奎

倚湖小集

及其歸。西域以五月為歲首。每歲自烏洛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然則馬固有自水中出。不獨漢之渥洼水也。湯幢小品云。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為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于滿月山。常言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構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遷不自居。謹視駒牧。後牧于山林。竟失所在。閩書歸化縣瀚溪。其澗中有大石。紋如龜。又有八小石。如龜四圍繞之。如八卦。名八卦石。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卦爻。太守劉觀以獻。晉書。魏之初。張掖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丈。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當時稱為祥瑞。處士張游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蓋將來之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禪。唐書。先天三年。江州縣。縣六將。下有玄文。狀龍麟池。尾拳毛肉。居帝闕二十年。遇亂。帝西奔。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而去。不知所終。

兵之光兆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運數所臻。天亦不能違之。至其兆往往有先見。蓋示人以修德銷弭之方。及爲思患預防之策。庶幾不至于潰決而不可收拾耳。庚巳篇云。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百千人自腹已上不可見。腹以下所可見者。皆花繒繖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元周密浩然齋視聽抄云。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閘。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車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史異云。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八里許。并有人往來檢束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千餘人。金史海陵天德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面

叢書一編

卷之八

奇

倚湖小築

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親征。輟耕錄云

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繇西方而沒。正淮斬徐黃。起之時也。朝野紀畧云。弘治壬戌。蘇郡醫生顧某。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懸皂旛于上。凡三日不見。踰年有施鈕之冠。山海經。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其國有大兵。集異志。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城皐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人形操持弓矢。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乘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淮南子。流星色青赤曰地鴈。其所墜主兵起。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鴈。軍甲之精華也。稽記室。至治元年玉

叢書一編

卷之八

奎

倚湖小築

安山產小赤犬。占曰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諸俗號曰鐵雨。

求生西方

世人佞佛。往往求生西方。考之史傳。西方未必遂勝于中國也。常閱晉法顯傳。唐三藏法師傳。及所撰西域風土記。所歷諸國。止有盜賊竊發。與中國同。並無如小說家所演妖魔鬼魅。怪怪奇奇者。至于佛所留遺。亦止名勝古蹟。如中國之有杏壇洙泗勝蹟耳。未見有歷世不朽。巍巍丈六之金身在也。讀書隅見云。朱泰應嘗從事使于印度諸國。泰應謂其國中實佳。乃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出諸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奉佛。往往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知考究。豈知中土卽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既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愚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機械心忘故也。洛陽伽藍記。宋雲至烏傷國。國王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遣解到。語人問曰。卿是日出處人也。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又問彼國有



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老莊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又說管輅善卜。華佗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言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調言長語云。佛初入中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爲難。今人往往欲生西。方何也。按四十二章經內一章云。佛言。人離惡道。得爲人難。既得爲人。去女卽男難。既得爲男。六根完具難。六根既具。生中國難。既生中國。值佛世難。既值佛世。遇道者難。既得遇道。生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心難。既發菩提心。無修無證難。李適菴記遊云。小西天佛國。屋宇以竹爲之。所居面雪山。山長一千六百里。皆雪。四時不消。惟摩尼佛打坐石。廣數丈。無雪。以石旁草生爲春。枯爲冬。記年。老幼男婦皆名佛衣。皮食肉飲血。晨起誦心經畢。向南跪拜。願生南方。極樂世界。予康熙壬寅度此。男佛二千五百四十春。女佛二千五百二十四春。一佛死。不拘男女。以壽之長者。稱佛老。爲國長。晝夜不絕火。所炊木有焰無烟。有殺伐。以中國茶爲至寶。西域記云。三教法師至迦

集書上編

卷之八

究

倘湖小集

摩縵波國。其王拘摩羅王謂之曰。今印度諸國。有歌誦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繇自致。曰。我君聖德遠洽。異域拜關。稱臣者衆矣。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遂與法師同至戒日王所。

集書上編

卷之八

究

倘湖小集

有喪不葬

昔伯彘叩武王之馬首。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夫人既歸。化以入土爲安。禮曰。死有惡之道焉。故葬者藏也。所以藏親鬼。不令人之指目之也。一日不葬。則爲親者一日之體鬼不安。而爲人子顧能安其心乎。每見久喪不見之家。其受陰譴人非爲最甚。人奈何不一做悟焉。道山清話云。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畫墁錄云。張璞者幽人。少屢爲盜。貝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寤。殼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式如手抄云。太學羅章以前程祈禱于神。神告之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于冥。可亟歸。章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遂卒。通志畧云。晉山濤爲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凡所公奏。始終如其言。嘗啓事曰。臣欲以郗詵爲

藝書上編

卷之八

葬

仙湖小集

藝書上編

卷之八

葬

仙湖小集

溫令詔可。尋又啓曰。訪問訖。喪母不時葬。遂于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三柳軒雜志云。胡楷世行常言。先世孫徵來。嘗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墳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葬。之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郗詵母子不致喪。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訖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江陵幾雜志云。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生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其甚長太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改葬其父母。孔氏談死云。三司副使陳泊卒後。婢子附語亦云。坐不葬父母。當爲貴神。今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南史沈洙曰。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云。久喪不葬。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談死又云。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葬。詔許平生最厚。辭向

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其甚有官壽。肯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既而泣下。危稹漳州義阡記。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于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于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于子孫之一旦與念。猶未已也。後魏宋世梁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葬。其夜甘雨。勞後周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卽時澍雨。夫以葬枯骨之感應如此。則有喪不葬者。其罪何如。

羣書上編

卷之八

七

仙湖小集

物之方者

天學初編云。凡天下之物。無有不圓者。天圓地方。以言其理則可耳。若言其形則亦圓者。天爲鷄子之殼。地爲鷄子之黃。日月星辰草木果實。皆體圓。水之滴而成珠。漩而爲窩。亦無勿圓。然則蓋物之本來面目。而亦有不盡然者。雲林石譜。台州黃巖縣有方山。其山之巔狀如斗。因此得名。所產石不以巨細。有數色。率皆方形。其質稍粗。本草方解石。敲破。塊塊方解。故以爲名。別錄曰。方解石生方山。李時珍曰。方解石與硬石膏皆光潔如白石英。但以敲之。段段片碎者爲硬石膏。塊塊方稜者爲方解石。名山記云。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其洞之旁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過是。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爲粉碎之。亦無不端方。此卽雲林石譜所云耶。宇中一覽云。洞庭君山產方石。不宜移植。有江南人掘得一本。種于園。次年抽筍亦方。然細軟不堪爲器。再年筍亦不方。與他竹等耳。昔李衛公常以方竹枝施金山寺僧。題數年見僧。詢方竹杖今在否。

羣書上編

卷之八

七

仙湖小集

啓云已規圓漆之矣德裕慨然。寧波志有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峯寺植竹斲化為竹而方。又登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健勁可爲杖。不讓張騫筍竹也。融州亦出大者數丈。陸璣疏云詩谷中有維維益母也。方莖白華。本草牡荊其木心方枝對生。較方竹其枝亦對生故方。本草魴魚李時珍曰魴方也其形方。山海經歷兒之山其上多樞多櫟木是木也方莖而圓葉黃花而毛其實如棟服之不忘。天中記云湖熟有山頂正方上有池水又云山形方如印故又

纂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倚湖小集

陵墓興廢之數

名勝志云殷湯陵在汾陰縣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其陵先有石碣以銅爲鎖盜開庭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墓物多是鐘磬及樂器投其銘于汾水後事泄爲有司所理乃于水次得其銘銘曰吾後二千年終困于恩繇是執事不復深其罪又山西澤州有成湯池舊傳商王因早禱于此鑿池者三元至正間重修湯廟工徒渴飲池水水暴湧作雷鳴聲衆因建亭其上名曰顯化池又江隣幾雜志云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乙之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清淵侯失干考詳地誌致此謬夫商湯王能顯化于廟之中而不能顯化于墓之內能預知其數于二千年之前而不能弭救其變于二千年之後且同一廟也能顯化于衆工修廟之時而不能顯化于降封爲侯之日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也三代之時便有銘石耶便有設機伏弩耶皆難以測也湧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

纂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倚湖小集

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李憲爲太守。旣至。命伐其樹。吏人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溪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卽令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郭璞爲王敦所害。事在金陵。不知何緣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卽五百歲矣。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刻室廬潰丘墓甚多。旣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前三五步。工人以言于師度。師度嘆息久之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十數郡。明皇詔侍御史鄒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漬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于高原。旣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後有銘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鄒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考其年。果千歲矣。又太和中。有柳光者。常南遊行山道。誤入山崦中。日已晚。見松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桐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啓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回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神祠。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底。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繇今之後。二百餘祀。熠熠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几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寃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此乃得道者語也。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德二年歲巳卯。武之在卯。蓋武德二年也。堯之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號。去其炭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我知。人不我會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值唐初至此。二百餘矣。烟烟其光。和和其始者。謂歲在丁未。南方丙丁火。未亦火位也。今天子建號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之。東平乃吾之邑也。益又信矣。此非得道者之遺記乎。西湖志行春橋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此地宋時爲左軍教場。三寶墓。墓教場內。常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師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顯衡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定數如此。則行。

乃橫街橋也。精神錄。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蔓縛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開。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一統志。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河決水絕。城破。一古墓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有高流之還。吾上高原。流之爲造棺柳。改葬焉。上虞縣琵琶坊。水經圻有古塚。墮水甕上有隱起字。云。笠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宋謝靈運取甕。詣京。咸傳觀焉。一統志云。鐵棺在湖廣歸州白狗峽。其地亦名鐵棺峽。唐將軍王果爲雅州刺史。舟經三峽。望見縣岸間有物似棺。令人視之。果棺也。骸骨存焉。旁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將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之。愴然。因爲飲祭而去。博物志。漢夏侯嬰封滕公。一日駕出東都門外。馬悲鳴。踣地不進。命左右搗馬蹄下。得一石。柳有科斗書。作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江南野史。沈彬年將八十。居阜上有大樹。可數拱。嘗示家人曰。吾死可葬此。既將葬。穴其處。乃占塚。

見其間儼然一古燈臺。上有漆一盞。墻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墓埋。漆燈猶未焚。留待沈彬來。隋唐嘉話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輓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策言君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莊子狶韋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吾里。夫靈公之爲靈久矣。兩京記洛陽西市。隋曰利人市。而西北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水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異聞記云。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世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錄示史官姚書。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誠其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

之名卽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于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復書曰。屬在途路。據載運思。頗有所得。發贖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隱昭之預。敬冀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曆術。測會徵旨。當梁武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巳。是初祀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二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祀計一千八百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

五百二十一會於何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  
會於六千三百決辰交論日則十八萬六千四百會  
于二九重三四百圮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曆計  
之無所差也。所言年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  
矣。李吉甫聞其事。後貶明州長史。得此書于隱者張  
玄陽。怵逾獲寶。爲著論曰。夫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  
而圮。偶然也。窮象者已懸定于十八萬六千四百之  
前。矧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美  
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傳說夢達于巖野。

彙書十編

卷之八

全

倚湖小集

子房神授于圮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  
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若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  
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于性命之  
理。將免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與。開河記云。麻  
叔謀開河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  
人如玉。髮生過腹矣。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  
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堦下有流泉。  
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後一千年。  
方登梵率天。叔謀備棺葬于城西。

十國春秋前蜀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齒。乾  
德時。官常州節度使。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  
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後有爛腹  
一。中古錢一枚。有二蛇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  
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  
五。嫁于崇。五年而娠。惡其姪。遂卒。銘曰。車道之北。  
祁山之陽。深深送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  
世變陵谷。險列城隍。乾德丙午。壞者合郎。是歲爲乾  
德六年。丙子合郎即承檢小字也。前定錄云。延陵

彙書十編

卷之八

全

倚湖小集

包縣因遷汴舟于隋阿時。以迫遷限。舟人寡而力殆。  
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掄。過符離縣之西。  
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盤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  
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  
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楊槐。衆咸異之。而莫知  
其所謂。尋問縣史。皆名楊槐也。



顛不刺

西廂詞用顛不刺三字解之者其說不一。暇耕錄云。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貴賣紅刺一塊于官。重一兩二錢。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其寶淡紅色嬌。留青日札云。祖母珠本綠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溪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色。帶石皆出于回回山坑中。金陵

藝書一編

卷之八

三

倘湖小集

瑣事云。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時。太祖所藏南京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李時珍曰。寶石出西山回鶻地方。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有紅綠碧紫色紅者名刺子。暇耕錄云。典瑞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面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石。

鳥獸率舞

虞書百獸率舞。蓋言八音諸和而感動之也。然鳥獸蟲魚固各自有能舞者。類記之。竹書記年周宣王三十年有鬼舞于鎬京。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獻舞雀。周公命返之。詞林海錯。陶詩。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註。刑天獸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搜神記。漢昭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于王宮。端門中王使吏飼以酒脯。舞一日一夜不休。卽死。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

藝書一編

卷之八

全

倘湖小集

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通考云。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南史。宋孝武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謝莊所上甚美。又使莊更作舞馬歌。以令樂府歌之。梁史。天監中。襍飲于華光殿。適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張率與劉洸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梁武帝設無遮會。舞象驚排突陸衛。王公皆散。惟黃門侍郎裴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

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瑯環記云姑蘇城中皮日  
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  
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  
雲。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  
邊。荊州有鶴澤在府境。晉羊祜鎮荊門。澤中多鶴。  
嘗取教舞以娛賓客。神仙傳葛公指蝦蟇舞皆應  
節。使止乃止。白氏集孤鸞見鏡。睹其形謂爲雌必  
悲鳴而舞。搜神記云葛玄常指蝦蟇及諸行蟲燕  
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異苑云山鷄愛其羽毛。映  
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繇。公子  
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前舞不知止。遂至死。  
韋仲將爲之賦。羯鼓錄云宰相杜鴻漸能羯鼓。永  
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  
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  
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脊溝中養者十年。及  
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  
臨嘉陵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  
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鵲。讌話曰。今日出艱危。

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微賈。安  
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  
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曰。昔  
嚳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于此稍  
會致功。未臻玄妙。尚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  
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  
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收于山下。忽數  
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復  
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旋有二大。自其家走而吹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  
首似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  
率舞固不難矣。珍珠船云。教舞獐者。燒地置簫。其  
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聞鼓。掌亦跳梁。  
教龜鶴舞亦用此術。漢書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  
舞于河。大曆十四年五月丁亥。放舞象三十二于  
劍山之陽。虞國爲日南守。有惠政。雙鴻隨行而舞。  
東觀漢紀。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使  
校官。穆公沙竄爲張雅樂。樂足垂。趙應樂聲而舞。後  
縣星十餘日而去。

各西湖 從張玉甫先生所記而增葺之

杭州西湖。擅名天下。晴好雨奇。比于西子。致令金亮有立馬湖山之志。斯亦可謂勝絕寰區矣。然天下之。以西湖名者不一而足。要必各有勝處。茲臚而誌之。在浙江則杭州有西湖矣。而湖州府長興縣亦有西湖。在縣西南五里。一名吳越湖。相傳吳王築吳城。章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頃。後湮廢。唐貞元中。刺史于頔復之。寧波府治西南有月湖。亦名西湖。有十景。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月島。松島。花嶼。烟嶼。竹嶼。爲四明遊觀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咏。今湖存而洲島嶼廢。嚴州府城西南有西湖。唐刺史侯溫開。衢州龍游縣西南有西湖。宋馬天驥擬杭之西湖。開此以備遊覽。溫州府城西有西湖。謝靈運詩。側聽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仰視喬木杪。俯臨大壑淙。在順天。元氏掖庭記。燕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常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鶴。施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

叢書上編

卷之八

全

西湖小集

小舟。繚絲爲欄。木蘭爲槳。命官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在應天。則潁州西北有西湖。長十里。廣二里。景

象甚佳。宋晏殊歐陽修。藉輶相繼爲守。皆常晏賞于此。題咏甚富。在河南。則開封府兩西湖。一在許州。週九里。一在鄆陵。週二里。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不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溪水滙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耳。且西廣于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呂公爲守。因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呂公嘗有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盤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遇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真欲稱漁叟。願賜開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大池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數瀾。西邊終易湮塞。數十年來。公廬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河南歸德府之睢州亦有西湖。河南汝寧府城西有西湖。上有盤光亭。待月臺。舊志

叢書上編

卷之八

全

西湖小集

云。許陳蔡四州皆有西湖。孔武仲詩。亭下湖光疑不流。及百尺樓臺。醺新綠之句。皆咏汝寧府城西之西湖也。又云。汝州城西有西湖。一名龍塢。其水四時不竭。灌田千餘頃。在湖廣則孝感縣有西湖村。宋太祖微時。常索酒村姥。姥持酒進。言權禁甚嚴。此私釀。幸密之後。登極。弛西湖酒禁。此縣又有東湖村。徽宗時。夜光燭天。掘地得周九鼎。貢于朝。湖廣沔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又景陵縣有西湖。唐陸羽傳云。景陵縣西湖有鴻鴈集陂。橋上而遷小。書二編。卷之八。 允 倘湖小集

見于下。僧史積師得之。至三歲。以易占得鴻漸于陸之爻。而定姓名也。在福建。則福州府城西有西湖。相傳湖上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漳州府城西有西湖。泉極甘美。可辟瘴。湖上有綠蘿幽勝。古諺云。聞山。聞西湖。平。此時出公卿。宋張成六詩。水遶漳城湖已平。向來有記。山公。卿。白袍不倦三冬學。錦綬行看四馬榮。又長泰縣西有西湖池。在四川。則成都府崇慶縣有西湖。湖中亭館回環。乃一州之勝。又成都漢川西湖。有金龜亭。僞蜀武成三

月午六月五日。廣漢太守孟彥。驛奏有金龜九寸。遊于西湖荷葉之上。繪圖以獻。叙州富順縣有西湖。方廣二頃。水冽多佳魚。菱芡蒲荷。充滿其中。宋程驤詩。飽看西湖似剡川。有懷無處問長年。四山攢翠爭爲地。一水涵空欲補天。范石湖吳船錄云。蘇青城縣二十里至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內西湖極廣。蘆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川勝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在廣東則潮州府治西有西湖。綿亘十餘里。中書二編。卷之八。 允 倘湖小集

有四亭。曰倒影。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嶺。宋陳堯佐詩。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治東又有東湖。夏月荷花柳陰絕勝。瓊州府亦有東湖南湖與西湖。東坡謫瓊州之僊耳。此湖常爲所遊玩。廉州府有五湖。東西南北中各一湖也。東湖岸上。陶弼建五湖亭。惠州府城西有豐湖焉。廣一十里。中有漱玉灘。點翠洲。明月灣。披雲島。諸勝。此不名西湖。而實在惠州城西。亦東坡之所樂遊也。湖上有平湖閣。六如亭。東坡之妾朝雲。葬于亭下。又云。廉州府城西羅湖。亦名西門。

上有平湖書院。宋寇準、韓琦、韓億相繼謫此。東坡常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守陳太常因取其語作書院而名之。卬州有西湖池在白鶴。在廣西則桂林府西有西湖。環浸隱山六洞。廣七百餘里。按隱山在府城西。本名盤龍岡。唐李渤出領。乃辟通石林磴道。若天造然。因名隱山。范成大志云。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運。六曰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西。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狹隘。側身入。有穴通嘉運。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于東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採取玩之。或以釘盤相間。遺南潛洞在西湖羅家山上。雲南府城西亦有西湖。卽滇池之上流。蒲藻長清。人多泛舟遊賞。交趾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藥寶採取之難

凡奇寶異藥。來自遠方。人第珍重之。展玩服食之。豈知人力採取。亦自有百方艱難焉。古聖王所以不貴異物也。如廣東採珠之人。繫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掣出之。墜于龜鼈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蛋戶。又合浦海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于外者。始可採。又或乘驪龍之睡。

藥書二編

卷之八

辛

倘湖小集

藥書二編

卷之八

壬

倘湖小集

而奪于領下。稍逢其窟。輒爲蠶粉。雲南寶井。寶氣悶上中之輒死。須置木盤中。盤底多瘡。水霏微四灑。久隨而下。寶氣始不上騰。推此而言。其類實多。西溪叢語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着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卽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卽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云。李時珍云。鉛生山穴石間。人挾油燈入至數里。隨磧上下曲折。砍取之。其

人若連月不出。則皮膚萎黃。腹脹不能食。多致疾而  
死。西溪叢語又云。并玄子伏永圖有試烏塲消石  
法云。其色取白石。英炎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  
書言出烏塲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  
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  
身上諸毒。盡化為水而得長生矣。形如鶩管者良。  
陳霆墨談。拂林國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許。掘坑并數  
十。乃使健夫駿馬。皆貼金箔。進運行近海邊。日照金  
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其勢若粘裹。其人即  
回馬疾馳。水銀隨趕。若行緩則人馬俱撲滅也。人馬  
行速則水銀勢緩力微。遇坑壅而溜積于其中。然後  
取之。與香草同煎。則成花銀。

藥書二編

卷之人

空

倚湖小集

毒地

地以生物為主。然亦有毒地。出于常理之外者。周叙  
云。嵩陽有郭汾陽廟。金趙霖撰碑云。汾陽領兵清河  
朔。至是索芻粟。里人皆言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為  
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  
之。毒因以息。里人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  
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曲江志云。龍塘濛濛對過山  
中。源自高州。塘深且廣。其田數十頃。水有毒。沾足即  
爛。若人食其田禾。不一二年即死。今號蠱毒田。水多  
魚。人不敢食。搜神記云。漢永昌郡不遼縣有禁水。  
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  
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  
似有聲。如有所招。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人號  
為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李  
延壽曰。吐谷渾部內有黃沙。週圍數百里。不生草木。  
因號沙州。山堂肆考。徽外火州地皆砂磧。若遇大  
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徽外人呼為瀚海。宋史云。沙漠  
五尺不畜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

藥書二編

卷之人

空

倚湖小集

蝴蝶與喪祭之事

蝴蝶之爲物甚微。何與人間事。而往往喪祭之間有見之者。易曰。精氣爲物。游覓爲變。大抵蝴蝶俱從蜩動之蟲類。蛻化而成。頗有游覓之意。故以氣相感召與。堯堅雜錄云。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微饌然後辭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至病。常璩云。益州刺史段蜀中山川神祠。取其松栢爲舟。惟不敢毀武帝祠。畫髮錄云。李鐸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微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月方散。癸辛雜識。楊吳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于江氏之旁。竟日不去。及聞計。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愛于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耳。李商隱記之以詩云。碧筍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翻

集書十編

卷之八

禽

蝴蝶小集

劇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太平清話云。

王雅宜病于壬辰。卒于癸巳。臨終夢蝴蝶入袖曰。吾其已矣。林和靖咏蝶詩。情人歿久竟猶在。傲吏齊

冰夢亦勞。珍珠船云。黑蛺蝶大如蝙蝠。橘蠹所化。

北人或名之武蟬。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此二種蝶。大有鬼神之意。太平廣記。梓州有陽關

神。卽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翼德飛也。靈應最暴。州

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廷錫。納成都美姬霞卿。甚

寵之。携之赴官。經陽神祠前過。霞卿暴卒。惟所生一

集書十編

卷之八

禽

蝴蝶小集

女。非廷錫之媳。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關

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

于盥漱飲食。皆如生焉。乃曰。俟我嫁女。乃與君別。廷

錫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

客列坐。卽有一黑蝴蝶翩翩掠庭席而過。卒以爲常。

廷錫爲延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蛺蝶

一名鬼車。河南通志。汲郡人元翰林。母王憚母

先亡。墓于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往合葬之。墓中

出已而母柩蓋珠露疑綴。鼎明。燭。二黃蝶飛。繞柩終之。狀清香襲人。按刻乃曉。觀者不異之。

子孫間有肖其祖

父子祖孫。一脉之所傳。一氣之所通。往往貌有肖似。宜其然矣。乃有數傳之後。而支裔仍復肖似其祖先。則深可異焉。集異記曰。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三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白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遽負擔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齋屬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其吏于某處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縶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者。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場。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

集異記

卷之八

七

尚湖小集

言我豈有他術哉。常聞人之紹續其祖。或三五世則

必有一人肖其祖先之形狀。斯其驗與。睽車志。文

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

姑。啓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無小異。計其死之

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堯山堂外紀云。曾

聚字子聚。永豐人。永樂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

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

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而追亦于成化戊戌探花。及

第。鄭小同玄之曾孫。以其手紋似已。故名之小同。英

集異記

卷之八

七

尚湖小集

發不羣。輜輶六經人師尊之。郭願世語。魏黃初盜

發吳芮塚。見芮尸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君形

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

也。長沙王至綱四百四十年。如前蕭穎士追至忠烈

王亦二百八十年矣。



儒家脫化

去來翛然坦化無碍。此其遊行自得。僧禪家示之以爲高。然而理達則可前知。心空則能無累。吾儒往往有之。顧不以駭俗驚人耳。孫公談圖云。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卽薰沐趺坐而化。次尚官至屯田郎。夢溪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龍圖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

藥書上編

卷之八

宋

倚湖小築

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早已與君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又指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又吳人鄭夔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寺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夔甫聞之。喟然太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叙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夔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

藥書上編

卷之八

宋

倚湖小築

歟。國老談死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甚召謂之曰得非售宅虧直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捧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淮安志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預置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及期遍請羣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去。玉壺清話云南唐先主李昇受吳主禪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釋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唐延和中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欽溫軟如生。眉公見聞錄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舖換送先

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明日午時天地晦暝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近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暝悉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湧幢小品云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窓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遂輟業治園圃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卽閉戶走匿帷中戒家人無外窺俟其去乃聽出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十者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平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復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聞公奉孫此鄉有九天一氣真人祠甚靈我夫妻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晚年結廬談詩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

永仁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否。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真。溪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儕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但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年八十二。清波雜志云。葛謙問乃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溪契禪悅。伴毘陵。常語人曰。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移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珂雪齋外集云。昆山王明佐。其父與王太史同祖。與袁元峰先生爲密友。明佐入都。元峰念故人子。厚遇之。且爲謀一官。一日。偶以手書遺明佐。令代作古文詞三首。明佐以小牘禱題數字。答曰。足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烏邱所爲古文詞。夫古文詞。非深于六經子史諸大家。安可望其津涯。

也哉。元峰嗤其狂。後竟落魄歸。詩甚佳。書法尤工。晚年微示疾。自以所書金剛經置之於懷。坐化而去。又淮張爲吳王時。有金氏女十餘歲。能前知。張士誠奉爲神明。取之入室。依其母。旣長。絕美。欲納爲后。不可。將盡殺其家。金氏許之。曰。太夫人實鞠養我。辭太夫人去。至則拜士誠母於堂下。化去矣。士誠大驚。乃以籍沒嘗熟富民曹百萬貲。財爲治塚墓。今嘗熟猶有金姬塚云。鎮江府志。閒樂先生陳伯修。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所。殿宇巍然。中有冠服而正坐者。如天帝。侍衛環列。前者引公拜殿下。俄傳命升殿。慰藉久之。曰。卿平生奏疏。可悉錄以呈覽。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策事。郡守賈倬搜取焚滅矣。帝曰。擇能記者錄之。卽有仙官導公至簾下。幕中設几席。筆硯上置一青冊。公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公開扉。前日草疏具在也。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公言矣。遂覺。呼其子大理丞。至。引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顙。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謂刺致。士將而視。舊書去矣。其子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于

謂夢與帝而此爲內詔之兆。公曰不然。豐相之終亦夢朝帝。永歸之兆也。時太守虞純臣告其子曰。適尊公有狀。丐掛冠。正康強。何乃爾。言未既。轉呼陳殿院。永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永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日置酒別家。衆親戚追夜。公逆不止。諸子至。則已跌坐而往矣。七日有僧來。陪曰。昔在瓜州。夢一官人。朱衣騎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不濡。或指言陳殿院也。故欲瞻其遺像。

又蘓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衣

叢書玉編

卷之八

童

倚湖小

稱者通。謁羅浮山道人江觀。湖既見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今某持丹度公。袖中出小盒藥。黃色而膏融。以置佛室。後食密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卽甦。紹興十七年歲旦。與家人約別。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白樂天志崔元亮墓云。公晚年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易簪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于遺疏之末。手筆云。暫榮暫悴。石敲火。卽空卽色。取生花許時。爲客公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

### 不可理解之事

李元陽記畧云。雲南劍川州石寶山。緣崖多石。觀音諸菩薩羅漢像。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知爲天成者。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覆辨別。莫究端倪。閩部疏云。尤溪縣有山。銅鐵出焉。山氓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爐經宿不遷。鐵不可煨。此理之難辨者。名勝志云。博羅縣有石鑑。在石樓之南。有一石。光彩如鑑。石下有黑白棋子十八枚。往來相盪。人拈之不起。隋唐嘉話

叢書玉編

卷之八

福

倚湖小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有聲。睽車志。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老學庵筆記。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簣揚。七社民家。壓死幾萬。人填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旁草木廬舍。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爾皇

大業云。陝西澄城山初爲一山。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此山分崩。東西馳三四十里。遺址平陷。宋史慶元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爲淵澤。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南方草木狀云。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于此而香于彼。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與。桂海器志。竹筴。稱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燬。蓋物理自爾。非異也。浙江沿海等處。以竹篾代鐵盤。煮鹵其中。火然于下。鹽成而竹亦不焦。同此理。後山談叢云。秘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蓑褲。紗綿相半。陳文燭遊記最上婆羅坪。捫石穿林。黠黠不見天日。岩下硯硯甚多。千年積雪。冰氣皚皚射人。已上天門石。度仙人橋。投光相寺宿。老僧取米炊飯。爲言頂池水無泉脉。可給

纂書二編

卷之八

事

倚湖小集

千人炊米數沸中食。過百沸則心結粉粒。反不可食。大業拾遺云。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兵丁困敝于役。嗟嘆聲聞于道。時運石之人將船于江東岸山。取石累構爲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所損。錄異記。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踞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古老相傳若聚火燒此石。吼。即響。塘山吼而水沸。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經一尺已來。出地七八尺。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東邊者。坐即靈。西邊者坐之。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洽聞記云。南嶽岫嶠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不可解也。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酃陽雜俎。有人遊南山乳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若工刻玉石者。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係已

纂書二編

卷之八

東

倚湖小集

次孔不復滴。當手承處衣袂二寸不就。大中記。  
寶曆元年。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却  
上坡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執鋤。趕至止  
所。其石高一丈。又李師誨兄弟于納僧處得落星  
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見星墜于前。遂掘之。得一  
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後視之首。亦如磬。有孔  
穿。繚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而墮與。此石流傳安  
邑李吉甫宅中。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  
以手摸書而知其字。南史。梁陰子春雖無才術。臨  
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  
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各  
山記。招寶山有棋子坪。凡欲取棋子者。先以白飯撒  
之。翼日可得白子。以黑豆撒之。翼日可得黑子。晉  
書。朱漢賓少時善射。常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  
而落。其鏃正中其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碩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錄是人皆號之曰朱落鴈。  
草木子。元至正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  
一富家正廳。安置巨床。胡椅。圓爐。臺桌。廳旁一室。

讀書編 卷之八 事 備湖小集

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床椅。桌皆縱。此  
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涼州異物志。有大  
人生于北邊。偃臥于野。其高如山頂。脚成谷。橫身衆  
川人若近視。卽有尖銅電擊之注。曰。惟可遙看。不可  
到下。到下則雷霆流銅鐵之丸以擊人。七修類稿。  
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門。俗曰馬異。左轉數丈。  
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  
若鷄棲之聲。予親試之。果然。彭文憲筆記。成化元  
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電  
然視之。皆黃泥。九子堅淨如櫻桃。大拾而破之中。有  
硫黃氣。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  
農家誦經。展旛行者。暑倦。置牛皮于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  
針。萬計皆長三寸許。彈丸皆如櫻桃。竹針皆長三寸  
是孰爲而就較量之。

讀書編 卷之八 實 備湖小集

神畫

名畫錄云。蜀王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命黃筌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于此殿呈技。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掣臂數。四蜀王嘆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畫壁奇異記以旌之。蜀人蒲思訓所畫各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旌幟兵仗。王公車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靡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春末。蜀王夜夢一人。被帽放襦。龐眉大目。方頤廣額。立于殿堦。跋一

樂書上編

卷之八

章

倚湖小築

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之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思訓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祛疔疾者之神也。因令重修。此足呈進。後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卽命焚之。魏武帝游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興圖之。而帝自爲贊。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置于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經日霧霽。黃魯直云。異哉李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

祖矣。蓋神駿精覓。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王逢賦

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死覓到紙氣方就。豈

前代亦有此事。龍城錄云。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

上有六馬。濃塵圖。明皇最眷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

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始信神妙特與

變化俱也。祖鑒成都僧于邛州鳳凰山。畫觀音。

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僧道

宏。峨眉人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巾冠。

改號龍岩隱者。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猶則

樂書上編

卷之八

章

倚湖小築

無鼠。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易以僧。崔寧鎮蜀。以異國夫人任氏本浣花。遂繪夫人真于中。會昌間亦在毀例。聞女啼泣之聲而止。宣和畫譜。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吳道子畫驢于僧房。一夕而聞有踏徑迸裂之聲。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謂點卽騰驤而去。人以其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道子

畫龍則鱗甲能動。每天雨則烟霧生。或者謂道子即  
僧繇後身焉。又唐韓幹善畫馬。時陳闕方以畫馬  
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間幹。幹曰。臣自  
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嘗一日有朱衣玄冠  
人叩門稱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疋。幹  
立圖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  
來。此所以爲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人牽一馬訪醫者。  
毛色骨相醫所未見。忽值幹。幹驚曰。真是吾家所畫  
馬。遂摩挲久之。怪其筆意冥會如此。俄頃若厥。因損  
藥書上編 卷之人 王 倚湖小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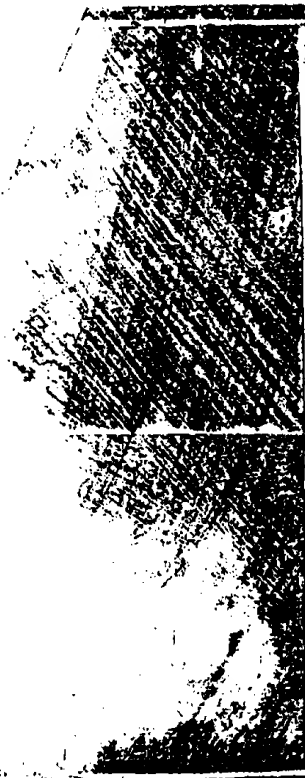
真畫品。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踞齧長鳴如  
索水草。號爲畫聖。 湖海奇聞云。汾州尤孔昭後園  
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宿。  
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  
妾隣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宵之歡。孔昭大  
悅。與飲留宿。自是日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  
上畫亦亡。 龔堅續志。元澹善畫。入神。嘗至僧寺。畫  
一婦人乳一小兒子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僧怪之。  
一日澹復至。僧以爲言。澹笑曰。若欲止其啼。乃舉筆  
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洞天清錄。何尊師作貓  
則鼠皆遠避。又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瑯環記。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  
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  
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  
畫者。後思訓嘗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丹  
青志云。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絲木求  
者。鱗集。洵內幾遍。晚年修道。懶于舉筆。人具絹素輒  
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



問往往有言龍飛去者。又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促之。延巳云。有一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輕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蕭繇光獨立圖也。問之。則董源筆。又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曾之時。景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日大風雨。中雷電交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蕭石飛去。意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遍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洒鷄狗血。以厭之。恐飛去也。又張舜民云。叟臨江而居。其妻遺十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藏短鱗。但未畫鱗耳。芸叟試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責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卽放去。謂神魚云。名畫記。曾不與圖。青溪龍張僧繇見而鄙之。

卷之八

畫 湖湖小集



龍泉寺雨遂定

卷之八

畫 湖湖小集

乃廣象于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畫壁鬼魅。廉廣畫一龍方畢。雲蒸霧起。龍騰雲而上。楊子華圖龍于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虞氏雜說。明皇時。元早一年。將作少監馬紹正于屋壁。龍繪事未畢。覺黑雲生梁棟。俄而龍率攫案。

陽學彙書二編卷之九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仙神攷 附魁星

祀宣聖靈異

蘇州置獄

留氏子姓結狀

遷海

年號

彙書二編

卷九目錄

倚湖小集

海中國知尊中國

黃魚船

海程

僧兵取勝異

白雲

大將偏將

外國詩文

笑言

各種落花生異

候潮草

羅念庵先生

百衲琴

西南風雨

後唐小周后

代草狀元賦

洪武初待元紳士

忠義之人有後

金陀粹編

彙書十編

卷九目錄

倚湖小集

越王山

貢櫻桃

不對策不書史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禽言

漢壽亭侯考證

曹操不強孔明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卷之四

卷之九

箇湖小槩

說從而爲之辭也。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掌其職。因以張爲姓。則張仙之立名可思已。抑有見魁星之像而得高科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天上真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爲文星哉。陳公士奇督學于蜀。蜀人臨科場必泥塑小魁星而賣之。士奇呼各茂才而出一句曰。賣魁星。買魁星。虧星不買。虧星不賣。諸生無對。次日又呼諸生而對前句曰。真麒麟。假麒麟。焉知是假。焉知是真。又世本云。揮作弓。彘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矢之神名續長。則其爲神

景書

卷之九

11

欽定四庫全書

勝志云。鶴慶軍民府有峰頂山上翠峯有佛祠。郡人以歲三月之望乞子。投弓矢山中。蠻俗亦知投弓矢爲乞子之義。則張仙之說不可通之乎。閩書福寧州霍童子那羅巖。卽華嚴經所云陀羅延窟者也。有石室數百丈。可容數百人。寺建石室之內。頂石如彈。搖之則動。祈嗣者祝彈爲應。莫不如響。此亦可証以彈爲子之說。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疏云。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祏大祝。

酒飲于高禰之前。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獨授以  
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獨禮之  
禰下。其子必得天材。疏云。禮此所御之人于禰神之  
前。禰在壇上。御者在壇下。故云。禰下以祭神必福降。故  
曰其子必得天材。

金龍四大王。傳是宋處士謝緒。宋亡赴水死。不欲為  
元臣。且大有功于河。封為水神。其生在金龍山。故號  
為金龍。考之嘉靖乙丑。會元陳棟作淮郡鎮海金神  
廟記有云。龍于五行屬乙。泊異風。皆木也。木畏金。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三

倚湖小集

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鎮海金神廟。然則地四  
生金。所謂金龍四大王者。或卽其以金鎮海之義。而  
謝處士既為宋室忠臣。且有功于河。沒而為水神。不  
必拘拘于住金龍山而行四也。金臺記聞云。江淮  
間濱海多天妃宮。其人為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  
遂寔以為靈素二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  
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地。元故天稱皇。地稱后。  
海次于地。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  
文。蓋所祀者海神也。由是推之。黃河之水。天主來。

于海則河者海之源也。金能生水。以河神而取像  
于金。不亦宜乎。海神之數以三而為女。河神之行以  
四而為秀才。亦見陰陽相生之意焉。魏堅志云。黃

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為湍潦所敗。每一  
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  
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撰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  
晝夜。遂命備牢禮。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  
曰。下有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  
劍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四

倚湖小集

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于岸。辭以相族。至  
于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  
登舟。洪流陡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奏  
予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祀于其處。請于朝。封  
為四將軍。以為龍方三娘之子。塑像立于旁。靈應甚  
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疑為神云。然則宋  
之河神已為四將軍矣。自元至今。又稱為四大王。或  
亦有因焉。湧幢小品云。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謝  
安之裔。金兵方熾。神以威曉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救

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飢。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義不臣北庭。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廟廟。大明兵起。神示夢常祐。聖主時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河。舟楫過洪。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人何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于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祇事益虔。纂要云。邛州崇真觀後昔仙人張遠霄者。往來于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也。

祀宣聖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拜先聖于廟門外。圻立而上。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又按歐陽器虛。乃宋元之際。莫月禹高足也。善內煉。精氣結爲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本身偃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侍于浦城青華道院。適值仲夏上丁。縣大夫方祀宣聖。月林問曰。老釋修煉。不以生死爲變。儒學不然。未知仲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于是入靜室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忽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眸噓氣。啓戶而出。語月林云。初至文廟時。見一人絳袍玉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昌君也。天帝命我爲宣聖察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真人。飛神謁帝者。未嘗獲瞻其像。惟見金光焜耀。吾乃今知仲尼亦然。考之續綱目。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

子仁宗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然則宣聖之靈。仙與人所欽仰。祭祀之際。無不現其靈異。彼刑餘之人。寧不致其變做耶。陳天若闕里記事云。某同學掌東甌縣事。適營馬縱牧二騎。欄入聖殿。伏石桌下。數十卒昇之。莫能牽舉。懼報營將。叩頭願奏。優馬伏如故。某同學聞之。束帶焚香再拜引過。一門斗

叢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倘湖小集

幸廉作教事。先聖俾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香案丁祭。則致齋禋祀。凡進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坐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湧幢小品云。吳道子畫孔聖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穹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火。

叢書上編

卷之九

八

倘湖小集

蕪州置獄

錢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竄起而武肅錢王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受命盡籍土地府庫率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認爲蔡京姪棄書王編卷之九 九 倘湖小集

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聒囚鼓州民震駭獄旣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疇姚失其名重按之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景象其後遂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按通鑑此爲徽宗大觀元年丁亥歲也時蔡京怨劉達會蕪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

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蕭服往代疇至蕪卽日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九月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虔州而經竟竄海島

攷之太湖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于此嘗置男女二獄楊旉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眉彷彿郎都叢棘地嚴扉應是古圓扉其地有獄山故累朝皆興大獄于此地今順治末年亦以三法司官親蒞姑蘇按殺諸生生以錢糧事而哭哀詔者也雖數百年其光景猶相符焉若沈疇蕭服可謂真御史矣不殺人以苟富貴陰德莫大焉然通鑑實無姚姓之御史紀聞或傳說也

蕪州置獄

卷之九

十

倘湖小集

留氏子姓結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于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獨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此抑太祖之遺令。或土臺明大義者之者爲憲禁也。宋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亦此類。考之福建泉州志。蒲壽庚其先西域人。徙居泉州。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見宋事不可支。因而降元。宋幼主過泉州。宋宗室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世傑攻城凡九十日不下。遂解去。元以壽庚有功。進昭勇大將軍。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泉人避其薰灼者十餘年。明太祖有天下。禁蒲姓不得讀書入仕。然則留氏子姓之結狀。應亦朝廷之

讀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倘湖小集

功令也。姚涑曰。太祖禁蒲壽庚孫勝宗之子孫

不得齒于士類。留夢炎字中齋。與文文山俱一

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夢炎

自比歸就養于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

劫灰化塵縐。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庚

公空抱北風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逝水知。

白髮門生憐未老。青衫留得衰遺尸。

讀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倘湖小集



遷海

康熙四年間。以海波恒沸。濱海居民。多與私通。遂下遷海之令。凡海島中及近海居民。皆爲遷入內地。其觀望不卽遷者。移兵剿誅之。其遷海州縣所遷之民。流離無歸。顛踣于道者。不可勝紀。按海壇山屬福州。有舊事私記曰。海壇山周圍八百里。計三千七百八萬四千餘口。秋鹽魚課等米計二千餘石。巡海四塞。烟墩二十四所。外隔小琉球三晝夜。內通海口港一潮水。居民依山佃種。蓋海表名區也。洪武中遣江夏侯視海防。侯以轉委福州右衛李彝。彝索賄無厭。而有林揚者。素任俠有氣。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畫圖貼說。本山畫作微小孤嶼。外通琉球。一晝夜。內接鎮東城。三晝夜。巡司只畫一窠。燭墩盡行抹殺。太祖覽圖。下旨曰。天下孤山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反。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給官田與耕。宮室與居。子是東南至福建廣東。北直沽澎湖三十六嶼。盡行調過。下令三日爲期。後者死。皆倉卒不得舟。編門戶。床簀爲筏以度。值暴風十九覆沒。時海壇已墟。

叢書初編

卷之九

七

荷湖小集

稅五千餘石。錢三十餘萬。及其他雜徭皆如故。諸徙者既失業。不任徭賦。鞭笞逮繫無虛日。多鬻子女。至有雉經者。有司不敢問。楊奮然曰。傷我海頭民。不死海。且死賦。乃詣關上書具狀。有旨逮繫彝。併繫楊侯。守臣還報。彝懼投縶死。閩中守臣遷延不卽報。至宣德初。擬上詔釋楊。復下旨。凡自孤山調移者。產業稅銀。及遞年雜役。俱免一半。于是廣閩浙潮調移之人。皆頌揚德。楊子孫科第累不絕云。則是明之國初。亦遷海也。蓋無海警。而以一夫索賄。簞鼓以致如此。

叢書初編

卷之九

七

荷湖小集

按彭蠡湖。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熾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章泉間。福州連江縣下竿塘山。有白沙鏡塍等七灣。與上竿塘並。時大海中。上並有民居。洪武二十年内徙。同安縣彭浪嶼。在嘉示海中。民居之。二十年與大嶼小嶼俱内徙。成化間復舊。福寧州蔚山在大海中。有三十六灣。昔有居人。洪武中内徙。又浮瀛山在大海中。上有四灣。控壓海道。宋元間居民甚蕃。亦洪武間内徙。

年號

順治年間改浙江崇德縣爲石門。以其與年號相犯故諱之。此建言之誤。亦禮官之不深考也。夫年號所以標年記事。官民通行。非若廟諱之當諱也。唐德宗興元二年。以梁州爲興元府。上元二年。廢昇州府。改爲上元縣。從年號。宋太祖太平興國年間。江南仍置太平軍。改永興軍爲興國軍。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畿內改祥符縣。高宗建炎四年。避金寇自溫台間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官吏軍民上表乞府額。帝曰。唐

書

卷之九

五

倚湖小集

德宗以興元元年卒。梁州改梁州爲興元府。于是賜名紹興府。升越州爲紹興府。孝宗隆興年間。改洪州爲隆興府。不但不必諱。而且賜之州縣以爲佳名矣。若明時隆慶之改爲延慶。及今崇德之改爲石門。蓋皆建言者之誤。而禮官偶之不深考耳。朱平涵云。隆慶年間改隆慶州爲延慶州。其術亦如之。承天有延慶殿。改爲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爲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名勝志云。陝西鎮安縣地。唐之安業縣也。唐之乾元。五代之乾

祐皆以年號名縣。至元廢爲乾佑巡檢司。景泰二年

仍置縣。改今名。河南通許縣。本陳留扶溝二縣地。宋

初置通許鎮。咸平間升爲縣。楊侃東京賦曰。復有咸

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

宇之制。甲于畿甸。宋嘉定十年。知蘄州事趙彥橐奏

割崑山縣安亭等五鄉于練新市。置嘉定縣。以其年

號爲名。宋嘉定未。寧宗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

禦使。尋承大統。改元寶慶。是爲理宗。遂陞邵州爲寶

慶府。從建號名也。宋慶元三年。從吏部胡紘奏。折龍

書

卷之九

六

倚湖小集

泉縣松源鄉置慶元縣。以紀年爲名也。閩永福縣。唐永泰年間置。初名永泰。從年號名焉。宋崇寧間。避哲宗陵名。改永福。漢建安初。分侯官之北鄉置建安縣。亦從年號。徽宗政和五年。改關隸縣爲政和縣。又徽宗崇寧間。改四川永昌縣爲崇寧縣。以從年號。陝西仁壽縣。舊名普寧。隋文帝辛酉改元仁壽。是歲邑人因獠亂。避兵東嶠。早苦無水。禱泉騰湧。事聞。以年號改元。命縣名仁壽。而以東嶠山爲飛泉山。又蜀成都亦有仁壽縣。亦隋仁壽年間所置。

海中國知尊中國

緡雲鄭公汝璧字邦章所著賄記云暹羅國海界有萬里沙東蠻牛國者沙外野種也隆慶元年求婚暹羅國王拒之峻東蠻牛大恚統沙外諸國兵由萬里入圍暹羅三年而城破王自到并席捲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事世子屢書令請印報仇次子遣使隨通事揭元禮具金葉表方物入貢請印時余在儀曹詰以請印何爲答曰暹羅受貢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耳時予奏請撤廣東取舊文製都統制使印以予之揭通事江西豐城人歸此遂不同貢使往言其風俗甚悉大都是佛地代出一僧稱國師王視朝必在側有不度卽糾正之國人向背王以國師爲善蔡崑山鄭若曾記曰嘉靖丙辰四月十八日倭船七十餘至無錫搶邑人華重慶至舟皆眞倭惟賊首寧波人稱四官不知其名舟連幫十五日出海過劉家港羅參將帥舟師擊之沉五隻賊驚斷纜而逝各不相顧重慶舟爲風所逐凡行二十八日至一山其大不盈數畝舟人登之伐木舐舟見草履

叢書

卷之九

七

倚湖小築

知爲高麗地俄高麗邊將遣三舟卒百人巡視矢石交發賊逃匿山林財帛盡爲所取舟亦被焚二十九日又三十餘舟卒千人搜山勦賊無遺重慶等中國九人冒死號泣而訴生擒至國都凡歷二千里半途有光州牧者卽中國之布政司也先是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自元至牧相遇審問見華姓無錫人卽問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得非汝族耶曰然蓋重慶之族祖名察者也元歸以告王八月王賜宴倍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餘敬也每人賞竹帽一頂

叢書

卷之九

太

倚湖小築

桐鄉關浙江外。身世海天東。阻折于戈地。依稀覓夢中。愁多宋玉恨。誰慰遠人衷。丙辰早秋。雙溪書。夫荒服之外。正朔所不及。而尺組乃制其軍興之命。一華學士一介之使。而餘芬庇其族人。則知中朝之式靈遠耳。洪武初。倭連年寇于並海郡縣。三年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王曰。我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泄華。以小國視我。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既而發舟數千艘。我比至一時。風霆飄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非蒙古地。我亦非良弼後。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使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夫日本以趙良弼之後。而幾于刃之。高麗以華察之族。而委曲以生之。宗族之係重矣。

叢書

卷之九

九

倚湖小築

黃魚船

承平時。黃魚船每年四月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蘓州沙船以一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淡旬之間。浙人曝魚成。蘇人冰魚。鯽鮮。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于內港。賊衆多不知。竟登岸而已。魚船出海。則遍海皆船。人力整肅。器械犀利。賊望之而氣消。勢阻。自倭變後。嘗道慮倭混入。禁止探捕。職方唐公順之。率勅視師。毅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約撫臺。每府魚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收稅。于軍餉大有助。而嗣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汛之倣矣。淡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對峙如門。羊山在金山東南。大七小七之外。其至劉家河。順帆不過一潮。此即黃魚之淵藪。外此不盡有也。取魚惟在四月。亦須候潮。潮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雖取無有。蓋月出潮長。月沒潮長。月直潮平。月斜潮退。故每十三而潮起。小至初一日而大。十八日而極。放船者潮大則出。捕小

叢書

卷之九

九

倚湖小築

水則歸鬻也。羊山淡水。乃倭人入寇必經之道。黃魚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天意假手于山。沙精悍之人。出捍吾邊鄙柔脆之民耳。此魚又有三水之分。頭水者魚多而味全。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之。蓋冬至一陽萌動。其魚乃生。前此但有子而已。無小魚也。時至小滿。則半年內所長大者又復生子。頭水所捕者。其子在腹。先天之氣尚固。故味全。過二水後。子皆爛矣。但為胞所裹。直俟冬至乃生耳。其時真氣已散。故味薄也。諸魚之尾皆與燕同。而黃魚尾獨細。

藥書上編

卷之九

世

備湖小集

稟天地之純陽也。鳥魚之朝斗者。稟天地之純陰也。嘉靖四十四年。倭賊于三沙受困。遂出海由大衢。

南行者甚衆。由羊山西行者七十餘艘。蓋欲犯蘊淞也。適捕黃魚船數百在洋。協力與戰。賊懼而去。

海程

海中行舟。以望山為准。使黑夜無星可辨。及當晝而霧障。則如之何。曰。老于海道者。其所憑在針舵更。三者而已。蓋火掌視針。長年運舵。香公計時。三者缺一不可。必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針相對。隨風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針經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調截之法耳。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為十更。以焚香幾枝為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尾。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此風此潮如何。方為一更。必須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為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其處。尚是半更。或流過船腰。則斷其為大半更。或舟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而後復進。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以坐而知。凡精于其術者。其于所過懸山。孰為可泊。孰為不可泊。孰為有蛟龍潭。不可以發鉞砲而戰。孰為可戰。孰為風信將作。孰為潮

藥書上編

卷之九

世

備湖小集

勢急緩。嘗水辨味。可知舟至某處。有無暗礁。伏沙。皆歷歷在其胸中。海外之國來貢者。明時皆設市船司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處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卽有互市耳。占城暹羅琉球等處。未嘗寇邊。其通貢不待言。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為二百舟為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使高麗錄云。行海舟人以風勢未定。尚候其熟。蓋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不爾。至洋中卒然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又行海當風急時。則加野狐。馴制風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馴于大馴之上。使之提挈而行。又云。海行患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四方莫辨。黑風則飄忽晦冥。不可復辨。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海王宅在姑蘇東入海五六十程。小島之前。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夜中望之。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

叢書三編

卷之九

三

備湖小集

莊子秋水篇。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云。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焉。間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間。元中記曰。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惡熾焉。水灌而不已。惡熾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焦盡。故名沃焦。天中記。昌國縣海中有砥柱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水滙于此。旋漏若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藝堅志。台州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倚。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處。舟楫不可近。舊傳東海泄水處。一統志。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烟霧。元史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濤。漁舟際此。回者百一二。瀛涯勝覽。溜山牒。餘國四面濱海。僅如洲渚。小國也。有石門如城闕。有八大地。皆以溜名。亦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數。所謂溜水。二十是也。舟行遇風。一失入溜。則水弱而沒溺。

叢書三編

卷之九

三

備湖小集

僧兵湖廣土兵

嘉靖中倭寇之亂。以僧兵取勝。此古來未聞。不可以不有記也。後復以湖廣土兵出奇。故併記之。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蘓淞海濱。其兵民禦之敗而走者三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也。先是倭寇首陷黃陵。杭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于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賭酒于湧金門。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

卷之九

卷之九

七

倚湖小集

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揚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爲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于蘓。走金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內。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

卷之九

卷之九

七

倚湖小集

與月空曰。爾之之都院也。宜述僧兵衆寡不敵之形。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爲將。見講楞嚴經于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于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天員自推入僧。願與校技。入人壽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遶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伏。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兵十八人。天員領蘓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剿。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僱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釣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龍青備諸身時。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道哨六團。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迎。止存母子船五隻。鐵

永取火燒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紛。十一月天員與朱指揮議往八圍迎賊。留提督僧無極于六圍下營。朱指揮先往八圍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圍。賊聞之卽走。天員引兵至一圍之翁家港。遇敵已申時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于後。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卽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包爲八扛。卽我兵。天員令曰。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于其內。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龍花一九于口。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歸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于左右。持兵仰天而揖。置衣包八扛于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騎兵左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長鎗者奮勇前戰。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前

手發射。鐵棍隨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棍刀手繼之。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循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拾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于陷入靛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大王妻也。僧某號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卽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尼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犬爲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于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千而遍。心開氣足。學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真南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其陣法每前



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在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一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若在前者敗。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前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徵所屬。照揀選。宜慰餽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今日多士中敢有死衝者。收此銀。獎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標下十六人是。

集書上編

卷之九

宋

倚湖小集

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擾其鋒。或憂其性難訓。萬一生變。何以制之。嘗聞二宣尉言曰。吾祖宗相傳土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守忠義故也。若恃兵勇。謀爲不軌。朝廷下片紙。令降人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聞其門帖云。心懸九重。跼步敢忘燕關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又一帖云。節愆可以延年。何必遙天尋洞府。守身便是報國。却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達。豈可

否矣。此二種兵。皆以倭倣而見其長。所謂極倣極節。則利器也。既舊之。四方無事。未之講求矣。按朝野紀畧云。右林俊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鏗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司彭藝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募南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敗。共擒斬首功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自有倭患來。得志未有如此者。考此時又徵田州。

集書上編

卷之九

元

倚湖小集

瓦氏兵亦精悍有功。按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僧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惜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繼茂功。以垂令範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田四十頃。猶至今寶之。白晝環言云。少林寺當黃巾之亂。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危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笑其妄。僧還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辟易。遂散去。僧

歸以其法授衆僧而隱。乃紫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唐初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本朝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戍于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砍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担夫二百挑米。

叢書二編

卷之九

手

倚湖小集

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離灰試閱。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闔至暮而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于紫玉山初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任環禦倭

嘉靖三十二年。倭犯太倉。操江蔡公克廉任城中。卽檄本府同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應援。任公握符崑山見檄。卽行移書府中。戒其子曰。我仗國威討賊。萬一不支。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各成一個是而已。更周身書名以決一死。衆爲感泣。公雖敢任而民兵不習戰法。遇賊一衝。無不星散。公鐵衣單騎。帶月獨馳。賊疑有伏。不之敢逼。兵亦稍稍復集。與同甘苦。遇曠野則教以戰守之法。時賊方橫行。無人敢格。而目中常接任兵。自後公懼失士而先登。士懼失公而爭進。賊怒甚。必欲殺之。一日追急。兵士踞而哀額。賊大呼曰。吾所欲殺任耳。誰是者。庖人徐珮應之曰。我是也。欲殺則殺。賊遂殺珮而去。公收珮尸。瘞而奠之。先是珮恐賊覓公。以公所乘馬甲冑裝束行野。戒左右呼爲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當困危迫。與公同匿溪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嘗被流矢墮馬。兵衆昇之而馳。又遇賊水濱。被公過橋。斷橋木。賊不能及。賊知公德感人之深。人皆樂于效死。弗忍害。且憚之。每

叢書二編

卷之九

手

倚湖小集

遇輒大笑曰任拚命又來矣。遠而去之。民有賊中逃歸者。述賊疑公屢殺屢存。殆天神非人也。不可殺。其後公遂屢敗賊兵。事聞轉爲僉事。又轉副使。巡撫林云。捐生轉戰數合。至使寇稱之爲任拚命者。任兵憲環之樹。結爲奇。徐珮以一庖人而身代任之死。又庶幾與紀信同傳矣。此事正史失載。王鳳洲記二館人事而失徐珮之名。予特表而出之。 閩書晉江莊用賓。萬曆己未會狀元。名際昌之曾祖。以進士任浙江僉事。罷官。時年方三十一。嘉靖之季。島倭內訌。薄郡城。城門閉。門擁不得入。哭聲震野。用賓分守一門。請開而納之。身與弟用晦募鄉兵三百。後先殺賊。賊大恨。剗用賓父塚剖屍去。用賓用晦徑走賊壘。奪父屍出。用晦死賊中。撫臣以聞。久不報。用賓亦卒。萬曆甲申倭寇朝鮮。去用賓殺倭時四十餘年。子鳳章請闕言狀。上方欲風勵有勇。以擊倭。詔贈用賓太僕寺少卿。官用晦千百戶。予世襲。然則當時官不至開府。一何爵之薄也。平壤錄云。倭仰日本。在柯那韓國之東。與朱厓僂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總

卷之九

卷之九

手

尚湖小集

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其人兇狡無信。貪誦輕生。好殺人。佩一刀。點面文身。頭盡去髮。頂上稍留少許。並如中國人。而草履多圓。僅蔽足指。跟不着地。以便跳躍。長竿步戰。怯于水。齒。精于刀法。鳥銃。疎于鎗弓。其鳥銃實銅鑄。成利。錐研之。成孔。光潤。不用木柄。繫繫于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竹弓長八尺。以足踏稍立發。矢以海蘆爲幹。鐵鑊二寸。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鬪。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奴。善鬪。忘死。倭之取勝。大都以此等人爲前茅。

卷之九

卷之九

手

尚湖小集



大將偏將

昔王晉溪瓊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洗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銳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銳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勲。可見勝兵不在多。人遣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愚謂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爲法。黃蘊生曰。漢淮南王安將反。囑憚大將軍衛青與汲黯。而茂胤丞相弘以下。大將軍凡七擊匈奴。斬捕首功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及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間爲敵人所生得。其才器

讀書一編

卷之九

論

倚瀾小集

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于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于壁壘行陣。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及觀青所以謝繇建者。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則是謹身媚上之人已耳。于是併其戰陣方畧。俱抑沒之。而獨添嗟嘆息于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踴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衆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掩也。淮陰侯謂高帝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劉溪漫筆云。山東趙任少習弓馬。有臂力。弱冠成進士。授中書。跡弛不羈。衣緋馳馬試劍。以浮躁出爲縣丞。縱肆奪官。及倭犯朝鮮。糾少年三百。謁經畧萬丘澤于遼陽。時碧蹄新舛。請兵一隊。破倭自効。萬公不肯嚮之。謂戰守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兵。輕許人戰。趙拂然辭去。送出轅門。長嘯一聲。三百人同時上馬。馳若飛電。蓋豫約諸少年。曉萬公用舍。以嘯爲號也。萬公悵然若失。追之無及。此亦不足當偏將之任。而顧棄之耶。

讀書一編

卷之九

論

倚瀾小集

外國詩文

外國之詩文。唐承徵初新羅國女王真德。大破百濟。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詩頗有唐風。五代至宋末。占城國王楊普遣使上表詞。亦可觀高麗國則本箕子之遺風。詩書禮樂歷代不廢。設科目以詩賦論取士。朝鮮詩集傳之中國。彬彬如也。若日本國。亦頗以詩文著見。其得于何教耶。宋端拱初。日本僧裔然等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及本國職貢。并年代記各一卷。不通華言。而解隸書。有問則書以對。其國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詩十七卷。而中國典籍頗多。後請詣五臺求印本。大藏經許之。裔然歸國。奉表來謝。有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葬。猶亢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頃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又云。金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扇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上。蓮花迴文。神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于東海之東。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運明春。初到舊邑。其語皆倣策云。所附頁有金銀貼。

卷之九

毛

尚湖小集

毛

卷之九

毛

尚湖小集

毛

絲視鹿毛筆。松烟墨。螺釧書案。螺鈿書几等物。觀其文房器具如此。非漢于詩書者不能。而宋咸平五年。海南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藤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倡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然而列朝詩選載日本詩僧五人。一見于宋學士集。三見于沐公滄海遺珠集。蓋洪永間。凡日本僧入貢者。多謾謫居滇南故也。正德七年。日本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境清天寧各寺駐宿。雖責其越例。亦以遠人慕化優容之。八年六月使回。迷矢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清河嵩嶺。隨即護解遣回。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爲客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萬曆三十九年。海颶飛揚。溫州恭將沈有容獲異船三隻。皆交趾人。中有一人名裴福寧。自稱爲校生。通三場。舉止迂濶。大類老儒。押韻吟詩。有也知上國施仁義。生養溪恩荷九重之句。湧幢小品。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于守。

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樓空  
在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羣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跡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朝辭  
詩選中有許景樊七歲能詩號女神童兄符筠皆狀  
元策進士之妹故以妹氏稱適進士金誠立壬辰金  
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  
存其四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  
龍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 又冰屋珠扉鎖一春  
花烟雨滿綸巾東皇近日無遊幸閒殺瑤池五色  
囊書上編 卷之九 倚湖小築  
又青苑紅堂開寂寂鶴眠丹窻夜迢迢仙翁曉起喚  
明月微隔海霞聞洞簫 又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  
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萬年 又宮  
詞二首絳羅袂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  
泥書勅字內官分送五侯家 又綠羅帷幄紫羅茵  
香射霏微暗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待  
新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詩曰桃花開後杏花稀  
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峯  
圍風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營故鄉歸

不得白雲春水掩柴扉 平樓錄云萬曆壬辰倭陷  
朝鮮王京宮眷南轅官屬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  
眾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  
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氏翰墨交最密今存四詩贈  
郎云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  
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自適云虛簾殘漏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  
簾秋思云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櫳涓涓  
玉露圓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七夕云無窮會合豈  
囊書上編 卷之九 倚湖小築  
秋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  
一年期 朝鮮孫谷詩不載姓氏毛帥文龍搜得者  
曉行云水關西路聽鷄鳴嶺月初沉曉霧平人響聞  
聞茅店語馬蹄連上板橋聲悠悠漸喜鄉山近瑣瑣  
偏知旅態生更下長坡說徒侶天明須趁及先行  
步虛詞青銅結伴婉凌華夜下三洲小玉家閒說紫  
陽宮裏事玉階偷折碧桃花三壇中夜講真經大集  
羣仙列盡庭惟有老君修別殿手書雲篆送玄冥

美言

禪僧言良田千頃。日食二升。廣厦千間。夜眠八尺。此見道語。然吾儒先有之。南宋周郎上書曰。一體兼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韓詩外傳。載北郭先生妻曰。結駟聯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隋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滿。有疾便辭。從政名言云。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理背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張無垢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逐魚者。滿逐獸者。趨。佐饗者。嘗。佐闔者。傷。孤憤觸乳。驕子。晉母。醜女。憎黛。丐子。諂金。果。厥失地。不生魚。龍失水。不靈。君子之交。煥不增華。寒不凋葉。愚人多悔。不肖自賢。蒼鷹驚而就。鸚鵡慧而入籠。紫衣賤俗。猶化齊風。長纓鄙懷。且移齊俗。天非人不囚。人非天不成。宋舒璘字元質。通判宜州。常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景。

落花生

近時有一種名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荳。其花亦似荳花。而色黃。枝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即結實于泥土中。亦奇物也。實亦似荳莢。而稍堅硬。炒熟食之。作松子之味。此種皆白。閩中來。然閩中又有一種花名滴金者。秋開。花黃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秋珠露滴成芽。物理小識云。番豆各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種之一畦。不過數子。行枝如壅菜。虎耳。藤橫枝。取土壓之。藤上開花。花絲落土成寔。冬後掘土取之。殼有紋。豆黃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孫面曰。蹲躡。番豆也。生啖有油。亦致下泄。羣芳譜云。滴金一名夏菊。一名艾菊。一名旋覆花。莖青而香。葉稍而長。尖而無極。高僅二三尺。花色金黃。子瓣最細。止三三層。明黃色。心乃深黃。中有一點微綠。巧小如錢。自六月開至八月。苗初生。自陳根出。既則遍地生苗。由花梢露滴入土。即生新根。嘗驗其根。果無理屬。酉陽雜俎。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夫花落地而成子。固已異矣。至葉露滴而成芽。成苗。不

入異哉。又有一種形如香芋。蔓生。藝者架小棚。使蔓  
 之花開。亦落土中。結子如香芋。亦名落花生。洞冥  
 記。地花氣葛。此葛于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  
 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又烏衣國有  
 掌中芥。是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  
 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中。不經掌中吹者  
 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踣地。亦名躡空草。燕  
 昭王時。有千葉。穠穠于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  
 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此數種。北落花生。更爲奇  
 絕也。又漢武甘露池。西有露池。中有浮根菱。根出  
 水上。葉沉波下。名青冰菱。拾遺記。昭帝琳池。中有倒  
 生菱。菱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藝芳譜云。甘露子一名地環。或云卽蓮  
 荷。根形長如聯珠。色白。味甘而脆。葉上露滴地。卽滋  
 荷。是以有甘露之名。錢問相云。山中有名栢昔。伐  
 其根。用斧碎斷之。如鱗。斂然。三年後。木腐生。單而不  
 盡。在木。凡霜霰所薄之地。一霰一單。或在地。或在寒  
 或濺于山阿。高下數十丈。俱成單矣。夫風蘭之生。玉

風襲荷。滴滴金之生。于露。雷草之生。于雷。木草之生  
 于霞。然後知風雪露雷。皆生物之具也。劉美之贊  
 竹譜云。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攀一竿。欲種。則鋸  
 其苗。截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  
 荀不三載而成林。此竹似石榴楊柳。可押而活。亦生  
 之奇者也。劉庭筆談云。竹有三十九種。惟慈竹爲  
 上。慈竹者。發育蕃茂。有如慈母。故名。夏月。經雨。滴汁  
 下地。生葍。似鹿角。色白。有一友遊跡。今天下。言遊  
 海之地。有一種桃名落地桃。桃初開。後花落土中。結  
 實。其下。至冬遇雪。其有桃實處。雪融不凝。置標其處。  
 雪晴。掘之。則桃甚大。而甘脆。異于常桃。





候潮草

守宮樹葉似槐而夜則葉相合。晝則葉開。候潮草間有英如榆莢。潮至則開。退則合。夫脩煉之士以月之圓缺驗氣之盈虛。以潮之長落察血之盛衰。故入藥鏡曰。天應星。地應潮。不意草木無知而亦有然者。若十洲記云。蔓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之則夢所思之人。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魏文帝時有合歡草。狀如蒼一株百莖。晝則聚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述異記云。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酉陽雜俎。蝸蚌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海物有數九者。每九泥百而潮至。異魚圖譜云。物有招潮。適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

卷之九

候潮小集

羅念庵先生

吉水羅念庵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嘉靖己丑廷試第一。時年二十六。官至贊善。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恭。近人皆言其已仙。今方士往往自稱遇之。錢牧齋曰。達夫沒。人言其仙去不死。數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候怪。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于虞山。得無相失。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仗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考之徐存齋所作誌銘。及王公時槐所作傳。皆云。先生以弘治甲子生。至嘉靖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所第。年六十。一子世光等。葬公于赤石潭山原。方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如是則先生考終。明明可據。胡相傳仙去者紛紛也。誌中又言公嘗遊衡嶽。仲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今考念庵集中。其拒友人書未見。而異端論三篇專攻釋教。而于道教則勿及。夢中贈道士詩曰。談

卷之九

候潮小集

人多知道少開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白早。未易走兮至難倒。倒得未時成。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除夕云。能持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跌坐云。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跌。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入山云。覆甕生白非初有。懸風如輪奈久何。欠康節觀物吟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連申處起天根。則于黃老家內餐之說。似曾體而行之。傳爲仙去有由哉。念庵先生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詭譎。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証。然以三者皆其一端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先生得孟子之意。故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斯言出而陽明之學益顯。是知念庵先生真得陽明正傳者。朱平涵曰。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亭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

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日來就予談。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予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以實告。曾遍詢。皆如之。溪以爲異。始知仙遊去也。野客叢書。天寶初。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自製序與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朝士自李適以下十七人。餞別有作。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卒年八十六。予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泐者。于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于台州上昇。徧于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然觀李白憶賀監詩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則知章寔死矣。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之類。虛實難以溪信如此。

百衲琴

萬曆間衢州祝海岳置琴精妙。其材取于唐古殿之頽梁。蓋唐時多以桐樹為佛殿梁也。皆以方寸之塊漆綴成之。名曰百衲琴。劉賓客嘉話錄云。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蠟殼為灰。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響絃一上可十年不斷。乃知百衲之名所由始也。石和志有百衲琴見通考

東谷李之彥硯譜云。石晉時有李處士能補碎硯。百

葉書上編

卷之九

琴

倚湖小築

碎者。齊歸旬日卽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法。此亦可謂之百衲硯矣。烟雲過眼錄云。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杭州瓷司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西南風雨

大抵東北風發則天雨。西南風發則天晴。故俗諺有三。雲過西。水滿溪。雲過南。水沒潭。言東北風也。雲過北。好晒穀。雲過東。晒煞老長工。言西南風也。獨黃梅之時。以西南風謂之哭雨風。此風急則雨驟至矣。又諺云。五月南風招大水。此南風而得雨。乃天氣使之然矣。姚叔祥云。余每憶長安有西風雨之說。比至關中。遇雨。必驗風所從至。大都西風十九也。此西風而得雨。乃地氣使之然矣。方中履曰。凡雨以西南東

葉書上編

卷之九

雨

倚湖小築

北為斷。然冬夏不同。南北之地亦不同。如自楚入豫。春東北風亦不雨。黔多雨。滇多西南風。其類未可執一。各自有說。衢州名勝志。常山縣石門山石徑。僅容一人。下臨大溪。其巔有竅。每旦雲出其中。東馳則雨。西則晴。此亦西風雨而東風晴。異乎常者也。

後唐小周后

姚叔祥見只編云。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擁臂。後身在空中。太宗以身當后。后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頗有元人題上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禁園紅紫滿龍堆。蓋以靖康為報也。又有宋人嘗后圖。一婦人裸跣。為數人擡擗。人皆甲冑帶刀。有嚙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以口銜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襪相示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上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鮮花紅董董。潑蝶攢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絲兒是清風鎖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此指宋元滅金事也。但珙不至殘廢至此。曾讀大誥。高帝自身歷戎陣以來。未嘗污一婦人。第納逆漢一妾耳。比藍玉私元妃主。大怒被責。悉送出塞外。王封涼國公。錫其過于券。其優遇亡國。遠出宋元萬萬矣。方之

卷之九

辛

倚湖小集

太平興國二年。後主為隴西公。薨。周亦隨薨。吟騷集

史未見太宗幸小周后及孟珙亂金汴宮闈之事。此二圖不知據何野史而作也。馬金南唐書云。大司徒周宗二女皆國色。繼為國后。後主繼室小周后。乃昭惠周后之母弟也。昭惠感疾。后嘗出入臥內。一日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以寔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歿。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後主樂府詞。有祝禧下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但成禮而已。隨後主歸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為隴西公。薨。周亦隨薨。吟騷集所引龍哀江南錄云。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寵轉避之。此圖之所由作也。昔孟珙本傳。史氏稱其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遺貨色絕滋味。其于滅金之役。必無妄舉也明矣。且理宗紹定六年。四月。崔立降金。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荆王及金主諸妃嬪。凡車二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其年十月。崇

卷之九

辛

倚湖小集

太平興國二年。後主為隴西公。薨。周亦隨薨。吟騷集

古聞蔡邕孟珙始帥師會之。蓋宋嘗會破汴京也。又姚叔祥云。有天興墨淚一書。及托名亡金舊臣。志宋元破金之事。其記汚辱宮闈事。不忍讀。蓋必宋人借此吐氣耳。金人蓋遷宋宗室男女以行。金之亡也。元人亦盡遷其宗室男女以行。明太祖不犯元之宮闈。及明之亡。君后且同殉。而闈又以敗。邇無盡遷男女之慘。豈非天道昭昭耶。前五代之君。強許取國。又必誅滅其子孫。殆盡繼而其身之子孫亦受其報。宋帝優禮降王。刺史又有牽機藥之說。蓋降王多以

書上編 卷之九

至 倚湖小集

誕日。薨受飲賜酒故也。洪武太祖薨。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及次子地保奴俱遣官送歸。此千古僅見往闕邸報見。順治皇帝初親政。有旨云。明季子孫以其事發覺後。各處獲其宗室。輒罹慘殺。朕方在宥天下。何獨朱氏不在涵育之中。後凡遇鎮國將軍以上。送京安插。其餘隨地入籍。又各陵皆遣人守護。萬曆陵未有守衛。特令置又入。崇禎帝之廟而揮淚嘆其有君無臣。隨議修崇廟貌。并陵墓。此豈從來世主可及哉。

代草元文字

古來相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試場中往往有神助矣。夢花洲閒錄云。祥符中。蜀中二舉子赴試。夜宿張惡子廟。風雪夜深。席地而寢。忽見廟中燈燭如晝。嶽瀆貴神相會。商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為題。諸神皆一韻。各刪潤影改。既畢。兩二人私喜。謂此為吾二人發也。盡記其賦。寫于書帙。無一字忘。至御試。二人分坐東西廊。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憮然不復記憶。前賦趨問西廊。亦然。遂

書上編 卷之九

至 倚湖小集

各率筆草草完局。及唱名。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與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錢商栖猶園所記云。萬曆初年。毛鳳起為茂才。其父每晨入酒仙祠。炷香。默祝曰。神兒成名。重新此廟。辛卯。鳳起應薦。得才難一節題。原本生疎。憮然若睡。恍惚有青衣少年連呼曰。起。吾奉太上真命。為卿代草文字。今年作解頭。誦聲如流。鳳起寫畢。遂絕聲響。不敢增損一字。榜發。果領解頭。然而往時固平平文人也。其年溫陵李學士主文柄。稱賞再三。目為神助。鹿鳴宴畢。命撤所攝。

黃金花賜之。于是監臨提調諸公競割以遺解頭傳  
爲盛事云。予嘗謂天于功名特達之人。付之以錦繡  
心腸足矣。何爲臨時處辦。而勞于代筆乎。予邑庚午  
解元曹木上振龍。于是年之元日。其師陸夢鶴鳴勸  
夢已爲解元。而題爲博厚則高明。借木上同課此題。  
夢鶴文先成。木上讀不置口曰。已得驪珠矣。弟子不  
必作。若塲中只用先生此文。而先生另作可也。聞中  
次題果然。夢鶴果另作。木上遂爲解首。若木上之才  
學自足取元。而天必假之手者。以示功名之有定分  
也。此事較前二事。更爲自然巧幻。

卷之九

語

倚湖小築

洪武初待元紳士

洪武開國之初。所以待元紳士者。極其優厚。獎其忠  
義。而抑其頑鈍無耻者。皇明盛事云。元楊維禎爲浙  
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爲  
武康尹。入明。五司浙閩文衡。一考會試。年九十三卒。  
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年一百餘  
歲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耆德最著云。爲元臣而元  
亡以後。不肯仕明。而猶召之修史典文衡。則其于元  
臣也。爲之至矣。乃亦有二事焉。按閩書。洪武三年庚  
戌。首開鄉試。閩縣陳信。元進士。以淮安學中式。林文  
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入于  
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已卯  
舉人。則是元時縉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圍  
中也。姚叔祥云。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  
醫訓。富而好行其德。時元之宗裔及大臣顯宦。卒安  
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髻鬣不免。醫  
訓公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  
格于上帝。第汝老子幼。貴汝孫矣。比讀何叔丘瓊墓

叢家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家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溪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焚而瘞之于此也洪武之初天下既定以中原士民有背中國而隨之北者既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蕃種族仕元爲顯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有上章造言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之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高帝之意也此蓋奉行之過矣若九靈山人戴良于洪武十五年召至京欲官之久而自裁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昇至軍前直言而死此又忠義者之果于自決非爲上者之不優容也七修類藁云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院山長教授溫州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致書徵至與語大悅俾典戎務咨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坐深浴病則賜醫沒年七十二上再三哀憐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

叢書二編

卷之九

美

倘湖小集

爲公卿無此寵遇玉堂漫筆云太祖命以官皆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泳化篇云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亂遂棄官寓揚避地松江之海上張士誠遣人邀之不至吳元年太祖定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棄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幸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起之稱病不出止手書諭口海濱之民好聞

叢書二編

卷之九

美

倘湖小集

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上僞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營壘。厚賻其家。湧幢小品。明太祖于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為德州同知。坐事。當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祭嬰云。蔡子英永無。人元季進士。累至顯官。元軍敗。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帝釋之。諭授以官。退而上書。言終身不二意。上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二。之出塞。

樂書一編

卷之九

彙

儀禮小集

夜大哭不止。人間故曰。思舊主耳。知其志不可奪。送

忠義之人有後

李祁字一初。蘭陵人。元統元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遷江浙副提舉。解職歸隱。洪武初。力辭徵辟。一初為左榜進士第二人。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嘗為廷心序青陽集。自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初因兵入永新。一初被傷。儒衣冠。僵仆道左。制新安余茂遣人舁歸。辟正舍禮之。歿而刻其墓。少師文正公東陽乃一初五世諸孫也。楊士奇志贊善徐公墓銘云。徐公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永樂甲申春。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而好古時為博士。陞左司直郎。後十年陞左贊善。清介端重。仁廟以師禮待。詩文皆為政足。及卒。親為文祭之。徐氏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為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領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印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由二事之。

樂書一編

卷之九

彙

儀禮小集



則忠義之人豈不克昌厥後乎 玉海云中元元年

拜鮑昱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使

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曰吾

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孫復爲司隸耳鮑宣子永後

漢書廉范字叔度趙將廉頗之後也受業事博士薛

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

之吏以問顯宗大怒召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

交亂天下范公府像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

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

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

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

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

名廉哀成哀問爲右將軍廉月張隨字子貞山西

王莽時爲大司馬府部牧

西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廟

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春米甚嘉嘆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收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

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張巡芮城人有

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以巡爲南陽人蓋自芮而

遷者死節後士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夢溪筆談云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慶曆中請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叅軍終

于殿中丞 一統志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來薄城

師旦且開門迎戰殺賊二驍將及數十人明日賊大

至遂戰死先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溪處一子始生

梁道上草中賊去後凡三日呱呱尚生人謂忠義之

感 朱平涵云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于

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

人及第而歸其兄耶然逃亦勝于降也自中有子萍

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達司經正字

辭官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國初被薦亦不應及病

却藥弗御而卒蓋亦賢者也 曹能始云宋將劉光

世之裔曰濠者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

起兵與復戰敗而死朝廷遣使至境糾察餘黨鄉豪

挾仇投籍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閱籍歸會大

軍因其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醉翼臥小樓探袖

取籍錄其渠魁二百人懷之遂縱火樓下朝使脫走乃出懷中二百人名授之朝使馳復命只戮二百人存活以萬計。濠曾孫卽誠意伯文成公基也。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數號煦庵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壽考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官僚皆學正公之報也。袁柳庄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

彙書一編

卷之九

空

倚湖小築

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獲免又百餘年而得柳庄云。丁鶴年贈相者姜奉先詩云德祐忠臣好孫子燭爛日光嚴電紫蓋奉先乃宋忠臣姜才之孫云

金陀粹編

岳鄂王第三子名霖其子爲岳珂著金陀粹編及續編所以辨之者極其精詳然有數事與近日所傳鄂王之事多不合如他書所載其背涅有盡忠報國四字中丞何鑄初亦効武穆及鞠時飛裂裳以背示鑄見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遂明其無辜而編中無有也第云刺繡爲袍有背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御賜札于旗曰精忠飛令行師必建之如是而已若此涅身四字果有之寧不誌之乎。編中稱布衣劉允升上疏訟鄂王之冤下棘寺以死今省其像于朔忠祠中而續編乃不見允升之疏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之書其書亦慨摯豈允升上書而澄之又上此書耶此書既上澄之作何處分耶。滿江紅詞一闕送張紫巖五言律詩一首編中亦不載岳霖與珂父子被訪至六七十年方始成書豈有遺逸如此者而趙寬記畧曰武穆王送張紫巖北伐詩及所製滿江紅詞皆王手書也云手書則又確矣但不知出于何年得于何人之手耳紫巖卽張魏公號

彙書一編

卷之九

空

倚湖小築

今臬司卽王之宅司治之左建有王之忠佑廟。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于此。俗稱銀瓶娘子廟。井在廟東北。有西蜀劉公瑞爲之銘曰。天柱絕日爲月。禍忠烈。奸險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錢。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嗟。井可竭。名不可滅。考此編。孝宗初。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與錄用子孫。繼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祥。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不經御旨追贈。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秦檜之欲殺武穆也。萬侯。萬與武穆有怨。遷爲諫議大夫。附檜意。劾武穆。淮西被誅。而飛因稽嚴詔。至舒。斬而還。必謂飛偏見。欲棄山陽。章凡甫上中丞羅汝楫。劾武穆亦此二意。反覆論之。章凡六上。此檜之真鷹犬也。後張俊令王俊告許岳雲。張憲謀還飛兵柄。引武穆質對云。其書已焚。實無佐證。或告尚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也。尚以白檜十一月十八日始割下寺命。以此詰許。

彙書上編

卷之九

奎

倘湖小集

穆而武穆實無逗留之迹。乃雜定之以附會其獄。應以十二月二十九日冤死。則是尚與汝楫附會黨寇之罪大矣。而尚後以取相位。汝楫竟三子羅頌。羅頌羅頌皆以蔭補官。豈非賞其贊成殺武穆之功耶。然羅頌知郢州。卒于官。羅頌知郢州。不敢入武穆之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遽卒于像前。願之德政及民。又妙善作實幹蠱之子。而報應彰顯如是。崇禎年間。新安呈坎羅氏族中。往往有文學高才。而未得科第。延道術清高者。設醮告于上帝。而道士伏草後。宣上帝之言曰。爾羅氏之先。附殺岳武穆。安望其子孫之科第耶。于是諸人又再醮。請曰。以言于汝楫之親枝。則可已。同族而非其一脉所衍。安得旁及耶。隔一年而羅公炳果以癸酉甲戌聯捷。噫。亦異矣。然余考汝楫四子。其三子皆以蔭補。羅頌知郢州。羅頌知郢州。羅頌朝散大夫。皆有學有行。長子頌反。無蔭官。應先物故耳。頌子阜。臣奉直大夫。阜臣子。極知瑞州有善政。頌子永臣。昭慶僉幕。睦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參軍。永臣子梓。江州察推。以廉稱。又兄頌子。

彙書上編

卷之九

奎

倘湖小集

北臣登第有文名任安慶教諭。原孫鼎知海鹽縣。士庶爲立生祠。後倅隆興。則汝楫之子若孫。在當時固已奕代替纓矣。豈上蒼亦必久而論定。迄今乃欲錮其子姓。彼万侯氏又當何如耶。秦檜妻妒悍。嘗嬖一妾有娠。妻不容。逐授莆田林氏。及長曰林一飛。檜既取王氏之兄曰王喚之子而子之。曰秦煊者是也。檜客曹泳獻計于檜。欲取一飛歸爲己子。故泳稱爲說客。在十客之數。然其事未果。而檜卒。其黨又欲爲料理王氏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史又載林一飛。檜死爲檜子煊。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余按秦檜于武穆死後。尚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以其與武穆同姓也。設林一飛而果其子。檜亦訝其與武穆同名而不願之歸矣。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及檜妻王氏万侯氏反。接跪墓前。嘉靖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然後人仍鑄張王之像而跪之。倪鴻寶先生有云。岳武穆之廟泥塑岳王。金鑄檜。尚人之欲不朽。檜尚甚于欲不朽。岳

卷之九

宋

宋

倚湖小集

王也。此卽詩人懲剝人之佚志之意。而語亦奇。丹陽有陳少陽先生祠。祀太學陳東也。鐵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入爲南戶部。舟泊祠下。登堂瞻拜。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平生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階石。石爲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孰謂鐵像遂不知耻辱哉。錢公希言作剪頭仙人傳云。陝西延安府葭州溪山中有剪頭仙人。日止飲淨水三甌。間用法水療疾。其水止取一滴入淨甕。確中携歸而確盈。煮服之疾愈。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敦請至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邊地且凍。見其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貌五十六七歲許。髮皆鬚黑。髭起。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便跣跌坐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偶論宋史及咸陽免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日夜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軍民求法水者甚衆。俄水不給。以紅棗代之。開府大帥

卷之九

宋

宋

倚湖小集

各送其二石置于閣下。乃召病者登閣。取畫仙人出。聚于袖中。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私質其姓名。年紀。默然不應。已而強應曰。姓周。晝夜百餘人環衛。忽夕逸去。不知所之。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墜下。各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考之通鑑。則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先勸武穆。爲白其寃。而檜乃改命。万侯萬等羅織之也。應以此時棄官入山而得道耳。乃金陀編額天辨錄敘中。止云何鑄。大理卿薛仁輔。以不願排檜而罷。大理丞李若。機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宗正士儼。以百口係任而幽之閔。最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關而坐。極典矣。亦竟遺周三畏之名與事。又虞公集題武穆墨蹟云。武寧湯盤。藏其元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于紹興元年所著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併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然而此文林君之名與字。兩編俱不載。則兩編之所遺亦多矣。湧幢小品又載武穆王之遺事二則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後升州爲承天府。

遂潭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剗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取爲周垣之用。得一石碑。光澤可鑑。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冠。迓之而入。此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代隨真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土錄之示余于南雍。殊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我爲岳某。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于此蓋再轉世矣。杭州高亭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住此亦六世矣。大王父稱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而伯顏曰。此岳公護本國現靈也。亟致祭祝之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歛兵北歸。如只竭力謀和。亦不能捨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宇皎潔。宋無一

兵且納欽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二觀此則王之靈爽。耿耿長存天地間。其在當時而汝楫之子粹死廟中。在今時而汝楫之裔孫絕其科第。豈不信哉。又他書所錄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贈米錢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給。使盡殘年。秦得其贖。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動。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籍紳之戒。徐愚山懸榻篇云。鄆城有岳武穆廟甚壯。

彙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倚湖小築

麗崇禎中金陵秦生某。故檜裔。流寓近鄉。教授已十餘載矣。一日入城過廟。感而肅拜。俯首至地。雙睛忽自墮出。若爲人所刮者。不勝楚痛而返。遂以瞽廢。邑城張生日擊其異。爲余述之。羅汝楫之子去王死未遠。忠憤方鬱。殛之也宜。秦生後王已數百年。又其餘支遠裔而意外之謫。乃至不可測。權奸之餘毒。流及數百年後之子孫。是可畏也。麗元英談數。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面三日不行。

爲建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命治之。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無眼。岳乃晷竟坐死。何竟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說圖讖餘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郭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至冢上。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鹿止之。少頃復下。終卒乃凌風。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碑陰。江西通志。華元龍字震甫。高安人。嘉泰初進士。授湘陰簿。時万侯崗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久而不

彙書上編

卷之九

主

倚湖小築

平。元龍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侯崗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安敢與岳氏爭田。田歸于岳。時論譴之。王文祿述畧。錢寧死後。覓到崔駙馬家作碑。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前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世矣。問汝是宋何人。不肯言。後召天壇道士遣去。道士云。天律尤重主使。續耳談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所發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法司未減其罪。惡檜也。

越王山

予家相去數里有山曰越王城山。其山中卑四高。城堞基址尚存。邑誌云。吳伐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各越王臺。又去予家三十里。山陰縣地。方有山曰越王岬。亦相傳爲勾踐避吳之地。大抵此兩處山皆止一徑可上。而又最陡峻。故可保守。按福州建廣東越王名山者甚多。未必皆勾踐之遺也。福州府城內有越王山。閩越王無諸舊城處也。浦城縣有越王山。上有越王臺。漢越王餘慶之堠臺也。永福縣有越王山。相傳越王無諸嘗遊此山。沙縣有山。俗呼越王寨山。山頂有越王基。延平府城北百丈山上有越王臺。建寧府大潭山。舊志越王無諸築城山上。以拒漢。史稱吳王六千戶屯大潭城。此地也。興化府莆田縣越王峰。在故縣東南山巔。築臺十餘層。礎石儼然。名越王臺。漢書東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所歷地多有遺跡。意此臺是也。又蛇灣城在仙遊縣折桂里。俗號爲越王城。邵武府城西有越王臺。爲越王遊獵之所。嘗有牧童于土中得瓦有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羅紋雁翅之狀。叩之鏗然如金石聲。宋黃希旦詩。荒

臺枕古丘。伊昔越王遊。輦路今何在。淒涼草木秋。建

寧縣北有百丈嶺。亦有越王臺。越王無諸嘗獵于此。

泰寧縣有越王塚。高踰十丈。相傳觸之則有風雨之

異。廣東廣州府府城內稍北有越秀山。上有越王臺。

越王井。乃趙佗因山爲之。府城北又有越王臺。宋楊

萬里詩。榕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吳王歌

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韶州府有越王山。在府

城北六里。俗呼白虎山。南越王劉鋹之墓在焉。大抵

福建多是閩越遊處之地。而廣東則有趙佗遊處之

地耳。若四川涪州長寧縣有越王山。相傳因有越王

墓而名。其墓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松合抱。未

知越王何人也。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

卒葬此山。江西奉新縣西五十里有越王城。相傳勾

踐伐楚屯兵其地。又安南又安府東岸縣有越王城。

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

舊部越地。故又名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又名頭城。

內有越王城。越王臺。斯則吳地矣。何以亦有越臺哉。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相傳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此臺以居焉。周紫芝邦彥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肯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勾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要之此說亦齊東之言也。越既併吳。遂移都于吳。此昔賢以爲范蠡之所營而名越城。其中有臺。遂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四 卷之九 七 倚湖小築

名越臺。斯爲可信耳。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二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廓。江西泰和縣有越王臺。相傳越公楊素築故名。名勝志云。湖廣雲夢縣有越王臺。相傳楚昭王姬乃越王勾踐女。女思鄉築之以望越王。福州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大江。臺上可坐千餘人。舊記。漢越王餘善于此釣得白龍。以爲瑞。于所坐處築爲壇。名釣龍臺。後人呼爲越王臺。長樂縣東北有越王山。閩中記云。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戰不

利子弟散居南海上。此其一也。南越志云。綏安縣今漳浦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船。其大千丈。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既而人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而與船俱見。一名越王潭。齊書。盧愿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隱蔽雲霧。相傳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則清微無隱蔽。廣西平樂府修仁縣有越王山。全州湘水之南五十里有越王城。卽水經注所云越城嶠也。後漢建安十六年。吳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出零陵。憊于越城。以却步闔者。建寧府伏獅巖。相傳越王嘗遊其地。下有越王潭。越王魚大如小兒臂。長四五寸。有腹無口目。有足三十。如并簪之形。臨海土物志。越王魚形似蜃殼赤尾。如人爪形。出惠州。北戶錄云。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筍。產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爲筍筍。凡欲採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異苑云。晉安有越王餘算。越王將渡南海。將黑角白骨算籌棄于



水中而生海藥。其味鹹溫。主治水腫浮氣。結聚宿滯。不消腹中虛鳴。交州志云。鱖鰾即越王鳥。水鳥也。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黃白黑色。光瑩如漆。南人以爲飲器。羅山疏云。越王鳥狀如鳥鵲。足長口勾。未如冠受二升許爲酒器。極堅緻。不踐也。不飲江湖。不啖百草。不食魚。惟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可入藥用。北戶錄云。歸化縣有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言是越王弩弦所化。柳樹葉如柝欄。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麤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

藥書二編

卷之九

圭

嶺南小集

貢櫻桃

邑誌。蕭琳。山東蒙陰人。由進士御史。正統八年。出爲蕭山令。邑產櫻桃。歲入貢。比年遣中官摘取。餽遺需索甚煩。名曰索扛銀。公抗不與。中官故不時採之。使易粟。欲以罪公。公往詰之。中官詞屈。怒以手格公公。不讓肘之下。水中官乃不採。入朝奏之。遣校尉械公至京。問曰。爾知縣何爲手格吾內官。對曰。朝廷以口腹之欲。殘害百姓。內官以朝廷威勢打臣。臣是朝廷臣子。內官是朝廷奴僕。奴僕打臣子。甚壞朝廷體面。臣不得不反之耳。上乃嘆曰。此山東人過直。發打五棍。放回做官。公曰。臣甘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民死過半矣。自後免貢。嘗讀寧國府誌。有王完奏免貢梨疏云。查得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斤。進太廟薦新。又用四千五百斤。解赴禮部。轉內府分賜。嘗考之會典。止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示之文。聖祖定鼎金陵。每歲僅擬四十斤。不欲多取。一時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有脆白等梨。香美甲天下。而不以紀貢者。以地遠民勞而無益耳。厥後也。都冀北于河間等。

藥書二編

卷之九

圭

嶺南小集

處最近亦猶宣城之于金陵矣。又何舍近圖遠。責貢於宣城之雪梨乎。貢此梨者。每二十斤計五隻。一隻之費。雖百錢未了也。僱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給盤纏三十兩。關戶四名。盤纏百倍于官。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幸而抵京。則內官生事。需索解戶。往往死于獄中。伏乞永為蠲除。予初以為櫻桃紅熟。經一二日。即糜爛不堪。安能解至數千里之外。及閱王完之疏。乃知當時亦因建都應天。而有此貢。其後北平因之。則民之受害甚矣。唐開元時。何益

藥書二編

卷之九

宋

倚湖小集

為益昌令。焚茶詔書。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退哉古之直臣乎。續博物志。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上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轉送。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西湖志餘云。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鮓魚種種勤辦。民不聊生。汝節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非

才尸位聖恩。漢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摩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燕翼貽謀。錄云。承平時。溫州廣州鼎州皆貢柑子。上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包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上不能自節口腹之欲。免煩百姓。而區區禁其貢餘之饋。則不本之務。而務其末矣。

藥書二編

卷之九

宋

倚湖小集

不對策不書史

癸辛雜識云。金人天會中。皇子耶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楮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策問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請文主劉侍中云。言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耶。卽揖而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堅不從。是時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觸石。相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主文多茂先之誼。薦知懷城縣。漫應之。仰棄去。後年七十餘。謚爲玄真先生。金史傳之。隱逸劉侍中名霄產遼。咸雍中狀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元遺山續纂堅志所載。名賢錄云。處州鄭陶孫與兄滌孫皆舉宋季進士。至元間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實事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隆福宮。以其

藝書上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集

前朝進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夫承亮業已赴金人策問之場矣。陶孫業已承金人修史之役矣。心有不忍。遂明以告人。兩人者。真所謂不欺幽隱者乎。然承亮揖出主文。尚欲其附榜。陶孫不書。元祖反爲之嘉。此又見天良之無人不具也。宋史。劉宰爲真州司法。有詔至。非僞學。不讀周程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聘庵答王直卿書云。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說。不係僞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于章中刊此語去。然後敢受。鄭亦從之。尹和靖。焯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詠元祐諸臣議。焯嘆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卽具中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取科第。于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潛。在諫省。曰。其人

藝書上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集

戶不變可罪之乎。漢書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高祖悉命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則高祖之失也。與處丁公季布之義異矣。考唐世系。鄭君名榮。堯山堂外紀云。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衍降。唐主召蜀舊臣王錯等賦蜀主降巨唐詩。錯等咸譏其荒淫。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之百段。金壘子云。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安陷。姚平。平部郎軍中求士。而樞遂脫。復得囚中。欲擄之。北復乘間投水爲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不忘故土。以江漢自號。

樂書上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集

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圖書建安黃定。宋末居六合爲兵馬副都監。與元戰敗走居處之龍泉。陵都攻處復隨州。兵戰亦敗。陵都擒定將殺之。定女叩陵都馬求解。陵都義之釋其縛。使從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命領兵擊沙縣。定曰。吾宋臣也。不能死。額泚矣。奈何加兵向之。引疾固辭。曾孫仁洪。武辛卯第四。

樂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集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古樂府有鳳凰一母將九雛之語。而古來相傳有龍生九子皆不成龍之說。豈俱以九為極數耶。續漢堅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六月。或作永安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南彭山北石聖臺鳳凰現。衆鳥週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卽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木。牝肉盡見。骨水牝卽死。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或作大鳥。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翼其旁。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十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饑死者不可勝數。村民疑臺下有異。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拆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飛散而去。歐陽修集古錄載張龍公碑云。張路斯頡上人。為宣城令。生九子。每夕出。

彙書二編

卷之九

金

倚湖小築

自戊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

吾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吾爭釣臺。

寶殿。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之。繫鬚以青。

綃者。鄭也。終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投合。

肥。中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然則鳳雖暫飛。亦同。

九雛以行。龍雖已化為人。亦生九子之數。則鳳將九。

雛。龍生九子之說。古人蓋亦有所據乎。宋志。晉穆。

帝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鄖鄉之鄖城。

飲于池中。一統志。廣東始興縣天柱峰。相傳梁山。

彙書二編

卷之九

金

倚湖小築

監中九鳳翔集峰上。又名九鳳山。江西通志。豐城。

縣東九十里。相傳晉昇平中有鳳將九雛于此。故其。

苦竹村有九子池。卽鳳之九雛飲于此池者也。

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

河。噴沫流波數千里。一統志。福建漳州府有九龍。

江。在府城東北。梁大同間。九龍游戲于西江。故名。江。

水溪碧。歷世見寶珠輝瑩其中。宋時漁人網得之。

汀州府清流縣。亦有九龍灘焉。衢州府九龍山。相。

傳雷雨之夜。有九龍自穴中飛出。湧幢小品云。白。

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遠湧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三國志魏明帝青龍中帝建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然此九龍非一處一時而並見者也。城固縣西有九龍池。湖廣辰州府城西有九龍巖山形斗起奇石錯立物象古怪常有樵者遇黃衣九子謂曰吾九龍居此多年語訖不知所。弘治十二年己未夏霖雨不止城內行舟太守呼公鑿禱于羣祀誓以三日雨止時六月二十日密雲四布九龍並掛湖水沸騰聲聞數里時有泰州漁人陸湖漁舟隨水騰于半空一女奴驚絕復甦舟亦破壞須臾而霽。鎮江府志丁元吉其母葬黃山去京口五里山頗有石梯數丈僅入鳥道又有石碁盤光瑩如玉古仙遺跡也其墓母時有羣鶴飛翔雲表盤旋不定而可數者九人皆異元吉葬廬其旁名曰九鶴山房志異耳李東陽聞其事曰昔張九齡之生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陶侃喪其母有二鶴來弔于庭今丁氏事與陶畧同而數適與張合聞江風樂長沙勳業或有徵于後之人乎按鶴乃仙禽亦如鳳之有靈故見亦九數耳

雜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備湖小集

禽言

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製玉笛采其聲翻為曲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吹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阿濫堆其聲不知何似意其近笛故以笛聲譜之耳嘗考諸禽言如姑惡喚起皆以其所呼名也洵河之呼提壺蘆杜鵑之呼歸去好竹鷄之呼泥滑滑則皆三字成句矣鵲鳩曰家家布穀又曰脫却破袴鵲鳩鈎輅格磔而呼曰竹不得也哥哥鵲鳩鳥即寒號蟲夏日毛采五色自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日毛落如雞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此皆長言可句禽聲之異者也我眉山中有鳥如畫眉凡佛光將現則先依人而鳴其聲曰施主佛現遂名曰佛現鳥九華山所誌數鳥尤異惜春鳥似燕而小春深見人啼曰莫摘花菜人目之為護山鳥春夏之間月夜獨鳴于深巖幽谷之中啼曰克丁當人名之曰揭藥鳥又一種大不逾雀每春夏秋啼曰婆餅焦俗言胡鬚怪鳥此又其特異于他處者

雜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備湖小集

梅溪搗藥鳥詩云江南一嶽占青陽多少神仙此地  
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克丁當僧希坦婆餅  
焦詩云綠柳含烟烟不消紅榴噴火火無燒如何焦  
却婆餅每封春風舌苦饒顧潛山茶記山中有  
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月四月鳴云春去也  
採茶者呼爲報春鳥一鳥而鳴聲或異必聽者之胸  
中先有異耳此或卽喚起之一類與鵲鵲印淘河  
也水鳥其聲自呼故咏者指之曰提壺沽美酒云  
耳其鳥頗大而九華志云狀類燕子色錯黃褐春日  
飛書二編卷之九 全 倚湖小築

則呼曰提壺沽美酒此豈別是一種或爲志者好  
奇之過未之詳考與大中末舒州奏有鳥人面綠  
毛背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此亦因其  
聲而名之者也武當山有禽鳥自呼我常棲止  
崖上

漢壽亭侯考證

程璜墩云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考之史漢壽  
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禪遇害于漢壽唐人詩亦曰  
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  
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  
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  
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爲國名則  
不當錯置于職名之下陳眉公書蕉云漢壽本蜀郡  
縣名雲長初爲漢壽亭侯卽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

飛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築

爲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然予考之  
本傳曹操表封雲長爲漢壽亭侯在刺顏良之後此  
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  
廣漢郡之葭萌縣漢先主始改爲漢壽縣昭烈之稱  
帝曰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雲長所封之漢壽豈卽  
費禪大會諸將之漢壽耶璜墩說此之縣名以證漢  
壽則非矣意當時別有所爲漢壽亭者遂舉以封而  
今不可考矣如先主封宜城亭侯張翼德封新亭侯  
必當時之寔有其亭所在也又宋許觀東齋記事

五。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面相貫上總一大環所以佩也魚者謂金鏡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疑必關侯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神祠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面而朱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乃壽亭侯印而非漢壽亭侯印也何以神之呵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壽亭侯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矣宋

叢書上編

卷之九

平

倚湖小集

觀二年加封關公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考之秦二世三年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雲長公方一心漢室豈肯襲高祖之封號耶秦白起武安君生時所封也四川嘉定州樂縣建一祠祠蜀漢中郎將龐統名曰武安公廟此與雲長皆追稱者吾邑吳君振峯平時嘗夢爲武安王捕官後謁選得武安縣主簿典捕事予時在都門贈以詩云曾聞好夢成珠玉君已當年夢武安祿既有方心自定官無用不慮須臾常從佛相求民苦細把說書伴覽

餐天豎日臨人日在莫將好夢等閒看吳君至武安縣果有大關神廟甚靈應卽虔禱焉後土寇逼縣吳君率衆禦之竟死于難邑人遂立其祠于關廟之旁以祀以余詩刻于壁蓋其人好慈氏教善草書以長厚稱而數之前定如此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茂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其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良吏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各勝志載荆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羽處此爲近之但曹操何以知關公必著勲于荆襄間而預以名之則天寔爲之矣荆存而公與俱存公亡而荆與俱亡楊用修云漢爲代名加以壽延炎祚四十餘年或亦非偶耳又有縣城在江中舊尾洲上相傳歲饑人民結侶采蚌止憇于此其城亦關公築以防吳

叢書上編

卷之九

平

倚湖小集



曹操不强孔明

劉先主爲呂布敗于下邳奔曹操。程昱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敗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關羽謂張遼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適以羽言報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二事皆見本傳。裴松之以操有王伯之度。乃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刑法嚴峻。果于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此事孔明傳不載。稚川去魏未遙。或當不妄。操雖大奸。亦豈尋常盜竊者哉。蓋劉關諸葛。皆在所包容矣。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世俗妄稱關雲長生時年月日時皆戊午。此真齊東之談也。以子平論。火土燥烈之極。安能立德功于不朽。而享千古之名如此哉。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矣。且劉先主爲平原相。關張爲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至辛未。止十四歲耳。而又以張翼德公爲四癸亥者。豈其九齡而卽爲別部司馬耶。以訛傳訛。好奇者信之而不深考耳。或又疑戊午月是雲長公被難之日。然被難在十二月。非五月也。

宋羅隱議道云。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朔。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記

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  
 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  
 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  
 十一月非庚戌朔即已酉朔是月內無庚子朔明矣  
 左傳書孔子壬戌夏四月己丑卒杜預註是歲四月  
 無己丑有乙丑又孔子家語祖庭廣記俱云魯襄公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  
 書差不知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  
 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此事頗與  
 四戊午之說相類故并及之書傳正誤云孟氏謂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生即今之二月  
 二日矣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  
 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誤也周定王在位二十八  
 年而崩無三十七年若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  
 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則孟子  
 生卒之日亦有不可詳者矣

經書二編

卷之九

論

倚湖小築

附學彙書一編卷之十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賢人隱士

至孝心動

三作有狀

毒日毒口毒手

楚服吳言

娶婦容儀

經書二編

卷十目錄

一

倚湖小築

一月

湯餅索餅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以蔡爲菜

棘園見怪

三到堂

河伯

太公望

孫子無名

浙江曲江

浙水

蕭山冠山

獸禽靈異

獸有節義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禽木魚各有介性

草木花實種異

奢儉受用之異

卷七

卷七目錄

二

倚湖小集

好相身後亦有知己

水之先兆

火之先兆

演習學宮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以人為射的

土香泉香異

黃為正色

工匠神手

異類與人為偶

風水之說 爾克釋

魚有丈夫婦人之號

石闢水圖

市

二親為真佛

彩鳥為文明之象

卷八

卷八目錄

三

倚湖小集

賢人隱士

賢人而稱隱士。必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如朱統  
稚置草履于路。易米而不與人接。韓康以女子知其  
名。氏而遷入霸陵山中。此乃真隱耳。然賢人固不易  
隱也。老子未至函谷。而紫氣先形于關吏。嚴陵足加  
帝腹。而客星已見于司天。陳太丘請荀朗陵。貧儉無  
僕役。乃使子元方御車。季方持杖從後。孫長文尚少。  
載者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時夜德公聚明旦。太史奏五  
書。卷之十。 倚湖小集

百里。有賢人聚。則是賢人之動。便有形現。難乎其為  
隱矣。按說畧云。西方畢宿有五車五星。凡此五車。各  
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寅。火車丙寅。土車  
戊寅。水車壬寅。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京  
房易傳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皆有雲。五  
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曰。青雲所覆。下有賢  
人隱。青雲潤蔽在西北。為舉賢良也。雲仙雜記云。吳  
興山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陸  
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易曰。天地變化。草

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棲於深山窮谷。而星雲  
之氣。草木之英。輝映左右。不亦宜乎。 山海經。柘山  
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鴟。而  
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鴟。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  
士。放逐也。陶淵明讀山海經第十二章曰。鴟鵂見城  
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 遼東燕  
云。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池道開。黃花  
一莖。大如盤。一術者見之。異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  
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屬文。號  
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登進士。任刑部主事。 宣廟  
奇其才。遷尚寶少卿。卒年二十七歲。遣官諭祭。此亦  
洛如花之類也。 珍珠船。蔡邕謂從弟各曰。董卓性  
剛難濟。吾且逃遁山中。以待何如。各曰。君若異常人。  
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

至孝心動

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孝經云。至孝之極。通於神明。附矣。曾子之母。嚙指而曾子心痛。豈非至孝之所感。乃後世亦有似之者。不必盡衣冠讀書之人也。後漢書。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井枯槁朽。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乃嚙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宋書。余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人第以病報之。報未至。民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卽束裝急歸。四百里。一日至。至則知父死。痛哭絕。久之復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恨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而絕。梁書。庾黔婁有至性。嘗爲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驚異。時易病瘳。二日耳。聞醫云。管糞可知。差劇。爲取膏。知且劇。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徵君壽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

并及晦而易亡。居喪毀瘠過禮。又阮孝緒嘗往

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半緒至此。冥通

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獲舊傳

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

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母遂起。其恒所供

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衆咸異之。

唐語林云。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

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

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患苦

集書二編

卷之十

四

倚湖小築

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然異之。唐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又裴敬羹。父智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羹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後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名賢錄云。西安鄭崇義。爲郡學士。讀書序中。忽心痛不可忍。曰。得無母有故乎。奔歸而母果病。比卒。結廬躬耕墓田。郡境有蝗。獨不食。

令南木生連理後以明經中第謝而不仕 西安

楊錚兒戲即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官  
監時忽心悸遡歸而父吳果疾越十日死 山陰周  
廷瑞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  
遂侍湯藥晝夜不就寢 錢塘翁浩性至孝出告反  
面不以有急廢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于  
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居家感疾兩日愈  
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即見母病狀驚寤  
復少寐又夢見如初 海鹽朱陳範裔出紫陽性極

藥書上編

卷之十

五

倚欄小築

孝父班老有五子範獨任食養不以甘脆類弟兄至  
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  
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  
顏舉于鄉當北上班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  
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  
已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  
策衛衝冰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範  
歸即霍然人以爲孝感學顏終成進士 東陽張大

父牙疾奔走醫藥卒不起得親視含殮殮悉如

禮 紀略云明瑄四川江津禪居僧有邪行嘗夜臥  
心動謂其徒曰吾心未嘗動必吾親有他故遂夜馳  
二百里至家母果疾謂瑄曰病甚恐不得見汝因咬  
手指夢中恍惚有人曰瑄至矣今汝果來瑄割股以  
進母遂愈 閩書云莆田方其義字同甫工詩文好  
關洛諸書嘗受業金壇王遂家一日心動裹裝徑歸  
未入門而母歿終從事郎 周書齊煬王憲太祖第  
五子也所生母達步干事茹茹人建德三年冊爲齊

藥書上編

卷之十

六

倚欄小築

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周書劉璠隨  
蕭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常忽一日  
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  
而復齋當心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  
風氣服闋一年猶杖而後起 南史梁鄱陽王蕭恢  
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下不豫恢未之  
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

至太妃已瘳。夢林惡解云。高士養家世。願蘇少以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爲主簿。嶺南瘴癘。不遑將母。留妻鮮于氏侍養而去。尋被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顧念彌切。常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人謂孝感云。宋唐伯虎字長孺。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冒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于家。搜神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嚙其手。暢卽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命母嚙手。暢卽歸。南史。宋尚書兵部郎中。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至旦果得商報。南陽宋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大痛。小病小痛。鄉里號曰宗曾子。

### 三焦有狀

高陽子脉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寄在胸中。屬相應。難經亦云。三焦有名無形。予按靈樞經云。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夫三焦爲右腎之府。膀胱爲左腎之府。觀經所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矣。三因方亦言。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挾腎而上。貫於胸。有形可見。古人又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焦如瀉。豈具形之發爲氣而散布者。然與然。口如瀉。則亦有形矣。如霧如瀉。意卽白脉而上貫者也。當與神明於腎者講求之。

### 藥書二編

### 卷之十

个

倚湖小築

毒目毒口毒手

人之寬惡。蓋有形質賦定。而性且隨之。而非學習所能改者。所謂下愚不移也。抱朴子曰。凡染彩者。若令惡目見之。皆失美色。是其心未嘗欲壞天下之美色也。而其目固已天定之矣。靈樞經曰。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疽病。爪若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何以知其手毒。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是其心未嘗欲害天下之人與物。而其口其手。固已天定之矣。

藥書上編 卷之十 九 倚湖小築

然則世之為惡目。為毒口。為毒手者。往往而是。為君子者。可不思洗心於密。而藏身之固哉。按初虞世古今錄驗。五月五日前。齋戒。看桑下有菟葵。至五日午時。至桑下。咒曰。紫紫乎。俱當蕪婆訶。咒畢。以手摩桑陰一遍。口嚙菟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指令過。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蟲蚊蠅咬傷者。此手摩之。即愈。此人工所造成毒手。與天生成毒手。又另一種矣。智度論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噴人。強者亦死。此乃物之具毒。眼毒口者。

楚服吳言

史記索隱云。秦莊襄王本名異人。後質於趙而還。呂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而子字之。乃更其名曰子楚。史記又云。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夫服猶是服也。吾不知楚之服。何以動人如是也。魯哀公十二年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此出公。子貢請東錦以請于吳太宰嚭。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吳言。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執焉而

藥書上編 卷之十 九 倚湖小築

又悅其言。後出公。輒果死于越。晉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有歸思。語林曰。劉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云。劉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吳人以冷為洵。杜甫云。賀公惟吳語。謂賀知章也。唐德宗時。王伾寢陋。能吳語。上所褒狎。按伾。嘉州人。故吳語。夫語猶是語也。吾不知吳之語。何以動人如是也。按世說云。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淨。



隋遺錄曰。煬帝有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不留儂。自有留儂處之詩。又贈羅羅詩。有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之句。蓋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言。因有儂語。按漢記高帝六年。封王子肥為齊王。人能齊言者悉隨。則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在孟氏非寓言矣。後漢書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高五寸。以纆為展。甬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

樂書上編

卷之十

子  
倘湖小築

冠而繫者。南冠則楚冠也。秦賦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此。亦楚服之重于後世。如此文獻通考。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此亦吳言之重于後世者如此。中吳紀聞。吳人呼來為釐。始于陸德明。貽我來。來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以休。繼吳王一日語孫武。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予按急就章來士梁。作釐士梁。蓋皇象亦吳人耳。

揚雄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然則楚人于服。亦以麗艷為名。南史宋世東南賁達者。會稽孔季恭。字靈符。吳興烏程人。江深之及吳郡吳人顧琛。吳音不變。

樂書上編

卷之十一

子  
倘湖小築

娶婦容儀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爲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卺復乖。廢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李氏刊誤云。婚期云本日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娉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賁不可思論。或疑以楚捷。或繫足倒懸。酒客酣嘗。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手流血。踐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欣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士人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瀾。

彙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備湖小築

全

彙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備湖小築

長此弊俗乎。近時亦有此俗。考前二賢之所論。可慨然思矣。芥隱筆記云。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溪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檀褥。錦繡一條斜。按此成式婚雜儀注云。婿拜閨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毬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權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又云。女嫁之日。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又娶婦之家弄新婦。七修類稿云。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娶婦。欲矮善哺傭工也。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大抵吳奢楚儉耳。友人王蔭戲作娶婦詞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非酒筵。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親人短。而喜低小。腹身解哺兒。春糧擔水不知疲。西家老人長吳歌。吳人娶婦。長者愛。紗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媒人尊。金馬丁東步搖轉。春風裊裊花枝顫。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爲枯榮。

一月

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而彼此造曆者各有所據。天行以日躔斗建相爲轉移。斗建于節氣上過宮。日躔于中氣上過宮。相去半月。中國以斗建爲主。則宜以日月會爲月初。天竺以日躔爲主。則宜以日月望爲月初。並行而不相背也。溪蠻叢笑。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人尤惡。去來必有風雨。一月之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則是以既望爲正端午矣。真臘國亦能推算。亦有閏法。但只閏九月。一夜只分四更。一統志。廉州人以立冬後已酉爲臘。先祭其祖。後集親故共飲焉。或云。路伏波闢九郡。徐聞之人。以已酉日遇害。故定爲臘而祭其先。福

叢書十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州志。閩王審知以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用初四日爲節日。守溪筆記云。正統六年。行人吳惠使占城。其國夜鼓八更爲節。

叢書十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湯餅索餅

今俗以麥麪之線索而長者曰麪。其團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劉禹錫賜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添麒麟。」湯餅而舉筋食之，馬永卿云：「卽世之長命麪。」此唐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麪耳。此漢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炙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巾拭之。藥書二編 卷之十 七 尙湖小集

轉皎白。則漢謂之煮餅。晉謂之湯餅耳。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越人俗言冬至餛飩。夏至麪是也。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巾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湘素雜記：凡以麪爲食具皆謂之餅。火燒而食呼爲燒餅，水淪而食呼爲湯餅。籠蒸而食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爲爐餅，則誤也。晉書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唐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宛委餘編云：五代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宋太祖匡胤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何其年數國號之偶同耶？予所尤異者，自太公以六韜三畧翼佐武王伐殷取天下，而殷之後封于宋。太公之後封于齊。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九年，宋爲齊湣王所滅。通鑑齊建元元年，宋順帝亡而齊太祖蕭道成代之。及北宋之亡，中原無稱帝號，而劉豫受金之命，稱大齊皇帝。齊宋相爲仇讐，歷世不朽，其故何也？藥書二編 卷之十 大 尙湖小集

宋劉裕以庚申卽位，代宋者齊也。而齊太祖亦以庚申卽位，止閱一庚申。宋太祖趙匡胤以庚申卽位，代宋者元也。而元世祖亦以庚申卽位，則閱五庚申矣。所尤異者，五代宋高祖丁亥生，宋太祖亦丁亥生。而元世祖亦丁亥生耳。說苑孔子曰：殷王帝辛之時，簡生烏干城之隅。占者曰：凡小以生，巨家國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得之，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鵠，占之曰：小生巨必亡天下。康王大悅，射天竺地，爲齊所滅。又何

亡徵之相同也。七修類稿云：史載宋以乙亥取江  
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  
南。以已卯混一天下，亦以已卯亡國。取天下于孤兒  
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  
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  
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  
者，後于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三  
事報應不尤異耶？南史齊高帝將受禪時，兼太史  
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  
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  
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  
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  
年，咸以六終六爰六，亢位也。驗古授今，若斯昭著。  
劉元城語錄：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今爲應  
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今爲太  
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  
國家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  
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神所忌，故尅之時，宋興

集書二編

卷之十

尤

倚湖小築

已一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  
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  
天河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以重九日陷。  
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  
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集書二編

卷之十

手

倚湖小築

以蔡為菜

龍子猶云。官厨中酒神祀杜康。茶神祀陸羽。至菜神乃祀蔡伯喈。古今相傳以為笑柄。然宋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也。上見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詔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真宗人間之帝。告夢者必天上之神。俱以蔡為菜。又安見蔡伯喈之必不為菜主人耶。又江西科解元蔡貴。瑞州府新昌縣人。是年貴于元夕行鏡聽法。以卜秋闈。值一人自省下歸。一人問曰。今年何物最貴。其人答曰。今年江西第一菜貴。貴聞之喜。是年果鄉舉第一。南海解元袁公炳于嘉靖己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元。第頭上歷菜一窠。奈何。榜發不中。而會元乃蔡茂春焉。此皆以蔡為菜之證也。

藥書上編

卷之十

其

備湖小禁

棘間見怪

農田餘話載云。至正庚寅。浙江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為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為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始用兵。予于崇禎壬午分校南闈。二場後外間喧傳棘場開一竇。疑有關節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增兩層。外層牆有穴。而內層牆無之。遂室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場御史葉瞻山于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人羣疑豈偶然哉。

藥書上編

卷之十

其

備湖小禁



三到堂

宋晉江魏國夫人陳氏龍圖從易女內翰蕪紳妻永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從父至此邦次與夫偕來今同吾兄凡三到盡閱江山之勝東坡挽詞鷄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寔爲朝廷生異人弘治間浙江山陰張景奇進士妻唐氏七歲時父彬爲廣東按察使隨任于衙前手植荔枝卽生長茂盛及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旣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手澤流芳益遠較前事爲烈矣青箱雜記宋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中其父邯鄲公淑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侍康靖題詩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一統志宋曾紹堯知泰州有美政子易占嘗知如皋縣孫肇知泰州二世守官海陽有三到堂記畧德清孫清節

樂書上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集

樂書上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集

需揚州府學訓導孫子敏兵部尚書孫原貞孫化壬辰進士循例省親時原貞尚在堂年八十有五戲謂子敏曰古人謂吾兒不及汝兒以今觀之豈不信然弘治庚申需爲浙江左布政使初原貞亦居此職敏携妻侍養需實生于是厯五十年復官于此人以爲奇需後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按北史鄭述祖述祖父爲兗州于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白雲亭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此皆世美之事唐李昌武宗諤子昭遠十八歲領及第昭遠子果鄉果鄉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衣冠盛事榜中少年少見探花閨書方慎從慎言之弟歷知弋陽懷安同安淮安導江蘭溪六縣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漳之曰適慎言守泉旌旄相望二州榮之曾孫禮殿中侍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留環蔭待子孫至大觀中禮持節按蜀郡學父老稱詩爲賀

安慶府志三至堂在府治東宋元豐間楊希元建  
元之祖淳化中爲郡守父天聖中爲通判至希元凡  
三至郡故名又考之縣要按鄭義字幼穉樂陽人  
渾八世孫仕魏爲中書令出爲兖州刺史表薦士類  
時論多之子道昭博覽羣書亦官兖州刺史孫述祖  
文雅有風采北齊亦爲兖州刺史兖人歌曰大鄭君  
小鄭君相去五十載政治猶相同陳眉公云孫北  
野繇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于庭有小桃樹寸  
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  
棄書初編卷之十  
倚湖小集  
女後適鍾西星四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携家入署正  
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  
此吾手植以一籠餉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已獲其  
實

河伯

胡元瑞應麟筆叢云河伯非水神也乃當時諸侯耳  
竹書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  
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泄十六  
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爲諸侯而馮夷非鬼  
神昭昭矣予嘗心是其說及考趙德甫金石錄所載  
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師  
下一字父卽位井伯右內史册命錫赤帶對揚王休  
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左氏春秋傳  
有井伯觀此則有河伯又有井伯皆古國名也世既  
以河伯爲河神何不并以井伯爲井神乎又金石  
錄載有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潼鄉華陰人按章華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塚  
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尋而  
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  
夫人姓馮夷三說雖異然其爲無所稽則同夫河  
伯之辨胡元瑞引據甚明但不知何時加爵而侯耳  
余又考之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



左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  
問于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  
于是費昌徙族歸殷則馮夷為諸侯之名此亦一証  
也瑯環記云河伯晏伯禹于河上所獻奇寶不可  
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  
六國年表秦靈公六年始以君主妻河則此時河  
國尚存豈三老為河伯娶婦之說哉李薦師友談  
說引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曰河甚為患子儀聘河  
伯曰水患息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  
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然則河  
伯之娶婦又至唐末未已耶

集書上編

卷之十

其

荷湖小集

### 太公望

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有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禮字  
所以立下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  
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  
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  
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  
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信有之遂與之歸  
以為卿士按碑文與史記異文王之遇太公也史記  
以為兆之于卜碑文以為兆之于夢然史記載文王  
之言曰自我先君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  
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先君太公  
之言何所授豈非即夢乎但史記以為先君之言而  
碑文以為天帝之言耳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  
夢人登城而呼之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  
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  
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  
曰吾夢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  
不以夢之故而背槁骨況于生人乎文王之夢靈異

集書上編

卷之十

其

荷湖小集

如此又信夢而踐之如此此與夢太公望之事相合  
禮記載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我與爾三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何悅惚怪誕也

孫子無名

宋葉水心云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閭廬時破楚入  
郢爲大將軍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  
有然穎叔考曹劌燭之武鱗設諸之流微賤用事而  
左氏未嘗遺况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焉又同時  
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營  
子六韜起語相出入春秋戰國間山林處士所爲其  
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  
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于外者六國時此  
制始改以孫武爲吳之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  
傳焉可乎其言閭廬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水  
心之辨証可爲詳確矣乃予細參史記尤有疑焉其  
曰孫子武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閭廬曰子之十三  
篇吾盡觀之矣又曰孫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斬龐  
涓破魏軍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則是有兩孫  
子之兵法矣而世所傳止孫武子十三篇何也又臆  
刑曰續史記周世家記呂刑之言凡腓刑皆曰臏而  
太史公自序有云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則是斬龐涓

之孫子無名。不過指其消所爲刑點。兩足而名之耳。况其名曰武者。又豈非以其兵法之盡善盡美。而字之耶。然則兩孫子功名赫奕如此。皆傳其事而不傳其名。何哉。穀梁傳云。衛侯之兄。輒何爲君也。曰有大疾者。不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謂之蹶。衛謂之輒。然則衛輒亦無名。以其足疾而因稱之。與孫臏頗同。

浙江曲江

錢牧齋列朝詩選云。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爲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得成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桐川。按枚叔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楊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而韶州張九齡取此爲號。又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澄洲。此卽長安。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故名。唐進士晏遊曲江者是也。虞喜志林注曰。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居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夫浙江雖以折曲得名。然未聞有稱之爲曲江者。思復豈以引據七發。指錢塘江爲曲江而得中式與。考之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剎之巨江。今寔發源于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剎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姑娥眉柳妬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友人戲之曰。此段家橋創見。却與羅剎江不

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草合得名。亦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謂段家者。瞿宗吉元末人。故至正間事引之爲真。蓋錢塘江爲羅刹江。非以錢塘江爲曲江也。其號爲曲江。或別有意。瞿宗吉又云。思復號心白道人。郎瑛云。錢塘江舊有數石橫截江。舟楫多爲所壞。因呼爲羅刹石。而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咸淳志曰。五代閏平中爲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今蕭邑誌列入景中有羅刹湖聲。

彙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 浙水

浙水之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予嘗疑之。凡大水經行于百里。未有不曲折而流者。黃河九曲。不以曲名。浙江三廻。乃以浙者何哉。河南南陽府有浙川縣。卽漢之浙縣也。宋俞元德螢雪叢說云。丹水出上洛。潯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惟浙潯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如此。則浙江之浙音爲曲折之折字。從挑才。浙川之浙音爲分析之析字。從木旁。按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析水卽水經之洧水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洧。謂之洧口。又云。丹水合洧水。則浙川之爲析信矣。獨是浙江之水。自富春達于錢塘海。寧龍赭兩山。以入于海。始名浙江。其前此則浣浦漁浦。蘭谿桐谿。不一其名也。但浙江自富春而下。其兩岸並流之水。不可勝紀。而皆不入于江。浙之西若水。滙爲胥溪。入于具區。浙之東剡溪。合東小江。踰東江爲曹娥之水。達于海。姚江東帶慈谿。亂于鄞江。傳于大峽。入于海。鑑湖有八百里之廻環。滙合西小

江縣三江所以入于海。是皆與浙江之水同川異流。本末不相犯者矣。則浙江之浙。豈亦不可謂之析與。予嘗經行楊子江。其支水入江。可以鼓舟。亂流而濟者。凡數處。浙江以一日兩潮。泥沙灘漲。支水不可入江。則是四瀆之水。古人命名以其獨入于海也。千百年後。下流皆已滙合。浙江至下流。他水不可滙合。四瀆視諸侯。浙江其當方伯之尊與。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予考丹水。抱朴子以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水經曰。湍水出縣。縣北分山。隋爲菊潭縣。水旁生甘菊。極繁。有數十家。惟飲此水。壽至百歲之上。二水並流。而各著神功。異哉。

彙書二編

卷之一

倚湖小集

蕭山冠山

予邑以蕭山名。而有蕭山。亦曰蕭然山。予里則有冠山。蕭山有二義。舊志晉許詢于此。憑林築室。有蕭然自適之趣。故名。或云勾踐與夫差戰。敗。餘兵棲此。四顧蕭然。故名。冠山亦有二義。天目飛舞至錢塘江。有浮山在江濱。面江屹立。伏江暗渡至浙東。則此山首出。故名冠山。又其山勢似眠牛。正面望之前一層低。後一層高。似乎鳥紗帽之形。故曰冠山。顧予嘗考之。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兄弟十六人。皆封郡公。梁武受禪。降爵爲子。弱冠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嘗携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王。筇初至清虛觀。時杜元老已于清虛得道。乃南齊故僚。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壇壝藥曰。遺迹猶存。會梁武徵蕭來召。與子特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于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募獲朝臣。景慕儀

彙書二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遂急。蕭山後遷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又沈仁衷撰感應塔記曰。梁武受圖。蕭氏命族。至嶽陽王。除會稽郡守。將訪誌。公決之休咎。乃曰。今之分命。蓋還舊居。請詢墨彥。上人在彼。香巖精舍。無何。法服早已驚心。數日。嶽陽適至。墨師先伺門首。乃謂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嶽陽王曰。弟子姓蕭。名晉。豈許玄度耶。彥師于是延入虛室。遠燕名香。定慧所加。頓悟前因。俄命同載。適彼蕭山。爰止舊廬。遂禮遺像塔中。舍利騰光。仍于龕室之間。撰出斧鑿之類。悲喜再三。別營雁塔。不日而就。夫嶽陽王于此地名曰舊廬。則居之久矣。廬陵之蕭山。以蕭子雲所居而得。名則會稽之蕭山。寧非即以蕭晉所居而得。名乎。漢地理志云。弘農有折縣。後改屬南陽。又三十里爲蕭山。因祀光武得名。蓋世祖始封蕭云。然則宇內又有蕭山。一近浙江。一近浙川。亦巧合之至矣。一統志云。冠山在山西平定州西南八里。金元好問鄉。

郡雜詩五首之一云。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迴漣。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獻徵錄云。楊公傑別號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讀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士多從遊。戊戌禮部廷試。俱高等。爲庶常。官至洗馬。若予里冠山。佛廬靜深。亦如之。癸卯年甘露降于樹。先叔祖相公路然先生登鄉書。次年三月神燈照耀。山頂如織。而先生成進士。列庶官。卒至于大拜。壬戌年。予讀書其中。而三月十五日。山下有石發光如燈。同讀書者共見。視其石。其黑瑩處如鑑。無物不照。然則予里之冠山。其發祥讀書之人。殆有加于平定州之冠山矣。各勝志萊蕪縣。漢昭帝元鳳間。山忽洶洶如千人聲。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四十八圍。三石爲足。一石居上。其形如冠。故名冠山。劉向傳曰。冠石立于泰山。注。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居上。此則泰山中亦有名冠山者。四川巴縣洽南六十里冠山。多古寺。有仙侶洞。洞中石床傘儼如刻畫。江陰縣亦有蕭山。山瀕。

干江河鯢鱗魚咸出其所。饒州志勝餘干縣見山與冠山相對。隋末林士弘退保餘干。敵至。市民避居此山。因而得免。號曰免山。後乃作冕冠山。卽羊角山也。峰多奇樹怪石。前瞰琵琶洲。冠山嶺有龍池。朝野紀畧。正德中黃岩縣冠山。常患虎。居民相率鳴鉦揚刀。搜逐虎懼而逸。有戴采者。自負其勇。躡而追焉。虎窮而反噬。力不能支。遂爲所傷。虎乘怒望其股而顛。顛決裂之。衆皆驚潰奔突。隣議郭表以素誼獨往救之手。刀虎虎釋采而向表。表以刀自護不得近。衆復集。虎乃去。采弟雙平生游惰爲采所嫉。視采汪然出涕。躬負以歸。巫調醫。醫曰殆哉。惟所爲爛屋蟲者。生嚼塗其傷。庶有瘳乎。此蟲出敗屋茅中。似蠶而大。且黑。雙旁皇過索得數枚。持歸細嚼之。膏溢唇齒。見者蹙額掩視。有致嘔者。雙獨無難色。若不知爲穢物也。采雖竟不可爲。而卒雙一野人耳。視世之爲朋友兄弟。遇小利害。輒反眼下石。斗粟尺帛。不能相容者。何如我。觀此則黃岩亦有冠山。因并存其事。閩書福建長樂縣有冠峯。山山中有石如進賢冠也。江西餘干縣有冠山。因

纂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又有冕山。龍池在冠山嶺。王安石詩。老龍天上回。峯頂石池開。龍浪亂晴旭。盤沙驚凍雷。陸羽于冠山鑿石爲竈。取越溪水煎茶。

纂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禽獸靈異

禽獸之中如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弱處食自死之肉。獬豸觸不直之人。皆可以為朝廷施仁惠而揚德威。因讀馬端臨物異考而得數則焉。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而腰尾皆長。色青甚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此獸之可為朝廷守邊圉者也。又宋太中祥符二年延州天建節道場有禽素質修毛赤味丹趾集壇側槐樹醮罷方去。五年七月乙酉建安軍鑄聖像所啓道場神爵五色。修尾黃喙。集聖像上。九月庚辰復有神雀丹味黃腹背翅青綠。集玉皇殿幕。馴擾不驚。此鳥之可為朝廷知禮儀者也。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舊多虎。自興功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去。又泰山興工有鳥類鳥味趾皆赤。役夫稍懸即飛鳴作起之聲。眾工見其來。舂杵爭進。將瞞而去。日以為常。目為催工鳥。聞奇錄云。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大。每隨工徒。啗磚置丁塔所。又寺人丁

集書二編

卷之十

聖

倚湖小集

生

集書二編

卷之十

聖

倚湖小集

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大自龍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死。此獸此鳥之可為朝廷知工虞者也。宋太宗閣太平御覽。自己至申時始罷。有蒼鶴一作鶴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鵲尾。逮掩卷而去。上恠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楊震方講問。有鶴雀啣三鱸魚墮于庭。亦同其應。此鳥之堪為朝廷侍講讀者也。若夫符生既立。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及六畜。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恟懼。建炎四年正月丁巳。胡兵圍陝。為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胡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此獸則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則助敵而不助宋。乃禽獸中之禽獸。與檣杵窮奇為類矣。湧幢小品云。工部徐謐。興化人。蓄一天鷺。徐有往。鷺必從之。或入朝。則鷺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鷺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鷺。又同縣鮑氏雁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舉網合之。則見雁奴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



不驚而足銅環宛然。李適庵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携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焉亦一奇也。南史陳司馬申歷事三主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文武解體至于覆滅常晝寢于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效也此鳥不亦能請上方之劍者哉。蘇要楊繼宗會郡城飢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遂不行。集書二編 卷之一 呈 倚湖小築

加精養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翺飲飽之又于庭中騫躍教其飛翮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隋書五行志煬帝大業二年太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簪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焉烏程有樹高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投簪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蓋烏獸自獻毛羽。泰州志元祐初張次山知泰州素多才辨常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鶴使先飛令兵官隨往鶴上一大木上蓋隣側有烹其二雞食之者卽以其人至鶴亦同至次山爲斷治鶴始飛去。淮安鹽城縣有和顓者素好生一日遇獵人得鶴數隻將烹之顓詢其所得乃掩覆鶴而取諸巢中顓倍價取而放之鶴方復巢覆于成羣數月後翎集顓舍不遠哀鳴去而復來若求報之狀涉旬乃去其後家餘裕。婺源人江壽以醫名家理宗久不豫召壽至一再進藥上遂安先是城東有古木鵲巢其顛壽見八椽木得所伏二卵而

下就買之。復歸于巢。微傷矣。越月而鵲生。忽二鵲俱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嘉視之。有紅藤纏繞。根葉猶潤。乃栽于花盆中。寶祐間。公主得漏胎疾。嘉以藤和劑進果愈。命以官。受居京師十年。稱疾免歸。賜宅一區。此與耳談所載一僧見鍋中有重蒸熟鵲卵二枚。命仍置巢中。曰。吾但免其哀號。越月鵲鵲生。升梯視之。有直木一條。而彩色甚香。取供佛前。一倭貢船過。視之。售價千金。曰。此返魂香也。鶴林王露。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腐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

彙書二編

卷之十

畜

倚湖小築

據案視事。鵲忽飛下。探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嚙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卒以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窮神秘苑云。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乃武帝所賜。既薨。置梓宮後。更墓間。填爲闕。人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爲有司所縛。乃獲一寶器。帝聞驚。詔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嚙土以增其上。故名其湖爲燕雀湖。即前湖也。

獸有節義

博物志。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真。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着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寰宇記云。象被傷則羣。相扶將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雜俎云。象久識見其子皮必泣。明皇雜錄云。明皇每賜園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山驛舞象。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出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彙書二編 卷之十一 畜 倚湖小築 聖 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瞪目。憤怒。畧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七修類稿。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林卿子羽有義象之歌。內有云。誘之既渡。見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飽。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則此象豈供尋常駕列之玩已哉。懸楊篇云。數年前。粵中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諭之死。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而死。死猶屹立不仆。世說。桓公入蜀。至

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南史南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墨客揮犀云。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幕府燕閒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顏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雜。老之十 倚湖小集

云。劍南人之采果然者。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蘇氏家語云。魏程堅字謀甫。南陽人。磨鏡養母。母喪哀號。櫬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懸楊篇。流敗破河內。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王行甫云。劉劍鐵嶺衛人。蓄一大。出入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劍子國。熟鳴躍不已。勦異之。隨其所往。見劍爲盜所殺。棄死石間。取其馬去。勦爲營。蓋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犬士及棺死棺旁。又錢良用亦遼人。蓄一獵犬。獵必多獲。忽一日。犬急躍起。嚙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胡騎至。捕良用以匿免。蓋樹籜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貧。是大重貨。購得之。經年犬不爲用。復返。良用良用貧。貨實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爲蕭氏用。常多獲焉。又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貧。發無已。乙席父產。稱饒。而

甲常朵願就就令甲中盜盡其豪去。因誣乙謂其  
上盜而指其所有皆為已贓。悉乾沒而乙遂斃獄中。  
先是乙有高大善鳴。乙其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  
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  
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犬忽跳躍  
上床。噬其喉。斷其頭。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猶切切  
有聲。又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攜  
其貨重。商又單弱乞施焉。與從刺商。先刺死二僕埋  
土中。越二日。有貴客游賞過寺。一大噬鳴不已。逐出  
棄書二編 卷之一 哭 倚湖小築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仕宦為政。惟其公而已。然事有出于天理之正。人心  
之公。行之于盛世。則上下坦然而不疑。若概行之于  
未俗。則人以為口實而窒礙不前矣。華亭張莊簡公。  
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先是為浙江提學。初校士。命  
名。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遂不彌封。而請托覲  
皆不為動。見聞錄云。莊簡公督浙學。誤得士心。凡公  
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  
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又陳恭敏公名選。浙  
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元。以監察御史提學南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  
信于人。澈石間談云。清江放方伯名英。號東谷。其  
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方其督學陝西時。憶古者  
學校之設。本為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與凡  
民之俊秀。考試時。查係縉紳子弟。文理稍通。即行送  
學。陶錄或已故士大夫德業表表在人。而家門凌替。  
有子弟堪入學者。即為收錄。而奔競之途不啓。王  
忠肅公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事。行贖罪法。

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不輕于犯法。

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

或訴璟殺一家二人。公曰。卒死于罪。妻女死于夫。非

殺也。命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為將有名。眉公見

聞錄云。少保胡公世寧。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

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按其貌

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

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抑揚之當難矣。上是其

言。不禁。張湛生文輝。崇禎甲戌進士。任益都令。有

異政。崇禎末年。流寇起。境遂多盜。文輝以書生親詣

戎馬。賊劉殆盡。凡三試士。三名內九人皆登科第。時

服其藻鑑。考選得吏部主政。凡入銓之後。例必嚴鍵

其戶。杜絕知交。公乃延客如初。或謂之曰。銓體尊貴

不宜稍褻。且嫌疑當避。謝之曰。見知交。即不尊貴。不

見知交。即尊貴耶。且我不懷私。雖把臂舊客。何傷

止談風月。古人有行之者矣。遂運轡如初。而清白不

愧古人

禽木魚各有介性

凡禽鳥草木皆愛其類。故禽經曰。林鳥朝嘲。水鳥夜

啜。志草木者曰。亦曰草木蕃植。曰庶草蕃蕪。又曰獨

木不成林。皆此義也。然而亦有間出不盡然者。羅

願曰。鷦鷯。仰戴勝。仰祝鳩也。江東謂之鳥白。音小千

鳥能逐鳥。三月仰鳴。農人以爲候。五更輒鳴曰。架架

格格。至曙乃止。能啄鷹鵠。鳥鵠乃隼屬也。古有催

明之鳥。名喚起者。即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

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鬪不已。

葉書二編 卷之二 壬 倚湖小築

遜齋閒覽云。斯州黃梅山有鷦巢于山岩大木中。巢

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惟二

雌雄獨留。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

飼之。鷦即博勞。易林曰。鷦必單棲。蓋此鳥好雙飛

未嘗雙。山鵲能效鷹鵠之聲。而性惡其類。相值則

搏。竹鷦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

媒其間。而隱身于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聞之。隨聲

必至。聞日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網已起。無脫者。蓋目

既閉。則不復見人。蟬史云。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

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陸佃曰雉死耿介如蜺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雉輟築記云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雁與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惟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詩緝云雉鳩鵬類江東人呼之爲鴉陰陽變化論云雉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爲儔偶性好時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鴉立俗云雉鳩交則雙翅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集

立則別而異處是謂慧而有別李時珍云桂爾雅謂之檖音能能侵害他木也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卽死故云木得桂而枯江南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桂屑鋪磚縫中宿草盡死蓋桂性辛螫故也稽含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別木魏子才六書精蘊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者西方也諸榆樹性皆扇地故其下五

不校玉南子云凡草木皆畏香聞南方有一大林中如出一香樹諸木盡稿桂丁殺木非獨味辛亦氣香也名勝志云黎山中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行商在內者解取之其法當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瘁其中必有香凝結乘夜月揚輝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繫記取之大抵林木凋瘁以香觸之故耳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集

鯽魚赤目魚也孫炎云鯽好獨行尊而必者故字從尊從必鯽魚一名鰈魚健而難取吞啗同類力取而啗物者也其性獨行故曰鰈池中有此不能畜魚



草木花實種異

凡草木每年一花一實其常也。若桂樹則一花再實。而又有四季開花之桂。月季花則一月一花。差爲異矣。若一年三花者則少見焉。魏王花木志云。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貝多子。植于嵩之西峯下。後樹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本草。檉柳一年三次。作花謂之三眼柳。南方草木狀云。海東身無開枝。直幹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栢。櫚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盤。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味極甘矣。

集書二編 卷之十 孟 倚瀾小集

詩疏廣要石栗樹與栗同。但生于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爲羣鸚鵡啄之。畧盡。述異記。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身似柱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說聽集。浙江開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從幹上墜。應處剖出。不繇枝生也。取其旁接他本。仍實于枝上。人目此爲胎生銀杏。

海幢小品云。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爲

仙人榔樹。于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子。枝節惟于樹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十斗。多至石餘。形視諸果差小。味則同。獨異志云。晉太元中南郡。州一作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西陽雜俎云。胡榛子。阿月生西國。番人言兩物同樹。一年生胡榛子。一年生阿月。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無石子出波斯國。其樹三月開花。花微紅。子圓如彈丸。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敗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食。

集書二編 卷之十 孟 倚瀾小集

海槎餘錄云。波羅密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幹至斗大方結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顆。皆生根。餘之上狀類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可重五六斤。去外殼。內實層層如橘囊。以其甘如蜜。故云。

一統志。台州府出金松。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蔭生者相續。一年上綴千條。上墜錯相間。武功山圖坪庵。一名小桃源。有二杏。通簷對峙。各大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易向矣。淮南王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

白冬黑以色應其正。廣州記。藥多樹不花而結實。

實從皮中出。自爆著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生。

許蜜一樹皆有數十。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結實。

又蜀中有木類柞。聚木榮時如枯幹。隆冬方萌芽。

布陰。眾人呼為楷木。天中記。方丈山有恒春之樹。

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北戶錄。印度出。

那核。婆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剖之中有十小果。大

如雞卵。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頭。如果

果結實。或在樹根。如茯苓在土。木饅頭。即木蓮。無

藥書上編 卷之十 美 嶺南小集

花而實如蓮。蔓生。緣大樹或牆屋。又無花果。其條杆

挿可活。無花而子生枝間。入九月可食。古度樹一

名。那子。南人號曰枕。不花而實。大如安石榴。實中有

蒲藜。取之為粽。數日不煮。化成蟲。如蟻。穿空飛出。著

屋正黑。似蚊子。見植物兼動物中耳談。波羅蜜樹出百濟

波斯拂林諸國。實從樹莖出。有刺殼裏之核。大如聚

一殼數百枚。仁如栗。食甚美。中國向無有。明初始產

臨高邑。歷五十六年。始多有之。南海亦間有。宣德間

充貢。正德初免。

奢儉受用之異

儒林公議云。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

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歿。

白寢所。見其敝繻縑被。帳幃質素。嗟天久之。亟令輦

帳具臥物。以賜之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

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奇賂異玩。

陳留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

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為誡。歸田錄

云。鄧州花蠟燭名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常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好夜晏劇談。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廁溷間

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常燃官燭。

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人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

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

南遷之禍。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漚

水燕談錄云。盧朱崖父儉。性儉素。恬于榮進。從少府

監告老歸洛。以根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

服玩漸侈。儉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



所稅駕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樂善錄云。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爲雁。坐客數十皆足。園鹿數百。庖人不暇斷。惟旋割取。解腹以供膳。一食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構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鑊。作一聚焚之。口聊以視王壽。及歸朝。爲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臥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餽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桶貯水。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恐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唐餘紀傳云。劉承勳。以善心計事。南唐先主爲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至今。江淮久不用兵。視他國最爲富饒。先主有志四方。專務節蓄。以備兵。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勳獨任其間。出納頗置。于是公肆攘竊。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肆奸利。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都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

樂善錄

卷之十

樂

倚湖小集

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國亡歸宋。久客無費。得租乞食。不勝凍餒而死。蒙齋筆談云。文潞公洛陽居第。乃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親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遣婢取管籍中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公謝政。不造宅。假館廻車院居之。積十年。斃于其中。余守宋時。常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聚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觸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紙也。潞公出將入相。窮極奉養。而能安于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獨異志云。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卽棄其滓。愛飲惠山泉。置水遞數千里。運後遷謫。卒于崖州。閩書引宋名臣言行錄云。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高宗卽祚。

樂善錄

卷之十

樂

倚湖小集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午。不過數品。駐蹕郡縣。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各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有執掌者。通不及百人。躬行儉節。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人久處。早晚食只麪飯炊餅魚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詔有司毀棄螺鈿椅桌等物。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千圓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于美麗。每享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担。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賸行一百二十盒。盒以朱漆銀鍍。壯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柕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柕死。諸大將以厚賂娶。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歲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縱為驕侈。別起大堂。奇花佳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皆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謂鼎必辯。而鼎不辯也。余按宋家此時。正士大夫臥薪嘗膽之秋。名賢士大夫而尚為此。何望其他哉。三丞相不以功名終。寧非過奢之故。而高宗享年八十一歲。孝宗孝養極隆。豈非惜福有福哉。讀書鏡後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元。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聚錢于衣下。如囊珎。聲郭威入京師。元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寶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其婦以麻繩為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瞰之。朝士共咤其所為。衆性狷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一會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為國家守分。為子孫計。何不可。若各

邪道刻薄。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獻徵錄云。劉瑾竊太河之柄。大肆憑凌。目中已無天子。李西涯公獨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慳。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尚書韓邦奇公門人也。一旦侍坐。有典化守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絨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樂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

書二編

卷之十

空

倚湖小集

于庭。乃啓絨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遂菴楊相國載酒看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慙色。自後不敢用以觴云。趙司成永號類菴。一日過魯學士鐸。郎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之。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當如之。入啓筭索。帕無有。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壽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叢說云。

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言勢利。其文章正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罕見。其比歌子曰。公仕宦五十餘柄國。且十有八年矣。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賻之。乃克葬。常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一晏會之費焉。耳談張文忠公。孚敬以議禮當上意。五歲中立。退爲三公。而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爲美庄。肥庫絕不私黨。華鎮守裁閣寺。清政本日與天。

書二編

卷之十

空

倚湖小集

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卽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蕭然。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回。乃返。曾不以遇合固寵。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可謂社稷之臣。張羅峰退休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其卒也。無羨貲足遺云。桂文襄公。夢官爲大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餘。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淡泊不異爲令尹時。夏文愍公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堂雕題。廣園曲池。之勝。勝公使嬖及音聲人。部皆選其最。諸凡服御膳修。如王。

公既而 上頗問嚴嵩專特召言自家復任盡復其  
勳階職帙時嵩已爲少傅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  
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  
顧問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  
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  
庖甚豐亦不以食嵩也嵩廢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  
最重都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  
巡按得盡收賄鬻卿寺缺而給寺中獨不能也至吏  
部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 籍嵩之家黃  
金可三十餘萬兩白金二百萬餘兩而他寶玉重器  
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逸不  
少 孔氏雜說云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  
可過享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  
子邵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  
無以加之邵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  
滅已無遺矣

叢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奸相身後亦有知己

奸雄擅權誤國氣息已絕人所共快故秦檜一死傳  
報所及歡聲如雷顧尤恨其全身入地其墓在建康  
後孟珙滅金回屯軍于墓遺穢其上時人謂之穢塚  
此亦萬古人心之公也然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鶴  
林玉露云漳河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  
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  
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爲封土世間隨事  
有知音宋文憲公云賈似道三朝宰輔一旦敗亡朝  
野俱勿之恤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體授其仲  
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仁恩斷江禪師經似道墓詩  
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按史異  
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  
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  
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買丞相德  
祐元年似道謫死于漳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  
殮是則似道終應林氏子弟之言而死于漳又幸遇  
僧彬而返其骨于會稽也不謂之知己不可得已

叢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樊堅志蔡京死四十年遷葬。皮肉消化。胸上隱起一  
已字。高二分。如鐫刻。丁謂臨終神識不亂。豈奸雄固  
有好回頭耶。如太平廣記載李林甫是仙官摘降頭。  
上常現青衣童子。盧杞從葫蘆中登天。不願爲天仙。  
願爲人間宰相。是仙班中儘多穢雜。而掌仙籍者頗  
糊塗。于人間不可解已。畫墁錄云。丁晉公南遷。過  
潭州雲仙海會寺。供僧致彌猴無數。滿山各林木皆  
折。不可致詰。東軒筆錄。丁晉公流落貶竄十五年。髮  
髮無斑白者。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  
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時。付囑後事。  
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廬山有相辭潤初李  
騰空事。女冠蔡尋真入廬山學三洞法。以丹藥符籙  
救世。道成告歸。別于此。禪故名延真觀。卽女真李騰  
空所居。李白贈李騰空詩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  
仙。素手掬青霓。羅衣躡紫烟。一往屏風疊。乘鸞看玉  
鞭。又贈內云。若尋騰空去。應到碧山家。水春雲母。確  
風掃石楠花。若戀山居好。相邀弄紫霞。勝客宰相林  
甫女。所居乃昭德皇后施建。又名昭德里。

彙書十一編

宋之十

宋

倚湖小築

水之兆

凡黃河水有時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治世  
餘聞云。戊午六月。南京并蘓松常鎮嘉湖杭徽  
諸處。河港潭池井沼。水悉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  
天亦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  
異所致。抑水爲陰物。過多失常爲災也。史異云。徽  
宗宣和六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  
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  
井皆渾。宜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圖書云。泉州  
清源山有清源泉。深五六尺。甘潔無比。舊有靈物。身  
如魚耳。如牛現則大水。宋乾道壬辰歲。是物常見水。  
正白頭如五斗。榜桡吐舌。聃然是歲大水。徽州門扁  
類投沒洪波。厥之乃已。大田縣有蛟龍泉。天將雨  
則水先渾。七修類稿。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  
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小不一。往來衝門。且暮  
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連雨。西山  
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多倒沒。死無算。直入皇城。

彙書十一編

宋之十

宋

倚湖小築

鎮江府志云薛家井在縣西南五里薛家門外深四十餘尺平日汲綆須三丈餘天欲大雨前半月則水溢平井口鄉人以爲驗日月生齒星芒角滿天星搖動天晦若低小星白如欲墜蛙埕封魚浮水面池塘綠湧琴聲不清鼓音不亮日酷無風背心獨熱鳳仙芒種前花野薔薇立夏前花藕夏至前花荷透林鄉魚脊骨曲皆主水蠓蜩之屬倉皇羣飛穴處蟻蟲盡出于外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皆是雨徵四時暴戾云凡河水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檀樹葉書一編 卷之十 倚湖小築  
至夏有不生葉者忽然葉開當有大水 相雨書四方北斗無雲惟天河中有雲三梗相連如浴三日必大雨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連俗謂之黑猪渡河雨後必餘見農家測天中

火之先兆

避暑錄話云往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剡溪漫筆云萬曆丁酉六月十九日三殿門樓火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毀過半其前十餘日羣鼠盡出縱橫滿堂層累如積更乃畧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乃是國初舊物前三日忽作風雨聲大以爲怪既而火作并爲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文獻通考紹興一葉書二編 卷之十 倚湖小築  
十年溫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自焚此皆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怪 閩書云正德二年福建寧德縣學古榕上各巢禽數百飛繞四日至七夕夜火從鳳池境延燒廟乃縣火星飛過城墻城內外人家各燒三百餘家宋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廳事見天上有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 唐大順二年七月

廿甲在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暮微雨震雷或  
有赤塊轉門譙藤網中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轉  
佛閣藤網中亦周而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  
數尺火益甚延及民居三日不滅 墨客揮犀云有  
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雞卵思携  
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  
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飛去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  
人黃湛泉偶至郡泊舟橋下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

卷之十

卷之十

充

倚湖小集

燬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  
失火蓋先兆云 宋馬純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  
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游躍入小舟渡至城  
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  
其伴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  
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十七八獨州治存焉續文  
獻通考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  
謂當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日熊之爲兆既當避  
盜尤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火災禮部焚禁內亦火

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言熊于字爲能火厥後果  
然蓋憶此事而爲言耳不意竟驗 歐陽文忠歸田  
錄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  
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于洞  
真洞真又火又遷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  
遂遷于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  
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于集禧宮迎祥池  
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式如兄云萬曆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充

倚湖小集

甲寅年予宗火禍作正月初八初十凡焚兩宅皆高  
樓大廳聚斃數十家者須臾灰燼衆方請神祈禳數  
演梨園正陳設間而突見一紅雀飛入室隅衆駭逐  
之穿房而去俄而火發一宅又燼矣予友樓吉宸云  
烏傷李生兄弟皆別膠庠頗稱長厚已酉歲值督學  
使者江右陳大綬險刻貪怵遣客賈序貢李長公序  
在第十八功名心急而納賄焉已而前十七廩生或  
黜或降竟序及長公爲歲薦次年長姆育蠶獨一蠶  
苗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于諸蠶結一赤

大如鷄卵持謂其如日如此佳釐另存其種明年  
多育之不染而有天然之色相與稱嘆不已已而  
裂火出焚蕩室廬爲之一空蓋十七人退却其功名  
之報也爲赤雀爲赤鸞豈非火之先兆與左傳所載  
裨龍梓慎以融風爲火之始鳥鳴于宋社日出出  
曆皆是類也然則火之先兆亦多端矣耳談云萬  
曆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  
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  
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  
衆書一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築  
頭又于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  
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  
岸舊嵌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緣放光如炯竟  
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  
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又豫章  
鐵樹宮嘉靖末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  
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闔閭聞人無不見之數日火  
無故自發耳目記唐開元間衡州五月頻火時人  
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處皆火起人咸曰火殃

文獻通考云周威烈王冬十一月晉有火下于北方  
有聲如鼓未幾晉大火開元五年十一月定陵寢  
殿火是歲洪州潭州夾延燒州署人見有物赤而  
凡赤瞰飛來旋即火發唐昭宗天復三年有鳥如  
雉而大尾光如散星集于戟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燼  
惟兵械存

衆書一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築



滇蜀學宮

四川文翁學堂。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前代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至唐貞觀始從房玄齡議。更祀孔子。開元諡文宣王。位南衙。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舊像猶存。帥袁說反。別為殿祀之。常璩曰。元封元年。使司馬相如南畧昆明。二年。使韓說開益州。授經學。故雲南有漢學基焉。華陽國志云。章帝元和二年。蜀郡王阜為益州郡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乘書上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集

中。甘露降。白鳥見。于是始興文學。漸遷其俗。許叔鄴單人。以漢元和入中國。受五經。歸以教其郡人。張志誠。鄒閩人。以唐太和中入成都。學義之書。帖歸教國人。滇載記。南詔展羅皮。以唐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晉江陳奇為新泰教諭。庠中有老朋像。以孔子侍。奇申毀之。後漢書明帝永平中。命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大學衍義補云。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為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缺典也。宜為建廟于

宣一祀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行于天下。煇于報祀之典為稱。嶺南異物志云。自廣南近海數十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遇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候于門外。或少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名勝志。南寧有負金山。石皆黑青。其頂石有穴。狀若馬蹄。水深尺餘。郡中童子初學書。必投肥穴中。然後汲以研墨。土人呼為右軍硯池也。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夷。而夢見周公。故勅所在祀周公。羣居解頤云。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為客管宣告。使教文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稱。宣時有一假僧不伏。徘徊。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而差遣偏。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無不絕倒。廣川書跋云。當三代時。夔伯雍世為先聖。祀于諸國。至漢始以孔子祭于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唐貞觀中。始以孔子為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繼孔子為先師。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冊封文宣王。列戟而以門人爲配。予族侄激江通判。則庵三教辯小序云。滇俗奉三教像。城郭村落所在多有。中爲釋迦牟尼文佛。跌坐青蓮花。右則爲柱下史老聃跨青牛。左則先師夫子跌坐控麟轡。怪誕不經。駭人耳目。司牧其地者不一建議。以祛滇人士之惑。是亦吾鄙之責矣。爰著辯以告同志焉。曹石霞云。滇素不知祀孔子。以王逸少爲師。逮至元中慶路總管張立道。始茲土乃始建學宮。置孔廟。麟象之設。其在未置學宮之前也。如滇人所傳三聖人之像。則若近者楊道清。火舌不爛。當乘紅蓮花。脫空塔草。示異當乘靈芝。王逸少。當乘鸞耳。元寶典爲雲南行省平章。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錄是文風稍興。

叢書一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相國鄴侯家傳十卷。繁即鄴侯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繫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乞廢紙粗筆于獄吏。以成家傳。戒其子求世間人潤色之。後竟不果。陳氏曰。繁常爲通州文公贈諸葛亮詩。所爲鄴侯家多書。挿架三萬軸者也。其曰行年餘五十。出守數以事。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子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忝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母乃溢美。而繁所述其父事。容可盡信乎。鶴林玉露云。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奉上。憂國如閭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閭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覓亡見喪。影滅迹絕。非閭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及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語辜李齊。還至

叢書一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京兆尹恃能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餓殍乏食。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號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之君子。單詞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築

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効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之助。南海多珍寶。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使。權之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耶。昌黎集有再上于襄陽書。雜志云。于頔在襄陽。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管張燈晏客。牡丹會。簪集坐一虛亭。寂無所有。俄

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今捲簾則異香自內出。然滿坐羣侍。以酒肴雜竹次第而至。列有女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綉。歌皆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器皆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頔喜豪奢。性尤嚴刻。吏民憚之。然觀雲溪友議所載于襄陽之豪邁。如鄭太彥。聚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傲昵自若。無郡吏之禮。求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築

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匡廬山人符載。遺三尺童子齋數幅紙。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崔郊秀才所通之婢。頔以錢四十萬得之。寵盼彌深。郊于寒食相見。贈以一詩。頔見其詩。卽以此婢及帷帳奩匣悉贈之。又戎昱有善歌者。頔使召焉。及至。所唱歌乃戎使伎之什也。頔卽多以綰帛贈行。以書遞謝。如此舉動。亦足消受韓吏部之書。爲千古佳話也。調言長語云。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

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之子。觀之弟。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觀翟玉妓詩。最爲淫褻。孔氏雜說云。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既而更曰。父疾日浸加。需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溢然。夫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而自敗于女妓。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愚觀昌黎文公。原道闢佛。巍巍乎。其軀爲可惜耳。

彙書二編

卷之十

宋

尚湖小築

以人爲射的  
攷儀禮註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上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侯者。矢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然考工記載祝侯之詞曰。惟若寧侯。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魯孫諸侯百福。則是真設不寧之侯以爲之的而射之。非僅曰中之可以服諸侯也。史記荑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荑弘乃明鬼神。彙書二編 卷之十 宋 尚湖小築  
事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荑弘。戰國策蘇代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而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君自得之。史記。郅都爲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個人。保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獨異志。漢時苗爲壽春令。謂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

前漢書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  
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  
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 後漢書公孫瓚  
敗虜有功詔拜瓚降狄校尉封都亭侯統戎馬運接  
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  
武繼之以夜戰狄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拒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  
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曰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  
乘書二編 卷之十 今 倚湖小集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遠竄塞外 太公金匱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  
丁侯病大劇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  
詣武王請舉國爲臣妾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  
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  
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稍愈四鄰聞  
之皆懼各以職來貢越裳氏貢白雉 黎床潘餘云  
涉苑在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餐昨朝  
傳道邊情警旋取柔饊製可汗 北齊書河間王孝

孫文襄第三子也以文襄世嫡嫡於自負河南王之  
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  
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瑱諧之云草人提聖  
躬也 北齊書高隆之于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  
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  
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  
以對 彙苑云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  
木刻作亮身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書蓀云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乘書二編 卷之十 今 倚湖小集  
南史齊高帝本記蒼梧王漸行克暴屢欲害帝 卽蕭  
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  
王立帝于室內肅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  
不變欽叔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  
腹大是一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看  
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投弓大笑曰  
此手何如帝威名既重蒼梧溪相猜忌刻木爲帝形  
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  
中 異苑云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卽

下苛虐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矛刃所刺。咒令倒斃。堅尋得病苦被捫割。于是遂殞。

後魏書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不之口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冊府元龜宋葉延父吐延爲昂城羗首姜聰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仇賊之軀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自苦如此葉延鳴咽不自勝對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

彙書十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嘉靖中沈青霞鍊以疏論嚴嵩謫遼東戍與諸秀上聚徒講學且習射縛草爲三人一盧杞一秦檜一嚴嵩撫道路楷楊順奏記相嵩遂篡入叛逆籍中論斬天下寃之



土香

名勝志雲南建水州樂榮山山泥有香作餅炙之可食焚婦嗜之以爲美香泉在武定軍民府城南三里泉至春則生香土人每以二三月間具酒肴祭泉然後汲之和酒而飲能愈衆疾又州西四十五里廢縣南三里俱有香泉味皆芬冽土人汲去以酸棗蔗漿鹽梅和飲之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可以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彙書十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曲江縣志云曹溪水在城南五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滇水昔西僧智藥經溪口掬水飲之香美異之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溪源上必有勝地入蜀紀見云香露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五冷二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啞八除病太平清話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厚流

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水秀者有神。真源無味。真水無香。然則入功德水以香居第三。而此又云真水無香何也。夢林懸解云。秦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常役鬼移之。山勢欲動。有神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被脅足跡。以手摩拭。作古桂香云。梁史大同十年三月甲午。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陰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涕。所需草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岱史云。香井在岳南古岳廟前。伍緝之曰。潘詩曰。廟前香井。誰投錢。一統志和州北三十里有平疴湯泉。其水淡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疥者。飲之輒愈。又陝西鳳縣有香泉。自石中流出。清冽而甘。宜釀酒。蘇泉井在長沙湘鄉縣郭內。水香氣如玫瑰。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玉貢民。以為病。灌之。玉香泉存金谿縣東。其泉甘香。郴州城南香山有香木。并香泉。味頗甘冽。

太平清話陸魯望謂洞庭為浮玉北堂四公子

集書二編

卷之十

金

倘湖小集

叩公跳探此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潤。門闕皆龍所衛。龍氣闢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糠米。憶歸訪舊而返。雲南點蒼山有香巖。在點蒼山中峯之半。香從空來。世傳釋迦佛苦行處。天中記下山在湖山下。有無價。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采可玩。偶墮火中。異香聞于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列子云。禹治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各壺領頂。石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畫。臭過椒蘭。味過醪醴。荊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其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若七十。猶以為夭。漢司空上。暢太傅袁隗。為南陽尹。令縣月送水三十餘石。飲食。沐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癱。南陽恒汲水飲之。此疾遂愈。列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視。見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應天府志。湯溝泉西南三十五里。水溫不寒。有香氣。昭明大

集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金

倘湖小集

平常浴此呼爲太子泉。洪武間賜名香水。五色線云翁總曾過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湖廣當陽縣紫蓋山。中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石皆紺色。下出綵水。甘馨異常。

集書二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黃爲正色

黃者土之正色。故五色以黃爲最貴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註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蠱。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是則雲色惟黃爲上矣。楊升庵云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則水也。則地氣亦惟黃爲上矣。湧幢小品云。近日徽州有盜墓之賊。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卽易骸而羣。白者凶。黑大凶。則羣骨亦惟黃爲上矣。又云蔡黃卷。晉江人。字子省。生時胞衣色黃。故父命名黃。閤後學使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以貢授睢州訓導。轉汝陽教諭。仕終唐府教授。德行甚高。睢汝兩地並祀之學宮。則胎衣亦以黃爲上矣。呂氏春秋云。尹鐸曰。臣嘗聞相人于師牧。顏而土色。忍醜。註云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所載受。故能忍辱醜也。珍珠船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善。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五色中惟黃

集書二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爲善也。宋志。月若變色。青爲饑。赤爲旱。黑爲水。黃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古之。是五色中亦惟黃爲喜爲德也。仇池筆記云。勃遜之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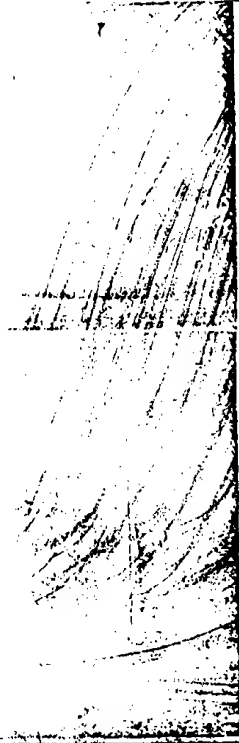
宋古今攷注黃帝素問。凡病人色黃。爲有穀氣。無不愈者。青白赤黑。皆爲殃。占星色亦然。故以黃氣爲喜。色冊府元龜。王擢東海人以博學見知。歷尚書左丞。竟陵王校試諸學士。惟擢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擢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秦書上編

卷之十

金

倚胡小築



工匠神手

閩西羅拱辰。馬平人。隆慶中。任漳南府同知。時郡守羅青霄議建敵臺。以備敵。卽城垣造威鎮閣。以典文。章知拱辰有精思。悉委成焉。閣檨城垣。因濠爲基。至孤峻。拱辰取纜。纏縛臺式。樓檨雉堞。儼然而具。較量木入地若干尺。四維支柱。層累爲臺。銖量悉稱。其後郡每遭颶風地震之患。所在傾圮。而臺閣巍然。漳人皆稱羅公。非獨廉且能也。倭工般巧。若天授焉。三國志。魏文帝黃初二年。築凌雲臺。七年三月。築九華臺。樓觀精巧。先秤平衆木。輕重然後造。無銖銖相觸。臺雖高峻。當傾風動搖。而終無傾倒之理。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木枝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名勝志云。福州烏石山。唐名閩山。山有三十六奇。曰鄰霄臺。臺有不危。亭初創之時。四面材瓦土墜。工師皆秤而配合。戒曰。損必勿修。修必壞。于是臺立霄漢之中。後人不惜而修之。曾不逾時而圯。

秦書上編

卷之十

金

倚胡小築

異類與人爲偶

廣興記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溪山石窟中本謂破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夫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已是某家新婦諸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慙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王行甫云正德間木王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遶屬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耽耽咆哮欲噬而不啞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啞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

彙書一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乳日益強健數日前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乾

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溪而燠

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于棄窰燃火于燧石虎暮必

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

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復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

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常饒高以鬻于

山中不乏蓄積饒糧生二子性俱猛虓年十二力舉

數百斤或薦于浙省都督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

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塚曰虎塚云按廣興記所

彙書一編

卷之十

字

倚湖小集

載利州婦人之配雄虎反不見生子此奉化男人之

配雌虎反生而爲人豈其稟母氣獨少而稟父氣獨

多耶更足異也稽神錄云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

女餉田忽雷雨晦暝及霽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

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

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

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取將至一石室

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暫使歸寧他日

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

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唐張讀宣室志。武陵

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

圖勢若搖動。人無敢登。有賈人朱峴家極驕。生一女。

無何失所在。遍覓無踪。已旬餘。一日雨霽。郡民望見

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文綵。峴往視之。望其衣

裝甚肖已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驚訊其故。

女曰。向者獨處。有一夜。父長丈餘甚猥異。自屋上躍

而下。謂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沉

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又率

集書一編 卷之十 仙 仙湖小集

以將曉。即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又辟

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暮歸因詰之。何為懼彼白衣

者。夜又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復

其故。夜又曰。牛者畊田。為君民之大本。不食其肉。

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

母與異類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又去而祝曰。某願

終身戒食牛也。三祝已。夜又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

某而語曰。汝何為有異志。棄我。使我再不得近。汝從

此別去矣。夜又東向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

圖中得以歸。說類云。博士丘濡說汝州旁縣五十

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

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

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

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何其去窺

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

乃復為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

夜又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為君妻。

豈有惡乎。君既異靈。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

集書一編 卷之十 仙 仙湖小集

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

露。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

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

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

行人悉若不覺。及歸女問之。向見君在街中。有敬之

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

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悞犯當為

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授一

青石大如鵝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

當其物遺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已  
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  
餘嘉話錄云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常設大會百戲  
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鷃掠之  
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  
上梯而取之則形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畫壁飛天  
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餉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  
自四日方精神如初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  
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獼一名化陽  
雜類云名或曰猴獼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  
獨一日馬化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  
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爲室家其年  
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  
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  
養其子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  
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皆猴獼化之子  
時時相有獼爪者也黃衷海語云石灰出暹羅峴  
峴山疑亦陰精潭人有販舶者偕伴數十薪于山

不覺其爲潭人相負石立俄有婦人從石隙出  
去其婦非蠻島所有潭人與語媚之迷惑忘反遂  
仇便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皆甘脆遂已饑渴  
乃導潭人茸茅以居統舍蔭美竹踰時卽長林蔚蔚  
無復寒暑潭人時從婦步嚙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  
身爲之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  
木榮落以記時歲潭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  
落海嶼間也所闢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潭人獨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卽鄉  
思油然而向船人道所以請共載以歸乃匿之舟中婦  
挾二雛追至沙渚俅倚之聲如怨如訴榔二鷁于水  
號嗽而去潭人登舟竟瘖不能語怪錄云弘治間  
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  
羣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菓爲糧常齎得米粟周敲  
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  
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貢  
之其羣猴出遂携子逃歸瀛涯勝覽云爪哇國有  
蘇摩島益地其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猿數萬聚

于中。猴者俗云胡孫也。老猴爲曾孫。老番婦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餚。祈于老猴。猴食之。餘縱羣競食。盡少選狻猊雄交。以此爲徵。求嗣回卽有娠。不然無應也。懸榻篇云。予行脚過雍。主僧爲述鄉先輩。李公海舟筆記。李蓋萬曆間。以給諫使流疏者。內云。行過一島。舟中人皆登岸散步。少頃風發。張帆去。遺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勉隨去。至一石岩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栗。香美特異。又時雜採山菓佐食。宵則同寢。一如伉儷。女子語言肌態。盡類中土人。但體上微有青毛。因名毛女。踰年生一子。此島箬谷溪。查毛女日穿林獨往。戒僕勿從。僕無事亦時于島邊踰眺。冀海舟之復至。未幾給諫還過是島。念僕命小泊。遣人登岸尋僕。僕適于波間。望見號呼。使近。遂得返。但倉卒不及挾毛女并遺其子。誠齋雜記。海人魚狀如人。眉目手足口鼻皆爲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錄。多取養也。

叢書一編

卷之十

奎

倚湖小築

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又陽縣地多女焉。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其居。生一女。卷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烏落。墮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游女。李時珍曰。獼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善顧盼。故謂之獼。純壯無化。故又名獼父。亦曰獼。善攝人婦女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獼。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化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獼類。而化牡相反者。蓋獼能盜婦女以爲妻。獼能牽男子以爲夫。然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博物志則云。獼生子爲人。一統志。辰州府有承平洞。在城西一百里。林嶺深邃。相傳中有野人。宋咸平間。有一雌者。突入田中。擒一少年。負去。置洞巖中。與之臥起。旣而逃歸。又吳元夫。鄂州人。寶慶乙酉。四年。漂海。適遇風覆舟。漂至一島。見雌熊引至穴中。聚毛爲巢。與梨棗獸肉食之。與交焉。年餘能生一子。皆人。像也。但畧垂耳。又年餘。遇舟得歸。神異傳云。廬陵巴丘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秦存。一丈夫長大端正。

叢書一編

卷之十

奎

倚湖小築

著絳碧花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于一山。淵其  
與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  
止。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  
有身生子。面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乘  
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  
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嬰。令裹之。且云。可時出。  
與乳。下時風雨晦冥。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  
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  
其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欄。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  
我無所畏。從此乃絕。後周書突厥史。那氏別為部。  
落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  
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中有牝狼。以肉飼之。  
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  
使者見狼在側。併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  
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  
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女。長大外托其孕。其後各有  
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臣于茹茹。居金山之  
陽。為茹茹鐵。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之兜鍪為兜。

因以為號。龔堅志宋時。士大夫自浙西赴  
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楊子江。大風覆舟于金山寺下。  
妻孥盡溺。惟大夫賴小艇得脫。哀慟累日而去。三年  
秩滿東還。就金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以度幽冥。  
罹時已四更。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淚。如饑饉。  
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喚之不應。黎明眾僧聚觀。大光  
細認之。乃其妻也。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  
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言曰。  
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墜數日。入水底。為一  
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云  
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  
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  
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烟燭熒煌。花幡間列。及  
聽疏文。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  
旋繞寺。不肯返歸。綠衣若見。促我故遲留。會罷燭強  
撲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彼毆打天  
曉始捨去。身墮九泉。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  
大所致。喜甚。遂為夫婦。如初。蓋綠衣者水府判官也。

風水之說 附起釋

鶴林玉露云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常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刑戮而子孫衰微人奈何惑于其書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子孫必爲侍從官以待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雖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予以爲祖父子孫原屬一體安及體鬼福及子孫理所必然即如周易一書雖曰辭象變占各有所取然而高下遠近愛惡攻取得之于象者爲多况以先人體魄所藏而山之高水之深前後左右反無所取象乎每見墓之不慎至禍發而啓其封或水淹浸或蟻蝕食慘不可言與委之于壑者何異顧求地則亦有方焉積德之家子孫雖遇平恒地師亦能指出佳穴若夫未有培植徒殷勤而延

樂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備湖小集

樂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備湖小集

子厚幣以聘高術卒之當面錯過毫釐十里至于勢力操操陰謀竊取或跨越他人之塋域或紊亂一家之昭穆不顧損人惟圖利已天且棄而去之何地之能福人哉按孫公談圃云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脰部見鄰人泣下降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處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卜兆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日者求佳處數時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朝野紀畧云餘姚謝木齊遷初其父無子天順初葬祖父母值冰雪不能前進權厝中途吉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更易子孫當作相耳期月生遷中成化乙未狀元後爲名相欽名營墓卽此地也蔡虛齋作何叔丘傳曰何叔丘先生喬新爲其父吏部尚書東園公卜墓地何宋樞密陳文定公父輩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窆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墓人之父而壆吾父吾不忍爲也程史云望江縣富翁陳國瑞以鐵

治起家爲其母卜地。建寧王生精青烏之數。延之驗年。得吉于近村。有張翁業之。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圖承。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曰。我治方乏炭。此可竄以得貴。張翁諾之。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築繕數月而畢。葬事次年清明拜墓上。王生與偕。翁問其子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歸。治具邀張翁而館焉。欵洽者幾月。語不及他。張翁告歸。復索書上編 卷之一 備湖小築

張正堂識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繼于篚。酌酒而告曰。予墓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價不盈千二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張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可強以非義之財耶。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密召其子昇焉。由吳待問謝木齋言之。凡得地者。聽于天可已。由何叔丘望江翁言人之得地者。必

如是而人事始盡焉。予又考朝野紀畧云。徐桃謝瑩性耿介。宣德中從事藩司。授福建布政司都事。廉謹有守。閩賊鄧茂七作亂。欲脅漳州民。號于衆曰。不從。早晚且來屠城。漳民畏死。將應之。兩司重臣怯懦。逗遛不敢進。乃以疲卒土兵委瑩。蓋以事敗在瑩。功成歸已。時賊勢猖獗。瑩兵寡不敵。惟以忠義感激人心。漳民聞瑩來。皆喜曰。謝都事良吏也。今來吾屬生矣。瑩至。民擁馬首。瑩曰。朝廷大兵討賊。汝輩良民。無從賊自取勦滅。民皆歡聲如雷。不數日。賊果就擒。漳

州得免于難。瑩之力也。後以孫遷貴。贈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人以爲活多人之報云。是則冰雪阻而墓中中途者。應卽瑩也。有人事。然後有天助。人當返而求其本矣。閩書云。永春縣錦繡山。舊名鬼笑。宋少師莊夏墓父處。相傳舊有墓者。若有鬼物三墓而三推之。便作人言曰。此莊某墓。及莊墓畢。鬼大柳榆卽其人矣。後于光宗時爲少師。更各錦繡。御書賜之。見聞錄云。大興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

索書上編 卷之十 備湖小築



年與薤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薤日吉。何必拘而多疑乎。王洙談錄云。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其塋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世觀之。真達者也。補筆記。瀕海素少相墓之士。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

魚有丈夫婦人之號

鮪魚。二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烏賊魚。一名海伯。白事小吏。又名河伯。從事。又名之曰明府。鰲。一名河伯健兒。龜。一名黑衣督郵。方頭魚。頭方味美。福州人謂之國公魚。言其頭方如國公頭上冠也。神異經。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烏梅二七煮之。卽熟。食之治邪病。

嘉州有魚曰魚舅。爾雅翼云。旁皮鮓。又謂婢妾無其形。以三爲率。一頭在前。兩頭從之。若廢妾之狀。故以爲名。鰕。鰕魚。以其好交羣。魚若媚。然故名鰕。又曰魚遊羣鳥隨之。食其涎沫。有類于媚。鮓。凡魚欲產。鮓魚輒抵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鮓。名水母。海中蝦之小者名蝦姑。畏魚。鮓。云。魚有婢。屢亦有奴。屬其名雙偶。其形兩肖。味皆堪。出臨海。嶠。又云。鮓。惟妾魚。厥形如爪。亦名爲鮓。同彼狹邪。淫蟲相遇。其味孔嘉。說文云。魚部。凡一淡菜。名東海。

夫人形雖不典而甚益人閱讀云形雖不典而益輒  
箱 一統志廉州文昌縣有魚翁井水極清冽相傳  
泉與海通中有一大魚頭白俗爲魚翁人呼魚翁其  
魚輒出 雲南洱河出公魚似鯉細鯉長不盈尺大  
小俱有子味極美 雲南潞江府河陽縣出鮓鮮魚  
一名康郎魚

石闕水閣

馬氏曰抄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曰與隣家碌軸皆  
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闢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  
損折闢不可解至曉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沆汙池中  
以軸沉溪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日復闢于池  
邊地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急往觀之闢猶不輟乍  
前乍却成礪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  
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交信實人也 通考後齊河  
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人皆見而  
異之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  
府將刮取全像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  
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 又梁武帝太清二年送石  
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石獨角者將引于  
車上振躍者三車輛輾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  
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  
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定海志嘉靖三十二  
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  
止所擊之處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宋史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饒州樂

平縣何衡里田畝數十頃。當霽天無雲。田中水如

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

水自行。甲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牆毀樓。一水開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

刻。乃解各還故處。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

一口滾塘寨。一口聞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

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

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俟旦。其二水一涸。一益

人始知爲水閘也。周靈王三十二年。穀洛二水閘。

西征記。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閘而西流。五行

中和三年。汴水入于淮。水閘壞。船數艘。文獻通考

治明皇入寶曆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閘中有血

出。數日不止。桑花天寶中有術士孫甕生者。以枝

間能使石自閘。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

入禁中。後神記。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梁

間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嘆。相告曰。石來

水入建鄉。

# 市

貨殖傳。行買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

也。而雍伯千金。賈桑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漢書王

君公。遭亂不去。僮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

公。注云。僮。謂平兩家買賣之價。漢桑弘羊。洛陽買

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故史記曰。桑弘羊擢于

賈豎。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爲業。從高祖滅項羽。

封執餘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爲丞相。

楊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

非他處之比。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值

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丹鉛錄。唐詩。

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巒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

巒。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鬪鬪。鬪以力爭。鬪以口爭。

交市之地必爭。故禁之。則鬪之爲市。其義從來遠矣。

茅止生叢。談云。漢時尚鬪市籍。王烈以公孫度欲以

爲長史。乃爲商賈自穢。得免。今以得商賈幸矣。市人

子。孰不翩翩章甫耶。後漢書。古者爲市。一日三合。

周禮司市。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

藥書二編

卷之十

覓

倚湖小築

買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孔奮避兵。西竄融。請奮署議。據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三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邑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下。謂之槐市。又楊州人無貴戚。皆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杭州亦有花市。乃宋時市花之地。高士傳。毛公薛公隱于邯鄲市。薛公隱爲賣醬。毛公隱爲博徒。楚國先賢傳。熊宜僚隱于市南。文昌雜錄。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考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買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九百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師古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江南武寧縣有常州亥。本市名。嶺南謂市曰廬。以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疾如瘡。間而復作也。江南惡以疾稱。故止名曰亥。天中記。梓州易玄子。

藥書二編

卷之十

車

倚湖小築

以九月九日昇。今梓州每于初八夜。于易玄池中買藥。謂之藥市。成都于九日爲藥市。人盡入市。吸藥氣。是日雨。則有仙人在其中。三秦記云。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云秦地市有斷馬。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是見市。或風雨。驟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云。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

引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北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中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北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二輔都尉掌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關帶關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此語出于廟記是漢時之事則是明時至今開廟市非無所本矣史記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買人齋錢十萬願戴子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

藥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中之庭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二親爲真佛

入之生本于父母道家參証父母未生前先天則父母豈非我之先天也釋氏証本來面目則父母豈非我之本來面目也我儒則曰百行莫大乎孝通乎天地塞乎四海故古聖王皆以孝治天下焉然二親有的爲真佛者如丁蘭之刻木象父母之形而視之而木人能變顏能隕淚豈非其彰彰者哉陳眉公敦本篇云宋大本圓照禪師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大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

藥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豈無望檀那之施當先爲其大者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今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杜錫初應舉將試有舅銜孝經疏置榻前錫取熟讀果試題出其中遂與選兄爲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者疑不能決錫曰僧道毀佛老像此可比也衆服其審此亦可

見父之即佛矣。李元陽曰。楊補先生家雖貧。耕數畝。竭力給親甘旨。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辭親往訪之。途遇一老僧。問何所之。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歸家。但遇着某色衣。披衾倒屣者。即佛也。遂回。無所遇。夜至家。叩門。其母聞子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迎之。乃向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必遠求。纂要云。黃蘗運禪師。遊方得道。思父母至家。見一老婦。問何處。曰運江西。婆曰。我子出家江西。多年不歸。因借宿。運足心有大患。令婆為洗足。婆失記。一見辭去。曰老母不識山僧。山僧一見母足矣。人報其母。母追至福清渡。運已登舟。母一跌而死。運不回。但于隔岸舉火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火燃燒。人皆見其母于火燄中。轉為男子。乘光上升。後改此渡為大義渡。瓊環記云。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

石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即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先公肩間有白毫光。而如真金。坐蓮花上。真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即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即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座蓮花與說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為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跌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

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焉。馬異之。亦贊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宋書劉敬宣四月八日。見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像不成。因悲泣。不自勝。桓帝嘆息。謂其父字之曰。此兒能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五代史。趙德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

彩鳥為文明之象

唐書崔信明于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長使至青州。遇前古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崔形既小。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強記。學成。鄉人高孝恭有知人之術。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瞻。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拾遺記云。吳張永家有鳥。雉飛入雲。古者曰。鶴是延年之物。從室人。自。升高之象。當使。孫位極人臣。名播江表。後永生昭。輔吳將軍。歷年補錄。王庭奏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而。及長。駢脅。歷居武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為留侯。子孫相繼一百餘。丘濬記畧云。正統壬戌秋八月。子肄業學宮。童子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池。比鴈。而小。似鳬。而大。足指蹠。屬毛。色。白。旁皇四顧。馴擾。不。益。平昔所未嘗見。予偕二友往觀焉。顧謂之曰。此鳥所聞為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鴈。

卷之十

真

真

真

陽以居者乎。集于江湖澳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

南。隔山越河。胡為而至此乎。後二年甲子。潘果首舉

丁鄉。又十年成進士。入翰林。累官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諡文莊。禪寄筆談。杭州吏部侍郎。李于陽。晏

號東崖。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初二日。李與

同輩入學晨恭。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諸生喧縱

聚觀。竟棲止于梁間。凡二日乃去。眾以文明之兆。東

崖賦詩云。文彩翩翩。世所稀。講義飛止。正相宜。祇應

見德來。千仞不為希。思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德

人同上。鳳凰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

卷之十

真

真

真



博學彙書二編卷之十一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孤經

菱花鏡七星劍

雨工似羊

善哭其夫

蝨斯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彙書二編

卷十一目錄

一

倚湖小集

嬾婦

婦人之笑

社燕社魚

克明

髮

字義

多女少男

水之異候

冷暖泉

門生

秋

蟲名似人名

保叔塔

綠赤豆神奇

不畏強禦

龍鳳亦有凡近者

水火治病

動植之物報時

彙書二編

卷十一目錄

二

倚湖小集

諸葛武侯遺蹟

別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戰勝不用兵刃

月因地異

以少少許勝敵



孤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公穀傳爲小經。此或以簡帙繁簡爲次第也。近人以禮記春秋爲孤經。蓋以誦習之者較少耳。然孤亦有六之義。與唐語暗合。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中式者百一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于何時。然程氏身處人多有闕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朱平涵云。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摘一十六股配題。頭緒茫然。至刻程文簡畧殊甚。名

卷之十一

一 倘湖小築

標題實則射覆。學者認題稍左。即便懸落。永嘉教諭雅慈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崖主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爲苦。嘗館某家。見一老生施臣道。每至挾一二新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是也。如舊爲宰西。則易宰周公之類。一時駭爲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旋向給事乞題。卽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記。所司聊且僭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春秋傳題以傳語而配

卷之十二

二 倘湖小築

之以經。以傳之年月爲主。不從經之年月也。若位置一差。則習經者無繇識認。而難以行文矣。天啓甲子春秋傳題錯于位置。習春秋者開稟監場御史。御史云。此時無啓簾請問題旨之理。各以已意行文。而命分閱者勿拘可耳。崇禎己卯。章給事正宸。以鄉會試經之題。出典湖廣試。命春秋題亦錯。如此其難也。康熙庚戌。將太史題具題革去傳題。止存單合。然後春秋之苛磨廓然一清。

菱花鏡七星劍

古人以鏡為菱花。或云鑄鏡為角者六。以象菱花之形。然何以鑄鏡獨象菱花之形乎。且右軍所書扇名六角。不聞即名菱花扇也。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為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照物。惟背日而照。則明彩頓生。所以取義于菱花也。仇池筆記云。菱花開背日。菱花開向日。故芙蓉熱而菱寒耳。凡鑄劍者。多依其文為七星。意謂取其借北斗之形以壯威耳。然而亦有說焉。斗杓之所指為建。建之對為破。凡行兵之法。須坐建以擊破。不可坐破以擊建。故鑄劍而飾以七星者。明乎劍鋒之所向。人不得而逆之耳。太歲為一歲之君。一切造葬選擇之法。不可對着太歲。故諺云。太歲可坐不可向。又六壬奇門之用貴人。貴人之所對為天空。惟利遁逃。不可作他事。蓋十二神以貴人為尊。左列五神。右列五神。其間而無神可對。則空之耳。獨太陽為人君之象。而選擇之法。可坐亦可對者。日以光用事。坐之則挾其尊貴之勢。對之則光愈滿。且諸亮星亦不攻而退避之。故特用太陽耳。

藥書上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雨工似羊

孔子辨兆雨之鳥曰商羊。穿井而得土之怪曰獬羊。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中。見一羊。捋其鬚得珠而食之。還問張華。華曰。羊乃癡龍也。異聞錄云。柳毅于涇陽見婦人收羊道畔。怪而問之曰。洞庭龍君小女也。問收羊何用。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也。唐五行志云。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為雨工也。占曰。當旱。然則主雨者果多似羊者耶。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夫羊不見雨。而雨工反多似羊。又何解也。

藥書上編

卷之十

四

倚湖小築

善哭其夫

左傳及檀弓。齊莊公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植即杞梁華還即華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于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夫不受郊弔而返于室。此所爲善哭其夫也。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夫舉動合禮而感于人。此所爲變國俗也。自孟子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之言一出。紛紛附會。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旣葬。遂投淄水而死。崔豹古今註曰。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植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經傳並不載城崩之事。卽樂府諸書所云城崩亦止杞都城耳。宋

樂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倚湖小築

吳邁遠杞梁妻詩。所謂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微貫穹昊。高城爲隕墜是也。後世轉相傳訛。遂云哭倒長城。唐僧賈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今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覓飢鬼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趙武靈王築長城。秦始皇大築長城。皆與杞梁之死後數百年。豈相及哉。左傳齊莊公將伐衛。爲車五乘之賓。杞植華還不與。植耻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美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觀此。則杞梁之死義。乃其母激而玉成之矣。杞梁妻旣死之後。其妹朝日。復能寫之以新聲而傳之久遠。抑何閨淑之幸于一時耶。人知杞梁之有妻。而不知杞梁之有母。又不知杞梁之有妹也。故表而

樂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六

倚湖小築

蝥斯

蝥斯之咏止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乎推而廣之陳藏器云蝥斯與蚯蚓異類同穴爲雌雄五月五日候交時收取夫婦佩之令相愛媚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可以補開睢之未及矣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則漢之廣江之永可以補汝墳之未及矣予觀詩人引物入咏但取一節之似而不深究其全體如麟趾麟定麟角以比公子公姓公族似也蝥乃蝗蟲之類春秋書以記災是天

樂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集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王荆公字說云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李時珍云蚓之行也引而復申其蟻如丘故曰蚯蚓字說又云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所雖或起之常慕而返故名蝦蟇埤雅云蟋蟀陰物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蟹帥之爲蟋蟀蟹能帥陰陽之悉者也知而誅丘而引退而慕悉而蟹四義似巧鑿寔出天然他如知君臣之義則蟻字從平義調聲音之和則蚓字從平調故小火之爨則螢字從平爨皆堪深味者也予又推而廣之蜘蛛常能孕珠守而抱之不脫且其腹亦圓如珠知珠如知縣知府之義故名之蜘蛛蚯蚓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諸熱疾下行故能利小便而通經絡其尿爲六乙泥堆積如蚯蚓而性復引氣下行故名蚯蚓三足蝦蟇入月則退而慕之兩字亦可以概之月令夏至之後反舌無聲反舌蝦蟇也若反舌有聲則佞人在側蝦蟇慕蟄自其口中出此于佞人宜矣蝦蟇其聲蟬言其形佞人可惡亦如之蟋蟀率百物而入之

樂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八

倚湖小集

月之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日為改歲。入此室處。其身漸漸。自外入內。不特帥百物而入之。即人民婦子亦悉帥而入之矣。又推而廣之。李時珍云。蛺蝶輕薄。夾翅而飛。葉葉然也。蛾美于眉。蝶美于鬚。俗謂鬚為鬚。故又為蝴蝶。蜂尾垂鋒。故謂之蜂。蜂有禮范。故謂之蜚。蜂造蜜蠟。而皆成氣。故謂之蜚。蜚。俗傳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此妄言也。蟬名齊女。亦云是齊

藥書上編

卷之十

九

倘湖小集

王后怨王而死。故化。螳螂兩臂如斧。當敵不避。得當郎之名。其子極細如絲。故名桑螵蛸。蛸。音蟲。在窠。鵲好食窠中之子。故名鵲蛸。

蠅婦

異物志云。昔有婦蠅織。姑媮之。死為蠅婦。其膏以照讀書。紡績則暗。若晏會歌舞則明。此獸名蠅婦者。也。西陽雜俎。奔鯨一名淵。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孔在腹下。如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蠅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則暗。照飲樂處則明。此魚之名蠅婦者也。古今註。蟋蟀一名秋吟。蜚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蠅婦。此蟲名蠅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蠅婦。出南海也。此草之名蠅婦者。也是何世間蠅婦之多。或為獸。或為魚。或為蟲。或為草。彼催耕之鳥。絡繹之蟲。守宮之槐。護門之草。相去又何如哉。予以為本草。凡魚獸脂為燈。皆損目。歌詩飲宴。其用目力者少。故覺其明。若誦讀則字字關心。紡績則絲絲經手。則眼魔而燈暗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蠅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經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是實此獸之惡力作者矣。

藥書上編

卷之十

十

倘湖小集

此傳者之深文也。段公路北戶錄云：鰕魚如指，長七  
八寸。但有脊骨，眼作燭，極有光明。北戶錄：睡菜五  
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為鹽  
菹，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  
亦名却睡草。

婦人之笑

唐人詩云：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京白玉床。言  
光好。又云：走于姑蘇也。又云：回頭一笑古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言楊妃好笑，而擊鼓動于漁陽也。  
乃姐已不好笑，必見炮烙之刑而後笑，褒姒不好笑，  
必見烽火之戲而後笑，吾又安知不好笑之為是而  
好笑之為非？如息媯入楚不言，何況于笑？而唐人詩  
曰：細腰宮裏露桃新，默默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  
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蓋責備賢者之意也。予謂詩  
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婦人之笑，多在于笑也。史  
記箕子過殷墟，欲哭則不敢，欲泣為近于婦人，是婦  
人之性，多善于泣也。諸笑人以一笑而傾人城，杞梁  
妻又以一哭而崩杞之城，是婦人者，笑又不得，哭又  
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諸婦人以長舌而喪  
人之國，而息媯又以不言而喪兩國，是婦人者，言又  
不得，不言又不得。左氏云：尤物移人。又曰：溪山大澤  
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汝，則但問其尤  
物何如耳，不必問其笑不笑，只不言也。

社燕社魚

陳藏器云。嘉魚出于丙穴。李善註。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擇日出入耶。抱朴子云。燕避戊巳。鶴知夜半。鵲知太歲。蛇知巳日。魚豈不知丙日乎。予嘗考之。燕春社來。秋社去。故名社燕。而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是燕與嘉魚皆能知社者矣。按立春後第五戌爲春社。而稽含社賦序云。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用丁未。是取社之法各有不同。以戊日爲社。故云燕知戊巳。以丙日爲社。嘉魚知社。豈不可云嘉魚知丙哉。戊可以兼巳。故言戊遂可以不巳。丙可以兼丁。故言丙亦不必更言丁耳。從而廣之。魚腸謂之乙燕。呼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燕豈不可謂之丙燕與魚其共游于天干之學者哉。雷斅云。海竭江枯。援游波而立。泛淮南子云。燕入水爲蛟。蛟入水爲龍。日食燕肉者入水爲蛟。龍所吞。李時珍云。燕或蟄于井底。而祈禱家用燕。召龍他如燕窩之聚于海濱。石燕之飛于雨候。燕之與魚其相得而益彰者乎。夏小正註云。凡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

集書上編

卷之七

十三

倘制小集

集書上編

卷之七

占

倘制小集

氣在背故升。陳眉公云。魚行隨陽。春夏浮而迎流。秋冬沒而順流。益州記云。嘉魚食乳泉。出丙穴。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嘉魚固與衆魚異趣哉。來子曰。此嘉魚之所以爲嘉也。燕知社。魚亦知社。謂魚與燕類可也。雁隨陽。魚亦隨陽。謂魚與雁類可也。柳州有燕泉。以燕來時泉生。燕去泉涸。則此泉亦可名社泉也。說畧吟有三。皆生于海。蛤蜊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故梁元帝謝賚蛤蜊啓曰。雀文始化。燕羽猶在。問之老漁曰。每八月或網獲之。不能多得。其味甚美。則燕與魚果有合而爲一者矣。

克明

元以大明殿爲正衙而代元者卽大明。崇禎皇帝于崇禎十三年間。自書克明峻德四字于扁。懸之內殿。一時制舉之家。咸揣擬此語。必當試闈出題。不數年而明且受克矣。懸此扁時。蓋清朝之崇德五年也。夫崇德豈非峻德哉。說畧五代陳宮中梳隨雲髻。卽暈粧。隋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髻。髻異哉。陳宮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君唐之徵。懸楊篇云。盧溝城崇禎中所建。賜名拱極城。其

讀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五

倘湖小集

髮

陶穀清異錄云。世有十樣物。皆禿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兒。五優伶。六角魚。七酒魚。漢八打狐人。九禿瘡。十酒禿。十樣禿首。皆謂之佛。不知何旨。按葉臺山九邊考云。土魯番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又陝西通志云。髮塔在山丹衛治東南隅。洪武二十四年。取土築城。得鐵佛五石函。函內藏髮。又有石爐。鎔文曰髮塔。因稱之。以削髮之地而山留其形。于髮剃之後而石函立一塔。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抄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往來無礙。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甕。酉陽雜俎云。萬物無不化。惟淤泥中漆筋及髮。藥力不能使化。又解州鹽池。投之各物無不化爲鹽。卽牛馬與人骸。投入亦然。惟人髮不化。而本草又云。人髮化鱗魚。則髮又非不化之物矣。南史

讀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六

倘湖小集



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致之。先是三年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風如蟻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又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北史于闐國王姓王。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其年必儉。志怪錄云。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于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聞奇錄云。鄆縣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扇鑰爲意。嘗用行宅內。後果見籬下有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滑有踪跡。乃作繩懸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檢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彙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字義

萬盈數也。萬在下爲厲。萬在上爲萬。無美辭焉。是以君子貴乎持盈也。一始數也。一在下爲上。一在上爲下。無定詞焉。是以君子貴乎慎始也。仁字從人。故慈愛及人。義字從我。故裁斷在我。董仲舒亦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讀書偶見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田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于辰位。故農字從辰。維園鉛摘云。說文直。正見也。從止從十從目。徐曰。止隱也。令十日所見。是直也。說文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從目。從止。音隱。八音所乘載也。徐曰。真者仙也。化也。匕者化也。反人爲匕。從目。兩脊不能識。止隱也。八其所乘也。乘風雲也。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宋景文祁筆記。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三國志以天上

彙書上編

卷之十

六

倚湖小集

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有二首六身。古文

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

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比猶

別也。蜀都雜鈔云。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如

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嘆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

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

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是漢武始。兩漢之世

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

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湯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

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于至正。豈盡偶然

耶。後世臨文亦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唐

以廣明建號。而或拆之曰唐去丑口而入黃。遂兆黃

巢之禍。宋以宣和建號。而或拆之曰一日宋亡。遂有

北狩之事。李順反于蜀中。而或拆順字曰居川之旁。

一百八日吳曦反于蜀中。而或拆曦字曰八十二日。

我乃被戈。其後皆如期而驗。其偶然耶。其天實爲之

耶。

纂書二編

卷之十

十九

倘潮小築

多女少男

周官職方云。楊州之民二男而五女。前漢書地理志

云。初淮南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

故至今多女而少男。近時天下之娶妾者。皆歸之楊

州。豈楊州果多女乎。漢書又云。江南卑濕。丈夫多天

是。又以多女少男之言而附益之者矣。異哉班孟

堅序地理也。曰。鄭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

故其俗淫。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曰。趙中山地薄入衆。猶

有沙丘紂淫亂餘民。大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

椎刺。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跼蹐游

媚。徧諸侯之後宮。曰。燕太子丹喜兵。養勇士。不愛後

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賓客相遇。以婦侍宿。嫁

娶之。父男女無別。反以爲榮。燕丹遺風也。曰。齊襄公

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嫁。名曰

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曰。吳

自淮南王好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

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夫芍藥贈而伊相謔。彤管貽而

纂書二編

卷之十

二十

倘潮小築

最天下女數多于男焉。

埤雅云。麋十百爲羣。多牝少牡。人言一牡交十餘牝。

小史集雅云。狐不二雄。麋當十牝。象一牡管牝三

十餘。牝者牙纔近尺。供送牡者水草。臥則環守。此象

死其乞地。即之號吼。移時方散。李時珍曰。鹿性淫。

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鹿。抱朴子曰。南山多鹿。每一

雄遊牝百數。鹿屬也。海陵間最多。千百爲羣。多牝

少牡。齊東野語云。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

足。儼然若一媼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

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異物志云。

尚魚似鱗。即石斑魚。有雌無雄。而性淫。春月與蛇蟄

交牝。本草云。天下之鬼皆雌。惟月中鬼爲雄。故皆

中秋望月而孕。范蠡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爲池。池

中有九洲。多蓄菱荇水草。壘折爲之。求懷子。鯉魚長

三尺者。一十頭。牡鯉魚長三尺。四頭。以三月上庚

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凡民家蓄鴨。一二百

爲羣。皆雌。得一雄鴨。游泳其間。則皆孕而生。卵。凡大

罕豕牛之類。皆牝多而牡少。鯉魚鯽魚皆雌。多孕子。

若鱖魚。至三四月間。每魚皆孕子。無一雄者。江陰人

謂之子鱖。而入貢天府焉。可見陰之勝于陽也。豈獨

楊州多女。少男已哉。

水之異候

天下之水有以冬夏分氣候者。水經注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寰宇記梁山縣多喜山有浴丹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各離雄井。見則中。一統志知時泉在道州城望仙門內。鑿石象龍以導其流。夏至則盈。冬至則涸。靖州有燕泉在州城西。以燕來時泉出。燕去時泉涸。宋折彥質居郴州。其亭為亭曰燕泉亭。見社燕社魚則中有以一月分氣候者。寰宇記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黃真海語云。占城國出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峨嵋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乃海中潮汐之變。華清宮下水左右四竅。應朔望不爽。內江鐸影山在縣西二十九里有二泉。更流迭至。與晦朔之盈朔相應。有以一日而分。或一潮兩潮。三潮四潮者。南漳縣西有潮水。一日止一潮。蜀青城山有延慶宮。西有甞道觀。其南有六時水。于陽時則洒然而下。陰時則無。晝夜凡六時。洒水。晝夜七

集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嶺南小集

集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嶺南小集

錄云黃帝命饗君為五岳丈人。嶽神一月再朝。虛中酒水以代刻漏。一日六時洒水上。無泉源。下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洒。可移數步之內。桂林府聖水巖側。子瞻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言安永豐縣有泉曰沙井。一日三潮湧水。移時復乾。溉田可數畝。號曰潮田。饒州鳳遊山麓有石竅。可尺許。日常兩潮。其出洶湧。其收盡涸。贛州府治與賢門崇真堂。其水每日三潮。滿溢井口。江西興國州有三潮泉。一日三湧。侯官縣應潮泉在雲峯寺。廣一二尺。水纔數寸。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少差。京山縣有潮水泉。隱于石。一日兩潮。潮則有聲如雷。水即泚溢。俄頃聲息水退。郴州泂井在黃岑山。其水一日三潮。又潮泉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一日三湧三退。若潮候然。潮廣寶慶府新化縣黎山有巖。每日三潮。高起數尺不爽。廣東連州城南有潮泉。其泉晝夜消長。與海潮相應。九華山有潮泉。一日三至。廣西天河縣有三潮水。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沿

也民受其利因名聖水。巴東縣有三潮水石洞之  
中一日三次如潮湧者然。南川縣有三潮泉早晚  
應潮候者三每潮至響聲如雷春秋分其潮倍常。  
雅州北百四十里山谷中湧泉溪不可測一日三潮。  
風浪如雷。綏縣有三漲水卽羅甘溪也其源出于  
古井每日辰午申三潮不爽。武隆縣有信水在峽  
口其泉如沸水與江等日有三潮每至則高尺餘。  
雲南安寧州西羅青山上有海眼泉相去數百步一  
日三潮。張佳胤遊記云予遊滇安寧州溫泉聞西  
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時正午  
時亟渡溪而涉其所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土人謂  
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  
見耳。廣西遷江縣有潮泉泉水湧出一日三潮  
麻哈州西銅鼓山麓有水晝夜三溢不愆其候。馮  
時可云滇中曹溪寺有碧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  
午酉三時水必漲滿。鷄籠山下澗中數十處累石  
若人功朝夕湧泉如潮。廣東始興縣東有潮水月  
朔卽漲至晦卽減。漢中府城固縣桃溪澗在縣治

讀書上編

卷之七

三

倚湖小集

西北水自洞出一日數潮其聲隱隱如雷。貴州蒙  
川縣龍泉其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澄清  
漲卽渾濁人莫能測。廣西思恩軍民府有湧泉井  
其水一日三湧。若福建遷安縣白鶴嶺有龜鏡井  
潮退則泉滿潮長則泉壑每以爲驗此又應潮候而  
與潮正相反殊可怪。至于水經注涇水東流與對  
水合水道源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盈十  
竭信若潮流卽始興記所云料溪也。貴縣有潮泉  
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賽一日至三四十潮漢冊其  
神爲涇瀾公唐設湘水縣于此至宋廢。劉汝楫云  
聖泉在平壩衛西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登五里許當  
登嶂巖阿中一泓自罅中迸出匯爲方池每日潮汐  
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則餘下至鼓之半而  
止通晝夜凡百次。弁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名靈泉  
貴州漏洩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外有四川瀘州  
安樂山其泉有形無水遇旱祈禱則泉湧流或一壺  
或二壺得泉卽雨。婆婆泉在思恩州北五十里其  
泉常隱不見行人渴呼婆婆則水湧出不更奇乎。

讀書上編

卷之七

三

倚湖小集

袁牛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一穴名天井土人于春首視水之盈涸以下歲之豐凶見水溢以爲吉其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貴陽山泉志甘梗泉在平頭司石崖中一泓湧出清濁分流有似涇渭之狀。

冷暖泉

水經注含涇縣南湘陂村有圓水圓廣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溫涼亦異 南昌奉新縣九仙山北有溫泉池池上有亭其湯一溫一沸湧出道間往來皆得浴焉 寧縣黃龍山有冷暖水其泉共脉一暖一冷相去數尺 廣博物志廣陵城中有一井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而甚芬香 一云在吉 安府城中 南雄府城北三井相連其泉一冷一溫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一 毛 倚湖小築 一熱 南康建昌縣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數尺其溫可以燂雞豚冷者常若冰壺流出數丈外始復爲一零都縣東紫陽觀內一泉間日甘酸甘日汲以釀特美 大庾縣涼熱水同源而異性熱水池圍二丈餘深尺餘流四步而合凉水東入章江 都穆云茅山法堂東有陰陽井予往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煖故名 羅浮山過水北得白水山山有佛跡院院中湧一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

之然後調適可浴。登州招遠縣治東。泉並發一

寒一溫好事者甃石爲池引二泉注焉以便潔浴。構

堂于上名曰德新。又寧海州東四十里有龍泉。文登

縣西七里有湯泉。東北六十里有溫泉。皆寒溫二泉

並發者。句容縣有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半冷半

熱。熱可淪鷄。皆有魚。魚交入輒死。崇寧一大井。以

片石開二竅。暮其上。一竅汲以造飴。一竅汲以爲藥。

若易疲汲之。皆不能成其用。登州福山縣有奇泉。

從石孔湧出。味甘美。冬溫夏冷。平涼府保巖山之

泉書二編

卷之二

无

倚湖小集

陰有溫冷泉。半溫半冷。有疾者洗滌卽愈。渭水縣

東東山之麓有湯泉二脉。其上泉甚溫。下泉甚熱。

真定府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有湯池。俗傳昔吳王經

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旁卽有冷泉噴出。至今兩

泉一溫一冷。巢縣東北二十五里有二泉。名半湯

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

冷觸熱則急回。唐羅隱詩。飲水魚心知冷暖。濯纓人

足識炎涼。丹陽縣東南二里有雙井。最古。相去數

尺。南者色。北者色黑。又有沸井。共四井。二清二濁。

騰湧滾沸。晝夜不絕。池州東流縣東歷山上有二

池。其一嘗乾。雖久雨不停。其一嘗溢。雖久旱不涸。

撫州府城西三十里有池。池中有伏石。分爲二流。其

陰水差寒。其陽水常沸。衡州府桃源縣西北湯泉。

常如沸湯。旁又有水泉。人謂之陰陽泉。廉州感縣

有溫泉。夏月則冷。冬月沸。熱風疥瘡氣飲之者皆愈。

湖廣荊門州有二泉。源出峽山之麓。分爲二派。北

曰蒙泉。南曰惠泉。蒙泉常寒。晝夜兩湖水溢數寸。惠

泉水常溫。江西上猶縣溫冷泉。泉自山溢。達于江

泉書二編

卷之二

三

倚湖小集

濱瀆而爲二。一溫一冷。圓泉在郴州永興縣。半暖

半冷。冷處極清。暖處極濁。四川開縣三湖溪水。日

常三潮。冬熱夏涼。頗爲神異。攸縣東溫水泉。其水

冬溫夏涼。永陽縣湯井有二泉。其水春夏溫。和秋

冬滾沸。

韓愈行實云。崔涇崖。韓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為座主。後已丑克會試考官。亦不認三百人為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輩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私恩乎。陳讓字以禮。晉江人。舉省試第一。尋第進士。推官紹興諸生。素誦其文。及至爭進門下。時有禁。有司不得私受門生。讓嘆曰。吾豈以是阻士于嚮往之心哉。欣然延接。躬訓迪之。得其指授。多成佳士。讓後拜御史。疏劾巨俠劉東山之奸。

葉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又諫阻歐陵遷葬。直聲大震。為時名臣。筆談云。晉崔洪為司空。薦郝詵以白代。因事劾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詵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由霍渭崖陳以禮。二人觀之一。則不認門生。一則直認門生。而皆不害其為正誼也。由郝詵荀爽二人觀之一。則不認舉主。一則厚認舉主。而皆不害其為正誼也。君子惟其正而已。薛方山云。羅景明因李西淮處于劉瑒。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生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今言

云。方志在翰林院。仕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議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喉人論西楊子殺入伏法。芳洲力薦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為石亨畫奪門之策。亨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黃溪亦類此。王行由云。武功芳洲西楊皆以其自負者為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故欲以垂灰自明其無德于斯人。其視陳戶牖之于魏。無知何如。讀書鏡。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

葉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倚暇。師席屢改。堅苦。壽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自首再陞堂。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哀荆公詞云。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南山老略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以此言。七修類稿。魏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為門生。故史記云。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謂相愛受者曰門生。



秋

月令四月之第六候麥秋。至杜子美云。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是以夏爲秋也。竹譜竹根曰竹鞭。以鞭行時分芽露白月爲春。及于外苞內實冒土而生爲秋。故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六月爲臘。李太白詩。池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是以春爲秋也。桐錄云。東橋其類如常橋之半。以歲八月八日爲小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諸橋已黃。千林已盡。乃始傲然冰雪中。着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探之。亦可愛。此亦以春爲秋也。歲中會計。一年之禾黍大熟。謂之有秋。是以冬爲秋也。管子曰。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農事且作。請以十五農夫賦稅。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織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然則秋具四時。古賢蓋先有言之者矣。詩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是以日爲秋也。凡物始生爲春。成熟爲秋。故一年謂之一秋。唐以太子生辰爲千秋節。是以歲爲秋也。而列子之荆

靈以五百歲爲秋。莊子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秋焉。詩含神霧曰。秦地當仲秋之位。是不特天有四時。而地亦有秋位矣。靈樞經。岐伯曰。百病皆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者。四時之氣使然。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則爲夏。日入則爲秋。夜半則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曰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此則人身一日而四時之氣具。

蟲名似人名

蝱一名村伯。廣雅毛詩疏 蟻謂之射工。廣雅 蜩蜋謂之守宮。

又謂之蛇醫。漢書 伊威謂之見婦。又謂之見姑。詩疏

一名王女。又謂之齊女。古今註董仲舒曰齊王之小

蟬謂之寧母。本草 蜉蝣謂之慈母。許叔仲註淮南子 促織謂之

王孫。毛詩 螟蛉謂之戎女。郭 樗鷄謂之紅娘子。圖經

蛭謂之歌女。月令 蜚謂之賴婦。古今 唧蛆謂之吳公。

廣竹蜂謂之留師。方言又謂之笛師。郭璞 蜣螂謂之

紅姑娘。本草 青蚨謂之魚父。又謂之魚伯。高誘註淮南 蜻蛉

赤者謂之赤卒。又謂之赤衣使者。又謂之赤弁丈人。

本輪謂之紅娘。齊雅 班蝥謂之青娘子。別錄 又謂

之葛上亭長。本草 蜘蛛謂之杜公。方言 赤班者謂之絡

絲娘。陶弘景 螳螂謂之跌母。唐見 螭謂之主簿。開實 蜺

謂之推車客。又謂之黑牛兒。又謂之鐵甲將軍。又謂

之夜遊將軍。別錄 蠨蛸謂之八角兒。一角者謂之獨角

仙。綱目 螻蛄謂之仙姑。古今 蜉蝣謂之活師。小海 又謂

之水仙子。俗名 蝦蟇謂之田父。宋陶

保叔塔

湯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叔塔。因錢王俶入朝。作此以

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為保叔。不知者有保叔

緣何不保夫之句。予嘗疑之。錢王俶入朝時。尚有復

歸之望。且國主何得遽以名稱塔。即云尊天子。豈有

非君前而即自名其主之理。及考西湖志餘。此塔名

寶所塔。乃吳越王之臣吳延爽所建。九級後崩。咸平

中僧永保以目背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

有戒行。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蓋原名寶所。而以保

師叔重建。寶保字音同。而以叔加之耳。紀畧云吳

延爽建保所塔。屢復屢毀。弘治中僧可勝重建。一夕

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斤。腹中白子

數十枚。

綠赤豆神奇

綠豆一物載于本草其性甘寒而無毒一切瘡腫之類傳之則有效非有大神奇也王蓋臣羣芳譜云同年友唐公諱之襲號抱一西粵人也言其地無綠豆每承舍入京包中止帶斗餘多則至某江轉遇風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藥物凡患時疾者用等秤買之一家煮豆氣味四達兩隣對門患病人聞其氣輒食此一綠豆耳而何神異至此拾遺記云東極之東有傾籬之豆見日即傾葉食之歷歲不飢豆莖皆大如

藥書二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指而綠色爛熳數畝此非又一種綠豆而神異者與杜陽雜篇云靈光豆類中國之綠豆其色殷紅而有光。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鷄卵其中純紫重可盈觔啗一九日香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此非其類綠豆而神異者與孫公談圃云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萊豆兩粒服之遂愈則真萊豆而神奇者矣晉史郭璞行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當敗康不信璞從裝去而之乃取小豆三

上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

滅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慎毋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田家五行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煮赤豆粥大小人口皆食之在外之人亦留分以俟其歸謂之口數粥亦驅瘧鬼之意歲時記云其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赤豆粥厭之龍魚河圖云

藥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勒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神驗又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疫亦不染六豆既可驅之爲鬼又可食以祛鬼則豆真神奇物也交州記木豆出徐童間子莢似烏頭葉似柳一子種數年採清異錄華山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骨如修

不畏強禦

西湖座談錄云。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爲食都御史。其卒也。爲誌其墓。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爲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見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畜德錄。

樂書二編

卷之二

三

倚湖小集

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關。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予師劉乾所先生。鱗長以部官忤魏奄。及中貴兩謫。賜環後。主楊州鈔關。時謝青墩。陞自南家宰。轉北家宰。氣焰甚赫。其紀綱押行李到關。關法必序。卽先後之。紀綱欲稍先焉。先生卽朴責之。既而予省浙江提學僉事。司官各舉其人。陞曰。浙江主學政。須強幹有力者。去。予書先生名而定之。蓋兩有古人之風云。又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家溪。

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圭未嘗形于詞色。

正德甲戌。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吏部尚書楊一清。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貶昂休寧縣丞。到任未期月。陞應天府推官。時右都御史王雲鳳。上一清書。內言雲鳳在山中。聞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于人一等矣。鄞縣屠大山。知吉安府。時王尚書在朝。諸子稍橫于里中。大山悉

樂書初編

卷之上

甲

倚湖小集

收其蒼頭助虐者。置之法。諸子後亦折節改行。爲雅士。尚書深德大山。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于人。數不茂吾宗者。庸使君之教也。人以是兩賢之。大山爲福建布政使時。旣寧家宰李默爲祭酒。買田將樂。爲將樂人遭租過半。默囑將樂令爲治之。而令故不爲治。默怒。屬大山切責令。令素以強直不阿。雅爲大山所知。大山曰。令實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顧反裁游揚之。默亦服大山能守正不阿。數薦大山人。又重大山之誼。而服默之器量。嘉靖間。泉州林一新。爲

江西僉事分宜相當事家僮作犯一新直杖繫之及入賀見相府中相飯一新且謝曰微公孰爲我家正法者轉雲南參議同安王三接以戶部主政推北新關建安李肅愍家卒過檀開關門三接追而符其奚奴肅愍因此益重之湧幢小品云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爲本縣令朱個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滬水燕談錄云榮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故爲櫟陽主簿陳堯咨庄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爲御史使召之昭及竟不見先進遺風云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侄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笞門役門役膚剋于州守州守怒封鎖其門肅未不供二孤令從者踰垣乞食于知交微行去州守按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及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甚嗣後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于守乃公故禮遇之有加

叢書一編

卷之十一

里

倚湖小築

復特薦其賢能于朝又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進士尚德恒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公在京日譖于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劉爲余同年故嫌于措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矣予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如此耳談桐鄉龍翔寺古栢千霄時胡梅林爲督府方以軍興法繩所隸其客某公談理者因請伐作棺具用移文下縣尹金公燕獨抗不聽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謁胡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爲動忽見請者撰首窺于簾內尹大罵無耻貪夫敢擅乞官物吾奏汝胡公竟不能有加張相國請還江陵尹徵入魯公來謁踞上席既出藩臬大僚皆會無敢上席者聞尹如此以爲言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而父母側席乎後兩公皆自薦得高擢

叢書一編

卷之十一

里

倚湖小築

龍鳳亦有凡近者

龍爲鱗蟲之長。鳳爲羽蟲之長。皆天上靈物。希世頑祥。然亦有凡而可作耳目狎玩者。或亦其另一種與。鐵甯山叢談云。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潭。魚大者動六七尺。痴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鷲。五色有冠。率居大水之顛。穴水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欽翼。俯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嘆曰。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爾雅翼云。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鳳凰杯。桂林有烏鳳。如鵲而紺碧髮頭。有鳳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廣西又有山鳳。狀如鷲而鳳喙。巢兩江溪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留一竅取食。子

集書上編

卷之十一

里

倚湖小集

成卽發封。不成則窒其窠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

羽音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野客叢書云。漢宣帝記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翱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夫鳳所以爲異者。爲其罕見且難得故耳。今其數出至于萬。與燕雀何異。安足貴耶。黃衷海語云。山鳳出暹羅。喙首如鶴。項足率七八尺。翅翮過之。能吞衆鳥。敵人而啄其腦。若刀斧然。子大如柳。燕東坡云。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常集于城南所居。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屬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西事珥云。巖林在太平之模村。今廣西崇善縣入巖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飾唱上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

集書上編

卷之十一

里

倚湖小集

伏良久乃去。間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爲獲神  
之貺。若侮囊之。雷雨驟至。伊川語錄云。龍只是獸。  
茅山華陽洞。嘗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噬人。五臺山  
者。則傷人矣。戎幕間談云。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  
蜴。而五色自若。嚴奉貞觀中。勅取龍子以觀。御製歌  
送歸黃冠之徒。競詫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嘗捕而  
脯之。亦竟不能神也。沈大和云。龍池不甚廣。小黑  
龍十數遊其中。長僅三寸。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  
化牡。蓋蜥蜴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緘二龍于  
器。獻之闕下。中道風雨。僅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  
宋史程顥調鄆。上元主簿。常捕其龍而脯之。洪武中。  
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唐德宗貞元末。資州得龍。  
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臯。匣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  
爲烟所薰而死。湧幢小品云。葱嶺冬夏有雪。又有  
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過此難者。  
萬無一全。北庭西北沙州有黑龍。水深可駕舟。其  
水往往汎濫。湯室廬壞不稼。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  
護。召吏訊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羊犬彘。故漂。

叢書一編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集

鹿水望祀河。游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  
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升岸。漸  
近漸縮。至于几筵。繞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并集。龍  
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  
襲沙州刺史。梅傳字元鼎。邢臺人。萬曆辛卯。孝廉  
知登州。因大旱。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詛  
龍之法。令力士繞潭呼噪。罵罵。潭漸有波浪。以致雲  
興雨沛。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默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湖海搜奇云。  
朱希召爲貴州經歷。其地早求雨。必召師人覓龍。或  
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  
一孕婦踰牆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  
太守怒其妄言。婦亦自辨我坊村小民某甲之妻。寧  
得爲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于庭。以籠  
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籠自躍開。婦已失去。  
楊主事諱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掘得之。而咒雨  
則立降。蘄東坡云。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  
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

叢書一編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集

多謝珍禽不圖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常集于城南所居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翛然和鳴廻翔久之余舉酒祝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陸璣詩疏云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獸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等麟也

水火治病

宋庠輝清波雜志云輝頃在泰州見有倭國船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淋洗而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近日邊外熟瘥每病則牽人水邊以桶水潑之卽此意職方外紀云哥阿島曩國人盡患疫內有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爲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昔先君子有言醫亦有奇術但須曉得陰陽二字病有陰陽脉有陰陽藥有陰陽知三者之陰陽思過半矣如前此二術一則治之以水一則治之以火水火亦陰陽之妙理也近有陳姓醫人不問何病專用石膏時人呼爲陳石膏此近於用水者也索之石藏用專用附子治病時人語曰藏用担頭三斗火此近於用火者也然未免有偏焉六帖云石藏用劉寅俱善醫石藏用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斗火



劉寔匣內一壺冰。建康實錄注云。元帝渡江時。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于祖母王氏。傳此火并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不能禁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所居爲聖火巷。又南齊志云。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齋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京師有人病瘳者。以火灸數日。瘳降人笑。禁之不止。京師有人病瘳者。以火灸數日。瘳降人笑。

集書初編 卷之十一 泉 倚湖小築

曰。病偶自瘳。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願問瘳病。以凡火灸之。如前復。以聖火灸之。愈後。梁以火德興。一統志。河南河南府永寧縣。聖水井。其水湛碧。飲之可愈疾。漢中府洋縣治西有聖泉。病者飲之。輒愈。又醴泉在扶風縣。唐貞觀中復出。其味如醪。飲之可以愈疾。慶陽府合水縣有聖公泉。能愈百病。又溫涼泉。在靈臺縣東南保巖山之陰。其水半溫半冷。有疾者洗之。卽愈。聖水聖火。徒美其名稱耳。華佗以冷水灌八十斛氣。乃蒸出露。乃穴溫床臥而冷汗出。粉撲之而

愈。徐嗣伯以水澆房伯玉百斛背上。彭彭有氣。吳中名醫葛可久。有人患傷寒疾。不得藥。比可久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可久就梓至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畏以重繭。得汗而解。桓譚新論言。漢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衣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驢然自若。夏大暑。日使驟坐。環以十爐火。亦不言熱。此卽莊子所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者。水火不得而侵之矣。唐史。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若飲病者。戒勿食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奸人益他汲以相欺誅。往者日數百。人德裕爲嚴勅。津邏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高昌卽交河。逢節日以銀或鎗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

集書初編 卷之十一 泉 倚湖小築

動植之物報時

千歲日至可坐而定。況一日之時刻。其漏點分寸。纖毫合度。固有極人工之巧。而天且勿能違者。然而天地自然之節度。有不假于人爲者。人亦不過因之耳。

開元天寶遺事云。裴耀卿勤于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急鳴。耀卿目爲知更雀。又于廳前大桐樹一枝。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又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

藥書一編

卷之十一

辛

尚湖小築

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考名勝志云。值子午二時。猿卽鳴啼。洞冥記云。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鷄。在影娥池北。雲南南甸宣撫司產叫鷄。晝夜應時鳴。張佳胤云。遊滇中太華山。入聚星堂後。爲叢林香閣。閣前老椿圍一丈。蒼幹入雲。蓋千餘年物。是夕宿香閣上。松濤四起。宿鳥驚棲。忽喧忽寂。至一鼓。

藥書一編

卷之十一

辛

尚湖小築

大響如百萬楚師。夜鳴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叫號。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爲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鷄啼。蓋謂是也。鳳尾十二翎。遇閏生十三翎。空同子云。雀乳雛。四月四子。五月五子。六月六子。猶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虎咬物亦然。虎每月望前。耳能聽而目不能視。望後。目能視而耳不能聽。驢馬駒。月初生者。行在母前。月半生者。行與母並。月末生者。行居母後。象脂隨四時。春在前膊。左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鷄子日中則正。日晏則偏。白毛烏骨鷄。每日以子午卯酉四時。其毛翻整。戰立。貓目睛旦暮圓。其午豎。欽如線。鼻端嘗冷。惟夏至一日。暖。食物本草。尾歲生一竅。蛤蚧之鳴。大月三聲。小月一聲。蚺蛇膽。初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蝌蚪月大。盡先生前足。月小。盡先生後足。人身諸蟲。上半月頭向下。下半月頭向上。金陵瑣事云。索姓同。回避雨人家。見僮兒淨水碗中。

一石遂問賣否。主人漫答之曰。有價即賣。回。回。太日。携銀往來兩三度。輒增其價。主人謂石久壓埋。回。回。尚與高價。因磨洗一新。數日回。回。又至。月石磨過。太。驚長嘆曰。如何毀却至寶。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網其上。後網成。龍網即消。天然畧也。今已磨損蜘蛛。乃一片死石矣。不顧而去。北戶錄云。南中有十二時蟲。亦蛤蚧之類。大者一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此即所謂避役蟲與。然彼云見者多得稱意之事。此云毒人必死。又何相懸乃爾也。採蘭志又云。南中有避役蟲。狀如蜥蜴。一日十二辰。其首倏忽變易。爲十二辰狀。脚長色青。見者多得稱意之事。鼃聲如鼓。夜鳴應更。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一即再鳴也。謂之鼃鼓。亦曰鼃更。人聽之以占雨。採蘭雜志云。薛若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曰。潛心傳記。則心昧于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提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築

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待漏魚。香魚出雁山。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盈尺。則于潮際生子。生已輒稿。一名記月魚。雁山五珍此其一。獺貍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月滿又退之。鰻魚鬚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每月一骨有毒。鰻魚脂春夏近上。秋冬近下。錄異記云。六時水在蜀青城山。宗元觀南二里。對觀有峭崖。高五百餘尺。崖上受道壇。背寧真君與軒轅黃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有自然水從崖上洒入澗底。勝覽云。六時洒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洒。陽時即無。呂汲公詩。巖輝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鏗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泉。名山記云。太原府平陽縣有轟轟澗。其澗東南有廟。下有潭。深不可測。廟後有石澗。澗中有穴。望前壚而出。聲望後。吸而入。聲其聲如雷。故名。郝郊入蜀紀見云。大邑鶴鳴山。山如覆甃。有石如鶴。上有二十四洞。應二十四氣。洞口約潤三尺。深不可測。至一氣則一洞之窾開。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築

餘皆不見。又有七十二穴。應七十二候。驪山泉出二穴。朔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爰陵山有風穴。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無風。昆吾陸地鹽。月滿則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

燕昭王時有長春樹。花春色碧。春盡則落。夏色赤。夏盡則凋。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名勝志云。洱河上湖。河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朵十二瓣。以應月數。遇閏輒多一瓣。相傳仙人所種。更無別種。土人因其地名之曰和山花。

藥書上編

卷之十一

五

倚湖小築

唐詩記事云。段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嘗于私地鑿池。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也。賜谷漫錄云。張堂言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周俊叔家。嘗得十二時竹一根。植之家庭。歷十餘年。筍而竹者。纔三竹。遠節而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點畫可數。辛每月一子。每年辛十二子。藕每月一節。閏月益一節。棕栢應月生片。遇閏則生半片。歲長十二節。遇閏則長半節。茨菰種

水中一莖。收十二寔。歲當有閏。則十三寔。朱草日生一葉。朔日至十五日。共生十五葉。十六日後。一日落一葉。梧桐按月生葉。一對不增。遇閏增一葉。

說略云。唐文宗朝有十二玉棋子。以按十二時字。置水中。逐時浮出不爽。徐鳳縮節杖如筆管。二十年每年生一節。後每年減一節。清異錄云。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覺逐時物象變更。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已為蛇。轉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流傳至朱梁尚在。書

藥書上編

卷之十一

五

倚湖小築

蕉云。范文正公家古鏡中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見一盤。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不可曉。佛林國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候十二時。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釐無失。續纂堅志云。周益公在京師。見一茶店。具紙畫岳州圖。譙樓十二時牌。能時時自換。此神仙之筆也。瑯環記云。南蕃白胡山出貓睛石。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遍身俱白。

素無生業。惟畜一貓。貓死埋于山中。久之。貓忽見夢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視之。及掘。貓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格。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曰。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會山人置酒食為別。及吞。即有一貓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遂多貓睛。而貓睛即一名獅負。仙女上明皇獅負二枚。即此明皇藏于牡丹鉢合中以驗時。泰西國人。所製自鳴鐘。以銅為之。

藥書二編

卷之十一

姜

倚湖小築

中藏鐵輪盤若干。時時轉動。一小僧人在下。至其時。則捧牌漸漸而出。其一老僧人執椎。在懸鐘之側。凡小和尚立起。老和尚即擊鐘。子時即一聲。丑時即兩聲。至亥時則擊十二聲而止。此其巧思。非人可量矣。

諸葛武侯遺蹟

諸葛武侯之事。季漢忠之盡義之至。宋賢亦許為王佐之才。而稗官小說敷衍。或反失其真。如借風錦囊之類。往往入于神怪。非所以尊武侯也。其遺蹟流於後世。余因歷考諸書之可驗者。彙而存之焉。語林云。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筆張翼舒。鸞形鶴勢。聚列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溯滂泚漾。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碓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及乎水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象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洶瀾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昭烈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過此。布常山蛇陣。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蹟。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郝郊入蜀記見云。夔人重武侯。以歲首人日。傾城出遊。八陣上。謂之踏碓。婦人拾沙中小石之可穿者。貫以綉縷。携之歸。以為一歲之祥。

藥書二編

卷之十一

姜

倚湖小築

慎蒙云。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獨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四方陣法也。在牟獨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楊升庵云。嘗放舟過夔門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陣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溪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右武侯八陣圖紀畧云。正德中。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卽自沸。右武侯八陣圖紀畧云。飯卽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四字。鄉民以中有寶物。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右諸葛釜語林云。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桶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鐵。既掘得。箭鏃一斛。右諸葛鐵本草云。諸葛武侯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卽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致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今三蜀之人呼蔓菁爲諸葛菜。右諸葛菜劉焯筆談云。會稽李彭山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扛。

鐵水卽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軍龜幾字。貯府庫尚存。右諸葛鐵七修類稿云。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水厓。歲或一換新板于外手。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右武侯兵書厓金陵瑣事云。四川趙雪岩先生。曾任太守。往瀘州。江行阻風。數日。乏薪。令人上山樵採。山頂險峻。人跡所不到。有鐵船一隻。露其中。皆大錢。有無字者。有文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籠。忽大響一聲。山遂合。船不見矣。右武侯鐵船行一兩日。岸邊人衆洶洶。泊舟訊之。乃鑄孔明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告成。右諸葛像事又云。金陵裕民坊淘井。得一瓦枕。上有一符。符下有驅瘴二字。篆字。相傳爲諸葛武侯所製。病瘴者枕之。卽愈。彼此轉相借用。久之遂失。紀畧云。武侯初平南。癸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還歸耶。枕此而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今雲南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卽其家也。又天順中。太倉州武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

梁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橋一更至五更鼓  
聲次第不差既聞錫鳴亦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孟以  
爲鬼怪令碎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以爲孔  
明錫鳴枕也。右諸葛枕續耳談云雲貴土官堂後中門  
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  
稍高其尸者輒禍起蕭牆焉又苗民家家供祀武侯  
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武侯俾將  
勸勞弗敢居間思飯也若春米則頭作痛云。右武侯  
湯氏小品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鏤刻乳間綴  
蝦蟇其數皆四鑿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響亮者爲  
上上易牛千頭大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借  
號爲寨主矣凡破寨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  
面者此必諸葛相之役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  
之者。右諸葛銅鼓雲南府宜良縣有諸葛洞武侯常列  
營處嵩明州西南有漢人所築金城城南有諸葛亮  
與蠻人戰盟臺散江府河陽縣金山有諸葛營乃建  
興中丞相亮還授首長治兵之所曲靖軍民府南寧  
縣城東有八塔雙井皆諸葛武侯建鑿以厭勝也定

諸葛山一名獨立山世傳孔明過此令掘斷山  
岡左右以厭勝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意  
總一事而分紀于南寧定遠大理府有武侯祭天  
畫卦之所名祭天臺又名畫卦臺趙州昆陽山廟屋  
間有古刻文印篆世傳爲諸葛孔明之印通志武侯  
既服孟獲回師至白崖立鐵柱紀功天威逕自龍  
關以外皆得名之取孟獲公天威也之語而名之貴  
州亮寨長官司在黎平府北司治西有諸葛武侯古  
寨因以名之趙州有迷渡市設巡檢司昔武侯築城  
其處今呼諸葛城和曲州有諸葛故城丞相初過大  
雄河即駐師于此今遺址存姚安府大姚縣有武侯  
土城在縣左却江馬鞍麓上有鐵椿相傳侯開路時  
物又賓川州有諸葛城在虎踞山鄒應龍詩何人築  
此受降城營壘猶傳諸葛名諸葛村在永昌城南  
七里舊記云孔明既擒孟獲移師永昌即金齒司也  
司城南西山之下候嘗屯兵其間迄師還民相謂曰  
吾儕皆諸葛公遺民也乃構祠祀之雨暘疾疫皆應  
其禱滇載記云永昌城外七里有舊漢村其人言謂

衣服皆類蜀。蓋征南時留居者。又其村前小海子內。土阜一區。周遭三十二丈。隋永高下。雖巨潦不能沒。傳爲孔明塋標臺。鶴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劍川州有諸葛池。相傳丞相每飲馬其中。滇畧云。龍川麓川也。有諸葛孔明寄箭山。諸葛草廬在南陽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卽孔明所居。舊爲祠以奉蒸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遂寢。諸葛井在草廬前。青石爲床。有汲繩渠百十道。數竟不能盡。武侯遺令墓定軍山。因卽

叢書二編

卷之十

空

倚湖小築

地勢不起墳塋。溪松茂栢。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山之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何元共表請近其墓立祠。沔陽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祀。營東卽入陣圖遺基畧存。崩蹏難識。陰雨聞鼓角聲。右諸葛遺址蜀記孔明征蠻中十里刻一石人。今黎嶠之路尚有存者。健爲縣存其一。右諸葛石人寰宇記云。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今爲乘烟觀。杜光庭錄異記云。成都讀書臺坊。武侯宅內乘烟觀。內有古井。

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湧。相傳其井有龍。右諸葛讀書臺滇考云。隋遣太平公左領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南征。爨瓊從越嶲進兵。經馬湖番山。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敦弄。大敦弄。至于南中。賊前後據要害。萬歲皆破之。行十餘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遂命左右仆其碑。碑下復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過此。爲我立碑。萬歲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之。廣德初鳳異築拓東城。孔明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仆。蠻爲漢奴。

叢書二編

卷之十

空

倚湖小築

南方民畏誓。常以石指誓之。古蹟記云。宋建隆二年。曹彬爲都諫伐蜀。謂孔明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拆去。祇留其中。以祠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人許彬遙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貌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右諸葛賢錄云。崔與之帥成都。授洪谷夔籍田令。通判成都。



府咨襲命蜀人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告之曰。母事仇讐而忘父母。永昌府志勝云。永平縣打牛坪。相傳武侯南征。駐師茲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訓農。時遂以名。驛云。右諸葛故定宋書。樊孝祖傳。御仗有諸葛亮。蒲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右諸葛鎧帽諸葛武侯征孟獲。奏凱回日。至瀘水。風濤不能渡。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常例必殺四十九人以祭之。則怨鬼自散。方可渡也。武侯曰。吾班師回都。安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乃雜用羊豕肉。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一** **畜** **倚湖小築**  
和麵為劑。塑成假人頭。名曰饅頭。右諸葛饅頭通志藝文畧載武侯著書數十種。漢書音一卷。六壬類苑一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誠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貞潔記一卷。臥龍十六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郭冲撰。又總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右武侯書。桂海虞衡志云。南方曰蠻。亦曰西南番。其蠻酋自謂大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武侯制服。右諸葛遺愛一統志云。夔州府有石鼓。在八陣圖對西。世傳武侯教陣法處。右諸葛石鼓 續領

曰孔明廟中有大栢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以作藥。其味甘香。異于常栢。卽杜工部所咏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者也。式如手抄云。此栢圍數丈。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然無敢伐者。宋乾德五年。枯樹再生。人咸異之。右諸葛廟栢夢溪筆談云。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茗鳴鉦。茗卽古落字。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中間鑄一物。有角半頭。其身亦如篆文。像今術工所畫符。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一** **奎** **倚湖小築**  
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右諸葛銅鉦緬甸國有孟獲城。內有武侯祠。又有雪山武侯征孟獲到此。名曰刺村。石碑至今猶在。李邁庵記云。過金沙江。則非中原有矣。北渡金沙。向木邦國。武侯設碑路傍。有異日皇帝過此句。永曆至此。應其識。後征緬師旋。雷已碎碑。研北雜志云。漢中之民。當春月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鼎錄云。諸葛孔明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于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若

又于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孔明行軍見山勢似有王氣。故鎮之。右諸葛鼎馬君輝征行

記畧云。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兵收服騰越

州二十五過南甸。追至孟州。離騰越百有十里。為雲

南迤西盡界。外即三宣。未慰緬甸。三十日班師。距蒲

緬數舍有深谷。相傳武侯燒藤甲軍處。火永昌過可

增山。踐路有聲。過娘娘叫狗山。以武侯迷路。聞老嫗

叫狗得達。故名。蜀古蹟云。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

以陰兵。乃獨立廟在雅州治東。夢林玄解云。諸葛武

集書上編

卷之十

矣

倚湖小築

侯出師至蔡山。夢見周公。故名其山為周公山。立文

憲廟于其上。假驪談餘云。諸葛武侯手長八尺。形

細面粗。猶如松栢。皮膚枯槁。文理潤澤。武侯定黔

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

測。華陽國志。亮以前蠻之俗難化。乃畫蠻圖以賜蠻

蠻。甚重之。武侯子瞻字思遠。善書畫。見蜀志。父子俱

載。張彥遠名畫記中。張岷峨云。成都諸葛祠前有

古井。常聞其內有鷄鳴聲。適輶軒使者晏集其地。令

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鏡而下方微。盡數繩見焉。

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雲南

通海縣東南有諸葛山。孔明南征駐兵于此。永昌

軍民府有大諸葛堰。小諸葛堰。落星村在五丈原。

卽諸葛營處。沔縣北蓮池畔有武侯讀書臺。每遇

花時。縣人遊賞。襄陽府城西諸葛亮宅有井。名葛

井。黎州安撫使武侯廟。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

鼎新。榜曰天威廟。又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武

侯所築。壕塹壁壘存焉。又有武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平茶洞。長官司有諸葛洞。在州治南。石崖竝立。旁

有石洞數丈。孔明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諸

葛嶺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備收荊州。遣孔明督零陵

長沙。桂陽三郡調賦。屯駐于此。諸葛亮廟在襄陽

府臥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四

川納谿縣有投旗山。云孔明樹旗于此。以誓蠻人。故

名。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瀘峯。每歲蠻人貢馬。必

相率拜于廟。宋劉光祖詩。蜀人所至祀遺像。蠻徼猶

知同舊碑。靖州城西有諸葛營。孔明撫諸蠻駐軍

于此。武侯塔在長寧縣。孔明建以誓戎蠻。故名。

集書上編 卷之十一 秦 倚湖小集

成都府城西南五里有諸葛井。相傳孔明飲過井。落

王氣。故爲此井。七縱橋在雅州孟山下。孔明擒孟

獲而得。名山堂肆考云。衡州耒陽縣有石碑。乃是

諸葛孔明斬雍闢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又相

傳武侯立石誓蠻。曰。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于右。

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于右。後爲雷所擊。惟存

斷碑。益州記。諸葛峽。有相思崖。芳泉周灌。俗謂之

神窟。華陽國志。孔明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

卽古劍閣道也。萬花谷云。成都子城西金客坊。有

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

笋。曰蜀妃門。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

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時之遺址。諸葛武

侯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有國誓蜀之謂。以二

石柱橫理連接。貫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

字。渴飲燭觸燭。時人莫曉。後蜀伯范賢議曰。亥子歲

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歇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

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燭字記

主稼穡富饒。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講事堂在新

集書上編 卷之十一 秦 倚湖小集

野學內世傳昭烈與徐庶訪孔明于此。天中記。  
隆中孔明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泓之記云井。  
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孔。  
明避暑臺。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爲樂。  
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  
人不取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高一尺。  
三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

周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周禮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  
佚者。取之不誅。註不肯歛藏者。聽人取以儆之。按松。  
漠記聞言。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  
償。惟正月十六日。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  
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  
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  
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  
或偷者自言。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次則携壺小。饌之類。  
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女願。  
留則聽之。是則仲冬之與孟春。遼俗亦可謂有周禮。  
之遺意矣。不大可哂乎。黃東發云。周禮秋官之屬。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其曰。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  
之無罪。既書于士矣。士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入。  
自相仇殺耶。金鼐子云。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肝江何氏註。謂民有貨物。  
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後。服役。  
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

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畢竟是漢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朝野紀畧。正德中。館閣諸臣論及引鄭玄註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家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修撰楊慎曰。此言何其迂且謫乎。苟如此。則皇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期與晦耳。修養家言有與與期御女之禁。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乎。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滯。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況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蒸嘗。為禮至繁。勳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為。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類多難信如此。文獻通考曰。王莽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為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借泉府之說。立

王均之官。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耳。胡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食之文。此非武王周公之法也。日用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楊升庵云。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鉤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武周酷吏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註曰。誅及三族。古者罪人不孥。豈有葬三族者之令典。蓋漢人下獄室類耳。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戰勝不用兵刃

凡戰鬪以兵矢之犀利為上。故曰：兵甲不利，以其卒予敵也。矢盡糧絕，而張空拳，冒白刃。李陵所以與嘆耳。乃有氣蓋千人，勇敵萬夫，不待兵刃而出，奇取勝者，此則孫吳之兵法，所不及載也。太平御覽云：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耨者，是其矛戟也；登斧者，是其斧鑿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鷄狗者，是其鉦鼓也。後漢書：桓帝延熹二年，燒當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集

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范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弓折矢盡，且聞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并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擊破之，而寇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一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于是彈定，夫斯級至于如是之多，豈可謂之不用兵刃哉？當其弓矢

矢盡，割肉食雪之時，固已氣吞胡虜，所持不在兵刃

矣。予序戰勝不用兵刃，應推此為首也。三國志：許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十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鵝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厚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抱朴子云：三國

集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集

吳賀齊討繫欽山賊，賊固懸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工禁五兵，每交戰，刀劍不能投，弓弩還自向。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者五千人，先登捉楮擊賊，賊不知備，所殺萬計。呂東萊云：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截紙為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晉書：劉琨在晉陽，賊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為奏胡笳，賊流涕歔歔，不覺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遂棄圍走。晉

書云。劉疇常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授胡箭而吹之。爲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遁而去。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初遷巴陵。王僧軍司馬隨鎮會稽。時江州刺史晉安王。了勛遣臨川南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北齊循吏傅郎基。字世業。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

樂書上編

卷之十一

圭

倚湖小集

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侯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固之思。何以過此。周書。王罷字能罷。齊神武遣韓軌司馬于如從河東省濟。罷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罷尚卧未起。聞關外洶洶有聲。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罷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北史。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笙。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姬。吹笙而乞。諸羌聞

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姬吹笙。隋書云。達奚長孺擊突厥。衆寡不敵。長孺將兵二千突厥十餘萬衆。遇于周盤。軍中大懼。長孺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鬪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俱焚屍慟哭而去。唐書。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蕃。吐蕃拔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靡。于是名蓋軍中。朝野僉載云。太宗時。西國進一

樂書上編

卷之十一

圭

倚湖小集

胡善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徧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玉堂閒話云。蜀師伐固鎮。有巨師曰費鐵嘴者。本于綠林。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日劫村庄。纔合夜。羣盜至村。四面環壁而入。民家燈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惟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一二十輩無措手爲害者。皆狼狽奔散。婦人但秉杓

公累無所損旬月後費部內猶有面如瘡癩者費終身耻之。蜀異志云唐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于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首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曰若中賞汝千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呼城上飛動。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從唐應順來自河東敗鎮常山承詔詣關會少帝失位與數百騎欲奔鄴夜與少帝相遇獲嘉東遂俱入衛郡泊郡舍中時劉知遠從行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于亭廡知遠遣御史石敢袖劍立于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知遠乃解所佩刀隔窓授晉高祖既出有數卒逐知遠知遠時無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而擊之人謂其短兵也遂敗走帝乃匿身長垣下隔垣聞人相告云石太尉已死矣知遠審其語則帝所親請將李洪信也知遠因呼而召之曰太尉

藏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坎垣求出其垣劃然顛落有神助焉。夢溪筆談云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塞聞之數重時塞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

藏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月因地異

月照萬川處處皆同乃光之所射有因地而異者又有因中秋而更異者皆事理之未可易測者也朱平涵云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按志云馬陵井每中秋夜月輪正照井底陰晦之夕殊有月光若天時晴朗以幕蓋之光徹其下七修類纂云杭之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丈將顛有一竅尺餘名曰月巖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他月則斜出竅外林泉隨筆云浦江有月泉其水晦日即涸月生明則漸滿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故名曰月泉一統志廣東始興縣有朔水月朔即漲至晦即減故名與月泉相類名勝志云雲南永昌府永平縣花橋河水入于銀龍江去縣治東半里每歲十月天曙時輒有白氣橫江上下充滿月色相映蟠旋宛若銀龍有昌平橋跨之長四十八丈高二丈五尺廣二丈瓦亭十有二亦曰太平橋又龍泉在汝州城西南其水瑩潔中秋之夕陰雲蔽

彙書上編

卷之十

堯

倚湖小集

月俯觀泉內鬼形自若前人詩云我欲龍泉觀夜月

嵯峨烟雨阻人行山西澤州五門山形若城隍有

門凡五雙門之上中秋望月注射其間最為圓朗他

處所無蓬州資聖寺有金錢井每月明輒有金錢

影浮水上南溪縣桂輪山昔浩翁書大桂輪山四

字于其崖壁是山惟中秋見月故名五臺山有明

月池人傳以紗帛障面目下視或見月在水中荆

州興山縣有水月院有渾水每遇天陰月影常現故

名西溪叢話云會稽天衣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

彙書上編

卷之十

李

倚湖小集

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為佳處李紳題詩云

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紹興愚禿法聰鑿開沼名

滿月殊殺風景可惜也咸价人嵩門山記云宿盧

巖寺曉過嵩門此門每至中秋則皓月當門駐少頃

門若半吞之如手擎圓鏡恰相受餘月望則否即多

斜掩門左右不全見故為特奇

以少少許勝敵

衆寡之不相當勢也。孟子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人如謝玄之破苻堅、韓世忠之扼兀朮、虞允文之勝金師，彼衆雖數十百相倍，然在我猶以千計以萬計也。若寥寥數人而頓成大功，則誠古今所難焉。後漢書：光武初拔邯鄲，拜吳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劉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于路，漢即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無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公孫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慙艾後不敢復入塞。三國志：孫策攻劉繇于牛渚營，又破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

策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築

皆堅舊將，慈便前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三國

志：呂布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

餘騎，數千匹，布督細浪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堦，與

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

出，遂破燕軍。魏將曹仁留屯江陵，吳將周瑜將數

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

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

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

策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築

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

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

身赴之？仁不應，遂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

出城去，賊百餘步迫，矯等以爲仁富，住溝上，爲金

形勢也。仁逕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

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

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嘆曰：將軍真天

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又三國蜀志：云曹

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

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蜀志。關雲長在曹操軍中。袁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焉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中。斬其首而還。五代時。宋高祖伐羌。假胡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羌率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返。後周書云。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侯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尉進苦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眾。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眾悉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于原州。刺史史歸

彙書十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為悅守。太祖遣崇襲歸。乃星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眾皆伏于近處。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于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宋書。孫恩亂。遣劉牢之往討。以劉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眾數千與裕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眾。已而眾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唐書。太宗為秦王時。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竇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于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于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隋唐嘉話云。禦寇

彙書十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取之。上曰。輕敵者亡。以一馬損公。非我所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兒子偽代王璵也。帝旌其能。將馬賜之。唐書。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身以五百騎殿。已入三城。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謂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藏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乾符二年。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時。發銀爲董昌偏將。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銀引勁卒蹙之。斬首數百級。銀曰。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集

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五代梁霍存初從黃巢。巢破。歸降太祖。累立戰功。蔡賊張郢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周書。劉亮以功拜八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悅平。悅之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諸州悉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首。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備。亮乃將二十騎先登。燾于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燾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惴懼。一時降服。于是諸州羣賊皆即歸款。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本名道德。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達奚武委心事周太祖。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集

斬六級。獲三人而返。齊神武討沙苑。太祖復遣武  
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  
潛聽其軍號。因上馬入營。若倣夜者。有不如法者。往  
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楊  
忠武藝絕倫。從魏孝武爲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襄  
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  
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  
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  
長生乘城而入。攀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  
辛纂上編 卷之十 全 尚湖小集

之卒與之遇。即使交戰。殺傷數十人。遂獲馬并甲稍  
等。永業遂退。南史。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  
寸。便弓馬。仕魏。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奔宋。孝建元  
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安都望見爽。便躍馬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  
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  
反時人皆云。關公斬顏良。不過是也。蕭摩訶果毅。  
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業。蔡路養起兵拒  
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  
養敗。摩訶歸侯安都。齊兵入寇。武帝遣安都北拒。安  
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于間不如一見。摩訶對曰。  
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  
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大建五年。舉軍北  
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  
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尤力之  
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  
于弓矢。弦無虛發。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殲此胡。彼

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棹皮裝。弓兩端。骨彈。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殺弓未發。摩訶適擲銃。正中其額。應手而倒。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師退走。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藥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全 簡湖小集

橫奮擊。斬賊甚衆。唐史。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元和元年討蔡。詔使當一面。光顏壁潞水。明年大破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與裨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身。如蟬時。光顏于挽馬。輾泣諫。光顏挺劍叱之士爭奮。賊乃潰。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南史。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收。

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藥攬數萬人。眾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銀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簡湖公。唐餘紀傳云。鄭彥華福州人。少隸節度使李。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中主出師攻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忿。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濠邊。詰旦興登車。指弘義。罵罵。彥華操長鈎。鈎得興。挾以登城。城上軍鼓衆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宋史。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于番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懷遠。遣德諒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遂呼德爲夜叉。古溪寇軌云。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移師南下。征方臘。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溪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蘄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

谷間野婦得徑。卽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擒賊以出。并取贖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范公過庭錄云。忠宣謫于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重。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僅二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胡夕危陷。忠宣集郡僚謀守禦計。皆儒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你爲誰。胡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惟爾首之得。秦因坦膺謂賊曰。爾敢射我乎。賊彎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小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竄走林谷。一境獲安。奏功于朝。進數官。明之初。花雲貌黑而驍勇絕人。巴謁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向無不克。常遇盜數百。獨戰三日。乃擒殺之。永樂中。肝貽侯端授金山衛指揮。有倭寇至。端與卻指揮分兵出戰。卻全軍覆沒。賊

卷之十

李

李

李

入城斷橋。兵不能渡。端躍馬渡河。入西門與賊被箭。如謂轉戰未休。賊掠染家布橫于街。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截之。得馳出東門。招散兵焚賊舟。絕其歸路。賊遂大敗。王聞祿庭聞。地畧景泰已巳也。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舉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在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虜首。虜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乃堅。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我知子冠志云。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剗。猗革里眼等數。彈之。革賊大管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

卷之十

李

李

李

兵四起用挽鈎釣取得功奔回二將追得功  
回身一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奔得功鐵鞭打開捉歸  
二將之殺以祭報國群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膽  
相傳須避黃崗矣珍珠船云唐高祖以十二人破  
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山堂肆考唐肅宗時雍王追  
爲元帥討史朝儀僕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出賊棚  
東表裏合擊大破之朝儀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  
不能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  
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遂大敗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佛湖小集

佛湖小集卷之十二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取民之法流弊

尸諫

梅梁

農家測天

層樓之外另有虛市

天神現形

佛湖小集 卷之十二目錄

自然符印自然方藥

浮山浮墩浮田 附浮屋

化石

有志之士

投崖至孝

泉石草本公而不私

物有本小而特大者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雷能生物



知道者不言公相

古今勝蹟尤可追尋

茶與韭壘相反

因敗爲功

昔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以設官爲戲

遺骨之異

人之元神

藥書初編

卷一百零

倚湖小築

### 取民之法流弊

取民之法多端。雖流弊于後代。而實濫觴于古。貨壘子云。周禮。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盱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貨物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充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此法雖出于便民。然而流弊遂有宋人青苗矣。洪容齋云。隋書志。晉自渡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輪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寔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并稅正出于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惟謹。至于奴婢牛馬。雖著于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值。除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無已時矣。此乃近日稅弊之濫。

藥書初編

卷之七

倚湖小築

觴至有奸民生事。所立文券未幾。而卽以匿稅投告。官或謂其有利已而行。紛紛多事。不堪言矣。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效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十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

尸諫

史魚尸諫。古今流爲美談。漢武故事。上常輕服微行。公孫弘數諫勿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及史魚。冀萬一以屍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嘉祐間。殿中侍御史陳洙字思道。同知諫院。司馬光上疏乞選宗室爲皇嗣。仁宗令以所言送中書。而光欲出自上意。洙曰。若俟上自言。當在何時。遂上疏。極陳東漢建儲不早之弊。杜喬李固徒取誅戮。無益于事。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卽仰藥死。以自明其無所冀。奏下。大計遂定。司馬光疏陳其事。仁宗賜洙錢十萬。元祐初。光復言乞除其一子官。以旌忠義。哲宗從之。永樂間。蕭阜民字德之。德興人。明經任工部主事。質直方毅。不爲容悅。時同官有被譴繫獄者。阜民疾篤。恐其罹刑。置諫疏于懷。死都門。上憐其死諫。命禮葬之。遂赦被譴者。夫明主不自開。而致其臣以死諫。其情寔可憫。若其事遂行。則忠

賈誼目于九幽耳。余故列記數事。以見千古原不乏史魚也。按裴晉公傳。臨終自爲銘志。帝怪索之。得半稿。以儲貳爲請。則庶幾乎語不及私者矣。若林逋所詠。茂陵他日來遺稿。尤喜曾無封禪書。則又以不諫爲諫者焉。

按韓詩外傳。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蘧子瑕。從殯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三國吳郡囑字淵伯山陰人。爲郡功曹。孫皓時太守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遣還無以自明。囑進曰。囑今在明府何憂。遂請吏上囑詞。皓怒猶盛。囑恐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囑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逾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于國。亂紀。囑以囑墮。

彙書初編

卷之十二

四

倚湖小集

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嫌。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寔由于囑。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吏收囑喪。得詞以聞。誕遂獲免。皓嘉囑節義。詔郡國圖形廟堂。後漢書。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欲天下田每畝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皆迫遣之。時北鉅鹿太守司馬重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書奏。卽吞藥自殺。帝爲暫絕修官錢。漢哀帝時。丞相王嘉以薦梁祖。又封還益。董賢戶事。帝怒。召詣廷尉。嘉不肯咀藥。自詣廷尉。吏詰問嘉。嘉對曰。爲國惜賢。無所私。吏稍侵辱。嘉憤然仰天。

彙書初編

卷之十三

五

倚湖小集

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  
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  
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  
死此乃真有史魚之風云

梅梁

霏雪錄云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  
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  
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  
為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  
風雨皆飛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  
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  
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墮誤傷之  
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

耳非舊物也。會稽志云梁季修廟忽風雨大至湖  
中得一木取以為梁乃梅梁也。金陵覽古云晉孝  
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  
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表瑞。因名  
梅梁。梁州記云流梅溪昔有梅樹吳國采為姑蘇  
臺後忽于此沈今湖州側有梅溪云名勝志太湖  
扶椒山東有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至  
春百則水面生花今之梅樹其可為梁者甚少而况  
作太極殿之梁與姑蘇臺之梁乎若夫梅山之樹上

可作禹廟之梁而下作他山堰之梁猶長三丈許。固是神物。不待其闢龍出血而始爲異也。按會稽志。漢武帝時民以愆旱災蝗。祈王雩山輒應。乃相率至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風雷大作。明日霽。乃天降白玉梁一于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至魏武遣使取之。去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雲而去。則會稽勝蹟。又不特梅梁也。湧幢小品云。梅湧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時作姑蘋臺。伐以爲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木臥湖心。水洞不露。人由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雷。聞數里。土人相傳梅龍顯于十道志。吳造建鄴宮。始取材至明堂谿。見古梅其村中梁取以爲梁。梁已具。無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廟梁卽此木。述異記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樂書初編

卷之十一

八

湧幢小品

農家測天

風雨霜露之事。老農諳習已久。其所測天時。比于保章。率靈爲尤確切。蓋由來傳習而徵驗之故也。後山談叢云。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鷄肋篇云。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濃。至次日果大雨。陸象山云。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夏。溪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旱。後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黃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解凍。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研北雜志云。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爲上。則有年極驗。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水一瓶。以秤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輕則水小。歲歲不差。湧幢小品云。春雪不宜過多。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羣芳譜云。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止。或前或後。日數皆同。若霜降一日前見霜。則知

樂書上編

卷之十一

九

湧幢小品

明一日前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也。田家出秧必待霜止。甚驗。十月霧為沫露。主來年水六。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須看霧着水。而則輕離水面則重。朝野僉載。春雷始鳴。記其日數。滿一百十日霜必降。又曰。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降。三月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此古諺也。又有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康熙丙辰九月九為戊子。是日又無雨。故一冬皆晴。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研北雜志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鶴林玉露載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

爾占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稀。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蜥蜴脚冰濕。蟬蛸若春杵。垓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護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鴛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如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予乃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仙舟體。蓋諺有云。日出早。雨淋漓。日出晏。晒殺雁。又有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召自下。夏雲起自西南者。雨必多。諺云。西南陣過也。落三寸。上風雲雕閣下。風雲不散。主雨。初下霜一朝即止者。謂之孤霜。主來年旱。連朝以上者。豐。上有鎗鋒者。吉。平者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二言。此日宜晴也。有穀無穀。但看四月十六言。此日宜雨也。伏裏西北風。臘底船不通。六月一日一天雨。夜夜風潮到立秋。頭亭生子。沒殺二亭。二亭生子。早殺三亭。

蜃樓之外另有虛市

沙門島相聯。屬有樓。摩牛大竹小竹四島。紫翠綠絕。出沒於波濤之表。真神仙所宅也。蘇子瞻云。海市現滅。時在數島上。吳興慎家曰。海市春夏見。秋冬不見。大霧後天晴。見天陰不見。後風與無風不見。大風不見。風微急。其見也速。而巧風微緩。其見也遲。而拙。藉公見之于歲晚。故長歌以志喜。慎公見之于孟夏。故窮奇盡變。作為記。而淋漓曲暢焉。乃亦有不。必于海。不必于蜃。而平野之中。能成墟市。亦學者之所當。考也。太史公天官書。固云。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歐陽公嘗言。謫官彝陵時。舟泊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嘯。老幼男女。甚眾。亦有交易評議。及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翼日步于江濱。曠無人跡。但遙見一蕪城基址。詢舟人云。古隋地也。汶上縣石堤泊在縣西南二十里。周廻三十里。每秋水泛漲。一望無際。遙觀村落。在烟波杳靄中。又常有城樓人馬之狀。出于水上。謂之水市。洵奇觀也。關亭在南旺。

樂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湖中高阜六七層。自隱桓以下皆壅于此。至今水際

時見烟雲樓臺之狀。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縣。今為

桃城鋪。鋪旁一丘。高可數仞。每陰雨後。隱隱有市井

車馬形。土人以爲蜃市云。避暑漫抄云。嶺表海邊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夜

半爲市。正可與日中爲市相對。拂菻國西海有市。

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亦此類。廣西各勝

志云。瑞象山在來賓縣西。瑤光臺記云。郡之西山。聳

秀葱翠。四時寒暑陰晴。變態不一。當其天宇澄霽。倏

樂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爾暄濛。洪日朝暾。遊雲間出。悉爲白象之形。死若生

成。奔逐飄逸于西山上。說圖讖餘。徐中行。胡恭政

廣西出象洲。計此必多象。舟人云。此絕無象。及早行

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趨或臥。其狀不一。舟人

曰。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及日出。象果散滅。無一存

者。七修類稿。陝西郊外。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

騎之形。又聞松江春霧時。亦復有樹木屋舍。歐陽

少師又言。爲河北都轉運使時。冬月按部至滄景間。

于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聲。幾達旦不絕。彼處人云。

近海神移徙。五七年間時有之。即仁寶云毛羽登  
州老醫言土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往艤舟。  
見城欹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  
猶可識。水際腥膻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擒之。所  
得甚多。歸語人往。杳不可尋。山西名勝志定襄縣  
或云夏后氏所築。又曰趙襄子所築。俗傳朝霖時。雲  
霧之中。呈現樓堞。繁時縣東百里。鹵城故廂都也。  
周圍三百一十一步。正東及西南東北。呈現樓堞。門  
內似有人馬。現則多雨。人在西則現。在東不見。遠則  
分明。近則隱沒。近東五里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  
復見。見則函。名山記五臺山有乾闥婆城。卽化城  
也。每于日欲出時。城乃現。自微篇云唐開元未。登  
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烟霧蒙籠。人衆填雜。若市  
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呻。悉無所  
見。拾得青黛數十枚。升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  
式如手抄云。建昌府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時幻  
出樓閣簾櫳種種諸狀。中一少女橫榻而坐。晝清人  
俗。羅幃半開。丰姿妍冶。代所未有。或加足于膝。以邪

幅纏之。微作約。難迫。祿之狀。紅藕宛然。人若迫視。則  
漸移身。映入幃中。久之漸隱。少頃都無跡矣。土人以  
爲妖。竟錮其室。後不知如何。五燈曾元有無邊際  
樓閣雲。湧幢小品。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  
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閩書。福寧  
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南海  
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簇兀。上有草木人  
馬往來貿易。闔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  
市現于登萊海中。而偶見于福寧州海中者如此。  
閩書。寧德縣隱仙嶺。地名冲裏。中有石室。號鬼洞。年  
豐則鬼嘯。景泰二年。有彭翁者。醉行過嶺。睡臥亭中。  
羣鬼相語。具燈燭送之。扶翁以歸。邑人會同令陳。指  
記。予以嘉靖四十二年壬戌四月。在筠竹棚。聽家夜  
方就寢。下床。人曰。今夜更鼓響亮。予傾耳聽之。正發  
播定。更也是夜。心事淒涼。亦不成寐。聞其更更傳遞  
甚明。至五鼓。熟睡。俱如譙樓然。筠竹去冲裏十餘里。  
鼓聲在百步之內。此予所親聞也。非又一墟市與。  
又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承



安利風雪大作。夜半若數百人行聲。語笑歌哭。雜  
擾匆遽。而凝寒陰黑。咫尺莫辨。窺之無所視。明日雪  
溪。有人畜鳥獸。流血汚染十餘里。凡山乃絕。後  
漢書光武建武三十有二年。封泰山。封禪儀曰。車駕  
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百官布野。北日山上雲氣  
成宮闕。百官並見之。月令通考。汝南臨汝縣南十  
八里廣成。陂西垠。有小山曰望峒。若九秋三春。晴麗  
必有毒霧起。山崑。彌百數里。樓殿輻輳。花木爛然。數  
息而止。時謂廣成子化城。桂庵小乘。長沙益陽去  
府治三百餘里。益水中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  
可審辨。或停驂移晷。乃漸散滅。高郵州有一寺。講  
堂西壁。梳道。每日曉入。馬車輿。悉透壁上。衣紅紫者  
影中。尚辨可辨。凡數尺。辰午之間。則無。唐國史  
補。凡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繡。構之狀甚壯麗者。太  
原以北晨行。則烟霧之中。視城闕狀如女壻。雉堞者。  
皆天官書所說雲氣也。廬山三石梁。長數十丈。廣  
數尺。下望無底。咸康中。庾亮過梁。見老公孫。偉屢屋  
崇峻奇絕。崇峻莫測。何境。循玩久之。拜謝而退。

雜書一編

卷之十二

六

倚湖小集

天神形現

帝王之道。天監日臨。勝降左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  
顯思。此其道也。豈必空中。真有其形像哉。後世或矯  
誣下民。或神道設教。靈通活現。見諸史冊。遂爾傳疑。  
讀之者。亦在恍惚之間。即真有見。亦在敬而遠之之  
列。不然。姑存而不論可耳。天寶七載十一月十三  
日。餘杭郡慶雲見。化樓閣勢。兼有仙人形象。十四載  
三月。南道觀察使源洧奏。江陵郡古紀城東有紫氣  
成雲。中有一人。衣白衣。乘雲氣向上。其時安南招討  
使康令謙。及同行軍將等同見。宋史宣和四年北  
方用兵。玄武見于雄州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硃漆。  
筋相逐而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  
死。金史。天會九年。太宗方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  
貢白鶻。音忽異。常起視之。見東樓外空中有像。巍然  
高五尺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上乃輦跪  
修虔。久之而沒。鐵圍山叢談。宣和己亥夏。都邑大  
水。幾冒入城。隅高五七丈。久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  
士。忽見于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雲中。飄飄然。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三

七

倚湖小集

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叉。皆有白衣。褻跪于僧側。前若授戒論狀。莫識何人。萬姓咸覩。追夕而沒。白衣者疑爲龍神之徒。爲僧伽所降狀之意。上意不樂。

清波雜志。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玉章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承聖恩。差冬祀大禮。陞輅執綬。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複。此是何處。臣對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齊宮。陛下曰。此去齊宮尚遠。可回顧果

羣書二編

卷之三

六

備湖小築

見雲間樓臺閣數重。旣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卽知非齊宮。俄頃。陛下又曰。見人物否。臣卽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翠之衣上。或有繪繡。或乘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廻放于東方。稍南。人物異

皆旌旗飛翻。輿轎所持幢高數丈。非人世所製。或見或隱。又頃乃隱。此蓋陛下恪祗祀事。神明昭格。示現伏望宣示史館。布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

百餘稱慶。隨降詔以其日爲天應節。時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也。都穆云。予遊茅山沈靈官開宴。言歲庚戌三月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峰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數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曲江縣志錄異云。曲江

城西門樓有關帝廟。其來舊矣。歲在順治丙申五月

羣書二編

卷之三

十九

備湖小築

二十日未申時分。秀才黃忠德遊芙蓉山歸。雜在渡船中。並隔岸居民。見樓上毫光炫耀。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而退。見者且驚且拜。至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三十日依時復現。次年七月初十二十四依時或黃蓋。或二將隨後。見者不啻千萬人。夫自漢迄今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現身如帝從古所未聞也。眉公曰。聞錄熊公尚書稱其先必清常于城東見。觀觀音溪以爲異。感而結祠祀焉。公少業南甯。從游者十人。忽夕覩一絕色女。立松巖

上衆皆錯愕走。公畧不爲意。女滅焉。遂以刀刮樹皮。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擊之。爲兵部左侍郎時。一日奏事鼻帶淚。孝廟曰。鼻淚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公死之日。童孺四人與郡學郭生顧生立靈星門。忽聞天鼓響。見天門雲光爛開。有袍笏一人騰而上。不移晷。傳公逝。代辭篇通鑑載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于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蛇龜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率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乃宣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周書盧光字景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三

子

樹湖小集

純博覽羣書。好玄言。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太祖狩于檀臺山。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于沙門立處造一浮圖。樹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嘆。因立寺焉。南史南昌滕曇恭年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一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不知所往。及父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來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開寶遺事。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鳴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皆十數人。開問故曰。某荊州內外所主神。仰使君令名。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師廟。貌自此政譽尤著。

叢書二編

卷之十三

子

樹湖小集

自然符印自然方藥

立方合藥以治病。此岐黃之傳。而醫者之常。若夫道術胡僧。符祝法水。加之而痛者止。臥者起。則上古亦有祝由之科。未足深訝。至于不假人力。而天成之符篆。方藥皆具。抑亦異哉。所聞矣。吳船錄云。自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紋有符象。名勝志云。博羅縣雙髻峯有劉仙壇。石壇高百丈許。唐劉瞻修真處。其旁生竹葉符。鎮壓蛇虎。

靈書二編

卷之二

三

湖小築

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鬼谷先生傳云。楚有清溪。在遠安縣下。溪千仞。其水靈異。即郭璞詩。清溪千餘仞者。溪旁有寺。竹葉上多生符篆文。俗名鬼谷符。名勝志又云。雲南縣清湖之西官道中。有石成文。如古篆籀。色如丹砂。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丹鉛錄云。莆田陳巖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摹形。類禹篆。四川名勝志云。廣安州篆水在州東北五里。渠江曲尺灘下。石磧平坦。冬月水涸。磧露。他春水生。磧沒。漲不盈尺。日光照映。金波燦爛。其年若

登則紋宛成篆。猶灤洞波。而其見不常。邦人因之卜歲。

丹霞子記湖廣天岳山有石壁篆文。近熙寧

山有赤文島。云是大士賣地券。字如篆。不可辨。

南溪縣平蓋山。漢真人劉景鶴隱此。至魏武時始曉。

鶴仙去。有石洞深邃不測。中有小穴圓如盞。有水出焉。山上有木生葉。其紋如篆。名符葉。合江縣安樂

山有天符葉樹。一夕大風雨。拔去。後得於容子山。葉

如荔枝而長。上有紋宛如蟲篆。或以爲劉真人仙跡。

吳天璽神識碑。東觀令華嚴文。皇象書。其畧云。于

靈書二編

卷之三

三

湖小築

臨平湖邊得石璽。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四字。于是改元天璽云。然則璽亦有自然而成者。豈特符哉。湖廣安化縣有印石。方廣百十丈。上有印文。遇雨卽現。湧幢小品。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壁間。有獸曰野驢。黃髮椎髻。跣足裸形。上下山谷如飛。保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腹間。剖視得印方寸。璽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吻嚙神書。鼠印合歡。註云。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

印兩腎相對有符篆朱文九遍者尤佳以十一月  
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而北向于位  
刀割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  
上人見之無不懽悅所求如心又治烏腋下有鏡印  
運異記城陽縣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  
有印文謂之印鰐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海語云  
印魚出南海中似青魚而修廣過之頭骨拆如解鰐  
之嬰腦後垂皮方徑三寸許若道巾之披餘然上有  
黑文儼如篆籀島嶼間有獲者必珍藏之

藥書上編

卷之三

書

仙湖小集

雲仙雜記幽燕思先驛後有五樹檜忽生藥園試摘  
服之往往療疾有驗各勝志云漢夏侯祈待母疾  
衣不解帶者二年徧覓藥方不得天降仙藥于其屋  
後桑枝上按訖河南寧陵縣人扁鵲墓在湯陰縣  
伏道村鵲秦人聖于醫爲同輩所嫉刺殺于此祠堂  
碑刻列于墓左墳上土可療疾禱而求之或得一小  
丸如丹劑服之旋瘥掘墓新談又云扁鵲墓在任丘  
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以攻卜  
之許則某從某方取藥如言取出果得藥無勿愈者

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擲千宿明日俱平瘳矣

潞安府襄垣縣仙堂山上有龍洞及仙堂寺山岡有  
琉璃巖巖中有石如人又有石九圓如車輪環其  
中雖旱不涸前有隙地生石子藥丸隨人採取去則  
復生將樂縣玉華洞石函有五色石丸光瑩圓淨

如梧桐子是赤松子採藥處遺藥救人旋取旋有

登真隱訣云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  
天青童君之所治也地所產石無大小百碎皆方者  
湯服之可以愈疾文獻通考云勃泥國有藥樹取

藥書二編

卷之三

書

仙湖小集

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身  
溪筆談云國子博士李餘慶強于政事果于去惡死  
墓于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其  
墓土着床席間輒差談數云大溪山在廣州境舊  
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  
見之土人預備紙墨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  
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印模而出持所印紙視  
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  
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

浮山浮墩浮田 附浮屋

山靜物也。而有浮山。浮則動矣。敦與田附地而靜者。也。乃有浮墩浮田。浮則動矣。世人知靜中之動。然後知動中之靜也。名山志云。浮山一名浮渡山。在桐城縣東。迴廻五里。高三里。其西南獨峯。直上千仞。大江環繞。其勢若浮。故名。按符音同。浩浮亦音符。與浩通用。浮山者。自地視之如蓄。自江視之若浮。不峻不麗。巖壑相屬。其中石態屈曲殊觀。有巖三百有五十峰。七十有二焉。今屬安慶府桐城縣。水經注云。鄧水出浮岳山。山聳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今在鄱州府始興縣。名勝志云。浮虛山在香山縣。七十里海中。隨波上下。故名。今在廣州香山縣。舊經云。羅山脈自大庾嶺來。距番禺東二百里。上有桂樹神湖。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即此浮山。乃蓬萊之一島。竟時自會稽浮海而至。與羅山合而為一。今在博羅增城之間。吳元穎古跡記云。浮丘山在海內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宛然。今去海四里。名山記云。盱眙縣浮山在縣西一百

彙書上編

卷之五

三

海湖小錄

四十里。北臨淮水。一名淮山。山下有穴。去水一丈。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其穴還低。頂上有浮空亭。蘇東坡詩。人言此地是鰲宮。升降隨波與海同。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山堂肆考云。浮煙山在廬州府城東。相傳自海上浮來。昔有梵僧過而指之曰。此耆闍一峯也。此與桐城浮山當是一山。侯官縣更有浮峯山。屬光俗里。每潮盈則山浮。慎蒙名山記云。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水。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工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傳寶之。至孝昭王加號萬萬波息笛。今亡。拾遺記云。洞庭山浮于水土。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王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于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令人難老。雖咸池九招。不得比焉。廣西賀縣浮山。挺出江中。雖洪濤泛漲。此山不沒。一統志。楊州府城西南隅有浮山。高三尺。長四丈五尺。濶丈餘。其狀似鐵。不生草木。以其浮于地上。故名。上有夏禹廟。又泰州西北五里。

彙書上編

卷之五

三

海湖小錄

有羅浮山在澤數中。不爲水所沒。遠望如羅浮。故名。  
又平陽府有浮山。因置浮山縣。相傳洪水時。其山  
隨水消長。故名。荊州府境有地肺。以荊州濱江西  
岸。洪潦常浮不沒。故名地肺。湖廣府城南浮玉山。  
離城五里。玉湖中巨石如積。坡陀礪礪。不以水盈縮  
爲高卑。故名。

南康縣西有浮石。形如覆鐘。水環其外。東坡詩。浮石  
已乾霜後水。湖廣橋洲。在善化縣西四里。上多美  
橘。湘江中有四洲。夏月水泛漲。惟橋洲不沒。諺云。湘

集書上編

卷之三

三

衡湖小集

潭無底。橋洲浮。江西上高縣蒙山洞。有兩洞。上洞  
不可遊。下洞可遊。溪不可究。又有石立岩間。上下無  
所附。謂之無根石。衡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  
石高可丈餘。水大漲亦不沒。唐白居易詩。浮石潭前  
停五馬。潭上得雙魚。臨海縣有飛霞石。古老  
相傳仙人上昇于此。石累三層。牧豕戲于其上。以手  
轉之不墜。

湧幢小品云。蒲州詩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  
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髮松。參天建炎狄難。

其後伐之。圓石如雨乃止。亦靈境也。宋方勺泊

宅篇云。河陽三城南北皆受水患。惟中潭屹然如故。

相傳此潭隨水高下。如浮玉地肺之類。楞嚴經以乾

爲洲。潭濕爲巨海是也。慎蒙云。雲南洱海有四洲。

其鵲洲隨水升沉。名山記云。建安縣有浮石洞。蓋

溪中小嶼。遇泛則與之俱浮。入未嘗見其沒。相傳漢

梅福煉丹前山。其徒陳先生者。每竊食焉。福怒。拔劍

逐之。遂逃入洞中。福曰。此吾丹之功也。遂釋之。故又

名逃奴洞。名勝志云。靈洲在廣東封川縣。廣一里。

集書上編

卷之十二

三

衡湖小集

長五里。江流四合。雖洪水漲溢不沒。古傳與水相浮  
沉。故以靈名。上有荔枝庄。

水經注云。交州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

田。因名爲雒田。聞書薤菜蔓生花白。莖中虛。摘其

苗土壓之。則活。一名薤菜。遞齋閒覽。本生東甌。古倫

國。蕃舶以薤菜爲名。薤菜。漳人編葦爲筏。作小孔

浮水上。如薤菜。浮水面。莖葉皆出于葦筏孔。南方奇

蔬也。此亦浮田之類。玉堂閒語云。廣州番禺縣常

有部民。謫詆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于某處。請

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夜或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浮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

河南確山縣有確山。世傳何曾見此山。有曰杵自動。有聲。取之不出。又謂之浮石嶺。名勝志 湖廣黃岡縣

崎山有大小二崎。小崎有飛來石。其下石柱。推之可轉而不仆。餘杭徑山。舊志有方僧與國一禪師。說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湖小

法師曰。此有頑石。汝能叱之使下乎。師曰。吾能使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上。復喝之。石隨而下。近年縣令王某以絲線徹底經之。與石座無毫髮沾染。其神異如此。候官縣城門山有飛來石。其大可高數丈餘。離地二三寸。有數小石如鴨卵支其下。默而推之則動。或黃語往推。雖數十人共力不動也。同安縣薛嶺臨海有動石。在賃管港口。潮至則自動。又有浮沉石。潮漲其石不沒。潮退則石沉海底。人以爲異。漳州雲溪龍洞山有風動石。處

出絕崖。撼之卽動。剛風亦然。正德志云。山頂有風動石。高五丈。濶一十八丈。下有巨石盤閣之。此石四面均不偏倚。其下適兩尖相當。故風來則動。

廣德州建平縣。舊有浮城。其城中有古樹。莫能名。斧之則淋漓如血。其地極窪。每夏潦暴漲。諸圩悉沒。惟此城巋然。似浮在水。

慎蒙名勝記。朝鮮萬瀑洞上有峯曰獅子岩。洞有普德窟。鑿絕壁架板立銅柱于外。構小屋三楹于上。名觀音洞。均以鐵鎖釘于岩石。浮于空中。人登則搖中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倚湖小

置佛函外。施鐵網以防手摸。夫張志和所云浮家泛宅。浮于水上。有水可憑。此屋浮于空中。斯爲異耳。耳談云。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于仞。漢武時于壁。上鑿孔。橫橫巨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巍峩。上接于天。下不着地。所謂空中樓閣。復在巖唇半爲所覆。兩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真天下大巧而奇觀也。架樓曲屈爲道而上。番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兼明書云。巖爲萍類。根不植泥。生于水上。今人呼爲浮菜。



山堂肆考。鎮江金山在大江中。每大風起。勢若浮動。初名浮玉。唐裴頭陀于此開山。得金表。開賜名金山。桂林府東北有伏波山。突起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傳馬伏波試劍名。纂要云。張功甫是張循王孫。圓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常于南湖園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縵懸之空。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南漢志云。林楚材故番禺布衣也。大寶末。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角藻門外。民聚觀之。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南時好事。或有記其語及宋師至。潘美為都部。皆方悟為潘字也。

卷之十二

三

倚欄小集

### 化石

化書言。有情之物。能化無情。大至于石。則無情之極矣。顧後于古。則化石者甚多品類焉。儋州昌化縣。峻靈山。本名朝明山。上有二石如人。相傳有兄弟向海捕魚。化為石。號兄弟石。又有石若冠帽。乃二兄弟所遺。及石池。石船。皆其所乘遊者。滙水所經。有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方輿勝覽云。三石在廣西永安州城南十里。僞漢時有兵入靖江。過此黎明。遇獵者牽黃犬逐一鹿。兵以鎗刺鹿。徐視之。石也已。而人犬與鹿皆化為石。鼎峙道旁。今一石尚有瘡痕。南甸宣撫使丙弄山。有石和尚。相傳昔大理一僧來南甸。坐化于此。久乃變石。地圖記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為三石。錄異記。乾符中。天台有僧與同侶從臨海縣得洞穴。行數十里。其俗素習鸞氣。同行者飢甚。詣市肆乞食。人曰。若能忍飢。速還無苦。若啖此地食。必難出。

卷之十三

三

倚欄小集

食畢其啖食者立化為石。二酉委譚云甘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母其旁有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見一女子買猪肝一二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爲說法因各化石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人手捫之竟不着地云宋史紹熙元年崑山縣工採石而山壓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藥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又金樓子云有道者化白石半題勝曰修羊公十六國春秋云晉末雁門郡吏賈相入句注西陲見一老人言四十年後聖人出于北方時當大樂老人隨化為石東陽志云與三衢相近曰容車山上有石周三三百步高三百丈有賣薪者每五鼓適市過之如聞梵唄聲後十年山饌破岡湧起一石僧跏趺而坐衆大驚異因建石僧院以祠之慎蒙名山記云石婦山在廣德州衆山環繞中一峯獨高有石高二丈許如婦人狀舊傳謝氏女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介潔有守登山化為石藤蘿薜荔繞其上如衣被之狀獨露其面樵者不敢採豫章記云仙人王子喬駕白象遊于高安之荷山其象化為石山川記異云河南府有象莊漢時西域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為石湧幢小品云昔有神人驅石之海視曰蒼蒼爲牛鑿鑿爲羊半牛來斯曰驟而駭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見老姥問曰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半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被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普寧州西十里牛戀村相傳有異人牧牛溟海邊牛夜入水戀草忽鷄報曉牛盡化為石水中石像若牛形名勝志云雷州遂縣英靈下村有石牛南朝時客陳姓者驅牛過此土地堂前牛悉化為石石皆半爲牛頭客因家于此卽雷種之祖地廣州城爲五羊城裴淵記戰國高固相楚時有五仙人乘五羊各持穀穗一莖六出衣與羊色各如五方遣穗與州人歷空而去半化為石至今猶存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長謹將至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金華山居石室中四十餘年。兄初起行。索初平。遇道人引至山與弟語。問半何在。平與兄往。至山東見白石。因叱之。石起成半數萬頭。其石至今存金華山中。名勝志云。石馬井在徐聞縣東五里。相傳昔有馬常夜食人禾。為人追急。入此井。只留石形似馬。故名。今有碑刻石馬之人四字。岳池縣老君山。舊碑載唐天祐間。有道士乘馬至此。馬化為石。道士亦不見。漢志越鵠郡遂久縣有石猪。折長谷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昔牧猪于此。一朝化為石。迄今葬人不敢往牧。

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猿。不知名。率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蜃。常在地中食人腦。卽欲殺之。相捶其首。蜃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雌雄。止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後光武起于南陽。

三秦記云。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鷄。與山鷄不別。趙高燒山。山鷄飛去。而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里。又有鳴山。昔人見雙鵬飛入池。化爲石。唐乾元建鳴山寺。

雲林石譜云。通遠軍卽古渭州。水中有鱷類魚。鳴或作覓覓之聲。土人見者以鋸刀或堅物擊之。多化爲石。或長尺餘。價值數十千。凡兵甲刃經此石磨治者。青光而不斂。祁門縣西赤嶺。其嶺下有溪。溪中魚能飛。相傳古有爲梁于溪以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乃張網山上待之。魚飛不過。皆化爲石。遇雨則赤。廣輿記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先生于此得道。所乘之鯉化而爲石。崖州臨川水。源出黎山。其水產石鱗。只是常鱗。以年久被水沫相滯。因成石。每遇海潮卽出。土人謂之鹹寒有毒。主消眼翳。海樵錄云。石鱗生于崖州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人網鱗最衆。但鱗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置之几案能明目。

興化名勝志云。神僧智廣禪居仙遊九座山太平院。有巨蚌廣至其所。蚌口如屋。廣杜錫坐其中。蚌化爲石。今院東二百步有石龕。廣適尋丈。曰機真巖。俗名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驛口巖者是也。

名勝志云。灤池縣北有雲門山。其寺曰雲門寺。西北有王喬洞。山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產枝葉猶故。其舊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輿地紀勝云。宋建炎間。遂寧府轉運使衙內後園有松石。外猶松樹。而中化為石。重慶府永川縣有石松坪。在來蘇鎮。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然不過相望數山有之。俗呼雷燒松。

卷之十一

三

天

餘湖小築

續神仙傳。馬湘字自然。唐建中元年至永康延真觀前。指松樹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至多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松皆化為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皆在。唐書僕骨東北千里有康于河。投松入水。三年化為石。其色青。有松紋。名康于石。墨客揮犀云。莆田壺公山有栢木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運至私第。夢溪筆談云。延平永寧間。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中得竹筍一林。凡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花史云。南康五山上有石栢。在者

云。古有桃樹生于嶺巔。愚淪之士。將大取其寔。因變成石。

宋宣和中。東陽資福院燬于火。獨藏經皆變為石。卷軸宛然。叩之有聲。

傅大士名翕。字元風。于義烏雙林寺行道。山多猛獸。大士每齋竟。輒持餘飯飼之。自是伏匿。今名餒虎岩。餘飯化為石。可琢數珠。是時有陶氏子。資給大士。甚勤。因付囑之曰。此石他日贈汝子孫。今惟此一家能琢。他人效之。石乃穿裂。

卷之十一

三

天

餘湖小築

述異記。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潰而為石。張侍郎追虎。虎之虎死化為石。昔有星墜水化為石。當彭蠡湖中。俗呼落星灣。



有志之士能瘳奇疾

人有奇病。抱之終身而不可脫。必能忍痛施療而後轉危爲安。更立功名。垂于竹帛也。三國志註云。長山  
即金人留贊。字正明。少爲郡吏。與黃巾戰。一足被劍。遂屈不伸久之。謂其親屬曰。英雄並起而我屈篋在閭巷間。與死何異。今欲割引吾足。死則已矣。幸不死而足伸。庶幾可見用。親屬難之。贊乃引刀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怖甚。曰。業已爾。其伸足。遂伸及創愈。凌統奇之。表薦爲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

藥書上編 卷之五 甲 倚湖小築

大敗魏師。晉書云。魏詠之家貧嗜學。生而免缺。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各醫。謂家人曰。褒醜如此。用活何爲。遂賣數斛米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爲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遂處別室。食薄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爲仲堪客。後竟踐其位。斯二人蓋所謂有志之士。卒以愈疾而顯其功名。又名賢錄云。浙新昌人吳希汴。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歡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

失將指之半。里正將捕之。希汴憂形于色。會有善接者。人弗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瘡果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孟額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此則至孝之極。通于神明。非特立志之謂也。宋僧癡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駭。故名癡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癡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禱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息。不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癡海拜不已。一日睡于蒲團。夢中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遍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于世。永嘉江水寺碑。其手筆也。蔡要云。魏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瘰。欲割之。太祖惜之。曰。千人割千人死。遂猶割之。竟愈。

藥書上編 卷之五 甲 倚湖小築

投崖不死

孟之死地而後生。此在兵法爲制勝之計耳。君子守正。則不立巖牆之下。若夫高岸懸崖。投身其下。自必死。人亦信其竟死。而全身無損。此誠孝所感。其中有天焉。非可常情量測也。通志云。楊氏女名細秀。金谿人。父宣。遭危疾幾殆。女年十四。籲天求以身代。或傳軍山懸崖千仞。凡有疾。捨身崖下。則愈。女偕祖在。既登岸。躍然投之。祖意其死。拔援下至溪谷。聞有聲曰。我在此。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王

彙書上編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集

僉事稽贈之詩。有至今親老在高堂。萬古鄉人傳孝烈之句。名賢錄云。視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沒。柩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移。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復埋。二親像于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叫擲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脫。母悶絕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洪武七年。與孝廉擢潛山縣知縣。未幾。即陳情養母。視後

山野記云。景泰初。祥符民哀海。從募戍邊。母病于家。

婦徐氏。封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于空社。上帝祐。

願進香。武當以謝。即夢神與母藥一粒。吞之。既寤。復

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始言向

姑危時。妾是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

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旁。投身萬仞之

崖。留鞋崖畔。覓者見鞋。大慟而已。俄而姑與夫持香

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

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

彙書上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集

李濂云。予至王屋山。訪李道人。道人山西高平人。以母病。登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答云。初墮時。但如行清化鎮上。鎮在河內縣去山百五十里。忽有龜蛇左右相逼。始知墮崖。則已坐深谷中。肢體無損。凡四晝夜。罔知飢渴。天壇老道士聞其捨身。覓而得之。時隆寒。但之附火。右足悉墮。其指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圖書吳景文妻鄭氏。洪武元年。木溪寨寇至。率邑黨走。鄭及女伴十餘人避難山谷。棄其週歲兒。墮上草中。寇進迫之。自高崖投下。衣絰于棘。戶

久復墜不死而右足折一女同投者衣無所縫蓋粉  
矣。寇退璉亦無恙。人謂天相而邑人稱同投者曰倭  
崖女子。乃建寧府政和縣人也。又松溪縣李述之  
母黃妙銖。至正丙申。青田寇侵縣。妙銖方盛年。與羣  
婦逃出郭門被執。據地哭掣不行。驅迫之。投高崖下。  
寇舍去。至林述父跡得之而猶生也。徐仲光孝童  
記云。童子姓孔。曲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謂不可  
起。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以身以續母壽。既  
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身往。辭母許  
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巖。高不可測。童子呼從者導  
往。臨崖頓顙。奮身自擲而下。從者無由持救。且絕無  
痕迹。可尋覓。是日泰安州守將有所適。過山麓。見空  
中片雲結集。若有人影躡之。搖颺上下。守以爲仙也。  
歇驂望拜。已而雲益近。閃忽之際。巖然墜地。乃一童  
子。詢之。自言氏籍。及捨身報母之意。不知何自有雲。  
扶擁至是。守贊羨爲給貨。遣吏送歸。時癸巳初夏也。  
按墨莊漫錄云。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  
公在胞胎中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

然幸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後道  
天雨新霽。澄滑危甚。忽石墮馬蹶。夫人已墮崖下矣。  
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  
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  
以衾呵嚔。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  
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于外。百醫莫差。一  
日有客云。某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已醫  
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  
有之。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以藥傳贈。  
上軟綿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已收  
入內。眸子瞭矣。又耳談載一女子。隨父宦蜀。墜後道  
中。無可爲計。三年宦歸。投一近崖之寺。將追薦二老。  
見佛案前一花。非世所有。僧云。一仙女飛空至。常以  
是花供佛。于是候之。至來。則即前女也。亦因藤蘿藉  
護而不死。食藤花實久。乃能飛。與之歸。復無異恒人。  
焉。此則無心而墮。乃亦有緣而生。俱非意料所及。  
原化記。京兆韋氏名家女。適武昌盧氏。唐大曆中。孟  
與妻弟韋生同還。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中錄事。

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與韋氏乘馬從犬至駱谷口。忽然馬驚墜于巖下。數百丈。視之。杳黑。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墜下約數丈。在枯葉之上。體無所損。悶絕而甦。經三日。飢甚。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于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所啗。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其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于溪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經三四日。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曰約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飢渴。漁翁取舟中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少府到任未。翁曰。不知。韋曰。某卽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

續書上編

卷之十一

史

續書上編

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任數日矣。韋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語其遭厄。顏色痿痺。殆不可言。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

續書上編

卷之十一

史

續書上編





泉石草木公而不私

孔子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予考泉石草木。多有止給公用。而不應私請者。豈真各有神司之。而造化主張之與。長興顧渚山產異茶。採取克貢。名勝志云。其山有泉在沙中。號金沙泉。泉不常出。惟將造茶。太守具儀致祭。頃即清溢。供御者畢。泉即微減。供堂者畢。泉即半減。太守造畢。即涸。或還施愆期。則有風雷。毒蛇之變。故事。湖州進紫筍茶。以清明日至。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按元史。唐時用此水造茶。宋末屢浚。沼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所司以聞。賜名瑞應泉。靈璧縣磬石山。其石專給公家之用。民間私採者。則無復聲。搜神記。漢武徙南嶽之祭于廬江。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廬土因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二祭。一鑊自敗。干寶晉記云。空桑之地。今名為孔。在魯南山之空。實中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慈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

泉書二編

卷之三

中

倚湖小集

泉自石間出。足以周給。事既已。泉亦止。史記註。霍

太山有岳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水經注。湘東山縣有侯臺山。上有靈潭。潭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川則已。文獻通考。宋顯靈廟在安陵東北。先是陵域附山而尚。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湧。濟用無缺。詔封泉神為昭應公。廟曰昭聖。並在河南永安縣界。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數壅而濁。宋東封時。先營頓置。泉忽沸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鑒。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頓摧折。詔易以玉石。

泉書二編

卷之三

中

倚湖小集

物有本小而特大者

史異云。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釣爪。黑尾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錮以鐵闔。號開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北史高昌傳。盧曹率其徒自剗入海島。得長人骨。以觸骸爲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

郭頌世語云。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彙堅志云。趙鼎貶珠崖。

乘書二編

卷之十二

壬

倚湖小築

帥張淵道遣使致饋。自雷州浮海。風力甚勁。顧見波濤中紅旗相逐而下。使者疑爲海寇。舟人搖手令勿語。急入舟。拔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股血滴水中。凡經二時。乃相呼曰。更生。因言此巨鱷也。紅旗者鱷鬚耳。使與吾舟相及。一展轉。舟則淪溺。是時舟南去。鱷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宋紹興十八年。漳浦崇照鹽場海岸邊。有巨魚。其一高數丈。割其肉。數車不動。及剗其目。乃轉嘴震巖。旁船皆覆。又其一漁人所獲。長二丈餘。重數千斤。

剖之。有人橫腹中。膚髮如生。名勝志云。南海多鯨。

鯨大者數千里。小者千里。漁人往往見之。伐林邑時。于海嶼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圖。頂頭上下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海槎餘錄云。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俄海洋烟水騰沸。競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夾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四。每一跳躍。聲振里許。余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又海鱸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

乘書二編

卷之十二

壬

倚湖小築

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鱸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鱸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舢舨裝載。藤絲絆如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遇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綵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卽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索。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瘡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間。置沙灘。不能動。一村分鬻其肉。作煎油。

用亦大矣哉。紀畧云。正統十六年。餘姚縣有魚涸于海際。長千餘丈。民采其肉。餘萬斤。越三日潮大至。復去。既而蝗食稻殆盡。後漢書。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一枚。長八九尺。高三丈。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競。

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漢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劍。又按毛詩。義疏。蝦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實奇物也。兼明書云。廣州獻蝦頭杯。簡文將盛酒。

藥書上編

卷之十二

至

備湖小集

無故自躍。故不復用。嶺表錄異云。劉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樓。忽見窓板懸一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粗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鋸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縛環尺餘。何止于孟孟也。王隱交廣記。三國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不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

又有巨蠅。其大不知幾千里。昔有商者見海中有洲。島上生樹木。因依以採薪。及作食。不知爲蠅。久在沙。與泥土積其背。而樹木生焉。蠅忽入海死。人。

洞冥記。善苑國貢一蟹。長九百尺。足四螯。因各百足。蟹。汲冢周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山海經云。姑

射國大蟹在海中。郭璞註。蓋千里之蟹也。又云。女丑有大蟹。郭註。廣千里也。元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

北海蟹焉。舉一螯加于山。身故在海中。農田餘話云。高郵湖大蚌珠。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

藥書上編

卷之十二

至

備湖小集

大如拳。

交州記云。徐聞縣多大蜈蚣。其皮可胃鼓。取其肉暴爲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長數丈。能啖牛。葛洪遐觀賦云。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廂。可畏惡。越人臘之。肉如瓠。天寶四載。廣州因海潮瀝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得肉一百三十斤。

嶺南異物志云。常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盡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蛟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八十斤。

之極肥美。堯山堂外紀云。元王和卿滑稽挑達。倚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蜘蛛。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杼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採一個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扇過小橋東。由是其名益著。

杜陽雜編云。貞元八年。吳明因貢有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二合。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誤螫人。則生瘡。以石

讀書一編

卷之十二

垂

倚湖小築

上菖蒲根。傅之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于白玉枕。表裏瑩徹如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疴跛眇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楚詞云。玄蜂若壺。抱朴子。崑崙大峰一丈。其毒殺象。續博物志云。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楚詞亦蟻若象。東山記曰。蟻有重四十斤者。黃帝時。大螻如羊。大蟻如虹。七修類稿云。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于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奕奕有光。殆近馬首。由山然未去。

悉以爲祟。舉鞭擊之。墮地。視之一大螢耳。

拾遺記。冒嶠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所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說畧云。園客與妻收蠶繭。大如蠶。繭一繭六十日始盡。

酉陽雜俎云。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海語云。海蜘蛛巨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溪谷不伏也。遊絲溢

讀書一編

卷之十二

垂

倚湖小築

中牢若紅纜。晨輝照耀。光燄奕奕。虎豹麋鹿。間觸其網。蜘蛛益吐絲。如綺霞繚糾。卒不可脫。俟其腐斃。乃就食之。船人欲樵薪者。率百十其徒。束炬而往。遇絲輒然。紅遍山谷。如設庭燎。蜘蛛潛藏邃密。惟恐其及。金文靖公北征錄中記。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述異記云。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猪。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經其國者。若不祈記。則嚙人衣裳。物理小議云。凡鼠食仁人目睛。則爲王。劉敬叔亦云。釋道安常親至鼠王國。鼠大如狗。鼠母長三尺。馬



頭高大九尺。張翹丈餘。食大麥。

舒梓溪云。永運庫有大鵬翻管。其籍曰鵬翎。可容粟五斗餘。

墨莊漫錄云。王勳搜求四方環奇之物。以充玩好。有奴以桃核半枚來獻。容米三四斗。其間題咏字滿矣。

李端叔云。觀此桃則退。所謂華山十丈蓮。不亦信乎。常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

舒梓溪云。內承運庫有蟠桃半核。可容粟五斗。大司馬林泉山作五石瓢文。言弘治間常目擊之。南康

藥書二編

卷之十一

禾

倘湖小集

建昌縣有大果寺。寺有梨樹。結子大如斗。故以為名。

洛陽伽藍記。魏高祖孝文立報德寺。其里內有園。珍果出焉。有今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

錄異記云。陝州山中有梨一株。甚偉。貞觀初有鳳止此梨。其後結實大如合掌。狀團圓宛轉。有赤黃異色。

馨香脆美。為諸果之王。世名鳳接梨。白馬寺有大桑林。實重七斤。馬韓出大栗如梨。寰中記云。大

下之高者。扶桑無枝葉。上至于天下通三泉。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宮。東王公所治。楊

數千丈。兩兩同根。更相依倚。仙人食其根。體作金色。

山海經。東北海外圓丘之南。有三桑木。長百仞。無枝。淮南子云。扶桑在陽州日所拂。漢書地理書

志註。敦煌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瓜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廣東名勝志云。羅陽溪在雙髻峯下。羅浮諸峯之水。西滙于此。溪旁產龍葱竹。一名龍公竹。徑七尺。圍節

長一丈二尺。唐永泰中有竹葉流出。大如芭蕉。隨水流出。韻府云。頓丘帝竹。一節可為船。盛弘之荆

藥書二編

卷之十一

禾

倘湖小集

州記云。臨賀山中有二竹。大數十圍。有盤石徑四五

丈。清滑如棋局。二竹屈垂。拂掃石上。絕無塵穢。未至數十里。風吹竹音如笙簫。臨水出焉。流合賀水。永

昌府志勝云。永昌有大竹名漢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神異經云。南方荒竹有筍竹。長數百丈。厚八

九寸。可以為船。其筍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癩。嶺表錄異云。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溪入第十三嶺。遇

巨木萬千。連直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為筏。會赦宥。遂挈以

歸有人得一笈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

隴川宣撫司蹲鵝有大者長一尺二三寸水東日

記云嶺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

癸未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類

刺椰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皮漬之可調湯相貝

經云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觀秦

穆公以遺燕量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名勝志云有交趾道士年近百歲渡海船壞結庵于

廣東海陽縣之金山養一雞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

即睡覺又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

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盆中時出戲

衣褶間海鏡一名海月廣人呼為膏葉兩片合以

成形殼甚瑩滑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蛤腹中有

蟹子甚小頭黃螯足俱備蟹出拾食蟹飽滿腹海鏡

亦飽或迫以火蟹子即走出離腹腸立斃或生剖之

蟹子活腹中遂巡亦斃瓊山縣百蛤之屬曰崩

其腹有小蟹如榆莢崩開甲食則蟹亦出食崩甲合

蟹亦還暖妹由筆云曹方湖為南豐知縣時其地

出小猿如小兒拳大人藏袖中為戲土人名栗子猿

崇安志云武彝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捕與

齊言粵東見石猿如拳張世南云龜老則神年至

八百反小如錢夏則遊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其息

有黑氣如煤烟在荷心狀甚分明人見此氣勿輒驚

動但潛含油管噴之即不能遁形演中錄谷繁長

官司產小鷄。鷄形矮小。鳴經晝夜。與中國鷄聲異。  
北戶錄云。鷄毛脰出恩州。鹽藏之。其味絕美。其細如  
針。郭義恭云。小魚一斤于頭。未之過也。北史高句  
麗出三尺馬。所謂果下馬也。宋紹興初。朱勝非出  
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繞長數寸。赤背綠腹。白  
尾。黑甲有光。史異云。唐武德五年。高昌國獻狗。高  
六寸。長尺。能咬馬銜。燭云。牛拂林。名拂林狗。  
黃越通云。漢中洋縣出九兩鷄。山谷間。百十為羣。重  
者皆止于九兩。

藝書二編

卷之十二

李

備湖小集

紀畧云。嘉靖二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說碧泉。于餘  
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携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  
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  
東大洋中泊洋。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  
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  
板。以米水食之。但聞作啾啾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  
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埤人國人也。  
柳子厚詩。埤人長九寸。酉陽雜俎云。李章武有人  
腊三寸餘。頭髻助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僇國人。

博物志云。西北荒有小人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  
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  
辛。終年不爲蟲所作。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二蟲。  
楊升庵云。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  
捏之不死。黑莊漫錄云。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  
僅如拳。破之。紫色。味甘如蜜。頃歲入貢。或以其子時  
他處。輒變而積大。味亦頓減。襄邑今睢州姚令寬西溪  
叢話云。許昌節度使小廳。是魏景福殿基。殿前有小  
李子。色黃大如櫻桃。俗謂之御李子。卽獻帝遷許時

藝書一編

卷之十二

李

備湖小集

所植。宋許觀東齋記事云。長州有一種小竹。曰龍  
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  
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  
王麟洲二酉委譚云。往聞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  
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近同僚徐方伯云。修甘州城初  
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多。棺皆長二三  
尺。啓視。鬚髯儼然老人也。衣服不同。大抵多紗帽紅  
袍者。下慮數十家。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葬  
之。竟不知是何物。何緣得葬土城之內。張大參亦云。



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于生時。豈死而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解。王行甫云。南兗某村掘地得古隧。曰姚氏之門。爲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尺許。棺內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覆壅之。予家繼山。隱副在松播浚城隍。得人口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南墅閒居錄云。丁謂有高山。高纔數寸。蒼翠巖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晏有客。捐水洒之。

叢書二編

卷之五

李

倚湖小集

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雷之生物

雷爲天之號令。其威赫然而其意實主于生物也。故曰帝出乎震。埤雅云。孔雀聞雷而孕。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雉。雌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頭。蓋雉以足相勾。雉以頭相勾。故雉鳴從句。雉亦從句。南越志云。衆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遂巡復沒。釋氏書言。象牙生理。必因雷聲。法苑珠林有七事受胎。其六則聞聲受胎。如白鷺鳥。悉離無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涅槃

叢書二編

卷之五

李

倚湖小集

經芭蕉故無心。何以聞雷而長。集靈記云。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蒙山有五頂。仙家所謂雷鳴茶者。候雷發聲。各手一中頂探顛。一兩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病。三兩換骨。四兩爲地仙矣。蠻貊志云。覺林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茶。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驚雷茶其中平者也。張七澤云。桃有名雷震紅者。每雷雨過。輒見一紅暈。最爲難得。日向手鏡云。廣西橫州有雷菌。味鮮美。雷過則生。須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雷菌。藕烹甚佳。王

洪湖云。萊譜言雷聲。苗春夏雷雨後生茂草。中如磨  
 菇。味亦相似。酉陽錄引相感志。今浙東生土芋。狀  
 磊塊自實。若天雷頻則多生。椒園雜誌云。香草惟  
 溪山至陰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單樁。  
 就溪山下砍倒仆地。用斧班駁剝木皮上。候淹濕。經  
 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  
 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閩書。建安縣武彝山御  
 茶園。種茶進御者也。園中有臺。名喊山臺。上有亭。亭  
 旁有泉。取以漉茶。有異香。每歲驚蟄日。有司致祭。祭  
 菜書三編 卷之十二 李 倚湖小築  
 平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于是井泉既  
 滿。用以製茶。上供。其泉名石吼。又名通仙。又名喊泉。  
 又名呼來泉也。此亦取雷生物之義。福安縣有雷  
 驚竹。崔豹言蝦蟇聞雷則尾脫而脚生。然皆脚具  
 而尾始脫。埤雅神仙服食法云。車前之實。雷之精  
 也。善療婦人難產。及令人有子。玉真先生曰。陽氣  
 爲雷。陰氣爲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  
 生。霆好殺。如此則雷之生物昭昭矣。蕭大亨藥俗  
 考云。其俗最忌無過于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

弟妻子。一切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  
 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  
 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  
 身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豈以雷能生物  
 而且辟不祥。故患痘之後。必聞雷而後夫婦如初耶。

知道者不言命相

命與相古今相傳有之。然知道之士。行素居易而已。置而不言可也。晉顏含爲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卒。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九重之薦。于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人。然恐命薄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素書一編 卷之三 欽 備湖小集

賢退不肯爲職。何言命乎。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朱文公有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楊敬仲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學問。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冷齋夜話。徐師川曰。陳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到日者說命。此未免顛倒也。閩書。宋廖德明字子晦。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還

業朱文公始德明諸生時乞夢大乾磨見懷刺候謁

題曰宣教郎。既舉乾道五年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慨然不欲赴。文公曰。成毀有數。凡物所爾。人則趨向不同。禍福隨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吾子事也。又何疑。夢德明拜受教。至縣有聲。累知漳州。遷廣東提舉。刑獄。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見閩錄。帝德蔣正學先生諱信。號道林。王陽明先生赴蒲龍場驛。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夫携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

素書一編 卷之三 欽 備湖小集

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常語人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北史。魏耿立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立輒拒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又念賢袍罕人。少時在學。遇善相者。聚就詣之。賢笑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何用相爲。魏永熙間。歷官都督。秦河二州刺史。七修類稿。柳庄袁琪字廷玉。元菊庄先生上元之子。自幼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究覽。常遇異僧。別古屋于普陀。

落伽山授以相術。期必以術顯。遇靖難再遣拜太  
常寺丞。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六卒。姚少師廣  
孝常贈詩云。岸噴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  
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盡虎頭。孔氏雜說相之  
不可悉也。南史庾革傳。庾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  
狀貌豐美。願顯聞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冠江陵。  
復以餓死。時有木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縱理入口。  
竟保不食而死。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氣相天且  
賤。出家可免死。柳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  
繇比之唐舉。許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  
六十二終于中領軍。故吾以為相不可憑也。南史  
徐陵入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長老。每嗟  
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  
李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神清韻遠。可比  
衛玠。而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天而不壽。李詡遂至  
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鑑可驗矣。吾以此知風鑑之不  
可憑也。清波雜錄。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  
謂自然之分。天命也。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  
委命也。向必逆計未然也。

聞書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宣和進士。秦檜寓永嘉。  
彥才與隣。不謁也。後檜再相。竟以年勞註。邑連江。彥  
才與檜生辰偶同。戲作詩曰。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  
年月日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  
屢徙知泉州。彥才唐德宗曰。建中之亂。卿亦知桑  
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曰。夫命者已然之言。君相  
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又仰康  
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  
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為難也。晉穆  
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王彪之云。禮無忌月。七  
修類稿。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日時皆同。  
而仕隱不同。沈雖不仕。而清名勝之。吳參議鼎與徐  
憲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貢而子登賢書。  
徐于二者皆無。而亦未見有勝之者。

古今勝蹟猶可追尋

劇談錄。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此山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也。子驥其字耳。傳子驥採藥衡山。溪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因一閉一開者。水溪廣不可過。或說此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可得。大類桃源事。宋鄭至道劉沅洞記云。予求劉沅洞。按圖而至護國寺。僧介豐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隱于榛莽。人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常采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名勝記。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長老言。常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卽里人

集書二編

卷之三

主

衡湖小集

集書二編

卷之三

主

衡湖小集

門求水火里人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怪。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皆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靈故也。自是仙女不復出。常德府桃源縣蟠桃巷。宋大中祥符間。邑人開地。見土龕光色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引漢武內傳及博物志。以爲蟠桃。偃曝餘談云。趙文鑑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遊。見山中二玄鶴。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啻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遂。趙

明欲開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  
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方輿勝覽閩縣東山有梅  
花洞唐永泰中梅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一石  
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吾避秦人  
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款乃水與梅花一枝而  
別恍然若夢中再往不知所在此與桃源人又別是  
一種人家

茶與韭墨相反

舊傳茶有百損惟益于目韭有百益惟損于目予謂  
二物同食可以損益相資而壺居士食忌云苦茶久  
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則與韭之相反而不為  
用者有如此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子瞻云上茶如墨俱否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好醜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  
公以為然陳眉公云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製墨欲精藏墨欲燥用墨欲潔茶見日而味奪墨見  
日而色灰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是茶  
與墨相反而又有相同者如此。茶譜云鄂州東山  
茶黑色如韭食之已頭痛與韭相反而又似韭且有  
功用如此。北戶錄木韭生池塘中葉似韭得非龍  
瓜其乎字林云菰音嚴水中野韭也又字林吟音吟  
似韭生水中。本草菰音育菰音纖皆山韭名又有  
孝文韭諸葛韭菰音霍載四字他處所無。蕭大亨  
異俗考其俗食肉類皆半熟以半熟者耐久且養人

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  
息得非以其一補一損相反而可以相資耶。蘇東  
坡云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  
茶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暇  
之此又用茶用墨者之相反也。按茶能損人固矣  
唐新語蔡母旻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  
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  
災蘇東坡亦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  
損人殆謂不少顧歷考古來用茶不特愈病而且以

茶譜上編

卷之三

三

倚湖小集

延年并鬼神亦飲其佳味者則又何哉。蠻貊志云  
隋文帝微時夢神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云  
山中茗茶可治帝服之有効于是天下始知有茶  
茶譜云蜀之雅州有蒙山山上有五頂頂有茶園其  
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  
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  
聲併手採摘以多爲貴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  
水煎服卽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因以願  
骨四兩卽爲地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

兩餘服未竟而病瘳年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  
市人觀其容貌常若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不  
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惟中頂茶木繁茂重雲積  
霧蔽虧日月鶯獸時出人跡罕到矣。神異記云餘  
姚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  
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  
茗可以相給子他日有甌蠶之餘乞相遺也洪因設  
奠祀之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清原。沙門  
福全能注湯幻茶成詩一句並點四甌共一絕句泛

茶譜上編

卷之三

三

倚湖小集

乎湯表檀越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詩曰生成蓋裏  
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却笑當年陸鴻漸煎茶麻  
得好名聲。茶譜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  
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曰吾姓柳  
平生苦爲詩而嗜茶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教  
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爲之當  
有致矣生後遂工詩時人謂之胡釘鉸詩。異苑陳  
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  
祀之二子欲掘視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泮

朽壤豈忘窮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發錢十萬似久埋者惟貫新耳。廣陵耆舊傳晉元帝時有老嫗每日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其器不減所得錢盡散路旁孤食乞人人或繫而繫之于獄夜夢賣茗器自騰飛去。李太白云予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採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香清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令人壽也予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葉書二編卷之十三君 僧謝小榮

十片狀如手掌號仙人掌茶蓋新出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特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以上數則合觀為仙為鬼皆好飲茶未可盡謂其能損人也按本草註之為物生則辛而散痰散血熟則甘而補中補腎然則生韭頗與茶之功用相同天台記云丹丘出大茗服之能生羽翼陶弘景雜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茶葉云蜀雅州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其生最晚當在春夏之交方茶生時常有雲氣覆其上若神物護持之李德裕入蜀得蒙

餅以沃于湯瓶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蒙頂又有子化茶其片作五出又山韭生大石山石罅中可療心疾瑯環記云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中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常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渺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蓋服之不飢謝幼貞曰摘寶文之初蓋拾穆陀之墜葉南部新書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王問服何藥而致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惟茶是求或一日過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五十斤令居保壽寺水經注交州平樂山多龍穴旁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越不偃而拔輒凶也茶有神靈豈韭亦有神靈耶諸葛孔明教張君嗣曰去婦不願門妾韭不入園以婦之性妾韭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茶不日移他所輒妾而韭亦有同耶



因敗爲功

古來名將因兵敗之後反成大功者後世多置不講緣其氣餒一敗則不可收拾亦暗于兵機不能料敵故也近時頗講求其事惟行師之久而諸練精透故耳蓋勝則驕驕則必怠敗則憤憤則必銳惟漢于兵機者可與言之左傳成公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伐宋宋將鉏樂瞿敗諸洧陂宋師舍于夫渠不傲喜覆而敗之于洧陵獲將鉏樂瞿宋恃勝故也三國志魏賈詡常歸張繡會曹操征繡未幾忽引退繡自追之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乃急收散卒復追遂大勝繡還問曰吾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兵擊勝兵而公曰必勝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兵雖精非曹公敵也曹公雖退必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速進留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戰必勝也繡乃服晉史盧志爲成都王穎謀主趙王倫反穎起義兵而前鋒爲倫所敗

叢書二編

卷之十二

七

倚湖小集

有輕我之心今宜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

兵之奇穎從其言遂破倫王銍默記云宋太祖爲

檢點時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戰于滁州清流

澗隘路周師大敗村中有鎮州趙學究普者教學多

智太祖微服往遊之學究曰我有奇計可以因敗爲

功關下有逕路人無行者乃山背也可以直抵城下

方阻西澗水大漲彼戰勝而驕必謂我不敢躡其後

慢不爲備可以得志太祖卽帥師夜出小路浮西澗

叢書二編

卷之十二

八

倚湖小集

以逼城暉果不備奮門而入暉巷戰三縱而三擒之

遂下滁州宋史姚平仲謀劫金人之寨欲廟以前

種彘叔彘叔持不可甚堅平仲敗彘叔乃請速再擊

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金人所笑奈何再

擊彘叔曰此其所以必勝也五代梁史晉職五柳

坡晉兵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閭實曰夫決勝料

勢決戰料情情勢卽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

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失之時莊宗曰公

幾敗吾事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昔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古賢之以事功德行傳而名反泯沒無聞者不可勝數。孔子曰。作者七人。而公陽子註之曰。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此則絕大見。而可與考古者乃有當時無名。而後人往往著其姓氏。謂之何哉。其間未必無訛。然亦因而存之。大梁伍安貧武陵記云。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興。泛舟自沅溯流而入。道真既出。曰。太守劉歆遣人供往。則已迷路。與陶記畧同。但陶止稱漁人。而不言其具名。戒菴漫筆云。史止稱

彙書二編

卷之十二

全

倘湖小築

楊王孫耳。西京雜記云。楊以字王孫。史止稱文翁耳。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史止稱壺關三老耳。荀悅漢記云。壺關三老令狐茂。高似孫緯畧云。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瑯環記引玄虛子仙志云。臨邛道士為明皇致楊太真者。其人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而長恨歌註中失載其名。古今考云。後漢章帝記祠太上皇于萬年縣。注太上皇名煇。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亦未可信也。廣川書跋云。歐陽

公嘗言。固始孫叔敖碑。言叔敖名饒。非此碑人。幾不知叔敖名饒矣。余求于書。自漢安順後。諸儒競為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如伏生為勝。毛公為長。子賤為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吳袍菴詩云。西飛孤鶴

何祥。有客吹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楊世昌者。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按玉局文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管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喉喉。有穿雲裂石之聲。然則吹洞簫者。入另一人也。書蕉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外留襄邑人。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一

彙書二編

卷之十二

全

倘湖小築

云名廓。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為四皓。孔氏叢說云。鄭子真名樸。莊周字子休。嚴君平名尊。杜康字仲宜。伯欒名墨信。字公允。叔齊名墨智。字公達。出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左傳第言介子推。而纂要云。王光號介子推。青藤路史云。毀卽墨及譽阿大夫者。其人名周破胡。

子英乘鯁魚有翅翼用見事文類聚子英上無姓是一國君見路史子即姓耶湯之姓爲子 徐候王名誕見嘉興志 巨靈劈華山自古傳之矣而法花珠林云雍州郿縣南紫頭山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腹故以名焉太乙未分山海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俱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踏中條太乙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非法花珠林則不知巨靈之爲秦世海矣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週天三百六十五度故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此大三十六之數也一年有十二月十二節氣十二中氣此三十六之數而又有七十二之候焉三十六倍之而爲七十二又倍之而爲一百八矣八卦成而共爲三十六畫重卦錯綜反覆之而六十四亦成三十六是云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萬物及人事多有不能離乎三十六之數者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天下共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峨眉山有七十二穴雷神居之時出雲雨 戴延之西征記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 邛州大邑縣鳴鶴山亦有七十二穴 武彝山峯巒大者三十六 新安黃山有三十六峯 陝西鳳縣紫柏山上有七十二洞異人多隱此 江西廣信府城西北有靈山山有七十二峯郡之鎮山道書第三十三福地 湖廣司空山在攸縣東四十五里南接雲陽

連山峻拔。左右三十六峯。舊名麒麟山。亦名溫泉山。  
南齊司空張岳隱此。改今名。陝西仇池山。在鞏昌  
府成縣西北一百里。四面壁立。峭絕險固。自然有樓  
櫺。却敵狀。上有平地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迴。  
有豐水。煮土成鹽。湖廣太嶽太和山。在均州南山。  
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洞。江西金谿縣雲  
林山。翠嶺數百。仍界撫信建昌三郡。其形勢爲金谿  
之巨鎮。山上有三十六尖。故曰三十六峯。浙江長  
興縣浮雲山。山上有七十二墩。久旱山頂生浮雲。即  
雲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金 倚湖小集

三百六十。可居者七十二。其最著者曰太乙巖。廣  
西賀縣北二十里有七十二峯。攢奇競秀。其中多橋。  
是曰橋山。袁宏後漢記。李傕郭汜統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  
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知自此以往。有二十六灘。非  
至尊所宜登。吳江東門外長橋有七十二洞。舊志  
垂虹橋東西平餘尺。橫跨淞江。前臨太湖。乃吳江總  
景也。  
李石續博物志云。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劉  
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  
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一人。後漢書。徐偃王好  
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後漢英雄記曰。漢陽  
王國等起兵。劫故信都令。關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  
車騎將軍。漢書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書聞。天子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軍往擊吳楚。後漢書  
班超以假司馬使西域。與其吏士三十六人。縱火圍  
匈奴使者。超手格殺二人。其吏斬其使及從士二十  
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帝遂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受使。寶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後果威震絕域。按超所率更士三十一人。其後所通者亦三十六國。又耿恭守疏勒。孤城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三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矢諸城上。酋長望見號哭而去。朝廷從司徒鮑昱之議。遣王蒙等救之。蒙已勝車師。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等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許。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出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畏為匈奴兵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呼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相隨俱歸。匈奴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糲勒時尚有三十六人。隨路死。至三月至玉門。關惟餘十三人。徐溫傳。楊行密起合肥。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後都揚州。宋史。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七郡。官軍莫敢犯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集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全

集書二編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此宣和三年事也。而小說家演之以三十六為天罡星。七十二為地煞星。共一百單八人。而宋史止言三十六人。淮安文獻志有載三十六人名號。而各為一贊。乃龔聖俞作。又魏天厓詩言宋江潛至李斯斯家。題詞于壁。有六六雁行連八九。則似真有此七十二人者矣。宋嘉定八年。淮浙江東西飢。都昌飢民聚為盜者三十六黨。元史至正七年。集慶路沿江盜起。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成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急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甯財賦。恐非國家所有也。啜齋錄云。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健。聚茅山一宮。縱橫出沒。三省擄兵不能收捕。殺傷官兵無數。朝廷召募鹽徒。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後此天下之人。視官兵為無用。四友齋叢說云。嘉靖乙卯。倭賊從浙江縣嚴衢過杭州。歷錢寧太平而至金陵。縱七十二人耳。南兵與之對陣。殺二把總。指

集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全

集書二編

擄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後漢書明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將軍。部帥有數千餘萬。皆着黃巾。分爲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同日反叛。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敬仲所記者十有二焉。

蘓東坡詩云。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

誰能識其全。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好。

心知口難傳。名勝志與化。南木蘭山下。其水自泉

州西南。兩下合澗谷之水。三百六十會流于此。宋李

雜書二編

卷之七

兌

倘湖小集

長樂賦。溉田千餘頃。莆人賴之。鯉魚無論大小皆

三十六鱗。天中記。天有九天。每一天俱列置三天。

合爲三十六天。玉樞經曰。玉霄一府所統三十六天。

長沙志。衡山軒翊。緯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

峯。天中記。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

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有一月風雨晦冥。土

俗云。是山與江神會也。麻姑紫壇歌。女媧鍊得五

方石。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

人具位。天中記。神農嘗百草。一日百死百生。其

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秦始皇分天下爲

三十六郡。柳子厚遺何蕃書。曾參從七十二人。致

禍負芻。然則曾子之徒亦七十二人耶。人有三百

六十骨節。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九

果賦云。三十六園之李。安慶府志。浮山在懷寧縣

東九十里。一名浮渡山。有三十六巖。七十二峯。可居

可遊。

雜書二編

卷之七

兌

倘湖小集

以設官爲戲

設官分職。無非代君理民。觀周禮一書。設其官而命之名。皆有深意。非偶然者。後代多有隨意命官。而近于戲者。夫天子無戲言。而況于設官乎。因彙而考之。

曹操時置發丘中郎將。南齊書虞愿先事宋明

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嘗着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

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關。愿爲其官。南史牟

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棋。品第二。帝亦好奕。與賄郡

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齊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

縣書二編 卷之十二 尚湖小築

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中書侍郎王

誕與太子石宰沈勁。尚書承都郎庾珪。彭城丞王抗

四人爲小中正。朝請宿思。庄傳楚之爲清定訪問。

玉塵集云。唐穆宗宮中牡丹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

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開元十年十二

月。太子中允張辟充知搜訪書畫史。天寶中徐湛充

搜訪圖畫史。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愚未能

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草木狀云。漢武帝時

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

李淳云。則天寵侍御者張景宗。其官號曰控鶴監。

吳志孫皓天紀二年。有鬼目菜生江八黃鰲家。依綠

菜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黃菜生工人吳

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八寸。下莖廣

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

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嶺南異

物志。交趾橘多置長官一人。秩三百石。至歲貢御橘

三國典畧云。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遙

郡君。以梁肉食縣邑。常于馬上設登禪以抱之。其御

馬皆籍以氈。屬被以金玉。食物有十餘種。號爲駁龍

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盧繡帳。半甚過于諸王婚

禮。齊主常親視馬。又以鷹爲凌霄郡君。五代史。劉

晏據太原。與契丹約爲兄弟。契丹以黃驢馬爲聘。後

與周世宗戰。高平敗。獨乘黃驢以歸。遂與黃驢治。祿

餽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金主亮常所

御小驢。號小將軍。

御小驢。號小將軍。

遺骨之異

人之精魂既化。而遺骨未即速朽。淺識者以爲冥漠無知之物。然亦有不可褻視者。成化間。宦官來定。飯于海子口楊樹之下。見樹邊一骷髏。以生薑一片置骷髏口中。問曰。辣否。隨聞應聲曰。辣。定驚躍跨馬。卽歸。隨聞辣辣之聲。入耳不已。臥病數日而卒。凡江濱沙灘。有骷髏暴露于地者。牧豎虐戲。溺小水于其口中。爲之作禮。則骷髏隨其身而滾行。以石擊碎乃已。則安可以其無知而欺之耶。夫掩骼埋胔。見于月令。棄書二編 卷之十二 奎 倘湖小集

古之仁王。于鳥獸之遺骸。尚收掩之。况人爲同類。漫不經意。其可哉。鈞玄云。秘書郎喬中山言。至元十年。自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于道旁。有人骨一具。跌坐若自生成。與石立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然何據而稱爲杜少陵之骨乎。尚書故實云。公常于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于常。然何據而稱爲昭明太子之骨乎。文昌雜錄。華岳山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屍。齒髮皆完。

有跡。遂人多以酒洒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棚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未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褻侮耶。明道雜誌。長安有安姓者。家得明皇蠟燭。光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甲于長安。遂爲巨族。後其家析居。爭蠟燭。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一純志武彖山有巖。巖中半壁有石室。室前有黃心木如柯。上列置蛻函中。藏仙蛻。皆赤小而紅色。世傳方外之士得道尸解。悉于此蛻骨。山堂肆考云。武彖山神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在崇安。其山卽人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兩岸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插石罅間。似皮舟。舩棺柩之屬。柩中有遺骸。外列陶器。皆未壞。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蠻彝所居。而漢所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爲衆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塚。人共見其塚中有一蠟燭。極大。疑卽蒙燭也。明嘉五年。張榮爲高平皮邏主。時值曹賊寇亂。見山中。



起人馬鎧甲聲。謂疑賊上巖。出欲擊之。到山無人。明日往視。惟見髑髏百頭。布散山中。京觀漢記。陳龍字昭公。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有鬼哭聲。龍使吏案行。還言。昔歲舍卒時。骸骨不葬者多。龍乃勅縣收葬。由是遂絕。鐵圍山叢談云。蔡京于崇寧末。以使相就第。賜第閭闔門外。俗號梁門。修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塚誌文。又多得婦人脛骨。卒長于今。時男子長大幾十焉。或謂常觀俠晉間。古長平為秦白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隋唐時。如今人寢小短。釋氏之語或不妄。述異記。陳留周氏婢名興。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乃見朽棺。髑髏草生眼中。便為拔草。即于其處得一雙金指環。伽藍記。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巢圓。裝傳。離羅城中有佛頂骨。廣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體蓋如荷。梁佛眼圓。睛狀如奈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鉢杖。以銀為環。梁僧為倚。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天中記。會稽有防

風鬼。屢見城邑。常踞雷門上。脚垂至地。晉橫陽令。韜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夫吳王發地而得專車之骨。以問孔子。孔子對之。以為此防風之骨矣。乃得有鼓雷門上。而脚垂至地者。又是防風氏何哉。天中記。稽叔夜康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如為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餘。遂收葬之。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其妙。都不遺忘。幽怪錄。元和初。建陽縣界山中。墜仙人棺。棺中脛長六尺。青瑩如玉。上清宮雜記。云。龍虎山東偏岩。鑄舊有三棺。巖壁峭立深溪中。非人跡可到。往記為仙蛻。墓此。或云。因風雨雷電。則復如初。或云。堯時民避水遺跡。云。元至正間。居民繫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鈎鈎斷二棺。皆楠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見宋洪錫明危素諸記。至今一棺猶存。製若床厨。以有門可開。闔。色若淡黃檀香。或方如水匣。長短不齊。坐落各岩隙。繪圖云。武彝山接筍峯下。有歷朝以來蛻仙。其

一十四軀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歲遇大旱迎歸其家禱雨立應。寶謝畢明日將具齋供送還故處則脫仙夜中自歸塢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如此。又武彙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折而上如在半空逶迤又過水涯道院見一龕石罅中訊之道士云此嘉靖十年廣信府曉仙也俗呼魔仙甚清癯肌如腊目如電皮毛爪髮宛若生有御史某來易其處號曰昇仙。

藥書二編

卷之十一

雜

仙術小集

人之元神

仙傳拾遺云馬周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勅之下佐于國而沉溺于酒泊沒風塵間二十一年袁天綱相其將死教之隨騎牛老叟入山叟顧見之謂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召汝即引入宮闕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使人送之別院中觀其門則姓名在焉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立于前曰我等輩皆先生五藏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于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于神室也周瞑目久之忽覺心智明悟并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貞觀中累居大任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微命無復留也翼日無疾而終洛中記異云唐高祖起兵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南部新書河東裴章者其父曹常鎮荊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竟棄妻子洛中過門

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命。常剃髮。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叙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即君必貴。今則不然何也。章因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懇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每口其下。以刃割腹。于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生魂能懇上帝。此亦前所未聞。生魂登即元神耶。廣五行記。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于其身中。謂廣曰。我心神也。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桓譚新論。揚子雲于成帝時。上幸甘泉宮。召使作賦。子雲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太少氣。病一歲卒。珍珠船云。江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卽五臟神。片公見聞錄。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童子曰。吾乃汝之五臟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飯。訖之食。始。叔輩血未幾遂以論奏逮下獄。又見文公晚年。嘗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年後。每在肩膊之間。

### 鳳麟有種

人家有令子。則稱之曰鳳毛。而毛詩云。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角。振振公族。麟之定。振振公姓。則是鳳麟未嘗無種。朴子曰。麟鳳以形狀爲別。聖人以心神爲異。太平之世。鳳凰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凰去之。此則鳳有種明矣。鎮江府志云。萬曆十一年。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牛產麟。先是旺一家。每夜有赤光上騰如火。麟產後。其光不見。其狀遍體鱗紋。色青黑。玉頂光潤。氤氲若雲氣。然口紅色。領下有髯。項皆細鱗。具九孔。臍以後具六孔。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鱗。上有橫紋五。豎一如王字形。尾皆細鱗。尾稍一全鱗。髮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紋二三見而已。甫生。聲如洪鐘。衆咸指爲怪。驚而瘞之。越日。鄉人殷士望等聞知。往啓而濯之。傷悼良久。繪爲圖。郡侯龍溪王公應麟。命堇于北固山。二賢祠左。又二十五年春。旺之族家朱復產一麟。其牛卽前產麟者之子也。麟狀大如前。麟微有毛。目赤若

流丹額有紋如王字。近時細鱗尤整密。餘皆同前。生數日死。亦羣北固山。為雙麟。塚五歲。丹青。麟亦近古。未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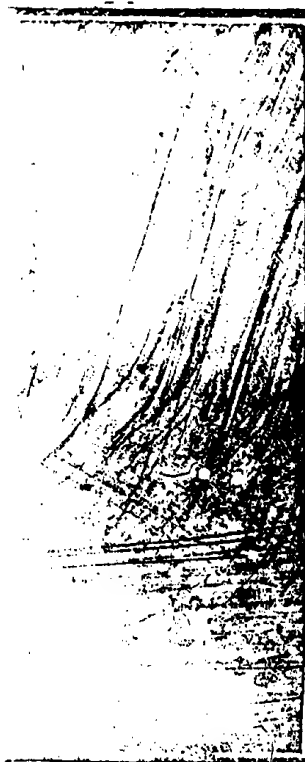
以蟲為食

陸機廣要云。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無。昔人啖之。又謂南人照蟬取而食之。翼越通云。雲南廣南順城諸。俗好食蟲。漢書尉佗獻文帝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注桂樹中蟲。漬以蜜而食之。蘇林曰。漢嘗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老學庵筆記。廣人于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公醬。此即禮所謂蜺醢。三代以來。固以為食矣。然則漢人以蜚祭宗廟。曷足怪哉。朝野僉載。嶺南苗獍好食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蟬藥書工編。卷之三。備湖小集。者。飼以蜜。釘之筵上。瞬瞬而行。以筋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可談云。瓊管獍人食動物。凡蠅。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乾膜。子云。劍南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蠅蟲。每令人散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甚佳。詞林海錯云。曹大家東征賦。登巢椽蠹。胡人燂蠶。中國亦有取蜂蠶為醢者。即古人登巢椽蠶之遺意。陸機疏云。蜚蠊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中陰雨時。地中出。今人  
燒炙蝦之。樊光曰。是糞中蠅蟲。隨雨而出。朝生而暮  
死。前蜀志云。劉隱者成都人也。少時常賣西川鹽。  
軍使書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艱  
難。賁賤皆杖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逐之。有一  
人背籠而來。將隱入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谷。俱絕  
高深。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至則謁諸大校。逢迎意  
良厚。于是烹一犢兒。先取犢兒結腸細蕪。置盤器間。  
徐以醬調入鹽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蕪爲聖蠶。非  
藥書二編 卷之十二 宜 備湖小集

此味則賓筵不具也。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者。乃取  
麻蕨蔓蟲。如今之刺豚者。以荷葉裹而蒸之。故名。其  
他風俗多與蜀中殊。表中郎醉叟傳云。楚西荆澧  
之間。有一異人。着七梁冠。身衣錦繡。狀甚奇古。腹如  
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爲醉叟。隨行惟  
一弟子。手携黃竹籃。籃中盡貯乾蜈蚣蜘蛛。癩蝦蟆。  
及一切蟲蠃之屬。人或覓之。無不駭走。問其所畜諸  
毒何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非可卒致也。市  
中童兒爭覓毒蟲數十種。見異人飲時。悉以供與。皆

擊而生嚼之。如得米嘗。若噉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  
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夜雜以松  
栢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蛇蜥鬚髯之際。  
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者。異人恣意飲  
啗。似有盈味。嘗曰。蠍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  
味又次于蠍。蜘蛛則以小者爲貴。諸蟲中惟蠃不可  
多食。多食悶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更不穀食。  
盡日沉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宿人  
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八字。行住  
坐臥。斯須不忘。言人往事。率多奇中。人以苦澁相苦。  
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醉。然後去也。



博學彙書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來集之撰凡讀書所得隨筆記錄不分門目惟以類相從鱗次櫛比俾可互證視他書叢襍無次者較爲過之然所采多小說家言如拾遺洞冥諸記是豈足取以爲據乎

堯山堂外紀一百卷(一)

〔明〕蔣一葵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堯山堂外紀序

余是夏仲舒似集于甲午云集豈以每事  
必清仲舒仲舒亦為余侃侃示以恬恬當  
是時余與周幼潛氏莊中仲舒不常先適  
仲舒飯亦飯行亦行山亦止仲舒安小憩極  
呼遂旅主人為何出讓何所據名碩云何

堯山堂外紀

序一

事多之何隨所指而老為臺銘碑老對  
辭錄他僥披披扣掩素數人偃寔臥遊曰  
吾在也陸子美梁父熱仲舒譚謬而玉則  
相文注述吾多目力所窮之識所到一色不忘  
強風定息為人而四讀亦殊由仲舒飛覽  
內之歷之皆可發涌飯跟援筆視端表以

萬國皆服三子于其末如足界存爵能  
朱熹系時時從中竊說曰宜知溪林之  
迹庶乎能宅初浩初浩曰仲舒志之為余  
福示少而得先山堂外紀事先山在仲舒之  
至繫也系少之廢之而雖極學上之迷司  
觀不休為乃其面更再少不雪丁張若

卷中堂集

序二

支兵履殿太夫人暨伯氏奉父繼統筆  
其映燈溪泊狀未嘗不恍然自失夫之矣  
行畏子若學不倦何以加焉仲舒曰余不  
肖故懷前狀以告之曰此生精力雖餘以應  
制科大指乃在著述出以高氣何能輕重  
其固者所以自重已遂相接入法余三人

不第後歸而仲舒行前報示哀搜其副  
怪即詰謫夢痛憶如也其曰系稱之先仲  
舒也仲舒或歷落未偶既愈老愈焦揣  
摩出屋中書為先山堂外紀事存焉  
因指以付梓之案視余之更白卒第而吟嘯  
此亦何必減說苑耶余觀左氏曰言氏自

卷中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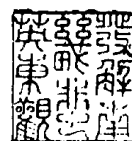
序三

為歸張文幸乃其冷迷前人子職生瑛  
尾蔑示平倫一切更河寫坐之然極手附  
子之說其為統屬點染于子我以漢之味  
噴程為生氣且又章不離樸不消大且  
澄觀在弟自出之然其傳神寫照故在阿  
堵支安所以久存乎環而遠過玉圃而己



竟也常代楊用注云元美此好彌羅造轉  
 然撥情致三人既偶是彌也素宿以淡信  
 以因修德彌心元美之滑稽風雅不意也  
 之全雅惟似以時宿新素服文仲詩劉洪  
 洛曰潘公勉刻主人告疎竭口之則洞一託  
 危素時竟初探而微既造後仲舒托危  
 以貴人之飽而丘而玄司曉在漢林鴻  
 既墨既在信之輒波而價元美于饒  
 之食如餐而危之亦素親仲舒托聲  
 入林似讀而既以不我此之事呼危  
 事豈極不既示人以朴也耶余且補  
 而入之以終好句在

第層丙午人日季秋筆於卷仲友又記



袁山堂外紀小序

昆陵文士之淵藪也余以謫居皆得  
交一臂而窺其一班尤溪知所為將  
仲舒孝廉者雅以著書為業窮  
搜博覽即門牆柱壁皆施筆研不  
以貧窶廢也凡繙閑諸書遇賞心

序六

者輒片紙錄之歲月寢淫而外紀成  
好奇之士往往私相傳寫付之殺青而  
竟莫知為誰也今其書具在大者詞  
事俱統細者謠言微中作者苦心見  
者快意是安能禁其弗傳而何者  
廉之退焉若有所負耶蓋孝廉之

父曰小山公嘗戒孝廉堂意舉業毋  
務涉櫛雜書以分專心孝廉實私竊  
好之乃至今而恰甚風本者曰是也非  
吾父意也而整以袁山堂者志美牆  
之思也孝廉之心愈苦矣昔中郎白論  
衡私之帳中云昂序三都免霞詭

序七

上叙紀成于暇日而既不能秘之又何  
以予叙為非予固不知孝廉之所以  
為真孝廉也不但以其誤于讀書而  
之敢輟數語以質諸孝廉果有若乎  
其心否

萬曆乙巳冬日閩中友弟張大光書

于昆陵青士過

堯山堂序



序八

堯山堂外紀敘

聞之古今之收存而弗備又云一事  
不知儒者所恥左傳卷而中道皆  
甜何歧內外考而上下必索固  
別其纖說若篇時隘字遺汲塚義  
鍾代而不棄英圖然仲尼約之實

序九

書馬遷鳩諸國史鉤探纂言又詎  
可缺如也廼儒家老生拘方匠意謂  
此吾博士孝友擯之不談弗亂采  
以為外史之不可廢者三統經之叙  
孰亦天地就渾以前孰亦古之世法  
通鴻蒙于吳頊窮亥步于幅輿

量越殤而較羸弱則十岳所來不  
第餘里道山以著不越三千年何美  
太倉一棒太初一瞬耶傳耳目不逮  
學闕未周而遂概之曰苟人之以  
張碣石之所籠罩則彼洞玄之經松  
遺之記路史之體傳何不付之祖就

序十

之談乎誅謂驗貳負覈騶牙亦古之  
孫之情不可量也則外史之可以存  
遺而彰化也表集百狐翠亨一羽故  
皇覽教書翰林悅性抱山寶海藻  
絕書心既壞域之名美則章甫不用  
于所職貢之為阻則重澤如達于周

此子雲所以裁筆問方之而隱隱之  
黃衣雲和以為紀郡國之碑古小  
說而述之也可以資文之贊治也德  
虧小物則不成道昧通之則不明在  
生不云乎道在瓦礫立溺遺何至廢  
也然流浪之影微訓于自求亦山之

序十一

天悟言于著政不惟是也彼禪那之  
遙構安得于漸多之巧中在何邪  
于樓臺結構者有無心之悟維飛  
於欄楯闔聲者細小玉之詩之為  
無心何實不惑可以高德而契之也  
庶幾錯綜文苑不徒鼓以波郭而

已余友翁仲舒氏學富矣較之奇  
才高學鉢之敏事自綉系雅志編  
纂之觀則登弗拘雅俗同好華  
不問古今如開武庫五兵隨心用之  
似張錫樺百練惟其聚矢名標叙紀  
猶慙小道之親繫曰堯山願有終

序十二

予之業生諸烟煙之無可護者乎  
余以十年慨於一日落筆遂書而  
序之此亦為仲舒約稿也  
萬曆丙午春朋友弟吳吳書



堯山堂外紀顛末

余生數未燥先府君小山翁見背母  
喪孺人齋素奉佛辟經以伴朝夕  
課賤兄弟讀舉子書家亦赤貧歲  
又大稔米不可得食自麥孺人私啖  
麤而已麵啖賤兄弟不使賤兄弟知

堯山堂外紀

序一

也時余纔六齡家兄春甫亦僅十齡  
爾已余聰穎故遜家兄而苦強記然  
氣故孟浪舉子書不喜喜齋諸諸  
書見離律有味乎其言之惟恐易  
盡蓋年十二時而所覽睹多矣家  
無書得諸尾生什九有蓄異書上少

徒步如十里外必得之然善書  
護書人不斬與每乞一編歸窮日之力  
閱之疲則就佛前長明燈閱畢乃  
已漏下二十刻然有睡思余彊睜兩  
睛而家兄嘆以火酒令不至眠以此目  
力耗於火光令遂盲於夜讀年十

山堂外紀

卷二

五即換一經繙口四方交道日廣見  
國日空博而童時之癖滋甚間  
嘗謂為代騷人墨士負有當世至  
名其所著撰琳琳琅琅膾炙人口願  
稍涉什錦見謂無闕世教邪為  
高頭巾先生唾棄達漚臧不傳尚

論去無從窺豹一斑深可惋惜友  
蟲吟鳥鳴樵屬天籟初出自錦腸  
繡腹志乎愛命童子以奚囊隨  
會解順家則以片楮錄之裁有  
正集不錄錄教見於稗官雖史不  
經人見也去歲久彙次成帙命曰堯

山堂外紀

卷二

山堂外紀堯山堂余讀書名曰堯  
山志先君之思也日月駸尋年且及  
強而後得補弟子貢又三年乃獲  
收於鄉刻而孺人不及待矣嗚呼痛  
心哉倘余能念母氏啖麩課讀之心  
以廿年多用精袖作畢用之乎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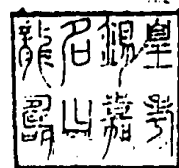
書則何業弗精士庶幾蚤有成立俾  
母氏得受一日之養可免為天地間罪  
人竟溺於宋景文之好因循以有今  
日致身不堂風木之悲何嗟及矣於是  
取前所錄悉付之祖龍矣勿以賊友之  
之子益甲午九月也戊戌南窓漫白

老山堂外紀

卷四

下是市中有獐是書者驚汗浹背  
亟追其故則書賈悅矣童購得副墨  
以授剽剽是甲午前事云業現派  
布不能禁文不行徒傷雅道且悖  
孝思因撫其顛末以暴余過用諗夫罪  
我者是歲秋九月石原居士蔣仲舒

書於天界寺中



老山堂外紀

卷五

堯山堂外紀總目

卷一

黃虞三代

竇封子

白帝子

許由

虞帝

方回

夏禹

履癸

商胥餘

墨兄

周車歷

成王誦

葛由

穆王滿

長桑公子

尹伯奇

堯山堂外紀總目

卷二

列國

甯戚

百里奚

楚王軫

吳王闔閭

越王句踐

趙簡子鞅

魏文侯斯

韓憑

羅敷

馮煖

趙公子勝

楚襄王橫

秦始皇政

西楚霸王籍

卷三

漢

高帝邦

張良

夏侯嬰

淮南厲王長

梁孝王武

蘇耽

丁令威

陶安公

竇玄

卷四

漢

武皇帝徹

董仲舒

東方朔

司馬相如

灌夫

韓嫣

堯山堂外紀總目

卷五

漢

昭帝弗陵

蘇武

王吉

王褒

匡衡

諸葛豐

五鹿充宗

王孺

成帝驚

馮野王

翟方進

鮑宣

楊雄

蔣詡

卷六



漢

世祖秀

郭况

陰長生

馬援

張堪

樊曄

戴憑

明帝莊

周澤

廉范

黃香

梁鴻

班固

班固

張霸

吳資

張衡

卷七

堯山堂外紀

總目

王

漢

桓帝志

朱穆

仇覽

邊韶

靈帝宏

胡廣

趙壹

皇甫嵩

獻帝協

劉虞

劉表

仲長統

蔡邕

鄭玄

孔融

禰衡

魏伯陽

焦光

卷八

三國魏

武帝操

文帝丕

曹植

楊修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瑤

應瑒

劉楨

繁欽

吳質

楊豐

明帝叡

應璩

程曉

稽康

阮籍

鍾毓

鄧艾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四

卷九

三國蜀吳

龐德公

司馬徽

諸葛亮

張裕

馬良

秦宓

支謙

周瑜

諸葛恪

薛綜

張純

韋昭

賀邵

宋主皓

卷十

六朝

司馬懿

賈充

傅玄

李密

山濤

劉伶

王戎

孫楚

賈謐

束皙

石崇

潘岳

左思

陸機

張載

夏侯湛

張翰

劉寶

謝鯤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卷十

六朝

劉琨

祖逖

鄧攸

葛洪

郭璞

殷琰

庾亮

桓溫

殷浩

王羲之

謝尚

謝安

卷十二

六朝

王胡之

習鑿齒

孫綽

郝隆

袁喬

袁宏

顧愷之

戴逵

王珣

王恭

桓玄

吳隱之

陶潛

卷十三

六朝

武帝裕

文帝義隆

謝晦

堯山堂外紀 總目

謝靈運

顏延之

何長瑜

王歆之

范曄

袁淑

鮑照

王玄謨

沈慶之

孝武帝駿

謝莊

王或

何偃

晉熙王昶

丘靈鞠

袁粲

卷十四

六朝

高帝道成	稽淵	武帝續
宋廓	王融	謝朓
劉繪	張緒	周顒
東晉侯寶卷	王儉	
卷十五		
六朝梁		
武帝衍	昭明太子統	
簡文帝綱	元帝繹	蕭範
光山堂外紀	卷目	七
釋寶志	釋法雲	陶弘景
曹景宗	何敬容	
卷十六		
六朝梁		
沈約	江淹	任昉
劉孝綽	王僧孺	
柳惔	吳均	何遜
王籍	王筠	庾肩吾

徐摛	劉之遴	高爽
衛敬瑜	江革	
卷十七		
六朝陳		
徐陵	陰鏗	虞寄
張正見	沈炯	周弘正
謝貞	陸瓊	伏知道
江總	孔範	長城公叔寶
光山堂外紀	總目	八
徐德言	沈滿願	
卷十八		
六朝	前趙後趙前涼秦燕後涼北涼	
陳安	汲桑	邵嘉
宋纖	韓博	辛攀
蕭洪	王猛	趙整
梁謹	王嘉	慕容垂
呂光	胡叟	

卷十九

六朝 北魏

道武帝珪 孝文帝宏 彭城王勰

王肅 褚綽 祖瑩

李謐 胡武靈后 臨淮王武

河間王琛 蕭綽 馮元興

宋世良 溫子昇 邢邵

節閔帝恭 武帝修 孝靜帝善見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九

董紹 鹿念

卷二十

六朝 北齊周

齊神武歡 高昂 魏收

陽休之 盧元明 王昕

楊愔 盧士深 盧詢祖

顏之推 蕭慤 徐之才

和士開 熊安生 祖珽

齊後主緯 周明帝毓 高琳

王褒 庾信

卷二十一

六朝 隋

楊素 牛弘 賀若弼

崔弘度 杜公瞻 薛道衡

王胄 柳謦 煬帝廣

乙支文德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十

卷二十二

唐

文皇世民 孔紹安 李百藥

崔信明 崔善為 虞世南

許敬宗 杜淹 溫彥博

歐陽詢 長孫無忌 蕭翼

李義甫 上官儀 關立本

郝處俊 杜易簡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李榮

卷二十三

唐

武后鑒 中宗顯 張鷟

張元一 郭震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喬知之

沈佺期 宋之問 崔日用

老山堂外紀

總目

十一

李日知 李景伯 趙謙光

趙仁獎 陸餘慶 權龍褒

卷二十四

唐

明皇隆基 崔湜 王灣

張敬忠 邵景 任端

鄭繇 史育 薛令之

李昂 劉晏 劉朝霞

黃幡綽 葉法善 高力士

郭紹蘭

卷二十五

唐

張說 蘇頲 李邕

張九齡 李適之 賀知章

蕭穎士 王昌齡 祖咏

崔署 陶岷

老山堂外紀

總目

十二

卷二十六

唐

王維 孟浩 李白

杜甫

卷二十七

唐

顏真卿 李泌 顧况

李源 秦系 元載

楊綰	袁德師	張志和
陸羽	僧皎然	
卷二十八		
唐		
劉長卿	韋應物	錢起
李端	韓翃	李益
闕濟美	竇叔向	冷朝陽
戎昱	韋阜	陸暢
尹山堂外紀 總目		一一
朱滔	李錡	
卷二十九		
唐		
韓愈	柳宗元	劉禹錫
呂溫	張籍	王建
歐陽詹	陸長源	崔護
杜羔	鄭還古	周匡物
沈亞之	施肩吾	

卷三十		
唐		
裴度	王播	李逢吉
李翱	李約	李涉
卷三十一		
唐		
李賀	盧仝	孟郊
賈島	平曾	楊衡
尹山堂外紀 總目		十四
張祐	裴航	
卷三十二		
唐		
元稹	白居易	楊汝士
薛濤		
卷三十三		
唐		
牛僧孺	李程	李紳

李德裕	白敏中	崔鉉
馬植	姚合	張又新
胡釘鉸	郭捧鈞	章孝標
卷三十四		
唐		
文宗誼	柳公權	楊敬之
王彥威	劉得仁	杜牧
魏扶	范鄴	雍陶
老山堂外紀	總目	十五
李商隱	盧肇	裴思謙
許瀍	薛逢	趙嘏
薛能	張祜	
卷三十五		
唐		
宣宗忱	鄭顥	裴休
溫庭筠	段成式	李羣玉
韋蟾	鄭重	曹鄴

陳陶	林傑
卷三十六	
唐	
陸龜蒙	皮日休
許棠	任瀼
李山甫	袁皓
姚巖傑	鄭昌圖
高駢	馬真
老山堂外紀	總目
韓定辭	十六
卷三十七	
唐	
昭宗晔	司空圖
吳融	張翥
鄭綮	杜荀鶴
褚載	王穀
路德延	裴說
	曹唐
	翁承贊
	張曙
	崔沆
	鄭谷

韓浦	任翻	唐球
釋森已		
卷三十八		
五代	梁唐晉漢周	
陳搏	李琪	王易簡
馮道	楊凝式	和凝
唐莊宗存勗	韋吉	
桑維翰	王仁裕	庾戴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十七
孟貫	李慶	于則
李善寧		
卷三十九		
五代	吳越荆南湖南	馬希振
吳越王鏐	羅隱	孫承祐
毛勝	梁震	孫光憲
李郁	廖光圖	劉昭禹
徐仲雅	鄧洵美	李觀象

卷四十		
五代	前後蜀	
王後主衍	釋貫休	韋莊
盧延遜	牛嶠	顧夔
楊玠	炭繼圖	李廷璧
黃崇嘏	僧可明	歐陽炯
歐陽彬	李昊	蜀孟主昶
卷四十一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十八
五代	南唐	
烈祖昇	元宗璟	後主煜
宋齊丘	李建勳	沈彬
李家明	馮延巳	江文蔚
韓熙載	舒雅	伍喬
孟賓于	潘佑	徐鉉
楊鸞	張泌	
卷四十二		



宋

太祖匡胤 范質 陶穀

李昉 郭忠恕 曹翰

王嗣宗 僧贊寧 丁文果

卷四十三

宋

太宗昀 呂蒙正 張齊賢

蘇易簡 胡旦 梁顥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十九

王禹偁 孫何 羅處約

姚鉉 楊徽之 楊朴

潘閔 僧惠崇

卷四十四

宋

張詠 寇準 王曾

朱昂 楊億 錢惟演

劉筠 王欽若 丁謂

陳彭年 鮑當 孫冕

石延年 魏野 林逋

卷四十五

宋

仁宗禎 張士遜 陳堯佐

薛奎 蔡薺 梅詢

楊諤 王奇 張方平

陳執中 石中立 陳亞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

柳永

卷四十六

宋

夏竦 晏殊 宋庠

刁約 張先

卷四十七

宋

韓琦 范仲淹 文彥博

蔡襄	王素	余靖
李師中	趙鼎	包拯
邵雍	司馬光	
卷四十八		
宋		
歐陽修	鄭獬	滕元發
馮京	王俊民	李渤
褚歸	黃裳	焦蹈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一
吳儔		
卷四十九		
宋		
梅堯臣	蘇舜欽	劉敞
孫洙	韓鎮	楊鐸
賈收	劉棻	陳烈
李觀	張景	
卷五十		

神宗頊	王安石	王安國
曾公亮	呂惠卿	廬象
劉景文	楊德建	郭祥正
王介	蔡肇	王欽臣
卷五十一		
宋		
王珪	王琪	元絳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二
王觀	蔡挺	蔡確
章惇	舒亶	
卷五十二		
宋		
蘇洵		
卷五十三		
宋		
黃庭堅	秦觀	張耒

晁補之	文同	趙令時
孫賁	陳慥	王詵
李廌	佛印禪師	僧仲殊
僧參寥	周韶	
卷五十四		
宋		
陳師道	張舜民	楊傑
朱芾	賀鑄	司馬槲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上三
胡致隆	潘大臨	謝逸
徐俯	韓駒	饒節
曾惠洪	李清照	朱泚真
卷五十五		
宋		
徽宗佶	蔡京	張商英
王黼	林靈素	雍孝聞
薛昂	王汝中	蔡薳

曾組	周邦彥	万俟雅言
晁端禮	宋齊愈	宋惠直
邢俊臣		
卷五十六		
宋		
呂希哲	孔平仲	侯蒙
晁說之	張璪	鄒浩
張守	霍洞	孫覿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四
汪藻	陸元光	周知微
周紫芝	陳師錫	何大圭
梅執禮	孫覿	關泝
陳蒙	康執權	范周
鄧肅	陳東	聶昌
卷五十七		
宋		
高宗禔	洪皓	張浚

明銓	趙昂	韓世忠
岳飛	胡寅	王質
陳克		
卷五十八		
宋		
秦檜	康與之	張彥寶
陸士規	張孝祥	陳修
彭演	陳彥才	朱敦儒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五
陳與義	宋自遜	許左之
李和父	宋慶之	陳楠
卷五十九		
宋		
孝宗春	曾觀	于國寶
吳玠	洪邁	葉顥
魏杞	趙雄	辛棄疾
甄龍友		

卷六十		
宋		
周必大	汪應辰	王十朋
范成大	楊萬里	朱熹
劉光祖	謝希孟	真德秀
卷六十一		
宋		
陸游	李夢	史達祖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六
高觀國	劉過	易祓
李壁	徐淵子	戴復古
戴羽	袁樵	姚鑄
曹豳	卓田	劉克莊
王邁	趙孟堅	龔孟鑑
卷六十二		
宋		
韓侂胄	京鏜	趙師異

史彌遠 鄭清之 馬光祖

方岳 謝方叔 吳潛

賈似道 文及翁 葉李

卷六十三

宋

江萬里 文天祥 陳文龍

陸秀夫 謝枋得 鄧剡

家鉉翁 信世昌 謝翱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五

劉會孟 鄭思肖 汪元量

唐珙

卷六十四

宋 通金

東丹王突欲 趙延壽 韓徽如

韓正 趙良嗣 天祚文妃

虞仲文 宇文虛中 吳激

蔡松年 高士談 馬定國

朱之才 翟欽甫 王徽

卷六十五

宋 金

廢主亮 劉瞻 王寂

趙可 孟宗獻 景覃

党懷英 王庭筠 蕭貢

劉昂 趙秉文 王中三

卷六十六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六

宋 金

章宗璟 趙淵 周昂

田琢 孫鐸 李純甫

許古 王或 董文甫

麻九疇 王予可 王特起

卷六十七

宋 金

密國公璘 苑中 李獻能

元		李汾	呂大鵬
王渥		史才	元好問
卷六十八			
元		北狄稱銀曰蒙古元之先號蒙古若因女直號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始改號元	
楊奐		王和卿	關漢卿
馬致遠		唐玉	蔣捷
卷六十九			
元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二十九
劉秉忠		郝經	伯顏
張弘範		盧摯	姚燧
陳孚		呂微之	梁棟
卷七十			
元			
龍仁夫		趙孟頫	鮮于樞
馮子振		滕賓	釋明本
卷七十一			

元		賈雲石	喬吉	張伯遠
王元鼎		劉庭信	周德清	
卷七十二				
元				
李孟		歐陽玄	黃潛	
袁桷		王士熙	黃清老	
薩都刺		謝宗可	段天佑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三十	
雅琥				
卷七十三				
元				
文宗		圖帖	范梈	楊載
虞集		揭傒斯	張天雨	
欣笑隱				
卷七十四				
元				

順帝 秦王伯顏 脫脫

梁王字羅 方谷珍 張士誠

李思齊

卷七十五

元

呂思誠 王叔能 陳旅

傅若金 達兼善 達理馬識禮

余闕 貢師泰 成廷珪

老山堂外紀 總目 三十一

張翥 張昱 王冕

趙沔 陶宗儀

卷七十六

元

潘純 高斌 顧琛

袁凱 陸象翁 張明善

唐志大 柏子庭

卷七十七

元

楊維禎 倪瓚 顧瑛

丁鶴年 復見心

卷七十八

國朝

高皇帝

建文帝 劉基 宋濂

朱升 方孝孺 練子寧

老山堂外紀 總目 三十一

鐵鉉 茅大方 胡閔

卷七十九

國朝

劉三吾 張以寧 花綸

任亨泰 孫資 凌雲翰

胡虛白 張尚禮 張琬

彭友信 顧祿 鄧伯言

錢宰 應履平

卷八十

國朝

高啟

楊基

張羽

徐賁

林鴻

浦源

瞿佑

黎真

卷八十一

國朝

文皇帝

姚廣孝

夏原吉

堯山堂外紀總目

王圭

解縉

胡廣

曾察

王侁

王紱

林誌

高棟

高舉

王英

杜庠

卷八十二

國朝

章皇帝

楊士奇

楊榮

何文淵

吳訥

陳繼

張鐸

黃潤玉

陳信

陳詢

茂彪

章孟端

吳偉

沈愚

卷八十三

國朝

于謙

王清

郭登

尹昌

徐晞

徐有貞

湯胤勳

王偉

韓雍

王越

堯山堂外紀總目

李西

卷八十四

國朝

劉溥

劉珏

聶大年

劉泰

陸昂

王澄

林环

張錫

沈宣

劉英

周鳳

翟永齡

馮徽

沈賢

卷八十五



國朝

施槃

張和

林聰

劉儼

姚夔

周洪謨

下榮

岳正

柯潛

陸景

彭華

黎淳

陸鈇

羅璟

鄭文康

卷八十六

國朝

光山掌外紀

總目

三十五

程信

盛景

張寧

丘濟

吳伯通

陸容

莊景

張弼

陳獻章

胡居仁

陳愛

卷八十七

國朝

李東陽

陳音

程敏政

邵珪

楊光溥

卷八十八

國朝

羅倫

畢瑜

張昇

費閻

吳寬

王璠

劉戩

王琰

傅凱

羅鑒

趙寬

彭福

諸曜

李旻

邵寶

程楷

光山掌外紀

總目

三十六

卷八十九

國朝

敬皇帝

鄒智

李文祥

楊茂仁

胡權

盧瀚

李瓚

趙鶴

陳琳

張恩

魯鐸

董玘

顏昂臣

魏校

馮蘭

卷九十

國朝

馬文升 楊一清 林俊

林廷玉 喬宇 胡世寧

王守仁 韓邦奇 黃華

卷九十一

國朝

桑悅 祝兄明 沈周

陳震 楊循吉 都穆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三十七

唐寅 張靈 蔣燾

陳玉 垂夢堂 明月舟

卷九十二

國朝

李夢陽 顧璘 邊貢

王九思 朱應登 康海

王騏

卷九十三

國朝

何景明 徐禎卿 鄭善夫

孟洋 殷雲霄 王韋

方豪 孟珩卿 朱桂英

鄒妙端

卷九十四

國朝

穀皇帝 寧庶人 劉瑾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三十八

孫一元 王磐 強晟

陳全 戴宗吉

卷九十五

國朝

戴大賓 楊慎 張鰲山

常倫 唐皋 薛蕙

舒芬 崔桐 汪應軫

王庭陳 陳沂 王梟

黃佐 敖英

卷九十六

國朝

肅皇帝 蔣冕 張孚敬

桂夢 少獻夫 夏言

嚴嵩 胡繼宗 任佃

徐如珪 嚴訥 張居正

李言恭

堯山堂外紀 總目 三十九

卷九十七

國朝

文壁 王寵 黃肖曾

李嵩 高瑤 陳瓚

張傑 郎瑛 程文獻

張嘉猷 何良俊 田藝衡

蕭鳳賢

卷九十八

國朝

廖道南 高叔嗣 袁褰

陸粲 顧明 皇甫汈

蘇志皋 蔡汝楠 許穀

王維禎 朱曰藩 喬世寧

劉鳳 李春芳 楊繼盛

諸大綬 范應期 袁宗道

卷九十九

堯山堂外紀 總目 四十

國朝

李攀龍 王世貞 余應舉

吳國倫 宗臣 徐中行

梁有譽 謝榛 侯一元

穆文熙

卷一百

國朝

倭國 安南 占城 總目畢

泰山堂外紀卷一

晉陵蔣一葵仲舒甫編

黃虞三代

寧封子

列仙傳黃帝時人按帝紀黃帝時有寧封為陶正或即此人

黃帝之前寧先生者嘗遊崑丘之外有蘭沙之地

去中都萬里其沙如細塵風吹成霧泛泛而起

有石藍之花輕而堅動千年一開隨風霏霏名

曰青藍花又有魚鱗龍蛇飛於塵霧中先生遊

境山堂外紀卷一

其地食飛魚而死臥沙百餘年蘇然而起形容

復故乃作遊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

歎食飛魚

白帝子

太白之精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

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

絕俗稱為白帝之子降乎水際與皇娥燕戲迄

此無桐峰梓琴皇娥倚瑟而清歌云天清地

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

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

未央白帝子答歌云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

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

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海浦

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因錡曰窮桑氏

許由

字武仲隱居潁水之陽堯召為九州長

指欲飲之見由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

堯山堂外紀卷一

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為布衣以清節約

聞于堯堯乃遣使禪為天子由喟然歎曰匹夫

結志固如磐石採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

下也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云登彼箕山兮

瞻望天下山川麗峙萬物還書日月運燭

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窮慮歎彼蓍耄

自慙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

祖我樂何如蓋不暇顧河水流兮綠高山

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  
徵堯君。

虞帝白虎通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也母曰淳室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

舜時景星出卿雲。興於是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帝  
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糾緱緱兮。日月光華。旦復  
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  
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日月有常。星辰有

堯山堂外紀卷一

三

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選  
于賢。善莫不咸聽。藝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  
竭。寒葉去之。

帝以樂教天下。天下大治。彈五絃之琴。作南風之  
操。曰。反彼三山兮。商岳在哉。天降五老兮。迎我  
來歌。有黃龍兮。自出于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  
案圖觀識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  
鳥獸踴躍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

帝初聞歷山之耕者優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後

遊歷山。見鳥飛思親。而作歌曰。陟彼歷山兮。靡

崑。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向水洋洋兮。

清泠溪谷。鳥鳴兮。嚶嚶。設置張罟兮。思我父母

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方田充時隱舜還負夏至即之墟有秀士七人曰推陶方回續牙伯陽來不訛秦不虛靈甫皆不時而至為之七友既擇七人始述之

舜堊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常游丹海之際。時來蒼

堯山堂外紀卷一

四

梧之野。樹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冥珠輕

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

藥。時有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仙人方面遊

南嶽。有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

得長生。

夏禹父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己。脩己見流。字買。帝夢接意。成孕。歲有一月。充帝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雙道之石。紂卿世傳。堯有八彩。舜司空。陸禹耳

卷三

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  
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麗成子家室乃都攸昌  
禹遂娶之謂之女嬌

履癸

是為桀乃於亭山子薄維妻其衆焉通  
於野隨畜轉徙號軍有連周曰履癸  
履曰勾奴傳曰其

桀為酒池糟隄縱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

人群臣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曰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臺臺亦

堯山堂外紀卷一

五

大兮伊尹退而更曰覺今較今吾大命格兮去

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乃就湯伐桀

商胥餘

箕子名食采於箕故曰箕子周武王  
克商封於朝鮮箕子施八條之為道  
乃邑無淫盜門不夜局改東  
大以平謹為風異乎三兮

紂為淫暴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被髮

佯狂而去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乃作歌曰天

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箕子朝周遇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

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  
詩以歌之云麥秀薈薈禾黍油油彼校童兮不  
我好仇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墨克

字公信弟致字公達姓墨胎氏  
其諱也其先湯封於孤竹

周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

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

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

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後兮我安適歸矣于嗟

堯山堂外紀卷一

六

祖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季歷

殷帝乙七祀卒于昌立為西伯嘗  
冥辰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  
郊既盡子於西

太王有子三人太伯虞仲季歷季歷之子昌即文

王也太王寢疾欲傳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與

虞仲去被髮文身託為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

再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謂

太伯長子也當立番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

而去適於吳是後李歷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

既徂長實

音

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音追念

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

音

徐宮館徘徊

徊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

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

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悲

文王躬脩道德執行仁義天下皆歸其後有鳳凰

御書於郊文王曰殷帝無道雪亂天下皇命已

堯山堂外紀卷一

七

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云翼翼翱翔彼鳳

凰兮衛書來遊以會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

蒼蒼之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興我

之業望來羊公

文王龍顏虎眉日角鳥身長十尺有四乳

武王既克殷乃命閼天封比干之墓作銅盤銘云

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

墓在比干

衛輝府城北二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而遺廟太師比干之墓

成王誦武

王于也中王聽政四聖維之周公常立於前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立

於石史佚常立於後

成王時鳳凰翔舞王作歌曰鳳凰翔兮舞紫庭予

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

以寧

葛由

人

成王時有葛由者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

西蜀蜀中王侯貴人遣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

返皆得仙道里謠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

堯山堂外紀卷一

八

足以崇

槐王滿

立時年五十五立五十四年百四歲王南征一軍皆化君于化為猿鶴小

人化為猿鶴沙西戎破王至光熹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滿杯香而甘美

穆天子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乃

馭黃金碧玉之車南氣乘風御八龍之駿一名

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

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

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

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通而駕馬按轡徐行以匹  
天地之域比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黃之池  
其焉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焉歎玉皇人受  
設

丙辰三十七年穆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萃澤有  
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  
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其一曰我祖黃竹幅員闕  
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  
我山堂外紀卷一

夕勿忘其二曰我祖黃竹幅員闕寒帝收九行  
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其三  
曰有皎者駘翩跹其飛嗟我公侯百辟冢卿居  
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

乙丑四十六年穆天子命駕八駿升崑崙之丘以  
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于瑤池西王母  
為天子誼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  
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

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女比及三年  
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奔山親日之所入乃

紀跡于奔山之石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母姓楊諱曰或曰姓緄氏一名緄鈴一字太虛

又曰黃臺金母居崑崙之圃閼風之北玉樓十

二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子登仙淨

道者咸隸焉童雙成王子登許飛瓊安法與皆

王母侍女也漢武時以七夕日降承華殿進瑞

桃七顆命子登殿八琅之收雙成吹雲和之笛

飛瓊鼓靈虛之簫法興歌玄矣之曲唐宋間徐

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作詩忽詠

一曲詩流香父驚問之若何物憑者自云是謝

堯山堂外紀卷一

中合間研光帽亭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

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穆天子東至大嶽之谷西王母來進嶠州井霜餅

雪嶠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多寒雪霜著木石之

上皆融而甘可以為菜又集方士春霄宮王母

乘鳳輦而來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雪藕

復進素蓮一房百子及天子還歸西王母吟曰  
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群鳥鵲與處嘉命  
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



中心翱翔世民之子維天之望精王大異列難  
不使光遠荷出  
水堅火不能鎔

長桑公子

宣王時長桑公子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  
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  
彼長桑公子所詠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  
者也

尹伯奇

吉甫之子

堯山堂外紀卷一

十一

伯奇母妬父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伯奇於吉甫曰  
見妾有美色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  
有此也妻曰試置室居中君登樓察之後妻乃  
取毒絳繻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  
之於野伯奇乃集芟荷以為衣採掇花以為食  
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  
履朝霜兮沐晨寒考不明吾心兮聽謔言孤息  
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遺斯愆痛沒不同

兮思有偏誰能泣顧今知我冤會宣王出遊吉  
甫從伯奇乃歌以動宣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  
辭也吉甫乃收伯奇射絳繻後妻

堯山堂外紀卷一

終

十二

象山堂外紀卷二

晉陵蔣仲舒編

列國

甯戚

字式人休不休人卧不卧學十五歲為齊威公師嘗祝公曰使公無忘在莒管

子無忘在魯戚無忘車下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將任車商齊

莫宿郭門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

衆戚飯牛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

象山堂外紀

卷二

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斂從昏飯牛薄

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又歌曰滄浪之水白石

梁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斂清朝飯

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又歌曰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闌麗

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

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公聞之撫其

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以政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

管子不解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

知也妾曰毋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

殆欲室乎古有白水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浩浩育育時

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見意

百里奚

字凡伯楚人奚亡出居百里內氏今南陽府城西有百里奚宅墓有墓

象山堂外紀

卷二

呼七

百里奚少貧流落不偶欲出游以干諸國其妻以

門關烹母雞餞之久而不歸其妻無以自給乃

西入秦為潁婦遂與奚相失及晉虜奚以為秦

穆公夫人媵奚亡走宛公以五羖羊皮贖為相

號五羖大夫其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

坐堂上樂作所質潁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

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昔時烹伏

唯炊糜。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牝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藜搯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遂還為夫婦。

楚王軫

楚熊姓黃帝有熊氏之後至鬻熊為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王使人問孔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三

子曰此名萍實惟霸者能獲之可剖而食吉祥也王食之大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吳王闔閭

都姑蘇飲而破楚楚在西江故闔閭外有白虎居冢上因號虎丘其子夫

差報越敗越于夫椒今常州馬跡山是也

帝嘗時太上遣使齎靈寶真文授帝帝將仙封之鍾山至夏禹登位巡狩廣弱水登鍾山遂得靈

寶真文禹未仙前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謡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成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闔閭墓中石銘云嗚呼吾之君王棄吾之邦遷于

堯山堂外紀卷二

四

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

夫差小女紫玉年十八有童子韓重年十九紫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于齊魯間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紫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往弔于墓紫玉從墓側形見宛頭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有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

不為匹雙故見鄙。公逢君輝光。身遠心通。何曾  
暫忘歌畢。歎歎流涕。要重還家。與之歡飲。三日  
夜盡。夫婦禮臨。出取徑寸明珠。及崑崙玉壺。與  
之重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謂重發家。託以鬼  
神。趣收重。紫玉忽來。見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  
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外亡。重遠還  
弔唁感其篤。終轍與相見。因遺以珠玉。不為發  
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抱紫玉。忽如烟不見。

堯山堂外紀卷二

五

越王勾踐

吳三叔使歸國用范蠡計求得陰  
峯之瑤古皇之驪湘沅之鱗又有

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于吳吳滅  
蠡乘輕舟遊五湖變姓名自稱鴟夷子皮

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

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

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

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斷竹

續竹飛土逐害

古詩學此  
二言之始

勾踐將入吳與諸大夫別于江上勾踐夫人顧鳥

鵲咏江渚之蝦飛去飛來因據船慟哭而歌曰  
仰飛鳥兮鳥禽凌玄虛兮號翮集洲渚兮優恣  
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安無累兮負  
地有何辜兮謹天風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  
年心懨懨兮若割淚泣兮雙懸又歌曰彼飛  
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  
食兮江湖細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  
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我

堯山堂外紀卷二

六

國兮去吳要衣襦兮棄去冕兮為奴歲遙

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惻兮結兮服膺於乎

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翔翔兮矯翼去我

國兮心遙情憤惋兮誰識王聞歌大慟謂夫人

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遂入吳共稱臣妾焉

越王自吳還國乃苦身焦思懸膽于戶出入嘗之

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布獻吳吳王乃

增越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

子為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若之何詩曰  
葛不連蔓菜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立  
井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饑不皇食四體疲女  
工織兮不敢遲弱于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  
獻之越王悅兮忘罪辜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  
益地賜羽旗几杖茵蓐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  
舒我王何憂能不移越王將歸有丹鳥夾王而  
既增封乃使大夫種齊葛布十萬計密  
九檣文符七枚狐皮五雙報增封之禮

泰山堂集總卷二

七

越王伐吳國人各送其子弟于境上作離別相去  
之辭曰蹀躞摧長恩兮擢戰馭受所離不降兮  
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  
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  
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鯨鯢行  
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越王既滅吳霸諸侯號令于齊楚秦晉皆輔周室  
秦厲公不如命乃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

秦人懼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作河梁之  
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  
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  
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  
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大雞祝  
曰君乘車我帶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  
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泰山堂集總卷二

八

趙簡子執即即縣古趙國每年三月日空巷  
上簡子取形如硯世謂硯子家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怒欲殺之其女娟  
持鐵走前曰妾父聞君渡不測之水故禱江淮  
之神不勝杯酌沉醉至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  
命簡子遂釋不誅將渡娟操拳操鐵而請中流  
發激棹之歌曰升彼河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  
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  
釋兮漬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

歸呼來擢令行勿疑簡子大悅壯歸納為夫人

魏文侯新以下子夏曰子方段干木為師段干木姓其子隱如入關去干為段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軼之其僕曰君胡為軼

曰木賢者也安敢不軼其僕曰然則君何不

之於是文侯請以為相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

而時往館之國人相與誦曰吾君好正段干木

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韓憑塚在下却音時王玄象作下却太室好發塚或音去象憑墓有一女子近視則

泰山堂外紀卷二

亡即命發之見一棺上有金釵銀人數百一女子可二十歲姿容若生臂有金釧斬臂

取之

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而豔康王奪之囚

憑於獄何氏因作鳥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鳥

壯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鳥鵲雙飛

不樂鳳皇妻自庶人不樂君王後聞憑自殺即

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引衣衣不

勝手得遺書于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合塋王

怒葬青陵臺與憑塚相望一夕梓木生一塚生

根交枝連又有鳥如鴛鴦恒棲其樹朝暮悲鳴

後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精魂因名為韓憑鳥

何氏又有寄憑歌曰其雨淫淫河水水深日出當心康王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慈且思也河

水深不得往來也

羅敷秦氏女子

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

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

泰山堂外紀卷二

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

王乃止其一解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

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我城南

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墜髻耳中

明月珠網綺為下帟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

下擔持蠶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帟頭耕者忘

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其

二解云使君從南來五馬五踟躕使君遣吏往

問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

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三解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置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一 馮媛 即馮驩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之人食客常數千人媛為市義卒蒙其力後世以為客中親楚

馮媛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左右以君賤之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

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不知足孟嘗君問知有母老乃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媛不復歌

趙公子勝封平原君秦昭王遺書聞君為義頭與君為十日之飲

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孔子之玄孫子高齊魯適趙平原君與飲強之酒曰昔有遺諺老

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飲飲吾子何辭子高曰穿聞賢聖以道

德兼人未聞以飲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蓋其勸勵采戲之

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楚襄王橫懷王子宋玉者屈原弟子仕王為大夫

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號曰巫山

之女楚襄王一日與宋玉遊于雲夢望高唐有  
雲氣曰此何氣也玉曰此所謂朝雲也昔先王  
遊高唐晝寢夢一婦人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  
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  
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  
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陽雲之臺王曰能為  
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啼曰操是太阿剗一世

楚山堂外紀卷二

十三

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  
維壯斗戾兮太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殺臯陶嘻  
大笑至今摧梁愚鋸牙雲稀甚大吐舌萬里唾  
一世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  
天外王曰未也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  
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  
得仰

楚襄王既令諸大夫造大言賦賦畢宋玉受賞王

曰抑未備也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  
景差曰載氛埃今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  
幸遑浮踊凌雲縱身輕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  
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與剗粃糟  
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淡若巨海之洪流繩  
蚋背以顧盼附蠓蝶而遨遊寧隱微以無唯原  
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風脰  
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噉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  
無內之中微物漸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  
滅景昧昧遺形超于太虛之域出于未兆之庭  
纖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  
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問神明不能察其  
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  
善賜以雲夢之田

楚山堂外紀卷二

十四

楚襄王好女色宋玉為賦以諷曰或謂玉為人身  
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臣



與饑寒治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  
 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姬又  
 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  
 太卑乃更于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  
 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  
 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  
 搖來排臣戶為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  
 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  
 為臣歌曰歲將暮今日已寒中心亂兮忽多言  
 臣復援琴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  
 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  
 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今下黃泉玉曰吾寧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  
 止止寡人于此時亦何能已  
 楚襄城君始封衣翠衣帶玉鉤履鵠立乎水上  
 大夫莊辛過而說曰願把君手可乎襄城君非

色不言辛遷延稱曰君不聞鄂君乎乘青翰之  
 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  
 何夕兮寒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絕今得知  
 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  
 鄂君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辛  
 秦皇政虎口白角火目隆鼻鸞鳥鷹豹聲長  
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名祖  
 龍侯生數其淫暴謂  
 萬萬丹朱千千桀紂  
 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未受  
 天之寶乃與群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  
 祠祭大澤倏忽南征洛濱醞禱色連三光  
 初燕太子丹質于趙與秦皇善秦皇即位丹質于  
 秦遇之無禮丹怒欲歸秦皇不聽謬言曰烏白  
 頭馬生角乃可丹仰而烏既白頭馬為生角秦  
 皇不得已造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  
 發比歸怨秦皇必欲報之聞衛人荊次非

使劫秦皇次非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高漸離擊筑次非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入秦獻督亢圖左手把秦皇袖右手提其胸秦皇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乃召姬人鼓琴琴女秦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遂體解以徇次非不解琴故及于難後漸

離以擊筑得幸因以筑擊殺秦皇不中死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風雨暴至休大松下因封為五松大夫後人詠松云半依崑崙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

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于華山中乘雲駕鶴白日升天先是時有巴謠歌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

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茅盈咸陽人得道隱自中鄉人因改句曲為茅君山時嘉平第二弟乘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為執金吾治句曲山氣治常良山盈為司命其君東嶽上卿漢平帝元壽二年也內法既融外數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衆白霍各在一山頭佳雨濯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霍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鄣使東西流運大石于渭北民怨之作井泉之歌云運石井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壠是年作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乃者輒止之又起雲明臺于時興工午時已畢謂之

始皇既坑儒焚典遂欲發孔子墓取諸經傳先是

孔子將死遺秘書懸甕中始皇登孔子臺上牀

啓甕得丹書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登我

堂上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怒而發塚

及達沙丘令修別舘見一群小兒輦沙為阜問

云沙丘從此得病葬之日匠人作機巧者生閉

墓中孔子卒或門人作虛墓十間及始皇發墓至十間有先出逐之過曲阜十八里沒掘

之不得因名白兔溝

堯山堂外紀卷二

十九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嘗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

有詔不得輒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

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

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立廡下

秦二世立欲添其城優旃曰佳哉添城光蕩蕩冠

來不得上二世以其故止

西楚霸王籍

漢書項籍傳羽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功者罷弄之意本

謂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去學劍又不成功遂使節其字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功遂使

學者例以去學劍為句誤甚

項王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馬名騶常騎之及

軍壁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四面皆楚歌

迺悲歌慷慨自為詩歌數闋歌云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美人和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虞

姬乃請劍自刎虞姬葬虞生草能舞人呼為虞美人草

堯山堂外紀卷二

二十

齊王橫

田儋次人也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強能得人兄弟三人更王

秦末田橫自立為齊王後居海島漢有天下召橫

至千戶鄉自到從者聞之不敢哭為挽歌歌之

云雍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

去何時歸又云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今之輓歌自橫始武

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堯山堂外紀卷二畢

堯山堂外紀卷之三

晉陵蔣仲舒編

漢

高帝邦字季日角龍眼牛胸龜背姓耶金刀  
 天子鑄太上皇微時遊山澤間有治鑄曰為  
 可以克天下昂星精為輔以藏三端太上  
 曰此物名也首遂解烟中劍成授太  
 上以賜季又蕭何為昂星項羽陳勝胡亥  
 為三端季以三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  
 一鉄劍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  
 服之此劍即斬  
 白蛇之劍也

高帝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有娠遂產帝  
 帝命驗曰賊起蜚卵生虎賊起蜚始皇立也耶  
 劉字之別始皇立而劉生字執嘉  
 高帝七年自將兵三十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  
 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於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糒噲時為上將軍  
 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

日不食不能穀弩後用陳平秘計得免

高帝十二年帝自擊黔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帝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兒

皆和習之帝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一日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

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秦時政虐乃退而作

堯山堂外紀卷三

二

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

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

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因共入商雒隱地肺

山及秦敗高帝屢徵之不至後帝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用留侯計幣召四皓

同太子入朝帝大驚指示戚姬曰我欲易之彼

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姬涕泣上曰

汝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今一

舉千里羽翼已就今橫絕四志橫絕四海今當  
可奈何雖有增繳今尚安所施歌闕羅酒竟不  
易太子

戚夫人即定陶戚姬也高帝寵之特與同臨宮中  
百子池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  
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  
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  
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  
遂幽王友高帝諸姬子也初封淮陽王呂后殺趙

王如意徒友為趙王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  
彘之禍  
曰乃欲倚女子邪召趙王鴆之戚夫人遂有人

趙幽王友高帝諸姬子也初封淮陽王呂后殺趙  
王如意徒友為趙王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  
它姬諸呂女讒於太后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令  
衛圍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其歌曰諸呂  
用事兮劉氏微迫脇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  
如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

臣今何故奔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曉不  
可悔兮寧早自賊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絕理兮託天報仇

張良

天驕房星之神曰王良故字子房亮時  
有五星自天而墜一星土之精墜穀城  
山下其精化為地橋老人以兵書授子房  
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得黃石焉子房  
解形於世其家葬其衣冠與黃石占者常  
見墓上黃氣高數十丈赤眉之亂人發其  
墓但見黃石  
枕化而飛去

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歌云着青裙入  
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

東山堂集卷三

四

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  
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自非冲虛登真之  
子莫知其津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  
張子房隱商山與四皓為雲外之友定太子時有  
應曜者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  
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留侯有尼父贊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

明參日月。

張讚留侯七世孫也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謗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夏侯嬰

為沛縣司御每送客還過高帝語未嘗不移日嘗為滕令故號滕公及魯孫顯尚主孫隨外家孫氏

夏侯嬰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路

地悲鳴使人振馬蹄下得石櫛其銘曰佳城鬱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於曉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

淮南王長

五

謂之馬冢

淮南厲王長

高帝第四子也子安襲封淮南王著書讀曰鴻烈以父諱長所

著諸長字皆曰修

厲王長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帝討韓信

還過趙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

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

并逮治王趙美人亦坐繫吏以其得幸有身聞

上上方怒趙王未理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

其言之呂后呂后妬弗肯白及美人生男恚而

自殺吏奉男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

失母附呂后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強爭之使其

母恨而死文帝即位王驕蹇不奉法三年入朝

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

罪上傷其志為親赦弗治還歸國益驕迺命載

以輜車處蜀嚴道邛郵長不食而死民作歌曰

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淮南王安

六

相客帝聞之迺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

侯儀

淮南王安好道書及方術之士正月上辛有八老

公詣門求見鬚眉皆皓白王使閹人自以其老

難問之八公乃更形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

青絲色如桃花王聞跣而迎登思仙之臺盛禮

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煌煌上天照下

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毛羽兮

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覩見瑤光。過北斗兮。馳乘  
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  
天相保兮。歌闌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吾  
一人能望致風雨。立起雲霧。盡地為江河。撮土  
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虎豹。召致蛟  
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隱。蔽六  
軍。白日為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  
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

素山堂外紀卷三

七

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  
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  
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為銀。駕龍浮於太  
清之上。安乃日夕朝拜。各試所言。種種異術。無  
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  
即中雷。被與伍被共誣。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  
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  
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

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其人  
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置在中庭。雞犬紙之盡。  
得昇天。故雞鳴。天上大吹雲中云。伍被楚人。以  
中郎是時。淮南王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  
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進昌號曰八  
公之列。乃誣安反者。欲引與俱去耳。

淮南王安既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淮南小  
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云。淮南王自  
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甌

素山堂外紀卷三

八

素井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  
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  
繁辭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下。

梁孝王武

武帝第二子。封代王。用賈誼策。

素山堂外紀卷三

梁孝王武。武帝第二子。封代王。用賈誼策。素山堂外紀卷三。梁孝王武。武帝第二子。封代王。用賈誼策。

李王遊忘憂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賦柳  
 路喬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  
 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  
 作陽安國罰酒三升賜乘喬如緇人五疋乘柳  
 賦云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萎  
 萎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  
 黃衣而絳足蜩蟬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  
 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乳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  
 羣英而翫之小臣替贖與此陳詞于嗟樂今於  
 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  
 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鏗以叩蕭  
 條寂寥雋又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  
 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  
 櫟喬如鶴賦云白鳥朱冠鼓翼池于舉修距而  
 躍躍奮皓翅之戢戢宛修頸而顧步咏沙磧而  
 相惟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籩而盤桓飲清流而

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  
 雖禽鳥今抱恩方騰躍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公孫月賦云月出瞰兮君子之光鵲鷦舞於蘭  
 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倚嘆明  
 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以鈎蔽修堞而分鏡既  
 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  
 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羊  
 勝屏風賦云屏風駘匪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查  
 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顯顯昂  
 昂蕃后宜之壽考無彊

蘇耽桂陽人文帝時得道少以至孝著稱世  
 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為州吏於市見  
 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既而辭母仙去預  
 為植橘壑井及郡人大病但  
 食一橘葉飲一泉水即愈

蘇仙公一日白母道果已圓升舉有日忽有數十  
 白鶴降於門遂昇雲漢而去後一鶴降郡屋郡  
 僚子弟彈之鶴以爪撚樓板若書字焉其辭曰



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  
殺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  
彈我何為翻身雲外却返吾居

丁令威

遼東人遼東謂丁令威  
今威黨初學道得仙

丁令威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遼東城  
門有華表柱令威常變歸化為白鶴集柱頭時  
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

堯山堂外紀卷三

十一

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塚壘言畢遂高上冲天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  
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  
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  
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竇玄

竇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

寄書云弃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  
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悲  
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  
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又歌云鴛鴦白兔東走  
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時人憐而傳之亦名  
豔歌

堯山堂外紀卷三

十二

堯山堂外紀卷四

晉陵蔣仲舒編

漢

武皇帝微

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吞之而生帝又夢高祖謂已曰王美立為太子上曰此若微也因改名微

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羣臣

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

飛艸木黃落兮為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

堯山堂外紀卷四

人兮不能忘沉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

波簫鼓鳴兮發擢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壯矣

時兮奈老何

元狩初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于燉煌郡

郡有渥洼水利長數於水旁見群馬中有奇者

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偶持勒絆於

水旁馬玩習久之代土偶持勒絆收得其馬獻

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帝次以為天馬之

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電赤汗兮沫流赭騁容

與兮繼萬里兮安區兮龍為友

大宛國有山高其上有馬不可得乃取王色馬母

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一日可致

千里帝伐大宛得之作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

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

四夷服

李延年中山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尚監中善歌

堯山堂外紀卷四

為新變鼓帝甚愛之嘗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

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公主曰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

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是為李天人時人語

曰一雌從一雄雙飛入紫宮

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於是

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

餘歲色若童子拜為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也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待就視上愈益想之乃作賦而美聯娟以修嫫兮命天絕而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悶感兮處幽隱而慘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脩夜之不陽又為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詩曰是邪非邪立而

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初帝深懷李夫人死後

帝能願願姍姍不寧詔幸少君與之語口思李夫人其可許乎少君曰可達見不可同惟思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感則石溫者盛則石冷刻為人像神悟不異其人帝曰此不係可許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于道術齊不死之藥乃至時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昇雲不歸或託形於物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三人乘先國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輕紗帳裡寢室時帝大悅問少翁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見可謂近觀乎此石甚宜遠望不可近也勿輕萬乘之尊意此精魅之物帝乃其陳見夫人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為九鼎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帝思懷李夫人時始穿昆靈之池汎翔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道因賦落葉哀蟬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寐寢落葉依於重廊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灯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

侍帝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薝蔔之香

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

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

鍾山有香草東方朔賦帝懷之即夢見李夫人名懷夢草

車子侯者扶風人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

中一朝語宗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

當暫還還少時復去如真言帝思之乃作歌曰

嘉幽蘭兮延秀華妖嬈兮中渚華斐斐兮麗景

風東何兮疏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逃兮仙鄉天  
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元鼎初帝作栢梁臺成至元封初詔羣臣有能為  
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  
梁孝王武云騶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霍去病  
云郡國士馬羽林林丞相石慶云總領天下誠  
難治大將軍衛青云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  
夫倪寬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常周建德云撞

鐘山堂外紀卷四

五

鐘伐鼓聲中詩宗正劉安國云宗室廣大日益  
滋衛尉詣博德云周衛交戰桀不時先祿勲徐  
自為云總領從宗栢梁臺廷尉杜周云平理清  
獄決嫌疑大僕公孫賀云脩飾輿馬侍駕來大  
鴻臚壺充國去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王溫舒  
去乘輿御物坐治之火司農張成云陳粟萬石  
揚以築執塗吾中尉豹云徹道宮下隨討治左  
馮翊盛宣云三輔盜賊天下危左扶風李成信

云盜阻南山為民災京兆尹云外家公主不可  
治唐事陳掌云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云鑿  
夷朝賀常舍其大匠云柱枅榑欂相枝持大官  
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云走狗逐兔張  
果惡郭舍人云鑿妃女唇甘如飴東方朔云迫  
窘詰屈幾窮哉帝又於望雲臺西起偏月臺  
池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  
池名影娥池亦曰眺鏡臺  
元鼎間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納玉函

鐘山堂外紀卷四

六

中金泥封其上此石半青半白碎之和九轉丹  
每吞一丸彌年不饑渴以之拭髮白皆黑帝常  
坐群臣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  
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願拭馬肝石  
元封初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狐子決河還  
自臨祭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皆負薪塞決  
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  
槃上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就為作歌詩二章

於是卒塞紆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歌曰紆子  
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  
地不淨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  
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  
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鼃  
桑浮兮淮泗湍久不返兮水維緩又曰河湯湯  
防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褰長菱兮湛美玉

福來

元封中帝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  
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  
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  
乃自作歌云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  
烏孫王穹廬為室兮糞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

將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大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鷄四足一尾鳴則俱  
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鷄混之得其種類  
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今雄雞不鳴  
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鷄反顧漢  
宮而哀鳴謠言曰三七末世鷄不鳴犬不吠宮  
中荆棘亂相繁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  
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  
棘家無鷄鳴犬吠

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  
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  
旁果有方石可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  
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  
懷詩曰失勢在瀕東帶劍上吾丘

董仲舒廣川人漢末有董永者性至孝貧主  
為妻同造主人織練三百一月而畢辭永  
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

文術數之學後乃說仲舒為仲舒天女嫁也  
事本虛誕而仲舒為永子尤矣不可不辨  
仲舒沒門人過其墓皆下馬  
謂之下馬陵詎知為發墓陵

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詣風姿音氣殊為  
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  
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  
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鼯鼠客聞此  
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蹶然而走

後漢鍾離意為孔子脩車入廟拭几席劍履張伯

堯山堂外紀卷四

九

除堂下草土中得壁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  
懸甕問戶曹曰夫子丹書發之得素書云後世  
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  
離意鮮有七張伯懷其一

東方朔

小名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年二百歲

星臨其上同有妊歎曰無夫而妊人將棄  
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為居五月旦生朔  
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或云朔生三日  
而母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  
姓焉朔生而日如懸珠當如編貝東郡獻  
短人呼朔至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開花

三千年一結子此見不良三偷之笑俗  
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竟時為務成  
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  
子皮又有言朔是熒星之精熒星東方木  
星也朔死歲星墜朔嬰神居如死  
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

請射之射連中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  
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  
射朔中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延覆樹上寄  
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窰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

堯山堂外紀卷四

十

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  
盆下為窰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  
暴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聲警尻益高舍人恚  
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  
之對曰臣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聲警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  
俛喙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  
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觀老柏塗伊優亞

行叫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甌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行叫牙者  
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錯出莫  
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

堯山堂外紀卷四

十一

東方朔曰利啖細身畫匿出昏嗜肉惡燈指掌  
所捫臣朔愚慧名之曰紋

武帝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武帝陰  
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翟所帝  
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  
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鶩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  
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其今為翟所長必死生萬  
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上林嘗獻棗上以救連擊未央前殿檻再叱而呼  
曰朔來朔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物朔曰上林獻  
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  
以杖擊檻而下者兩水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  
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司馬相如

字長卿小字大子以慕蔭相如故  
名初往蜀郡過升仙橋題其柱曰  
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後過此橋後果乘  
駟馬騾持戟賦夢一貴衣翁謂之曰可為  
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賜錦四匹長安  
有要亂之者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

堯山堂外紀卷四

十二

不之貴託以相如所  
作述大見重於世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  
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  
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  
淑女在閨房室爾人遊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  
鴦胡頡頏兮共翔翔鳳兮鳳兮從我棲浮托華

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是時卓王  
孫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終與令相重而以琴  
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而相如  
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  
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居貧愁憊以所著鷄鵲  
裘就市人陽昌贖酒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抱  
頭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贖酒盡歸

堯山堂外紀卷四

十一

臨邛從昆季假貸猶足為生相如乃俱至臨邛  
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  
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  
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  
才而越禮焉及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  
作白頭吟以自絕長卿乃止其辭曰皚如山上  
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縹緲御溝上溝水東西  
流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  
首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篸篸男兒重  
意氣何用錢刀為

文君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  
而新聲代故錦水有外漢宮有木彼物而親嗟  
世之人兮替于媼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  
鏡缺朝露晞芳顏歇白頭嗟傷離別努力加餐

堯山堂外紀卷四

十二

女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  
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  
此疾至死文君為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  
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舉尚慕往  
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  
兮驅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  
兮琴心兩娛永託為妃兮不耻當壚生平淺促



兮命也難拔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  
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  
不舒訴此悽惻兮時思聽予泉穴可憐兮願殞  
其軀

灌夫 潁川人初魏其侯賓娶失勢賓客衰  
獨夫不去嬰乃辱遇之相引為重

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  
猾宗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  
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

堯山堂外紀卷四

十五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  
丞相田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暴橫得棄市罪族  
誅

韓嫣 字王孫武帝為膠東王時失相愛  
後出入承恩不察以毒酒賜死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語曰  
苦饑寒還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強輒隨之  
望其所落便拾取焉

堯山堂外紀卷四終

堯山堂外紀卷五

晉陵蔣仲舒編

漢

昭帝弗陵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  
屬天望氣以為其下當有奇女

子之祥上使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安  
貌殊絕兩手勾拳數十人勞之莫能舒上  
召拔手手即伸由是得幸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  
產帝

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群臣以為瑞

堯山堂外紀卷五

乙

上壽稱賀帝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  
兮行踰金為衣兮菊為裳嘒嘒荷荷出入燕  
蔭 音咸自顧菲薄愧爾嘉祥是時帝初即位年九  
歲

始元元年帝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  
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  
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珥花葉離萎芬  
芳之氣微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宮人嘗

之每遊宴出入必皆舍嚙或剪以為衣剪折以蔽日以為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為船水蘭為池刻飛鸞翔鶴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商飈素景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帝大悅因起游商臺于池上池中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沉泥裡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

堯山堂外紀卷五

二

燕刺王旦自以為帝兄不得立乃與蓋長公主上官桀等謀廢帝事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云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而續歌云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歌畢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璽書王以綬自絞夫人隨旦自殺

蘇武

字子卿天漢初使匈奴留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歸鬚髮盡白

蘇武初使匈奴時作詩留別妻云結髮為夫妻恩愛而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妻答詩云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列列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月馳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堯山堂外紀卷五

三

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拜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聞失盡遂降虜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陵與蘇武善與武詩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該望自有時勞

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始元間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謂單于言  
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知武等在某  
澤中單于乃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曰異域之  
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  
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  
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  
報恩將安歸武亦以詩別陵曰雙鳬俱北飛一

免山堂外紀卷五

四

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  
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  
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王吉字子陽琅玕人宣帝為諫諍吉子駿  
駿字子容世名清直皆好車馬衣服其自  
奉極為節明天下服其廉而惟其奢故  
傳世焉

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東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車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

賈里共勸止之因請吉還婦里中語曰東  
樹王陽婦去東家秦完去婦復還

王吉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蕭育  
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貢彈冠

明帝東巡泰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  
王吉射中之作祝辭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左  
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三千石帝大悅賜錢百萬

免山堂外紀卷五

五

令亭壁悉畫鳥

王褒字子淵與司馬長卿行子雲  
皆在西漢世稱長卿淵雲之文

宣帝神爵初頗修武帝故事聞益州有金馬碧雞  
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使持節求之褒  
祭文曰淳持節僕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  
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溪谿曰谷非士之鄉歸  
來歸來漢德無疆庶平唐虞澤配三皇漢書音  
似鳥形似雞今碧雞山在  
南庖滇池西金馬山在滇池

王子淵以事到滬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  
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  
時只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  
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  
決賣券之奴渡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  
為也子淵曰啗作券文曰神醫三年正月十五  
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  
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  
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曰  
縛第栽孟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坪地刻  
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  
跼坐大嗽下牀振頭垂釣<sup>列</sup>显結葦臘纒沃不  
酪住醢醢織履作鹿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  
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夜園縱魚鴈驚百餘  
驅逐鷗鳥持梢牧猪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  
牛糞餵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易二月春分

六陵杜疆落桑皮機種瓜作瓠別茹披葱焚  
發等壘集破封日中早羹雞鳴起春調治馬駟  
葉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餽滌杯  
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雁羊膾魚魚鱉  
烹茶盡具脯已益歲閑門塞實餽猪縱犬勿與  
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以美  
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  
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櫛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  
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餞推諉惡敗機索綿亭買  
席往來都落當為婦女求脂澤敗於小市歸都  
擔梟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  
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躄旁卧  
惡言醜罵多作刀子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  
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柴栽棘若殘當  
作姐机木屐及毼盤葉薪作炭石疊薄岸治舍  
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束四

月當破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清芋蓋作繩  
 索兩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苑李梨柿拒  
 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  
 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板門柱  
 戶上樓擊鼓檣盾曳鋒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  
 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春一  
 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飲主給賓客奴  
 不得有新私事事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  
 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乞乞扣頭而手自搏目  
 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  
 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  
 敢作惡後石崇效之作奴券黃庭堅效之作奴文  
 匡衡字稚圭家貧無油鄰舍有燭每穿壁引其光讀書元帝朝為丞相封樂鄉侯  
 匡衡世農夫至衡好學邑大姓家富多書衡乃為  
 其傭作而不求直願得主人書過讀之主人感  
 其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諸儒為之語曰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

諸葛豐元帝朝為城門校尉

諸葛豐以剛直著名舉刺無所避京師語曰聞何

濶逢諸葛

五鹿充宗元帝朝尚書令

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典

諸易家論充宗辨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

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石顯為中書令威權日盛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

宗與結為黨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

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絞若々邪

成帝初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其黨牢梁陳順

皆免官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

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云伊徙鴈鹿徙

去牢與陳實無賈

王嬌字昭君元帝時匈奴入朝願請漢氏以

村辛葵句奴謂之青塚晉

以文王諱昭君胡姬云

元帝後宮既多不淨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矣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作詩以怨思云秋木

堯山堂外紀卷五

十

萋々其葉萎黃有烏鵲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仕變常翻翻之燕遠集西羗高山我戕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成帝驚

初元帝為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以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后宮家

人子得元城王改君述太子宮改君故人

衣御史賀孫女是歲生帝於中館畫堂

帝愛之自名

曰驚字太孫

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入過陽阿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時臺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蛇燕啄矢涎涎美好貌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為宮門銅鑲言將尊貴也後遂立飛燕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時又有謠曰邪徑敗良田讒

堯山堂外紀卷五

十一

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趙后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歸風送遠之曲曰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望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帝以文犀簪擊玉

堯山堂外紀卷五

十一

曰留仙裙飛燕父名馮萬金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趙曼萬金通焉一產二女長曰

千萬入后房闔它日宮姝幸者或璧裙為綳號

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

吹持后履久之風霏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

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

后裙髀曰願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

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喻細嫋與相屬

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

帝求白雲即也

飛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使侍體自香也又嘗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

可聽飛燕既召入大幸合德漢召八俱為妓好

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香辭輕好

宜主之口心德皆冒姓趙宜主幼時有

班婕妤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

入宮以為婕妤後趙飛燕譖其呪詛考問之上

善其對遂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怨歌行曰新

裂瑤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人似明

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颼

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帝崩充奉園

陵薨回葵園中

馮野王

字君卿馮奉世子九人而四子通四經野王通詩遠通易立通春秋參通

尚書

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

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

堯山堂外紀卷五

十二

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

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

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

翟方進

字子咸年十五為小吏有蔡父奇其相曰小吏也而有侯骨當以經術進

乃謝

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

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

梯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  
無水憂遂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  
進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因為童  
謠云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言不生  
及乎覆陂當復誰云者而黃鵠託神

鮑宣不附王莽見殺

鮑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  
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

堯山堂外紀卷五

十四

行步工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其父寓巫山生雄論者

而雄一子雄子烏稱神童九歲而夭故蜀  
人其雄作井泉賦成夢吐五臟在地

子雲家產不過十金嘗戲作逐貧賦曰揚子遁  
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  
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

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  
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  
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梁我獨蔡

殮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樂徒  
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  
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  
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脈彼南岡捨

堯山堂外紀卷五

十五

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汎載浮我行爾  
動我靜爾休豈無它人從我爾求今汝去矣勿  
後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嗟心有所  
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  
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入乃傲乃驕瑤  
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嶠是用醜  
逝不殘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咎虞君之宗福



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  
馬寒暑不忒等壽神僊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  
皆重蔭子獨露居人皆休惕子獨無虞言辭既  
謦已為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  
波肯易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  
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  
遂不去與我遊息牛雲作法言窮富人貧錢十  
萬顧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  
無仁義之行正如園中之  
鹿欄中之牛安得安哉

亮山堂外紀卷五

十六

王莽篡位後漢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  
天祿閣使者欲收雄惟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  
師論之語曰惟寂惟冥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  
作符命

蔣詡字元

蔣詡為兗州刺史王莽為軍衡詡奏事到霸上移  
病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  
之遊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遜名時人謂之二

仲曰有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亮山堂外紀卷五終

亮山堂外紀卷五

十七

堯山堂外紀卷六

晉陵蔣仲舒編

漢

世祖秀

字文叔生時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王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為

白水真人帝竟徙南陽白水鄉起

王莽末漢兵起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

更始將軍以世祖行大司馬事後更始委政於

趙萌所授官爵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

堯山堂外紀卷六

安中為之語曰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

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時成

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至長安逃歸天水囂

少病蹇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群見一蹇人

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後囂意稍廣

欲為天子遂被滅吳門吳郭門名也緹群山名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

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

北更始大臣竝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還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

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

滅

郭况郭皇后弟也世祖數幸其家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

郭况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

堯山堂外紀卷六

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

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陰長生陰皇后親屬從馬明生學度世之道後于丰都山中白日昇天長生嘗裂

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玉符萬山一通封以

白銀之函蓋蜀緱山今丰都山仙都山

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長生古詩三章

陰真人鍊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父採乎蜃食

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考父慶

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

黃醅凝而金醴轉制不已神起鬼驟金歟王歟  
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文在口

馬援

字文淵初字客卿援幼而岐嶷兄其奇  
后援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馬明德皇  
年十三為貴人明帝即位立為后

建武間馬援拜伏波將軍征交趾綠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始平之封新息侯後  
武陵蠻寇臨沅援請行援門生東甯生善吹笛  
援作武溪溪行以和之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

亮山堂外紀卷六

圭

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今多毒流軍至壺  
頭不利卒軍中

明德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  
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許如此  
者為妃又前見陶唐像后指亮曰嗟乎羣臣百  
僚恨不得如此者為君帝顧而笑

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  
䟽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傳曰吳王好劍客百

生多創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具  
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  
事實后深納之

張堪

字君節少時志美行勵號曰聖童為光  
祿大夫致諫堪來白馬光武每有異政  
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在滎陽八年妻子  
寒素如一自與同里朱暉善以安子託堪  
自往候視辱賑給之

建武中張堪為滎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  
亮山堂外紀卷六

四

民皆樂為用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  
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建武中朱暉再遷臨淮太守好節樂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  
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樊曄

建武中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商旅委錢物于道旁曰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為之語曰遊子常苦貧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異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叶

戴憑

建武中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

東山堂外紀卷六

五

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參辭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說不窮戴侍中

明帝莊初名陽封東海王

永平中袁牢王柳貌遠子率種人內屬帝以其地置袁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

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作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

帝通博南益州刺史朱黼宣示漢德威懷遠夷

白狼王唐散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捷為郡

採田恭譯其辭語黼令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

關遠夷樂德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天

意因譯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微衣隨旅風

東山堂外紀卷六

六

向知唐桑艾奇所見邪毗結繡多賜布推潭僕遠

酒拓拒蘇便呂飛局後仍離屈申倭讓龍洞美甘

貧莫支度由無所報陽雄僧鱗願主長壽莫釋角存孫

遠夷慕德詩曰僕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入

之繩動隨旅義化諾且陳雄歸日聖德渡諾聖

恩魏蘭度洗典人綜邪流藩霜冬多邪尋螺夏

和范澤瀝寒溫蘭補邪推部人辟危歸險危

莫受萬柳萬里街疊附德去俗仍路掌樓歸

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外犁籍憐憐地土  
阻蘇和犁食肉莫殲羸沐不見罔譯傳微譯吏  
是漠夜拒安樂縱優路仁携負雷折險龍冒觸  
倫狼藏幢岐高扶路側祿綠崖息洛服滛薄木  
理滙髭雄到百捕雀蘭毗同父子懷豪匹編抱懷  
傳言呼救種人陵陽臣僕臣僕帝嘉之事下

史官錄其詩焉

周澤

字緝都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生徒數百人

堯山堂外紀卷六

周澤永平中為太常恒齋其妻伶其年老疲病窺  
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子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  
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居世  
不諧叶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叶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康范

字叔度

建初中康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阜盛邑宇偏  
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

日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以為便  
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青無  
襦今五袴

黃香

字文舉涪陵人肅宗詔

黃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  
無雙叶江夏黃童

黃香有奴號髯奴常有辭責其髯曰我觀人髯長  
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

堯山堂外紀卷六

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順表  
以娥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  
以芳脂芊芊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矍矍若玄  
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髯則論說唐虞鼓髯動鬣  
則研覈否臧內育環形外開宮商相如以之閑  
都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緒枯稿充  
庠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儉嗛穠樸興  
塵為侶無素顏可休無豐順可怙動則困於惚

滅靜則害於因。命為。止。著子願為此不能疵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為子賢者不亦難乎。

梁鴻字伯鸞。後易姓運。期名曜。字侯光。鴻少孤。尚節。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妻。共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勢者也。或窺更然之。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力能舉石。曰擇而不嫁。至年三十。鴻聞之。光每具食。舉案齊眉。

梁鴻與妻子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

堯山堂外紀卷六

九

彈琴自娛。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陟彼壯印。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梁鴻父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微怛兮。傷悼。志靡靡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說。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挺挺。固靡慙兮。獨延。

堯山堂外紀卷六

十

之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鴻在吳。依臯伯通。高士傳。同字也。伯通。桓麟字元龍。沛郡龍元人。崇曾孫。桓麟年十二。在伯父桓焉坐。焉告客曰。此吾弟子。

有異材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驛曰甘羅十  
二楊鳥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  
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鳥命世稱賢嗟  
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班固字孟堅和帝時以宿憲賓客收捕死獄中兩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昭踵成之昭通書氏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班固曰大家

班孟堅白雉詩曰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

素鳥嘉祥阜今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

堯山堂外紀卷六

朗令於純精彰皇德兮倬周成永延長兮膺天

慶

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渺而直端  
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  
信廣博而無原退遼遙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  
何斗筭之足美咸勒石而升堂

張霸字伯饒數歲知孝讓誦張曾子

永元中張霸為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

移書開賭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  
之力童謡歌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吳資字元約太山人

永建中吳資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吳  
資其辭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  
務我人以優饒及資遷去人思資又歌曰吳資  
其辭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思澤實難忘  
悠悠心永懷

堯山堂外紀卷六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作二京賦十年乃成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

衡後身

陽嘉中張平子遷侍中宦官懼其毀已共譏之出  
為河間王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乃為四  
愁詩一思曰我所思今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  
鄭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今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濤側

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  
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三思  
曰我所思今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  
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四思曰我  
所思今在鴈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  
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  
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卷七

十一

張衡定情歌曰大火流兮草虫鳴繁霜降兮草木  
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張衡同聲歌曰邂逅承際會得克君後房情好新  
交接恐慄若探湯思為莞弱靡在下蔽匡牀願  
為羅裳憐在上衛風邶

堯山堂外紀卷七

晉陵蔣仲舒編

漢

桓帝志

字曰意帝所厚者中官  
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

帝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太尉李固欲立清河王  
蒜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勿以為已功乃白太后  
策免固迎立帝是月固幽斃于獄暴死道路而  
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尉亭侯司空

堯山堂外紀卷七

十一

哀湯安國亭侯京都童謡云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反封侯

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大為民害帝命將出  
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軍卒麥多委棄天下童  
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  
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為諸君鼓龍胡  
元嘉永興間京師童謡云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  
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



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屋石上慊慊春黃

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也此皆為政人

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若謂人主多聚斂也

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中

生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聚中車者言

前一入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遺百聚中車者言

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崩棄與班班入河間迎

靈帝也河間姪女工錢以錢為室金為屋石

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

上慊慊春黃梁言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

足吏民春黃梁言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

之丞卿怒者言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

求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

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堯山堂外紀卷七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情人作奏記文人不能

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寫

用不煩更作逕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

公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

龔

怪如雞

舉孝廉父別居寒

白濁如泥十高第良辭

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為之諂曰舉秀才不知書

朱穆字公叔拜御史桓帝微行尚書

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壯山有鷗不繫其翼飛

不正向寢不定息餓則木樗飽則泥伏餐餐貪

汚臭腐是食填腸滿膝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

鳳無德鳳之所趨典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

力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

仇覽為蒲亭長初到亭有陳元之母詣覽告元不

堯山堂外紀卷七

考覽以善言勸慰之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

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

禍福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鵬泉哺所生

逸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桓帝徵為大中大夫所著行墓賦一編傳世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私謝之

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

服思經事。與周公通夢。

子同意師。

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魁。

靈帝宏

河間孝王曹孫先封

濟亭侯。曾問對曰亦猶虞

舜比德唐堯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遠砌蓮。六如益長一丈。

夜舒蓋。卷名夜舒。荷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

下皆觀粧。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婢香

滋。湯宮人以此沐浴。畢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老山堂外紀卷七

四

帝乘舡遊渌。選玉色宮人執箏。揖奏招商之曲。

以來涼風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畫偃葉

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

萬歲喜雞。踰

長陵田鳳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

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靈帝中。平中京都有童逃。歌云。樂世童。逃遊四

郭。董逃蒙天恩。童逃帶金紫。逃行謝恩。童逃

整車騎。童逃垂欲發。童逃與中辭。童逃出西門。

童逃瞻宮殿。童逃望京城。童逃心摧傷。童逃時

童卓以此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改童逃為童

安云。

靈帝末。京郡童謠云。族非族。王非王。千葉萬騎上

北芒。至中平六年。少帝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

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

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族非王上北芒云。

老山堂外紀卷七

五

胡廣字伯始。本黃姓。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

其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

害義。背其所養。忘恩而无所歸。託胡廣而

生也乃姓胡名廣

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仕六帝。練達故事。明

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廣常遜言恭色。取媚於時。天下以此薄

之。

趙壹

字元叔。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

魏京師及西還州郡爭執  
元命十碑公府並不就

趙壹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反  
人拉得免壹作疾邪賦末云有秦客者乃為詩  
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  
若稱貧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比堂土  
骯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執家多  
所宜歎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蕘  
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  
走山堂外紀卷七

六

驅哀哉漫哀哉此是命矣夫

趙壹又有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罟網加  
上機奔在下前見蒼隼後逼驅者繳彈張右羿  
弓發左飛丸繳矢交集於我思飛不滯欲鳴不  
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米乍火

皇甫嵩字義真

靈帝末黃巾作亂以皇甫嵩為左中郎將討賊數  
有功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奏請

以冀州一年田租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大  
子市為墟母不保子子妻矣夫賴得皇甫子漢  
安居

獻帝協

字曰合曹丕篡  
位廢為山陽公

獻帝初有詔曰今耆儒年踰八十去離本土結童  
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  
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為謠曰  
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

走山堂外紀卷七

七

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獻帝初京都童謠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  
生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未幾為王允所殺  
乃應其識九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  
有從下發端者今二字如此天意若  
曰卓自下摩上  
以臣陵君耳

劉虞

獻帝初拜太傅敝  
衣繩屣食無魚肉

初平初關東諸將奉幽州牧劉虞為帝虞不受待  
有童謠云燕南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

有山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乃攻殺  
虞盡有幽州之地曰徙鎮焉建安三年瓚為袁  
紹所滅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云

劉表 字景升荆州刺史

初平初荀越勸劉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表從之  
襄陽有冠蓋亭在冠蓋山下靈帝末有四郡守  
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  
刺史二十長史表以其豪盛乃即其山道口刊

堯山堂外紀卷七

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維明寔繁俊乂君子  
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比鶴鳴

仲長統 字公理嘗著論曰昌言後漢曹操軍事獻帝遜位之歲卒

仲長統有述志詩二首其一曰飛鳥遺跡蟬蛻亡  
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  
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  
餐九陽代燭恒星監珠朝霞潤玉六合之丙慈  
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其二曰天道雖夷

見者寡任意無非造物無可古人練繞委曲  
如環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成弄風雅百家謀碎請用從火抗志  
小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翔翔太清  
縱意容冶

蔡邕 字伯喈母表公妹唯鄉姑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下

堯山堂外紀卷七

必成今以吾名與邕同邕名邕又是我中郎  
所歎因用為字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為琴果有美  
音時人名焦尾琴又嘗經會稽高遷亭見  
屋椽竹東園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  
異聲孔融與邕素厚邕亡后有虎賁士觀  
相類融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女孫字文姬初適河東衛仲道  
夫亡無子後自胡中  
歸重嫁陳留董祀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  
尺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蔡中郎所作

蔡中郎又有翠鳥詩曰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

翠鳥時來集振翼脩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

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

雄保百齡

蔡中郎短人賦云雄荆鷄弓驚鷺鷥鷓鴣鷓鴣

鷓鴣冠戴勝弓啄木兒觀短人弓形若斯焚地

蟬弓蘆即且菊中踊弓蠶蠕須視短人弓形若

斯木門開弓梁上柱弊鑿頭弓斷柯資鞞鞞鼓

堯山堂外紀卷七

十

弓補履僕脫衲椎令擣薤杵視短人弓形如許

蔡中郎青衣賦云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窮寇

散在卑微眇情傲麗皓齒蛾眉縱橫接髮葉如

低蔡綺袖丹裳躡躡絲扉盤踞蹀躞坐起低昂

和暢善笑動揚朱唇都冶斌媚卓犖多姿精惠

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同時河間

張超聞而規之作誚青衣賦其略云彼何人斯

悅此艷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平

意從鳳兮鳳兮何德之哀高岡可華何必棘茨

醴泉可飲何必滂池勤節君子無當自遠宜如

防水守之以一秦繆思塔故獲終吉東國宗欲中郎不言

名咸稱蔡石堯州陳留並品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二閭孝亦參審

興平中天下喪亂蔡文姬沒於南匈奴在左賢王

部伍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勅大將

軍以金璧贖歸文姬臨行作詩云家既迎兮當

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比歸

堯山堂外紀卷七

十一

操問邕遺書對曰亡父積書四千餘篇流離塗

炭固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因乞給紙

筆真草惟命於是繕書送上不遺一字文姬博學有才

辭人妙於音六歲時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問

之曰第一絃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中郎

曰偶中耳文姬曰吳札視風知四國吳亡師曠

吹律識南風不獲由此觀之何兄不知按晉書

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蔡氏邕女也又羊祐傳

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祐討吳有功將進

爵乞以賜男蔡邕封歸閣內侯是

邕未嘗無兩其女亦未嘗為董祀妻也

蔡文姬既歸胡人思慕之乃捲蘆葉為吹茄奏哀

思之音。後童生以琴寫胡茄聲為十八拍。其一  
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復祚衰。天不仁  
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  
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  
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  
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其二曰。戎羯逼我兮為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  
雲山萬重兮歸路遠。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  
老山堂外紀卷七 十一

難。虜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  
阻。四拍成兮益悽楚。其五曰。雁南征兮欲寄邊  
聲。雁北歸兮為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空斷  
腸兮思倍愴。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冷冷兮  
意彌深。其六曰。冰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  
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鳴咽。朝見長城兮路  
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琴兮欲罷彈。  
其七曰。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  
何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  
壯為美。還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  
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思  
屠於此。其八曰。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  
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  
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  
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心轉愁。其九  
曰。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生俱

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待歡樂兮當我之盛年  
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綠舉頭仰望兮空  
雲烟九拍懷情兮誰與傳其十曰城頭烽火不  
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  
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  
咽一生辛苦兮綠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其  
十一曰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  
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  
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高之  
兮不羞耻慙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  
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其十二曰東風應  
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  
舞兮共謳歌兩國交驩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  
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  
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  
兩情兮難具陳其十三曰不謂殘生兮却得旋

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  
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為  
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  
兮足難移竟消影絕兮思愛遺十有三拍兮絃  
急調悲肝腸攪刺兮入莫我知其十四曰身歸  
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長如饑四時萬物兮  
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替移山高地濶兮見汝  
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期夢中執手兮一喜  
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  
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其十五曰十五拍  
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  
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  
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  
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  
何處尋其十六曰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  
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

堯山堂外紀卷七

十六

鄭玄字康成師扶風人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錦繡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

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蓮生徒諸賢於此  
揮涕而歆所居山下有草如薤葉長尺餘  
許俗謂康成書帶去紹嘗餞玄飲玄必醉  
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醵度玄飲三百  
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孔融雅敬玄  
屢屐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  
公鄉玄有子為融吏融被圍往赴為賊所  
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  
生名曰小同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  
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堯山堂外紀卷七

系十七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四世孫十歲時詣李  
膺膺甚奇之太中大夫陳寔戲曰小時  
了大未必佳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建大欺惜後為北海太守累遷大中大夫  
典白衣初衡放言傲物衡謂仲尼不死融  
謂顏回復生却慮典有隙諧之為曹操所  
害

孔融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

與青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呂公磯釣閣呂合成魯

渭傍離口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好是

正直女回于匡。離子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



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孔也

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爾蛇龍

之鰓離字也可忘合融玫瑰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

成文不離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按轡安行誰

謂路長離才字蓋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詩古

有離合休近人多不解此体余讀文類得北海

此詩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清區方共其進止

而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二句有昔字第四句

有出字皆犯出字而去則存者為日字離一字

偏而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類此此離一字

句安合為一字者

孔北海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

吾無愛矣嘗作詩云歸家酒債多門客聚幾行

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福衡字正平年夫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

有相與為爾波交嘗北進許都懷一判字

福衡相與為爾波交嘗北進許都懷一判字

福衡相與為爾波交嘗北進許都懷一判字

福衡相與為爾波交嘗北進許都懷一判字

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神龍可縛石堅而朽星

華而滅惟道興隆悠永靡絕君音永浮君聲永

流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武魏

帝圖欲辱衡乃錄為鼓吏後朝會大閱試鼓節

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綳製衣作一岑年一

單絞及小憚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看此新

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慘惻便止當武帝前

殊妙既度不肖易衣吏呵之衡便止當武帝前

先脫憚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帝半吹

箸單絞後乃著憚畢後擊鼓慘惻而去帝笑謂

四坐曰本欲辱衡反辱孤既乃送衡於荊州

為黃祖掌書記與祖子射共讀蔡伯喈碑射恨

不歸寓衡一覽能識之惟第四行中石盡磨成

兩字不分明射馳使寫碑惟兩字不著一日祖

大會不有獻鸛鵲者射請賦以娛賓客衡覽筆而

就辭不遜為祖所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作參

意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其論作丹之

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

食大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服

之亦死余二弟子遂不脫乃共出山去後

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犬口

中皆起遂皆仙去二弟子乃始悔恨

參同契後叙云鄒會鄒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

記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遊遊人

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乃隱魏伯陽字又越絕

書絕篇之言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

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

自明又曰文屬詞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承之

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表字米覆

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乃會稽人表康以口承

天吳字屈原同名平字與康同著此書者乃吳

平也東漢末文人好作隱語孔融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隱其姓名於泰同契融與

堯山堂外紀卷七

二十

則陽俱漢末時人故文字稍同

焦光字孝然生漢末及魏受禪結茅止其

知分與今鎮江焦山以先府名

魏伐吳有竊問隱士焦光光不應謬歌云祝魴祝

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魴

後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魴指魏也

堯山堂外紀卷七終

堯山堂外紀卷八

晉陵蔣仲舒編

三國魏

武帝操字孟德小字阿瞞一名吉利

武帝使盧洪趙達撫軍主刺舉軍中語曰不畏曹

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武帝與曹洪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

虛躍曹家白鶴

堯山堂外紀卷八

武帝有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

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

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

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武帝有碣石歌四章一曰龜雖壽其辭曰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晉王敦每酒

後輒詠此語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文帝不

字子桓 魏長子 幼為五官中郎將 後嗣位為丞相 魏王稱受漢碑其受碑

碑王朗文梁為書鍾繇字謂之三絕

文帝大興軍伐吳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臨江觀兵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賦詩引還其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素山堂外紀卷八

二

阮元瑜早亡帝傷其妻孤寡為作詩曰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翻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顏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垂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勲妻也入門三十餘年後勲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帝代宋作詩

二章其一曰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絨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其二曰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遙踟躕不得並

甄皇后文帝后也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後為郭貴嬪所譖賜死臨終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

素山堂外紀卷八

三

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慈與莖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從修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王既納甄后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傳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咸熙初習谷出

常山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迎以文

車十乘車徒咽路塵起蔽月時人謂為塵宵又

築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近望之如列星又

為銅表誌里數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

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

照臺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云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

朝非暮改靈芸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

堯山堂外紀卷八

四

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絨神按歌末七字是妖辭銅表誌道是土上出金以燭置臺下則火

在土下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則土上出金是魏或而晉興之兆晉以金玉也

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封陳王謚曰思王

半我得一半自

文帝嘗與陳思王同輦出遊見兩牛在墻間關一

牛墜井成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關不得

言井不得言成走馬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即

加罪植策馬而馳應口即成曰兩肉齊道行頭

上戴橫骨行至凶土頭嘔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賦成步猶未竟

文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七步中作詩不成者

行大法植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

為汁其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一作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煎何太急

堯山堂外紀卷八

五

難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曹子建作其初弄

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

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

難今角音之鳴鳴難各皆難字曳聲

子建宜男花頌曰草號宜男既睇且貞其貞伊何

惟乾之嘉其睇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

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

福齊太姒永世克昌

初陳思王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  
植殊不平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  
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不覺泣下時已為郭  
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  
賚植植還息洛水上感而入夢植悲喜不能自  
勝因作賦名曰感甄又作蒲生行曰榮更自有  
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  
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慙慙仰天歎愁心將何慰  
堯山堂外紀卷八

六

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  
垂露發蓬造裳衣裁縫純與素植以此篇當后  
塘上行後明帝見感甄賦改為洛神賦

楊修

字德祖北海人  
為四世孫德修嘗以資劾與文帝  
稱其才美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也

人餉武帝一柸酪帝散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  
口耳何疑帝作相國門自出看題活字便去修  
即令壞之曰門中活字也

武帝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

幼婦外孫鰲白八字帝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

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

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

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

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

帝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王粲

字仲宣文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  
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

堯山堂外紀卷八

七

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  
號建安七子世目曹子建為繡虎王仲宣  
為泥下潛蛙鄭玄代鸞  
陸雲隱鵠皆喻其文

王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表以粲貌醜

不甚禮焉粲於是登樓作賦因名仲宣樓時客

荆已久又作七哀詩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

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一

事而七者具也其辭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

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

松後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  
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此去。不忍聽此言。南  
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  
肝。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開誦乎曰  
能因使誦之不夫一字觀人圖棋局壞聚為  
覆之世者不信以肥蓋局使更以  
他身爲之用相此校不誤一道

徐幹字偉長爲司空軍謀祭  
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徐幹於清河道中見挽船士新婚與其妻別幹作

走山堂外紀卷八

八

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  
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  
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  
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劉楨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  
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幹答詩曰與子別無  
幾。所經未一句。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

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  
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云

陳琳

字孔璋武帝書檄多琳所作帝素患  
頭眩每讀琳檄文輒喜曰此愈我病

文帝爲五官將時得馬腦以爲寶勒美而賦之命  
陳琳王粲並作琳賦曰爾乃他山爲錯。荆和爲  
理。制爲寶勒。以御君子。粲賦曰因恣象形。匪彫  
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直。御世嗣之駿服兮。表  
駉驥之儀式。

走山堂外紀卷八

九

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  
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  
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  
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  
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  
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  
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養。  
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枕

往結髮行事君。慄慄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阮瑀

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太祖使與陳琳並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武帝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乃逃入山中。帝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帝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妓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按節。因造歌曲。口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歟。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一

女為悅。已謝恩義。敦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帝大悅。

應瑒

字德璉。漢泰山太守邵之從子。

應瑒嘗侍五官將集建章臺。不命諸文學賦詩。瑒應令曰。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極辭。情不醉其無歸。九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劉楨

字公幹。七子中曹劉為絕唱。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五官將嘗

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夫人出拜。坐中咸伏。公幹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減秩。輸作署吏。楨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故雖論作而不悔云。

劉公幹辯敏。無對。既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太祖至。尚方觀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

十一

堯山堂外紀卷八

因喻已自理。踞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而不得申。公笑釋之。公幹配輸作部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坐不綱目不疎。

劉公幹大暑賦云。其為暑也。羲和稔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威靈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馱喘氣。

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晨峻捉鐔而去。疇織女  
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歎悵悵而無依。披  
襟領而長嘯。異微風之來思。

繁欽

字休伯少得名於  
女類為丞相主簿

繁欽文才機辨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有定情詩  
曰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  
執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  
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二

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  
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  
脫何以致結恩情美玉綴羅纓何以致結中心素  
縷連雙鍼何以致結相於金縢畫搔頭何以致慰  
別離耳後瑇瑁釵何以致答歡悅統素三條裙何  
以致結愁悲白絹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  
隅日肝兮不來谷風吹我裾遠望無所見涕泣起  
踟躕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飄風

次我裳逍遙莫誰觀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

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踟躕長歎息遠望涼  
風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  
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  
心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然後  
尅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則此醜陋質  
徒倚無所之自傷天所欲淚下如連絲

吳質

字季重以文才為文帝  
所善南皮之遊甚樂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三

文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  
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  
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  
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  
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  
爵與衆殊自謂永保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  
棄棄我就黃墟我死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  
無所益身歿名不實慷慨自便像無幾烈丈夫



楊豐 初名和若字伯陽

楊和若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時人為之號

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明帝獻 不子魏皇后生也后被譖或云與獻

獻見其子已殺其母臣不忍

明帝時昆明國獻金鳥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

海上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

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四

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

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明帝景初中童謡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

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司馬宣王平遼東

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篤疾急召之乃乘

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

應璩 字休璩之弟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

朱建平相璩曰君年六十二先此一年  
當獨見白狗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  
忽見白狗眾人悲不見作急遊觀飲燕自

二 癸六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

餘歲相與鋤耒耨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

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室內姬龐

醜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

能長久 朱子語錄或云俗語飯減一口活得

漢桓帝時有馬子侯者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

門樂人更相嗤謂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五

將雛輒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色應

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

律請客鳴笙等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

偽稱善亦復自搖頭

程曉 字季明衛尉安鄉侯昱

程曉朝熱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

卧出入不相過今世權權子觸熱到人家主人

聞客來輒感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

所說無一急。皆吟一何多。疲瘞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解中疾。流汗正滂沱。莫謂為小事。亦是一人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阿。

稽康

字叔夜。其先姓虞。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從銓。經。有。籍。山。家。于。其。側。因。而。令。氏。寓。居。山。陽。貧。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東平呂安與稽康友善。後安兄巽姦通安妻。乃誣安不孝。繫獄。辭相證。引因叔康初康採藥山中。見隱者孫登。謂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

竟山堂外紀卷八

十木

之世矣。及是縲紲。乃作詩自責曰。嗟余不敏。好善聞人。欲寡其過。謫議沸騰。性不傷物。頗至忌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順性養壽。臨刑語人曰。袁孝尼當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顏色自若。

康與安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

來值康不在。康兄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折。故作鳳字。凡鳥也。

阮籍

字嗣宗。瑯之。子。性。好。飲。開。步。兵。厨。多。美。酒。乃。求。為。步。兵。校。尉。嘗。率。意。獨。駕。車。跡。所。窮。振。輟。哭。而。返。又。對。人。能。為。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设。疾。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疾。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鄰。家。有。婦。當。壚。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阮。醉。便。眠。其。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其。嫂。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我輩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登蘇門山有真人樵伐者擁

郝巖側籍就之箕踞相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

竟山堂外紀卷八

十七

長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啗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入嘯也籍既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往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蘇門先生即孫登也宋潘子真以蘇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成正折綸康有吾詩也按晉阮籍大人先生歌有曰陽

和微通寒列氣燭海東不流綿絮時

鍾毓字季子其志趣不同不與之交既後玄以

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

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

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毓兄弟

父書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

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

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朝語未嘗屈蹟毓語會

問有女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盛飾共載行至

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卑

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

兩頭低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公釋褐

政府三十六日擁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

何歟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

猶候騎土牛又何遲也

司馬景王與鍾毓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

夏在坐共嘲毓王以毓父諱戲問曰臯繇何如

人毓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

而不比羣而不黨陳羣太丘長陳寔孫也寔子

泰四世孫於漢魏晉間有重名而其德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三隨母至潁川讀

書山堂外紀卷八自名範字士則後宗

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而語

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答

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泰山堂外紀卷九

晉陵蔣仲舒編

三國蜀吳

龐德公

南郡襄陽人龐士元從父也隱居岷山南司馬德操年小十歲兄事之故呼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床下公初不令止後攜妻子入鹿門山

龐德公有於忽操三章其一曰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雜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求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既

荒山堂外紀卷九

以覆兮後遂逐其猶來雖目眈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為其二曰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椽櫨楨榱之累重顧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不知壑之忽然今其謂安何其三曰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維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念而得之吾於饑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司馬徽

字德操有知人之鑒

司馬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

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疑一君君一皆言佳

豈咨君之意乎答曰如君言亦復佳

諸葛亮

字孔明封武鄉侯其先葛氏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兄弟並有盛名各在一國理仕吳亮仕蜀誕仕魏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荒山堂外紀卷九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

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

送之鄉里為之謗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

醜女

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其辭曰步出齊城

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巢紫累正相似問是

誰家墓田強古治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

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  
晏子而食地公孫捷曰吾再拜虎功可以食  
田曰吾故兵而御三軍者再拜虎功可以食  
曰忠實濟河意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  
從流九里得魚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  
也功不建子取桃不讓是負也然而不死無勇  
而死漢末曹操殺孔融楊修又送楊修於刑  
此說

諸葛亮表都護李嚴嚴少為郡賊吏用情深赴苟  
利其身鄉里為嚴諺曰難可押李鱗甲

堯山堂外紀卷九

三

張裕

張裕饒鬚蜀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郡多毛姓  
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  
先主無鬚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後遷為  
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  
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一坐絕倒

馬良

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  
主稱尊師以良為侍中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蜀中諺曰馬氏五常白

眉最良季常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有五門子孫舊  
傳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  
為名主養猪賣豚故名之語曰苑中三公館  
下二卿五門嚙嚙但聞豚聲

秦密

當時以博識稱諸  
葛孔明呼為學士

吳使張溫聘蜀溫問秦密曰天有頭乎密曰有溫  
曰在何方密曰詩云乃眷四顧以此推之頭在

堯山堂外紀卷九

四

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密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  
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  
天有足乎密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  
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密曰姓劉何以然曰其子  
姓劉是以知之

秦密遠遊詩曰遠遊何所見所見遼難紀巖穴非  
我鄰林麓無知己虎則豹之兄鷹則鶴之弟困  
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猛氣何咆厲陰風起千

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支謙吳高僧

吳主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有支謙者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傳覽經籍莫不精究通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周瑜

字公瑾舒人初孫策年十餘歲已交結好策得喬公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堯山堂外紀卷九

五

周公瑾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公瑾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諸葛恪

字元遜瑾之子少有才名吳主權已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乃以張昭子休叔雍子靜陳武子秉與恪並為中庶子入講諸書出從騎射侍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諸葛瑾為豫州語別駕向羣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比佳諸恪恪不相見後於張輔吳昭坐中相

過別駕與恪出郭是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

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冰唯四凶亦有丹朱於

是一坐大笑

瑾面長似驢吳主權使優人牽驢宴中請筆於題下添寫之驢二字吳主美其明

敏即以驢賜恪又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

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乎吳主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三百枚吳主問恪曰

人令君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吳主大笑

吳主權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啟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

堯山堂外紀卷九

六

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答曰

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衆皆

大笑

吳主權嘗燕見費禕逆勅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

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

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

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

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主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吳主大會將佐命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前張先有酒色不時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筴伏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張卒無

亮山堂外紀卷九

七

吳主亮初即位以諸葛恪為太傅時公安有白鵲鳴童謠曰白鵲鳴過背甲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鵲有鱗介甲兵之義也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鵲鵲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吳建興初又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鉤終於何相求楊子闇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

裹身篋束其腰投之石澗鉤絡鉤帶也楊子闇者反語石子澗也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澗云

薛綜字仲文瑩之父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為吳主皓追歎綜遺文命榮繼作瑩獻詩三百餘言

蜀使張奉於吳主權前列闕澤姓名調澤澤不能答時薛綜為選曹尚書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

亮山堂外紀卷九

八

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張純字元基同郡張儼字子節朱異字季文吳主權時為同姓三國之間四姓

張純字元基同郡張儼字子節朱異字季文吳主權時為同姓三國之間四姓

張純少有清才與張儼朱異俱童少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驤裏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席曰

席以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然  
大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廬宋鵲書名竹帛。  
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  
高墻。三人皆隨。日立成據。大惟悅。

章昭字弘嗣。史為晉諱。改名曜。少好學。能屬  
文。官中書僕射。按吳鼓吹曲十二曲。吳  
人。多言祥瑞。吳主皓問。昭曰。此  
家人筐篋中物耳。後竟殺昭。

吳鼓吹曲有云。焱精缺者。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  
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當漢朱鷺其曲曰。

堯山堂外紀卷九

九

焱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  
赫武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  
撫乾衡。鎮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  
張角破。遼韓。羈宛。賴平。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  
金聲震。仁風馳。顯高門。啟皇基。罔極垂。將來  
吳鼓吹曲有云。漢之季者。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  
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當漢思悲。翁其  
曲曰。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

雲漢建。厲六師。羅八陣。龍鳴鎬。接白刃。輕騎發。  
介士奮。醜虜震。使衆散。劫漢主。遷西館。雄豪怒。  
元惡憤。赫赫皇祖功名聞。

吳鼓吹曲有云。伐烏林者。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  
東下。欲求爭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  
而破走也。當漢上之回其曲曰。曹操北伐。拔柳  
城。祭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衆既  
降。操屠荊。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

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  
顯章功名。

吳鼓吹曲有云。克皖城者。言魏武志圖并兼。而令  
朱光為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  
當漢戰城南。其曲曰。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  
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戢兵革。  
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民。昭至德。  
吳鼓吹曲有云。章洪德者。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



方來附也。當漢將進酒，其曲曰：「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貨克庭，所見日新。

賀邵

字與伯會稽人晉司空循之父元帝嘗與循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鏡載一賀頭是誰循未得言元帝自憶曰是賀邵循不歸曰臣父憂思無道創戶痛深無以解

答明詔元帝愧慙三日不出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一

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吳主皓然後得釋

末主皓

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為晉所滅

吳主初從步闢之請遷都武昌楊州之民流涕供給甚苦之時有童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陸抗以聞乃還都建業

吳主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獻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

吳主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叶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以語羊祜祜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時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乃加濬龍驤將軍及征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二

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晉既平吳武帝引見孫皓帝問皓聞南人好作爾汝詩頗能為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晉平吳後江南有童謠云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有云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有云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

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以為亂者相繼按  
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  
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內蓋直斥之  
云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三

堯山堂外紀卷十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司馬懿

字中達曹操辟為文學掾遷太子中  
庶子與陳羣吳質朱樂號曰四友操  
嘗夢三馬同食一槽謂不曰懿非人臣  
也丕素與懿善故得免既而竟遷魏出

司馬高祖伐公孫淵過故鄉會父老故舊飲燕高

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

遐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

堯山堂外紀卷十

告誡歸老待罪武陽

賈充

始生時其父達曰後當有充  
閭之慶故名充而字公閭

初魏主高貴鄉公帥府衛出討司馬昭賈充時為

中護軍自外入令成濟弑之泰始中人為充等

謠言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

而成晉也裴謂裴秀王謂王沈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名婉字淑文淑美有才行豐

被誅離婚徙邊復娶郭配女即廣城君名王璿

後李以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怒不許充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嘗與李聯句賈吟云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李云歎息亦何為但恐大義虧賈云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李云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賈云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李云若能不言與君同所宜充嘗碎錦壽為緣壽美姿容充女於青瑣中窺而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壽聞心動遂潛往與女通充覺女有異於常因會諸史問壽有異者氣香本

外國所貢一着人經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壽疑壽與女私乃考問左右婢得其狀秘之

傳玄晉初置東宮以玄為之每有奏劾或值日養捧白簡整齊帶珠璣不脫堂前生

古歌有八變九曲之名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挽日車傳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全篇無傳獨入變僅存其歌曰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

多暮色似從崦嵫來枯桑鳴中林絡緯響空階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司

傳玄有車遙遙篇曰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為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又燕人歌曰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曾崖雲為車兮風為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

思多端子誰能理

李密字令伯一名褒先仕蜀晉初徵為太子洗馬陳清表古本少事荒朝後人誤以為偽朝孫霸產嘗有詩偽朝料得非公筆不得當時墨本看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國有祿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阮籍兄子咸及劉伶王戎向秀常集于竹林肆意酣暢世說

竹林七賢子  
簡字季倫

山巨源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矯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有高隄徧種長楸修竹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山季倫都督荊州時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是我高陽池時有兒堯山堂外紀卷十

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并州

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貌甚醜穎而悠忽勿曰吾以天地為宅舍宇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偶與俗士相作其人懷挾而起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鷄肋何足當尊養其人廢然而返伶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婦隨之曰或便埋我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

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當祝鬼神斷之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塊然復醉

王戎字濬冲渾之子以平吳功封安豐侯總戎簡語阮籍先與渾為友時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阮二十歲阮與之談謂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堯山堂外紀卷十

五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孫楚字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哀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宛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灰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其詩曰時邁不停

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

靈立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

其口而書其胃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

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又胡

堯山堂外紀卷一

六

為塊然坐緘其口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廟

其口而緘其肯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

董京不知何許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乞於市得

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繒則不肯受或見

推其為屑曾無怒色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

又貽書勸其仕進京答歌曰獨處無娛我以為

歡清流可飲至道可喰何為栖栖自使疲單玄

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歟矜彼梁

魚逡巡困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萬

世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知哉達人深穆其

度

賈謐即韓壽子冠祖賈后女弟出也右與小

所生故勿顯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石

崇嵩岳左思陸機機弟雲及劉琨等皆附

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云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

魯國何嗟哦千歲鰓體生齒牙南風賈后字也

堯山堂外紀卷十

七

晉行也沙門太子承字也曾賈謐國也言賈

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舉咀爵豪

賢以成篡奪也其後賈謐既誅賈后尋亦廢歿

又有謡云東宮馬子莫龍向至臘月纏汝髮

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焉趙

王倫既篡位洛中又有謡云虎從北來鼻頭汗

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

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而在

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有無君之心故曰登城者也

東哲

字廣微陳廣之後其曾孫避王莽亂去足為東惠帝朝賈誼請簡為著作郎哲

宋哲家貧賦曰余遭家之艱軻嬰六極之困屯無

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

羅縷而自陳有漏狹之草屋不蔽覆而受塵欲

虎山堂外紀卷十

恙怒而無益徒拂鬱而獨嗔蒙乾坤之徧覆庶

無財而有仁

太康中陽平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

注眾為哲作歌曰宋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

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石崇

苞之子生于青州小字齊奴苞臨終崇初獨不及家財及為荊州刺史使商客航海致富切上就苦辭刻成百花飾以金玉白壺中之景不過如是劉寔嘗詣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劉寔處反是語崇曰向誤入卿內崇

曰是

石季倫妻綠珠嘗作懊儂歌其詞曰絲布澀難縫

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綠珠本

梁氏女崇以珠三斛買之善吹笛孫秀使人求

之不與秀怒勸趙主誅崇崇正宴於金谷園樓

上甲士到門崇謂綠珠曰吾為汝得罪綠珠曰

當效死於君前即自投於樓下而死洛陽石崇樓金谷水名流經崇宅崇構別館因各一名梓澤

虎山堂外紀卷十

石衛尉有愛婢曰翔鳳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十五

無有比其容貌崇嘗語曰吾百年後當指白日

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汝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

身其何朽于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

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

又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

而颺又屑沉水香如塵末布象床使所愛者踐

之無迹則賜以真珠百琲有迹則節其飲食令

身輕弱故閨中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排  
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謂胡女不  
可為羣競相排毀崇受譖即退翔風為房老使  
主羣少乃懷怨作五言詩曰春花誰不美卒傷  
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  
失愛在娥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  
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

潘岳字安仁范之子鄉邑號為奇童後為河陽令植桃李滿城人號河陽一縣花岳

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連手攀之左思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足羣姬亂唾委頓而返又岳每行老姬以米擲之滿車張載至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

潘岳有所思因以思楊容姬難堪六字為題作離

合詩曰佃魚始化人民穴處離田意守醇樸音

應律呂離心字田桑梓被原卉木在野離木錫

鑾未設金石弗舉離易字木害咎蠲消吉德流

晉離字谿谷可安奚作棟宇離谷字穴媽然以

喜馬懼外侮離熙神委命已求多祐離誰能默識言長厥  
所離誰能默識言長厥  
亂少長失序離誰能默識言長厥  
秀常卿愈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  
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自知不免戢而秀遂誣  
克山堂外紀卷十一

岳及石崇為亂誅之初崇為成陽太守岳送之  
詩曰朝發京陽夕次金谷湄前庭樹沙棠後  
園道為彈靈固紫若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  
池離坐登隆平宮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布  
投寄石及白首同所歸及岳與崇被收俱不  
相知崇已送市岳後至崇謂曰安仁卿亦復爾  
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





才德見禮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屬  
獲恩賜馬賦咏木云南山有鳥自有啄木。幾則  
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性清者榮  
性濁者辱

左太冲嘗有感離詩贈芬芳答詩云自我去膝下

倏忽踰再期披省所賜告髣髴想容儀何時當

奉而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統之子第當字士龍泰

亮山堂外紀卷十

十四

開元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  
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如鐘聲言

多沈慨尚書閣鴻見至龍小財即言之曰  
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刺史周浚召為

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類子也後官人  
孟玖謂平原有異志與雲俱被害後日昏

孟玖謂平原有異志與雲俱被害後日昏

陸機百年歌云一十時顏如舜華暉有輝體如飄

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

一清酒將次奈樂何奈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

入理成美目淑貌綽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

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次奈樂何奈樂何

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方可扛鼎志干雲食如

漏卮氣如薰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次奈樂

何奈樂何四十時體方克壯志方剛跨州越

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次奈樂何

奈樂何五十時荷楚杖節鎮邦家鼓鍾嘈囂

趙女歌羅衣粹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

酒將次奈樂何奈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

亮山堂外紀卷十

十五

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納那翠雲中子孫

昌盛家道豐清酒將次奈樂何奈樂何七十

時精爽頽損臂力愆清冰明鏡不欲觀臨樂對

酒轉無歡攬形差髮獨長歎八十時月明已

損聰去耳前言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

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

日告眊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

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

念平生淚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內

肢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煩感反

側難。茵褥滋味不服安。幾少好遊獵。在吳豪盛

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慧能解人語。一日機

戲語。犬我家絕無書信。汝能寄書。我取消息

否。犬喜搖尾。三聲。試為書成。以付。犬頭

犬出驛路。在走。向吳入草。獵肉。及。子。經。大。水

載。依。渡。者。拜。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

簡。作。聲。機。家。開。簡。取。書。看。畢。作。書。付。簡。中

復。繫。犬。頭。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入。行。程。五。旬

而。犬。往。還。才。半。月。後。犬。必。殞。之。遺。送

還。家。主。機。村。南。村。人。呼。為。黃。耳。奴

泰山堂外集卷十 十六

陸士衡在坐潘安仁至陸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

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凰翔

陸士龍荀鳴鶴陸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茂先坐張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

士龍荀答曰荀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

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張曰荀何遲荀答曰本

謂雲龍駸駸今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

遲張乃撫掌大笑平原初見張華華曰賢弟何

不先陳之華鬚偏遂以錦囊賦之雲見大笑華

終不惟又嘗賦經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

幾至落水

張載字孟陽第協字景陽元字季陽並有俊

才與載雲齊名時稱二陸三張亦曰三

張又南語云二陸入洛

三張減價不無軒姓云

張載賦貧士詩曰芒墟人迹希隱僻間鄰閭葦籬

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煖燭

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

可割

涼山堂外集卷十 十七

夏侯湛與潘安仁並有美姿容

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夏侯湛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為郎中累年不調作

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咳唾成珠璣扶扶出風雲

又作家風載其祖父之德

張翰字季鷹吳人儼之子時人號為江東步

張翰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

後名不即時一孟酒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

菰菜羹鱸膾膾切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

千里以要名爵。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歸。

劉寶

字道真，陸士衡功入洛谷張華所宜詣。劉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

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失望乃悔往。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朝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旁河操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旁河牽船？」又嘗

走山堂外紀卷十

十八

與人共飯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引雙羔。」嫗荅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以對。」

謝鯤

字幼與，胡毋輔之。畢卓光孟祖阮放之，八達孟祖避難渡江，投胡毋伯輔之。鯤等散，美深祖開室酣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伊于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竟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氏孟祖處呼入與飲。

謝幼與鄰家高氏女有美色，常往挑之。女投梭折

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連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長嘯曰：「猶不廢我笑歌。」

山堂外紀卷十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劉琨

字越石與之弟少與祖逖為友  
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著鞭

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碑領幽州求諶為別駕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比秋棘言諶棄已而就匹碑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乃率眾赴匹碑繼為匹碑所拘再贈諶詩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諶殊不領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

祖逖

字士雅元帝時為豫州刺史戴洋語人曰祖士雅九月當死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嘆曰此為我也俄卒贈車騎將軍劉琨嘗稱祖謝曰少為王敦所歎

祖逖在豫州約已務施課農桑撫納新附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

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

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

醪并飫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鄧攸

字伯道童時嘗詣鎮軍賈混混以訟事示攸攸使決之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

元帝時鄧攸為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一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及去賤百姓留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純如打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葛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元帝時王莽為散騎常侍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後開交趾出丹表為句漏令乃於羅浮山煉丹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尸解仙去號葛仙翁

葛洪嘗過嶺之興國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廬築壇

鑿池洗藥留四言詩一首曰洞陰冷冷風颯清

清仙居水劫花木長榮今其地有洗藥池

郭璞

字景純有郭公若精卜筮璞從父業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

天文卜筮之術嘗撰前後  
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

郭景純有焦僥讀曰焦僥極廢痺人又小四體取  
足眉目纔了

郭景純著幽思篇有句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  
孚歎曰泓曄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  
超形越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  
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後數年沙漲去墓數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裂裂巨海混混壘  
壘三墳唯母與昆

郭景純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  
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

王後宋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  
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

鼎遂移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蘇峻之難敦將  
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請南廂入  
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進或值璞在婦問便入

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必容  
主有殃也後因醉諸璞正逢在廁見璞裸身  
被髮對刀設醢璞見髮撫心大驚曰吾血屬卿  
勿來非但獨吾卿亦不免天實為之將以誰咎  
故璞於翼王敦  
之翼乃翼亦死

物類初時嘗令景純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  
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即位將  
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  
上山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克  
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殷羨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託  
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今金陵西南有投書渚  
元帝皇子生書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私焉而恨煩辱貴中宗笑曰此  
卿有勳也

庾亮字元規與弟翼先後擢征討軍事  
大征西小征西世謂亮為豐年玉翼為

咸和初庾亮專總朝政時歷陽內史蘇峻志輕朝

廷亮乃修石頭城以備之因下詔徵峻峻曰我

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舉兵反初

明帝大寧初皇諡云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

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至是明帝崩成帝方

六歲為蛟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苑

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峻尋死峻弟石據石頭尋

堯山掌外紀卷十一

五

為諸公所破

孫盛二子長名潛次名放小時同詣庾公公問潛

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歆何齊曰齊許由問放

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

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

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放兄弟與庾翼子園客同  
為學生園客少有佳弟一

日詣孫覿。齊莊在外間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齊公家裏大琴曰：『孫大盛有兒如此。』」又

答曰未若許廣之翼翼還語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度亮初錄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之曰康

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  
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

施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

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

如謠言

桓溫字元子生末期溫溫字元子生末期溫見之曰此兒有奇

之曰恒公髮如及謂皮胃如紫石凌自是

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也嘗經王敦墓  
望之云可兒可兒後伐秦於北方得一巧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六

然石堙開其故壑曰公甚欽劉司空溫大

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  
薄服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

聲甚公恨雖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桓大司馬嘗題八陣圖云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

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哀帝隆和初童謡云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

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先是穆帝改元升平越

五年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朝廷惡聞此

因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提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大臣迎奕立之奕夙有痼疾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百姓歛之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又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浮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時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却

起乃勸為伊霍之舉溫遂與定議謂建康宣太后令廢奕為海西縣公立會稽王昱三子非海西公子遂以馬疆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初熒惑入太微海西尋廢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却起為中書在直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起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帝因誦庾闡從征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

懷厲却受假還東帝曰致遠專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泣下流襟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式不得已先之因曰伯也執受為王前距簡文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一日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

簡文極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為談客嘗入華林園詠詩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桓宣武下都問劉惔曰聞會稽王語奇

進爾邪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

殷浩字深源少與桓溫齊名常有鏡心桓問殷即何如我殷云我與君同鏡心桓笑作我我當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袁粲大妹名女

皇弟浩小妹名女正遠謝尚嘗語桓公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脫落端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當拔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

謝尚聞浩能清言往造之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殷徐語左右取手中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請

廢之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每恨簡文曰上

人著百尺樓上僂梯將去外生韓康伯始隨至

徒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

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阿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浩死浩子涓不諳

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孝

武即位溫入朝山陵謂從者曰先帝向還靈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見衆亦見溫拜時頻言臣不敢溫又問殷涓形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叔鑒使門生求壻於

諸少並佳然惟一人在東床坦腹若不相

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逸少也遂妻之

子七人疑之與之徽之操之獻之皆有書

遂傳世玄之蕭之二人未見故東坡詩云

羲之生五之時以王承王

悅及羲之為王氏三少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

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

軍歎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永和中小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

畢集謝安謝萬孫綽與羲之等十一人賦五言

詩各一首謝繹庾嶷孫嗣曹茂之與渙之等十

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謝琨卞迪卓旌羊

模孔熾劉密與獻之等十六人詩各不成罰酒

三觥羲之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渌水濱

寥聞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不均羣籟雖參差造我無非親時人以蘭亭集

序方之金谷詩序云羲之得人以已敵石崇甚

有欣色會稽有孤居姥養鵝善鳴羲之市之未

待羲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鵝羲之亦

待羲之道士云為馬道德經當舉鵝相贈羲之

欣然寫半籠鵝而去在載山時見一老姥賣六

角竹扇羲之書扇上各為五字姥初不喜羲之

謂姥曰但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每自

言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厲行其

書初不勝更翼却

王徽之作桓車騎中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恬及其暮年方妙



曰不知何署時見章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  
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  
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又嘗謂王曰卿在  
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  
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  
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一

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

小舡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

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子猷嘗

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直  
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嘗行過吳中見一士  
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洒掃施  
設在聽事坐相待玉肩與徑造竹下調羹良久  
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逵直欲出門主人大不  
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大  
留坐盡歡而去又嘗出都尚在路下舊聞桓伊  
善吹笛而不相識過桓子岸上過至在船中客  
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  
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責頭素聞王名

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  
上車去客並不交一言其任率如此

王子猷詣謝公謝問七言詩何始子猷承問答曰  
離騷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獻之為吳興守羊不疑為烏程縣令其子欣時

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

晝寢子敬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欣

尤長于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

王得羊不失所望子敬嘗夜卧齊中有羣偷入  
其室盜物都盡子敬徐曰偷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一

兒青龜我家舊物可  
特置之羣偷驚走

王子敬有愛妾曰桃葉其妹名桃根嘗作歌送之

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

來迎接又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

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能詩答歌曰桃葉映紅

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君獨揀我桃葉

復桃葉渡江不待檣風波了無常殺命江南渡

後以淫見棄令金陵秦淮口有桃葉渡云支道  
林入

東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  
而子猷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  
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興來奔喪都不哭子  
猷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猷琴彈之既  
不調斷地云子猷子猷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  
亦卒

謝尚

字仁祖小名堅石年八歲父鯤將送客  
爾時語已神悟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  
坐無尼父馬則顏回

謝尚為鎮西將軍嘗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市中佛

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曰青陽二三月柳

青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三

青雋復紅車馬不相識青落黃埃中市人不知

是三公也仁祖善音樂桓宣武嘗語人曰諸君

自有天際

謝安

字安石奕墨也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  
太傅諡文靖王倫稱為江左風流宰相  
紹興府有東山山半有舊微洞即安携妓  
遊彼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字

遺跡白雲明  
月山二字名

謝安王坦之郊超並少有盛譽時人語曰大才槃

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月新嘉賓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  
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謝安蘭亭集詩曰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

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后遊義唐

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謝傳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下

公欣然倡韻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

監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公大笑樂世稱謝庭聯句道韞實之女左將軍

青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四

才辨既性王氏大薄之反還謝家意其不悅

叔父安慰釋之曰玉郎逸少子亦不惡汝何恨

則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率從兄弟

謝則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玄稱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道韞稱吉甫

作碩穠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道

韞所稱偏有雅人溪致道韞同郎張玄妹亦有

世二家或問之對曰王夫人神情朗徹故有  
世下之風韻矣婦清心玉映自是閑房之秀

薄夫人劉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令  
爲微達此旨共訊夫人因稱關雎螽斯有不  
之德夫人問誰撰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  
是男子相爲耳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

王國寶是謝傳壻專利無檢行謝每抑制之後國  
寶爲孝武帝親暱遂危構謝帝一日召桓子野  
飲謝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即吹爲一弄乃放

世二家或問之對曰王夫人神情朗徹故有

十五

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  
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妓吹笛桓  
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  
中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  
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  
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謝傳注  
下沾襟乃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

口

羊曇少爲謝大傳所知大傳亡後羊輟樂彌年行  
不由西川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  
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終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六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王胡之

字修齡司州刺史先為庾公記室泰  
與殷浩等登南樓理詠亮曰老子於此處  
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舉步授焉

王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謝傳常稱之曰司

州可與林澤遠在謝公坐詠離騷九歌辭曰入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今載雲旗語人云當爾

時覺一坐無人

習鑿齒

漢習郁之後永和中和為桓溫西曹主  
簿溫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讀習  
今就襄陽便得一入半謂習與釋道安也  
習跋一足故戲之橫先時襄陽封稱鑿齒  
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人似鑿習以為名  
彥威

彥威

習鑿齒孫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時綽在前額鑿齒曰沙之

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

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

齒當時以為名對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  
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  
海天之雲也故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習鑿齒詠燈詩云煌煌見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

風燁燁風與燈升降

孫綽

字興公與許詢史道暉皆以文義冠世  
王右軍並與之游日營山水弋釣之娛  
歎曰我輩當以樂此

孫興公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鼓吹

因自作天台賦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

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云恐此金石非中宮

商然讀至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

車云應是我輩語

孫興公作列仙商丘子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曰咨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親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臨別雖實不欺敬佩茲章永戰話言日誦

卷十二

三

心懸既成示庾道思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子

時之桀孫興目公之曰沉為孔家金顗為魏家

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琳字弘道謝奉字也

殷洪遠融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懷

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

必其鎗鈴邪

郝隆字佐治嘗七月七日出日中即卧人間其故答曰我曬書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蛆隅躍清池桓問蛆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蛆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

卷十二

四

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袁喬字彥升小字羊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簡文問孫綽袁羊何

如口洩洩清便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燦文茵錦余爛長筵唐詩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燦兮錦余爛兮予美亡

此誰與獨旦袁故朝之恢尚廬陵長公主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袁宏字彥伯小字虎為桓溫記室參軍桓溫袁倚焉前令作露布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王珣極歎其才

袁虎少貧以運租為業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表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

袁山堂外紀卷十二 五

也其詩曰周昌梗概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猷解紛時與酒樽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無名困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無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九唱負此欲何之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袁宏始作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

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

袁山堂外紀卷十二 六

風鑒散朗或據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溫滋然而止

袁宏東征賦都不道陶長沙佩陶胡奴範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寃感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宏機捷辨速自史部郎出為東陽郡謝安祖之於冷亭時賢皆集宏欲卒追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應聲曰輒當奉

陽仁周慰彼黎庶  
合坐嘆其要挾

桓宣武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宣武

命作北征賦時王珣伏滔在坐桓令滔讀其賦

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

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

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

珣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於天下之後便移

韻於寫蓬之致如楊朱盡滔乃云得寫字一句

足韵或當小勝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

余心泝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

文章之美當共推此生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

桓公嘗請參佐入宿袁伏相次而至范名府中

復有袁參軍彦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

軍是袁伏之京復何所疑然袁每以爲耻恒歎

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

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

顧愷之

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愷之子小字虎頭後拜虎頭將軍恒溫嘗言長康體

中癡點各半世云有三絕文絕畫絕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

對曰松栢之質經霜彌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

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顧長康初為桓溫泰軍甚被親昵桓治江陵城甚

麗嘗從江口會賓僚曰能目此城者賞時長康

應聲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贈以二婢後

拜桓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

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

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或曰聲如震雷破

顧長康作殷荊州

堪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顧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

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飄無

恙

桓南郡

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獲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劍頭炊爇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長康好  
多憂仰之尤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  
此柳葉所騎也取以蔽人不見已惟之喜引葉  
自蔽玄雖為馬惟之信  
其不見已也甚珍之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鴻鵠畫人或數  
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  
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卷十二

九

顧長康嘗賦神情詩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  
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戴逵

字安道善琴武陵王使人召之乃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十  
歲時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終當致名中年畫行像甚精妙

戴安道隱居剡山而其兄逵欲建式遏之功謝

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逵曰下官不堪

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戴安道與王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咏乎

二物之間遂共為之讚曰醇醪之興與理不乖  
古人既陶至樂乃開百客乘之隗若山顏自絕  
群動耳隔迅雷萬異既冥惟無有懷

王珣

字元琳小字法護封東亭侯弟珣字季  
琰小字僧那兄弟皆壻謝氏王獻之為  
中書令珣代之  
時稱大令小令

王珣郗超並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  
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千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卷十二

十

孝武帝崩王珣為哀策出本示其族子誕曰猶少  
叙節物一句誕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云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嘆美因而用之

王珣少有才藝與珣並有名而聲出珣右時人為  
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那難為兄

王僧彌與嫂婢謝芳姿通情好甚篤嫂箠芳姿  
過苦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而僧彌好持  
白團扇嫂令芳姿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歌曰白



團扇辛苦五流離。是即眼所見。僧彌聞之問曰。奈何遺却。芳姿應聲又歌曰。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隨。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王恭

字孝伯。琅琊子。枕少相善。恭在兄稱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上並上阿

大羅羅清疎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使。

竟山堂年記卷十二

十一

孝武太元末。王恭鎮京口。民間忽有謠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黃頭。小兒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杆又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且去。毛衣上被拉。蠅棲黃字頭。恭字上也。小字恭字下也。時王國寶諂事會稽王。道子權動。內外恭與王珣惡之。乃上表罪狀國寶。遂舉兵反。詔賜國寶死。未幾恭司馬劉牢之執恭斬之。

和謹言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一為王孝伯作詠。

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詠以之成。其

文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

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喪

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

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

喪牧。予以誄之。爰族芳郁。

桓玄

溫之孽子也。小字靈寶。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遠。澤而歎。

竟山堂年記卷十二

十一

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為援。乃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推玄為主。玄始得志。嘗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祖梨橘柚。各有其美。

桓玄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

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玄被召作太

常。諸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

能令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為咽。王

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隆安初。殷仲堪為荊州刺史。童謠云。芭籠目。錦

腹殷當敗桓當復時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  
佺期結婚為援玄引丘擊殺之遂有荊州

桓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  
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元興初司馬  
元顓稱詔伐玄玄遂舉兵反元顓軍潰玄入建  
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顓時有謠云長干巷  
巷長干今年殺即君明年斬諸桓即君謂元顓  
也及玄敗走諸桓悉誅焉

孝山堂外紀卷十二

十三

桓玄既篡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  
和作籠歌云車無軸倍孤木繩縛腹芒籠目路  
遠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  
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  
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玄死果以繩  
縛其屍籠其首沉諸江中又謠云草生及馬  
腹鳥咏桓玄目及玄敗走江陵五月中誅如  
期焉

吳

字處默小  
之子預之  
允之子王羲之子徽之  
用之字胡母輔之子顯之子隱之子瞻之子  
皆兩世同  
用之字

吳隱之介立有清操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為廣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  
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  
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于湖  
孝山堂外紀卷十二  
十四  
亭之水隱之嘗為晉陵太守  
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義熙初廣州有童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  
止自成積又云蘆生漫上竟天半蘆橙上逐水  
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時盧循寇廣州逐  
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安帝乃假  
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循擁上流數州之地內  
逼京輦果應天半之言後為劉裕所破竟不得  
入石頭其黨悉斬伐如草木之成積云

陶潛

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也在晉名

彭澤令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卒賦  
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待同續之入廬山事  
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  
應徵命時謂為潯陽三隱元嘉中卒世號  
靖節先生

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  
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  
悉令送至酒家稍就取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  
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老山堂外紀卷十二

一五

淵明嘗於夏月高卧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  
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  
矣

淵明宅邊多種菊每携酒吟咏其賦詩曰結廬  
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又曰秋菊有佳

色裛露掇其英汎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

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嘗九月九日出宅邊

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見白衣人檐酒至乃江

州刺史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歸

江州刺史檀詔請周續之與孝士祖企謝景夷三

老山堂外紀卷十二

十本

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  
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

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

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嚴已

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

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

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間何以知曰所誦  
諸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南齊兒耶坐客  
皆笑錢穆之元者月生子其年十二月又生一子未嘗有侍  
一美兒止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  
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跋尾者謂  
形天無千歲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  
名也好斷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淵明詩晉  
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元人鄧文原題其  
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籙下黃花雨露枝便向  
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貢師泰題云所  
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翰門  
老山堂外紀卷十二 十七

前竹莫放飛  
花過石頭

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  
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為方外交  
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  
不覺聲容遽命返駕法眼禪師晚示眾云今  
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憤眉却迴  
去此法眼特為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遠  
容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沿及簡寂觀主陸僧

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  
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

淵明將逝之夕自作挽歌辭其一曰有生必有死  
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  
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  
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  
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其二曰在昔無酒  
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有案  
老山堂外紀卷十二 十八

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相送出門去歸來夜  
未央其三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  
月中送我出遠郊四而無人居高墳正嵯峨馬  
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宅一已開千年不復  
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  
還其家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  
託體同山阿自注伊善挽歌庾亮亦喜為挽歌每  
託體同山阿自注大鈴為倡使左右齊和袁山

松過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終

十九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武帝裕

小字寄奴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後伐荻新洲遇

大蛇擊傷之明日至開有井曰聲規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持藥帝問何為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食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後人遂名此藥為劉寄奴

初武帝引謝誨為太尉主簿從征關洛帝於彭城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大會命紙筆賦詩誨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

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

無伏輪於是羣才並作

武帝將北伐登城屬詠謝誨誦王粲詩南登灞陵

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焉傷心肝不覺

流涕因之輟駕

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

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又云都護北征去相送落

星墟帆檣如芒捰。都護今何渠。丁都護即丁

也。驍勇有力。帝每欲除異。已必令昨拉殺之時。

人語曰。莫跋扈。付丁昨。齊高帝欲除異。已亦然。

亦語曰。莫轉張付桓康。二事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封宜都王。

元嘉十七年。文帝袁皇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

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其歌曰。紅藍與芙蓉。

我色與歡敵。莫案石榴花。歷亂聽儂摘。又曰。千

荒山堂外紀卷十三

葉紅芙蓉。照灼綠水邊。餘花任郎摘。慎莫擺。

蓮。又曰。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曰。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又曰。芳萱傷

生時。知是無憂草。雙眉畫未成。那能就郎抱。又

曰。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

不相棄。又曰。五鼓起開門。正見歡子度。何處宿

行。還衣被有霜露。又曰。打殺長鳴雞。彈去鳥白

鳥。願得連。真不復曙。一年都一曉。又曰。非飲酒

慊慊。儂意亦驅驅。雙灯俱時盡。奈許兩無由。又

曰。種蓮長江邊。藕生黃蘗浦。必得蓮子時。流離

經辛苦。又曰。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沈

水香。儂作博山鑪。又曰。罷去四五年。相見論故

情。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

元嘉十七年。帝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時臨川王

義慶為江州。相見而哭。帝聞而怪之。徵還義慶。

大懼。伎妾夜聞鳥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

荒山堂外紀卷十三

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此作歌。其詞云。龍蔥

牕不開。鳥夜啼。夜夜望郎來。蓋謂其妾也。後世

歌似非義慶本音。云可憐鳥。曰鳥。彈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胃。開。去。鳥。生。如。欲。飛。飛。飛。各。自。去。生。離。無。安。心。夜。啼。至。天。曙。

隨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雍州刺

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歌。曰。朝發襄陽城。暮

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上水郎擔

篙。下水搖雙櫓。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人言

襄陽樂樂作非儂歲乘星昇風流還儂揚州

樂錄有碧玉歌亦宋曲也一名千金意碧玉女南王妾名其詞曰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誠即千金意無傾城色碧玉破瓜時即為情顛倒感君不羞報迴身就郎抱

謝晦字宣明與桓溫同從武帝北征入關十稟晦有其九

初武帝疾甚謝晦傅亮等同被顧命及少帝廢徐

美之以晦為荊州刺史令居外為援文帝即位

誅美之等欲并討晦晦舉兵及軍敗被執從子

世基坐從將刑世基為詩曰偉哉橫海鯨壯矣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四

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

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

陟

謝靈運玄之孫小時寄養于杜明祥師杜明

晉時襲封康樂公嘗半日吟詩百篇頃落十二箇每文竟手自寫之書法最妙文

帝稱為二賢與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泊舟溪旁見

二女浣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

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

落二女遽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

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耳良苦俄而二女微

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

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過二里其弟

弟回處曰小郎回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五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麗素

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

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

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康樂賞愛之每有篇章對惠

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

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

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區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

造獨樂賦語優給注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  
充作長時謝惠遠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  
陵賦調未作雙批詩以示謝靈運曰君誠能恐人  
未重且可以為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  
以錦二端賜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  
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謝靈運別字離合詩云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

離口加我懷離離口詠情亦傷離力劇哉歸游

客處子勿相忘離川字口力月合成別此離一  
字偏旁為兩句而六句奏合為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

老山堂外紀卷十三

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

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

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

險旅客易山行

會稽守孟顓事佛精懇每為靈運所輕嘗謂顓曰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

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顓遣信相聞靈運大怒

曰身自大呼何與癡人事顓益恨之遂表靈運

有異志帝惜其才不罪以為臨川內史在郡游

放不異永嘉復為有司所糾乃遣使收之靈運

興兵叛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

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論斬帝以謝

玄勲宜宥降歿徙廣州再為有司所奏乃詔於

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

老山堂外紀卷十三

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後霜栢納納

衝風菌邂逅竟無時修短非所慙恨我君子志

不得嚴下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惟願乘

來怨親同心朕靈運驕美臨刑施為南海祇桓

公主端午開草欲廣其物馳驛取

顏延之字延年與謝靈運齊名性褻傲號顏

延之有大痛坐靈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

顏延年疎誕好酒不能取容當世劉湛言於彭城



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  
詠詠稽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  
曰物故不可論途窮無能慟詠阮咸曰屢薦不  
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輜精日沈飲誰知  
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叙也獨山濤王戎以貴顯  
被黜不在五君之列湛及義康以其詞旨不遜  
大怒欲黜遠郡於是延之屏居不與人間若七  
載文帝嘗召延之期日尋覓不值帝曰但酒肆  
中求之依旨訪覓果在酒肆解身自挽歌了

不應對他日  
醉醒乃往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  
臣文彛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  
狂曰其狂不可及嘗遇何偃於途偃遙呼曰顏  
公延之怪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  
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  
退

何長瑜

司空無忌弟也謝方明使教惠連  
讀書惠連以為當今仲宣載之去

何長瑜為臨川王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  
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有云陸展染  
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  
此五六句輕薄少年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為  
品目盡加劇言苦句臨川怒以白文帝除為廣  
州增城令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于一時  
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九

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  
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  
靈休是景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  
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燕  
何孟之美

何勗與殷淳之子孚共食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  
孚徐報筋曰何無忌憚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何勗已

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王歆之

王歆之嘗為南康劉邕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與元會並坐邕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否歆之因效孫皓歌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之

王山堂外紀卷十三

十一

孫也性嗜酒以味似鯪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疾瘳瘳而落床上下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瘳瘳未落者悉取以貽邕邕去靈休何病書曰劉邕向顧見歆之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也與歆之相常以給膳

范曄

字蔚之吳郡吳縣人少時名太子詹事

陸凱與范曄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兼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魯國孔熙先以范曄志意不滿說曄弑帝立彭城

王義康曄猶豫未決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丈人曾不耻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反意乃決謀泄被收帝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出詩賦美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為循覽悽然

范詹事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

王山堂外紀卷十三

十一

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底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及臨刑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曄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

袁淑

字陽源丹陽尹勳少子也文帝朝為太子左衛率太子勳謀為逆淑切諫左右

引之出曰此何事而可罷勳竟殺淑遂弑帝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

拜衣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士衡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袁陽源不附劉湛大相忤陽源賦詩曰種蘭忌  
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  
以久病免官

袁淑戲作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  
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忼慨  
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斯實爾之功也音隨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十三

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叶漏刻雖挈壺著  
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  
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應聲斯又爾之鳴也青  
脊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目耳雙磔斯又爾  
之形也嘉麥既熟寔須精麴負磨回衡迅若轉  
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  
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  
盧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

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  
朱廬封爾爲中驢公

袁淑又戲作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  
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蒙狶冊命大  
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沉精標羣形於玄質  
體肥腩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養於人主  
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  
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璫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十三

彰于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于人口經千  
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  
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  
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  
此君之勇也其封爾爲大蘭王

鮑昭

字明遠王子瑱鎮荆楚辟爲參軍遂築  
室黃梅今邑治卽昭宅也文帝好文帝  
自謂以英及昭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  
昭本名昭武后時諱昭唐人因以昭名之

鮑參軍見賣玉器者或人欲買疑其是珉不肯成

市作詩戲買者曰涇渭不可襍珉玉當早分子  
實舊楚客蒙俗謬前聞安知理乎采豈識質明  
溫我方歷上國從洛入函轅揚光十貴室馳譽  
四豪門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寧能與爾曹  
瑜瑕稍辨論照初謁臨川王義慶猶未見知欲  
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  
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于足奏  
詩義慶大奇之  
賜帛二十疋

湯惠休初入沙門孝武帝命使還俗贈鮑參軍菊

羣山堂外編卷十三

十四

詩曰玳枝兮金英綠葉兮金莖不入君玉杯低  
彩還自榮想君不相飽酒上視塵生當令芳意  
重無使盛年傾鮑答詩云酒出野田稻菊生高  
岡草味貌復何奇能令君傾倒玉碗徒自羞爲  
君慨此秋金益覆牙拌何爲心獨愁

鮑參軍作數目詩云一身仕關西宗族滿山東二  
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  
邦四牡輝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

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祖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  
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奇肴紛錯重九族共  
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鮑參軍井字謎云一形二體四支八頭一八五八

飛泉仰流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井字  
而四之則其爲十者四也五八即四

也又土字謎云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云

宛然雙宿又龜字謎云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

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刀左邊屬雙牛

羣山堂外編卷十三

十五

鮑參軍有妹名令輝歌詩往往斷絕清巧寄行人  
詩云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  
風徒笑妾照常答孝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  
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王玄謨元嘉末首建北伐之謀文帝謂侍臣  
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王玄謨御下少恩時宗越爲將尤嚴酷好刑誅將  
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  
尚可宗越更殺我

孝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柳元景桓護之雖並  
北人而王玄謨獨受老僮之目嘗為玄謨作四  
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餐炮醬調秋菜  
白醪解冬寒

沈慶之字弘先為建威將軍大破山蠻羣蠻皆稽顙慶之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公頭

沈慶之目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孝武  
嘗歡飲羣臣逼令作詩慶之請顏師伯執筆口

堯山堂外紀卷十王十本

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

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

衆坐稱美蕭斌等嘗笑慶之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

孝武帝駿文帝第三子小字通民初封武陵王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至

木俱被錦繡

徐幹室思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  
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

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孝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  
如日月迴環晝夜生一時諸賢共賦遂以自君  
之出矣為題

孝武帝用悲客他方四字離合雜言云霏雲起

兮汎濫雨霽昏而不消離字意氣悄以無樂音

塵寂而莫交離字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

以戎昭離字閣盈圖記門滿賓僚離字仲秋始

堯山堂外紀卷十王十本

戒中園初凋離字池育秋蓮水滅寒漂離字

指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離字分中心而

誰寄人懷念而必謠離字成方

謝莊字希遠子五人聰穎於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自莊及朂至覽孫溫

為吏部尚書

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袁陽源  
文冠當時賦畢賞示謝希逸時希逸賦亦竟其  
文云雲移霞峙霞委雪翻陸離暈漸容與鴻軒

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激銀漢集場樓圖睇若天  
桃被玉園袁見而嘆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  
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孝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

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延之對

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

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

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

老山堂外紀卷十三

一八

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謝莊代顏竣為吏部尚書竣容貌嚴毅常有不可

犯之色莊風姿溫美有諠訴者常懷笑答之時

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

人官

王或字景文與明帝名同故稱字孝武選侍

中何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

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

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

人帝慮要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遂使

齊手救并藥賜以景文正與客棊叩而看已

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欽子納盒畢徐曰奉

教見賜以成方以教示客乃作墨落致謝飲藥

卒而

何偃

字仲弘父尚之元嘉中為丹陽尹立宅

戰南郊外設學以聚生徒謂之南學偃子

世為史部尚書偃經學能求並棲適世疏

曰東山是謂何氏三高

老山堂外紀卷十三

十九

王綯或之長子是何尚之外孫年六歲聰穎非常

尚之特加賞異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

之戲曰可改為耶耶乎文哉綯捧手對曰尊者

之名安得為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吳蜀之

晉熙王景字休通文

廢帝立以昶為徐州刺史人間言昶有異志帝欲

加誅討昶即起兵統內數郡無應者知事不捷

乃棄母妻奔魏惟妾一人騎馬自隨在道慷慨

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  
絕故鄉幾千里人甚憐之禮重使都督吳越彭

楚諸軍事鎮徐州卒謚曰明徐

丘靈鞠

進之父初領驍騎將軍立不樂武位

方千里士子感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  
信渡江妨我輩登轍後入梁爲榮酒曰人  
居官顧數遷使我終身爲榮酒不恨也嘗  
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  
笑曰何如  
我未進時

孝武帝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有云雲橫廣

孝山堂外紀卷十三

二十一

陌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即轉爲北

平參軍

帝與羣臣上貴妃墓令醫術楊志哭之  
志甚鳴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惠淚志曰

我自哭  
亡安耳

丘靈鞠嘗詣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

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

覆餗

袁粲

字景倩叔兄子世稱袁尹疎放好酒嘗  
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

醉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詰門求通袁  
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袁末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中書監袁

粲尚書令劉東謀誅之褚淵發其謀粲兵敗遇

害淵獨輔政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

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劉侯彥節子也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

恨風霜早後彥節與袁景倩謀誅蕭道成不剋

死侯亦被害

孝山堂外紀卷十三

二十一

美山堂外紀卷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齊

高帝道成

蕭何二十四世孫宋世與袁聚德淵劉東更日入直決事就為四貴

高帝鎮淮陰時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

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詠之曰八風儼遇

翻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

高帝與王僧虔賭書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

美山堂外紀卷十四

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為善

自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

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

帝大笑曰卿善為辭

褚淵

字季野宋中書令其貌甚美山陰公主就廢帝請以白侍帝召西上閣宿十日

公主夜就之備見通問不為後志主曰公

不取前

褚淵與王或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

甚美淵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

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褚彥回送王僧虔赴湘州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

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

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

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

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朝野

美山堂外紀卷十四

淵世子儉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辭讓其弟齊居墓下終身

王儉

字仲寶宋官侍中入齊為國子祭酒子

王仲寶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志賦

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王僧佑儉從弟也儉嘗鳴笳列騶至僧佑門僧佑

輒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

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歎曰此吾所望

於若人也世並賢之



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諱卒得職

新野庾杲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韭菹生菜任彥昇嘗戲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菜王儉用為長史安陸侯蕭綢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綢書言之

東山堂外紀卷十四

三

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錄之謂之錄事何遜等諸學士於儉第錄事贈巾箱几案雜服飾人各一兩物陸澄後成錄出人表一時奪去意又於儉錄事獨勝儉賞以五花簾白團扇意味自得王綽後至操筆便成事既與博辭亦華美衆皆擊賞綽乃命左右抽筆手白掣扇登

中而

武帝賸字宣遠高帝長子

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有朱碩仙善歌吳聲續曲歌云儂憶所歡時緣山破粉荏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不遜弄我

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為一曲云曖曖日欲宴歡駢立踟躕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帝悅於是俱蒙厚賚

武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作以後追憶往事作估客樂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帝使樂府令劉瑤管絃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啟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教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

東山堂外紀卷十四

四

寶月又上兩曲九回章其曲云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大編珂我頭何處發揚州借問編上郎見儂所歡不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絳越布為帆綠綵為帆緯鎗石為篙足為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

已東王子響武帝之子為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  
董蠻與同行蠻曰殺下廂如雷敢相隨耶子響  
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顛帝聞而不悅曰人名  
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為仲舒已東王嘗問曰  
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  
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又蜀有青城山隱士曰  
董仲舒見樵秀蜀記

柴廓

東陽人

柴廓有行路難雜體云君不見孤鴈關外發酸嘶  
度揚越空城客子心腸斷幽閨思婦氣欲絕凝  
霜夜下拂羅衣薄雲中斷開明月夜夜遙遙徒  
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銅鏡倩人  
為君除白髮行路難行路難夜聞南城漢使度  
使我流淚憶長安釋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  
竊而有之刻為已作廓子見而大忿齋手本出  
都欲訟此事實月厚賂之乃免

王融

字元長秘書丞嘗圖古今雜體有  
六十四書徑丈一字方寸千言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鎮西州才雋之士皆集其門  
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  
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  
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衆僧講論佛  
法一日融往栖玄寺聽講畢遊西郊園賦詩云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掩鬱初栽蘭墀坦  
將闕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  
東山堂外集卷十  
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還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  
紅松映水華碧陽哉人外賞遲遲春西夕竟陵  
王字  
雲英武帝第二子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  
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瑛曰燒一寸燭而  
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  
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王融謝朓江革沈約阻雪聯句遙和朓詩云積雪  
皓陰地止風鳴細枝九達密如繡何異遠別離  
韋詩云風庭舞流霰冰池結文澌飲春雖以燠  
欽賢紛若馳融詩云珠霞條間響玉雷閣下垂

杯酒不相接寸心良共知約詩云初昕逸翮舉  
日吳驚馬疲幽山有桂樹歲暮空參差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下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  
飛上天藁砧也音協於夫山山出也大刀頭  
有環義取於還破鏡上天謂月缺之候蓋隱語  
也王融有代藁砧二首云花帶今何在不是林  
下生何當垂兩髻團扇雲間明鏡臺今何在寸  
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壁已虧

卷十

七

王融詣王僧佑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盼謂  
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  
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  
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  
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王文憲初拜儀  
同王元長昭詩

謂人曰

謝朓字玄暉宣城太守因登三山得澄江靜  
山南梁武極愛謝詩嘗曰  
三日不讀謝朓詩覺口臭

隨王子隆在荊州好詞賦數集僚友謝元暉為其

功曹自京趨荊州同朝諸賢以詩餞別沈約詩  
云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漸泊背吳潮潯溪  
橫楚瀨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  
從君千里外范雲詩云陽臺霧初解夢渚水裁  
淥遠山隱且見平沙斷還續分絃饒苦音別唱  
多悽曲爾拂後車塵我事東臯栗王融詩云所  
知共歌笑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鳥分渚愛青

卷十四

八

莎翻情結遠旆灑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還望  
情如何蕭琛詩云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荆  
吳眇何際煙波千里通春筍方解箨弱柳向低  
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劉繪詩云汀洲千  
里芳朝雲萬里色悠悠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  
潭無與窺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  
翼謝元暉答云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  
東流水何如故鄉陌重樹始芳葢芳洲轉如積

望望荆臺下歸夢相思夕

沈右率座謝眺王融輩賦三物爲詠眺賦慢云幸得與君綴幕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禱酒蘭缸當夜明融賦琵琶云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柳有奇態悽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約賦虎云江南簫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腹垂

堯山堂外紀卷十四

九

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心君詎知

會稽孔閨初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表以示謝眺眺嗟吟良久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獎人才如此獨輕江祐爲人祐常詣眺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爲輕已後祐及第祀劉渢劉晏俱候眺

眺謂祐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祐轉不堪後遂構害

劉繪

字十章彭城人

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劉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言辭辨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處二人間也

堯山堂外紀卷十四

十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無忤意嘆其辨速

張緒

字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語人帝嘗笑曰此心不可有二

張思光年弱冠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張融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雖有骨力但恨無二

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又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高帝嘗面許張融為司徒長史勅竟不出融乘一

馬甚瘦帝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

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

司徒長史

張融與弟寶積俱謁高帝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

堯山堂外紀卷十四

十一

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

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

臣不能與洩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張融為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

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監耳融即求筆增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

中春飛霜暑路

張融贈別詩云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

人愁孤臺見明月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共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張思光既免官為詩與何徵士頗有高尚之言何

答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思光父病之及

何後婚孔氏女思光始為詩贈何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遘荒淫何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堯山堂外紀卷十四

十一

張融嘗乞假還武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無屋舟

居無水上未解它日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

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融與

何徵善往詣或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

非是

張緒亡後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

頓盡時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纒

武帝命植之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

廣可愛似張緒當年時

周顒

字季倫初隱棲山靈意移云北山移文

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食蔬有妻子獨處山

舍王儉嘗問彥倫卿山何所食彥倫答曰赤

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菜食何味最

佳彥倫曰春初早韭夏晚菘

周彥倫少往外氏臧車騎家得衛恒散隸書法

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

亮山堂外紀卷十四

十三

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

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東昏侯寶卷

子智藏明帝祖寶卷惡靈極在太極殿欲連坐每當哭輒云朕

痛火中大去手闖入殿無髮俯仰憤脫許悲報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啼來乎

永元二年後宮火時寶卷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為

鬼有趙鬼若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栢梁既灾

建章是營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又即閱武堂

為芳樂苑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

吏錄事將聞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

與杖乃勅虎賁不得進大荆子又開渠立埭躬

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

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此小字王叔

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齊亡王茂清欲妻之玉奴守節而死

永元中童謡云野猪雖高馬子空閭渠不知龍

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

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

亮山堂外紀卷十四

十四

樓時陳顯達崔慧景敗死蕭衍起兵襄陽蕭穎

胄起兵江陵移檄建康數寶卷罪惡顯達屬猪

慧景屬馬衍屬龍穎胄屬虎慧景攻臺城頓廣

莫門死時年六十三齊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

年共二十四年三八二十四也摧折景陽樓亦

高臺傾之意詩曹子雲長街與登峰大樓賦詩穎胄詩合有

亮山堂外紀卷十四終

堯山堂外紀卷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武帝

行日角龍顏重岳虎額舌文八字身壯

長公

武帝在晉陵西邸早與蕭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

呼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選中陽夙忝同

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云雖云早契濶乃

堯山堂外紀卷十五

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蕭彥瑜

琛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彥

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

大悅

中書侍郎謝覽侍武帝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

答贈其文甚工仍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雙

文即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

華又於九日朝宴獨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

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張率侍武帝遊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

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率

承詔往復六百篇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

設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誦更句句嘆

武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劉孺與張率並醉

辭未及成武帝取孺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

堯山堂外紀卷十五

吳劉孺洛陽才覽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孺七

屬文叔父瑱常置座側

武帝結好於魏遣始安王方略入關送之作詩曰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

遠書

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

舉蔡遽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

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

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龍山堂外紀卷十五

三

武帝時有沙門詔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偏問莫知劉顥曰貞文字為上人帝忌出之

潤州甘露寺在北固山榜曰天下名山第一乃天監中武帝御書寺趾有大佛殿楹間刻一聯云北固山北顧好北固山真箇好上林巷上林早上林花真箇好

昭明太子統

小字維摩讀書五行俱下五歲讀五經

昭明在東宮雅好文學嘗與三紀室筠劉長史孝

綽陸庶子儒到舍人洽殷常侍芸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語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昭明與諸名士汎舟玄圃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器明初無言直誅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昭明集諸名士賦大言細言沈約等並應令為之昭明大言曰觀修鯢其若轍鮒視滄海之如濫

龍山堂外紀卷十五

四

鰲經二儀而踟躕跨六合以翱翔細言曰坐卧鄰空塵憑附蟪蛄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約大言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弥指盡地不容足細言曰開館尺楹餘築機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王錫大言曰欲遊五嶽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水鱗橫海之鱗細言曰真真藹藹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王規大言曰俯身望日入下



視見星羅。唯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細言  
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溪而易  
阻。蟻目曠而難航。張緒大言曰。河流既竭。日月  
俱騰。且羅微物。動落雲鵬。細言曰。遨遊蟻目。辨  
輕塵。蚊睫成宇。蠶如輪殷。鈞大言曰。噫。氣為風  
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遠古。細言曰。汎  
舟毛滴海。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開南  
北。

明山賓外紀卷十五

五

明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州辟從事。  
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昭明聞其繁室。  
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  
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  
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管擅美。今則挺伊賢。東  
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可  
繫。原生今易擬。必求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初。天監元年。統立為皇太子。民間有謠云。鹿子開

鹿子開外紀卷十五

六

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  
中諸少年。遂歡歸去來。按鹿子開者。反語為來。  
子哭也。中大通三年。昭明果薨。其子歡時為徐  
州刺史。以嫡孫次應嗣位。而武帝意在晉安王。  
衡豫未決。及立晉安王為皇太子。而歡止封豫  
章郡王。還任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歸去來者。  
復還徐方之象。昭明有一琉璃盤。紫玉盃。皆武  
帝所賜。既薨。詔置梓宮。後更葬。  
開墳為闕。人携入大瓶。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為  
帝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  
其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增。  
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簡文帝。網。武帝第三子。讀書十行俱下。六歲  
于御前。面試。曰。此吾家東阿也。物生時  
誌。公謂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  
生於廐門。後乳  
梁誅蕭氏略盡。  
簡文辭藻。艷發。然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嘗有咏變  
童詩。曰。變童嬌麗質。踐葦復超瑕。羽帳晨香滿。  
珠簾夕漏賒。翠被含鴛色。雕牀鏤象牙。妙年同  
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連璧錦。片織細種花。攬

袴輕紅出迴頭髮鬢斜嬾眼時含笑玉手乍扳  
蒼懷猜非後釣密愛似前車定使燕姬妬彌令  
鄭女嗟

簡文與湘東王遊後園湘東作迴文詩曰斜峰繞  
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簡  
文和詩曰枝雲間石峰脈水浸山岸池清戲鷗  
聚樹秋飛葉微

簡文有咏雪詩顛倒使韵以二句衍作四句云鹽

飛乳蝶舞花落飄粉蔭蔭粉飄落花舞蝶乳飛  
鹽

簡文七夕宴諸文士賦穿針詩曰憐從帳裏出想  
見夜窗開針歌疑月暗縷微恨風來劉孝威和  
云縷亂恐風未衫輕羞指現故穿雙眼針特縫  
合歡扇

簡文封名詩云神比園蒼滿徑復水流新離禽時  
入岫旅谷乍依蘋豐壺要上客鵲鼎命嘉賓車

由泰夏閨馬微咸陽塵連舟雖未濟分密已同  
人

簡文時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彼苦詩有句  
云飄颻雲母舟帝大咲曰旭既不識其父苦又  
飄颻其母耶

朱异蒙倖在朝莫不側目雖太子亦不能平及後  
景亂圍城城內咸尤异簡文為四言詩曰瞻彼  
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塞我王度

簡文為侯景幽繫題壁自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

世續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弗欺暗室豈沈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作  
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開則六極所  
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  
宗簡文既見廢自矢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  
不害曰龐參元知此後王偉與彭舊王修纂  
進職而前曰至相以陛下憂日久使臣上壽  
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  
圖為樂一至於此既醉而寢

簡文有寒夕詩云雪花無有帶冰鏡不安臺又詩  
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為詩議  
謂無帶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  
者以邵陵王名綸空有赴援名也

元帝繹武帝第九子初封湘東王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

絕之三

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幼竊吞之謂是  
左右所盜乃炙魚眼厭之信宿之間珠逐便出  
竟山堂外紀卷十五

九

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邵陵王綸賦詩戲  
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  
直有全功徐妃嘗侍帝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為半面妝帝見之大怒而出

劉諒好學有文才為湘東王所善王嘗遊江濱歎  
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  
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平耶從此嫌  
之

元帝初與廬陵王續相謗帝之臨荊州也有宮人

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值宮  
戶禁重廬陵具狀以聞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  
文和之不得帝猶懼還李氏還荊州為詩曰秋  
氣蒼茫結孟津復送巫山薦枕袖管時慊慊愁  
應去今日勞勞長別人李氏世所謂西歸內人  
者也

元帝嘗作燕歌曰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  
春歌黃龍戍北卷如錦玄菟城南月似蛾如何  
竟山堂外紀卷十五

十

此時別夫婿金羈翠駝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  
營怨妾愁心百恨生淊淊悠悠天未曉遙遙夜  
夜聽寒更自從異縣同心別偏恨同心成異節  
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千重結並海連天  
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臺惟見遠舟如落葉復  
看過舸似行杯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趣坐  
傷離翻望漢使音塵絕空傷賤妾燕南陲

武陵王紀稱帝於蜀起兵內伐元帝與之書許其

還蜀尋制岷方紀不從帝遺之詩云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者紀之子也紀僭號帝下圓正於獄在獄連句云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赦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覽詩而泣紀敗國正號哭絕食而死元帝初年侯景伏誅傳首至江陵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云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堯山堂外紀卷十五

湖東付總議參軍宗季長宅東即苦竹町也既知鼎鑊即用市南水焉

洛陽王偉學通周易仕魏為行臺郎同侯景叛嘗在揚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叙存亡楚漢方龍圖秦關陣未央既被執送江陵繫獄以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獄書何惜江面水不救轅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愛帝及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疾之曰前日偉

蕭範武帝從子

作檄文甚佳帝求視之有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乃大怒殺之蕭範都督雍州刺史撫循將士盡得歡心時論者謂範欲為賊又童謠云莫匆匆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然卒魚鱸

釋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稱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預言未兆言多玄驗在梁武帝尤深敬

事天監十三年卒

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雲殿誌公太師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賊臣賊臣戒君子君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衛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侯景自懸瓠末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

朱昇之言納景景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五年帝憂崩

天監中誌公為詩云晉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西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紀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帝啟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火起自浮屠弟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

竟山堂外紀卷十一

十三

天監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作詩云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山家小兒果攘臂太壺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王家初自懸瓠未降懸瓠即管之汝南也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誌公嘗畫一鹿負鞍走山中留語曰兩角女子綠

衣案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至玄宗時安祿山反識者知太師寓言兩角即鹿鹿即祿女子即安字太行山名一止之月正月也果正月賊亡

釋法雲

法雲師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啼將別共來長相思又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江左辭人多風

竟山堂外紀卷十五

十四

致僧亦如此

汝南周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嘗謂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鎗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麤貧道何為執鎗

陶弘景

字通明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戊申歲夏至

日生年十歲得為洪神仙傳書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天觀日月不覺為遠矣齊永明初止句容勾曲山第八洞天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號華陽真逸又曰華陽真人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服有詩而方修本

草遇神仙桓謂曰君之雲功極著以所  
修本草用虫中水至貴為藥功難及人而  
害物命以此一經後方得解大士大夫議  
卒香氣累日氣盈滿山詔賜大士大夫議  
曰真白先生

章陽先生在句曲山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至其

所先生登樓不復下嘗有詩云側聞上士說尺

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譙卧待三芝

秀坐對百神朝衙書必青鳥佳客信龍鑣非止

章山堂外紀卷十五

十五

靈桃實方見大椿凋真白著太清經一名朝經

錢隨身嘗為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性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

隱居先生謂弟子曰子夜夢神光滿室彩雲連霄

有金甲神人謂子明日有異人至汝當掃門待

之日午桓凱真人果至披髮跣足唱詩曰黃花

生紫雲日月周天輪混混太虛中不與衆生羣

崑崙十二峯上帝朝萬巡一日功行滿升空謁

元君錢妙真二姊妹保陶隱居誦黃庭經精功修行三十年至梁晉通二年道成入洞唐

天寶七年奉勅建宮名燕洞宮即茅山燕洞也  
至今有紫昌蒲碧桃在焉其神披白練衣先入  
洞後至洞已為宋淳化間夏竦與竦題詩云  
五五入並遊燕洞是夜食之飽其洞復開一丈  
入遇道士與林擒一枚食之飽其洞復開一丈  
魚口龍泓氣象清曉真此處有遺吳山兒去後  
師猶在女弟來時戶已為雲片尚如故白練泉  
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當蒲紫番與人問作

章陽齊友人死以詩哭之曰我有數行淚不落十

餘季今日為君盡併灑秋風前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章山堂外紀卷十五

十六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僊人武帝屢以手教招

之先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看金籠頭有

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龜

豈可復致一日以詔問曰山中何所有先生賦

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巖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

不應把贈君時國家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

之山宰相

弘妙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題所居壁云茂甫

任敬誕平叔坐談空不信昭陽殿忽作單于宮  
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侯景作亂果  
居昭陽殿

曹景宗

字子震右衛將軍謚壯侯

曹景宗目不知書好以意作字及破魏軍還振旅  
凱入時武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  
以曹堯鑒不煩倡和曹固請不已許之時韻已  
盡僅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賦曰去時兒女

悲歸末

十七

悲歸末如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深  
歎賞朝賢驚嘆竟日

何敬容

字國禮廬江人尚齊武帝女拜駙馬

所傳敬容希有每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  
月皆為之焦

齊朱崔門突武帝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  
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  
天不違時以為名對

答

何敬容為尚書令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其署名  
敬字則大作荷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  
倕戲之曰公家荷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

老山堂外紀卷十五

十八

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離句數頻既不似學步  
孰能真離文字為寔由素朝典是曰靈彝倫離  
字俗化於茲鄙人塗自此分離俗字谷合成容

江從簡光祿大夫革之子也年十七為掾荷請以  
刺何敬容其文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  
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覽之不覺曉賞愛  
其巧麗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敬容問卿與郗吉遠近答曰

如明公之與蕭何

泉續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  
有退詣續者續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

殘客

名山堂外紀卷十五

名山堂外紀卷十五

十九

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沈約

字休文。歲芳多病。日燠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六月有綿絹溫。燠食。蠶飯不爾。則長項家藏書十二篇。卷然心解。惡聞人一事。如萬箭攢心。子旋字士現。次子趨字孝經。並給事黃門。

齊隆昌初。沈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

詩于玄暢樓。時號絕唱。後人因更玄暢為八詠

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樓其詩曰。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

榭。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

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

落暉映長浦。燠景燭中潯。雲生嶺下黑。日下溪

半陰。信美非吾土。可事不抽簪。

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

識者謂白銅蹄為金蹄馬。及義師興。實以鐵騎

揚州之士皆縛果如謠言。即位後更造新聲而



自為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又破管絃名曰  
銅鞮歌歌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  
能言送別沾羅衣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  
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龍馬紫金鞍翠眊白玉  
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武帝作白紵舞詞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  
紵歌帝辭曰朱紵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  
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約奉勅

竟山堂外紀卷十六

二

造白紵五章春白紵云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  
舞穀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堂  
中夏白紵云朱光灼燦照佳人含情送意遙相  
見嫣然一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秋白紵  
云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瑄玉柱響洞房雙心一  
意俱徊翔吐情寄君口莫忘冬白紵云寒閨畫  
密羅幌垂重客麗色心相知雙去雙還誓不移  
長袖拂面為君施夜白紵云秦箏齊瑟燕趙女

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規方襲子夜長未央  
歌白紵章末各綴四句云翡翠羣飛飛不息願  
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歡  
無極

沈尚書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詹事

示其草王讀至雌霓五反連蹇尚書曰僕嘗恐

人呼作霓五反次至墜石碓星及冰縣垣而帶

坻王皆擊節贊賞尚書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

竟山堂外紀卷十六

三

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

沈約以佐命勲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

固位取約所為薨薨詩秉闇以白武帝其詩曰

野馬不任騎兔絲不任織爾非草與蒿豈供麋

鹿食帝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

約以憂死約嘗侍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

約伏坐流涕帝亦悲感為之罷酒初梁武帝和

帝為已敗王又欲以南海郡為已陵園從下居  
之約曰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  
遣鄭伯禽以醇酒進王訖擢殺焉至是

和帝以劔斷其舌召巫覡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全不由已故帝曰隱

約二子並能詩旋賦得螢火云火中變腐草明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奪照泊樹類奔星集草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之徒有耀趨賦得霧云窈鬱蔽園林依霏被軒牖睇有始疑空瞻空復如有遊蛇隱遙漢文豹栖南阜既殊三五輝遠望徒延首子也自幼博洽因以青箱名之

未和二

江淹

字文通為浦城令嘗言碧水丹山平生幼時夢神人授五色筆端生花由是文藻日進一日宿於夢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呼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以筆授之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才盡又泊船禪靈寺清夢張景陽謂曰前與之此人大悲曰那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減損

江文通壁上有雜畫皆作山水好勢仙者五六雲

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五

氣生焉悵然會意各題小讚題王太子云子喬好輕舉不待煉銀丹控鶴去窈窕學鳳對鸞屹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踣躅龍駕何時還題陰長生云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為寶日夜名山側求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度西海時致意三青鳥題白雲云紫烟世不覲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益蓋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青都裏乘此乃登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江革

字子江非漢孝子江革也

武帝盛興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乃賜革覺意詩曰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成囚江革清嚴為屬吏所憚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

還都故事誣秦華墮事好酒以瑯琊王曇聰代  
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  
倭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何記室與江革聯句不成革朝以詩曰龍鱗無復

彩鳳翅於茲鍛時皆似翩翩今辰何乙乙

任昉字仲思以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

沈諸房四皆謂其父曰卿有令子所謂百

不為多一不為少武帝與昉友善始謂昉

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射故也

帝克建業乃引昉為記室參軍

天監初任昉出守義興翼遵既兄弟之郡為山澤

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彭城劉孝

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

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

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

陳太立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倚任君本達識

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

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既兄弟也昉守郡無

心嘗行泰溪旁見大石往往坐釣其上固君昉溪村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寄詩求二彩段云鐵錢兩

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既

答詩云予衣本百結閑中徒八簞假金金如粟

詩使廉夫貪有客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不類

遂以我詩為狗號

到溉餉任新安斑竹猗猗贈詩白印竹藉舊開靈

壽資前職復有冒霜節寄生桂潭側文彩既斑

爛質性甚綱直所以夫天真為有秉危力未膏

以過接屢經芸苗植昉答詩云故人有所贈稱

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隣彬扶危復防

因事歸薄暮人勞若高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

後生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煩

坐遠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秉此竹直見平

生觀昉子東里西華南客此史並無學術其

道達劉孝標法然於之曰我當為卿作論乃為  
廣絕交論表其故方引說抵其文於地乃終身

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塲中得銘曰龜言土  
著言水旬服黃鐘放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  
中已六千三百決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當時  
莫能辨昉五世孫弁之以問鄭欽乃悟卜宅者  
度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閑設  
又毫釐不謬

東山堂外紀卷十六

到溉字茂蘭兄昭弟洽從弟沈一時俱有美

蔣山有延賢寺昭弟洽後便捨為寺  
充二寺其弟近惟水齋前山池有奇石  
長一丈六尺武帝賜與諸之并禮記一部  
親莊輸焉召即迎置華林園宴數前移石  
之日都下傾城嚴嚴所請到  
公石也洽字茂洽沈字茂澄

到茂確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

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

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到溉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禁或復失寢加以低睡

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  
為笑樂

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  
溉極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  
貴人初溉祖彥之微時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  
譏云到洽一日問劉孝綽甚欲買東隣地以  
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孝綽曰但多輦糞於其  
旁以苦之洽怒孝綽又嘗與洽同遊東宮劉自

東山堂外紀卷十六

九

以為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嗾鄙其文到深啗之  
及劉為廷尉正携妻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  
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云携少  
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為隱其惡改妹  
為妹免孝綽官

到溉子鏡早卒孫蓋早聰慧嘗隨武帝幸京口登  
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  
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

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恡必七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薰後既每和御詩上似手詔戲慨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劉孝綽

字孝綽本名冊小字阿士繪之子七歲能屬文五王融深賞異之號曰神童齊武帝除秘書丞口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孝綽年十四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

駕造焉昉尤相賞愛入監初孝綽起家著作佐

竟山堂外紀卷十六

十

郎為歸沐詩贈昉昉報曰閱水既成瀾歲舟遂移望彼美洛陽子投杖懷秋作父敬類誠言吹噓似朝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中果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十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沙門重公嘗謁武帝問曰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休寺刹出逢劉孝綽說以為能綽曰何知道天十萬福

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

暮編好事者咸誦嘗為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

侶鴈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二首其一

一曰鳴鑣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

林遠一去不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

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為

風所開復為風所落也

有人從孝綽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并貽詩曰

竟山堂外紀卷十六

十一

陳乳何能貴爛舌不成珎空持渝皓齒非但汙

丹唇別有無枝實曾要湛上人羞比朱櫻熟詎

易紫梨津莫言蒂中父當看心裏新微芳雖不

足含咀願相親

劉孝綽遙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有客請

為詠孝綽即操筆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

落花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此日倡家女競嬌桃

李顏良人惜美珎欲以代芳管新嫌疑故素盛

趙茂哀班曳綃爭掩殺搖佩奮鳴環客心空振  
蕩喬枝不可攀

孝綽三妹並有才學而令嫻最幼世稱劉三孃者  
是也孝綽罷官屏門不出為詩十字題其門曰  
閉戶罷慶弔高臥謝公卿令嫻續之曰落花掃  
更合叢蘭摘復生嘗摘同心梳子贈謝娘因附  
詩曰兩葉誰為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梳  
子最關人

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十二

劉孝綽長妹適王淑英次適張嶸而令嫻適徐悱  
悱卒令嫻為祭文辭甚悲愴其略曰生先並殊  
親情猶一敢道先好手調羹橘悱父勉欲為哀  
辭兄之遂闕筆

孝綽長妹世稱劉大娘與妹令嫻齊名贈外詩云  
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珮出房櫳看梅復看  
柳淚滿春衫中

王僧儒

東海鄰人蘭陵太守武帝制春景明  
志詩五百字教沈約以下辭人同作

王僧儒  
為工

有貴者初迎盛姬僧儒見而戲為之詠曰久想  
房麗未見傾城者千金訪繁華一朝遇容冶家  
本薊門外來戲叢臺下長卿幸未匹文君復新  
寡

陳南康新納姬僧儒月夜戲詠曰二人如花三  
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戶兩相映重價出秦  
韓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意

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十三

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王僧儒為人寵姬有怨賦詩一章其詩曰可憐獨  
立樹枝輕根易搖已為露所泥復為風所飄錦  
衾絮不開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  
腰又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嫌嫌  
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窮歸妾奉君表斷弦猶  
可續心去最難留

柳惲

字文暢河東解人與謝綸薛居相友愛  
論曰宅南柳即不為儀表兄弟十五人

枚惲惲先述為侍中武帝謂  
惲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惲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  
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歎以為佳因書齋壁及  
所執白團扇

武帝每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詩  
曰太液滄波起長陽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  
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吳均字叔庠吳  
興故鄉人

先山堂外紀卷之十六

十四

柳惲為吳興太守召吳均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為吳均體嘗  
為詩曰秋風灑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語之  
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  
然約曰我姑欲吳卿已印訖

柳惲薦吳均于臨川王王稱之帝即日召入賦詩  
大悅詔著作均為劔野詩曰何時見天子畫地  
取關西帝笑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均默然

無答

吳叔庠寶劔篇曰我有一寶劔出自昆吾溪照人  
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鏑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  
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撫

吳叔庠嘗有詩贈周散騎興嗣周答詩曰驚鳧起  
北海儀鳳飛上林騫低不同翼歡楚亦殊音  
瞠瞠夕雲起落落曉星沉李陵報蘇武但令知我  
心典詞字思慕聰明多才思武帝教諸王書令  
殷鐵石於大玉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

先山堂外紀卷之十六

十五

一片紙難碎無叙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  
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大被賞遇  
歸而兩目俱喪次時心如掬泥丸唐進士周遜  
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  
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有添換乎遜曰翻  
碎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  
曰批閱二字如何如翻破盡乎此兩字依  
舊右相曰若如此則未盡遜遂逃不能對

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詩弱冠州舉秀才范  
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

何遜為建安王水曹王刺揚州遜解舍有梅花一  
株日吟咏其下賦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異  
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

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  
故逐上春來。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  
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

何遜與范雲劉孝綽聯句作擬古詩。遜賦曰。家本  
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雲賦曰。匣中一明鏡。好鑑明鏡光。明鏡不可鑑。

一鑑。一情傷。孝綽賦曰。少知雅琴。曲好聽雅琴。  
聲雅琴不可聽。一聽。一沾。綴。沈約詩。謂遜曰。吾

老山堂外紀卷十六

十六

後猶不能已。李商隱有詩曰。寄古。

何遜與劉綺照水聯句。遜倡云。柳花行。理鬢。遷延

去。復歸。雖憐水上影。復恐濕羅衣。綺續云。臨橋

看黛色。映渚媚。鉛暉不顧春。荷動彌畏小。禽飛

何遜與韋黯王江乘相送聯句。韋黯云。寸陰常可

惜。別至倍傷神。子瞻天際水。予望路中塵。何遜

云。憫憫岐路側。去去平生親。一朝事千里。流涕

三春。王江乘云。昔共入門笑。今成送別悲。君

還舊聚處為我一頻眉。何遜云。於今還促膝。自  
此客江湄。顙子俱停駕。看我獨解維。

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推重世謂之何劉。然劉  
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遠居向北闕。慙慙不道  
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

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  
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  
肩吾曰。載七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

老山堂外紀卷十六

十七

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瞞蘇姑。枯盧吳

均。沉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

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遜與宗人思澄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

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

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早有才

思。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

曰。人中爽爽有子朗。



何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

稱貴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

書人題此詩於壁又詠美人詩有媚眼隨羞含

丹唇逐笑分之句為世所傳誦云

王籍字文海七葉之中人人有集

天監中王文海除湘東王諮議參軍開府會稽郡

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嘗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

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

竟山堂外絕卷十六

文外獨絕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好弄胡盧每吟咏則

詩成矣沈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書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

雖不敏請附斯言

王筠能用強韵有咏征婦裁衣行云襦裙雙心共

一抹袒腹兩邊作八撮襟帶雖安不忍縫開孔

纔穿猶未達胸前却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

天

王筠楚妃吟句法極異其辭云惚中曙句花早飛

句林中明句鳥早歸句庭中日句暖春閨句香

氣亦霏霏句香氣漂句當軒清唱調句獨顧慕

句含怨復含嬌句蝶飛蘭復熏句梟梟輕風入

翠裾句春可遊句歌聲梁上浮句春遊方有樂

句沉沉下羅幕

庾肩吾字子慎齊高士易之子長曰黔婁次

孝威等十人在晉安邸抄撰衆籍號

竟山堂外絕卷十六

庾易性恬靜以文義自娛長史袁象欽其風贈以

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牙筆併一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聞臺尚易以連理几竹

翹格報之

庾肩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宋子仙破會稽購

得肩吾謂之曰昔聞汝能詩今可作若能當賞

汝命肩吾操筆立成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

深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庾肩吾燭影詩曰垂談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

難駐秦娥軟舞隙中來李吾夜續光中度燭龍

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徐摛字士績東海郡人簡文雅好文士摛與庾肩吾並預其選

徐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常有一

人病癰摛戲賦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

肺正視紅肝又曰蟲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

網判見是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脚相連席異儒

老山堂外紀卷十六

生帶經長臥其好為新奇類如此

徐摛詠筆詩云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

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引橫承落絮篇一

蓬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劉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與江總相推重

庾景初以蕭正德為帝劉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

璽綬之遴預知乃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

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聞化為

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被染服時人笑之

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生事張紇作鎮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謁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

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

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形體肥壯腰

帶十圍爽故以此譏之後又作履謎詩譏孫廉

云刺履不知捷蹋面不知暝齧齒作步數持此

得勝人

老山堂外紀卷十六

衛敬瑜妻王京時稱貞女

衛敬瑜妻霸城王氏女也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

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

遂止手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

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因為詩曰墓前一株柏

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顏城何足奇

貞女所居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一日為鷺鳥所

為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貞女之門

告別然貞女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我侶  
也明年果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  
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自是秋歸春來凡  
六七年後貞女病卒燕來周張哀鳴家人語曰  
王京灰墳在南郭遂至墳所亦必每風清月明  
人見王京與燕同遊灞水之上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晉陵蔣一葵仲舒甫編

六朝陳

徐陵

字孝穆。攝之子。母夢三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生。陵四歲。寶誌摩其頂曰天石麒麟也。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虞世基一見奇之。謂朝士曰。此當今潘陸因妻以女。由梁入陳。歷遷太子少傅。子儉為郎中。儀為尚書。份為洗馬。

徐孝穆嘗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熱甚其主客  
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  
復知寒暑收大慙

徐孝穆長相思云長相思好春節夢裏恒啼悲不  
淺帳中起慙前咽柳絮飛還聚遊絲斷復結欲  
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蕭淳和云長相思又離  
別新柳參差條可結孤關遠鴈書絕對雲恒憶  
陣看花復愁雪猶有望歸心流黃未剪截

徐孝克陵第三弟也亦善賦咏作栖霞寺詩曰戒

壇青石路靈相紫金身世以為工

陰鏗

字子堅詩與何遜齊名世稱陰何梁時為相東王恭軍與賓客飲見行賜者

因以酒炙校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而執爵者不知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行免則之乃前

侯安都為侍中引祖孫登劉刪陰鏗等為客孫登

奉令詠風云飄颻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

吟樹將花共儻空飄香雙袖裏乳曲五弦中試

上高臺聽悲響定無窮詠水云驪泉紫閣映珠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浦碧沙沉岸闊蓮香遠流清雲影深風潭如拂

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皎潔知有澹然心劉刪

奉令詠妓云石家金谷妓粧罷出蘭閨看花只

欲笑聞瑟不勝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

入當桃李何處不成蹊陰鏗同賦云佳人遍綺

席紗曲動鷗弦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鶯啼

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晚粧鮮

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陰鏗善五言帝即日

召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歎賞

之其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鸞

仰連翩賀燕來重欄寒霧宿丹井夏一作蓮開

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裸

塵埃

虞寄

字次安嘉之弟陳寶應嘗使人請漢書

責不可言聽之至嗣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

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

所歸手實應不聽寄恐禍及乃尋告士脫居東山寺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天嘉中陳寶應據閩中與錡異潛有異謀遂起兵

反沙門慧標作五言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

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甚悅

慧標齋以示虞寄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

必以此終後寶應敗標從坐伏誅

張正見

字見瞻梁太清初射策高第蜀亂

張正見星名從軍詩云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

高柳橫遙塞長榆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照

山燃欲知客心斷危旌萬里懸

沈炯

字初明約之後仕梁為吳令宋子仙據吳興通掌書記王僧辨購得之爵所獲者鐵錢十萬後歸陳武帝以為御史中丞

沈炯有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成謠智者不我

顧愚夫余不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

成獨酌一酌一傾歌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

再酌輕許史三酌傲松喬頻頻四五酌不覺凌

丹霄倏爾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莽夷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四

踏可同朝龍蟻非不屈鵬鷄本逍遙寄語號奴

侶無乃太塵囂

沈炯八音詩曰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

年少大道跨河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飄飄竹

煙生薄晚花色亂春朝匏瓜詎無匹神女嫁蘇

韶土地多妍冶鄉里足塵囂華年未相識聲論

動風颭木桃底堪用寄以答瓊瑤

沈炯以閑居有樂四字作離合詩贈江藻曰開門

枕芳野井上小桃紅離門林中藤蔦秀木末風

雲高

離木字門

屋室何寥廓至士隱蓬蒿離尸

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離古字友朋足諧

晤又此盛詩騷離尸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

離月字尸離尸有樂巴有妙術言是神仙曹離樂百年

肆偃仰一理詎相勞離白字樂

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云踟蹰宮閣路靈靈谷口

問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五

周弘正

字思行侯景亂元帝以為戶部尚書弘正入陳位特進弟弘讓弘直弘讓當仕侯景獲譏于世或問弘正

弘正嘗造韋愛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愛

至賓館愛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

車詎肯來愛即逍遙公也為當時所欽如此

周弘正看新婚詩云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嬌

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

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謝貞

字元正晉太傅安九世孫少  
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  
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  
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陸瓊

字伯玉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  
八歲於客前覆局都下號曰神童

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夜  
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  
醉日月言新唐人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六

陸瓊栗賦云四時逸盛百果玄芳綠梅春馥紅桃  
夏香何羣品之浮脆惟此質之久長外刺同夫  
拱棘內繁甚於冰霜薦羞則楓榛並列加蓬則  
菱芡同行金盤芳麗色玉姐兮鮮光周人以此  
戰懼大官稱於栢梁

伏知道

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云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  
懸聞射鵬騎遙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

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

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

低落月與山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

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其後隋煬帝效之作龍舟五更轉

江總

字總持少孤依外氏故杜詩云江總外  
家養仕陳為尚書令世稱江令宅在金

陵青谿上劉禹錫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  
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

道江家宅總為文次至吟詠得意則起  
於總上不堪示則投置園中久而文遂工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七

江總持幼便聰慧神采英拔甚為瑯琊王元禮范  
陽張纘南陽劉之遴所重之遴嘗酬總詩其略  
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  
晨光起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志共遨遊  
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邁顏色上下數  
千載揚摧吐胸臆其為通人欽挹如此

梁武帝時江總舅蕭勃據廣州侯景之亂總往依  
焉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

曰傳聞合浦葉遠送洛陽飛北風尚嘶馬南冠  
獨不歸去雲目徒送離琴手自揮秋蓬失處所  
春草屢芳菲太息關山月風塵客子衣

江總自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微山亭賦韻  
云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故鄉籬下菊今日  
幾花開

金陵城東南十五里有婁湖吳張昭創以溉田昭  
封婁侯故名湖上有婁湖苑江總持秋日侍宴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八

苑中應詔賦詩曰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  
門響雲跸四澤動榮光王軸昆池浪金舟太液  
張虹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閣淮秋  
水氣涼霧閣樓閣近日迥煙波長洛宴諒斯在  
鎬飲詎能方朽劣叨榮遇簪笏奉周行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  
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  
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矜僚友江總持

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魯廣達為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  
其前和曰黃泉雖飲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抱義  
死不負恩生

孔範字法言後主以為都官尚書與孔貴入  
結為兄妹寵遇優渥陳亡入隋文帝暴  
其過惡與王瑳王儀沈  
確名為四罪流之遼裔

孔範和後主詠鏡云虎賁愁興日龍鏡覽顏時懷  
恩未得報空歎髮如絲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九

長城公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史曰後主以  
官人東大捨等為女學士文士

江總等十人為狎客曹泛舟樂遊于河忽  
遇雨浮堰生官人指浮堰曰滿河珍珠因  
名其河為  
珍珠河

後主在東宮時張譏為東宮學士有玉柄塵尾至  
佳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  
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幸鍾山開善寺召從  
臣坐寺西南松林下勅張譏暨義索塵尾未至  
勅取松枝手以授譏譏初仕梁為  
士林館學士

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其櫳

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臨春後主自居

結綺張貴妃居之望仙孔貴嬪居之日與十狎

客飲酒賦詩先令貴嬪等八婦人裝采箋製五

言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採其尤艷麗者為

曲被以新聲 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睐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

麗山堂外紀卷十七

之飄飄若神仙後葬路傍有人夜行聞吟詩聲云獨臥經秋墮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追思昔

日椒房寵渥淚濕衣衫損舊顏次日閱之乃一古塚詢訪故老始知為麗華墓也

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驪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

鬢垂等曲其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玉樹曲云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

乍不進出惟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王

樹流光照後庭

後主七夕宴宣猷堂座有張式陸瓊顧野王褚玠

傅緯陸瑜柳莊王瑳等十三人重詠牛女各為

五韻後主詩曰明月照高臺仙駕忽裴徊雷從

聞車度霞上見粧開房移看動馬斗轉望斟杯

靨色隨星去髻影襍雲來更覺今宵短只遽日

輪催

孫右軍薨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

十字遺左氏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

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

麗山堂外紀卷十七

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父雲多功臣未勸

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為榮

沈婺華後主之后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

寵經年不得一御後主當御后處暫入即還因

戲贈曰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不留入

自有留人處后因答云誰道不相憶見罷倒成

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為留

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云齊雲觀冠來無際畔



功畢未幾為隋師所虜先是禎明初後主作新  
歌辭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詞曰玉  
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為歌識

陳初江東有童謡云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渼來  
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其後陳主  
為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豹黃斑之謂也平陳  
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謡相應兵初入  
臺城後主將走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

蕭山堂外紀卷十七

十三

主不從曰吾自有井乃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  
投井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呌聲以繩  
引之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所謂胭脂井  
是也楊修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  
秋風倉皇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井在金陵  
法寶寺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後主與張孔浹  
痕所染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井又名辱井唐陸  
龜蒙詩古堞州埋宮井樹陳主吳姬墮泉  
處舜沒蒼梧萬里雲却不聞將二妃去  
陳將亡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云獨

足上高臺茂草變為灰我家處朱門當水

開解者以為獨足益指後主獨行無衆茂草言  
一荒穢也隋承火運草得火而後灰及後主至長  
安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者其言皆  
驗

後主入隋文帝給賜甚厚每預宴為不奏吳樂恐  
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  
沉醉罕有醒時帝曰且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蕭山堂外紀卷十七

十三

及從東巡登芒山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  
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  
壽宮及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

徐德言太子舍人

徐德言出後主妹樂昌公主時陳政方亂德言知  
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  
家儻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  
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

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公主果入越公楊素家寵  
璧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  
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  
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  
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  
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公主得詩涕泣不食素知  
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相見仍與偕飲素令公  
主賦詩公主遂口占一絕云今日何遷次新官  
堯山堂外絕卷十七

十四

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素厚遺之送  
還江南竟以終老

沈滿願

妻范靜

沈滿願詠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  
寒銷九微火香傳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  
細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

沈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  
一兩焰猶得解羅衣唐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

照碧窓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遠眠解帶翻成  
結常詩實出于沈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前趙後趙前凉秦燕後凉北凉

陳安成紀人少慷慨讀書見許諸慕之乃自字虎侯

晉懷愍間劉曜圍陳安于隴城安敗南走陝中曜使將軍平先率勁騎追之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遂追斬于澗曲安善撫按及其次隴上為之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駮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大刀配齊鐃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駮驄攀巖幽天非降雨追者休阿呵嗚呼奈子乎嗚呼

阿呵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物漢詩

妻負預故其子孫遂冒姓劉魏晉間呼延氏祈子龍門有一白魚頂有一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其夜夢所見魚變為人把一物大如雞子換之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自是十五月生淵建國號曰漢至曜改稱趙是為前趙

汲桑清河貝丘人力能扛鼎晉大安中并州刺史東燕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

石勒亦在并州中既賣與在平人為奴奴家鄰馬牧桑時為牧率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遼明等為羣盜

晉東海王越字元超懷帝永嘉初出鎮許昌率兗州刺史苟晞及冀州刺史丁邵討汲桑破之時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十一

有謡云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天狗至又云元超兄弟大洛度上桑打椹為苟作越聞而惡之乃轉蹄為青州刺史自領兗州由是與晞有隙

汲桑殘忍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裯使十餘人扇之意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為并州大姓田蘭所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曰士為將軍何可

羞六月重綢披豹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

蘭為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石勒初歸劉淵以

曜稱大趙天王是為後趙勒每破一州必簡別衣冠號為君子城

初嘉字孔賓酒泉人

初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窓中有聲呼云初

孔賓初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不可

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及旦嘉逝去西至

燉煌依學官誦書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

素山堂外紀卷十八

三

海渚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

士郡縣守令受業者二千餘人竟以壽終張氏自執

及寔茂駿四世忠晉至重華自

宋纖字令父敬煌人

宋纖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酒泉太守馬岌造

焉纖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

可仰而形不可觀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

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

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

心張祚時太守楊宣畫纖像於閣上出入視之

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

求

韓博

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

韓博奉表江左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

溫甚稱之當大會溫使司馬刁彞朝之彞謂博

素山堂外紀卷十八

四

曰卿是韓盧後博答彞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

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

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刁也一坐

推歎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

辛攀父奭嘗為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

知名西涼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蒲洪字廣世其先有庖氏苗裔世為氏酋其

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後以識文有草  
付應王又以孫堅背文曰草付之祥遂改  
姓符洪見堅壯貌欲令

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蒲洪好施多權畧晉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  
推洪為盟主石虎以洪為龍驤將軍先是隴右  
大雨百姓苦之謠云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  
名洪

符堅洪季子雄之子也洪歿世子健嗣位健入關  
時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五

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  
號今汝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及健歿其太  
子生嗣位殘虐無度堅遂弑之以昇平元年稱  
大秦天王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云東海  
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  
東時堅為龍驤將軍東海堅封地也其第在洛  
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言之故誅其侍中魚  
豎及其子孫時又謠云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

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空城以  
禳之

符堅初鳳凰集於東關民歌之曰鳳凰于飛其羽  
翼翼淵武聖后饗齡萬億

晉太和間符堅聞慕容恪歿陰有圖燕之計卒滅  
燕時慕容冲姊偽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漢紫宮諺曰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六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時咸懼為亂又有謠  
云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  
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  
之冲小字鳳凰後堅敗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  
果入止阿房城焉

符堅既滅燕故長史申胤曰福德在燕秦雖得志  
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黃泓曰其在吳王乎吳  
王慕容垂也時時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

太歲南行當避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後垂起  
關東歲在癸未纔一紀云

符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阿堅阿堅連牽三十  
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又有謠云河水清  
復清符詔苑斯城秦人稱其君曰詔堅聞此謠  
而深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城者避  
之後敗於淝水竟為姚萇縊於新城佛寺在偽  
位凡三十年

老山堂外紀卷十八

七

王猛

字景略初隱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  
還山告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  
可富貴何為乎遠行後符堅因呂婆樓招  
猛任以國事

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  
夾樹楊槐叶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  
我人黎

趙整

字文業一名正年十八仕為  
黃門郎後出家更名道整

王堅宴羣臣於釣臺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

酒因為酒德歌曰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  
發鼻納心迷

秦王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為限趙整作歌曰地列  
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  
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

秦王堅與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於後庭趙整  
歌曰不見雀來入驚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  
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老山堂外紀卷十八

八

符堅分氏戶於諸鎮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  
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  
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納及敗於姚萇整言始驗

趙整性好幾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  
於治政整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  
詠棗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蔭

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

梁謹字伯言

梁謹博學有雋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

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

瓌文綺章

王嘉字季龍西人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

累徵不就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及姚萇入長安禮嘉如堅故事後因事爲萇所害

符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文定公所著有拾遺記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九

王子年嘗著歌識三章事過皆驗其一云帝諱昌

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又云諸馬渡江百

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至安帝果爲劉氏所代

又有云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

身甲體永興福後齊太祖諱道成姓蕭氏穀中

精細者稻也熟猶成也

慕容垂

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晉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寇步推冠葉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推其後音

說遷爲慕容烏、小子阿六敦長七尺寸手垂過膝父號嘗曰此兒好奇怪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因墜馬傷前二齒改名缺尋以識文去犬爲垂

慕容垂初封吳王鎮信都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

之謀誅垂時有謠云慕容攀牆看吳軍無邊岸

我身分自當狂殺牆外漢慕容愁憤憤燒香作

佛會願作牆裏燕高飛出牆外垂懼禍乃奔符

堅

慕容垂定都中山立寶爲太子寶嗣位以慕容德

堯山堂外紀卷十八

十

都督冀交六州諸軍事會魏師入中山寶出奔

剡時有謠云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

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

之羣臣勸德稱帝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引所親公孫五樓

爲腹心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尚書都令史王儼

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

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故大臣北

地王鍾謂段宏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後宏奔魏鍾奔秦

慕容熙為政暴虐其將馮跋張興皆坐事奔亡結盟推高雲為主初童謡云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高雲所滅

呂光符堅

燕山堂外編卷十八

十一

晉太康間呂光僭即三河王位徙西海郡人於諸郡時有謡云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光復徙之於西河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以姚氏將東遷入長安觀風化後入沮渠不得志乃歸魏

賜爵復始男

胡叟入沮渠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畧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

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導望衛惋視鮑眎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北魏

道武帝

珪其先漢將李陵後也姓拓跋氏黃帝以土德王北族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為氏

道武帝六世祖聖武帝詰汾嘗出畋歛見輜輶自

天而下既至有一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

曰日請還期年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暮帝至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

也當世為帝王即神元帝力微也時人諺曰詰

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珪累虐好殺民不堪命先

是有神巫誠珪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食其數

孝文帝

獻文帝長子太和二年改姓元氏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雅好讀書善談莊老喜為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

冊皆帝筆也

孝文帝征沔北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中書侍

郎鄭道昭與兄懿等俱侍坐樂作酒酣帝乃作

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

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

誠兮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震兮天門闢率

土來賓兮一正曆鄭道昭歌曰舜舞干戚兮天

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刑鬱歌曰皇風一鼓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

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

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兮光四表鄭道昭字

信伯嘗為兗州刺史子述祖天保中亦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執之以歸述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尚猶同

孝文帝名子恂愉悅憚侍中崔光名子劼勗勉帝

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

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嗟悅光本名孝伯嘗

修國史英子鴻撰十六  
國春秋時謂一門二史

初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  
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賴元不冲  
等固諫乃止帝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禧窮極  
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景明中卒以謀逆伏  
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  
牀玉几不能眠夜踞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  
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

沈約書外紀卷十九

三

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

彭城王勰獻文帝第六子孝文稱其清規懿德於竹爲心

孝文帝宴侍臣于清微堂日宴移于流化池芳林  
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  
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  
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彭城王  
勰詩帝爲改一字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  
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雕琢一字

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  
陛下刊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彭城王嘗從孝文帝幸代都次上黨銅鞮山路傍  
有大松樹十數帝賦詩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  
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  
去帝十餘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  
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羣臣

四

亮山堂外紀卷十九  
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  
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甕屠兒割肉與稱同尚  
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  
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孝文卽以  
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王肅字恭懿爲南齊秘書丞太和中奔魏累官尚書令孝文甚重之常呼曰王生  
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嘗飯鯽魚羹渴飲茗  
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飯一斗號爲漏卮後與孝

文會食羊肉酪粥孝文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若下中與酪作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卿設邾莒之飧亦有酪奴孝文大笑因此呼若為酪奴

王肅在江南娶謝氏女為妻及至魏尚陳留長公主其後謝氏為尼來奔作詩贈肅曰本為薄上

東山堂外集卷十九

王

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贈曰鍼是貫絲物日中常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聞之甚惆悵遂造正覺寺憇焉

褚綰

褚綰入魏魏欲用之時魏元會綰戲為詩曰帽上看龍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

祖瑩

字元珍少聰書呼聖小兒孝文時解太學博士嘗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安可共人作生

祖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

楚楚袁與祖洛陽翩翩祖與袁

祖元珍為彭城王叅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

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

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

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為誦悲

東山堂外集卷十九

六

彭城詩肅戲彭城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

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

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元珍應聲云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

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

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李謐

越郡人素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曰犬犬書謫書謫何假南面自城隍深令其子

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胡武靈后

司徒國珍女也能射中針服初為尼頗能講道宣武帝召入掖廷立

后為

太后嘗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已無為賴慈英王公已下各賜

武都人楊白花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靈太后通

七

帛有差

之白花懼及禍乃率其部曲奔梁易名華太后追思不能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其辭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關闌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却楊花入窠裏

靈太后幸左藏賜布絹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

融並以所負多頗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

臨淮王或

宅在法興寺北

竟山堂外紀卷十九

八

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入其室者咸謂登仙荆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錦賜之

王琰

琰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琰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琰令朝雲假為貧婦吹箎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

健兒不如老嫗吹簫

蕭綜字世謙梁武帝第二子封豫章王晉司四年奔魏歷司徒太尉尚書陽公主

蕭綜在魏不得志嘗作悲落葉以中其志云悲落

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長枝

交蔭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藥難凝露朝

花翻亂日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一

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已颯黃乍逐驚風舉

高下任飄颺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

先山堂外紀卷十九

九

無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舉

洛陽城東建陽里有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有鐘

撞之間五十里太后移在宮內置疑問室蕭綜

聞鐘聲遂造聽鐘歌三首其辭曰歷歷聽鐘鳴

當知在帝城西樹隱落月東窓見曉星露露

耻未分明烏啼啞啞已流聲驚客思動客情客

思鬱縱橫翩翩孤鴈何所棲依依別鶴夜啼

今歲行已暮雨雪向淒淒飛蓬旦夕起楊柳尚

翻低氣鬱結涕滂沱愁思無所托強作聽鐘歌

馮元興字子威元又引為殿中郎普泰初為光祿大夫

馮元興家世寒初因元又之勢託其交道相為引

用又既賜成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

有草生碧池無根絲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

驚浪

宋世良

孝莊時世良為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衛郡

先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

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

此人為之語云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

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云曲堤雖

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溫子昇字鵬舉嶠之後熙平初舉高第度信初至北方時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

讀而為其本南人問信北方文士何如信

曰昔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聽鳴犬

曰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恨我燕人敢當

謝梁有沈任我家子昇足當之

孝莊時帝舅李延寔除青州刺史將行謂之曰懷  
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此時黃門侍郎楊  
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  
昇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欲入境百姓  
皆懷磚叩頭及其代還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  
於反掌是以京師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  
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磚之義起在於  
此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一

溫子昇擣衣篇云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  
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  
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蟬螭塞邊絕候鴈鴛鴦樓  
上望天狼

邢邵字子才與溫子昇親水齊譽世號三才  
道暉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  
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  
不得邵皆為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魏  
末除交洲刺史有善政抱鼓不鳴在邵起  
清溪觀  
明月樓

孝靜帝人日登雲龍門崔悛恃宴又勅其子瞻令  
近御座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  
父邢曰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  
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為崔瞻父子  
孫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卿更須讀書孫曰我  
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舉嘗服棘刺九李  
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邵與  
疎未嘗內宿自云嘗畫八內  
閱為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二

辛德源嘗於邢邵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  
春色方依樹眾咸稱善後王昕逢之適冬春之  
交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邢邵每  
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  
邵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  
今日復作清卿矣聿修字叔德翻之子  
仕魏入齊齊亡入周

節閔帝恭

孝文帝姪也  
初封廣陵王

節閔帝使薛孝通等相朝以酒為韻帝倡曰平生  
好玄默慚為萬國首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  
萬年壽帝曰卿所謂壽豈得徒然便命酌酒仍  
命更朝孝通以忠為韻元翻曰聖主臨萬機享  
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豐草亦及昆蟲元  
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允允帝曰君臣體魚  
水書軌一革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  
嵩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三

初胡太后淫穢日甚鳩殺明帝詔而立臨洮王世  
子釗爾朱榮入洛將篡位高歡請鑄像卜之鑄  
不成乃止遂立莊帝子攸而沉胡后及釗於泗  
水及子攸誅榮爾朱兆入洛與爾朱世隆共立  
長廣王曄而弑子攸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  
立廣陵王恭高歡入洛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  
制又廢之而立平陽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  
少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詭顛覆立可

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  
弑

洛陽瑤光寺宣武帝嘗立椒房學道之所掖庭美  
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來儀此寺及爾朱  
兆入洛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瑤光  
寺淫穢自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  
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

爾朱彥伯節閔帝時封博陵郡王及高歡盡滅爾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四

朱氏之黨乃執爾朱彥伯與爾朱世隆同斬于  
閭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先是洛中語  
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頭去項樹  
齋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武帝脩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脩既即位以高歡專恣因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  
脩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時熒惑入南斗  
還留止六旬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

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讓之及聞脩西奔慙曰  
虜亦應天象邪脩閉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  
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泰使人殺之脩不悅由  
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鴆而殂初宣武孝明問諺  
云狐非狐貉非貉焦黎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  
索謂魏本索髮焦黎狗子指宇文泰泰小字黑  
獺也

孝靜帝善見

清河王世子高歡迫武帝不及乃立帝于洛陽是為東魏帝好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五

文美容儀力能拔石獅子以制驕野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風

孝靜帝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  
來鄴城裏羽翮垂欲化作鸚鵡子又謠云可  
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  
里寄言與婦母好看新婦子按青雀子謂帝實  
清河王世子鸚鵡謂齊神武即高歡也石則神  
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

效帝尋崩文宣以后為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  
時神武妻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  
后也

堯山堂外紀卷十九

十六

初高歡以逐君之醜待孝靜帝頗盡臣禮高澄嗣  
位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察帝動靜澄常侍飲  
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曰自古無不亡之國  
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  
帝三拳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志意動  
君子澄乃幽帝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醜  
而崩

董紹

字興遠起家四門博士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及周文登作以議論朝廷賜食

董紹為賀拔岳諮議參軍岳携紹於高平牧馬紹  
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  
關下復聞楚客歌

鹿念

字永嘉初為真定公國中尉天平中除梁州刺史為反者鄭業業執送關西



鹿念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中庶之節  
嘗賦五言詩云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琴瑟由此  
材高遠弦響萬中華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  
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不聞念欲  
善其終故以諷焉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北齊周

齊神武歡

小字賀六渾累世北邊故其俗  
同鮮卑魏永熙初授天柱大將軍  
文襄登歡長子文  
宣洋歡第二子也

神武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律豐樂歌  
云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飲酒醉國計  
無取次神武曰豐樂不諳是好人也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豐樂名美  
光之弟

神武攻周王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志憤疾發

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王壁劍弩一發元

兇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

斛律金唱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

蓋四野天蒼々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神武

因自和之

金世為部族統帥秋無京師春還部  
索號曰勝臣初不解書有人教押名  
但五屋四面平正即得一門之中一皇后二  
太子妃三公主然不以爲喜嘗謂其子光我蒙  
直以然於致富  
賈何籍女龐

武定中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燈澄滅  
高者齊姓也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  
為盜所害澄滅之徵

文宣未受禪時有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  
雞飛上天按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雞為  
水邊羊指文宣名也於是徐之才勸帝受禪文  
宣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意遂決篡位後又有  
謠曰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文宣以午年生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故曰馬子三臺石李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

百日十年也文宣在位十年果如謠言

高昂字敖曹幼有壯氣龍唇豹頭姿體雄異其父次同為求嚴師教之昂不遵師訓

昂事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教書故名字之齊神武以為西南道大都督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教書地

高敖曹酷好為詩嘗作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  
星宿天圍棊開壘甕張口卷席牀剝皮相送

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胃愁  
桃生毛彈子欒長棒棹兒牆歌壁亞肚河凍  
水生皮時人往來傳以為笑

高敖曹從軍時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  
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  
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回首絕望便蕭條悲來  
雪涕還自抑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高敖曹除侍中司徒其弟季式為濟州刺史敖曹

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停飲天上人間  
無可比走馬海邊射避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

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神武時修魏史衆口訛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於溫邢稍為後進後

邨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並賜收為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

魏帝嘗季秋大射普令群臣賦詩魏佛助詩末云  
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諸人

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

收幼習騎射

達大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

魏伯起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為驚蛇蝶後文襄

遊東山令諸臣宴文襄曰魏收恃才卿輩適須

出其短往復數番伯起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

已倒楊從容言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

當塗恐翩、遂逝當塗者魏翩、者蛺蝶也文

襄山堂外紀卷二十

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魏伯起挾琴歌曰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

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筍下成行

裴伯茂嗜酒踈傲以傷性致殞於家園友人常景

李渾王昕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

旁致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

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

亦与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

叙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謂伯

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伯茂患耳新構山

邢子材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材曰海中有

劉孔昭 緝綴一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曾以

呈魏收而不拜收忿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

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劉不勝忿又

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

無斌媚

收以溫子昇金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議陋

邢文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摸擬

亦大偷竊魏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

意道我偷任語

徐常侍聘齊收錄其文集以示

休文集綴短之徐曰吾為魏公藏拙收每言及沈

解何事論其得失因謂收

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尋逢妹夫昂持元禮數

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

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魏季景收從叔也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頃丘李庶

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

耶輸之比鄉耶輸者庶癡叔也時季景與收及

中號兩耶二魏武城崔儼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洛中語曰京師初崔儼李若

陽休之父固魏曲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果魏收修國史得休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

之助固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乃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

陽休之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詩陽休

之時河東裴讓之遷主客郎省中亦有語曰能

賦詩裴讓之

魏武定初陽休之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

音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

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兼領侍郎與休之參

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

屬書而盈把

盧元明字幼章南北講和元明與李諧首通

辭收辭梁富遠梁王及其羣臣咸放異焉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

盧元明與潁川王由友善忽夜夢由携酒就之言

別賦詩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

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

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

所害

王昕字元景楊情重其德素以為人之所表

九龍晴字叔朗昕第三弟也為常山王司馬澹泊寡慾不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登臨山水府寮呼為方外司馬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

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王晞嘗共盧思道禊飲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

見雷連時常山王遣使召晞，不時至。明日在丞相西閣，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恠？」晞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雷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楊惲

字遵方，文宣每醉輒手執人以為戲樂。惲乃前部下，故曰置休內謂之戲。

楊惲文宣時尚太原公車，文宣大慚，情與侍中燕

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並受遺詔輔政。時常山

王演

即長廣王湛，即位地親逼，情等與爾。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

朱渾天和謀欲殺李威，權由是深相疎忌。後並

為二王所害。先是章諶曰：「白羊頭髦禿，殺纏頭

生角。」又云：「羊不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

打爾勝。」又云：「阿婆姑耦也。」道人姑夫歿也。按羊

指惲也。角文為用，勿道人謂廢帝殷小名太原

公主，常作尼故曰阿婆。姑惲子獻天和皆尚帝

姑故曰道人姑夫云。

初孝昭之諫楊惲也，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為皇太

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不平，欲有異謀。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道人聞之夜打鐘。

時丞相府即舊中興寺。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

小字步落稽也。道人謂廢帝殷打鐘言將被擊

也。後武成用卜者言，不舉兵。孝昭尋崩，封百年

為樂陵王。既而白虹圍口，再重武成欲以百年

武成令左右亂捶，又不免割帶。玦與其妃斛律氏

被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妃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

九

盧士深

楊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叙訖

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

士深自辨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盧士深妻崔林，我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釀兒

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

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

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盧詢祖范陽人。字子行。嘗師事邢子才。與魏

收文宣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一。善者用之。魏收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即謂取數多也。開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下云。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

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齊列

盧詢祖才辯機敏。主客郎李廐身短而袍長。詢祖

腰籠而帶急。廐曰。盧郎腰籠帶難。廐答曰。大人

中短袍。必長。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

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

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在髮差以自安。

盧詢祖嘗為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

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

瓜。何斯林而斯用也。草則離。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盧詢祖嘗作趙郡王妃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司滿床空。

當時嘆以為佳。

盧詢祖初拜大夏男。有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

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

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羽

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水稜。文舉

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兄昌衡小字龍子。宗中俱稱

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

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

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飢分炊飯。同鑪各

然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人賁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辛德源嘗謂盧思道曰昨作羌姬詩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并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

盧思道与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禮

袁山堂外紀卷十

十三

曰盧詩何太眷思道曰自許編蒲疾何如織

錦遲

周武帝平齊校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

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新野庾信徧覽諸

詞作者獨嘆美之其辭曰聽鳴蟬此聽悲無極

聲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

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殊日高鳴獨見知輕身

幾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

驚聽別人心卽斷纔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絕

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殊月河流

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

衣明鏡空悲滿綠髮長安城裏帝王洲鳴鐘列

戟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

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

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

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

袁山堂外紀卷十

十三

土牛歸去來青山下殊菊離日堪把獨焚枯

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

唐明皇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

攀寒山未竟未還亦思道歌詞也思道後入

禁中客曰中丞內史李德林謂曰何不就

樹陰思道曰然則熱矣不能林下立嘗為周齊

與論思道曰當為東宮惡聲齊高祖太上

帝論思道曰是東宮謂之曰周齊與

顏之推字介初為梁散騎侍郎後為周軍所

執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

子台為文學以疾終

梁元帝時荊州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送之推  
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  
具舡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  
在道賦詩曰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  
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  
我何去北海就孫賓

蕭慤

字仁祖蘭陵人梁宗室山黃侯暉之子  
天保中入齊後主時為齊州錄事參軍

待詔文林  
館後入隋

先山堂外紀卷二十

五

蕭仁祖嘗於秋夜賦詩曰清波收渣日華林鳴籟  
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燕幃綳綺被趙帶  
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邢子才甚愛  
之黃門亦嘆賞芙蓉楊柳二語謂其蕭散宛  
然月思道獨不愜焉

徐之才

字文德河東人梁宗室仲融隱秦望山有道  
七世之才過之求飲遣一瓢蘆開視乃扁鵲  
徐之才一書遂成良醫之才

徐之才年八歲時與從兄康造汝南周捨宅聽講

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  
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  
腹捨嗟賞之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  
聚各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詎與誰近  
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

徐之才嘗宴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  
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荅云卿姓盧字在亡

先山堂外紀卷二十

十五

為虐在丘為虐生男成虜配馬成驢

徐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令目之  
之才厲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  
走為負帝女南徂

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醫術世傳其業祖孝徵  
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復為汝公在  
三之義頓居其兩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  
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



之葬具

和士開

武成帝疾亟驛追徐之才未至乃以

後事屬士開威權日盛朝士或為之  
有難色有侯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武平元年童謡云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

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

反為士開所譖而死

武平二年童謡云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

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未

日瑯邪王儼執士開送南臺斬之是歲又有謡

云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饑正好十月洗蕩飯

甕十一月出却趙老至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瑯

邪王過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為西州刺史

熊安生

字植之齊國子博士  
劉焯劉炫皆其門人

熊安生博通五經與同郡宗道暉一時人士推為

宗師道暉好着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

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任

城王潛嘗因小忿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

謂人曰我受鞭不着體復躡履而去冀州為之

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

四大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

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生群公哂之在山

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

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便掘地求之不得連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十

年訟焉據稱去安生七十三世矣冀州刺史鄭

謹判曰七十三世以今揆之乃是義皇上人且

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

祖珽

字孝徵瑒之子嘗置地牢夜以燕蒿子  
所熏喪明時呼盲老公其黨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

每人前相間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嘗於衆中

嘲珽曰卿那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驢駒姦

逾耳順尚稱娘子於時喧然傳之

後主時祖璉勢傾朝野與陸令萱相結璉欲立

萱為太后且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媯以來

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璉為國師自是朝政日壞

周欲圖齊然畏斛律光武勇固密為謠言令謀

傳於齊云昔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云高山

崩樹樹舉盲老公背出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

語百升斛也明月光字高山謂齊盲老公即璉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十

饒舌老母謂令萱會光欲去璉等遂以謠言奏

帝於是誅光周遂滅齊

齊後主緯

民間謂之與慈天子周武帝號以歸後之義其族

梁元帝時陸法和隱江陵百里洲妙解神術預見

萌兆再為元帝破賊封江乘縣公元帝敗入齊

文宣以為大都督荊州刺史無病而終法和嘗

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云十年天

子為尚可而即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

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僅百餘日

孝昭即位一年而崩又云一母生三天兩天共

五年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

位後主共五年云

後主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為郭公歌曰郭

郭公九十九技倆漸盡入滕口大兒緣高岡

雉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當看歲在酉及將敗

果郭郭高郭聲相近九十九末數也滕口鄧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十九

也大兒謂周帝太祖子也高岡後主姓也雉鷄

類武成小字後敗於鄧林盡如歌言

武平末有童謠言黃花勢欲落清華但滿斟時穆

后母子淫辟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

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

為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

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工歌舞後主惑之立

為左皇后周師圍鄴後主以淑妃奔洪洞戊復

奔青州為周武所獲以賜代王達其甚嬖之  
妃侍達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維蒙今日寵猶  
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

周明帝毓初封寧

明帝二年秋九月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  
煇氣金輿立舊宮還當如白水更似入新豐霜  
潭清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人今聞歌大  
風

堯山堂外紀卷十

并

章敬遠志尚簡澹魏周之際十微不屈明帝深  
禮敬之嘗貽以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  
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風動煇蘭佩香飄蓮  
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  
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想首陽薇詎能同四  
隱來參余萬幾敬遠答詩願不時朝謁帝勅有  
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

高琳字季璞其先高麗人仕於

明帝武成三年討平文州氏師還帝宴群公卿士

仍賦詩言志高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為謝  
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  
獯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王褒初字子淵後避唐諱改字子深漢有

王褒高句麗曲云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  
傾盃覆碗灌灌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  
惟畏白日蹉跎與陳陸瓊飲酒樂同調時南北

堯山堂外紀卷十

并

雖限隔其聲調元相通云

庾信字子山梁散騎常侍侯景亂自建康遁

荆南云曾開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義山  
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與代仍教  
庾信居信後多周輕騎將軍開府

庾信肩吾子也梁時肩吾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  
衛率信及摛子陵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  
入禁闥文並綺艷世稱徐庾及信入周陵入陳  
信寄陵詩曰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

陽路空聞吹笛悲

周明帝武帝並好文學庾子山特蒙恩禮趙王招  
滕王追周旋歎至有若布衣之交信在趙王府  
看伎和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琴曲隨  
流水簫聲逐鳳皇細縷纏鍾格圓花釘鼓牀懸  
知曲不誤無事顧周郎又和云長思綰紗石空  
想搗衣砧臨叩若有便為說解琴心蕭韶是梁  
宗室初為  
幼童庾開府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開  
府所給遇有客語為開府傳酒後為郢州開府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韋

兩上江陵途經江夏詔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  
下引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矜色開府稍  
不堪因酒酣乃徑上詔牀踐榻看饌直視詔面  
語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詔大  
驚

庾開府春日離合詩曰秦青初變曲未有逐琴心

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

離合  
春字

田家足閒暇士

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鵲鷄弦

離合  
日字

庾開府示封中錄吃語詩曰貴館居金谷閑局隔  
葉街冀君見果顧郊間光景佳又云高階既激

潤廣閣更交柯萬中久乖角菊運簡經過

王司空

東

餉開府酒開府以詩答云今日小園中

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  
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盃中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

杜

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素嘗為廷道任周為徐州總管入隋以手陳  
國封建國公素後庭妓妾多綺羅者下  
素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

素好謔有柳機者與族兄昂俱歷顯要後並為  
外職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賜宴素戲機曰二  
柳俱摧孤楊獨聳一坐歡笑

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素為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  
不禁風調欽板正色答曰調信無可取者公不  
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  
其時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  
曰以我輩為牛羊下來邪

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顚顚死

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

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

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

田間中人愧何敢死素大笑白仕輕多戲言嘗  
人因責之應曰侯白兩脚墮地雙眼朝天太  
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符平安敢望侯白哉

楊素嘗以五言詩贈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

為一時盛作其畧云滔滔彼江漢實為南國紀

作收求明德若人應斯美高臥未褰帷飛聲已

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千里還望白雲天日暮秋風起岷山君儻游淚

落應無已又云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鴈飛

窮海寒鶴唳霜臯淨含毫心未傳聞音路猶復

惟有孤城月徘徊獨臨映弔影余自憐安知我

疲病未幾素卒道衡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

是乎

牛弘字里仁封奇章郡公本姓邊  
父名為後魏侍中賜姓牛

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

之側臥食菓子朝故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  
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敵應聲曰嘗聞龍  
西牛千石不用勒今見龍西牛臥地打草頭弘  
驚起遂與官

煬帝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賜

弘詩云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

奇才並佐予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

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序垂拱事端居同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三

時被賜詩者文辭贊揚無如弘美

賀若弼

字輔伯文帝數其有三太猛姪姑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文帝既受周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頻

薦若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

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

若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合浦伏波營勿使

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及陳平乃撰其所畫策上

之謂之御授五陳七策

崔弘度仁壽中為太府卿

崔弘度性嚴酷官屬百工莫敢欺隱時有屈突蓋

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

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杜公瞻衛尉卿子

杜公瞻詠同心芙蓉詩曰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

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姬臉香亂

舞衣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四

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陽

貨實辱孔子玠即謂杜伯嘗射宣王時有太倉

令名策者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

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

比諒一時傳以為笑

薛道衡字玄卿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

薛道衡為中書舍人每見極法然流涕

薛道衡初仕齊及周為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辨

援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入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

士樂府題有屬後歸本此

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自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薛道衡嘗以禮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嘗作昔昔鹽曲云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

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寶象妻關山別蕩

子風月守空閨恒欽千金笑長垂雙玉帝盤龍

隨鏡隱彩鳳逐惟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

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

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後道衡得罪

帝令縊殺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鹽曲之別名昔即

夜也梁樂府有夜夜曲

王胄

字承基筠之孫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後進之士咸以二入為準的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煬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

詔羣臣詩成者奏之胄奉勅賦曰河洛稱朝市

嶠函實與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

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

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

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銘鑄

何由答大鑪帝覽胄詩稱善謂侍臣曰氣高致

遠歸之於曹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  
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煬帝嘗為燕歌行文士皆和王曹獨不下筆帝每  
御之會楊玄感反曹素與善坐徙邊亡命捕得  
誅之曹死帝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  
誰語耶

柳詒

字顧言河東人煬帝為諸王時每有文  
事便師之流為木偶故嘗面而施以  
機械使能坐起續對聯飲往往而夜

克山漁父鮑參二十一

命便師之流為木偶故嘗面而施以  
機械使能坐起續對聯飲往往而夜

頤言有詠死牛詩一朝辭紺憶千里別黃河對  
徒下注扣角詎聞歌同時明慶餘有死鳥詩  
暮空長罷噪箭急不知驚賴餘琴裏曲猶有夜

帝聲一時並稱警策

煬帝廣

小字阿摩嘗延舟忽除風頗繁歎口  
此風可謂賦色將軍字文化及等謀  
許乃自解練巾搜獨孤行連緹殺之

煬帝初封晉王仁壽末弑父自立漢王諒起兵晉

陽時偽署管告身皆以紙別換則二紙并州章  
詔曰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諒聞詔  
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  
以為應之兵敗竟幽死

帝築西苑苑中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  
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紫水湖中曰  
光明湖湖中積土石為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  
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克山漁父鮑參二十一

八

閨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  
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樞光景好輕彩望  
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  
思無涯一湖上柳烟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  
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  
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暗雪暖風時  
幽意便依依二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冷有時  
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



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死賦朝來且聽主。  
人歌不醉擬如何。<sup>三</sup>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  
不為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  
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sup>四</sup>湖上花。天水浸靈芽。  
淺蓋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  
家。開爛熳。挿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  
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sup>五</sup>湖上女。精選正  
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採蓮人。清唱  
漫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  
夜。踏青闌。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sup>六</sup>湖上酒。終  
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酷浮香米玉蛆寒。  
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  
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sup>七</sup>湖上  
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  
紋紅。蘋末起清風。開縱自魚躍小蓮東。泛泛

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  
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每舟擇妍  
麗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為殿脚女。中有  
吳絳仙者。柔麗不與羣輩。因有寵於帝。帝每  
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歎曰。古云秀色若可餐。  
如絳仙真可樂饑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  
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江來。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十  
詔殿脚女千輩唱之。  
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洲進合歡果。  
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仙。遇馬急搖。  
解絳仙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  
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曰。絳  
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  
左貴嬪乎。  
帝幸月觀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帝凭妃肩。說

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藩薇叢調宮婢衣帶  
為藩薇胃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腰肢纖弱意  
為袁寶兒有私披單衣亟往擒之乃雅娘也蕭  
妃喟然不止帝曰往年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  
曾效劉孝綽為雜憶詩嘗念與妃妃記否蕭妃  
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佩  
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沈水未成灰憶起時投籤  
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上林中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十一

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邁今已幾  
年事矣妃因言外方羣盜不少帝曰儂家事一  
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  
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

洛陽進合巹花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  
之會帝駕適至因名迎輦花濃艷芬馥或惹襟  
袖移時不散嗅之令人不睡命御車女袁寶兒  
持之號司花女時虞永興世南草征遼德音於

側寶兒注視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  
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  
嘲之虞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郭袖  
太慙生緣慙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傷整行帝  
稱美

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  
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  
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即江淹文集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十二

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  
所夢獨賜袁寶兒洎吳絳仙蕭妃志妬不憚一  
日帝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畏蕭妃不  
敢迎帝辭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謂曰個人  
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顙簇小娥幸好留儂伴成  
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帝幸榆林啟民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毡帷望風舉

穹廬向日開。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辦擎  
羶肉。韋韞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帝泛舟忽陰風。顛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帝無日不治宮室。浙人項升進新宮圖。覽之大悅。  
即日召有司具材役。夫經歲而成。帑庫為之一  
空。帝幸之大喜。謂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  
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  
數。后宮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  
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得自感詩三首。其一曰。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  
處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  
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  
如何。不及開花草。翻承雨露多。又粧成詩云。粧  
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  
飛。又遣意云。秘洞扁仙丹。雕房鎖玉人。毛君真  
可戮。不肯寫昭君。帝見詩。反復傷感。往視其屍。

顏色猶美如桃花。乃厚禮葬之。  
帝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  
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帝自達廣  
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簾鼓方  
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  
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他日蕭后  
誣以罪去之一日。帝登迷樓。忽憶俊娥。因題東  
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  
岳鬢。強半為多情。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  
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  
帝昏酒滋深。往往為妖祟。所惑嘗遊雞臺。恍惚與  
陳後主相遇。喚帝為殿下。後主戴單紗皂幘。綽  
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中。一  
人迥美。即張麗華也。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  
醞。勸帝飲。帝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  
華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腰肢無復往時。帝

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  
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詠  
十數篇帝不記獨愛二詩其一小窓詩云午醉  
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  
其一寄侍兒碧玉詩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  
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  
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自有  
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面無

卷二十一

十五

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  
華頽然不憚後主問帝龍舟之游樂乎始謂殿  
下致治堯舜之上今日後此逸遊大抵人生各  
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使人  
至今怏怏帝忽寤叱之云何今日尚自我為殿  
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大業末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  
言遠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帝意

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  
都好征遠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  
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  
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云孰使  
汝歌汝自為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得此  
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良久曰天啟  
之也天啟之也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

卷二十一

十六

飛興哀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  
燕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  
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後主幸江都  
唐帝從兵號令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  
為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

帝在江都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遂無心北歸作  
五言詩云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  
酒梅花笑殺人復夢二豎子歌曰去亦灰住亦

灰未若乘船渡江水由走築宮丹陽將居焉  
未就而被弑時適三月即遭春之應

帝又嘗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船歌云三月三日向  
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垂釣往撿取恐足  
蛟龍還復休乃唐興之兆也

煬帝既被弑越王侗稱帝侗眉目如畫風格儼然

嘗作楊叛兒歌曰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龍  
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十七

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後為王充所弑請  
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  
復生帝王家聞者憐之

乙支文德

高麗人

于仲文從煬帝征遼東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  
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  
仲文捨之既去尋悔選騎近之文德貽詩曰神  
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

止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終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十八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文皇世

皇帝乳鬚壯冠人跡龍聖蜀御容院僧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舜為高祖即題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宋趙清獻公至院命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

太宗在雒陽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

年數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

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賦一事太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七

賦尚書曰日晏訖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

豫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戚身

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

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

經百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

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于

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

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三高冢

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荅曰我昔勝君昔

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

見問之乃慕容垂墓也

帝幸靈州時破薩延陀回紇諸部遣使入貢乞置

官司上為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二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

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

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

宗悅命直中書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訂佳期清風

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

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郎官

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  
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徐孝德女八歲能文父使擬離騷為小山篇云仰

幽岩兮流盼撫桂枝兮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君

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為才人即徐賢妃也

太宗嘗召徐賢妃不至怒之賢妃進詩曰朝來臨

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賢妃

名惠湖州人長安崇聖寺有賢妃粧殿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孔紹安在隋時與孫萬壽交

大業末高祖討賊河東孔紹安監其軍深見接遇

及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

夏侯端亦嘗為御史先來歸授秘書監紹安因

侍宴詠石榴以寓意曰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

臣祗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因以百藥為名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乂馬元

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瑯  
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

藉稻杜預注曰邠國在瑯琊開陽人等大驚異

之皆曰此兒神童也

李百藥少年詞云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

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榻掌中腰

掛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

路遙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李百藥詠螢火示情人云窓裏憐燈暗堦前畏月

明不辭逢露濕祗為重宵行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

崔信明與崔暹集庭柱太史令史良古曰五

五色西陽此記將以文顯大業中為堯城

武德時崔信明有詩名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榮

陽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

所見不虛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崔善為

令狐德棻欲補正歷代史記各差官主修一代善為與孔紹安主修梁

武德中崔善為歷尚書左丞其待時譽諸曹惡其

聰察因其身短而偃朝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

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

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虞世南太宗初為秦王右祖以其功大特置天策上將開天等府世南等十八人

為學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太宗嘗作宮體詩使世南廣和虞曰聖作誠工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五

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勅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虞永興有織錦曲分明是一幅織錦圖其辭曰寒

閑織素錦含怨歛雙蛾綜訴交縷澁經脆斷絲

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

往交河

許敬宗

字延族十八學一之一性輕見人多亡之或謂其不中乃曰卿自難記若

遇曹劉沈謝暗不中亦自可識也又齊來營造飛樓七十間公妓女走馬其上以

為戲

楊思玄為吏部侍郎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

禮而排斥之為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

餘慶彈奏免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

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

若兒答曰果父不如昂父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六

虞永興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

宗曰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

種耶

杜淹與帝福嗣為英逆友開皇中相與謀曰

之乃保入太白伴言隱遯隋文帝聞之請

成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大業末為

杜淹為天策府兵曹太宗戲為難以為御史大夫

因詠難以致意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曉出



寵花冠偏照日芥羽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  
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  
瀦血清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

初杜淹見表天網於洛天網謂曰蘭臺成就學堂  
廣寬又曰二十年外終恐責黜暫去即還武德  
六年以善隱太子配流雋州淹至益州見天網  
曰洛邑之言何其神也天網曰不久即面至九  
年六月召入天網曰杜公至京師即得三品要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十

職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因贈天  
網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塵繁風終不得  
脫展欲安如且珍統素美當與蘇羅疎既逢揚  
得意非復久閑居

溫彥博

字大臨與兄大雅第大有俱師王通

皆卿相林也武德中大雅遷黃門侍郎而  
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謂曰我

溫彥博為僕射有裴畧宿衛者滿兵部試判為錯

一字落第此人即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

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  
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並解作文章  
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即令  
朝竹應聲朝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彫經  
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  
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  
屏牆此人走至屏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主聰明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八

開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因復嘲曰高  
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  
路咏畢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膊此人云非但  
著膊亦乃著肚當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  
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

歐陽詢

字信本長沙人官太子率更令

父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憊則布  
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子通早孤及  
長求父遺迹刻意臨數年書  
亞於詢父子齊號大小歐陽

歐陽詢為人瘦小極其癡陋而聰敏絕倫太宗嘗

宴近臣互令嘲謔以為娛樂長孫無忌先嘲詢

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盡此

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煖漫褰畏肚寒祇

綠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謁殊不畏皇

后聞耶文德皇后喪百官哀經詢狀貌醜異眾共指之許敬宗見而大咲為御史所劾

左授世州司馬

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太宗賜射瑀箭俱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不着垛一無所獲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

緩箭弱臂挽強弓欲上翻垂下應西還向東十

面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

公瑀嘗侍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

先把酒時長孫無忌居末相顧未言瑀引

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

子兄隋室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

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長孫無忌字玄同長孫

長孫無忌新曲曲家佳朝歌下曲早傳名結伴來

遊淇水上句舊時情句玉佩金鈿隨步動雲羅

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

聲又一曲云迴雲凌波遊洛浦句遇陳王句婉

約娉婷工語笑句侍蘭房句笑蓉綺帳開還掩

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聞蕭

逐鳳皇

長孫玄同嘗為攝祭官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

坐有大來遺棄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博自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為自微支牀博打狗

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司空

勅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

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

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

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

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而倚得如此聰明嘉隱

云胡頭尚為宰相條面何廢聰明徐狀胡故號之

蕭翼

本名世翼梁元帝曾孫華縣人太宗時為監察御史

蕭翼奉勅取羲之蘭亭序真蹟於越僧辨才翼初作北人南遊一見款密留宿設缸面酒酣樂之後探韻賦詩才探來字詩云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翼探招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十一

字詩云邂逅款良霄慙慙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後蹀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若業風飄既而以術取其書歸辨才智

江東缸面酒河北曰甕頭蓋初熟酒

李義甫

與來濟同時以文顯時稱來李龍乘恭心偏忌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

李伯

貞觀中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李大亮劉洎薦之也太宗在上林苑召令歌烏柰賦詩曰日

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

棲帝曰當以全樹借子何止一枝高宗朝義甫為右相嘗擅

殺寺丞畢正義王義方庭刻之渾文有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創洎割袖承恩等語

李義甫嘗賦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

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竊

名士文章乃增二字為七言云生情鏤月為歌

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雪影來時好

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活剗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十二

上官儀

字遊韶初為沙門貞觀初擢第太宗每為文虛儀視草尤工詩人謂為上

官體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中宗時贈中書令以其女孫為昭容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

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譽詠詩云脉

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嵐

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閻立本

貞觀中主爵郎中總章元年拜相

高宗朝姜恪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姜以邊將

三功三本最善圖畫時人以千字文為之語曰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郝處俊高宗朝中書令議使天  
后攝政以處俊諫乃止

長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令郝處  
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  
以遊里巷京洛為之語白衣裳好儀觀惡不姓  
許卽姓郝

杜易簡監察御史

堯山堂外紀卷二一二

十三

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  
盡袒被而坐杜易簡戲詠之曰有耻宿龍門精  
彩先瞰渾眼度呈近店睡響徹遙林將囊將舊  
識擊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

王勃字子安與兄勸勵皆有才名杜易簡稱  
為三林樹麟德初沛王召勃署府修撰

持諸王方共聞鷄勃戲為沛王檄英王鷄  
馬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辭卽日寢  
勃嘗讀易夜夢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  
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止又作

唐宗十  
歲曆

王勃父福時遷交趾令勃年十三往省之阻風泊

舟馬當山下去南昌七百里夢見水府元君曰

當助清風一帆味爽遂抵南昌時都督閻伯嶼

重修滕王閣九日大會勃與宴閻宿命其婿吳

子章作序誇客因出筆紙徧請坐客皆莫敢當

至勃汎然不辭閻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

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曰此老生常談

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沉吟移晷至落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十四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乃瞿然曰天

才也因請成文極歡而罷勃嘗夢人遺墨盈袖

先唐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書之初不加  
點時謂腹裏團團某率下四子戊一首詩勃猶詫

之向人曰吾材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  
可所至請其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閻百用亦

楊炯字盈川高宗朝王勃與炯及盧照隣駱  
炯皆王時以文章齊名號四傑海內稱王

楊盧駱炯歡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后炯

每呼朝士為麒麟或問之曰今既弄麒麟

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麒麟耳

楊盈川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運用如張平子之畧

談陸中衛之所記潘表於直其陋矣仲張純何足知之時號為點鬼簿

楊盈川有姪女曰容華能詩賦新粧五言云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鑲鸞鏡玉為臺粧侶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故去復徘徊

盧照隣

字昇之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知之嘗語諸人曰此寡人相知也後拜新

香山堂集卷之十

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獨已廢著五悲文

盧照隣獄中學騷體一章云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圖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鴈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獨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重門掩兮冰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

寒獨淹留而不歸

駱賓王

字賓王義烏人臨海丞

駱丞七歲能詩咏鵝云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青波

駱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為算博也

徐敬業欲起兵署賓王為府屬令畫計取中書令

裴炎共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

香山堂集卷之十

十六

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敬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皆不言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欽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識何如耳炎語以謠言片片火之事賓王即下北面拜曰此真人也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

起炎從內應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  
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  
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駱丞在徐敬業府為敬業檄武后罪狀武氏覽反  
娥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不悅曰宰相何得  
失如此人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

其御史四

十七

駱丞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宋之間自謫所還至  
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在長廊行吟曰驚領  
鬱岩薨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  
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  
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  
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間愕然訝其  
道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羅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

周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遲明更訪之不復  
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常敬業之敗捕不獲將帥慮失大姓得不測罪時死於獄萬因求類二人若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編遊名山以終

李榮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迹相非斥總章中  
興善寺災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  
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  
一群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其御史四

十八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武后翌

高宗時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

之北唐人口則天也北朝后初稱周方具告天冊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

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刻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宗人知唐必復興

武后天授二年騰卿相等詐稱上苑花發請幸則

天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晚風吹於是

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

后初誕之夕雌雄皆雅右手有

黑毫引之尺餘

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為行而睿宗最

幼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稱制燭殺

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

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

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

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天后不聽賢奏

死黔中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帝擇薛紹尚

之假為年縣為婚館門隘不容容翟車有司毀

以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為枯當時群

臣劉緯之詩云夢梓光青陛穠桃藹紫宮元萬

頃云離元應春夕帝子降秣期任奉古云帝子

升青陞王姬降紫宸郭正一云桂宮初服冕蘭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掖早生筭皆納妃出降之意

初后未正位時多引文學之士為頃

得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密令參決

本亦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如意中有九歲女子能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

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初

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中宗顯

太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地一石空中心祝之曰我後帝此石不墜其

石遂為樹枝勾掛卒復位讀中宗紀令人感

德氣塞惟於詩通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

累佳候使才士操觚吹

草爾貴亦是人主快事

景龍二年中宗登驪山高頂詩云四郊秦漢國八  
水帝王都閭闔雄里開城關壯規模貫渭稱天  
邑含岐實與區金門披玉館因此識黃圖帝自  
題序末云人題四韻後罰三盃日暮成者五六  
人餘皆罰酒

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臨幸渭亭登高作云九  
日正乘秋三盃興已周泛桂迎罇滿吹花向酒  
浮長房莫早熟彭澤菊初收何藉龍沙上方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五

忽淹畱其序云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  
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  
後成罰之引滿韋安石得枝字云金風飄菊蕊  
玉露滋萸枝蘇瓌得暉字云恩深答效淺畱醉  
奉宸暉李嶠得歡字云令節三秋晚重陽九日  
歡蕭至忠得餘字云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酌餘  
竇希珍得明字云願陪歡樂事長與歲時深李  
迥秀得風字云霧雲開曉日仙藻麗秋風趙伯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四

彥得花字云簪挂丹萸蕊杯涵紫菊花楊廉得  
亭字云遠日瞰秦堦重陽坐灞亭岑義得浹字  
云爰豫囑秦堦昇高臨灞浹盧藏用得開字云  
萸依珮褭發菊向酒邊開李咸得直字云菊黃  
迎酒泛松翠凌霜直閭朝隱得筵字云簪紱趨  
皇極笙歌接御筵沈佺期得長字云臣歡重九  
慶日月奉天長薛稷得曆字云願陪九、辰長  
奉千、曆蘇頲得時字云奉數登高日延齡命  
賞時李乂得濃字云捧篋萸香遍稱觴菊氣濃  
馬懷素得酒字云蘭將葉布席菊用香浮酒陸  
景初得臣字云登高識漢苑開道侍軒臣韋元  
旦得月字云雲物開千里天行乘九月李適得  
高字云禁苑秋光入宸遊霽色高鄭南金得日  
字云風起韻虞絃雲開吐堯日于經野得樽字  
云桂筵羅玉俎菊醴溢芳樽盧懷慎得還字云  
鶴似聞琴至人疑宴鎬還。是宴也韋安石蘇瓌



詩先成于經野盧懷慎最後成罰酒

景龍三年十月帝誕辰內殿宴群臣帝曰今天下無事朝野多歡欲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大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謬以不才策名文館既陪天歡不敢不醉乃為栢梁體聯句帝曰潤色鴻業寄賢才李嶠曰切居右弼槐鹽梅宗楚客曰運籌帷幄何時來劉憲曰職掌圖籍溫蓬萊崔湜曰兩司謬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三

恭謝鍾裴鄭情曰禮樂銓管效塵埃趙彥昭曰陳師振旅清九垓李適曰忻承顧問侍天杯蘇頲曰銜恩獻壽栢梁臺盧藏用曰黃鵠飛仙臺康哉薛稷曰宗伯秩禮天地開宋之問曰帝歌難續仰昭回陸景初曰微臣捧日變寒灰上官婉兒曰遠慙班左愧遊陪此後每遊別殿幸離宮駐蹕芳苑鳴笳仙禁或戚里宸遊王門登席無不畢從

景龍四年正月五日帝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

戲因重為栢梁體聯句帝曰大明御宇臨萬方皇后曰顧慚內政翊陶唐長寧公主曰鸞鳴鳳舞向平陽安樂公主曰秦樓魯館沐恩光太平公主曰無心為子輒求郎溫王重茂曰雄才七步謝陳王上官昭容曰當熊讓輦愧前芳吏部侍郎崔湜曰再司銓管恩何忘著作郎鄭愔曰文江學海思濟航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曰萬邦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六

考績臣所詳著作郎閻朝隱曰著作不休出中賜時上疑御史大夫竇從一將作大匠宗晉約素不屬文未即令續二人固請許之從一白權豪屏跡肅嚴霜晉卿曰鑄鼎開嶽造明堂時吐蕃舍人明悉獵請令授筆与之曰王醴由來獻壽觴上大悅賜与衣服

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中宗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賦詩云鑿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

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轉紅蕊先從殿裏開  
画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忻逢睿藻  
先詔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  
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  
鶯之未轉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  
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插頭上平一左右交  
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  
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  
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賜  
酒一杯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  
嚴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  
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  
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  
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

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庶人頗慕武氏風軌中  
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時有優人詞曰迴波爾  
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外邊祗有裴談內裏無  
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張鷟

字文成自號曰休子其父夢一大鳥紫  
色五羽成文此鳥為鳳皇之佐汝當

為帝輔道以為石字卒以詞學知名員半  
千謂其文如青銅錢萬萬中未聞退時  
故入號青錢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  
常默毀田此人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使入朝咸使人  
就寫文章而去

張文成下筆成章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  
甲第轉洛陽尉有咏鸞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  
重嚼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  
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

張文成工為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  
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  
將朱脣飲酒誰能保你黑齒嘗脂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 家至御史評事拾

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為謠曰補闕連車載

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枕脫校書郎時有沈

全交於南院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

章題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推御史紀

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為訪朝政敗國風

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

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空放却先知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於是手面無色

周詔州曲江令朱隨侯張鷟目為驢亂上梟其女

夫季述遊客余朱九並安相少媚廣州人號為

三樵七肖人歌之曰奉勅追三樵隨侯傷道走

迴頭語李郎喚取余朱九葉師德長大而黑一

方相又曰衛靈公言

張元一武時有疾通祭神廟閭朝隱諸少室

張休浴伏於組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

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

則天嘗問左司郎中張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

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還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

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

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左臺謂胡元禮御

史胡蕃人為御史尋改他官

則天朝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統兵禦之至趙州聞賊

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

向前軍回至都置酒高會懿宗形貌短醜元一

於御前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踰去賊

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趨

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

一解曰騎猪與豕走也則天大笑懿宗怒曰元

一夙構實欲辱臣則天命探韵与之懿宗請賦

慕字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艸、掠髮不恭、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懿宗極有慙色

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也懿宗短醜然於諸武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慙

郭震字元振美丰姿張嘉貞欲納為婚曰吾五女各持一絲慢後子牽之得者為婦元振章一紅絲得第三女有姿色弱冠舉進士後同中書門下封代公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

郭武公書山居中夜有人來叩面如盤暝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乃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者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郭元振初授通泉尉嘗盜鑄及掠賣部口以餉賓

容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元振上寶劍篇曰

君不見昆吾缺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缺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

走山堂外紀卷十一  
氣衝天

蘇味道武后朝為相世號模稜手與杜審言李嶠崔融為文章四友杜持才傲世嘗語人口舌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輩當得王羲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僕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成圓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耳

神龍時上元節許三夜夜行金吾不禁士女無不出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王公家皆數百騎行歌蘇味道詩云火樹銀花合

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  
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利貞詩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  
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晚。周旋不問家。更逢  
清管發。處處落梅花。一時文士賦詩以紀其事  
者數百人。唯二詩為絕唱。蘇味。道。高。爽。王。方。慶。或。問。張。元。一。二。子。執。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和。十。月。被。凍。雁。或。問。其。故。曰。得。霜。鷹。後。捷。被。凍。雁。純。也。

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以雙筆贈文。日有名。

李嶠

前與王楊接中興崔蘇齊名。號諸人。而嶠為文章老宿。然注好。索遷。贈人。性進。性好文。章。諸人才華。性貪。蜀。僧人。受。賂。故。有。三。友。

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鐵於定鼎門內。鑄入稜  
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  
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唐室之德。天樞下置鐵  
山。銅龍上施盤龍。以托珠金彩。煒煌光。伴日月  
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李嶠詩冠絕當時。曰。

轍跡光西嶠。勳庸紀壯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  
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止下露。高  
柱欲承天。山類從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  
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光酒。薰風入舜絃。忻逢  
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  
左授滁州別駕。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餘。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線。線。繞。何。勞。兩。縣。索。人。夫。无。有。執。言。云。一。條。線。繞。天。樞。言。其。不。在。久。也。故。休。烈。詩。及。之。

景龍中張柬自朔方入朝中宗於西苑迎之從臣

十四

宴於桃花園李嶠歌曰歲去無言忽鵲鵲時來  
含笑吐氛氲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開蹊侍聖  
君趙彥伯曰紅萼競然春苑曉芊芊新色御筵  
開長年願奉西王讌近侍慚無東朔才又一從  
臣歌曰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  
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游復摘來明日宴承慶  
殿上令宮女善謳者唱之詞既婉歌仍妙絕樂

府號桃花行

崔融

字安成，權八科高第，為崇文館學士。武后美其文，進鳳閣舍人，撰武后哀冊文。最麗麗絕筆，而或時謂思若神，竭少與杜審言等友善，詩必審言為之，退思。

則天時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張易之與其弟昌宗

為奉宸令，引詞人為供奉時，有言昌宗是王子

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秉木鶴，奏樂於庭。崔融

賦詩為絕唱，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下令威中郎。

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蘇味道相謂云：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某詩所以不及相公，因無銀花合，故耳。味道云：

予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相與拊掌而笑。

崔調蘇大樹句  
蘇調崔今成句

喬知之 武后朝累官  
至右司郎中

喬知之妾曰碧玉，美而善歌舞，知之為之不婚。武

承嗣借教歌舞，遂不還，知之痛憤成疾，因作綠

珠怨，寫以縑素，厚賂閹守，密寄之。其詞曰：石家

金谷重新聲，明珠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

許。此時可喜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常將歌

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嬌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未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

在高樓，一旦容華為君盡。碧玉得詩悲惋結，於

裙帶赴井先承嗣，見詩遣酷吏誣殺知之。

喬知之有妹，能詩咏破簾去已，漏風聲擺，繡幃也

不禁一從經落，節無復有貞心。

沈佺期

字雲卿，官太子詹事，詩與宋之問齊名。學若雄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沈有張融公曰：沈三兄，沈佺期、沈嘉禾、沈嘉禾，又稱庫薛，後知

集庫馬，後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

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

制百餘篇。張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篇

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

各認其名懷之，既退，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

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

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

羣觀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

即儀之孫

沈雲卿初除給事中考功郎會張易之敗長流驩

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復召入拜修文館學士

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詞悅帝

其詞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

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帝即賜牙緋尋歷太子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十七

詹事

宋之問字延清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

弟之悌以焉房之選精草隸皆得父一

絕時張易之有寵之所賦詩篇盡

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太后朝宋延清求為此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見

意其詞云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

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關

天中起長河夜三千門裏道連薨共茲虧画

原缺第十八葉

會山壁嶄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遙

遙綠波上皇龜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

春壑初飛百丈泉綵仗蛺蝶旌遠香閣下輦登高

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

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

花洛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

獻烟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

一鳥旗翼雨芳艸龍騎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十九

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聲驟郊外喧引看人傾

城南望屬車塵聲引礙聞黃道王氣周回入

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東周萬物新吾王

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

年後可與西門豹作對

汝州劉希夷少有文章好為宮體詩善彈琵琶嘗

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

在既而自悔我此詩識石崇白晉同所歸

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嘆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死

生有命豈復由此即兩存之宋之問希夷舅也

愛落花二句懇乞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

後孫聖與正聲集以此詩為劉集中之最由是大為人所解

崔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嘗

因宴會命群臣撰詞日用口占曰臺中鼠子直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須暗信足跳梁上壁竈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

鬻帶報韓三莫浪語真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

賣却猶兒相賣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景龍末中宗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岑羲設

茗飲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崔日用請北面

因贈平一歌有彼名流芳左氏癡意玄遠芳冠

今夕之句

李日知景龍初

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李

知卒章曰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

獨以規戒處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

非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

李景伯字和懷

景龍初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

命為迴波辭衆皆為佞悅語景伯獨寓規諷其

詞曰迴波爾時酒危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三爵喧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

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員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木穀言

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也景

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

郎中賀遂涉時為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

郎中晏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



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  
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

趙仁獎

常送上去蔡令潘好禮拜御史有令乘  
驄馬去必脫繡衣來句或疑其假手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麋景龍中負薪詣朝  
云助國調鼎卽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  
麋耶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麋自衛宋務光朝  
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  
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麋有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廿二

陸餘慶

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  
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牒下  
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

權龍褒

景龍中爲左  
武衛將軍

權龍褒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

自預焉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  
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勅知無罪過  
追來與將軍上大笑

權龍褒夏日侍皇太子宴獻詩云嚴霜白皓明  
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太子  
援筆譏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氏明月晝耀嚴  
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權龍褒嘗作咏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三

廿三

園僮飽食房裡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問之  
權曰鷄子簾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  
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焦得野澤蠅娘聞者  
無不絕倒龍褒爲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  
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  
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  
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房中靜坐有狗突入大  
怒曰衙破我忌日更牒  
改到明日好作忌日

堯山堂外紀二十三卷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明皇隆基

小字三郎梓潼縣有上亭驛帝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

言語對曰似言三郎即當三郎即當故又名琅瑤驛

萬歲通天元年鑄九鼎成置於東都明堂之庭武

后自製曳鼎歌令曳鼎者唱和其蔡州鼎銘曰

義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先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靈方建隆基

明皇御名已兆於此

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紫

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

館

左丞相張說右丞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同上

官命宴東堂賜詩云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

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我有握中璧雙飛席

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

為調護人鵲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

宴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問誰倫

玄宗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採韻賦詩曰魯衛情

先重親賢尚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

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

河

明皇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

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花奴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汝陽王璿小字也帝酷愛羯鼓云八音之領袖

春兩初晴景物明媚帝曰對此景豈可不與他

判斷之手乃命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一曲

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上笑曰此一事不喚

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至秋高迥徹奏之

必遠風徐來庭葉飛下

帝每後宮春宴使妃嬪各持花觀捉粉蝶放

之蝶止皆垂焉

江采蘋莆田人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

期以此為志父奇之故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  
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  
雅服而姿態明秀性喜梅所居悉植梅上因其  
所好戲名梅妃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竟  
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帝每念之時在花萼樓  
有夷使貢珍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賜妃妃不受  
以詩付使者為我進御前也上覽詩悵然不樂  
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詩曰桂葉雙眉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三

久不描殘粧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

必珍珠慰寂寥

楊貴妃字玉真小字玉奴又名正塚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

出紅膩而多香或拭於手帕上色如桃紅

明皇於便殿賞牡丹謂程修己曰令京邑人傳壯  
丹詩誰為首修己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  
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  
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楊太真中酒衣褪微露乳帝捫之曰軟溫新剝雞

頭肉安祿山在傍曰滑膩疑如塞上酥帝笑曰

信是胡兒只識酥

帝謂太真曰漢成帝獲飛燕

以護之兩則任風吹蓋貴妃微有肌也一日登  
沉香亭召太真是時妃子卯酒未醒高力士扶  
掖而至殘粧醉韻不能再拜帝曰真海棠睡未  
足耶妃每宿酒初消肺熱渴則進後苑吸花上  
露潤

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之司屬亦擇才太祝奉

禮與秘書省校書郎正字相埒而校正俸祿微  
少孤寒英傑者居之或有不辦匠馬乘驢入省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四

而太祝奉禮每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祿又  
多乃公卿子弟居之衣馬比校正頗輕肥時有  
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祝輕裘食肉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  
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  
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  
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明  
皇命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吾不汝罪也

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

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

目淚沾衣不見祗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

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明年幸

蜀登曰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嘆曰李嶠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五

真才子也高力士以下揮涕久之

李遐周頗有道術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

玄都觀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

意未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

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其末

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

上繫羅衣當時人莫能曉後方驗云

明皇初自蜀回夜開倚勤政樓南望烟月滿目因

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蓋北

齊盧思道詩也歌畢里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

士曰得非梨園舊人手遲明為我訪求翌日力

士求於里中召至果是其夜復乘月登樓左右

惟力士及妃子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涼

州即貴妃所製親御玉笛為御樓曲曲罷無不

掩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

明皇在南內嘗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作詩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六

遺之使焚於馬嵬山下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

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祗

聽聲又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

生不絕細々圓々地下得瓊鈎窄々弓子手中

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

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馬嵬坡太真

陽西店嫗於梨樹得錦襪一隻過客傳玩每出

百錢由此致富妃實上有土似粉洗面能去垢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成元能並有文翰列居

清要每私宴自此王謝之家湜黨太平

公王被流嶺南至荊州夜夢講坐下聽法而後就占夢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金勒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尋有勅令自盡

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

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

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

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王灣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為滎陽王簿馬懷素欲校正羣籍灣在選中

王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遊吳中江南意云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七

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岬失風正一帆

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唯向

此中偏張燕公居相府手題海日生殘夜一聯

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

張敬忠平盧節度使

先天時王主敬為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

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惟有悵惋張敬忠時

為吏部郎中戲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

誰知脚踏蹬幾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也

邵京安陽人初授汾陰尉累遷右臺監察考功員外

玄宗即位初邵京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鏐俱昇殿

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景嵩俱受朝散大夫鏐

獨不需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

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鏐乃於簾中竊窺而詠曰

一隻胡子着緋袍一箇鬚多鼻高相對廳前

堯山堂外紀卷二一四

八

捺旦立自慙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為歡笑他日

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鏐忽風眩而倒鏐肥

而短景意酬其前朝乃諍之曰飄風忽起團圞

旋倒地還如著脚搥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為元

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

開元中任正名為御史時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

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為正官也臺

中詠之曰柱下雖為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

元福慶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評之詠曰韋子疑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狀正名聞之乃自放為俊且強

鄭繇

開元初岐王範為岐州刺史鄭繇為長史範失白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九

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其詩曰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聲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驚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別依倭甚為時所詆詠

史育

開元初零陵史育上表自薦臣聞曹子建七步成章臣若賜召試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詩遂應口出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

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明皇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

薛令之

字珍石長溪人肅宗思東宮舊德嘉其康初共卿曰康村水曰燕溪

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閑人薛令之為右庶子別無吏職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無所有首荷長闌干飢澁匙難縮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上

李昂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主俊秀科昂性劉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薦李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減已聞命矣執

事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閣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詐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劉晏

十歲召入禁中貴妃坐膝上為施粉黛與戴巾御

開元時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上為木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舞亦不輟時劉晏以神童授秘書省正字上問晏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十一

字皆正唯朋字未正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貴妃為之絕倒

劉朝霞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調侖儻雜以俳諧其畧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

天門乾開露神仙之福湊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緇一團王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摘得女媧瓢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倡狂骨體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命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十二

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漢人也授以衛職

黃幡綽

安西平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頰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朝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頤別佳文樹面孔不似獼猴獼猴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

大笑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

言何兒猶對曰自家兒

得人憐時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

東宮常厄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臥水問左

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

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一轉

入流上大笑又與諸主會食寧王對御座歎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十三

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候幡綽曰此

非錯候是歎

葉法善

書引帝入月宮聞仙樂帝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各霓裳羽衣曲

開元中正月望日玄宗謂葉仙師曰四方何處燈

極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法觀之俄而虹橋

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勿回顧帝與太真高力

士黃幡綽樂工數人從行俄至廣陵燈火士女

陳設華麗帝大悅命伶官奏霓裳羽衣曲

奏仙人現五色雲中明皇與詩云清溪道士人

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牕寒清露

研珠點周易授銀青光祿大夫

宋建炎末有向宗厚者美鬚髯

善滑稽嘗累華陽中經足極學長於釣距同舍

王翁戲之曰唐明皇時四人今君合為一向願

謂之王翁君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席間一笑

高力士

天寶末高力士從明皇還京明皇徙西內居十日

為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至地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四

十四

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

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初赦

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卒

郭紹蘭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

蘭觀堂中有雙燕戲梁間因呼而語曰我聞燕

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歲茂

有音耗欲憑爾附書可乎言訖淚下燕飛鳴上



下似有所諾復飛於蘭牀上蘭吟詩云我婿去  
重湖臨膠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小  
書繫於其足燕遂飛鳴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  
一燕飛鳴頭上訝之燕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  
書繫足解而示之乃妻所寄詩也宗感而泣下  
次年歸張說為傳其事

竟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張說

字道潛母養王燕飛入懷已而孕說則  
人則天御臨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對為  
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已來未有甲子乃  
屈為第三等玄宗即位以佩刀獻狀求  
誅太平公主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

張說初謫岳州常辭辭不樂時宰相以說機辯才  
畧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其父瓌善因為

竟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乙

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誠其使當候忌日  
近暮送之使者近暮至弔客多題先公僚舊題  
覽詩至凄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嗚咽流涕翌  
日言於上因降璽書勞問遷荊州長史由是陸  
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謫逐歲久因加  
甄叙頲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元中說為宰  
相有人惠說一  
手持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與然明  
時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又有一石綠鏡臺得自  
明川道士玄宗聞其有異取以精煑十車虎之

不變乃已

張說二子均埇並有文名埇尚明皇公主帝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院埇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張說最衷愛均岳州別均云離筵非讌喜別酒正消魂念汝猶重孺嗟予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二

安祿山僭號張均為偽中書令肅宗以說有舊力詔免死流合浦嶺外作云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微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

張燕公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侯父朝下而問焉燕公初無言但指搢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蘇頲

字廷碩父環武后朝拜相封許國公文宗朝頲亦拜相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

張燕公稱望等號燕許大手筆題有一雨如津出如汗遠近而題每以此為兩侯

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庾信賦昔年移柳依此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三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于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于廳所題擁篲趨廷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余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曰免子死關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禮敬

有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題詠尹字乃曰丑雖

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唐時有甘

仙客友善固以姓相朝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

姓丹為你頭不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

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為言之題應

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奏曰斷朝

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四

長安盛春遊園林日無閒地蘇題應制詩云飛埃

結紅霧遊蓋翻青雲玄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

插題巾上時人榮之

蘇題與李又對掌文誥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

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

畫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明皇嘗

草書誰可曉曰臣不知其地臣男題為文甚速

可備使令然性嗜酒幸免泥醉足以了事令召

至則酒未解猶嘔殿下令中貴人扶其御燈前

明皇親舉食覆之既醒援筆立就明皇背曰

即子英若父東明親道士周齊雲欲為其師立

即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

言而心服其公五郎題也

蘇晉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

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

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李邕字泰和北海太守以文名天下時號翰

林甫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五

崔顥有文無行娶妻擇美不愜即去之者三四初

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首獻王家少婦詩

云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小復倚

嬌為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開來關百草

度日不成莊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為中

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天寶後以林甫故避

罪衡山為東林寺擬疏行者詐為啞啞數年後



智秘監顧著作一越人一吳人朝英慕其機捷轉  
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賀知章挫之曰銀鑊  
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  
味遮渠不道是胡兒顧況和曰銀鑊銀盤盛炒  
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  
是漢兒爺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  
道士以宅為千秋觀勅賜鏡湖二頃詔令供帳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東門百僚相餞御製詩贈行云遺榮期入道辭  
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知高尚心環中得祕  
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帳別深又云  
從聞百壺餞詔許二疎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  
羽衣悄然承露藻行路滿光輝

蕭穎士字茂挺開元中舉進士補秘書正字  
名播天下時號蕭夫子後客死汝南  
建旅門人謚文元先生性嚴酷異常有一  
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  
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  
他從所以遲留者時愛慕其博與耳

李林甫慕蕭穎士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  
廣陵居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  
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惡之卽令斥去穎  
士大忿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  
瑣質蒙本枝而自芘洎群林而非據專朝廷之  
右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李林甫不  
杜為扶杜韋侍御默不敢言及蕭作櫻桃賦以  
以訊之時人語曰作即悲杜杜處士代櫻桃  
鄒象先尉臨漁蕭穎士自京邑無成東歸以象先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同年生也作詩贈之來年蕭補正字象先寄詩  
重述前事云六月度關雲三峯翫山翠爾時黃  
綬屈別後青雲致蕭答云桂枝常共擢茅茨翼  
同薦一命何阻修載馳各州縣壯圖悲歲月明  
代耻貧賤回首無津梁祇令二毛變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為甚嘗至倉曹李詔家  
見歛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君識此硯乎蓋三  
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災

文辭不優研二災窓几狼籍研三灾

穎士少患有人授紙

有昔開之皆是講花又夢裁歸因此文思大進時李華文辭綿麗而之宏傑之氣穎士健爽自時人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之乃若平古戰場文雖置書中他日與穎士讀之穎士稱工華則誰可及此華語然而服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呼為紇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為瞎字也不識

蕭穎士卒惟一子存字伯誠為全部員外郎有功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十

曹文風惡裴延齡棄官歸廬山存子東從事邕

南以女妻柳淡字中庸韓文公少時受存之知

自袁州入為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知諸子凋

謝惟二女在乃為詩曰中部有女能傳業伯道

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

霞穎士常處於陳留通旅方食之火忽見若霞翁曰解郎君其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蕭穎士

似何人老人曰即君一似蘇鄆陽王王即蕭穎士

代祖述焉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

得度世蕭敬異之問其此乃三百二十七年矣

王昌齡字少伯開元中登第號不

令蒼頭拾敗筆自號溪蠻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

遊處畧同一日天亦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

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畏映擁爐火以觀俄有娥妓四輩尋續而至

奢華艷曳都冶順枉旋則無樂皆當時名部也

昌齡等私相約曰代筆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十一

乙今可客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為

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

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

曰開簾渡雲曉見在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

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寒鴝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

二絕句之渙 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

皆已人否俚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

哉因指諸妓道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

詩即終身不敢舉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

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

笛何須怨楊柳春風度玉門關之渙即擲歛

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

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愛昌齡等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十二

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

醉竟曰

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舟人云貴識至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

遂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齋酒脯紙馬

獻於廟及草履致於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

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浪驟莫怪

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

在履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

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

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鯉腹得

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

祖咏 洛陽人張說引  
為駕部員外郎

祖咏應試賦終南望餘雪題云終南陰嶺秀積雪

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纔得四句即

納於有司或譜之詠曰意盡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十三

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祖

詠吟曰落去他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

一聲長安竹柏皆枯死

崔署 宋州人

崔署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帖曰夜來雙月

滿署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署率唯

一女名星單人始悟其自識

陶岷 開元末製三舟一舟載二賓客三飲饌  
與事者深弄雷聲傳遠人置饌美女樂

一部於舟中奏清商曲  
吳越之士號為水仙

陶峴好泛遊江湖後省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  
善泗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寺見江水深  
黑謂必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磔  
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棹賦詩自叙不復遊江  
湖矣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  
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  
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  
堯山堂外紀卷十五  
旗歌扇正相迎

堯山堂外紀卷之二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唐

五

維字摩詰善琵琶岐王使為伶人引至公  
主第獨奏新曲號鬱輪袍因獻康中詩

乃子為之乎因命更衣升之客亦召試官  
至第遣官婢傳教作解頭登第後官尚書

右丞王昌齡嘗稱王維詩天子杜鵑詩宰相

相弟縉字夏卿讀書嵩山有四史携槥相  
訪自稱木菓南林大節孫文蔚石紹基高

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作相日  
好與人棋碑誌有送涸毫者誤叩右丞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右丞曰大作  
家在那邊

王維年十七時九日憶山東弟兄云獨在異鄉為

思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

茱萸少一人王縉亦有九日詩云莫將遷地比

京師八月嚴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裏不知

能有菊花無

王摩詰善畫破墨山水嘗自制詩曰當代謬詞客

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東坡云



有畫  
中有詩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有賣餅妻纖白明媚王  
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  
問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  
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  
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莫  
以今時寵難忘異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二

苑舍人咸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王摩詰  
戲爲之贈詩曰名儒待制滿公車才子爲郎典  
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  
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辯魯魚故舊相望在三  
事願君莫壓承明廬舍人謂王當代詩匠又精  
禪理輒走筆以酬且久未遷因而嘲及詩曰蓮  
花梵字本從天華省僊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  
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

還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歆故作馮唐老歲  
年摩詰得詩謂其爲已解嘲復戲贈曰何幸舍  
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豈能酬雨露  
紫枯安敢問乾坤僊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  
斷掃門楊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王  
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縉爲妾造寶應寺  
宏麗無比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  
小等寫  
真也

王摩詰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云猿吟一何苦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三

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摩詰得  
宋之問  
詩  
藍田別墅在輞口日與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  
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  
僮縛帚有時不給坐用需門  
曰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安祿山陷京師王維等爲賊所執維吞藥佯瘖祿  
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舊職一日逆黨大會凝  
碧池以梨園弟子奏樂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  
向大慟賊支解於試馬殿維時拘於菩提寺裴  
迪來相看說其事維痛悼賦詩曰萬戶傷心生

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詩後聞于行在賊。平凡汗賊者以五等定罪。維以此詩獨免。

王維自賊中歸上表自陳請死。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維以詩簡新除諸公曰。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四

孟浩然

字浩然襄陽人以字行性愛梅嘗乘驢踏雪尋之世謂浩然眉毛盡落葉枯袖

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王維嘗過鄂州畫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適中刺史鄭誠謂賢者不可斥其名更曰孟亭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令誦所作乃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

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上聞之撫然曰卿

不求朕朕豈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

陽城因放歸南山韓朝宗為山南採訪使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因入奏扶與

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

其行樂耳進位其他遂舉飲不赴

孟浩然閑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

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

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不復爲綴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五

孟浩然曾謁華山李相不遇因畱一絕曰老夫三

日門前立朱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內

譬如閒看華山來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

尤甚喜躍友人問之荅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

二物不知你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疎謬今見

二物乃釋然矣

李白字太白自號長庚星而生故名居蜀青蓮鄉世稱青蓮居士

李太白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內嘗驅牛經堂下

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

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

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云

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思軋不屬太白從倚

綴其下句云焰隨紅日去烟逐暮雲飛令慙止

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

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木

虛鳥窺眉上翠魚弄口傷珠太白繼云綠鬢隨

沈散紅顏逐浪無因何逢五伯應是想秋胡令

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大匡山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潛同隱每日  
沈飲號竹溪六逸

潼江趙徵君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

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

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掄莢錢生樹楊花玉慘

街塵榮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

掩竹齋蘇頲爲益州長史見而奇之曰是子天

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白於路中投刺頲

待以布衣之禮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  
李以梨花之論從弟令問常醉目白曰兄心肝  
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

開元中李白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

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

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七

丈夫爲餌時相悚然一說張祐嘗謁李紳自稱  
釣巨鰲客李盛怒問詰之

曰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問以何爲鈎曰以月  
爲鈎又問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疑即一  
事而誤

貴俠張姓者從李太白遊舉網太湖得一魚頭上

朱書云九登龍門天三飲太湖水必竟不成龍

見殺張公子李太白云酌醴醢神魚千金買一

醉逐命繪之

李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觀所

為文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謂曰公非人間人真  
太白星精邪於是解金貂換酒醉歸及見烏夜  
啼曰此詩可啼鬼神也詞曰黃雲城邊烏欲棲  
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  
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  
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  
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人

板押眾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三章其  
一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  
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云一枝濃  
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云名花傾國兩相歡常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  
闌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調撫絲竹龜年歌之

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

詞上因調玉笛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

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

白嘗便殿撰詔  
詰時十月大寒

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白  
左右各執牙筆呵之取而書詔

李白常醉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深憾之諧於貴妃

帝常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白乃放

鷲不自修與賀知章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帝賜

金放還白詠鸛鵒以自況云落羽辭金殿孤鳴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九

叱繡衣能言終自棄還向隴山飛

李白既被斥棄乃浪迹江湖時侍御史崔宗之謫

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夜月乘舟自采石達

金陵着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蕭傲傷若無

人贈白詩云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

濱天外常求李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白和云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北流自是客星

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

崔顥題黃鶴樓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

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

歷歷漢陽樹春草淒淒鵝鵝洲日暮鄉關何處

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過武昌見此詩嘆服

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

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

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

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其後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十一

禪僧用此事作偈云一拳槌碎黃鶴樓一脚踢

翻鵝鵝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李白遊丹陽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

有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乃止天外賈客歸

雲間片帆起

李白被謫時一日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令呵止

之問其狀白索筆供云曾使龍巾拭唾御手調

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

陰縣裏許騎驢令大驚謝罪

李白嘗至湖州司馬問白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

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四十春湖州司馬如相

問金粟如來是後身白居易蓮居士

池州有九子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李白

改爲九華山與高霽韋權聯句白曰紗有分二

氣靈山開九華霽曰層標過遲日半壁明朝霞

權曰積雪耀陰壑飛流韻陽厓白曰青焚玉樹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十一

色縹緲羽人家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

帝坐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天寶末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浹鞠

問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

造化筆或冀一人生得減死流夜郎太白客并

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謂哥舒翰曰此壯士目

光如大照人十年常擁節旌屢脫其刑責翰因

畱爲牙門將因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

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乾元中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

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方夜水月如練清光

可掇張公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

而任踐佳景寂寞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以嘉名

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

新州黃梅縣峯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

罕到太白嘗題其上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

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後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昇閣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世傳楊大年初時詩非也十三

李太白菩薩蠻詞曰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

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

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又憶

秦娥詞曰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

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

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宋人選填辭曰

其詞其白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

此白詩餘者一詞爲詩之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

李白晚度牛渚磯至姑孰愛謝家青山欲終焉及

卒遂葬山麓其後有李赤者作姑孰十詠自比

太白故自號曰李赤卽爲廁鬼所惑死於廁世傳

太白過來不酒往從月竊意常時豪曠於此有客書一絕云來心江邊一盃土李白詩名耀千古

言求的士的寫兩行

杜甫字子美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沔沅湘以登衡山因客來陽遊嶽祠大水處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具外選遺錄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字或云爲弄濤所漂莫可踪跡十三

杜甫十餘歲夢人令採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

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蒺藜童子告曰汝本

文星典史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雲誥已降

可於豆隴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

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

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邈

追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杜甫寓蜀蠶熟每與妻子躬行乞曰如或相憫惠  
我一絲兩絲自京赴奉先詩曰老妻既異縣十  
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廐往共饑渴入門聞號  
咷幼子饑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  
爲人父無食致天折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爲參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  
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唆野老相狎蕩都  
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武每於飲筵騁其筆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十四

杜甫乘醉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志目甫  
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座皆笑以彌  
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疾房  
太尉瑄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毋恐害賢良  
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  
杜危之也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門萬  
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  
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

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  
嗟暗少時曾至洲渚上捏沙成陸  
嵇康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

杜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異俗吁可恠斯人難  
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  
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又西歷青  
羌坂南畱白帝城於荒侵客恨拒故作人情瓦  
傳神語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  
生太白嘗戲贈子美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十五

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  
苦或云白以甫齷齪故有飯山之誚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  
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  
但言子璋觴觴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  
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  
間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如  
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矣

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瘡猶故也

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

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俗言避瘡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害易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

隨使拜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

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

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廖凝好滑

經杜工部墓以詩示之其句云擬擊孤墳破重

君足切墓賊耳說甚慚夔峽道中有少陵詩一

首以天字為韻榜之樂間有一監司過而見之

輒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朝之云想君吟詠揮

毫目四顧無人瞻似天過者無不笑之未乾道

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

陵可殺有俗子在壁間之適告人曰有一怪

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予謀使人或問所謀

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唐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代宗朝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

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

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向知溪谷暗山妻

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居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妻持詩

詣州請公牒求別黜顏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

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

鄉間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筆之後

無棄其夫者

李泌字長源七歲能文張九齡呼為小友居

十年宰相德宗五年平章事封鄭侯張子

沙糖獅子果然遂殺子路貞元四年八月



者語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立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開元間明皇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負叔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負年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叔跪奏有臣舅子李泌方七歲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說以其幼仍教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上

曰但可以應虛作不得更實道棋字泌乃言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重帝大悅

李長源九歲時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

獨戒之後為文不復自揚

李長源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楊國忠訴於明皇謂為譏已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肅宗嘗夜召穎王等三弟同於第爐劉毯上坐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賜之穎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飽肉食先生絕粒何乃爭耶賜以他栗穎王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上

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必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舉引骨節皆響然有聲時人謂之鍊子骨

顧况

字通微杭州人為方外友况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詰之曰余愛釣海

中山耳任職半年

天寶末宮娥哀悴不願備宮掖有客索題詩隨御

水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紅葉  
將寄接流人顧况間遊得而和之置溝上流云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  
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既達宸聰由是道出

禁中者有五使之號焉

宣宗朝又有題紅葉隨

宗時于佑於御溝中拾一紅葉上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開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成爲傳方知紅葉是良藥今傳奇流紅記

顧况志尚疎逸時宰柳渾招以好官况詩答曰

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身還似

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况得道

解化去

李鄴侯好尚仙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事顧况師

事之得服氣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鄴侯一

見如故識待以殊禮及鄴侯卒况感其知作海

鷗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  
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鴉鵲奈爾何遂為  
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顧况暮年一子名非熊長慶中登第初况喪子年

已七十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旦暮

哭成血聲逐斷猿悲跡隨飛鳥滅老人已七十

不作多時別每吟此句輒長號而絕已而妻復

主一子命名非熊四五歲即能自念此詩况問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其故曰吾即亡兒也每於冥司聞念此詩心殊

不忍故哀叩冥司仍為父兒耳

李源

愴之子以父死王  
難不仕居洛陽

門回澤寓洛陽慧林寺與李源善一日相率遊

峨眉源欲自荊州邈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

以又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荆

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嬰而汲澤望而泣

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

厚三稔矣。遲吾為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顧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

不情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秦系

字公緒。會稽人。有詩名。于天寶間。後隱南安。九日山。自號東海釣客。南安人號

其峯為高士峯

秦公緒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秦處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系嘗呈韋蘇州云。人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

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答系云。知掩扉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滿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蓋以五言得名久矣。

秦系家剡山。向盈一紀。大曆中人。或以其文聞於留守薛公。無何。奏系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以疾辭。兄因將命者獻詩云。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今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元載

字公輔。進士。拜尚書左丞。善草書。白如玉。入

不。入。盛。夏。自。清。涼。有。紫。龍。屏。拂。色。如。閑。堪。刻。水。晶。為。柄。置。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有。聲。難。大。無。不。當。運。大。磨。末。賜。自。盡。藉。其。家。鍾。乳。五。萬。斤。金。五。索。駝。胡。椒。八。百。斛。載。謝。主。官。乞。快。女。主。者。曰。相。公。今。日。受。此。汚。泥。不。怪。也。乃。脫。機。機。塞。其。口。而。終。

王忠嗣鎮北京。以女韞秀歸元載。歲久。見輕韞秀。勸之遊學。元乃遊秦。為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

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  
遭霜霰到秦封。韞秀請偕行賦詩曰路掃饑寒  
跡。天哀志氣入。休零別離淚。携手入西秦。

元載到京屢陳時務合旨擢拜中書韞秀寄諸姨  
妹詩曰相匡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并  
年解笑鳴機婦。耻見蘇秦富貴時。元肅代兩朝  
宰相貴。盛無比復為一篇以喻之曰楚些燕歌  
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道浮雲不久長。

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  
金重寶趙趙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哀為  
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別是時京  
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

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為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  
以龍銷衣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  
此服也惟賈至楊炎雅與載善時得見其歌舞

至贈詩曰舞怯珠衣重笑疑桃臉。南方知漢武  
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之略曰雪面  
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  
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大曆九年春元載早八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  
之此人告欲載讀載云侯至中書當為看此人  
言若不能讀請自誦誦畢不見詩曰城南路長  
無宿草。秋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窠。空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屋無人却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元被  
金王氏入宮。數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  
年宰相妻。誰能為長信。照陽之事。取亦幸矣。京

楊綰字公權華州人。性沉靜。獨處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  
四聲呼之。眾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蓋柄  
曲聞者歎服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鎮。謂坐客曰。其不  
忍與諸公食。晚首父之高。即

下  
記制者

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浴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張志和字子同自稱烟波釣叟著玄真子亦

五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肅宗嘗賜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一

名漁童一名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

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和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源融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

張志和謁顏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

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蒼雪間嘗撰漁父

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

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入云釣臺漁父獨

為表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

浪不曾憂又云雪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為家西

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窮又云松

釣臺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食楓葉落荻花

乾醉宿漁舟不覺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已

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掘頭船樂在風波不用

仙

陸鴻漸嘗問張志和孰為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

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並處未嘗少別也何有

往來

陸羽竟陵僧於水邊得嬰兒育為弟子稍長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儀乃姓陸氏名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

與釋皎然為緇友忘年之交隱苕溪自稱

桑苎翁或獨行野中徘徊不語意即懶哭

陸鴻漸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歌云不羨

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

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

熊著黃帽衫烏紗情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

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又

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

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拏

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風遊江湖通狎勝流

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

鴻漸怒以鐵鑊燒奴投火中嘗著茶經三卷後

蜀茶之家祀為茶神儀真李秀卿至維揚進鴻

漸命一卒入江取南冷水及至陸以杓撈水曰

云則江矣非南冷水岸者予既而傾水及半陸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二公而

皎然與李萼顏真卿張薦諸人戲聯樂語李萼倡

云苦河既濟真僧喜顏真卿云新知滿座笑相

視皎然云成客歸來見妻子張薦云學生放假

偷向市又戲聯醉語劉伶白云逢糟遇麴便酩

酊顏真卿云覆車墮馬皆不醒皎然云倒著接

羅緩世領燕羽云任心亂語無人並又戲聯曉

語李萼云枯鉗紙指不知休顏真卿云欲炙侍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立涎交流皎然云過屠大嚼肯知羞張薦云倉

店門外強淹留又戲聯滑語顏真卿云雨裏下

山路榆皮皎然云莓苔石橋步難移劉伶白云

蕪羹醬醋喫煮葵李萼云縫靴蠟線油塗錐李

益云急逢龍背須且騎

皎然又嘗與諸人聯遠意句一人云家在炎洲往

朔方一人云豈知于闐望瀟湘一人云曾經隴

底復遼陽皎然云更應東去採扶桑一人云查

客三年路未央。一人云燭龍之地無日光。皎然云將遊莽蒼窮大荒。一人云車轍馬迹逐周王。聯暗意句一人云斜風飄雨三十夜。一人云鄰女餘光不相借。皎然云跡滅塵生古人畫。一人云洞房重扉無隙罅。一人云燭滅更深月西謝。聯恨意句一人云同心同縣不相見。一人云獨採蘼蕪詠團扇。皎然云莫聽東鄰搗霜練。一人云遠憶征人淚如霰。一人云長信空堦春草遍。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十五

一人云刈妃初別昭德殿。

皎然志行高素答女冠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識。

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季蘭名

歲時其父也於庭中作詩詠蕭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悲曰此必失行婦也竟如其言

靈徹與劉夢得友善夢得送僧仲端東遊末句呈微云一旦揚眉望沃州自言王謝許同遊憑將雜意三千首寄與江南湯惠休。

元和中韋丹帥江西有政績與東林靈徹為忘形之契丹嘗為思歸絕句寄徹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閑徹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杭州靈隱寺僧道標經行外尤練詩章時與清畫靈徹酬唱過作笙簧故人謗曰雪之畫能清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十五

送之微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

皎然一川宮於舟中抒思作古

體十數篇末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雋

夫之為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然大服其鑒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劉長卿

字文房。睦州刺史。每題詩不言其姓。但長卿而已。皇甫浸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為宋玉拘罪人矣。其姓名重如此。

劉長卿與皇甫曾友善。曾過長卿碧澗別業詩云。

謝客開山後。郊非出去通。江關十年別。衰老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七

樽同反照寒川滿。平田暮雪空滄洲。自有趣不

復。泣途窮。長卿和云。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

古路無行客。寒村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

田分。不為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

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

流以為四背。盧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

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更滿。促離別在明朝。

劉隨州曰。細雨濕衣者。不見開花落地。聽無聲。

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女冠李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

有陰重。疾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

欣有托。舉坐大笑。以為美談。

李穆劉長卿之壻也。詩寄劉云。處處雲山無盡時。

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

行自遲。時劉在新安郡。荅詩云。孤舟相訪至天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二

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客遠。青苔黃

葉滿貧家。

韋應物

道遙公之後。少以三衛郎事玄宗。永

建中初。常應物。剡州題西澗詩云。獨憐幽草澗

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

無人舟自橫。宋王榮光嘗渡江。七月風作。不得

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以玉座尾。瑞石。現等

物。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有黃鸝。直草書扇頭。題

韋此詩。公取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一鏡而清。



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頗不得志  
夜泊靈壁驛舟中忽聞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  
曉音律謂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暮所吹者  
遂召其人問之乃李暮外孫許雲封也雲封曰  
某任城人天寶初東封駕次至任城外祖間某  
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  
公方坐旗亭命酒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  
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月中烟霏謝成寶外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三

祖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樹下人是木子木子  
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字也好是女子女  
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烟霏  
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暮外生  
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十齡頗知音律外祖  
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皆賞歎值梨園法部  
置小部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貴妃誕辰上命  
小部樂長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四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  
叛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矣韋公  
曰我乳母之子嘗於天寶中受笛舊吹之笛即  
李君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撫而觀之曰信是  
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公曰竹生雲夢  
之南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  
七月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室未期而伐則其  
音浮浮者外澤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  
竹天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一疊十  
二節一節十二敲其已天竹遇至音必破所  
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鑒笛破無  
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驕然中裂  
韋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二妓侑觴韋醉吟  
絕云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  
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及退宿驛亭醒

見二妓在側憺問之乃對曰郎中席上賦詩司空因令侍寢復問能記詩否一妓誦之韋大笑或以為劉禹錫事

錢起

字仲文與郎十元俱以詩名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凡公卿出牧奉使二人無詩祖行衆以為耻

錢起夜宿驛舍聞窓外有誦聲云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峯青起怪之至天寶十載就舉座主李暉

試湘靈鼓瑟詩遂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五

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悽金石清音

發杳冥蒼梧葉暮怨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曲

悲風過洞庭塞落句意久不屬忽憶所聞驛舍

二句以結之試官李暉曰神句也遂中首選

李端

趙州人李嘉祐之姪終杭州司馬

李端與韓翎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

大曆十才子新尚父少子曉尚代宗昇平公主

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暖門

下每宴集賦詩公主憺而觀之端中宴詩成曰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關雞

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薰香荀令偏憐少傳

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鳳

凰樓主大喜命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

有才此篇乃其宿構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

為韻端卽裂綫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

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六

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

尉如相許願脫長裙學少年錢起等咸稱其妙

絕暖出金馬名帛為贈

韓翎

字君平

韓翎少負才名隣居有李姓者每將妓柳氏至其

居必邀韓同飲既久愈狎柳每以隙壁窺韓所

往來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所與遊皆名人是

必不久貧賤李深領之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

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未幾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連三歲不果迂寄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歸來不堪折後果為番將沙吒利所劫柳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柳不樂具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韓時沙吒利寵殊等柳懼禍訴於侯希逸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歸柳

韓君平後為夷門幕屬時已遲暮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愕然曰誤矣客就座曰郎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

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不誤矣

德宗西幸有神智駟如意驢二馬謂之功臣一日有進瑞鞭者上曰朕有二駿今得此可謂三絕因吟韓翃觀調馬詩云鴛鴦赭目齒新齊曉日花間放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李益

字君虞世稱李十郎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每夜散灰為戶妬症時謂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士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李君虞長於歌詩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  
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盡  
為圖障其歌曰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  
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君虞嘗為幽州劉濟營田副使獻詩云草綠古  
燕州鶯聲引獨遊鴈歸天止畔春盡海西頭向  
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  
樓時以為怨望左遷右廢子年且老門人趙宗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九

儒自宰相罷免年七十餘益曰此吾為東府所  
選進士也聞者憐之

### 閻濟美

大曆中間濟美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六韻  
曰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躍應物  
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宣轉令游藝士  
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注暮天唯愁鳳  
池拜孤賤更誰憐謂覽之間失第之因乃曰所

杜六韻必展後效明年濟美自江東繼薦就試

東都謂後主文雜文已過繼欲帖經濟美辭以  
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續帖遂命天津  
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  
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既而日勢已晚  
詩未就謂曰據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盧  
景莊謂曰前足下試蜡日祈天宗賦以魯丘對  
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  
曰天寒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  
重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駟字上朱點在馬易卷  
之意蓋有在也

賈叔向

字遺直常哀為相用為左拾遺諸子  
常年群庫輩皆有詩名號賈氏五龍

為聯珠集義取  
兄弟若五星然

賈叔向謝寒食賜恩火云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  
春電影隨中使星輝拂路人幸因榆柳煖一照  
草茅貧又謝端午日恩賜百索云仙官長命綬

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犬馬知。餘生儻可續。終冀荅明時。

竇常任武陵寒食日。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云。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楚曾三戶少人烟。看春入遇清明節。笑老重經癸巳年。幸得佳山當郡舍。在朝常詠卜居篇。

竇群初為處士隱。毘陵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不報至夏卿尹京。復薦方拜拾遺御史。群初入諫司。喜家室至。賦詩曰。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綠。封事猶問繡書日。幾行。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進宅為奉誠園。竇年在其地。聞笛賦詩云。曾絕朱纓吐。節自吹。故苑春風忽。灑西園。淚滿。

自山陽笛裏人

上陽宮在東都洛城外。武后嘗居之。竇庠為東都判官時。賦詩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極勾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竇瑒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看戰袍。書齋壁上海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竇韜。

竇鞏悼妓東東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冷朝陽錢起詩同

潞州節度薛嵩有青衣善彈阮咸琴。手紋隱起如

紅線。因以名之一日辭去。冷朝陽為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龜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東流。

戎昱京兆尹李肇以女妻之。今改姓星解馬

戎昱守零陵。妓籍中有善歌者。襄帥于公頓處索

之呈乃遣行比至令歌乃呈送妓詞也其詞曰

寶鈿香蛾剔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

裏王夢莫向瑤臺夢使君于公曰大丈夫不能

立功業為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已之娛

逐贈以帛送歸零陵鄭太穆為全州刺史日致書于公覽書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丰以

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丰以

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漢上蘊積文藝而涉產鰥無何與姑婢

通其婢端麗饒音伎漢南之最姝也姑貧窮婢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一贈詩曰公子

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柳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嫌郊者寫詩於座于

公觀詩令召崔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

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

韓晉公鎮浙西戎呈為郡刺史郡有妓美而善歌

公召置籍中呈作詩以遣之曰好去春風湖上

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

啼四五聲妓既往首唱是詞韓公曰使君於妓

寄情乎對曰然贈百緡而遣之歸

憲宗朝北狄頻寇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互利

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一士子能為詩而姓

名稍僻是誰宰相對以包子虎冷朝陽皆非也

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

舉世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來必

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十

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戎呈詩也帝悅因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又誦其詠史一篇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

稷歸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

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誦畢笑曰魏絳之

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論

韋臯有胡僧見之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今降生將為蜀門帥且造蜀人之福幸

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

韋臯少遊江夏止姜使君館有小青衣曰玉簫綰

十許歲常令侍臯年稍長乃與韋狎臯後告別

與約後會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寄情云黃雀  
御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  
至為造相思夢入秦逾八年不至玉簫嘆曰韋  
家郎不來矣持環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  
玉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  
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  
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韋聞之悽歎  
時祖山人有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十五

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  
便當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  
韋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遷中書令同平章事  
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  
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中指有肉環  
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云

韋臯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茶  
毘之得舍利為塔臯自為記略曰元精以五行

按萬類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人文以  
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  
念留真骨于已斃者因歎息久之

陸暢 字達夫吳郡人韋臯推所厚禮韓愈有送暢序

陸暢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後登蘭省遇  
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為賓相詩皆頃刻而  
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  
玉漏報來過夜半可堪潘岳立踟躕詠行帳曰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十六

王為字丁字成駕鸞帶短長簪強遮天上  
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陸暢又承詔作催粧丑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  
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怜賜花催鋪百子帳待  
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  
吳晉捷才以詩嘲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  
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  
宮或宋若蘭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

女學吹簫須教翡翠閒王母不奈烏鵲噪鵲橋  
詩成傳播內外六宮大吟別賜官錦榜伽鉶唾  
盂各一

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  
易以美韋臯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贈  
羅八百人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  
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欲招成罪  
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兵器定秦者  
克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匠名也由此得釋

十七

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  
或曰君為貴門女婿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  
法俾予食辣炒殆不可過

朱滔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闕於毬場有士  
子容止可觀進趨純雅滔問曰所業者何曰學  
為詩曰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

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駕被暖怯向  
馬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請枕檀試留青黛著  
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  
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  
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李錡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  
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  
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沒入宮又之放

克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十八

婦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唐

韓愈

字退之嘗登華山窮極幽陰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柳子厚得其所寄詩先以帶微露蘆子薰玉焚香後發讀曰大恐之文正當如是子初為集賢校理以退之金根車馬為誤改為金銀世甚鄙之金根天子親耕所乘車也

韓退之詩云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七

鳥更與盡情啼乃二禽名也喚起聲如絡緯間轉清亮偏鳴於春曉江南謂之春喚催歸子規也

韓退之有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善歌舞

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驛寄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後使還柳枝已逾牆遁去為家人所獲惟絳桃在乃作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

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

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昌黎公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

粥飯啖鷄男不使交于日烹苑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馬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韓湘字清夫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令

學湘作詩獻公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

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

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

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二

同共看仙苑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

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赤紫惟命公

大驚異送給所需試之乃賁紫粉朱紅旦暮治

其根凡七日時冬初也牡丹忽發碧花二朶花

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辭去未幾公以佛

骨事謫潮州途中遇雪湘冒雪來問公曰公憶

花上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

為汝足成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橫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  
須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因與同宿傳舍湘又  
獻詩云舉世盡為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  
時定見難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乃出藥一粒  
曰服此可禦瘴也遂辭去昌黎公震疾忽中宵  
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長  
大徐金鑑持戟直入震門自稱大聖瞑目謂我

先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曰聯運勇稅國世與韓為誓吾欲討之不能  
如何晚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公薨

柳宗元

字子厚自永州徵至京意望錄用一  
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夫姓  
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

手竟如其言時  
號為柳牧州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攢  
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  
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為無罪蓋未死  
而身已在刀山矣子厚於永水如藍詩久之不  
成乃取九脚床於地置沙上

玩味終日  
僅能成篇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垠制九醜此  
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劉禹錫

字夢得順宗時千預大權門吏接書  
不日數千萬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

日用題一斗為  
樹以供絨絨

貞元末劉夢得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玄都觀未

先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有花木足歲忘遷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

人皆言有道士植桃滿觀遂作贈看花諸君

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下道看花回玄

都觀裏桃李樹盡是劉郎去後裁有素嫉其名

者白於執政誣其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

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

日出為連州刺史凡十有四年得為主客郎中

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曰百畝庭中是苦桃花  
爭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又  
來權近益薄之。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哉並善歌劉尚書與嘉  
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  
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又自貶所歸  
京聞何戡歌曰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  
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五

長慶中劉夢得與元微之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  
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飲一盃飲  
已卽成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  
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  
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  
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劉夢得石頭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

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樂天  
掉頭苦吟嘆賞良久曰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  
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携數妓還洛陽後却還錢塘  
劉夢得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  
榴裙

牛僧孺將赴舉時投贄於劉補闕夢得劉對客展  
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礪礪終為鞅鞅後

亮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六

劉轉汝州寄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  
宿酒酣以詩喻劉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  
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闢尊前見在身  
珠玉會應成咳噓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恃酒  
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承詩意方悟往年  
改文卷事因作詩謝過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  
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  
門人連思往事客嘆久客幸清光笑語頻猶有

當時舊冠刻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哈諷前意  
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  
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劉夢得對賓友每吟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

好客衣冠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

云興闌鳴鳥換坐久落花多白樂天嘗齋為錫

盧服鮮換取樂大六  
注茶二意以自醒酒

呂溫字和叔又字化光  
當從陸贄治春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柳子厚在柳州呂溫嘲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

江邊柳管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卓為黔南

經畧使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開

句南亭醉南風變俗談卓言言事出為松滋令  
詩贈從事云細柳曾在

王京大墮在江南地幾平從事  
不須輕縣宰滿卯猶帶御爐烟

呂溫守通州時段洪古客焉一夕同於樓上把火

看花賦詩云城上芳園花滿枝城頭太守夜看

時為報林中高舉燭感人情思欲題詩溫答云

盡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為君開樓中共指  
南園火紅燼隨花落碧苔

張籍字文昌蘇州人嘗取杜荀詩一快其取  
灰燼副以寄客頓飲之曰今吾肝腸從

此改

張籍用葉名作離合詩答鄱陽客云江皋歲暮相

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秋桂心中

萬事豈君知此不離偏旁但以一物一字離于  
萬事豈君知一句首尾而首尾相發為一物者

張籍用裴晉公薦為國子博士東平師李師道辟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為從事籍賦節婦吟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

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

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

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

時

未慶徐遇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擇呂二十六

章置之懷袖而推替之詩人以籍重名皆繕錄

詠詠逐登科慶餘作閨意意一篇以獻曰洞房

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  
婿。畫眉深淺。人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  
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統未足時人貴。一曲楚  
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內。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  
合之處。張籍頗志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  
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經往跨楊乃曰。此應不合  
前輩意也。沙門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九

何人沙門。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  
因撫掌大笑。

王建

字仲初。與張文昌友。善有宮詞百首甚上。

王建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  
過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事。守澄深憾其譏。  
乃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遠。何以知之。將奏  
勅。建建作詩以解之。云。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  
春宮見小時。晚下御衣親賜看。進來龍馬每教

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常  
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  
言。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云。半  
夜思家曉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  
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人。與韓愈等同舉進士。時稱龍虎榜。終四門助教。

歐陽詹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途中寄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十

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  
復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諒猶辛。萬里東北  
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  
與繁炮。早晚期相親。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  
乃刃其髻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  
因題詩曰。自從別後。城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  
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金箱絕筆而逝。  
及詹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

區陽潯四門簷之孫也娶婦經旬而辭赴舉久不

還家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過知已乃為燕詩

獻主司鄭愚曰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

萬迴長何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

陸長源字永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

陸長源為郎中日判僧常滿智真等同於娼家飲

酒烹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看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若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

神通何有淨名入諸娼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

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韓晉公斷法師

集賢院內有說淨云正法何曾執見空門不積

難到又言地獄長開正付必酬轉壘強說天堂

崔護字敦功自元和中

崔護初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

木叢草叩門又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

獨行酒渴求飲女人啓闌以盂水至獨倚小桃

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

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

如故而戶高鎖矣因題詩於其左扉云去年今

日此門中人而桃花相映紅人而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

三句人而祇今何處去云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苗郎崔從舅也乃私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其判曰

曹人之祖重耳駢脅載觀相里之剝苗登猪皮

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曾欲笞之祖

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

燧而無用在亢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

也

杜羔有至性於兵亂後訪中得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

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  
歸復遊長安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  
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  
醉眠何處樓羔得詩即命駕還里

鄭還古

元和初

鄭還古寓東都與柳當將軍同巷鄭調西都柳設  
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春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十三

戀不已柳謂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女頗能文辭  
請公一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即當送賀公欣  
然賦之云冶艷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  
曲歌迥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炫乞鄭玄不堪  
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大喜俚真真拜謝鄭至  
京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即送真真赴約及嘉  
祥驛而還古物故真真守節終身

周匡物

字幾本涪州人元和中

周匡物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餬船之資久不  
得濟乃題詩公館云南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  
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  
郡牧見之乃罪津吏

施肩吾

字希聖元和中金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高蹈於此

隋曲有疎勒監唐曲有突厥監阿鵲監或云關中  
人謂好為監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  
嫵吳娘笑是監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十四

施肩吾與崔輟同年不睦輟舊失一目以珠代之  
施朝之曰二十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沈亞之

字下賢學於退之之門與皇甫湜以文付來元和中和下第李賀有詩送之

沈亞之常客遊為小輩所訾曰某改令書俗各兩  
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  
之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妻  
羅

太和初沈亞之之弟慤長安邸舍夢為秦穆公女

美玉嬌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塋一枝紅生  
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綉滿春風舊日聞簫  
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堂外紀卷三十九終

十五

美山堂外紀卷三十

晉陵蔣仲舒編

唐

裴度

字中立元和末為宰相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李義山稱為聖相微時寓洛嘗策蹇天津橋有二老人倚柱而立語云遠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其僕攜書囊從後聞之歸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洎留守洛每過天津橋老人之事有別墅於集賢里具涼臺輿館號綠野堂

元和中裴度出征淮西請韓愈為掌書記及賊平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入觀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和一篇云南伐旋師

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

國新兼五等崇駕鸞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中長慙典筆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時李

僕射方為華州刺史戎服褰韉迎於道左愈有

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啜潼關四扇開刺史

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裴度征淮西日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



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  
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頗未熟。乃  
酉字其後。吳元濟果以已酉日就擒。宋人四六  
獄智之雞碑下  
句正用此事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  
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  
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  
衣待至公。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白樂天來馬於裴令公公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  
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珠引妾換馬之事樂  
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新娥不  
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裴晉公在相位有人寄槐腰一枚欲刺為枕時郎  
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翫良久曰此  
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語次偶及庚甲庾曰某  
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裴晉公除平章事制有云十拜相詔四登帥壇  
自贊曰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  
片靈臺丹青莫狀

裴晉公中書即事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益聖明灰  
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  
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  
設發聲嵩陽舊田地終使謝歸耕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裴晉公臨夢以平淮西所賜玉帶却進口占奏狀  
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  
合畱在人間聞者嘆其不亂晉公午橋莊有文  
杏百株其處立碑

錦坊小兒坂草盈茂時公使驅數羣羊散坂上  
曰芳草多情賴此流點臨終告門人曰吾歿無  
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

權德輿字載之三年歲時能辨四聲元  
和中同平章事卒謚曰文

劉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主文權德輿於

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遂答

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或通中章承昭試

此車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向都堂納卷四達

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

低人授授不知誰足謫仙才

權德輿以文為戲嘗用古人姓名藏句中其一篇

云蒲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

良自媿樵蘇則為慙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

每東農畝利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譖山梁冀無累頗

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

事

王播字明敏第起鐸一門三相文宗嘗題詩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粥

僧厭苦之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出鎮揚

州因訪舊遊向之題處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

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葉院新

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

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

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陳通方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

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播恨之後通方丁

家難辛苦萬狀播提三科為正郎判鹽鐵通方

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為副使通方以

詩求為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同遷播不得已薦為江西院官

王起四典貢舉所取士皆知名者人服其鑒會昌

中放第二楊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

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開文場無枉路兩開

金榜絕寬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駕飛谷口

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鵲鵲原上共陶鈞起和云

廷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工夫亦選奇在治只求

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鸞

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論彌天上士與

新詩起子龜從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八目

為郎

初玉起自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周輝及第後同

在翰林及會昌再放榜時輝任華州因寄詩賀

敘同在翰林曰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

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雖欣

月佳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

素山堂外紀卷三十

六

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

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

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藝初吟得夜光莫

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有龔黃人以為絕唱

李逢吉

字虛舟嘗知貢舉楊未放而入相王

誼好脚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

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

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忤色劉

禹錫有妓甚麗李陰以計奪之約某日皇城

置宴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敕閣吏先放劉

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惶惑吞聲

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

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座中默然相目而已

既罷一揖而退劉嘆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

素山堂外紀卷三十

七

而竹四章以擬四愁其一云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傳言青鳥

罷銜殘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籠不續絃若

向藤蘿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云鸞飛

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尚留香漢

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

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其三云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亦一般買

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總下月猶殘。雲藏巫峽。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其四云。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李翱

字習之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時有毛傳者好食鴛人與已相得必以鴛贈之一

東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八

李尚書在澤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亮藩侍御當筵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翱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夏卿之裔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天折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為之呼嘆。且曰。吾輩族姻舊速命。更其舞衣飾以桂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女。傾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

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自京馳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啟曰。昔於小時專習一藝。願於貴人前試之。乃曼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遂錮其罪。有僧相打斷云。夫說法則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左肩。領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斷僧通狀云。上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

東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九

李尚書牧江淮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

卽赴佳姻作催粧詩曰昔季將事王京遊第一  
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  
樓

李翺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  
翺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佛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翺問如何  
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  
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割捨不得便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十  
滲漏師一夜登山太笑翺贈詩曰選得幽居  
野情終季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  
披雲笑一聲

李約字存博開公勉之子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約自江淮過產致歸洛中編於小亭號曰蕭齋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與主客外郎張諗同官每單  
床靜言達旦不寐贈韋徵君况詩曰我有心中  
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李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在潤州得古鐵一片  
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  
鼓琴猿必瀟和曾佐庶人李錡幕至金陵屢讚  
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寺中明日謂白子嘗  
稱招隱標致昨日遊宴何殊州中約曰某所賞  
者跡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綠物裹羶  
腥浣塵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知在叔  
父大廳也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十一

李員外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烟蕭管迎龍水  
廟前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

李涉字清溪與弟渤俱隱南康山中助嘗養一白鹿號白鹿先生

李涉題鶴林寺僧室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  
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宋時有裴貴人過吟咏勝歌聲僧舍者酒酣三  
此詩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三  
日謂一詞快然一日

李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

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豪首餞賂且厚李不敢却而都斯人神情復異復期會於淮揚佛寺及至揚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乃故劉員外愛姬宋態也劉李有昔年之分贈詩曰長憶雲仙至小時笑卷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十一

玉知又陵陽夜醺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已而歎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喜恨矣後番禺舉子李棠征客遊園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氏莊居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與李生談論淹留累夕因及詩語韋叟令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十三

美少年今日成老醜韋乃喟然歎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韋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也叟復還令曰此公頭白真可憐惜伊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酷稱善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雪為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為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韋叟默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跽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

歲焉遠隱羅浮山經于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  
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泯然復數目別

卷三十終

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李賀

字長吉常侍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

之行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

之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

心肝始已耳有人謂賀見其久而不言唾

地者三歲而成文三篇元稹以明經中第

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未見

李賀積漸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禮部議賀

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

將死時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

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王樓成立召君為記少之賀氣絕賀有妻

兄與賀筆視之舊恨賀傲忽賀死後始取

其藁盡

李賀季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退之與

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聯騎造門求見賀非

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

觚染翰傷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其詞曰華裾

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

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賀元精炯炯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是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驢而還所居親為束髮。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困盡已解帶門人呈卷旋讀之首篇乃鴈門太守行也即束帶見之其詩云黑雲壓城城欲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二

摧甲堯向月金麟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携玉龍為君死宋景文諸許唐人詩曰李白仙才長古風才王安石曰長古詩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麟開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如此安得耀日之甲光也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

雲。紗帷晝曉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盧仝

號玉川子詩體與馬異俱尚險怪二人結交詩云仝不全異不異是謂仝全而

小異盧仝歌句多奇  
善洛陽有全煮茶泉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梭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例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盧仝有子名添丁全作詩示之曰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瘴氣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着滿樹花。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三

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擱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杖添丁莫惱爺。後全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馬人以為添丁之識。

孟郊

字東野韓愈以為忘年交年五十第進士尉溧陽以吟詩廢曹務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邑有投金灘以郊得名郊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子身野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藿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為  
天地寬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  
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知不到家兩度長安  
陌室將淚見花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不足  
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  
徧長安花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四

孟東野塘下行云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  
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柳那棲來去鴉  
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  
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賈島

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韓愈惜其才  
俾反俗應舉島常以歲除取一寺所得  
詩祭以酒曰勞苦精神以足補之島至老  
無子回嘆牛力得疾終于傳舍李洞慕其  
詩鑄銅象島像事之

如神常念賈島像

賈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始欲作推字又欲著敲字煉之  
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敲推勢時韓愈

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尚為手勢  
未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與敲  
字未定神遊詩府致冲大官愈立馬良久曰作  
敲字佳遂並轡歸留連論詩與為布衣交有詩  
贈云孟郊死塋北印山月星辰頓覺開天恐  
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島自此名著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五

玉祭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

島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  
葉滿長安卒求一聯未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  
被繫一夕而釋

此與韓愈推敲事又別

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或奏島與平魯  
等為舉場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戕掌  
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  
點誤侵晴黃雀并鳥鳥俱懷害爾情

島不善詩試每叠

原諫諸告人曰原夫之類乞一聯原夫賦中轉起字也

裴晉公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

島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

詩曰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

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沙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

島詐為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

天麗使嘉歎久之不復言詩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六

島為僧時居法乾寺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

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一日宣宗微

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

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

詩卷帝慚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

札後除為長江簿初之任道中賦詩曰策杖馳

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何日到行客替生愁及

過東川守者厚禮之島獻感恩詩曰匏革奏絃

非獨樂軍城未曉啟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

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間收雨點鵝雛開外卷

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恩

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于自鏡湖寄詩曰亂山

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

開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

草平孟郊賈島皆窮困至死或謂詩能窮人昔有作詩卻相者云貌拙慙君仔細看鏡中

我自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箇吟人做大官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七

平曾

薛平僕射出鎮浙西平曾投謁薛主禮稍薄曾留

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嶢嶇來謁金陵薛大

夫髭髮緊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

軸非珠玉深媿三鱣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

不須迴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

廉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

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尋跡月下牽來

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  
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薛觀詩曰若  
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

楊衡字仲師吳興人孟東野有悼衡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  
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  
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張祐字承吉苦吟時妻挈與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後知南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海羅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產

張祐崔涯下第後多游江淮嘗嗜酒侮謔時輩或  
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  
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  
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  
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也爭設酒饌待  
之祐末年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  
居耶曰紫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警人十  
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

也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開公氣義可假十萬  
結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雞無所憚張深  
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錄素中品之物量而  
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  
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  
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已為客既未計將安  
出遣家人埋之開囊乃豕首也因嘆曰虛其名  
誠歟爾後豪俠之氣頓喪

張祐崔涯久在維揚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  
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嘗戲贈營妓曰雖得蘇方  
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九

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筌篲麻接弦更有一隻  
皮展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  
不語不知行鼻似烟息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  
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端往見二子曰端端願  
祇承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驊騮  
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  
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  
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

黑白不均

崔生之妻雍氏揚州攄校女也儵質間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食處略無裨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不能容勃然杖劍呼女而出曰某何朔之人唯襲今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離便令出家汝若不從吾當揮劍立令涯妻剃髮為尼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十

聽分疏親戚揮慟涯不得已裁詩留贈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王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從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遠間作詩何獨見其而罷復以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劉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荅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四

座驚嘆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漢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季陵章句右軍書

張祐有二子一椿兒一桂子嘗有詩曰椿兒遠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一日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十一

張祐在冬瓜堰日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錢塘酒徒朱冲和小船經過祐令語曰張祐前不得稱進士冲和乃自啟名而贈詩嘲曰白在東都元已堯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屎堆邊說我能祐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深恨之

令狐綯鎮維揚祐常預押謙公因熟視祐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祐答曰上水船

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散  
子賭酒牧微吟曰子逡巡累手拈無因得見  
王纖纖祐應聲曰但須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  
露指尖

溫州顏郎中不知弧矢之能張祐觀其騎獵馬上  
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戎衣馬帶  
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十二

故國三千里溪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  
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  
李延年二章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  
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  
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  
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  
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  
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襯襯

至乃舉祐為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  
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  
嬌嚔傳唱宮人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  
須弔舊才人

裴航

長慶中裴航秀才目下第遊于鄂渚同舟樊夫人  
國色航賂其婢裴烟連詩云同舟胡越猶懷想  
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十三

入青冥樊答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  
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  
藍橋驛渴甚見茅舍有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  
嫗呼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飲之乃玉液也嫗曰  
欲娶此女但得王杵臼航月餘得之以奉嫗夜  
窺之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嫗謂航曰吾入  
洞為郎具帷帳可乎俄見一大第仙童侍女引  
航相見講婚後同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

丹超為上僊

外紀卷三十一畢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十四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元稹

字微之嘗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

曰豈賜胃之章映日可見乎與白樂天友

善世稱元白元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寫

元稹勅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

辨難得見馬嚴司空綬潛知其意每遣濤往侍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泊稹登翰林濤寄獻松花紙百幅稹就於所獻

紙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幻出文君與

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

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

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

元稹廉問浙東時別薛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

蜀取濤乃有劉采春自淮甸來篇韻雖不及濤

容華莫之比也元贈詩云新粧巧樣畫雙蛾慢

吳常州透額羅。正面偷睛光滑笏。緩行輕踏波紋波。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勝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即羅嘖曲劉所作也。元因與狎逐。求在湖州七年。因醉題東武亭曰。役役間人事。紛紛碎薄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退梅天發。親情海畔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耳。謂采春也。

元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元微之為浙東觀察使。白樂天亦除杭州刺史。常以詩筒往來倡和白語。人曰。魯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詩中亦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一聯兩地暗合。

禽稽號嘉山水而蓬萊閣為冠。元微之為浙東觀察使。辟竇鞏為副相。與酬和時。號蘭亭絕唱。時白樂天刺杭州。元以會稽州宅夸樂天云。州城紫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目來。四面常時對屏

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影向簷前落。鼓角聲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樂天答詩云。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似僊居。獸看嗎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誇州宅詩云。僊都難畫亦難書。暫仕登臨不合居。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闕。湖色宵涵萬

元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三

象虛為問。西州羅剎岸。濤頭衝突近。何如樂天答詩云。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為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剎。厭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脊餘。又答微之詩云。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暖。泊水沙鷗濕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瓦點銀泥。又以西湖誇微

之云上馬復呼賓湖邊氣新管絃三數事  
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履行携酒巾逐花看常  
妓遇草坐爲茵西山籠柳東風蕩白蘋小橋  
裝鴈齒輕浪翬魚鱗盡初牽徐轉銀船酌慢巡  
野情遺世界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  
最親皇天從所欲遠地得爲隣雲樹分三驛烟  
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厭尺書頻

元稹鞠微梓潼日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四

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  
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  
在古梁州

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元微之病中賦詩云殘燈  
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  
坐晴風吹雨入寒窓樂天得詩云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况僕哉歎歎久之

元微之降達州司馬日投宿一舍壁間有字數行  
乃積十五年初及第時贈妓者復次韻呈白居易  
易云十五年前似夢游曾將詩句結風流管絃  
紅粉佳人和今遺青衫司馬愁

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  
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  
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皇棲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五

好此妓乞書扇邊改下二句云寄  
與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皇棲

元微之先娶韋氏字蕙蘩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  
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嘉  
偶初韋蕙蘩逝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寂  
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  
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  
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君營復舊堂又  
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後會



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

門外構綬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

者曰裴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

所以如此元立贈裴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

京華自恨風塵眼嘗看遠地華碧幢還照曜紅

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相隨即是家裴答曰候

門初擁鄮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是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六

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從清塵相到千山外滄江

正暮春

太和中元稹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白樂

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

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

二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

得後回相見無未幾死于鄮樂天哭之曰始以

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微之詩傳

子能歌詠之

白居易

字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居香山橋南

否姬曰解則錄之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

友平泉客章楚老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

友皇甫明之為酒友蜀不為贊皇公所喜

每寄文章章或錢之一篋未嘗酬或請之曰

見詞則迴焉此矣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

食之曰香七日其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

白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題柱曰

此人一生爭得求弊半生詩數千篇士爭

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一篇一金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觀姓名熟視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七

曰長安未貴居大不易及拔卷首篇曰咸陽原

草一歲一枯榮野大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

賈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前言戲之耳因為

延譽聲名遂振長安小至夏月則價等金餅

取之不復償白詩名動閭閻每需冰雪論筐

價日如是

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  
一朵新千花萬草魚顏色貞元末阿軟產一女  
求小名于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哲可名之曰

皎皎有文士過之。呼皎皎為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

樂天除蘇州刺史自峽公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

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曰

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背詩為報高唐

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觀之悵然還知

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八

許而不能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詩而

已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奇狀新閭谷

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明月三峽曙潮滿九江春

為問陽臺客應如入夢人王魚競詩曰神女向

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夢荆王電

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曉蒼

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

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

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

峰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

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

居易吟四篇與繁生同濟卒不賦詩後薛能佐

通過此題云賈探曾安去題詩豈易哉悉去諸板惟留一篇

張祐初未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祐始來謁才見白

白曰嘗記得君欵頭詩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謂

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九

頭何耶張顙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嘗記得舍

人有目連尋母白曰祐曰長恨歌云上窮碧

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尋母

耶

樂天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

自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

覆其上會徐凝自宮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

花南地知難種慙泥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

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那  
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  
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祐榜  
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蘭  
之闢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  
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為元祐次之、祐  
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  
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慕母潛云  
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為佳也、凝曰  
美則美矣、爭如老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  
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遂擅場、祐嘆曰、榮辱紛  
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過、凝亦鼓枻而歸、乃又  
言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  
祐為詩、酒友醉吟、祐宮詞以白有非祐之論、常  
不平之、乃為詩以高之、曰、暖在眼、前人不覺道  
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  
戶侯、○東坡遊廬山有詩、陳公舉廬山記、寄者  
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笑、入、開、元  
寺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  
惟有謫仙詞、龍蛇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舊愁

崔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同年生、元亮名最後  
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教蓬萊最後仙、後  
白刺杭州、元為浙東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白  
以詩戲之曰、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  
天、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後仙、三郡有  
唱和詩、謂之三州唱和集

商玲瓏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  
素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罷胡琴、掩琴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  
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刀前鳴、白日  
催年、酉後沒、腰間赤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  
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時元微  
之在越州、聞之、厚幣邀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  
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唱多是寄君  
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猶得以

鱗鴻往返。不為異。白樂天湖上醉中代諸妓  
寄嚴郎中詩云。笙歌盃酒。三歡娛。忽憶仙郎望  
帝都。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  
久別心。知否難。舌含多口厭。無還。有此些惆悵  
事。春來山路見。蘼蕪。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賣  
薪女贈諸妓詩。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  
負薪。一種錢塘江畔女。着紅騎馬。是何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二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墻卑。坊門帖榜。遲舊恩。  
慚自薄。前時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  
今宵在何處。惟看月。明知劉賓客。賀云。把鏡朝  
猶在。添茶夜不歸。鴛鴦分瓦去。鸚鵡透籠飛。不  
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  
衣。  
唐人有謂失婢。楊詩原情。寄朝云。撫養在香  
閣。嬌態不依。總然處。藥寵打得。柳花飛曉  
露。空頭。粉春羅。杜鰲木。向家方。如殺好。處任從  
歸。伶出。從。開風。花何所。休想應。來月。去。誰道  
綈天。飛。燭。暗。新。垂。淚。香。疑。舊。舞。未。思。情。如。不。斷  
還向夢中歸。楊詩。回。依。千。聲。叫。不。歸。頭。盤。紅。

總髮自看紫羅衣。夾帶無金。玉窩藏  
有。是非。請。起。看。賣。格。惆悵。信。音。稀。

徐州張尚書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  
書既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不  
嫁。居是樓。十餘年。有詩三首。其一云。樓上殘燈  
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  
角天涯。未是長。其二。適看鴻鴈。岳陽回。又覩玄  
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共。三。北。北。却。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中。悄。然。自。埋。釧。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三

履歌塵絕。紅袖香消。二十年。白樂天愛其詩。和  
之。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拂臥床。燕。子。樓  
中。更。漏。永。秋。宵。祗。為。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  
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  
不成灰。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潛然。自  
從不舞霓裳袖。壘在空箱。二十年。又贈絕句。諷  
之。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  
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反覆讀。

之泣曰自我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  
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  
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歛恨眉形同春後杜  
丹枝舍人不曾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  
不食而死

閏成初白傳分司東都諸朝臣祖送裴休有令各  
取一物為詩端從一字至七字成章須有離情  
之意酒酒酌來飲取君莫訴時難久偏樂少年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四

能誤老叟對月不可無看花必須有子髭一醉  
一石劉伶解醒五斗臨行強戰三五場酩酊更  
能相憶否

白傳分司東都詩寄留守李絳云白首故情在青  
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謂裴度崔  
羣裴垍王播李絳及居易自己也

開成時李珣為河南尹以人和歲給三月三日將  
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晉公召白居易劉

禹錫等十七人宴于舟中簪組交映歌笑間  
前水戲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僊  
觀者如堵晉公首賦詩居易舉酒抽毫奉韻以  
獻詩云金釧耀桃李絲管駭鳬鷺水引春心蕩  
花牽醉眼迷舞倦紅腰旋歌連翠黛低夜歸何  
用燭新月畫樓西

會昌初白傳致仕時裴晉公夜宴諸進士白賦詩  
云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五

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  
夜深臨去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  
曾有無

會昌五年春樂天與胡杲吉岐劉真鄭據盧貞張  
渾等為尚齒會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記之白  
詩有天年高邁二疎傳人數多於四皓圖之句  
其年夏又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禪僧如滿年九十五歲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

年齒寫其形貌與前七老題為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尚書賦詩有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尚書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為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六

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為詩云一樹哀殘委泥土雙枝移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日成耳嘗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屐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絲作雲朶染以異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着示山中道友

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白傳墜地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四方過者必真酒塚前方丈之十常成泥潭子龜年一日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

楊汝士

字慕巢小字沙哥鎮東川日族昆弟嗣復鎮西川對柳旌節世榮其門

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晏新昌里第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卽席賦詩汝士詩寂後成元白覽之失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七

色詩曰隔座應須賜玉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驚振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醪醺是日汝士大醉歸謂子弟曰吾今臥壁倒元白矣

開成初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與妻崔同履任白樂天是尚書妹婿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僊弄玉隨

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  
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畫羅裙任嫂栽嫁得。  
黔婁為妹婿。可能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  
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  
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

唐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汝士建部後詩云。拋却  
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宰雲開。山僧見我衣裳  
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而今老大騎官馬。羞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八

向關西道姓楊。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畢。酬公索句元白有德色。  
時公為破題次至汝士曰。替日蘭亭無艷質。此  
時金谷有高入。白知不能加凌裂之曰。笙歌鼎沸。  
勿作此冷澹生活。元顧語曰。樂天所謂能全  
其名者也。

汝士鎮東川其子知溫及弟命妓張宴人與紅綾  
一疋詩曰。郎君得意又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

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頭娘子謝夫人。

東川柳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楊汝士作鎮日以  
巨魚飲之棠不即飲楊以詩戲之曰。文章謾道  
能吞鳳。孟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  
須遭這老尚書。棠答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  
社會接餘歡。一魚喫子終無愧。鵬化為鵬也不  
難。楊頗不悅。後棠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詩  
忤楊公云。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九

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  
閔尚書與楊中外昆弟。東川益怒為書讓其座  
主高錯棠不任憂惕。其後參越萬軍事卒。

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尚書汝士之子牛  
源重故相牛僧孺之孫鄭朴河東節度使崔永  
式女婿楊嚴監察御史發之弟竇紘故相易直  
之子有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  
進旨楊嚴一人宜與及弟源重等四又落下知。

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鴈與冥鴻不令  
翩翩向碧空。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  
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  
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薛濤字洪慶本長安良家女父郎曰官遇蜀  
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僑止百花  
潭躬撰溪紅小彩箋裁書供吟蜀中才子  
既以為便後或諸箋亦如是持名曰薛濤  
箋

薛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一

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  
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大之父卒  
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

濤辨慧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魚禽鳥獸乃  
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  
鳥行罰薛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  
都無一魚坐客大笑又成都節度使命濤改一  
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節度曰口有

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節度曰如何一  
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使一沒梁斗至  
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恠或以  
節為高駟事非也按駟乾符初始  
節度西川去大和中四十餘年

元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澗  
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謀而黯黯  
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濤初為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十離詩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十一

以獻一曰犬離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  
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二  
曰筆離手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  
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三曰馬離  
廐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  
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四曰鸚鵡離籠隴  
西猶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  
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五曰燕離巢出入朱門



不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却泥穢汚珊瑚。簾不  
得梁間更疊巢。六曰珠離掌皎皎圓明內外通。  
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汚。不得終霄  
在掌中。七曰魚離池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  
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遊。  
八曰鷹離拳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趁高  
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掌上擎。九曰竹  
離亭翁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廿一

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十曰鑑離臺鉉  
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  
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連帥逐復喜焉。撫言以為獻元

事類

蜀人皆呼營妓為女校書。胡曾有詩贈薛濤曰。萬  
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  
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蜀嫗類能文。蓋薛濤之  
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  
蜀。挾一妓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  
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罷答之云。說盟

經是說情說意動便春然。端紙分應念得脫。空  
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  
曾開又那得工夫現你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廿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唐

牛僧孺

字思黯弘之後弘封奇章公僧孺亦封奇章公初至京以所業謁韓文公

皇甫員外二公大喜令於客戶坊稅一廟院以居且誡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其日二公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牛先輩不遇翌日輩殷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

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人登科其後牛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

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校官後

僧孺罷相出鎮揚州居易退居洛中有詩送云

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武

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

吏立班迎閭外君彌重樽前戎亦榮何須身自

得將相是門生

牛奇章鎮揚州日秀才蒯希逸有詩云蟾蜍醉裏

破蚌蝶夢中殘奇章每坐吟之

白樂天求箏於牛奇章奇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

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樂天嘗言思黯自誇前後服鐘乳三千兩而歌

舞之妓甚多乃謔予哀老故答思黯詩云鐘乳

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

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

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我不教狂

牛思黯有能箏者白傳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

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

月中僊白傳集有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之詩牛是奇章公也風流宰相謝安之後復

有此

李程

字表臣在翰林時以塔前碑日影為入候因性懶每入必踰八磚號八磚學士

李程貞元中試自五色賦先勝落矣初出試楊於

陵見其賦藁破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

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  
溪不平攜之以詣主文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  
差一字主文因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放矣程後  
出大梁聞浩虛舟應弘詞復試此題慮浩愈於  
已專馳一介取既至將啟緘尚有憂色及觀浩  
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大吟  
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不能凌邁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濤淪之  
譏就禮之夕儼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  
女家索催粧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  
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

李紳

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悍蹠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紳嘗建亭啗進後

人題曰  
經史子

李公垂初赴薦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  
其憫農詩因曰李二十秀才必爲卿相果如其  
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  
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食粒粒皆辛苦

李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避不  
及爲前騶所拘紳鞠之乃宗室答曰動政樓前  
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四

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白傳藏書於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公垂有詩  
曰寄玉蓮花藏緘書貝葉扁院閑容客讀講倦  
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  
莫雜小乘經

元稹廬察江東日修龜山寺魚池爲放生銘戒其  
僧曰勸汝諸生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  
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垂到鎮遊

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苦之事必投於  
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怒復為二絕示之云剃髮  
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緣說法無高  
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情活白蓮十千髻  
鬢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  
李相鎮淮南布素孫處士來謁李敦篤分待之殊  
禮將行祖送河橋舟人回篙水濺飲妓李大怒  
孫獻揚柳詞曰半額鵝黃金縷衣玉搔頭梟鳳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五  
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舟子  
獲免罪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贊皇人世稱贊皇  
公少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  
司吉甫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  
蔭補校書郎開成間京師大旱德裕拜相  
即日大雨京師喜曰相公乃李德裕也吉  
甫年五十一出鎮廣陵五十四自郡入相  
及德裕帥揚州後大拜  
一如父之年時謂異數

李吉甫父微詩以一絕投維揚都護朱甄朱殊無  
意李後生吉甫吉甫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

諸府投刺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  
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入九處違家鄉  
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高堂未  
衣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又  
為容州部內史賍罪狼籍詔廣州幕吏鞠  
吏少年自負殊不假貸武陵不勝其憤因題  
詔左佛堂曰雀兒未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  
豪自謂能生千里翼  
黃昏依舊入蓬蒿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  
諸侯供語鳥曰南太守送名花平原莊有一石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六  
上即醒名曰醒石德裕戒子孫記曰嵩平泉者  
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  
也弟

李德裕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東南即徵士韋楚  
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雅好山水相國居  
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  
楚老避於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銜黃詔余慙  
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贊皇公在中  
水悉用惠山泉時謂水通有使京口者令於金山  
下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至石城方憶

乃溪一瓶歸故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李文饒再貶朱崖道中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  
人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  
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  
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  
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  
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遠郡城。

文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李德  
裕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

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李德裕在相位頗為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為  
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亦有  
惡之者為詩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  
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盡閣  
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  
悵流水斜傾出武關

潮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以方

竹杖一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鬚  
四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前所奉  
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員而漆之矣公嗟  
惋彌日故當時曾有詩云削員方竹杖漆却斷  
紋琴

白敏中

王起主文意欲以第一人處之恨其與賀拔基為友基有文而落魏因密令親知迷意俾與基絕既而基造門敏中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索輕負至

素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交相與飲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此只得敏中今當更取墨矣遂以第一人處基而敏

中居三焉

白敏中與樂天行簡兄弟相繼中第樂天作詩云  
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挂折一枝  
先語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  
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  
胡中第六胡也魯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

地莫向樽前語氣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  
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  
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崔鉉字台碩元略之子後相宣宗太液亭宴  
錢賜詩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當世  
榮之當朝罷謂侍臣曰崔  
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

崔魏公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  
詠馬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滉曰此兒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九

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

崔鉉初為荆南節度李石從事開成中鉉拜相而  
石猶在鎮賀啟云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  
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崔鉉在相位所與善者鄭魯楊紹段復瓌薛蒙頗  
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  
魯紹瓌蒙

馬植字存之為李贊皇所抑  
白敏中當國不次用之

唐京兆府試與同州華州解送無不捷者元和中

令狐楚鎮三鋒時及秋賦榜云特加試五場莫  
有至者惟盧洪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馬植  
方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  
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畧曰文豹且異於驪  
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玳蚌剖莫得之公大  
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醜俄為  
植所據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

今來醜務又中老拳

植罷安南都護及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  
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  
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皇池上鳳皇飛勞君更  
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邀問則失之矣後  
自黔南召入為大理遷刑部判鹽鐵拜相

章孝標子喝或謂前有八元後有孝標  
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

元和中孝標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孝標

為歸燕詩畱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  
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  
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向誰  
家門戶飛

李紳鎮揚州請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  
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窓拂  
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孝標及第後寄李紳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鍍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一

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  
紳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  
不鍍金十載長安得第一何須空腹用高心  
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  
上題詩客一半尋為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  
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  
人改為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  
久乎及還鄉而逝

章碣焚書坑詩曰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  
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章碣未第時方干贈詩曰織錦雖云用舊機抽後  
起樣更新奇何如且破望中葉未可便攀低處  
枝籍地落花春半後打窓斜雪夜深時此時才  
子吟應苦吟苦鬼神知不知後登乾符進士

姚合

崇魯孫終  
秘書少監

唐人及第後或遇舊題名處即加前字有詩曰曾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二

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元和中姚合  
及第賦詩曰新銜添一字舊友讓前途

姚合及第後調武功尉意甚不愜有閑居詩云縣  
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棲連舍惟藤架侵階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  
作書題

張又新

字孔昭薦之子時號張三頭謂  
進士狀頭宏詞教頭京兆解頭

張又新嘗作廣陵從事有佐酒妓每致情焉後二

十年罷江南郡舟道廣陵達李紳鎮淮南又新  
素與李隙方懼其讐已而又遇風漂沒二子乃  
投長棹首謝李憫然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  
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慙然既而宴遇殊  
厚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目張涕下李起更承  
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  
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城  
瑁筵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張解纒李令妓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一

就之

張郎中與楊虔州友善楊妻有德無容楊敬待  
甚張嘗語楊欲得美室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  
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夢  
觸之曰君何大癡張不勝忿應曰與君無聞以  
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  
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  
君詎不聞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乃為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  
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  
心

張又新刺九江有門士劉魯風往謁之為典謁者  
所阻作詩云萬卷詩書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  
翁無錢乞與報知客名紙毛生不肯通又新初  
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治及張樞與程昔範  
八人附李逢吉又有從而附麗之者八人皆任  
要處號八  
閨十六子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四

胡釘鉸

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每因  
茶飲必奠酢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柳惲也平  
生善為詩而嗜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為報欲  
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曰但率子意言之  
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時人謂之釘鉸詩其喜  
園田韓少府見訪曰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  
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  
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  
鶯下柳條又觀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  
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  
魚驚不應人

郭捧劍

咸陽郭氏僕膝甚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  
事音樂常以望水沉雲不遵驅榮每遭鞭撻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五

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  
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  
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  
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  
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  
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為愚俗蒼  
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  
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

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十六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文宗

性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勞不開者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具足賜與

太和末帝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帝惡之雖登

臨遊幸未嘗為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

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

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舒元

與詞不覺嘆息泣下沾衣

開成中裴晉公以病丐還東都帝命盧洪宣諭曰

為朕卧護壯門也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帝

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

家柱石哀憂未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

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未瘥可他日

進來御札及門而庶薨

文宗御宴宮妓沈翹翹舞河滿子其詞云浮雲

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念君

臣值奸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玉環遂問其

由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没入掖庭易姓沈

因配樂籍本藝方響乃白玉也因奏梁州曲音

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禁欲遣人翹翹不

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數年後誠使

日本久不歸翹翹執玉方響登樓自為一曲名

憶秦郎云

柳公權

字誠懸公綽之弟當時大臣家碑誌者皆別署貨真曰此購柳書唐朝歐陽詢

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

符經序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文宗時柳公權充翰林學士從幸永安宮苑中駐

蹕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

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可賀

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

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

賞之公權為學士日每玉堂召對蠟燭見該宮人以蠟絲繼之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

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令公權題于壁上

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公權嘗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及入朝名品號錦樣書以進上方御剪刀剪月兒羹即命分賜

武宗朝柳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

謂公權曰朕惟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

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

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

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

人上前拜謝之

柳誠懸常貯孟孟一笥滕絨如故所貯物皆亡

如妄言巨測者誠懸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

楊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為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項斯始未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

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

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

明年擢上第

王彥威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持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僉官大率重內而輕外王彥威有詩刻石宣武

軍鼓角樓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

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

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與長安舊冠蓋

僉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

至茲鎮故有是句

劉得仁咸亨中宰臣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十餘人請賜一官以慰地下得仁其

也一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  
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成  
常自述曰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  
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為詩吊之

得仁悲老宮人云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  
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準擬人看似舊時

杜牧字牧之時稱小杜以別杜甫為睦州刺史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大和豆稊之即止

杜舍人牧弱冠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

南遊覽至寺中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

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云修何業眾具以

對且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吾皆不知也杜歎

訝因題詩曰家在南城曲傍兩枝仙桂一時

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太和末牧佐宣州幕遊湖州刺史崔元亮為設宴

張水嬉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十  
餘歲真國色也牧命至舟姥女皆懼牧曰且不  
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郡不來乃從  
他適後大中三年牧乞守湖州比至則十四年  
女從人已三載生二子矣牧悵然賦詩曰自恨  
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  
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杜牧為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六

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還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

十幅紅綃補破視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

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神牧同

州酒亂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到來賓象

詩歌聲自以為為別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珠通

至急長嘴出歌聲最堪憐雲娘只首奇瘦奉拋

胡當戶立頭上有鍾馗又陸巖夢桂州筵上贈

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遠梁間孟錫死後欲千載

猶有佳人  
更往還

杜牧之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  
鎮閒居聲伎豪侈嘗開筵集朝士以杜持憲不  
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  
之杜獨坐南行燈目注視問李云聞有紫雲者  
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  
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乃自飲  
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  
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閑逸旁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七

若無人

初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每夜出狹斜痛  
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拾遺  
召臨別公因以縱逸為戒牧之初猶抵飾牛命  
取一篋以示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  
也杜始愧謝後牧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  
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  
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航船一棹

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  
烟輕颺落花風

詩章公卒壯為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

魏扶

太和中進士

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

開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

及放榜無名子削其梧桐鎖閉曹是不將

五言詩以譏之

范鄴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八

劉郇伯與范鄴郎中為詩友范嘗得一詩云

天涯兩久而莫屬郇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

范甚賞之

太和八年放榜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

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應準前騎應馬范

鄴依舊孟審壇

雍陶

字國鈞太和末進士後自國子毛詩博士刺簡州

雍陶蜀川上第後稍薄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

舉歸三峽責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  
連巴字豈無魚陶得詩悸報乃有孤首之思

雍陶爲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挫折  
之投簪者稀得見有馮道明者請謁詒閣者曰  
與太中故舊及引見呵責曰與公昧平生何故  
舊之有通明曰謂公詩曰得相見何隔平生遂  
吟雍白鷺詩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  
未知又開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九  
江聲秋入峽雨氣夜侵樓雍開吟歡狎道明遂  
如曩筭之交

折柳橋在簡縣初名情盡橋雍陶典雅州日送客  
至其地問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名陶命筆  
題其柱曰折柳因賦詩曰從來只說情難盡何  
事教名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教離恨一  
條條自後送別必吟是詩

李商隱

字義山日稱玉瑤子爲文多檢閱書  
冊左右呼喚  
題  
癸  
魚  
時  
與  
溫  
庭  
筠

段成式輩相夸  
號三十六體

李義山少遊長安投宿旅店遠主人會客因召與  
坐不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義山后  
就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  
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  
方知義山

李商隱淚詩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  
湘江竹上痕無數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  
秋入雲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關春  
抵青袍送玉珂

商隱爲彭陽公令孤從事以牋奏受知彭陽子綯  
繼相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疎之重  
陽日商隱詣綯廳事題云曾共山翁把酒卮霜  
天白菊遠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  
所思不學漢臣裁首藉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  
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觀之慙恨扁

鎖此廳終身不處

韓偓父瞻開成六年李義山同年也義山有錢韓同年西迎家室戲贈云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綠貴嬌起珠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雲路招邀回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鬱無人寄瘦盡瓊枝為四愁偓小字冬郎義山云嘗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句有老成之風因有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一

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詩到李義山謂之文

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嘗有送宮人入道詩云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按入道秘書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綵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侯見再拜自陳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輩者白曰昇天義山詩出此

盧肇

字子發登第時或問由來曰肇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

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稀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未送肇有謝啓云巨鰲戴鼎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眼人數

擗排深慙名第奉浼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盧肇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而肇貧同日出舉郡守獨餞頗于郵亭肇駐蹇十里以俟明年肇狀元歸郡守大慙會延肇看競渡肇席中賦詩曰石溪久住思端午館驛樓前看發機鞞鼓動時雷隱隱獸頭凌處雪微微衝波突出人齊噉躍浪爭先鳥退飛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一

標歸

牛奇章納妓曰真珠有殊色盧肇初計偕至襄陽奇章重其文延于中寢會真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挿釵於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即賦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為

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宮真珠即公侍妾名也李德裕嘗左宦宜春盧肇以文見知既拜相舊例

放榜先呈宰相王起問德裕所欲答曰何如  
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以不與及第起遂  
放之唐制進士放榜訖則謁宰相即榜元致詞  
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口吃又形  
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  
而稜頽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  
竟不能發後語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  
君善箏可得聞乎稜猶不悟友人曰昨日聞稜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三

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張祐於甘露寺觀肇詩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也祐  
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肇曰地從京口斷  
人自海門回因而仰伏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乃  
旌鐐嘉句曰聲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  
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藹然遂擢上第

裴思謙

開成初  
登上第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  
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  
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  
許渾

開成初進士許渾遊河中忽得病夢至崑崙見數  
人飲招之至暮而罷賦詩曰晚入瑤臺露氣清  
座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  
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何故顯余姓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四

名於人間坐中即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

薛逢

字陶臣崔鉉相  
日引直弘文館

會昌中薛逢累遷巴州刺史人歌曰日出而耕日  
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  
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  
綴行而出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  
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即君逢輒然遣介語曰



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鐸楊牧皆薛逢同年也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  
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  
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  
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  
又怒之

趙嘏

字承祐魯有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  
水邊歸去一閑人果卒於渭南尉

杜紫薇覽嘏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五

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為趙倚樓復贈詩曰  
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瀾陵鯨海動秦苑鶴  
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趙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惑之洎計偕以其母所  
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為鶴林遊浙帥窺其姬遂  
奄有之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  
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  
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

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髡人馬其

獨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  
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  
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會昌末陳商務翰林覆落張漬等八人趙渭南貽  
漬等詩曰莫向春風訴酒盃謫僊真箇是仙才  
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令狐楚自翰林學士拜相子綯自湖州召入翰林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六

為學士間歲拜相趙嘏獻詩曰鶚在鄉雲水在  
壺代天才業奉訐謔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  
商八畫圖昨夜星辰回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  
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薛能

字大拙會昌末進  
士官徐州節度使

薛能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諸葛功業為詩  
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椰榆又云楚却蜀書宜  
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又曰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元日。  
爭遣名為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  
刊。自題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汚。  
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綠風壞。語無情。難耳。  
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補。繼。繼。到。繼。山。也。無。  
益四方聯。絡盡蛙聲。能詩差勝蔡邕。州其佻。吟。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譏。孔。明。屢。見。於。篇。章。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當。是。口。業。報。  
薛能獻僕射相公云。清如水。玉重如山。百辟嚴趨。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七

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膽。平人相見。盡開顏。朝  
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晝開。致却垂衣更  
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趙璘儀質瓊陋。成名後為壻。薛能為儔。相乃為詩  
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  
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綠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  
知元在鞍橋裏。將為空馱席帽郎。又曰。火爐牀  
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宗樞始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鳥。  
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曰。事續云。烏靴響幕廳。  
乃命決行。其後宗樞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  
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

張揆

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綉曰。  
文作龜形。詩詣闕。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  
那堪更理粧。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  
案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綉作龜  
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十八

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宣宗忱

帝酷愛進士及第常於內  
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

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

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

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

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後竟踐位

南昌有百丈山吳源水倒出飛下千尺故號百丈

下有智院宣宗避跡方外時嘗至此題詩云

日月每從肩山過山河長向掌中看

宣宗重陽日賜宴羣臣胥御製詩略曰款塞旋征

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協力共安邊宰臣

以下應制皆和魏謩兩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

抄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

魏昭舞拜謝羣寮聳視魏有德色極歡而罷

白樂天卒宣宗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

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此無恙焉

樂天輩手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

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量一慘然

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云牡丹帶露真珠顆佳人折

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

惱只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接花打人時有

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婦人斷夫兩足者上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接花

打人耶

宣宗舅鄭光鎮河上封其妻為夫人不受表辭

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鳥

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左右對光

多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

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

鄭顯

宰相之孫以起居郎尚宣  
宗女萬壽公主恩寵無比

鄭顥因壽昌卽上壽回夢一宮殿與十數人納涼  
聯句既悟省石門霧露白玉殿蓋苔青十字怪  
其不祥不數日宣宗弓劍上僊方悟其事乃續  
為十韻云間歲流虹卽歸軒出禁局奔波流長  
景蕭洒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斜  
烏歛翼風動鶴踈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  
石門霧露白玉殿蓋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緣思  
入真御爐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三

滕閣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顥亦

卒

石門二句杜甫集中詩也

裴休

字公美大中六年拜相為人醇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者

裴休贈黃蘗山僧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  
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江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  
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休以此詩呈示黃蘗  
黃蘗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

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  
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靜無纖  
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  
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錄之為傳  
心法要云

溫庭筠

字飛卿本名岐曾於江淮為親表辱之由是改名以早行詩雜聲茅店月

入跡板橋霜知名於世詞稱金荃集子憲

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四

凡八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吟李義山謂曰  
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  
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宣皇好微行與溫庭筠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  
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  
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會執政有奏庭  
筠攪擾場屋黜方城尉紀唐夫送以詩擅場當  
時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風

皇詔下雖靈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醪消  
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路猶隔  
千山與萬津唐夫以此得名

宣宗賦詩句有金步搖未詳對遺事又對之  
庭筠乃對以玉條脫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  
翁溫以蒼耳子為對他皆類此

張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  
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時號蘇捏佛溫庭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筠遽曰好對蜜陀僧

五

溫庭筠見蠶蛭得句云蜜官金翼使偏示知識無  
入可屬久之自聯其下云花賊玉腰奴

宣皇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絢假溫庭筠修撰  
密進之戒令勿洩溫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  
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令狐絢曾以舊事訪於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  
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絢益怒奏

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  
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令狐絢為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族  
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冒令著溫庭筠戲為  
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杜棕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  
云卓氏鑪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  
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邛公聞之遺絹千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疋

六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溫  
岐為友好作歌曲既入臺為三院所譴曰能為  
淫艷之歌有異清潔之士其南歌子詞云不是  
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  
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  
夜不搖蓮又曰露蟬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  
糾結網爭奈眼相鈎二人又為新添聲楊柳枝

詞裴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  
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  
蓮子没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  
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溫詞云一尺溪紅滕麴塵  
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懽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  
別有人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  
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  
郎中芻言初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乃  
劉採春女也崔寵愛之令一陳音韻以為浮艷  
之美德華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不取溫裴  
所稱歌曲二君深有愧色德華所唱楊柳枝詞  
斷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曉酒旗此日令人腸欲  
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秘監一首碧玉裝  
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絛絛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江邊楊柳  
麴塵綠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應惜慙  
慙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春風江一曲柳  
千條二十年前輩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  
消息至今朝韓令入二首枝開芳腰葉開眉  
拂地垂又曰崔隨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

風那堪更想千年後  
誰見楊花入漢宮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  
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  
相思

溫飛卿錦鞋賦曰開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  
之東足嫵婉嫦娥之結鄰碧縵鉤鸞尾鳳頭  
鞦韆雅舞履蹠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  
縵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  
之施羅襪紅蕖之艷豐趺縞錦之奇凌波微步  
瞥陳王既蹠蹠而容與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  
窕而呈姿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  
恨漢后之未持重為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  
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  
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前  
棄側聽東晞佩玉聲先是段成式寄飛卿詩云  
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因作

此答之

溫憲僖昭間就試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榮陽公因國忌行香見之憫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九

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光啟中溫憲為山南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溫終於南山從事

段成式

字柯古文昌子嘗宦游至辰著酉陽雜俎為處州刺史境內惡溪多水恠

成式下車水恠碎易氏遂呼為好溪

池州周繇與段成式韋蟾同遊襄陽徐商幕府襄陽中堂賞花繇與妓人戲語成式嘲之曰鴛鴦

花前選孟光東山逋客酒初狂素娥畢竟難防

備燒得河車莫遣嘗繇和云迴簪轉黛喜猜防

粉署裁詩助酒狂若遇仙丹借羽化便隨蕭史

亦何傷繇登咸通進士以明皇夢鍾馗賦詩得名調池之至德令李昭象以詩送之曰

投文得任而今少佩印還家古所榮

段成式不赴光風亭夜宴贈周繇云屏開屈膝見

吳娃蠻臘同心四照花姹女不愁難管領斬新

鈿裏得黃牙繇和云玉樹瓊筵映彩霞澄虛樓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十

閣似仙家只緣存想歸蘭室不向春風看夜花

時宴中妓有醉毆者溫飛卿曰若狀此便可以

疾而對梓胡成式乃曰梓胡雲彩落痕而月痕

消又曰擲履仙鳬起捲衣蝴蝶飄羞中含薄怒

頻裏帶余嬌醒後猶攘腕歸時更折腰狂夫自

纓絕眉勢倩誰描韋蟾云爭揮鈎弋手競聳踏

孫身傷頰詎關舞捧心非効頻飛卿云吳國初

成陣王家欲解圍拂巾雙雉叫飄瓦兩鴛飛

襄陽公宴集段成式連罷馳騁坐觀花艷或有恨  
飽之嘲周繇賦詩云感鞠且徒為寧如目送時  
報警慙選與存想恨逶遲促坐疑辟珥却孟強  
朵頤恣情窺窈窕魯恃好風姿色授應難奪神  
交願莫辭請君看曲講不負少年期成式和詩  
云才甘魚目並藝怯馬蹄間王謝初飛蓋姬姜  
盡下山縛雞雞角逐射雉豈開顏亂翠移林色  
紅照座殷防校齒雖在乞帽鬢慙班僕怒相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十一  
如瘦應容累騎還庭筠和云齊馬馳千駟盧姬  
遲十三玳筵方盼睐金勒自趨趨墮珥情初洽  
鳴鞭戰未酣神交花萼萼眉語柳毵毵  
尚書東筦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  
劇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  
室素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  
匹金雞玉鵲不願成羣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  
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

更長斜漢西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遞  
一時稱其美麗

李羣玉

字文山大中開崔相進其詩以慶士直弘文館

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鵝及授校書郎東歸  
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

羣玉在杜丞相棕筵中贈美人云裙拖六幅蒲湘

水鬢聳巫山一朵雲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

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

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

羣玉解天祿之任而歸潯陽經二妃廟題云小孤

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玉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

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

又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

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自以春空

遂至秋色欲易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



女英也三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  
滅李遂禮其神像而去至于潯陽太守段成式  
素與李為詩酒友具述此事段戲之曰不知足  
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後二年羣玉果死於洪  
州段以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  
世喧喧明時不作稱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  
曰魯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  
到泉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十三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請十書吏皆給筆  
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  
復為鳥散余花落詩二十首時未亭午已七千  
餘言時路嵩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候  
見帝嵩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  
曠盃酒間一日與李羣玉相遇微麓寺羣玉曰  
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  
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破題

而授之璘略不佇思繼之曰葳蕤花開菩薩面  
樓欄葉散野人頭羣玉遂屈

韋蟾

字隱桂  
下杜人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  
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泣然起曰某不才不敢  
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  
限新栽柳。頭。觀。楊。花。撲。面。飛。蟾。令。唱。作。楊。柳。枝。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十四

詞極歡而散贈數十箋納之翌日而發

韋蟾至長樂驛見李錫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  
水春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  
姬壻書字纔能紀姓名

鄭薰

字子  
真

大中八年鄭薰掌文時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  
烈謂標魯公之後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院標  
曰標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寒默久之時

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操作

魯公

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薛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嘗曰異時可對五柳先生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年十六及第張續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新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十五

至禮部侍郎

曹鄴

字業之嘗為四怨三愁五情詩為舍人

曹鄴未第時有詩云一辭岩桂叢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如雪

曹鄴老圃堂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陳陶

字嵩伯武宣開

陳陶隱南昌西山操行清潔嚴宇牧豫章欲撓之

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顧妓乃獻詩求去曰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後人移其事為陳陶南非也

陳陶種柑橙西山令山童賣之以供朝夕僧貫休贈詩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資近又足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十六

陳陶隴西行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陳陶種蘭詩曰幽人餓如何採蘭充飯糧幽人渴如何醞蘭為酒漿地無青苗租白日如散王不嘗仙人藥瑞坐紅霞房

林傑

字智周為李侍御遠族

林傑五歲時父肅攜至王仙君霸壇戲問童子能詩乎傑遂口占云羽客已歸雲路去丹爐草木

盡彫殘不知千載歸何日  
空使時人掃舊壇同  
遊諸公初不謂聊歲之作  
遽臻於此莫不驚異  
唐中丞扶命子弟廷林傑  
入學院講習時會七夕  
堂前乞巧因試乞巧詩傑  
援筆曰七夕今朝看  
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  
紅絲幾萬條唐驚曰真神童也

外紀三十五卷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嘉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唐

陸龜蒙

字魯望時謂江湖散人或稱天隨子居松江甫里又曰甫里先生其茶

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自煎品第有巨石乃遠祖績為鬱林守罷歸無其取以重

其軀者人稱其無跡鬱林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

孟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僮兒采掇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一

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  
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  
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未忍餓誦經  
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嘗作杞菊賦曰惟杞  
與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蒼煙披雨沐我衣敗錦  
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梁肉夢延騁羅其生  
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陸龜蒙居震澤有園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

川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者龜蒙手一表駭  
此鴨善人言持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斃之  
何內養信其言大恐遂以囊中金醉之因徐問  
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  
笑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陸龜蒙居笠澤有一竹禪床每用偃憩時十月天  
已寒侍僮忘施羶襦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節  
小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一

陸龜蒙魚戲詩向日乍驚新蘭色臨風時辨白萍  
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陸龜蒙戲作風人體云破蘂供朝饗須知是苦辛  
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聞道更新懺多因廢  
舊期征衣無伴搥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云刻  
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蘭薄猶有萬重  
思江上秋風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若不  
會凡情詩云離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蓋風俗之言近乎戲矣

後人做之遂有圖某燒敗與看  
子故依然之句由是此體興焉

陸龜蒙夏日閑居作四聲詩寄皮襲美其平聲云  
荒池菰蒲深閑階莓苔平江邊松篁多人家簾  
櫳清為書凌遺編調絃夸新聲求惟雖殊塗揆  
幽聊怡情平上聲云朝煙涵樓臺晚雨染島嶼  
漁童驚狂歌艇子喜野語山容堪停盃柳影好  
隱暑年華如飛鴻斗酒幸且舉平去聲云新開  
窓猶偏自種蕙未徧書籤風搖聞釣榭霧破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二

耕耘閒之資嘯咏性最便希夷全天真詐要問  
貴賤平入聲云端居愁無涯一夕髮欲白因為  
鸞章吟忽憶鶴骨客身披丹臺文脚着赤玉舄  
如蒙清音訓若渴吸月液

陸龜蒙夏日即事用藥名作離合詩云避暑最須  
從朴野葛巾筠席更相當歸來又好乘涼釣藤  
蔓陰陰着雨香與張籍離合詩同體

陸龜蒙用離合體賦松閒斟三字云子山園靜堪

幽木公幹詞清詠事門月上風微瀟灑甚斗

何惜置盈樽賦飲巖泉三字云已并茅洞三君

食欠買桐江一朶山嚴子瀨高秋浪白水禽飛

盡釣舟還

此詩一字篇下二句首尾一字篇下二句

陸龜蒙中酒賦曰剪雲夢置採洋宮芹周子之菰

向晚庾郎之薤初春加以歐川桂蠹穎谷榆人

雖馳心於品物且忘味于莖辰

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酒強食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四

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汝勸吾餐但得樽中

滿時光度不難一日有僧知業訪龜蒙談玄蔣

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

曾有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

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業慙而退

皮日休

字襲美自號間氣布衣又自號曰醉士或曰酒民子先業為吳越丞相四

世孫公弼宋慶曆間名士也

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

慙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

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

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僧孫與日休同在場

中隨即聞之因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

題詩授之曰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燬了水中

揉一團開氣如常在惹踢招奉卒未休

皮日休詠鰐鱓呈漸西從事云未游滄海早知名

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五

也橫行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為大地為爐鑄得

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

無

皮日休懷鹿門用縣名作離合詩云山瘦更培秋

後桂溪澄開數晚來魚臺前過鴈盈千百泉石

無情不寄書陸龜蒙和云竹溪深處猿同宿松

閣秋來客共登封徑古苔侵石鹿城中誰解訪

山僧

士孫發嘗舉百篇科陸龜蒙贈詩云直應

與詩情百詠唯消一日成皮日休亦有云百篇

宮體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宋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同題

此詩科太宗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雲雨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為四韻全題僅成十首分發教勅後學持賜及第

咸通中日休為太常博士遭亂歸吳中黃巢寇江

湖劫以從軍至京師以為翰林學士今日休作

議云欲識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六

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議之

也遂及禍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六香陣委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識農家

之理近來為盜縛衝天大將軍幸隔長安

以野身為僧依張金義于洛陽言論像履詩

云此詩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看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杆看落

雖人見其像識其為巢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

簪綬叢集纔至未顧尊壘而呼茶甚急德進一

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善口師泉竊曰

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

方干字惟飛桐廬處士嘗謁應仲謀三拜人呼為方三拜卒謚玄英先生

方干為人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

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

人號曰補唇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

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鹽

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七

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餘杭守謂方干苦吟未能應卒因夜燕以飛字韻

命賦之干詩立成曰聞世星郎夜燕時丁丁寒

漏滴聲微琵琶絃促千般調鸚鵡盃溪四散飛

遍請玉容歌白雪高燒紅燭照朱衣人間有此

榮華事爭遣漁翁戀釣磯

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

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

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飛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許棠

字文化。與張喬。俞坦之。劉蕡。任虛。吳宗。張翥。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咸通十哲。

許棠洞庭詩云。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漁父相時引。行歌浩渺間。當時人以第二聯題扇。汪遵許棠同鄉人也。遵幼為吏。棠應二十餘舉。遵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猶在胥徒。善為絕句詩。而溪晦縝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澹間。遇遵於途。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長城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天三尺高。遵以此詩得名於時。

李建州頻主京兆解試。命月中桂題。張喬詩。擅場詩曰。與月轉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棠

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兔宮。如何當羽化。細得問神功。李建州以許棠老於場屋。竟以棠為首薦。而張喬。俞坦之輩俱以次收之。張喬與俞坦之受知許下。薛尚書能許棠首薦。能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當見堯日。相與發流漓。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九

任濤

筠州人

任濤能詩。刺史李隲愛其露漚沙鶴起人卧釣舡。橫之句。特與免役判云。有詩似濤者。並免役時。幸元龍號松垣先生。素有氣節。亦以詩援濤例。求免稅丁。刺史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經。

李昌符

字巖夢。歷尚書郎。

李昌符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

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冬箇箇能噎空肚茶無事吳教頻入庫沒名開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京域盛傳是年登第

李山甫

咸通中累舉不第後流落為河朔樂戶積從事

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遨者北遊在鄴李山甫遇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

於道觀謂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遨應命奏之曲終潛然曰憶在咸通玉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惜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露襟致身不似笙簧巧悅耳寧如鄭衛淫三尺絲桐七條線子期師曠雨沉沉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不遇

袁皓

宜春人咸通進士自稱碧池處士

袁皓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蕊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蕊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赴手寸心唯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烟波落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高蟾

河朔人唐有兩高蟾此乾符登第者

高蟾累舉不第有詩云月桂數條檣白日天門幾扇鎖明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一

又下第上司馬侍郎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人頗憐其意明年李昭知舉遂擢第高蟾有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鄭谷贈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

姚巖傑

元宗裔稱號象溪子

姚巖傑聰悟絕倫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咸通中盧



肇知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聲聲已  
其人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  
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聲乃輟所乘馬迎至郡齊  
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聲嘗以篇詠吒  
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月照天下  
奈何獨巴山耶聲慚甚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  
逸在席聲請目前取事為令尾有樂器名聲曰  
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一

噓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  
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巖傑不  
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巖傑以篇紀之曰  
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  
閑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簞  
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  
薛蘿

鄭昌圖

咸通末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  
千人雖勢家子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秋下  
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  
中愁殺鄭昌圖

鄭畋

十九年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  
十九年入相時號三九相公

鄭畋為鳳翔從事日題馬嵬坡云玄宗回馬楊妃  
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三

井又何人觀者以為有宰輔之器

高駢

千里崇文魯孫也好神仙有方士  
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

高崇文本蒯門將校討劉闢有功為西川節度使  
渤海鄙言呼人為髡兒一旦雪下崇文謂賓客  
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吟曰崇文崇武不崇  
文提戈出塞驍將軍那箇髡兒射鴈落白毛空  
裏雪紛紛或謂北齊教曹之比

高駢家世禁衛頗修飾折節為學與諸儒交硯硯

談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號落雕侍御赴安南却寄台司云曾驅萬馬靜江山風去雲迴頃刻間今日海門南面事莫教還似鳳林關

奇鯤南詔大酋之心膂也僖宗時末朝高駢自淮海飛章曰蠻酋用事惟奇鯤等數人請止而賜之帝用其策奇鯤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峰影洗還青沙鷗聚處窓前見林狄啼時枕上聽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四

高駢鎮蜀南蠻時飛一木夾有偕錦江飲馬之語胡曾時為書記以檄破之兼有詩云辭天出塞陳雲空霧卷霞開萬里通親授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劍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日秋葉爭禁大段風為報南蠻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公

高駢鎮蜀日以蠻涎侵暴乃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秦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

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中甸日果移鎮渚宮

高駢開河中王鐸加都統云煉水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其驕傲不平如此

高駢末年酷信方士有呂用之者自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金駢惑之起延和閣七間高八丈皆飾以金玉藻井垂蓮之上有三十八字云延和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五

高閣上千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及師鐸亂人以為詩妖呂用之每對高駢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駢隨而拜之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遣使就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兵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

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  
寧謾勞淮海寫儀刑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  
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鬼岫拂眉青  
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誇太白經好事者競  
相傳誦

馬真

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於  
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六

呵手呵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鎖  
為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  
人妻真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周朴

周朴字乾符未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  
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  
斬之

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目  
肝忘返苟得一聯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  
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

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  
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  
乃釋之其句云 日何處閑為客松栢被人伐  
作薪

閩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戲之一日跨驢於  
路遇朴在傍士人舜欵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  
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  
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十七

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領之  
而已閩中傳以為笑

韓定辭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  
館命慕容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云燧林芳草  
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唯看山上望羨  
君時復見王喬或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  
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

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  
不欽訝然亦頗疑銀筆之僻他日或答聘常山  
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  
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  
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  
銀雕飾或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  
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班竹  
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六

三十  
六終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昭宗

人戲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幸五

之願避賢者路三謂三主帝后及柳楊昭  
儀五謂朱全忠王行瑜李克用李茂貞韓

建

昭宗雖運鍾艱險智量過人每與侍臣言論商較

時政曾無厭倦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

有隙舉兵犯闕上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  
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  
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曰登樓遙望秦宮  
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  
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儂歸  
故宮又一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  
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  
常如醉早晚是歸期寧蒼知不知酒酣與從人

悲歌泣下

昭宗播岐何后用事有同谷子者詠五子之歌何  
后潜令秦王誅之事未行而奔去詩曰邦惟固  
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  
禍胎從此召殷兵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岐宇  
又離牆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惟  
彼陶唐有翼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  
年事首為盤遊亂紀綱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二

貽將示子孫惆悵太康荒陞後覆宗絕祀戒其  
門仇讎萬姓遂無依賴厚何曾解悵悵五子既  
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司空圖

字表聖與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  
先人舊業在中條山因避地焉嘗美  
松枝為筆管曰幽人筆盡如是與人號  
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

初王疑為絳州刺史司空圖以文謁之大為所知  
及疑知貢舉遂擢圖上第同年評其姓名甚暗  
有浮薄者號之為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

榜門生開筵宣言於眾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  
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  
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酒訪之留詩曰氏  
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雅老夫知且在未可嘆途  
窮

裴度赴敵淮西嘗題名華嶽廟關門大順中司空  
圖以一絕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  
息戰輦石關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三

司空圖有詩戒好色自戕者云昨日泥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恐乘危  
自着鞭

司空圖秦坑銘云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  
厥祀隨覆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司空圖作亭觀素室悉畫唐節士文人名亭曰休  
休題其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  
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碁

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  
金雞買得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

鄭谷 字魯愚有集

鄭谷故永州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圖與刺史同院  
見而奇之。曰。曾吟得丈夫詩否。曰。吟得。莫有病  
否。曰。丈夫曲江晚望斷篇云。林南斜日開回首。  
一對鴛鴦落渡頭。即深意矣。司空嘆惜。撫其背  
曰。當為一代風騷主。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四

唐時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倒喝  
狀元。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無  
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  
耳邊聞喚狀元聲。谷光啓二年。趙昌翰榜第八  
名也。

楊夔嘗著充書三卷。馳名於世。咸通間。下第。鄭谷  
贈二絕曰。散賦充書高且奇。百篇仍有百篇詩。  
江湖休洒春風雨。一桂枝時無韓柳。

道難窮也。覺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幾  
入才氣似楊雄。

鄭谷詠鷓鴣詩云。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  
山雞。雨昏青草湖邊立。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  
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  
曲。班竹叢深春日西。時歎其工。呼為鄭鷓鴣。  
鄭谷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  
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有段贊善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五

善畫。因采其詩為圖。曲盡蕭灑之意。持以贈谷。  
谷為詩謝之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  
於繪素。得意在烟波。屬與同吟詠。功成更琢磨。  
愛余風雪句。幽絕寫漁簑。

鄭谷十日菊云。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統折殘  
枝。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年。李員外頻自憲  
府內彈拜都官員外。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

曹振盛於此乾寧中鄭谷亦為都官郎中作詩  
自賀云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  
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後世因稱鄭  
都官云

吳融字子華與陸龜蒙交日休顏  
堯羅隱為益友龍紀初登第

吳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韻著稱遊刃頗攻  
騷雅嘗以百篇示李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  
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引麝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

張濬

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俄有雨降抵暮  
不息群公飲酣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  
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有張隱者忽躍出揚聲  
引詞曰位卑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  
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閣席愕然相  
眙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

崔沆鍾之子放進士楊崔沆一家

唐進士放榜後必會燕曲江豆盧瑑請告假不赴  
乃以彫憶載妓遊觀為團司所發時崔沆為主  
罰錄事判云深撓席帽密映璫車紫陌尋春便  
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鄭綮字蘊武詩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號鄭  
五歌後體乾寧初同平章事制下接首

李相時事可知矣

鄭綮刺盧江將去別郡人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類此黃巢掠淮南鄭穆  
檄請無犯州境巢

笑為歛兵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  
庫後他盜至終不敢犯鄭使君錢

相國綮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  
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  
麋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秤言輕重不  
偏也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  
風雪中驢子上此中安可得之

杜荀鶴字彥之牧微子也牧守秋浦時妾有  
姪出嫁長林杜筠生荀鶴自號九

山人有能詩名時人語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

杜荀鶴遇知於朱梁高祖送名春官於裴贄侍郎

下第八人登科乃大順三年正月十日荀鶴生

日也九華王希羽以詩獻曰金榜曉懸生世日

玉書潛記上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

第八枝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杜荀鶴謁梁高祖雨作而天無行雲高祖曰無雲

而雨謂之天泣不知何祥請作詩荀鶴曰同是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顯都相

似爭表梁三造化工高祖喜之

杜荀鶴嘗有絕句云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

兩鬢班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開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為事嘗與一秀士泛江湖將

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

秀士市之既捨檝登途冠弱不堪乘跨秀士曰

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父忽值

調曰得之矣請買酒三五盃然後奉為話其故

事秀士又僂俛賞而飲之及舉爵言曰君不聞

杜荀鶴詩云就舡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

香乎請君買驢沽酒非無據也秀士被其誘說

殊不知覺至是方悟荀鶴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

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野鶴詩極贊也應無計避

解曰古人言豈有失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張曙小字阿仄嘗謔杜荀鶴曰杜十五公大

爭不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

中和初張曙崔昭緯同赴舉詣日者問命曙時自

負才名籍甚以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

者殊不顧曙第白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

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

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曙

以篇什別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

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後七

年崔大拜曙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



年生也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  
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雲至藥成來窺絕煙  
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為船九華山叟驚  
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曙其猶子也禕有愛姬早逝  
悼念不已曙時為右補闕因其入朝未歸乃為  
浣溪沙詞置於几上曰枕障薰爐隔綉幃二年  
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十

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盡簾垂禕歸  
見之痛曰此必阿仄所作

褚載

字厚之乾  
寧進士

褚載賀趙觀文重試及第云一枝仙桂兩回春始  
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絲筆冠  
群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  
街頭看御榜大能榮耀苦心人

陸威為郎官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威因翼

然載尋以戕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  
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王穀

字虛中褚厚  
之同年也

王穀有玉樹曲云陳宮內宴明朝日玉樹新粧逞  
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靈龜振攝神仙出天花  
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管紅絃旖旎  
隨霓旌玉佩參差轉壁月夜滿樓風輕蓮舌冷  
冷詞調新當行狎客盡居祿直諫犯顏無一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十一

歌舞未終樂未闌晉王釗上粘腥血君臣猶在  
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君御宇三百祀濮  
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將雅樂調  
元氣穀未及第時輕忽被人歐擊揚聲曰莫無  
禮吾便是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  
歐者歛衽慙謝而退

翁承贊

字文堯建安登第者自成通中蔡京  
始及乾寧復有承贊官諫議大夫

唐語云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

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  
終日為君忙。

路德延

儋州巖  
相之姪

路德延少日詠芭蕉詩云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  
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為時所稱及從父  
巖廢黜遂不復振屢舉不第賦詩云初騎竹馬  
詠芭蕉曾忝名公誦滿朝五字便容登要路一  
枝還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蹉跎歲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十二

初方擢第

天祐中路德延為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  
鎮辟掌書記友謙甚禮之然德延浮薄動多忤  
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百韻刺之友  
謙大怒乃因醉沉之黃河其詞曰情態任天然  
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  
如瓠皮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

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  
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行細雨奔巷  
趁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折作鞭駕雛金鑊擊  
猫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鷺入暖泉楊花爭  
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  
依蒼鵲褰袖學柘枝檀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  
煎頻邀籌箸掙時乞綉針穿寶篋擎紅豆粧奩  
拾翠鈿戲袍披按褥尖帽戴靴襪展畫趨三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十三

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簾綠荷圓驚滴沾  
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蛇憎藥巧遷延弄  
帳燕綃映藏食鳳綺纏指敲銀使鼓筋撥賽神  
絃簾拂魚鈎動筆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  
欠吹鐺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  
採雀過樓極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  
楸拙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薦添絲放紙為牙  
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栽紅絹書幽戴碧

賤遠鋪張。鵲網低控。射蠅。語時時。道語。處處。傳。匿。窻。眉。乍。曲。遮。路。臂。相。連。闌。草。當。春。逕。爭。越。出。晚。田。柳。傷。情。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前。籬。畔。聽。蛩。伏。砌。邊。傷。枝。粘。舞。蝶。隈。樹。杪。鳴。蟬。平。島。誇。趨。上。層。崔。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止。天。蟻。窠。尋。逐。斷。蜂。穴。遠。堦。填。樵。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塼。忽。陞。隣。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十四

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任德。勸爾減狂顛。

裴說唐舉子先拔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伏試後行舊卷人有訛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若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知言天復元年權進士第一遭亂故官不達

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難詩會却

難

裴說洛中作云。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却難醫。山暝雲橫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

裴說賦。慕詩云。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戲人心無筭。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流星遠。聲乾下電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曹唐羅隱嘗謂唐有鬼詩唐曰羅有女子詩或曰何也曹因舉羅牡丹詩曰若教解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十五

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

曾唐常寓江陵佛寺。境甚幽勝。每自臨翫。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自以爲常製。皆不及此。一日還坐亭沼上方。用怡喙。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閑冶。徐步而吟。則唐前所作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處得之。因迫而訊焉。不應而去。未十餘步。忽不見矣。唐甚疑怪。寺僧法舟曰。兩日前有

一少年見訪曾懷一碧綫示我此詩乃出示唐  
唐惘然數日卒於佛金中

韓浦晉公混之後

韓浦韓洎咸有辭學浦善聲調洎能為古文洎嘗  
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庇風雨  
而已予之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聞其言  
因有親知遺蜀綫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綫出  
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尔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添修五鳳樓

任翻

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  
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為半字翻  
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見所改字因  
嘆曰台州有人

唐球

居蜀之味江山邦人謂之唐隱見王建  
召為希謀不就後以其故居為隱居寺  
所著詩集納大觀中後則病投之江至新  
渠有識者曰此唐球人也

三

唐山人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  
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  
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贈如上人云  
不知名利苦念佛老氓峨補衲雲千片焚香篆  
一窠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鍾罷高  
懸瀝水羅

釋齊已

與乾康齋  
以詩名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十七

齊已疾世之以財殺身者托樸滿子以示戒其詩  
云祇愛滿我腹爭知滿害身到頭須樸破却散  
與他人

鄭谷在袁州齊已往謁之獻詩云高名喧省闥雅  
頌出吾唐疊獻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  
院別下着僧床幾夢中朝事久離鴛鴦行谷覽  
之云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  
得詩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為詩友又呈早

梅詩云萬木凍欲折孤根煖獨面前村深靈裏  
昨夜數枝開風迤幽香出禽窺素艷來明年如  
應律先發望春臺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  
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  
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曰錦字憑誰達  
閒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凋  
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面携  
免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卷謂齊已點頭吟諷無數為改虬髯黑在無迥  
遂拜作二字師

齊已在長沙居相西道林寺乾康往謁之齊已知  
其為人使謂曰我師門何非詩人不游大德來  
非詩人耶請為一絕以代門刺乾康即作詩曰  
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  
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齊已大喜日與款接  
及別以詩送之

乾德中左補闕王仲知永州乾康捧詩見仲觀其  
老醜曰豈有狀貌如此能為詩乎宜試之時積  
雪方消命為詩乾康應聲曰六出奇花已住開  
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  
天上來仲驚曰其旨不淺吾豈可以貌相人待  
以殊禮

免山堂外紀卷三十七

十九

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梁唐晉漢周

陳搏字圖南。南唐真源人。與老子同鄉。里自號龍離。行四方。後隱嵩山。唐末。晉。五代。宋。賜號白雲先生。宋太祖賜號希夷。

陳希夷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乃

隱華山雲臺觀。華陰令強起之。先生為詩曰。華

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晚風。臺殿不將金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鎖開來時自有白雲封。令得詩愧謝毛女在華山。客獵師。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傳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陳希夷迹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面首青

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

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陳希夷居雲臺觀。日多閉門。獨臥或累月不起。周

世宗召入禁中。扁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睡如

也。

故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穩。不蓋被。

石枕頭。簾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

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

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

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

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

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令閑月御風

而行。頃之已至華山石上。上或云希夷之睡。乃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有衣冠子金勵問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山。謁見

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乎。先生笑而不言。答

之以詩云。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為

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知來心愈用。堪笑

塵世中。不知夢是夢。馮翊士。魏朝。一常事。真人而已。即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間鼾聲。垂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冠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傳記。何如。垂範以濃墨金紙。滿幅題曰。泥龍請和。即

此是也。

也。

也。

自晉漢以後希夷每聞一朝革命頻顛數日人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宋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平興國中嘗兩入朝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賜坐後再召辭表曰九重仙詔休教彩鳳啼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端拱初命弟子張超鑿石為

光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室化形蓮花峯下

李琪唐昭宗朝中弟梁祖愛禪自前殿中侍御史權翰林學士

李琪父敬唐廣明中佐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十三工詞賦頌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總角謁鐸遠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鐸命作詩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

鐸益奇之執琪手曰其鳳毛也時年十四再傳梁洋琪竊賦有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之句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却歸及辭官歸隱畱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拆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為郎遷諫垣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光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馮道

字可通初事劉守光為參軍再事張承業為巡官得薦於晉王後事唐事晉事契丹事漢事周封耶律德光自稱無才無德擬願老子子吉字惟一消陰無行為太常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而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為通夫人譴罵趙令謂長號知院者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反去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恬之間尤宜調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厭他日見李思戒馮道和疑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舉其右足曰此亦九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五

百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見之戲謂曰老夫明道秀才亦明道於禮可乎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馮道門下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

不敢說

范陽竇禹鈞以諫議大夫致仕五子俱登第義方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五子長儀禮部尚書次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次侃左補闕次偁叅知政事次偁起居郎時謂竇氏五龍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隸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一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六

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得生魚則畜之每為其子監丞竊釣瀛王聞之不悅乃峻垣鑰戶書一詩門版曰高却墻垣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楊凝式

涉之子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洛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



推疊疑式浩數曰無奈計  
多備主真尺二寬家也

楊疑式有材自負遇寺觀幽勝之地吟咏忘歸  
跡殆徧馮惟一題壁下曰少卿真跡滿僧居抵  
恐鍾王也不如為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  
無書安鴻漸題曰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  
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  
洛陽歌婦楊守羅聰惠有才思楊疑式甚憐之時  
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楊令對歌者講忽蜘蛛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七

絲颺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二  
匹歌者應聲曰吃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  
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辨體充肚大故朝之楊見  
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慙且笑與絹五  
匹

和疑字成續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  
三年在薛廷柱下第十三人及第時年十  
九代疑知貢舉備文語實曰君文  
合在第一概出居第十三人用傳若夫衣  
本時以為榮疑封爵國公資入末位至宰

相亦計  
魯公

和疑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  
人收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  
香奩集和魯公詞也魯公後嫁其各於薛保自為  
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集金集不刊于世疑在  
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如  
故游藝集序寔之此疑之意也

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和疑賦解  
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  
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今誤傳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八

李翰及第於和疑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疑  
作相翰為承旨遣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  
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去因畱一詩於榻云座  
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  
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  
日自題硯室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  
永符能草聖有省郎開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

相口歡永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

太博手怒耶飲味芳肴有罰號為易社

唐莊宗存焉本姓朱耶先世唐賜姓李帝幼

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同光初立劉夫人

為后后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

劉山叟負葉實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

以門第相高而山叟為已辱即曰妾離家時

父已亡破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帝常于

宮中設版偽寵裝劉山叟母女以為戲笑

唐主滅梁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

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餘注竹之妃聞者為之悽然莊宗滅梁平蜀志

織十幅無縫端為被

針被成賜名六合被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鶴歌鳳

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

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樂府因取辭中如夢

二字名曲今誤傳

莊宗小酌進新橋命諸侯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

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剥皮去滓子若箇是

大笑賜所御軟金杯同光末郭兵

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家置酒相顧注下有野人

獻維問其家名野人曰愁臺也帝並不悅因罷

去

韋吉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賓從祖餞舍人韋吉年老無

力控馭既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橫枝冒挂巾冠

露禿而奔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翹

疹而黑臥于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

任祠部員外任瑤各賦一韻嘲之賦項云當其

廳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麥隴之裏偃仆桑林

之畔藍撓鼻孔直同生鐵之椎醜旬骷髏宛是

熟銅之罐聞者無不絕倒

桑維翰字國倫為人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

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

同音然之乃署小出扶桑賦又見志又詩

鐵觀示人曰觀敵則改而他仕幸以進士

及第或謂晉主馮道作相如碑備飛鷹乃

再相

裴維翰知貢舉放三榜桑維翰實正固張礪馬喬孫

四人拜相後唐清泰二年喬孫知貢舉纔放榜

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

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王禮闈

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裴維翰末仕

時溫衣也謂其監樓穿結類手鳳尾

桑維翰在中書日嘗謁裴維翰不迎不送或問之

答曰維翰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維翰於私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宋太祖與趙普論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

桑維翰者與之謀手晉曰維翰受錢上曰苟用

其長當獲其短惜大眼孔小腸與十萬以塞破

胡嘯詩餅裏數枝婪尾春時人固喻其意桑維翰

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

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名嘯高適李維才未

所勝北去後問道後歸得瓜種以牛糞種之大如斗而味甘因名西瓜

王仁裕字德範少時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見文思日進因  
以西江名集

王仁裕嘗使荆渚高從誨出女妓數十並善彈胡

琴仁裕有詩美之曰紅粧齊抱紫煙幃一抹朱

絃四十條湘水凌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

寒敲白玉聲逾婉暎逼黃鸞語自嬌丹禁舊臣

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仁裕性晚音律石晉

毀仁裕聞之曰黃鍾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

有爭者起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閱於昇龍門

蜀興元境內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名上有唐公昉飲李八

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

此蓋連地而上昇也王仁裕辛巳歲於此為節

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欲舉醉陶

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鷄犬在上天誰

信路岐還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烟事早朝

為有故林蒼栢健露華涼葉鎖金甍斗山一洞

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

相通仁裕癸未歲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  
碑在焉詰其通流云不知所來當時無不異之  
興元南有大竹路通巴州其路深谿峭巖捫蘿摸  
石一上三日始達于山頂其絕頂謂之孤雲兩  
角彼中謗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  
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遜歸西楚蕭相國追及  
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入蜀往返登陟留題於  
祠壁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中華未可侵

王仁裕嘗養一猿名曰野賓久而放之歸山因作  
詩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  
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  
躋攀應愜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  
徹曉吟後入蜀過潘塚祠前漢江之陰有羣猿

聯臂而下飲清流首一巨猿捨羣而前從者指  
曰此野賓也呼之猶應哀吟而去又作一篇云  
潘塚祠邊漢水濱山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  
窺行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應勞羈旅夢松  
棲那復稻梁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得前年舊  
主人

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  
遂相周世宗仁裕以詩賀云一戰文場拔趙旗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四

便調金馬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  
喜可知跋扈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  
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  
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  
禮尤厚云

溥相日其父祥累遷防禦使每見客  
禮尤厚云

生勞賢若起避鄉宋祖時以太  
子太保罷歸年終四十二

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已諸孫並  
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

生拜如兒孫禮其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哀翁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畧有情

扈載

嘗游拒國寺見叢竹可愛作詩鮮賦題室門周世宗命黃門錄進稱善又之載時多板書即後兄家為石拾遺兄弟並直史館掌內外制時號二扈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五

插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諱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各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眾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髮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

上馬羣謀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羣任意同時禮部郎原疑畏妻甚有聲妻嘗欲加捶楚疑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舊劉尚貧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為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孟貫

孟貫見周世宗世宗詢其所作誦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弔民何謂有巢無主遂不錄用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六

李慶

周顯德中李慶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聯薦於申文炳文炳知舉遂為第三人

于則

于進士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于野店夢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為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

紫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  
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儉然皆嗜茶而  
奉祠者鮮以是品為供蚤蒙厚飲可謂非常之  
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攬銀公子  
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街馬脚槽蓋  
則是日以小分鬚銀匙打茶故目為攬銀公子  
則家業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

李善寧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七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卽席賦詩親友嘗以貧  
家壁試之畧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  
處分施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

牛也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吳越荆南湖南

吳越王鏐

字具美生時光怪廟室其父欲不  
武肅所居殿名極強留之故名錢鏐留卒  
人遂謂曰此大王惡發歟也傳四世忠

王微納土  
歸宋國除

錢鏐王既貴置酒高會父老八十歲以上者金尊

百歲者王尊時飲王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一

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蹄天明

明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

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洽乃高揭吳越以

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

我懷心子裏歌訖舉座賡之斗笑振席

峯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鑑鏐布衣時嘗照

此鏡顧其形服皆冠冕如王者狀其後唐昭宗

改鑄所居營曰衣錦營又昇衣錦營為衣錦城

石鑑山曰衣錦山太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

城安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

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武肅王開國日頗役士卒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  
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羅隱從  
事續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  
衣卒伍悉怡然力役不復怨容

新橋雖首出土可憾不可拔又見其城大若  
上陷瘡之則隨土高膠書其傍為其城一重  
子恐其驚寢以水沃之令無聲其傍更見其  
是龍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修但乃封  
地之神

武肅王登淶波亭開僧契盈從王曰二千里外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為切對蓋  
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  
里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  
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選  
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宋祖登極忠懿王入朝  
進寶篋帶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  
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水一條淮河一條揚

子江一條俶大愧服

宋祖宴錢俶王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  
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怜之  
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宋祖宴錢俶王於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  
酣詔王與太宗叙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辭  
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  
俶子安僖王惟濟侍焉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三

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  
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  
宋太宗即位時杭州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  
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  
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  
去未幾錢俶王納土

羅隱

字昭諫自號江東生好賦否往往奇中  
隱故至今江東人稱前定不棄者猶云羅  
隱題破唐成通乾符中與宗人虬鄭畋名  
時號三羅人錢唐羅成皓者隱詩遣使略

遠叙其宗姓推為叔父乃  
目已所為曰偷江東集

羅隱為唐相鄭畋所知畋女覽隱詩至張華謾出  
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大愛其才諷誦不已  
隱貌寢陋女一日廣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隱  
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林駢與賓  
幕餞于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雲  
因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門應曰白澤圖釘在門即開談謂是冠影

在唐崔喬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謂觀曰君  
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心梁玉之苑雪滿羣山  
夜登唐亮之樓月明千雲豹唯觀大言曰僕  
已懷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詩未搜思  
窮發曰田單破燕之門火燎平原武

唐僖宗幸蜀羅昭諫有詩云馬嵬山色翠依依又  
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

楊妃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

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賦詩曰何如學取  
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  
毀下起居猴望殿陛

唐昭宗愛羅隱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

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譏將相臣  
僚豈免凌爍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  
曰樓殿層層佳氣多嗚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  
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羅隱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後下第過復見

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  
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  
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裴筠婚蕭蓮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  
絕刺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

娥

關圖有妹甚慧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



恨不櫛耳後寓江陵。饒賈常有子，狀貌儒雅，略曉文墨。圖以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習二十餘年，修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慚桂苑一枝綠，繪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六

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劒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聞人慰所思。修名望為時所重，如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為文祭之。時人竟相傳寫。

羅隱下第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官隱。韋貽範曰：「某曾與同舟，而載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教得數輩，必若登科。」

通籍吾徒為批糠也。由是不果召隱，頗缺缺。有送竈詩云：「一盞清茶一望烟，竈君皇帝上青天。王皇若問凡間事，為道文章不直錢。」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鏐召魯風司筆札，不就，怒而殺之。有吳仁璧者，關中人，中第入浙，鏐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言以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從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敝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七

簪十里溪光一山月，何堪從此負歸心。鏐怒沉仁璧於江，會隱遊京師，不遇，歸謁鏐，鏐辟為錢唐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詩，號云「一箇稱衡客，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於隱。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眾稱殊麗，便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陋，安可及主公？」驚曰：「書記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

豈欲警隱故有是言江表事氏嘗遣使聘人

不識亦不聞名或云四海間有羅江東何

沈嵩嘗得新搗封示羅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

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

功業尤憶當時夜獵歸

唐光化中錢鏐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嵩草謝表

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羅隱隱曰是自賈征索

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敝有天寒而麋鹿來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

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晡表曰左則姬昌之丰字

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為諸鎮第一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

及數者必市以供煩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

磻溪垂釣圖武肅指示隱索詩隱應聲曰呂望

當年展廟謨直釣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

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越州僧處默賦詩輒有奇句題聖果寺云路自中

峯上盤回出薛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

木叢青靄還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

歌羅隱見吳地越山之聯詁曰此吾句也失之

久矣乃為師所得耶聞者鄙其儇薄

孫承祐

吳越外戚奢僭異常用千金市得石

山香爐峰尖上作一晴霞出烟呼不二山

又用龍腦煎酥製小棹號山山水屋室人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孫承祐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蟪蛄

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

富有小四海矣

毛勝

字無敵晉陵人吳越功德

毛勝多雅戲以地產魚蝦海物四方所無因造水

族加恩簿品叙精奇各令一通令者蓋滄海龍

君之命也封江瑤令曰咨爾獨步王江殊踰踰

仙姿瓊瑤紺體天賦臣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

郡為靈淵國。追號玉桂仙君。稱海珍元年。海珍  
令曰。爾甘黃州甲杖大使。咸宜作解。蘊中足材。  
腴妙。饗德充盈。宜授曹丘常侍。兼美封鯁令曰。  
爾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鑄材本美。妙位無高。宜  
授諸衛效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封鯁令曰。  
爾白圭夫子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  
封鯁令曰。爾甲拆翁挾彈于中。巧也。負擔于外。  
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饗德郎。封鯁令  
曰。爾縮頤仙人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  
刺史。封河陽令曰。黃薦可爾。澤嫩可貴。然失於  
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為爾之目。特  
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  
梁震蜀依政人。歸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高季昌初欲奏梁震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  
乃請以白衣侍。樽俎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  
氏辟署。晚年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每  
詣村騎黃牛。自稱荆臺隱士。題院中壁曰。桑田  
一變。賦歸來爵祿。烏能免我哉。黃憤依然。花竹  
外清風萬古凜。荆臺羅隱過。震居留題曰。道院  
迎仙客。書堂隱相儒。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旅遊江陵。高從誨辟為掌書記。自號葆光子。著北夢瑣言。  
孫光憲以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  
不厚與金帛。購求焉。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常

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

孫光憲贈酒妓應天長詞曰翠凝仙艷非凡有窈窕年華方十九鬢如雲腰似柳妙對綺筵歌綠酒醉瑤臺携玉手共燕此宵相偶魂斷晚窓分首淚沾金縷袖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十二

孫光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牛嶠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曰吾子只知其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

李郁

李郁為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義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留傳示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

許教吞符也

馬希振

父殷據湖南地唐僖宗在蜀許自開國主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伏焉

馬希振湖南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微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為力貫微曰紅

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緣砌希振曰蟻子子

嘶蟲子子致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兒後唐莊宗

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車駕南巡十里飲馬爾莊宗大悅時隱士袁居通不

求聞達希範延入府一日希範病酒厭膏膩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饅頭羊詢其故則疏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十三

也

廖光圖

常集其家詩為廖氏家集一卷

馬殷據潭州時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殷將

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遂命光

圖為永州刺史後其子遊零陵於民間見父題

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吓竹門主人何事感

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劉昭禹

字休明湖南天策府學士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皆一字如

屬志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王命子  
意必有盡但請心求之必獲其實

劉昭禹少師林寬為詩刻苦風雪詩云句向夜深  
得心從天外歸

徐仲雅與劉昭禹同  
為天策學士

馬殷建明月園於潭州命徐仲雅賦之仲雅詩云  
鑿開青帝春風圖移下嫦娥夜月樓

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滑稽周行逢素聞其名及  
據湖南召為節度判官時行逢欲得衆苟能應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十四

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稱司  
空太保者無算仲雅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  
司空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  
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  
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  
事馬氏諸王民信服之故不敢加誅後竟以忤  
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葉似新蒲  
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

行逢而發

鄧洵美

連郡人漢乾祐間與王溥李昉同登  
進士第皆王仁裕所取七也洵美背

偃時謂之鄧駘因  
行逢署館驛巡官

鄧洵美為性迂僻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

不暇及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為詩寄曰

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周行

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出使武陵與洵

美相遇話舊不覺慟哭因贈詩曰憶昔詞場共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

十五

看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濶三千里音信

稀疎二十年後昉再奉命祠南嶽則洵美忤行

逢已為所殺矣復為詩吊其墓有今日向君墳

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之句聞者無不痛之

李觀象

周行逢以為節度使因行逢戾酷恐  
及禍乃假無帳以避被行逢信用之

李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

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

李謾同時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

詩何蔣密之能為士林郁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終

十六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前後蜀

王後主衍

字化源建初子小徐妃生也建開成即余氏二女並有國色納後宮

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衍繼位冊貴妃為太

后淑妃為太妃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娼家

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乃禁百姓不得戴小帽

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

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蒼邊走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蒼邊走莫厭金盃

酒

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登天見家樂應制云一設聖琉璃

蜀主衍嘗宴怡神亭婦女雜坐衍自執板唱霓裳

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越數日遊浣花日正

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

變為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

時還宮重賜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

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今已空萬條猶舞

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是楊花入漢宮侍

中宋光澤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

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

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衍荒於游幸乃造平

每軸步五輪牽以繫馬

蜀主衍與其母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山謁先王建

鑄像及玄都觀金華宮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

詩刻石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暫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

妃詩曰翠驛江亭近景靈夢魂猶是在青城比

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張蠙唐末登第避亂入蜀蜀主辟為金堂令徐后

遊太慈寺見壁間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

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令

寫詩以進蠙進二百首衍善之召為知制誥宋

光嗣以蠙輕忽傲物遂止

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衍降唐主召蜀

臣王錯等賦蜀主降巨唐詩錯等咸譏其荒淫

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隣

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

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

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潛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

親忠孝也賜百段

初建儲立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遇即汎掃人以掃地和尚月之建末年於諸處

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衍秦川之禍方悟

水行仙即衍字耳建初為禁軍都頭與其儕於

自公至六

釋貫休姓姜氏字德隱蘭溪人與齊己同師

慶書日竟不得有時還自來

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水詩云一派御

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

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  
傾貞白自謂無瑕以示貫休貫休令更一字貞  
白揚袂去貫休度其去必復來因書一十字於  
掌中握之以待有頃貞白果復來欣然曰得之  
矣可更此波爲此中也貫休展手示之遂定交  
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  
措以戲調一日因舞戀於通衢貫休馬忽墜囊  
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徐曰大還

老山堂外紀卷四十

甲

丹大還丹

貫休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  
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  
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  
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諭改十  
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貫休冒然曰州亦難  
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  
去

貫休避地渚宮荆帥高氏優待之館於龍興寺會  
有謁宿話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云霰  
雨霽霽風吼如斨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  
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幹肉吳姬唱一曲  
等閑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  
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  
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蟹兮東  
西南北逐離荆門立趨井絡

老山堂外紀卷四十

五

貫休工篆隸在荆渚日成中令問其筆法曰此事  
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成怒遞放黔中因爲病  
鶴詩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貫休入蜀以詩投蜀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  
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  
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已歛陳貢愧非才自然  
林數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常  
呼爲得得和尚



蜀主建二年春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  
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貫休  
欲諷之乃誦公予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  
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  
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

赤旃檀塔六七級白蓮華三四枝禪客相逢只

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和尚舉以問貫休曰如何是此心貫休不能荅石霜曰汝問我荅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貫休卽問之石霜曰能有幾人

士贊曰即此布袋非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  
解元元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踢與君天上  
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  
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韋莊

韋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  
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莊乃諱  
之時號秦婦吟秀才

杜荀鶴曾得詩一聯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芻芻

韋莊云我道印將金鎖鎖。無用玉鈎鈎。

莊以才名寓蜀蜀主建遂羈留之莊有寵人資  
質艷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詞強  
莊奪去莊追念悵怏怏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  
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  
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  
寂斷腸芳草碧姬後傳聞之遂不食卒

韋莊爲蜀管記時一縣宰乘時擾民莊爲建草牒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時以爲口實。

韋莊感懷詩云長安方悟少年非入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車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台

輔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

會戲及廣明亂後更注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遶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纔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坵又逢次逢李氏諸昆季賦感舊詩曰御溝西面朱門宅記得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脚輕今日相逢俱老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八

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盧延遜

亦名延讓仕蜀爲給事中

盧延遜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孤衝官道過犬刺店門開餓貓臨鼠穴嚙犬紙魚砧租庸張相與成中令每稱之又曾獻王先王建詩有果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後建冬夜與潘峭平章邊事旋令宮人燒栗俄有數栗爆出燒繡褥時建多疑嘗於爐中燒金鼎命二妃

親侍湯茶是夜宮猫相戲悞觸鼎翻建良久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遜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中拜工部延遜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敕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旣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九

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

盧延遜初投贄吳子華融其苦吟篇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着者之手子華讀至末二語笑曰上門罵來

牛嶠

字位卿隴西人自云僧孺之後唐乾符進上王先主辟判官後爲給事中

牛嶠詠紅薔薇云曉啼珠露渾無力繡簇羅襦不着行若綴壽陽公主額六宮爭肯學梅粧壽陽公主

不夫洗之三日香自足宮中效之有梅記

牛驕望江怨詞曰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  
愁獨入馬嘶殘雨春無濕倚門立寄語薄情郎  
粉香和淚泣

顧夏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此從各有名號夏戲述武舉驍謂侍郎李龍下建

士及第三十餘人姜肅子張打胃李益坦李破肋李吉了郝牛辰陳波斯羅望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一時傳以為笑

先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

王先主通正元年四月有狐據于寢室鵲鳴于  
帳中又有大禿鷲鳥颺于摩訶池上顧夏時為  
小臣直內庭潛吟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  
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未幾先主卒人以爲禿鷲之應

顧夏有荷葉盃五闋其詞曰春盡小庭花落寂寞  
凭檻歛雙眉忍教成病憶佳期知摩知知摩知  
記得那時相見膽鷄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

不擡頭羞摩羞摩羞夜久歌聲怨咽殘月

菊冷露微微者看濕透縷金衣歸摩歸摩歸

金鴨香濃鴛被枕膩小鬟簪花鈿腰如細柳臉

如蓮憐摩憐摩憐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

院長莓苔手拈裙帶獨徘徊來摩來來摩來

顧夏玉樓春詞曰月照玉樓春漏促颯颯風搖庭

砌竹夢驚鴛被覺來時何處管絃聲斷續惆

悵少年遊冶去枕上兩蛾攢細綠曉鶯驚外語

先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一

花枝背帳猶殘紅蠟燭柳映玉樓春日晚雨

細風輕煙草軟畫堂鸚鵡語雕籠金粉小屏猶

半掩香滅繡幃人寂寂倚檻無言愁思遠恨

郎何處縱縱疎狂長使含啼眉不展

楊玠蜀尚書靖

楊玠隨蜀主衍歸後唐以老致仕長安舊居多爲

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以狀白玠玠批紙

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

含元殿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

言

侯繼圖

蜀尚書

侯繼圖微時曾秋日於大慈寺樓上倚闌忽秋風四起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飲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或侯貯巾篋五六年方與任

先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二

氏爲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妾作在左綿時書此爭得在君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

李廷璧

應舉二十年方於蜀中策名

李廷璧嘗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乃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悶絲生鬢裏嫌好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鴈聲初獨倚樓

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黃崇嘏

臨卽黃使君女也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

黃崇嘏初僞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徒畏服庠愛其才欲妻以女崇嘏以詩獻云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

先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三

知黃使君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云

蜀孟主昶

字保元母李氏本長公主女也嘗夢大星墜懷以告主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

蜀主孟昶浣花是時蜀中富庶夾江皆新亭榭都城士女傾遊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未及此也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

善久之

蜀主景令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盛開四十

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祖謂左右曰自古以蜀

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

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粒蜀國三

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

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

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青城費氏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

嘗與夜起避暑摩訶池上和味玉樓春詞曰冰

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

窺人軟枕欹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

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

中換花蕊夫人蜀王建號小徐妃在王衍時坐游燕汚亂亡國莊宗平蜀後隨王衍歸中國半金遺害焉及孟氏拜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宋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入蜀昶歸宋昶後亦感之嘗造毒藥為患不

言而昶遂成宋祖後亦感之嘗造毒藥為患不

昶遂太子在晉邸時數諫不納一日從獵苑中忽回射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射走獸人中箭歿

蜀主昶相見歡詞云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

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

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花蕊夫人號能詩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其酷似

建詞者有云厨庭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

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交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

含羞急過御床前

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書殿前

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

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為軍騎催行後人續

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嬾娟此去朝天只

恐君王寵愛偏

蜀主昶歸宋未幾卒花蕊夫人隨輦入備後宮心

嘗憶祖悵悵不敢言祖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乃  
自畫祖像以祀復佯言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  
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  
張僊因歷言其成僊後之神異宮中遂多奉以  
求子翌日宋祖召使陳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  
人乃誦去國詩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  
那得知十四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  
亦自見其情也太祖大悅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起此按張仙名遠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六

蜀末亡前歲除日祖令學士辛寅遊題桃板于寢  
門以其詞未工乃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  
長春乃宋祖誕聖節名也

僧可朋

丹稜人少與盧延諤為友進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歐陽炯以此孟郊

賈島

僧可朋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以詩贖之自號醉  
髡有句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又詩因試

客分題僻基為饒人下着低一時以為警策

僧可朋嘗讀滕王閣詩謂守者曰詩總不佳何不  
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  
滿空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

歐陽炯命同僚納涼于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  
方歡適寺外皆耕者暎背烈日中耘田擊腰鼓  
以適倦僧可朋作耘田鼓詩以贄炯曰農舍田  
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七

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  
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不寒上下一般炯見詩  
遽命撤飲

歐陽炯

炯與毛文錫盧處宏韓琬開選俱工小許事孟俊主時號五鬼

歐陽炯玉樓春春睡詞曰日照玉樓花似錦樓上  
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  
枕堪愛晚來韶景甚寶柱秦箏方再品青娥  
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又咏美人夜醉

菩薩蠻詞曰曉來中酒和春睡四肢無力雲鬟  
墜斜卧臉波春玉郎休惱人日高猶未起為  
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毛文錫醉花間詞曰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  
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金盤珠露滴兩岸

榆花白風搖玉珮清今夕為何夕

鹿虔扈臨江仙宮詞云金鑠重門荒苑靜綺窓愁  
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八

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  
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歐陽彬

衡山人

歐陽彬博學能文蜀主昶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  
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  
不誠嘉

歐陽彬家夜宴賦生查子曰竟入畫堂懽入夜重  
開宴剪燭蠟燭紅紅足席花光顏待得月華來

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驂驄直待更深散

李昊

前後蜀降表皆昊為之蜀人  
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  
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為  
富可笑可笑

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即以與平酥同  
贈且曰俟花凋卸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十九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南唐

烈祖昇初冒姓徐名知詰晉天福二年即

李先主為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一點分明

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

向尊前不盡心溫歎賞遂不以常兒偶之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驚旦將斬之僧對云夜來偶得月詩云徐徐東

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

主喜而釋之

李先主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

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

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

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

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丘與

謀

李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白子油但

呼烏舅案上捧燭缺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

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撥過我金

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元宗璟烈祖長子後辭周諱更名為昀諱

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

李嗣主賦春恨浣溪沙詞云一曲新詞酒一盃去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又

春恨帝臺春詞云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飛絮

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侶共

携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行客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謾過倚危欄儘

黃昏也只是暮雲凝碧接則而今已拚了忘則

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李主景常乘醉命樂工揚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

飛惟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景

悟覆孟厚賜金帛景於宮中作百尺樓梁皆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李

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

王感化初隸光山樂籍後金陵教坊李詞主宴

苑中有白野鵲飛集李主令賦詩應聲曰碧山

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樓宿

處上林瓊樹一枝高李主大悅因手寫所作浣

荒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三

溪沙二闕賜之其詞曰萼蔭香消翠葉殘西風

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

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

恨倚欄杆手撚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

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

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上之後主賞賜甚優

建州人少聰敏未曾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建州節帥高代錢別感化前賦詩曰佳布赴天臺漢

山曉色開家悲更苦迎佛送如來又題石

後主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每春盛時乘

揚曰錦洞天宮微行始家乘醉大書太壁

曰淺對低唱恨紅樓春太師駕為寺主傳

持風流教法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

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有手書金字心

開後主亮自內庭出經松栢園寺西塔以

資薦焉

荒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四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卽位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

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

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我李兮不來歸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

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

練子卽詠搗練乃唐辭本體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

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

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閑重按

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清

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宋師發江陵次采石進取江南李後主謀拒之時  
邀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誰能對  
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  
色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後主不省。未幾宋師渡江。

樂曲有念家山李後主親演其聲為念家山破識  
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五

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  
啼月小樓西。曲闌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  
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

李後主附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  
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  
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  
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

命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  
樓昨夜有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併  
坐之故有賜牽機藥之事云。牽機藥者服之相

就如牽機狀也

李後主又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  
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故臣聞之多泣下者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六

朱幾下世。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判謂曰  
前江西南周主李煜相見則一清增道  
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時  
未達誤有所見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  
歸懷中取一詩投公曰異國非所志願鍾山清  
鷲嶺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句嘆曰  
宋齊丘  
號洞天天薦於李先主時困於逆弟隣  
克投贊先主一  
見竇以國士

歛人汪台符能屬文李先主善之宋齊丘疾其才  
高屢為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而台  
符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

以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  
乘舟痛飲排沉石城蚺蛟磯下

宋齊丘相李先主昇嗣主環二世皆為左僕射環  
尤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  
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繪  
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主終不聽不得意上  
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  
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不許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七

李嗣主一日於華林園試小妓羯鼓召宋齊丘同  
宴齊丘獻詩曰切斷牙床鏤紫金最宜平穩玉  
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  
輕毬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  
此今日將軍好用心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  
世齊丘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拋於江中  
後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睡齁齁不止喚之

頗久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墜我于江今

天下頌行矣齊丘何在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

詩曰線作長江翁作天駭鞋拋向海東邊蓬萊

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柱杖前譚景昇名峭即

廬山棲隱洞其徒百人有道術譚景昇嘗於溪畔

創亭宇且多題石所阻致二百餘年不能平之而

紫霄徒見曰此易耳以指拾談舍水雲之命施

其石應手如粉後主顯信果辟至建康賜以通

號贈以金紫比蜀杜

光庭皆讓而不受

陶穀使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西川狗蜀

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包兒瓜子也御厨飯官

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李建勳隴西人仕江

李主景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空累表

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

書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尤不作郡敢作司

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

口求退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期一詔而起  
時論薄之或有以建勲北宋者因為詩曰桃花  
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沈彬

字子文嘗夢着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  
不入月不及第果然南遊嶺表二十餘  
年面吳中仕江南  
為吏部郎中致仕

沈彬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洪州解至長安初舉

納省捲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

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悞金鞭忽轉頭第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九

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颭九秋天秋王母朝迴宴

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飄

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

得騎龍却憶上清游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一

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

世祖重携劉却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

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干君惜仙桂年

年幸有餘時象孤寒三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

年特放象及第

李主昇移鎮金陵旁羅隱逸沈彬赴辟知其欲取

楊氏因獻山水圖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

山河整頓難覽之而喜

孫鮐有夜坐詩為時所稱李建勲因匿于齋中俟

沈彬至乃問云鮐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

語何足道也鮐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彬

曰子夜坐句劃多仄漸令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十

舍翁爐上作而何閨坐大笑

鮐南昌人唐末鄭  
谷避亂歸宜春鮐

往依之頗為誘掖遂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鮐父  
畫工也王微為中書舍人草鮐語詞云李陵橋

上不吟取次之詩顯凱筆頭  
豈畫尋常之物鮐終身恨之

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手植一木可數拱戒諸子

曰必葬我此地及卒子孫如其言伐木掘土深

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榔一

所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

碑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塋埋漆

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道士沈廷瑞彬之子也性坦率嘗造一絲宰宰方治訟而廷瑞至宰戲之曰沈道士何時成道廷瑞應聲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宰大慙

李家明

元宗時領樂部

李家明善滑稽為諷詠嘗從元宗遊後花燈臺見斗卧樹陰下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云曾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十一

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元宗稱善左右皆免冠謝

李氏初養於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元宗繼統用宋齊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齊丘只一子輒卒逾月慟哭不止李家明曰臣能止之乃作大紙為大書其上云欲與唐祚爭強吳盡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挨不得上皇百口合何如

垂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縷齊丘見之慚逐輟哭

李主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到數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號曰新甃垂釣興正濃御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善之

李家明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址十四郡舟楫多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十二

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俛首而過時關司繁商人苦之屬近甸元早後主宴北苑家明從登臺後主曰幾旬雨都城不雨得非微市之問遽天意歟家明乘說語進曰雨恨抽稅不收入京後主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

馮延巳與其弟延魯及魏岑陳覺並文徽等開朝議已而除替一人謂之五鬼鎮臨川日替平果已

元宗優侍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孫晟素輕延已嘗曰金碗王孟乃  
貯狗屎乎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亡敗請從  
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詩曰青  
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孫晟初名鳳  
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贊島  
廠置於屋壁通士惡焉以為妖誕出之乃偽服  
北之趙魏謁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郎  
性豪侈每食不設几案使侍妾各執一器環立  
而侍號曰肉臺盤

馮延已有謁金門春閨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水閑引鶯鶯芳徑裏手接紅杏蕊十三聞鴨聞杆

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

鵲喜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

事延已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

吹徹玉笙寒也元宗悅

江文蔚字君章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  
士八人與張沅吳承範湯鵬范禹偁  
五人為學士後歸江南對仗驕焉延已常  
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

疏

江文蔚拜御史中丞坐劾馮相貶江州治柴車  
母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  
懷少吊汨羅

江文蔚有賦聲其用事甚工天憲賦云一竅初啓  
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鮑飛類作化鴛鴦之後  
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閑儻  
許疑函谷之九封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將家子也舉後唐進士  
投書所知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  
餌斯長鯨者馬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劍  
而袖有提口有舌而手有筆性好讀書浪有  
技藝太荒惡者使妓姪艾熏之俟其人來  
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未齊丘  
凡建碑碣皆自為文命熙載八分書之乃  
以紙塞鼻曰其詞機且臭又魏明嘗携近  
詩詣之韓託以日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  
加劇當時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後人盡之  
公小面而美髯者此乃熙載當時題志甚  
明文公肥而美髯者此乃熙載當時題志甚  
宣王廟那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  
人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韓熙載父為唐明宗所殺遂奔江南後主即位頗  
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因肆情坦率後房妓

妾數十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樂  
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手扳  
挽之就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姬第側建橫窓  
絡以絲繩為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  
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窓旦暮亦不禁其  
出入或竊與諸生糝雜而淫熙載見超過而笑  
曰不敢阻與及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  
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十五

嚴續僕射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為其  
父撰神道碑珎貨外仍輟一姬潤筆韓納其請  
文既成但敘譜系品秩及薨瘞哀贈之典畧不  
道續事業續嫌之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以歌  
姬并珎贈還之姬登車言一絕於泥金雙帶云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續自以少貴倦學群  
從子弟皆囑以儒業

子孫舉進士  
若十餘人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  
腦醪醪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簪菊宜檀  
韓熙載有五宜說

韓熙載晚年奉使中原都絕知舊乃題于館壁云  
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  
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  
瀟瀟旅館秋歸來窓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  
路尋得花中歸舊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十六

頭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  
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  
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舒雅

與伍喬張洵皆  
韓熙載門人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  
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載云海中  
有無心斑道人往詣問下若書材槌澁逆意可  
使道人馴之即謄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

先發

地十地之一  
出華嚴書

舒雅嘗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醪木犀瑞香散蕊  
甚益鼻根尚書郎秦尚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  
艷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家夢裏却成三色雨  
沉山不敢開清華

伍喬廬江人游學廬山中浮屠夢一大星  
人告曰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資奉  
之一夕見人掌自牖入有讀易二字喬  
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第一

伍喬與張洎相友善張為翰林而喬通判歙州嘗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吟詩一篇戒去人曰俟洎遊宴時投之洎携門

生遊北山僕者投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  
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幙夢魂長連帝王  
州黃山向晚盈軒翠綠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  
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洎為之動容翌日  
言於上召還為員外郎

孟賓于卜校華山一年乞一校既云游得  
上太古後果六事及第

有詩百篇可  
堯山堂外紀

晉漢間孟賓于與李昉同懼第昉仕宋入翰林  
賓于仕南唐勸令昉寄詩云初携書劍別湘  
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  
滿江南

初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  
湖路九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  
主司見之自謂得之之晚其年中第後歸連上  
吉守贈之詩末句曰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上渡頭船  
潘佑母方賴夢古衣冠人告曰我知延之也  
與夫人為子乃生佑後主時知制誥

潘佑生七歲始能語謂其母曰兒誤傷白龍為上  
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  
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成  
死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佖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人  
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



佑應令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  
誇爛熳也輸予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潘佑上後主封事有云家國情情如日將暮及金

陵危劉洞為七言詩大槓於路傍曰千里長江

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裏

內情情日暮好沾巾初謂當以詩百餘首獻後

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

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

徐鉉字彥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

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徐鉉字彥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

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徐鉉字彥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

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徐鉉字彥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

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林泉之事馮諡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疎重

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

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

知章耳馮有慚色

徐鉉年十餘歲群從宴集分題賦詩令為秋詞援

筆立成其畧曰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久

莓苔紫霜濃薜荔紅

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鉉意群籍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不復問家事常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

此寄宿之所爾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

首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後見一貴

人盛冠服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鉉死

圍城中後王平甫和從字韻詩云當時

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從謂此

楊鸞字不字知是戰事者也悅貴池人自少穎

悟嘗見飛星墮水燕中

楊鸞嘗賦詩諷刺時事曰白日蒼蠅滿飯籃夜間

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

驚聞者惡之

張泌

淮南人後主朝內史舍人張洎為舉人時必位已顯洎有求見稱從表姪孫既

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東政不復論中表以庶修過之必怨洎入骨國亡俱仕宋洎作錢俶謚議泌妻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張泌有江城子二闕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

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

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

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廿一

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

張泌知舉進士試天鷄弄和風泌但以文選中詩

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韃

天鷄韃天鷄天鷄有二未知就是泌大驚不能

對亟取爾雅檢釋虫有韃天鷄黑身赤頭一名

莎鷄釋鳥有韃天鷄赤羽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泌深歎服

張泌寄人詩曰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

元錦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張泌陳喬之字叔晚並遊玄武湖時群鷗游泛必

半日一軸內本蕭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

水禽可作脯否金議云張泌子半莖鳳毛陳喬

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陳一堆白鷗脯之名

喬死國難者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廿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太祖

匡胤居潛與太宗及趙普遊長安遇陳

挽太宗相從市飲搏毗睨普甚久徐曰也

得也普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左建隆

庚申受禪輒與搏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

言令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殊不省庚

更同音至理宗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

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至元朝延祐

庚申而至正帝生帝實少帝顯子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太祖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帝

所不喜其人請帝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

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

羣星與殘月蓋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帝登極

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矣

太祖采聽明遠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劔外有何事

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

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

來伐也

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

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

能因誦其詩秋月篇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

不道也鉉內不服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

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

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

太驚殿上稱壽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主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

煜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亦何足尚耶侍臣莫不

嘆服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

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用此子兒其詩云太

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

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

食器賜之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第有蝗蟲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

曰亦聞不傷稼但薦多損耳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

不祗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

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范質

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後唐時舉進士建隆初拜相謂同列曰

人能鼻吸三斗醋醋即可作宰相陶穀草制有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于太祖

太祖由是惡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漢乾祐末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

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時暑甚公所執

扇偶題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

怪陋前揖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大暑相公他

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

神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具貌肖茶肆中見者

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仕周因首定刑統

陶穀

字秀實唐彥謙孫避石晉諱改陶自號金鑒石人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

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五萬安第二眼穀不應吏乃安第三眼既覺眼色深碧道士陳紫陽相之曰貴人骨氣

可惜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石晉時陶穀為學士一日大暑方下直還私室裸

袒揮拂未須臾中使促召左右急報裹頭巾穀

嘆曰阿僧祇劫中欠此圍頭債天使於禁林

地還之也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

五柳公驕甚穀至果如李言熙載曰陶奉使非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為

驛卒女敝衣竹鉞擁帚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光

好詞贈之曰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

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

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清心堂命玻璫

巨鍾滿酌之陶穀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勸

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陶尚書奉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匱及旦

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穀爲荀勗傳休奕作墓誌曰邊幻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太祖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吾聞翰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五

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爲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啻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惡其怨望遂決意不用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蟾蜍詢其名類忠穀命自蟾蜍至蜚蜉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蟬不如

一蟬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筯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

陶穀奉使吳越日作詩二十韻以獻叔有云此生頭已白無分掃王門及還過浙西其鎮帥宴之置大金鍾爲侑爵穀因詐病留驛帥遣人問所欲穀曰願得金鍾耳帥益十具以贈穀謝之以詩云乞得金鍾病眼明既出境乃更題郵壁以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六

爲井蛙莫恃重溟險塞馬曾嘶九曲濱穀性貪主有小石彈九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穀見而異之竟取去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耐投於地石彈破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陶穀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穀甚愛之穀嘗著論曰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陵改素爲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假節侯

游士藻為晉王記室陶穀過其居知昨夜命客問

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穀曰好改作釘

字便是一句詩士游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

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為佛事獨違學士可乎

陶學士家有魚英酒琰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

沉香木積飯入盃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

翰林醜裏薰香琰中游妓真可謂好事矣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七

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寵人安知此但能於銷

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太尉名

信進怒曰女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

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又為真寫成大怒詰

消不得一對今眼瞞耶又罷得見其子眼瞞雪

中問之知其得罪夫人被縛太尉自釋命

左右縛於兒旁姊夫人問何故太尉笑曰你陳

我兒我東你兒又食飽腹軟曰我不負汝左

右白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

負將軍木骨少壯習慮也

胡嵩飛龍碣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

卦不夜侯陶穀愛其新奇令猶子彛做法之近

晚成篇有云生凉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

僊彛時年十二

陶穀小字鐵牛李沆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

中流潛聞令德陶初不為意久之方悟蓋河中

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太宗朝與扈

孫昭述三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八

李昉為翰林學士月給內醢兵部李相濤好滑稽

嘗因春社寄詩求酒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

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

廳蓋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兵部小字社翁每

於班行呼其名字云唐人在慶符下州官高皆

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西影拂床琴

有聲又落月長安近秋思滿地花陰多人口或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真玉四回朝上帝

御樓三度納降王蓋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於西京執玉祀天者凡四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當時羣臣皆進歌辭而公最爲首出無能過云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七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九

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爲例

郭忠恕

字恕先七歲能屬文周時舉童子科尤善圖畫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絲車

放風爲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世謂忠恕蓋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聞數歲與陳搏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郭忠恕時爲國子主簿戲詠其姓云近貴全爲贖攀龍即似龔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謂忠恕也

曹翰

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扛羅漢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十

曹翰事周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著錦鞵金線絲鞵朝士有托無名子朝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絲娘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曹翰伐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

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

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爲韻因寄意曰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

戰袍太宗悅爲遷數官

初翰貶汝州有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

活以代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

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李巽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十一

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

離身及第後乃遺御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

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

已離身

王嗣宗

字希阮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上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

言髮禿嗣宗戲其幘謂地趨前昌勝矣上笑以嗣宗爲狀元

王嗣宗爲春山司理有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

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能爲人禍福歲時

享祀祈禱不敢少怠相傳神親享杯盤蓋神座

下有穴藏羣狐狐自穴出享有醴嗣宗得其寶

鞭廟祝背縱火焚穴殺百餘狐有大白狐從火

中逸去其妖遂息後嗣宗帥長安處士种放者

侍朝廷尊禮驕倨特甚嗣宗內不平一日放召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十二

其侄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

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

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

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怒以手批其頰

遂極疏處士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

歇謂止妖狐窟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

信有英雄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

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榮矣



僧贊寧

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傳記後往王禹偁嘗就學焉太宗時誤僧史十

卷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相其命

孤薄三命禽略六士道甲俱無壽貴但生

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

文穆王往臨安拜楚過門雨作避於茅簷

甚久浣浴襪藉徘徊方去

宋初徵贊寧入汴京為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

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

去佛太祖大喜遂為定禮

僧贊寧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

老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萬敏尤好朝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

漸指面朝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

僧不愛

紫衣僧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

成羣

安鴻漸素滑稽交侍郎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鴻漸乞名鴻漸命名曰歎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街恨云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

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僧半破曹公將去便平

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寒詰曲崎嶇路

又聽鈞輶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

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

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

然安有四蹄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

柳開守維揚後園遇陰雨即青猷夕起觸近則散

贊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着土則凝

結為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也因

贈詩田空門今日見張華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

老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外夜則歸臥欄中如謬獻後主煜煜持貢閣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以問贊寧贊

寧曰南倭海中力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看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嵐石落海岸得

之滴水摩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

朝舊本書中載之

丁文果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

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

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

曆日第一幅累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  
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蘼蘼華華山中採花  
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  
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宿頭不能入腹  
乃壓書石龜也

山堂外紀卷四十二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太宗炆初名匡義改賜光義

帝既輔藝祖創業垂統暨登位尤畱意斯文每進  
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  
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  
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釣天侍玉皇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寒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

呂端叅知政事帝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

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

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

端遂拜相雍熙初帝召輔臣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曲宴賦詩自此始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與賈黃中宋白李至蘇易簡同拜學士扈蒙贈詩云五鳳

齊飛入翰林其後呂  
三拜相卒謚文穆

呂蒙正微時嘗與溫仲舒又一友人讀書於洛陽  
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有詩曰八灘風起浪  
花飛手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  
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  
起南山及太平初唱第呂果爲狀元溫亦中甲  
科其一友人隨拂衣歸隱後呂大用太宗問與  
誰爲友呂即舉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  
及呂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二

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驚醉中別萬里煙霄  
達後歸隣叟盡重新白髮故人猶着舊麻衣洛  
陽謗詫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

呂蒙正父龜圖好內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  
淪蹟窘乏或謂其嘗處破窰中自嘆有撥盡寒  
爐一夜灰之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  
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又嘗有鴟吻詩  
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擡

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呂微時渴腹賣餅瓜亭及寒爐撥灰

事頗見傳記今洛陽有破窰遺址

張齊賢

太祖時布衣獻策呂蒙正胸有司失於掄擇真下第太宗乃一榜盡賜及第

羊

張齊賢罷相歸洛得裴晉公午橋庄鑿渠通流栽  
花植竹日與故舊携觴游釣勝于門曰老夫已  
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  
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三

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時鄭文寶一聯水  
暖鳬鷺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齊賢極喜之

蘇易簡

字太簡梓州人蜀四狀元之一與呂蒙正同入翰林上飛白書玉堂之署

四字賜之後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亮不登而卒

蘇易簡登第時未尚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  
翰林學士而蘇相繼入院主文宋贈詩云昔日  
曾爲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官嬪自憲格引燭入照之憲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太宗嘗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作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賤作大言賦賜玉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四

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懷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礪也飛雲湧霞騰騰騰也剗鯨脂鵬代鶴鰈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淳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

太宗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揚素食經義容糗之說因問易簡食品稱珍何者爲最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心知齏汁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大醉擁以重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有齏盎不暇呼童掬雪盥手滿飲數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驚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五

胡旦字周父有硯可數天鏡其句曰未胡胡旦作春秋硯

胡旦有俊才尚氣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爲宰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聞鴈題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興國三年試不定而成功賦魁天下

初呂蒙正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

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  
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  
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輪君一  
等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梁顥

字太素景德初以  
翰林知開封府事

雍熙二年梁顥試庭燎賦進士第一人時年八十  
二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太公之二年又有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本

熙二載始成名從教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  
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也知  
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梁顥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爲樞密副  
使陳儀實儼俱爲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  
飲會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分方歸金  
吾吏逐夜候馬首聲若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  
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賣半

夜

真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汾陰放  
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顥子也師德狀  
元華子也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  
元俱是狀元兒本朝人物熙熙盛風虎雲龍會  
遇時

梁固直史館卒時年纔三十三張唐卿進士第一  
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七

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暉  
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官亦不達

王禹偁

字元之少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  
權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

給塗金銀帶上特  
命以文犀帶寵之

王元之七歲能文父本磨家畢文簡公士安爲州  
從事元之適代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因  
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  
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

畱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云鸚鵡能  
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  
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  
綸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

畢文簡與太守賞白蓮因言王元之能詩太守召  
至即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  
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守歎曰天授也

真宗嘗遊禁中見王元之倚宮水若吟咏者命宮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入

使亟探之果預作賞花釣魚詩明日百官赴宴

迨題出乃千葉石榴花百官皆失所擬元之首  
進一絕云王母庭中親見裁張騫偷得下天來

誰家巧婦殘針線一撮生紅熨不開上稱賞謂

為真才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  
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  
王元之責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

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餘

錢

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賦一絕云兩株桃杏  
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  
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常有恰似春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語頗相近因請易  
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暗合子美邪乃更  
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九

不復易

唐名妓貞娘墓在虎丘劔池西往來遊士多著篇  
詠王元之詩云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  
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貞娘墓止是空土堆  
香魂與臍骨消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  
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  
塚空崔嵬惟有貞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  
士為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貽

墓題  
詠甚

多有宋子諱彥良題一絕云虎丘山下塚松樹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貞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闢筆

錢塘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

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

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孫何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王禹偁延譽嘗言丁謂與孫何便可白衣修撰

弟僅與何齊名

孫何孫僅並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十一

王元之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堦試

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僅亦中甲科第一元之

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詩稱小狀元

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鵲鴿原

羅處約字思純

羅處約知吳縣與王禹偁唱和日賦五題太宗召

至京自命題試之除著作郎蘇州童子劉少逸

嘗與聯句處約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應聲

曰風送花香入酒樽

姚鉉

淳化中春日苑中釣魚小宴姚鉉詩先成有花枝

冷賤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之句賜白金百

兩時輦榮之以比奪袍賜花等故事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人至道九老之一

楊徽之有詩名太宗召見因盡索所著且獻詩稱

謝平章曰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十一

帝選集中十聯書於御屏故梁周翰詩云誰似

金華楊處士十聯詩在御屏中

楊朴字契玄玄鄭州也

楊朴善為詩少時嘗與畢相安士同李畢薦之太宗

召見面賦簞衣詩云軟綠柔藍着勝衣倚船吟

釣正相宜兼葭影裏和煙臥菡萏香中帶雨披

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直饒紫綬

金章貴未肯輕上博換伊帝大稱賞除官不受

聽歸山

朴又有杜牧詩就客飲時樽酒去見魚遊處撥萍開亦佳

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

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真宗祀

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

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

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擬

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

還蘇東坡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王夫人曰獨不能如楊朴處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十二

妻作詩送我乎王夫人不竟失笑東坡乃云

潘閔

字道遠錢塘人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野最厚暇則放懷湖山勝意吟咏人目

為詩仙云

潘閔字桐廬歸錢塘有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

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

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祖無擇以

為不減劉長卿又夏日宿西禪院詩云此地絕

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

潤連雲石牕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

勝蘇子瞻深喜之

閔寄張乖崖有莫嗟黑髮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張亦

賞稱

潘閔嘗作憶餘杭一闕云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

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

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漁竿思

入水雲寒錢希白極愛此詞書於玉堂後壁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十三

誅乃變姓名僧服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

鐘樓落句云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

鐘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

行者潘已亡去

潘閔嘗一至陝觀華山畱題云高愛三峰插太虛

昂頭吟望倒騎驢傷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

向上居好事者畫為圖魏野時居陝贈詩云昔

賢放志多狂怪若比而今總未如從此華山圖



籍上又添潘閣倒騎驢

潘閣最後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道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

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袖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趕出這老怪景德初真宗赦

其罪以為滁州叅軍卒於泗上初閣在錢塘與道士馮德之約歸骨於天柱山德之囊其骨歸

葬焉洞字洞天成平三年進士時無妻子朝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閣中妻嘗作酒歌數百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信

僧惠崇淮南人至道間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時有集號九僧詩惠崇其一也

惠崇詩有劒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弟子朝曰河分

岡勢司空曙春日燒痕劉長卿不足師兄多犯

古古人詩句犯師兄潘閣常詭之曰崇師爾當

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

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

門倒也秀才得無詰沙門島耶許洞嘗會諸詩

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

草霜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開筆時有

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一句云清光何處無

寇萊公嘗延惠崇於池亭分題為詩公探得池上

柳青字韻崇探得池上驚明字韻日午至哺崇

忽點頭曰得之矣此篇功在明字凡五壓不倒

逐誦云雨歇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暴翎沙日暖

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十五

上鳳見爾憶蓬瀛公笑曰吾柳之功在青字而

四壓不倒不如且已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張詠字復之帥蜀日選一小女浣滌絢綵張詠小

人不可子娶王禹偁女

張公詠衣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及別

希夷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

也登第後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住山林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

頭慚愧華山雲

張乖崖爲崇陽令有吏盜庫中錢一文乖崖命杖

之吏勃然曰一錢乃杖我耶若能杖我不能斬

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

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

効

張乖崖帥蜀有錄事叅軍老病廢事公曰胡不歸

明日叅軍求去且以詩畱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耶遂慰薦之

張乖崖少與傅霖同學開寶中與傅會于韓城終

夕談話諸鄰病瘧者皆不發公既顯達求霖三

十年不可得嘗作詩寄之云每憶家園樂名賢

共里閭劇談祛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

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傳每發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家書必先夢故云

張乖崖又有詩寄霖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

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晚年守宛州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

聚青州傅霖聞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

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

知世間有我哉子將去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

知之後一月公卒

初張乖崖謁陳希夷希夷贈以詩一絕云自吳入

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

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論其意後乖崖更鎮

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

公去蜀日曾留一卷寶封文字與僧希白云後

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

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蓄文字乃公畫

像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仰

以表德因號乖崖公策遂設畫於

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云

冠準字平仲少時愛飛鷹走狗其母舉秤鎚

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

哭初授巴東令入皆以冠已東呼之冠植

雙栢於庭名冠公栢後歸葬西京道出荆

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以樹

紙錢踰月視之竹盡生荀人號相公竹園

立廟號竹林冠公祠

公無子後贈萊園公

冠平仲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其父曰賢

入仕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冠遽服

地黃兼餌蘆服反之未幾髭髮皓白既為相丁

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羹染冠鬚下起拂之冠

正色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丁大

慚陰刺以詩曰少年罷去任紛紛不忍增年惑

上聞餌藥變鬚求速用如何到此又欺君由此

有隙

冠準為巴東令日巴東有秋風亭準折韋應物一

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

其必用矣

冠萊公在中書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者

楊大年云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以為的對

向文簡敬冠忠愍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

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

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

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酬之曰九萬鵬霄

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  
到于今更有誰

寇平仲生辰為七月十四日魏仲先獻詩云何時  
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又贈詩云文武稟全才何  
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北使至  
賜宴兩府歷視坐中間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  
臺相公

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仲先貽詩曰好去上天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貴却來平地作神仙萊公不悅後二年南遷每  
題前詩於壁日吟哦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畱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  
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  
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為公所喜適居郡聞之  
遂以林下之語公為已發且有稱快語聞者笑  
之

寇忠愍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貶衡州別  
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至雷吏呈圖  
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公  
嘆曰吾平時曾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  
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時丁謂馮極在中書丁謂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丁乃除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萊公有妾倩桃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賞綾綺不貲倩桃獻詩二絕諷之曰一曲清歌  
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  
度拋梭織得成又風動衣單手屢可幽窻軋軋  
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  
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  
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尋貶嶺南道  
經杭州倩桃疾作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  
天堂山下今墓在天堂公驚哀不已倩桃曰相公宜

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劇飲每宴賓客園扉脫跡在鄧州為花蝶燭者天下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王曾字孝先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封沂國公揚億性誠諧一時僚友無不諱其理

傷公在閣下日楊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載

曾布衣時以所業贊呂蒙正有早梅詩雪中未

說和羹事且何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

排作狀元宰相矣果然曾廷試時已有盛名李

曰吾得臂矣王曾後相適求婿語夫人家亦求姻曾聞流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曾省試有教無類賦盛行於世其驚句云神龍翼

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

輕薄子擬作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

驢舞柘枝

宋制立春日悉剪綵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

云綵燕迎春入鬢飛輕寒未放縷金衣又立春

日貼宜春字于門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

陸凝陰畫井門淑氣新年金殿裡寶字帖宜

春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

軸沂公嘗有詩寄文定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

鼎調元亦薦更

朱昂字舉之少篤學先兄有朱遵度者謂之

有二亭曰知止曰幽棲卒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真宗初梁周翰始加詰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

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億朱昂同在禁掖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新侮梁謂之

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畱與公朱昂聞之背

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億死不及五十

真宗朝朱昂以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真宗寵詔

畱俟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

渚宮秋晚得懸車此行錫宴玉津園昂賦詩有

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

時為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

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疎

楊億

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逸嘗作玉山令

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無改用小片紙錄出概帖而著之時人謂之袖被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書寢玉堂忽夢懷玉山神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驚曰得非數子許添否山神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楊大年生數歲不能言一日其父抱至後園語之

曰後園梨落離神童知不知大年忽發聲應曰

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一說家人携大年登樓忽自語因戲問汝

堯山堂外紀卷十四

能作詩手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

太宗朝建州送楊大年入闕時方十一歲中書令

賦喜朝京闕詩頃刻而成有曉登雲外嶺夜渡

月中潮及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

表賀

楊大年初為光祿丞不得與賞花釣魚之宴以詩

貽諸館閣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

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太宗聞

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曰以未貼職例

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楊大年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

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

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

楊大年在館閣讀書適占城進獅子公進詩云渡

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帝大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

堯山堂外紀卷十四

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

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公在翰林日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

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公作色拂衣入曰不休哉公果知貢舉凡

程文用玉休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

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

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祥符中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令學士張

君房為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

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忙令

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

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持帝召放為左司諫攜手登龍圖閣

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自號雲溪醉叟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郎笑他舞袖太

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俗名傀儡

子為郭禿按風俗通諸郭皆禿當是前代人

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

禿郭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村夫子鄉人有强大年

者令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

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宋初自西昆體

幾廢而不行陳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

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

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

起或云下英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

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難

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楊大年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戢遽請曰未嘗

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云

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

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

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

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楊大年與丁晉公遊處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皆

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大年因晚俟晉公門方

伏拜而揖拂地晉公亟謂之曰內翰拜時髯掀

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丁嘿然

仁宗朝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

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閣苑一團雪桃

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

缺伏惟尚饗帝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錢惟演

字師聖祥符天禧中與劉筠有交格而揚文公與王鼎王緯號江東二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昆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當內安優人有以義山為戲者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為館中諸學士擇杜去矣人以

為笑

錢惟演幼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句曰高為

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俶深器之嘗自謂人以不

得於黃紙後書名為恨云惟演子瑄瑄子景臻景臻子忱恂宋朝父

子建節者十三家景臻父子其一也兄弟建節者七家錢忱錢恂其一也

老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錢思公暮年作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

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

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驚鏡朱顏驚暗換昔

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

劉筠

字子儀畫李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極受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

為終身記耳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湯滾也未眾曰已滾

筠曰僉曰蘇哉曄應聲曰吾與點也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千

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學于祿之事或有除

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千聞

者大笑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為先達章獻

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為樞密副使

意頗不平作堦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

老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希望大用意頗不懌賦詩

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山迹轉孤移疾不

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

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

涼傘也

王欽若

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永瑋同惡時稱五鬼夫人悍妬欲置無作竟不可

得奸賈客富樂院二十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億戲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

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輩聖以壽王尹開封  
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  
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  
過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  
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召見與語因擢致上  
相

王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  
矣欽若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

堯山堂外紀卷四一四

十五

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云當  
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  
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

王冀公鎮舍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  
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通以  
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  
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謂

字公言又僑開拜相自以為令威後故  
好鶴人呼為鶴相後貶竄共十五年

鬚無斑白者人眼其量未終前半月即不  
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啗少許臨化神識不  
亂奄然而去  
時稱爲異人

丁謂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  
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因與詩曰  
二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更合  
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名遂大振既而何冠  
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  
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

堯山堂外紀卷四一四

十六

復何言

丁相少時好蹴踘賦長韻有聯云鷹鵠騰雙眼龍  
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蹶後立多時蹴工柳三  
欲見公無由會公蹴後園毬偶迸出柳挾取之  
因懷所業載毬以見公出肅拜者三每拜毬起  
伏於背脊僕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  
丁晉公初釋褐爲饒悴同年白龜爲判官稹一日  
以片紙假緡伍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

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  
一絕戲之曰。歎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  
乖五百青蚨雨家。國朱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  
朱崖之行已兆於此。

真宗朝內苑賞花釣魚。御釣不食。晉公有詩驚。  
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運帝大喜。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對曰。斗直三百。  
上問故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三百青銅錢。上大喜曰。子美詩可謂一代之史。  
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  
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  
忠。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  
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為崖州司戶。則。  
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在崖賦詩。近百篇。號知。

命集有句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天何。  
人。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  
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  
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  
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  
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  
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陳彭年。以文章連選。久居清秘。  
人譽其官邸為一條水。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  
預選。潛入其第。會彭年未出。於几上得黃敕題。  
其背曰。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純。  
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  
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  
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把敕入奏。重聖置而不問。  
中國長公主為尼。詔兩禁。送至寺。賜齋傳旨令各。

賦詩陳彭年賦瑞鷓鴣詞曰畫出花鈿散寶津  
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  
不染身貝葉乍翻疑錦軸梵聲纔學誤梁塵從  
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鮑當

真宗朝進士

鮑當善爲詩及第後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

映知

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梁  
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十九

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  
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  
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  
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  
服袖掩頭而走

孫冕

天禧中直史館

孫冕在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及期大書詩於廳  
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

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  
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  
見陳

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

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

老精神

石延年

字曼卿真宗朝學士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  
焉方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敕牒餘人皆泣  
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七

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  
事參從此免稱卿責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一字傳以爲笑

句脚俱縮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世以爲奇絕無對石

曼卿曰是不難月如無恨月長圓

曼卿詩有樂意相關禽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聯爲伊洛中人所稱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  
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

竭顧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厥明酒醋俱盡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鼃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不數日演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二十一

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簌迎候曼卿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生陳具于閣器皿餚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褰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

生抹硯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云牛某抹硯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捫硯得金牛

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邏卒問之曰昨夕里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占絕句以誚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巨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便宜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二十二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飲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嘗乘馬出街御者失鞍馬驚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笑曰幸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念然騎一素驪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雷詩一聯云雷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王士

魏野字仲先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

魏野居陝東郿縣土表文曰樂天祠無寄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誇白驢號草堂居士

魏仲先少未知名常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郡幕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

真宗祀汾陰聞魏仲先名遣中使召之仲先題詩壁間遁去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

魚吞墨。茶鶴避烟閑。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亦有幽致。又令圖之。

王丞相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仲先令山童持詩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於上前求退遂得謝。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王中

寇萊公鎮洛九三邀野不至暇日以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懽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雷爲山家之寶乃謝以詩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寇萊公典陝日與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雷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

笑徐詠云世情冷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  
但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人謂之生張八因  
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野野贈之曰君爲北  
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  
半生半熟未相諳坐客大發一噓  
魏仲先子閑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  
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王季

林逋

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其宗開其  
名賜號和靖處士元僧揚建其伽發其  
墓惟端硯一  
校玉簪一枝

林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  
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  
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  
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  
詞公草自青

林君復惜別長相思辭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

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此詞甚有情致宋史  
謂其不妄非也林洪

著家山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  
云即先生之子也蓋其後遂不復爾

通結廬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泛小舟遊湖

上諸僧寺家蓄二鶴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

舟歸卒塋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

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

喜曾無封禪書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二十六

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

知杭爲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塋之刻其臨

終詩納之壙中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

之者嘗傲視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啜齋饑

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驚伸頸好客

臨門驚縮頭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宋

仁宗禎

初禎宗無子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

誕生帝既生哭不止有道士至問言能止  
兒啼召入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以  
時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  
去之禁中皆呼為赤腳仙人生時李后揭  
下生靈芝四十二葉  
後享國四十二年

仁宗每於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十

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山東李

庭臣嘗見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鞵鬻於市者其

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

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

小屏几硯間云

嘉祐初梅公儀贊出守杭州帝特製詩以寵賜之

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

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記

之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

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

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忌

嘉祐末帝復修賞花釣魚故事御製詩云晴旭輝

輝苑藥開氤氲花氣好風來游絲青絮繁行仗

墮蕊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潑刺鶯雷深樹

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遊觀近侍陪詩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十

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而羣臣屬和篇篇用之

及詩罷再就座教坊中進雜戲為數人尋訪稅

第者詣一宅觀之至前堂徘徊不去又至後堂

東西序復徘徊不去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

未免徘徊太多耳

少陵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

有屢磨之不能去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

之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

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面。提起一面。怕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堊昭陵  
有題詩道。傷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  
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

張士遜

字順之。曹利用薦為相。曹憑寵自恣。張依違其間。時人目為和鼓。

張士遜少時植桐于蕭寺。淳化壬辰登第。後告老  
留題于寺云。桐枝手植有桐孫。二紀重來愧此  
身。三世衣冠聯貴仕。十州軒冕接青塵。耕桑雖

堊山堂外紀卷中十五

喜多新隴。耆艾堪嗟少故人。蕭寺門前題粉壁。

又書丁巳對壬辰。

張士遜與陳堯佐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傳致政。有  
詩寄陳曰。赭案當年並命時。薰葭哀颯倚瓊枝。  
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

張退傳告老遊春。回門吏請官位。公書一絕句於  
牌曰。閒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  
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陳堯佐

字希元。號知餘子。專推墨書。游長安。通室華於其異。與石中立同在政府。石欲

載之政事堂。有墨漆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至。橫畫其中。可入餘。謂陳曰。吾頗學公。惟墨字。陳歡甚。石頗小吏。二人與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字矣。陳為慨然。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吳江有詩云。平波渺渺烟

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

斜日。鱸魚香。又湖州碧瀾堂詩云。若溪清淺雲

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

漁笛隔蘆花。

皇祐中。呂申公夷簡乞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

代者。夷簡以陳堯佐對。上遂召還。大拜堯佐。極

感薦。川之德作。踏莎行。携酒過之。申公因使之

歌。其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

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

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為誰歸去。為誰

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聞歌笑曰。自恨捲簾



人已老莫愁調鼎子無功

張退傳嘗以花酒餉陳文惠陳答詩曰有花無酒  
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  
陽花酒一時來

陳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其後以使相致仕  
年已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  
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效之

薛奎

范鎮所稱得一律人聲也  
王拱辰歐陽公臨其葬

薛奎初舉進士

韓琦

有篇云囊書空自負

早晚達明君馮綰卷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

至第三篇發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

才所負如此

蔡齊

字子思真宋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  
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析薪乃蔡齊

上見其狀堂曰得人  
矣仁宗朝大拜謚文忠

蔡齊性喜飲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

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

公館之數日存道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

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

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自是非賓客不對酒終

身未嘗至醉

梅詢

字昌言宛陵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  
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見一老卒

臥日中欠伸梅歎曰暢哉徐問識字乎曰  
不識梅曰更快活也嘗病足撫其足曰足

中有鬼不令  
我至兩府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丁晉公疎瘦如削工公並以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未

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

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

然有賓文宿為館職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

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

恩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

鄙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

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劔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

籠古戍黃榆曉雪滿長郊白草哀出去暫開甌

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贊聞未有一望白陶鑄。

蒼生固不選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送客都門外會一通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舉杯撫水寫字覺始得其為洞賓也與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覺七十餘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至是歲果卒。

楊諤梓州人題驪山詩最為警策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宋初科場用賦取人

進士不復留意於詩天聖中楊諤始以詩著其

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

葉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

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是

年及第天聖初省試宋侯詩宋景文有色映彌雲爛聲迎羽月遲為京師傳誦當時奉

子目公為宋侯

王奇字漢謀

王奇幼有聲場屋間為李文定客文定夢於位仁

宗臨奠見屏間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

偏欺客路中上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

殿試既登科有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

天子作門生

張方平字安道

張安道未第時貧甚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

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

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

詩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

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死世戒

葉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

你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

欲多求猛士為益自少已不凡矣

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事遊瑯琊山俯仰

梁間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卷披玩久之忽悟

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疏

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

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蘇

子瞻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

陳執中

字昭公以父怒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累表求退

石中立

熙載之子景祐中參大政

石中立好詼諧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未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本

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雷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名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敏捷類如此章郇公生時父夢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為名石資政素與友善嘗戲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石中立為員外郎日嘗偕同寮觀南御園所畜獅子守者曰縣官日給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日給反不及獅子矣中立笑曰不然吾輩皆

園外狼安敢比園內獅子乎

盛度體肥多喘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隱直舍中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當時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盛度嘗為人撰神道碑石中立急問曰誰撰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

石中立道嘗作三言詩謂石曼卿豪於詩歐陽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

太學六字歌其豪句云頭角驚我蝦蟇海波中老龍爪距逐出狐兔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揚朱雲裂袂起仲尼周公一條路出我口我程身

有朝士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待

刺字為準條字再點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之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陳亞

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為當時滑稽之雄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若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上官弼又嘗勸石中立石勃然曰下官口干上官弼何事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十一

陳亞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陳亞曰一語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

陳亞少曾為於潛令好以利口謔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召戒於庭俄有通刺謁者稱大詞郎李過庭公為曰何人家子弟亞率爾云李趨兒公徐悟之大笑

陳亞嘗以藥名著詩百首有風雨而前湖近軒窓

半夏涼

半

基為臘寒呵子下

子可

衣嫌春暖縮紗

裁

吟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道人老人當

日令鳥頭

鳥頭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

夏

定應聯作胡蘆已最賒炙人口

陳亞又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托借車牛因作詩

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芥托借尋常無歇時

看車前牛領上

車前

十家皮沒五家皮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十一

陳亞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韓運曲拆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沉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延胡索

此可贈游謁措大聞者絕倒

陳亞與章郇公同年郇公將薦之為言者所阻乃

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

旋占凌霄路

自是鬱陶人仁險難無夷處也知沒藥

瘡孤寒藥食藥何相誤藥大幅紙連粘皮甘

草歸田賦

陳亞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

深相思子白紙書難足白字字苦參商參商故要

檀郎讀檀郎分明寄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遠

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香共二曰小院雨

餘涼石竹風生砌石罷扇儘從容落半夏

紗厨睡半起來閑坐北亭中帶滴盡珍珠泪珠

為念塔辛勤辛去拆蟾宮桂桂其三曰浪蕩去

來來岩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欄石蘭麝

香消半香琵琶閑後理相思思必發朱弦

斷斷續斷朱弦待這冤家看代

陳少卿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

亭喚鶴一雙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

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

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

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柳永字耆卿為屯田宣外郎初名三變字景

後有為詞者云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自稱本聖古填詞柳三變或之曰家無餘

柳耆卿與孫相何為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

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

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之

若問誰為此詞但說柳士中秋夜會楚宛轉歌

之孫即夕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

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

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

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

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

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耆卿咏秋別雨零鈴詞云寒蟬凄切對長亭晚

柳耆卿咏秋別雨零鈴詞云寒蟬凄切對長亭晚

驟而私歌都門楊飲無緒方雷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

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

情更與何人說或戲者卿曰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乃稍工登瀛處爾聞者笑之一蘇東坡一日願

問曰我詞何如柳耆卿答曰相公詞須用銅鞮

軍鼓著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柳耆卿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

外曉風殘月坡為之撫掌大笑

周月仙餘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

蘇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歌唱調

之不從柳緝知與隔渡黃員外曜每夜乘舟往

來乃密令艗人至半渡強蔬勾之月仙不得已

從焉惆悵作詩一絕云自歎身為妓適淫不敢

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

酒半柳歌前詩月仙大慙因與耆卿歡洽耆卿

喜作詩曰佳人不白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  
殘月曉風楊柳弄青教辜負此時情自此日夕

常侍耆卿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柳耆卿咏美人木蘭花令曰箇人丰韻真堪羨問

看伴羞面却而若言無意向咱行為甚夢中頻

夢見不如及早還心願免俵牽人魂夢亂風流

腸肚不堅牢只恐被伊牽惹斷又咏美人舞浪

淘沙詞曰有箇人人飛燕精神急銷環珮上華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十

柳耆卿遊東都南北二巷所作新樂府天下詠之

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

之再三柳聞之會老人星見時秋霽帝宴禁中

柳乃作醉蓬萊一闋托內侍以進云漸亭皋葉

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

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  
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  
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  
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坡香簾捲。  
月明風細。帝閱首句有漸字意。不憚讀至宸遊。  
鳳輦何處。與真宗挽詞暗合。慘然久之。又讀至  
太液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攔之地。  
罷不用。自是不復咏其詞矣。